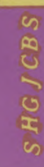
HAI SHANG FAN HUA MENG

海上繁华梦

（附续梦）

海上漱石生　著





SHANG HAI TAN
YU SHANG HAI REN CONG SHU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第二辑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续海上繁华梦

三　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一回　五色旗拥戴新民主　一溜烟惊走旧官僚

帝业烟销专制翻，避秦海上有桃源。

漫惊烽火连天恶，仍听笙歌匝地喧。

炮雨枪林飞血肉，花城酒阵破愁烦。

痴仙不管兴亡事，又续新书卅万言。

警梦痴仙著《续海上繁华梦》二集告成，合之正集百回，已得书一百六十回，都一百十余万言。摹写海上社会情形，虽不敢谓无微不至，却已大半搜罗殆尽。正虑这续集的第三集，如行文家遇到了枯窘题目，颇难下笔。恰值河山光复，时局翻新，遂使十里洋场另换一番境界。非但续之不尽，记之有余；并且光复未及二年，又有二次革命等几罹兵祸之事，全书中一切人物，大好仔细铺叙，一个个还他个结局。便一处处夹写事实，令阅者又得眼界一新。那不是天遣痴仙要成这一部警世小说，所以特地构成许多资料，使痴仙俯拾即是、续成前后二百回么？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却说上集书中，结到戚祖诒在安乐坊贾惺惺院中，邀黄麓曦、侯谱涛等共打扑克。这夜沪南民军起义，攻打制造局，并纵火焚烧官署。凡稍有身家以及胆小的人，大家杜门不出。这一场和没有碰成，祖诒只好回家。惺惺等妓院中人也俱收拾衣物，向小房子或要好的姊妹家中暂躲。没一个不心惊胆战，一夜无眠。

谁知上海地方，真个是世外桃源，到得天明以后，民军已

得了制造局。守土各长官纷纷逃避，不知下落。只有这小小一闹，上海已全境光复，可算得是唾手而得，与别处地方的兵劫不同。民军遂派人守城，一面出示安民，真个是秋毫无犯。租界上更不必说，绝没有一骑一卒越界骚扰。就是城厢内外居民、铺户各家亦俱安居乐业，不像隔天有什么战事发生。不过街上往来的人，多了些臂缠白竹布光复袖章与军警等巡行弹压之人，严防乱民掳劫一切，那纪律颇甚整肃。

祖诒这天饭后起身，叫小陈买了张《新闻报》，并向各报馆讨了几张传单，细细阅看。虽恨识字不多，不能一一领会，那大致却还勉强详解得来。见民军果已得手，不信有这样容易。又看各报的传单上，俱说制造局已于黎明攻进，并说各商铺俱照常贸易，交通并无阻滞。因想亲自去观看一番，那光复的景象到底是什么样儿？叫小陈分付汽车夫驾车。还是小陈有些见识，说："今天不比往常，汽车只恐不便往南，况且并没捐照；要去，还是叫黄包车，城内、城外或制造局俱可通行。"祖诒听他说得不差，遂叫小陈跟着作伴，唤了两辆黄包车，取道往制造局而去。一路上听得人纷纷传说：隔夜这么一闹，两下里也打死了好几个人。第一个进局的党员被总办叫人捆绑起来，在局内足足吊了一夜。直至光复之后，始由党中人释放。现在此人已经入城，大约将来可为都督。至于局中各事，现由当地乡绅管理。上海县也由绅士权任，地方可保太平。只望苏州、南京等处一律光复，便可推翻清廷政府，改建共和民族等语。祖诒听了，暗想：照此说来，革命军竟已成了大事，清国不久灭亡。自己幼年时节，随父在道台任上，曾捐了个候补同知，只因年轻，没有到省；如今将归无用，甚是可惜。就是一千多两银子捐来的一枝花翎，也只好当鸡毛掸帚用了。那钱岂非白白丢掉？这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革命党真误人不浅！

一路想着，车辆已到局门停下。给过车资，与小陈一同进局，随处散步。只见一处处都插着红地黑纹铁血团的军旗，与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号。局中军民人等往来如织，甚是热闹。重要处却俱有戎服荷枪之人严密防守，浦江边更有兵船驻防，十分威武。祖诒看了一回，正想出外。只见局门前飞风似的来了一乘马车，车上坐着两个臂围光复袖章的人，气昂昂下车入内。一个是浦香孙，一个是梅子青。一般的已将辫发剪去，戴着顶西国便帽。见了祖诒，各把帽子一除，两手一垂，双足一并，行了个立正的大礼。倒把祖诒弄得还敬不来，慌将自己的那顶瓜皮小帽急急也除在手中，向二人鞠了一躬。引得旁边闲看的人个个发笑。小陈觉着，伸手想去接他帽子。祖诒尚莫名其妙，说："今儿天气很凉，不戴帽，恐要头疼。"并见香孙、子青已将西帽戴上，自己因也戴了上去。

香孙问祖诒："何时到此？有甚公干？"祖诒说："即刻才来。因闻民军光复，特来见识一切，没甚事情。"香孙道："原来如此，那你就比我们自然多了。我与子青二人，为了这光复大事，昨儿晚上忙了一夜，至今眼都没闭，真是疲惫得很。"祖诒诧道："二位也入了同盟会么？"子青道："我们并不入同盟会。这叫做看风使舵，又叫做识时务者谓之俊杰。因见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各处响应，大约有大举可图，所以出力帮助他们。你瞧是也不是？"祖诒道："二位高见，自然不错。但不知昨天晚上可是随着众人在此开枪攻打，还是在城内帮同烧毁官衙？"香孙道："打仗与攻取城池，是军人所干的事，我二人干他不来。昨夜南北奔驰，乃在各处探报重要消息。即如此刻到局，只因城中官长逃避，诸事无人管理，故此特来与党员商议。"

祖诒道："方才我由北往南，路上听得人说：有个首先入局的党员，被总办吊了一夜，天明局破，始获释放。现在此人已

经进城，大约可做都督。不知这人是谁？”子青道：“此话是何等样人说的？靠得住么？”祖诒道：“路上边众口一词，不是一两人说起。”子青对香孙望了一眼道：“如何？我说制造局既已攻破，此人一定便要进城，我们好在城内候他。偏你不信，多跑这一次冤枉路儿！”香孙道：“你和戚祖翁在此略待，我到里边访问一个真实信息。若使他果已入城，事不宜迟，我们也赶紧奔进城去。”子青答称：“很好。”香孙遂抢步入内。不多时，便跑了出来，跳上马车，招子青快快一同进城。子青问祖诒：“可要同到城内走走？”祖诒很有此心，只恐二人有事不便。子青连说：“不妨！我们乃到小东门内司令部去；到了那边，你可下车，随意要往什么地方，路上一点没甚阻碍。”祖诒因见二人坐着马车，耀武扬威，十分气概，落得借着出些风头。遂并不推辞，与子青一同上车，小陈坐在后辕。马夫拉动缰绳，风驰电掣而去。途中祖诒问二人：“到司令部何事？”二人说：“军事应守秘密，此时不便明言，且俟缓日细谈。”祖诒未便再问。

少顷，车已入城。那司令部便设在海防厅署。一到署门，香孙、子青飞身下车，脱帽与祖诒作别。祖诒又要伸手除自己的瓜皮小帽，二人头也不回，已昂然挺身入内。小陈伺候祖诒下车，步至土地祠边。看那司令部中进出的人，真个是蜂屯蚁聚一般，异常热闹，却一大半已把发辫剪去。即有几个未剪的人，也俱盘在帽内，一时看不出它。凡是身衣西装与头上戴着外国帽的，见了相熟的人，彼此俱免冠为礼。穿军服的仍举手示敬。小陈冷眼看着，凡戴瓜皮小帽的人，并不脱帽，知道方才祖诒闹了话柄，暗暗与他说知。祖诒恼恨自己这条辫子，当初娶邢蕙春的时候，把他盘在帽内，并没剪掉，白白的做了几身洋装衣服，不很去穿。如今没有别的，回去一定把它剪了。明天起，改穿洋装，形式既甚入时，交际上也甚便捷。不过幼

时没读过外国书，倘然遇到了外国人，说话一句讲它不来，只好装个哑吧，未免吃亏。但中国人见我这等装束，必认做在新学界、或光复军内办事，岂不很是体面？主意已定。

与小陈看了一番，信步至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吃茶。见路上边各店铺果然照常贸易，秩序井然。茶楼上男女杂遝，大家都谈着隔夜的事，说："换朝代不信换得这样容易，这样文明。"也有几个胆小些的，恐松江及苏州等处或有大兵到来，那时玉石俱焚，非同儿戏。那胆大及消息灵通的人说："苏、松一带，只在今明也当一律光复，断没一兵一卒到申。所虑乃是南京，只要南京一破，便与武昌声气相通，长江尽归民军掌握。那时预备北伐，清廷指日推翻，承平立时有望。"祖诒听了这些议论，也不知哪几句是杞人忧天，哪几句是很有识见。但觉眼前这样太平无事，且不顾后日若何。

吃了茶，正要返北，恰巧萧怀策到来，说起："公馆里即刻有一辆马车拜客，投进来的帖子姓名是陶德奎三字，别号唤做子尧。年纪四十左右，听说从湖北下来，乃是一个显宦。因你已经出外，小陈也被你带了出来，公馆中没人招待，我只得替你挡驾。他说：'是今天才到，现寓在后马路高升旅馆。停刻务必请你前去一会，有要事相托。'"祖诒道："陶子尧来了么？他是湖北极红的候补道，一身当着四个要差。想是因湖北光复，站不住脚，跑了来的。此人与我很有交情。他父亲名唤陶泰，曾做过两任藩台，是我老人家的老师。后因卖缺事发，被御史奏参革职。子尧遂捐了个候补道，到鄂省去候补。鄂中陶泰的门生故旧甚多，一个个照应着他，派的俱是优差，所以这几年手头很多了好几万银子。陶泰本来也在湖北，这回一定同来。既住在高升旅馆，立刻须去拜他。"

怀策听祖诒叙述陶子尧的家世这等煊赫，并且手内有钱，

恨不得马上去巴结着他，对祖诒道："停刻拜过了客，可要在什么地方接风，请我陪客？"祖诒道："接风自然一定要的，地方却不能预决。倘他父子一同到申，只好在番菜馆请吃大餐。若是子尧一人，喜的乃是妓院，大约必在安乐里贾惺惺家。你此刻入城何事？可有什么耽搁？出城后在什么地方？我好写请客票来请你。"怀策道："城里头有甚事情，无非因隔夜一闹，北市谣言甚多。并见那些搬家的人，有的已渐渐搬回，有的却昨日不搬，今日反而搬动。问他们因甚缘故，据搬回的人说起，城中既已光复，定可太平无事，何妨立刻迁回。到今日搬动的人说起，制造局目下虽然攻破，不日即有大兵到来，定有一场血战，沪南断住不得，还是迁地为良。所以，我特地进城观看，到底怎样一个大局？马上便要出城，旁晚必在升平楼吃茶。请客票可到升平楼来，一见你的条子，我一准立刻便到。"祖诒点头道好，遂与小陈一同回北，坐了汽车，去拜子尧。

只见高升旅馆中行李山积，旅客云屯，有一半俱是外路的官场中人。虽是避难，非常阔绰。陶子尧与父陶泰住的乃是特别官房，一共福、禄、寿三间。福字号内，是陶泰与他的两个姨太太。禄字号内，是子尧住着。寿字号内，是在湖北一同下来的一个现任大员，姓娄，名唤梦渔，卷有地方公款甚巨，原籍四川滑县人氏，与子尧颇甚莫逆。

祖诒至旅馆拜客，见了子尧，问起湖北大局，子尧说："全省俱已光复，凡在省中做官的人，大家立脚不住，走避一空。非但湖北如此，各省俱已摇动。大约新政府不日便可成立，清政府即须推倒。我们故见机而作，且到上海暂住，等新政府成立之后，再定区处。"祖诒要请见陶泰，并问："一共有多少人同来？"子尧说："他老人家年纪大了，龟山开仗的那夜，听得枪炮轰天，受了惊恐，身子不快，不能会客；现已安睡，且俟缓日再见。

同来的人,除家眷外,尚有一位娄梦渔观察,现住寿字官房。他想在上海卜居,正思结识几个朋友,我可介绍你和他见面。最好得便替他找所房屋,或租或买俱可。他宦囊甚是丰富,三万五万不在心上。"祖诒听了,连称很好。子尧遂拉着来字调儿喊了声"来",便有一个亲随模样的人进来,弯着腰在旁侧一站。子尧说:"可到隔壁寿字房内,请娄大人过来。"那人应了声"是",回身出外。

不多时,陪进一个人来。此人年约五十不到,一张削骨脸儿,高颧暴目,尖鼻浓眉,颏下微髭,稀稀的只有二三十茎。头戴尖顶瓜皮小帽,身穿天蓝漳缎袍子、天青漳绒马褂,足登短双梁玄缎京鞋。子尧一见,立起身来,叫了一声:"梦翁!"祖诒也立了起来。那人与子尧招呼过了,指着祖诒问:"此位是谁?"子尧道:"这位是戚祖翁,他老太爷在日,是家严的得意门生,曾由知府过班,做过两任实缺道台,真是个出色人员。祖翁也是候补同知,因丁艰后住在沪上,没到过省。今日知兄弟至申,特来探望。谈起阁下大名,渴欲一见,故敢屈驾晤叙。"

梦渔道:"原来彼此俱是同寅,萍水相逢,可算得三生有幸。不知祖翁公馆现在哪里?明天好来拜访。"祖诒道:"故居在虹口提篮桥,离此甚远,不敢劳驾。请问梦翁贵籍哪里?"子尧道:"梦翁原籍四川。他宝眷现在顺天大兴居住;闻党人起义之后,便要预备北伐,所以很觉挂心。途中曾经谈起,想要接他们到上海。无如一时没有房屋。并闻上海的制造局昨天也被党人攻破,不知沪地可得太平?你在外间可有消息?请与我们说知。"

祖诒道:"上海昨夜果已光复,我即刻到制造局及城厢内外去过一次,商民乐业,一点没有什么乱象。租界上更不必说,愈觉安如泰山。梦翁要接眷到申,真是很好。若说房屋没有,

这两天到沪避乱的人很多，并有南市的人纷纷迁居北市，一时果然难找。只要稍缓数天，兄弟有个至友，姓萧，此人很能办事，不妨托他寻觅，定有合意房廊，梦翁不必挂怀。否则旅馆里头也可暂住十天八天再说。”娄梦渔道：“上海的旅馆果然很好，但带着家眷同住，究竟不便。兄弟曾与陶子翁说过，最好有甚相巧的住宅，买他一所。子翁也有此意。便中不妨重托贵友。不过，兄弟与阁下尚是初交，便以琐事相烦，未免太说不过去。”祖诒道：“梦翁说哪里话来！陶子翁晓得兄弟的性情，最爱乃是朋友。那位姓萧的敝友，性情也与兄弟一般，有人托他办事，他真似自己的一样。所以兄弟与他很是投机，舍间无论大小事情，不时相烦着他。梦翁倘要与他会面，今夜兄弟本来要与陶子翁及阁下接风，停刻可请在席上相会，我当面托他是了。”

子尧道：“我们今天才到，该来做个主人，先请阁下相叙，怎便要你接起风来？”梦渔道：“兄弟与祖翁初见，今天该是我请。不知祖翁欢喜什么地方？我叫旅馆帐房便去定座。当差的人地生疏，只恐揽它不来。”祖诒道：“你们二位欢喜什么地方？老实说，兄弟在上海住得久了，都很熟悉。且等今天请过二位之后，将来聚首的日子正长，不论哪一位来请我，我一定俱到就是。”梦渔尚要争着先请，子尧微笑说：“戚祖翁既然有意，我们不必作客，今天一准领了他的，明后天还请不迟；但要定个地方，我二人初到上海，怎样定得出来？还是请主人自己定罢，我们随便怎么所在都去。”

祖诒正要说请他们去吃花酒，见有一个当差模样的人向子尧耳畔说了两三句话，子尧起身告便，步入里房。因陶泰在房中睡醒，听见外房有客，问当差的：“是哪个到此？”当差回称：“听说姓戚。”陶泰估量必是祖诒，想要问问他近日上海情形究竟怎样。自己门生的儿子，并没客气，可以叫他进来，便在

床上谈天。若使上海太平无事，便可觅屋长住，否则尚须另定区处。故叫当差关照子尧进房，问明果是祖诒，请他入房相见。

哪知祖诒这人，见了淫朋狎友，有说有笑，却最怕与尊长一辈的人讲话。加之陶泰品貌凶狠，官场习气又深，说话间倚老卖老，一句句仿佛上司问着下属一般。祖诒汗流浃背，竟有些对答不来，有几句子尧在旁与他代对。

正在如坐针毡的时候，又有一个当差进来，手中拿着一张名帖，呈与子尧道："三号官房内即刻到了个刘大人，特来拜会；现在外间与娄大人谈话，可要请见？"陶泰在床上听见问："是哪一位刘大人？"子尧把名帖接来一看，见挺大的印着刘泰仰三字，不觉很是诧异，道："刘泰仰在江西带兵，怎的也跑到上海来？难道江西也出了事了？"陶泰道："江西倘然没事，姓刘的好好在那里做着统领，赶到上海则甚？这一定与湖北一般，革军已经得手，所以他溜了下来。我正想问问长江一带的消息，他老人家在日的时节，与我通家至好，泰仰乃是侄辈，又同住在一个旅馆，何妨请他进内谈谈。你可与祖诒外面去坐。"祖诒巴不得早些出去，立起身，说了句："小侄遵命！"遂与子尧出外。当差的便去请泰仰进房。

祖诒到了外边，问子尧道："这刘泰仰是什么地方人氏，现在由江西下来？"子尧道："刘泰仰与我们一样在旗，俱是汉军驻防。他由军功保举出身，现已保至记名提督。年纪尚只三十左右，脸上却早已留了髭须。为人最爱风月，在江西有'百花统领'的混号。停刻里面出来，你可与他见个面儿，往后一定相与得来。"祖诒大喜道："我只道他既然做到统领，必定已是四五十岁，老实说，我最怕像老伯那般的人，一上了些年纪，说话举止俱有些老辈气度，令人不敢亲近。难得刘统领这样年轻，居

然已掌大权，何况人又风月，停刻我定要见他。并且今夜也与他接风，同到安乐里贾惺惺院中，大家吃个双台，岂不很好？”

子尧听罢微笑，答道：“你道我们的老人家上了些些年纪，难说话么？其实，他遇到逢场作戏的事，也颇高兴万分。从前在藩台任上，虽然不便出来；后来一到汉口，天天在高头顽耍，不是打牌，便是吃酒，有时通宵达旦，公馆里并不回来。所以，姨娘娶了两个，即此已可想而知。你因难得见他，这几天又值他身子不快，脸上落瘦了些，以致棱眉暴目，看了他不怒而威。方才你与他讲话，很有些对答不上。往后见惯了他，只要他身子好了，倘在妓院中请他吃酒，包你一定准来。并且我们父子间并不回避，不过不便同靴罢了。”娄梦渔道：“子翁的话果然说得一句不错，他老人家真是兴致很好。我在湖北的时候，也不时和他聚首。只要处处让他一些面子，便觉得欢喜非凡。祖翁往后真要请他，包管一请便到。就是我，既到上海，也须请他叙几次呢！”祖诒听了，只喜得笑逐颜开。暗想：本来侯谱涛、王柏台、胡图仲那一班人，大家顽得有些厌了。如今有了这班阔客，尽好每夜碰和吃酒，大大的快乐几时。因说：“既然如此，往后等他的身体痊愈，定要相请。”

三个人说得正甚热闹，刘泰仰已从福字房内出外，大家一同立起身来。泰仰见祖诒并不认识，因问二人：“此位是谁？”子尧把他的家世略述一过，泰仰便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彼此坐下。祖诒看他品貌生得甚是异样：绝尖一个头顶，额角却又甚高。一张团字脸儿，两颊甚肥。那鼻子却偏很小，眼睛又陷入肉内。口上短短黄髭，恰又唇掀齿露。显得黄的是髭、白的是齿、红的是唇、黑的是肉，五色中占了四色。两耳并不甚大，耳朵边却多招了转来。颈项不算不长，只因长得肉多，又有些肩胛微扛，以致恍如缩颈，真是一个异相！说话一口京白，那声气

又有些雌鸡一般，听了令人诧异。举止却很是写意。

坐定后，便问子尧、梦渔："到了上海之后，可曾出外到哪里顽过？"子尧道："我们也是初到，没有地方去顽。即刻这位祖翁到来，他要请我们到什么安乐里去，正在这里说起，祖翁也要请你同行，叫我代为致意。二位虽是初会，祖翁最爱交游，你又向来不喜作客，想来一定有兴。"泰仰道："怎么说，戚祖翁要请兄弟和二位到安乐里去么？兄弟上海没有到过，那安乐里不知什么所在？"祖诒道："安乐里贾惺惺家乃是一个妓院，便是兄弟的敝相好那边。"泰仰道："是妓院么？我本来正想去见识见识，再好没有！不过，初遇便要叨扰，未免心上不安。"梦渔道："陶子翁说你不会作客，怎偏说出客气话来？我与祖翁也是初面，今天扰了他的，明后尽可大家答请，我们同去就是。"祖诒道："诸位既肯赏光，已是十分荣幸。吃两台酒算得什么，休谈答请二字，反不像知己了！"泰仰道："戚祖翁果然很是爽快，兄弟一准奉陪。并且还有个人，可以介绍他一同前去。此人到了上海，也在那里找玩耍地方，必定非常乐意。"祖诒问："是哪位？"泰仰向着外边一指，又说出一个亡国大夫中不顾存亡只图欢乐的人来。正是：

任他故国干戈扰，尽作春江花月游。

不知刘泰仰指着外边说出一个什么人来，同到安乐里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戚祖诒大做花头　萧怀策小敲菱角

话说戚祖诒与陶子尧接风，请娄梦渔、刘泰仰同去，刘泰仰向外边一指，说："尚有个人，也可请他。"祖诒动问是谁，泰仰道："兄弟从江西到沪，也有一个同伴。此人乃满洲贵族，名字唤呼图但。曾做过极品大员，因案被参致仕；家资巨万，屡想运动起复，尚没有达到目的。兄弟的功名富贵，前时多赖此人。今夏到江西游玩庐山，顺便与避暑洋人接洽一切，想走着洋人门路，要求政府开复原官。不料事仍未成，汉口忽然肇变，江西也大局不稳，故与兄弟一同来申。现住他的故友崔心澜公馆里头。崔心澜，听说也曾做过交涉大员，公馆在外国坟山左近。沿途曾彼此谈及，到了上海之后，必须畅游一番；只恨熟人太少，一时找不到出色地方。故此我想，祖翁今夜请客，停刻也好请他，不妨由兄弟出面。就是崔心澜，也可顺便发张客票；这种朋友结交着他，将来一定大有用处。"祖诒道："朋友本来愈多愈妙，难得泰翁这样爽快，肯替兄弟代请他们，真是再好没有。况且今夜的席面上，客人没有预约，并不甚多，正虑寂寞。倘得呼图翁和崔心翁果肯赏光，大家热闹些儿。"

陶子尧道："请问祖翁，是甚时刻？我们可以约着同来。"祖诒道："花酒有甚时刻，诸位此时得暇，便可就此同往。"梦渔道："还有别位贵友怎样？"祖诒道："他们且等到了那边，写请客票分头去请就是。呼图翁、崔心翁二位，也是一样。"泰仰道："呼、崔二位，我有马车，可差马夫前去请他。"子尧问祖诒

道："你可也是马车来的？"祖诒道："兄弟本是汽车，今天因从城里头来，城中道路不便，故没有坐。"子尧道："既然你没有车辆，我的马车很便，可以坐着同去。"梦渔因也有马车，要和祖诒同坐。祖诒问二人的马车，是哪一家马房里的，子尧说是龙飞，梦渔说是善钟。祖诒道："二位将来如长住上海，大家不妨购部汽车，比马车又稳又快，真是受用。"泰仰道："二位倘然去办，关照兄弟一声。呼图但他曾说起也想购办一部；缓天不妨同去，我想买一辆去送他。"二人点头称是。子尧遂叫当差打德律风，快配马车。梦渔因在外拜客回来，马车尚没有卸。泰仰是坐了马车来的。只等子尧的马车一到，大家一同出门。祖诒与子尧一车，究竟相熟些。

到得安乐里后，子尧等俱是初次，见上海妓院的局面阔绰，与湖北、江西不同，大加赏识。祖诒写请客票，交代相帮，去请萧怀策、侯谱涛、胡图仲、王柏台。又请泰仰代写客票，请呼、崔二人。谁知泰仰虽做了统兵大员，却连字都不识，莫说是写。因央子尧代笔，写好了交与马夫，立刻便去。

不多时，萧怀策先到，祖诒介绍他见过众人。怀策放出他全副吹牛拍马的手段，一个个酬应得天花乱坠。渐渐谈到找屋一事，怀策一力担承说："三五天内定当覆命，别人不必另托。"祖诒又提起子尧等俱要买辆汽车，怀策说："此事更是容易，只要明天得暇，便可同到售汽车的洋行内尽拣。老实说，有弟兄在内，价钱决定不致吃亏。但看戚祖翁坐的那一部车，机器何等灵快，车身何等精致，只有多少银子！倘由他人代购，只恐万办不到。总之，上海地方要买这种东西，没有靠得住的朋友同去，价银很有上落，倘由他随口乱说，加上三五百两银子的虚头，不足为奇；买成时，不但多出了银钱，背后还要当做瘟生，最是可恶！"子尧道："我本来听得人说：上海地方买物，不规矩的

店家每每欺侮生客，把次货高抬重价，真是一些不错。幸得怀翁这样精明，往后恐须诸事仰仗，不过劳驾不安！”怀策道：“子翁休得如此客套。戚祖翁与兄弟至交，诸位俱是戚祖翁的好友，有什么事，正应效劳，何言‘不安’二字！”彼此谈得非常入彀。

胡图仲、王柏台俱已到了，见祖诒今夜请的都是红客，他二人也算官场，自然按着官谱，把子尧等着力恭维，仿佛下属巴结上司一般，好似巴结上了定有什么好处到手。后来，去请呼、崔二人的马夫回来，说：“崔大人今天自作主人，请呼大人在汕头路红红妓院内饮酒。请客票已经送去，回说：‘席散后便来’。”泰仰笑道：“原来他们也都搅到妓院里去了！既是这样，我们不妨先请入座，不必等候。”子尧、梦渔执定不肯，说：“此刻时候尚早，大家肚中又未饥饿，稍待何妨？”

恰巧侯谱涛已吃得醉醺醺的，从红红那边翻台过来，正是崔心澜请的，说：“心澜今夜请呼图但，叫我陪客。入席时天光未夜，此刻已将次散席。只因心澜是个主人，不能便走；况且呼图但喜欢打牌，席散后，还要在红红处碰一场和。我在台面上接到了请客票，所以特地先来。但这台酒究竟是哪一位的？因何我的请客票上祖诒具名；呼、崔二人，却是一位姓刘的相请？”祖诒含笑把刘泰仰代请的话告知，并招呼他见过众人。

谱涛看子尧等来历很大，不敢再使他惟我独尊的官派，也处处留着神与众人周旋。只因喝得已有些醉了，嬲着祖诒要先碰场和，说：“等呼、崔二人翻台过来，恰巧正好，免得坐着乏味。”祖诒碰和本甚高兴，因与梦渔、泰仰究是初叙，不便开口。谁知二人听说碰和，俱愿入局。连自己，分明已有了四个人，合成一局。又恐子尧在旁闲着没趣，故想让他碰去。子尧执意不肯，说：“倘然众位有兴，我们不妨再坐一场。”祖诒看柏台、图

仲、怀策在旁，恰好连子尧又是四人，正要动问他们怎样，图仲已抢着说道："我们另碰一场很好！"祖诒乐不可支，因叫李家姆与阿月搭开桌子，起过手巾，大家入座。

惺惺恐众人饥饿，分咐相帮到大餐馆，叫了八客鸡丝鲍鱼汤、八客英腿土司，请各人点饥。谱涛万吃不下，一些没用。惺惺要祖诒吃个双分，祖诒也说："吃不下去。"惺惺遂坐在他的身旁，拿起叉杓，一递一口的两人分食。座上诸人齐声喝采，祖诒得意非常。

后来，这两场和祖诒桌上先完，乃是梦渔赢的。泰仰没有进出。谱涛输的半底。祖诒一底有零。一百块钱一底，该输一百二十多块。谱涛因身旁现洋不敷，叫祖诒代付廿块，祖诒拿出一百五十块钱钞票，当场结算清讫。看子尧那一桌上，因图仲打牌很慢，尚有一圈多庄。幸亏他乃是赢的，所以和颜悦色的，一点并没脾气。却输了子尧一人，也是一百块底，已输到三底出头。身畔没带现洋，叫当差的到旅馆去取，俱是汉口钞票。刚巧呼图但、崔心澜在红红那边碰完了和一同过来，刘泰仰令与祖诒等招呼过了，因见子尧输得太狠，坐下去替他代碰，和了一副二百多和的索子一色。虽是闲家，二四解也翻转了一底六七的码子。胡图仲不太愿意。幸而牌已完了，子尧把筹码一算，只输了一百四十块钱，遂把钞票点在桌上。图仲因汉口票必须贴水，不愿意拿。怀策替他收了，悄悄讲了几句说话，这才没有什么。

祖诒看诸客已齐，分付快摆台面。双双台分做二席，每席五客，各写局票叫局。呼图但已在红红台面上由崔心澜做媒，叫过一个同春坊的爱情，此刻又由心澜荐了个三马路乐意。心澜是汕头路红红与福宁里大怜怜、小怜怜三个。陶子尧、娄梦渔、刘泰仰俱没有局，由萧怀策介绍，子尧叫了大新坊小桃红；

梦渔叫了新清和的沉鱼；泰仰叫了三马路留仙。祖诒嫌一人一局太少，又与子尧荐了个百花里醉仙桃；与梦渔荐了个迎春坊凌波；与泰仰荐了个三马路一刻千金。

子尧诧道："一刻千金，这名字奇怪得很！"梦渔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好像是一句神童诗。刘泰翁做了这个相好，一刻要值千金，一点钟四千金。若在那里住夜，不要数万金么？这身价真是好贵！"引得众人纷纷大笑。子尧道："神童诗只有五言，这句诗恐是唐诗。那个替他题这名字的人，肚子里倒很有些儿书卷。"祖诒道："管他神童诗、老子诗！我们不必去咬文嚼字。只要这个人到了台面上头，你们看一刻可值千金。倘然千刻还不值一金，那就做媒的要被泰翁眘梅酱了。"泰仰道："千刻不值一金，一夜算它十二个小时，共只四十八刻，一千刻不要二十多夜么？倘连一金也还不值，世上哪有这种便宜的妓女！你替我做到这一个媒，正该重重谢你，怎要眘起你梅酱来？"

祖诒尚欲回言，谱涛催他快把局票写齐，交代发去。于是，谱涛、图仲等也俱一人叫了两个，祖诒自己叫了两个，无非仍是花怜怜、鸳鸯阁等一班旧人，不必絮表。

席间，萧怀策又谈起汽车，与陶子尧、娄梦渔订定，明天午后同到洋行去看。并说起觅屋一层，最好洋房，出路远近不论，因为有了汽车，远些也尽管不妨。怀策说："倘要洋房，一两天决定便有；不比中国房子，不很容易。此事所以包在我的身上。"二人同说："一准拜托！"

祖诒问呼图但："可能在上海多住几时？"呼图但道："若得世界马上太平，便想赶紧进京，上海不能久住。我料革命军不能成甚大事，无非胡闹一场，不久便可安静。"刘泰仰、陶子尧等听了，盛称革命军声势浩大，呼图但微笑不信，说："大清朝立国二百六十余年，革命军想把政府推翻，哪有这等容易！"众

人见他执此一见，大家不复再谈。

其时，叫的局俱已到齐，台面上斗酒猜拳，非常热闹，只唱曲的并没几个。呼图但自己唱得好一口京调，崔心澜叫来的红红勉强能唱几句青衫。呼图但叫他带来的乌师拉着胡琴，与红红合唱了一支《四郎探母》。席上诸人纷纷鼓掌，说他行腔使调真与谭叫天一般，捧他到一个绝顶。侯谱涛新近也学会了几句皮簧，有意助兴，也叫红红的乌师拉动京胡，唱了一支《逍遥津》中的"欺寡人"。众人说他嗓子很宽，与孙菊仙不相上下。其实荒腔走板，没有一句是处。

祖诒替泰仰叫的一刻千金来得最迟些些，若依她色艺而论，还算得在中人以上。泰仰却不甚在意，看上了怀策替他叫的留仙，明晚要在他院中请客。祖诒道："明后天，我尚要在这里替泰翁与呼大人、娄梦翁等接风，崔心翁我也要请他一次，诸位务必赏光。留仙那边的酒，泰翁大约几点钟入座？"泰仰道："留仙处早些也好；你真要再在这里请客，可从那边翻台过来。"祖诒大喜，回头交代惺惺：从明天起，接连再是三天，每夜预备双双台，把房间留着。惺惺唯唯答应。怀策听祖诒一连四夜，共吃十六台酒，碰和另外，真可算得大做花头。一眼望着惺惺，隐隐说："这种客人不是我拉他进院，哪有这种场面？不可忘掉媒人！"惺惺一面与祖诒讲话，一手曲着一只大拇指儿，向着怀策屈了几屈，暗暗谢他。

就在这个当儿，依稀楼底下喊了声："阿月姐，客人上来！"阿月便奔了出去，好久并没进来。惺惺又只管坐在祖诒身旁，并不出外。怀策这种地方最是留心，暗地里向外房一瞧，见门帘依然吊着，并没有客。遂估量着必是卫玠如到了，现在后房，因向惺惺递个眼色，约至外房问他："即刻上楼的可是玠如？"惺惺在怀策面前并不隐讳，回称："大约是他。"并嘱："祖诒前

千万不可提起!”怀策道:“那边我怎得会提。此刻我问你是否玠如,只因卫旦桥连次在升平楼找我,没有见面,故要问问有什么事,谅来他一定知道。停刻散了台面,我来掉个枪花,叫祖诒回去,便好与他仔细谈天。”惺惺点头称是,二人重复入房。

子尧等酒俱够了,叫来的局也俱散去,因叫上干稀饭散席。怀策私问祖诒:“今天可回公馆?”祖诒说:“时候已差不多两句钟了,回去做甚?”怀策道:“我想,你今天回去的好。制造局虽然由民党得去,外间的谣言甚多。你白天和我出来之后,没有回过公馆,嫂子一定挂念。若使晚上再不回去,她是个妇道人家,一夜怎得放心,你想是也不是?”祖诒听说得有理,答称:“既是这样,回去也好。但汽车没有放来,你我只好一同坐黄包车。”怀策道:“不是我有心催你,嫂子必在公馆望着。你请先回,我在这里呼一筒烟,还要到清和坊找一个人,停刻便来。”祖诒道:“两点钟还去找谁?”怀策道:“你不知道,这人的烟瘾很大,每天必要睡到晚上起身,夜间一两点钟才得出门。此刻我去找他,为的是房屋事情。不但陶子尧,娄梦渔急于要买住屋,就是我住在你公馆内,日子多了,究竟也心上不安,必须赶紧赁所屋儿。此人是地产公司总理,公司内进出的房屋最多,所以,我必要前去找他。”祖诒闻有正事,不好说定要同行,只得俟子尧等一个个俱已去了,也便起身要走。惺惺尚留着他,决意不放。怀策说:“今天外头风声不好,公馆里只有少奶奶在彼,没人照应,不可留他。”始谆嘱:“明日早来!”亲自送到楼梯口,并叫阿月伴送下楼,代叫好黄包车,等他登车始回。

惺惺满心欢喜,向后房招呼玠如出来,与怀策见面。怀策当真烟瘾到了,叫惺惺开灯装烟,一头吸着,一头问道:“这几时好久没有晤到旦桥,他受了娜娜这场大累,不知心上怎样?闻说屡次曾到升平楼看我,偏又没有见到。我因号内被了火

灾，这两天心绪很乱，一点没有工夫看他。知道他可有什么要事，你请说给我听。”玠如微想一想，道：“找你为了何事，我们虽是弟兄，这却没有清楚。不过，他这两日境况很窘，大约要托你转甚念头，也未可知。”怀策诧道：“这几天，我自己也转不出甚念头，正想托你和醉月楼去商议，问她借些资本，重恢故业。怎么他要托我转甚念头起来？”

玠如听怀策忽然说出“醉月楼”三字，并要托借资本，不觉脸上一呆，微笑答道：“醉月楼，你和她向甚要好，真要向她转甚念头，何必托我代说？休要顽话！”怀策道：“老实说，我与祖诒讲话，十句里有九句拿他得住。醉月楼却必须托你去说，这交情我够不上她。”玠如闻说话戳心，不便对答，在烟坑上坐了下去，假意拿起一只烟盒，说：“这烟只有三两筒了，只恐不够。”

惺惺虽不清楚玠如和醉月楼的细情，听着怀策这样口风，便知二人必有暧昧，故而今天要找玠如。方才说旦桥寻他，没有遇到，要问玠如有甚事情，乃是借他做个由头。想起近日祖诒在院中走动，多亏怀策牵引，一些没有谢他，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着实帮几句忙，叫玠如向醉月楼弄些银子，使他心上欢喜，难说往后还有事情托他。因笑微微的对玠如道：“萧大少难得托你说一句话，你怎的不答应他？明天替他说去。我看，你往后托他的事可多着哩！萧大少不是不懂好歹的人，这回帮了他忙，他一定暗中不时有好处给你。”怀策点头道：“只要你这件事真肯帮忙，不要说是别的，就是眼前旦桥有些尴尬，我也得替他想法。你自己和醉月楼有甚事情，自然在我身上。否则谁耐烦管这闲帐！”

玠如听惺惺也帮着怀策，又听怀策讲出这种说话，暗想：此人心地狡险，既然起着这条坏念，不睬他必有后患。莫要在祖诒面前搬动是非，不但自己有害，醉月楼更是不利。何妨暗

与醉月楼去商议，多少借给些。好在慷他人之慨，并不要自己拿出钱来。并可顺便探探他替旦桥设法是怎样的一条门路。说不定旦桥拿到了钱，自己还可分他些儿。故此略略定了定心，放下手中那只烟盒，问道："你当真要我向醉月楼去讲话？不知你现要干甚事情？尚短多少资本？醉月楼可有这个力量？"怀策道："我这洋货号被火烧掉，你知道的。虽然保着火险，十成中只有七成，并没保足。此刻这号仍想再开，尚短一千银子。只要你肯替我出力，醉月楼一定拿得出来。"

玠如把舌尖一伸道："醉月楼这数目办得到么？他并不是自己当家，财政在祖诒手内。"怀策冷笑道："你知道他财政由祖诒操着，其实，铁箱上的钥匙，一人身边一个；箱内银洋，俱可动用。这是他们两下争闹，大家要管着这只铁箱，由我亲口劝下来的。近来，祖诒卖掉了许多产业，银子俱在铁箱里头，醉月楼要拿尽拿。我说一千两，尚是体恤着她；再多些，也并不为难。倘然祖诒根究起来，有我替她出场说话，包管无事。但千万不可说是我所借，我自有替她开脱的法儿。"

玠如佩服道："照你这样说来，银子甚是现成。我明儿一准和你说去。你方才说，旦桥此刻尴尬，可以替他想法，不知是怎么法儿，可能说给我听？待我带信旦桥，叫他明日前来看你。"怀策道："告诉你也没有什么要紧。他若依了我的主见，有两笔钱可以设法。不过我俱要三七分拆。不然叫他另找别人。"玠如道："是那两笔，你要三七分拆？只要十拿九稳，我想他一准答应得来。"怀策道："一笔是戚少奶奶丧事里头，旦桥曾帮过祖诒的忙，祖诒口中说要谢他，至今没有谢得——这人真好糊涂！旦桥也因办了留春总会，手头有钱，不曾向他提起。此刻倘和他借二三百两银子，包你回绝不来。不过也要我暗地吹嘘，方能随说随有。否则十天、八天，休想拿得到它；尚有一

笔，那数目可以比这笔略大。现时不便明言，且等旦桥见我再说。并且成不成尚拿不稳它。”

玠如听得十分高兴，忽闻不往下说，暗怪他真好放刁，但也不便细问，只得说：“既然此时未便先说，明天与旦桥面谈很好。但不知到哪个地方找你？”怀策道：“你要先给我醉月楼的回话，然后和旦桥见面不迟。明天午后准三点钟，在棋盘街怡珍吃茶，那边稍觉清净些些。旦桥在什么地方会面，且等你到了怡珍再约。他不是三言二语的事，大约我亲自到他家内，也未可知。”玠如闻言唯唯。

惺惺见盒内的烟已吸完了，叫阿月开衣厨另取一盒。怀策将烟枪一放，坐了起来说：“时候已将三点钟了，再在这里吸烟，岂不连累你二人不能睡觉？这种损阴骘的事情，岂是我怀策干的！”惺惺听了，伸手要拧。怀策已抢步至衣架上，抢了一件马褂，披好在身。与玠如谆订明日晤面，匆匆下楼。惺惺照例送至楼梯，怀策尚说了句：“你们快睡！”飞风而去。

惺惺回至房中，又竭力叮嘱玠如，明儿醉月楼这一桩事，必须替怀策干去。并探问与醉月楼几时有的交情？玠如把在公馆内碰和勾搭起来的话，一一告知，说：“那天怀策也在座上，以致被他瞧破，发生今日之事。”惺惺默记在心。知道戚祖诒的家政这样不堪，暗暗又存下了一个算计祖诒的念头，不过仍要请怀策拉拢，后书交代。

怀策回至戚公馆内，祖诒尚在房内吸烟，并没有睡。一闻怀策进来，请他上楼，问：“到清和坊去找的那个朋友，曾否见面？公司中可有房屋出售？”怀策回说：“这人今天刚巧没有出来，并没遇见。且等明天傍晚到他公馆内去，候他起身。路上却遇见旦桥，到迎春坊坐了一刻以后，来得晚了。旦桥这两天因花娜娜的事情闹了个人财两空，境况很过不去。说明后天要来

候你，大约问你开口借钱，你想怎样答他？”祖诒道：“不知他要借多少？”怀策道：“要借多少，你愿意借给他么？他是我介绍与你见面的人，我断断不愿使你受累。今天细探他借钱的意思，因少奶奶丧事里头，他曾出力对付过送殓的仇淡如一番说话，你至今还没谢他，所以转到这个念头。我瞧不必等他开口，明天封二百两银子送去，看他收也不收。收了，你已交代得过朋友，并不曾白烦人家；不收，他心上一定嫌少。你可给我送去，包管你没有别话。”祖诒跌足道：“怎么死鬼的那一桩事，我想办些礼物送给旦桥，至今仍没有送，真是糊涂得很！既然他近况艰难，我送二百两银子很好。明天一准烦你带去，何必差人不差人的，多甚周折！”怀策道：“托我带去最妙。你的起身很迟，可要今儿把钞票给我，干掉了，便丢开了一件事儿。”祖诒答称使得，叫醉月楼开铁箱取银。怀策冷眼看看，这几天铁箱中洋钱、钞票好多，心中暗暗欢喜，打算着慢慢的运它到自己手中。

当下收了票子，又睡下烟炕去陪祖诒吸烟。直至东方微亮，始下楼到客房安歇。端整明天早上与子尧、梦渔先买汽车，赚些回扣；饭后去找卫氏弟兄。各处俱有进项，连同保险行的赔款，手头很有些钱，可大大的干一番事。正是：

莫道恶徒偏得意，只因邪运正当头。

欲知怀策这回一共又揽了多少银子，要想干甚买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假贸易有财斯有土　真孤栖无酒更无花

话说萧怀策向戚祖诒三言两语，拿到二百两银子，端整明天交与旦桥，三七扣分他个六十两，不算发什么财，却好使旦桥见些颜色。再好办一桩事，那进帐一定较多。又想起子尧、梦渔，陪他去买汽车，寻些回佣，也只能当做是脚步钱。倘要每人寻他们八百一千，须在买屋上头。醉月楼那一笔款子，明儿倒可拿得住它，玠如一定取来。只要果真拿到，便可仍借着贸易为名，开个什么商铺，将来很有一番事业可干。胡思乱想了一回，合眼睡去。

及至醒来，已经午牌将近。自恨失晓，恐子尧、梦渔在旅馆中不耐久等，早已出去。急忙擦了个脸，连早点也没有吃，赶至高升旅馆。谁知二人还一般的尚未起来，暗想，他们怎的好睡？私问茶房——因二人昨夜从安乐里回来，喝得有些醉了，大家都没有睡；重新找刘泰仰，一同出外，到大新坊小桃那边碰和。三个人没处请客，子尧坐了两脚，叫小桃代碰。直至天晓才回，以致此时未起，只得在会客厅上候着。候到一点钟已过，还是泰仰先醒，知道怀策约着去买汽车来的，自己也想买一部送与呼图但，因请他至房坐下；并叫当差的唤子尧、梦渔起身。一同吃过了饭，至黄浦滩飞捷洋行，选定三部。怀策看他三人性情：子尧最是随便，梦渔却精刻异常，泰仰真是武夫，十分卤莽。所以，差不多的三部车身，泰仰一部最贵，梦渔的最便宜些，子尧却由着怀策做主，自己连价都不还。怀策看在眼内记

在心头，暗思：往后和梦渔办事，未便掉甚枪花；子尧却尽掉不妨；泰仰可惜便要动身，若便久住上海，倒也很有些念头可转。

当下三人付过车价，车子一概暂寄行中，俟雇定了汽车夫，要用时前来开放。怀策这一下只赚了行内二百多两银子佣钱，并没加甚帽子，乃故意办的清公，要子尧等日后大家深信。汽车既经买好，时候尚只四点不到，泰仰便要邀他到留仙处先碰场和。怀策因约定卫玠如在怡珍，乃是切己之事，因决计不去，说："白天尚有要事，只能晚上奉陪。"遂坐包车，如飞的奔至怡珍。

玠如早已在彼，坐定后，怀策先将二百两银子钞票取出，给与他看，说："替旦桥设法的事，不必他自己到场，一桩先已与他干好，可请他拿银子去用。尚有一桩，见面再说。不知托你的事怎样？"玠如微笑一笑，说："也算没有落空，不过数目差些。她叫我再三致意，休要见怪。实因祖诒被蕙春闹得怕了，近来不时查点铁箱，若是为数过多，很觉不便的缘故。"怀策不悦，道："她一共给你多少？倘使过分少了，我姓萧的也不稀罕它，还请你带着回去，叫她心上放明白些！"玠如道："她给我五百块钱钞票，说：'你倘已敷用最好，万一实在不敷，缓天尚可想法；诸事却须仗你照顾。'"怀策微想一想，道："五百块钱也算已经成个数儿。她有她的为难，我很明白。不过，你和惺惺近来也很要好，何不叫她凑上些些，便成就了我的事了。你只要听我的话，往后定有好处。惺惺也不叫她白花这几百块钱，自有补偿她的法儿。"玠如道："这事我们即刻也曾议过，惺惺因手头并没现钱，真叫做有心无力。否则她正有一件大事托你，巴不得先送你几百块钱。"怀策道："她有什么事情，你可说给我听，好干的替她去干。"玠如道："这话要她和

你自己密谈，我断乎转述不来。请你得便到她院中，她有一肚子的心事要说。”

怀策凝思半晌，不往下讲，只问：“醉月楼这五百块钱钞票，现时可在身畔？”玠如道：“惺惺说，因近来时世不好，茶馆里带来不便，所以暂时放在她处，要用不妨立刻去拿。”怀策点了点头，这才又说到旦桥事情，问：“他此刻可在家内？”玠如道：“他近来没有跑处，大约一定在家。”怀策因立起身来道：“茶钱给过没有？我马上要想去找旦桥，你可再坐片时。”

玠如道：“茶钱楼下去付，自然我的。我也要到蝶花社学戏去了。”怀策道：“怎么说，你近来在哪里学戏？可是二马路新近造了个新新舞台，听说将来要串新戏，你也在这一个社内么？”玠如道：“那是任天知办的进化团，演的大半是政治戏，很有些出色人才。我们乃是个迪化社。起初排演的戏也出出注重政治；后来因这种戏程度太高，社会上将来恐未必要看，故换了一个社长，改排爱情、艳情各戏，那社名便改了蝶花。新换的社长姓秦，演剧的名字唤做开新，串小生真是一等！”怀策道：“你串的可是花旦？”玠如道：“新剧里花旦、小生并串。不过，我学的戏却是花旦多些。”怀策连称：“很好！将来到得登台的那日，一定要大家捧场，应着从前那一句话。”玠如唯唯。二人遂一同下楼。玠如给过茶钞，自到蝶花社去。

怀策坐包车去看旦桥，先把祖诒的二百两银票给他看过，自己扣去了六十两，将一百四十两交他收了。卖弄自己搅钱的手段，说他万想不到：“坐在家里，有人送银子上门！”旦桥千恩万谢的，甚是感激着他。怀策又说：“我知道你近来境况很窘，这点子钱不够用处。飞飞又一时不能望她出来。所以，还有一个绝好生财的所在，可以指点你用心搅去，我再在暗中帮你些忙，大约数百金一定弄得出来。但这笔钱必须四六均分，

不能三七。你拿到了这六成之后，手中有了本钱，我更有个绝大的生财之法，到这时候再告诉你。”

旦桥听了，莫名其妙。但想：只要弄得到钱，三七、四六有何不可！当下因一口应许，先问：“这数百金哪里去搅？”怀策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胡公馆里的胡少太太跑掉，现在哪里，难道你不晓得么？”旦桥道：“这我却不很清楚。”怀策道：“那便是远在天边了，岂知还是近在眼前。胡少太太逃走，为的是白肖湘；除了胡图仲一人之外，人人都估得定的。肖湘近来住何处，胡少太太一定也在何处。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二人？一见面，拿得住定要买你帐。”

旦桥道：“白家现住在虹口，失窃后，我与飞飞俱曾去过，并没看见胡少太太。”怀策道：“本来，他此事瞒着也湘，怎得在虹口同居？你不记得他们失窃的那夜，肖湘并没有在家么？肖湘既然不在虹口家内，显见得尚有别的地方，不过人不知道他。我曾暗暗四处探听。初时却也探不出来，后来她到张园看大力士演武，邢蕙春曾当面遇见。只因还记着总会内的仇恨，叫马夫和她寻事，闹得个不亦乐乎。无如肖湘虽然同去，并不出头。蕙春究竟是个女流，没奈何她。但他二人的秘密所在，隔了几日便有马夫说起，在火车站中国地界上。当时我本想前去找他，因为害了一场大病，以致耽搁下来。如今你尽管找去，只要略略费些工夫，定能够找她得到。

旦桥听毕，点首不已，说：“难得你平日处处留心，真是佩服。果能搅到了钱，自当两下均分。况且留春总会虽然散了，他兄妹处还有好几笔钱，没有清帐。虽曾两下当面叫过，只因他失窃之后，也湘害了目疾，十分沉重，不便催逼。如今，正好和他算去。”怀策道：“也湘这双眼睛，可知近来怎样？”旦桥道：“听说已经瞎了，随便什么东西一点瞧不出来。前天，我曾到

她家内去过。小大姐下来回话，说是刚吃了什么外国医生的药，睡在那里，不能会客。据那外国医生说起，请他看得迟了，只恐已救治不来。好好一个女子，真是可惜。"怀策听了，也颇叹息不止。

二人这一番话讲得时候久了，天光已甚昏黑。怀策本想到惺惺处去取洋，只因天晚不便；近来上海地面不比前十数年，不要身旁带着重资闹出什么意外事来。故此别了旦桥，去找卫良新、龙伯清二人，先与他们商量营业事情。商妥了，明天再向惺惺取洋。

若论卫、龙二人的行为作事，怀策已相处多时，岂不知他们俱甚刁狡。无奈生意上头，自己实是一些不晓，不能不去请教着他们。况且这回纵火之事，虽然已经填了台脚，若使再做别的事业，不用二人，仍恐二人怀恨，日后漏泄出来，大是不妙。不过，洋货号断难再开：一则各洋行牌子不响；二来二人的枪花很大，出货进货，许多弊病，防不胜防；自己又不懂洋文洋话，更是处处吃亏。所以，必得要想个简捷些的买卖，今天进货，明天出货，帐簿上一查便明，那才可以放心得来。

这两天朝思暮想，被他想到洋药上头。目今官府正在禁烟，民间却俱不肯便戒。租界上烟馆虽已禁绝，那些土行和挑膏店开得鳞次栉比，没一家不大发其财。即使将来租界也得要禁，尚有好几时买卖可做。况且俗语说"私盐越禁越是好卖"，日后私土亦然。这营业真是再好没有。因此，决计去找二人，问这件事可干得来。若使二人自己回绝，便可另请别人，不致结怨。倘然答应下来，他们俱不是土店出身，本来也是外行，不比洋货精明，容易作弊，那就不怕他们了。

这主意直想至今天早上才定，此刻决意前去。闻得良新耽搁在法租界一个朋友家内，伯清暂住在宝善街一家小旅馆中，

两处分头去找，甚是不便。因到四马路一枝香番菜馆，拣了一个房间，写请客票叫侍者去请。

不多时，二人俱到。写好菜单入座，怀策把要做土栈的话说知。龙伯清竭力赞成，说："近来，土栈真是家家获利，大可做得。"卫良新因土业没有做过，尚在踌躇不决；但前几年落魄的时节，曾在一家挑膏店内帮忙过半年有余，那年余上很有些些出息，因怂恿怀策："既做土栈，必须兼带挑膏，每天有现洋进门，生意便可活动。"怀策听他说得很是有理，遂即当场议定：仍请良新经理，伯清做银钱帐房，另外添用两三个伙友剪土挑膏，由碧潭帮同办事。良新遂荐了一个朋友，说："此人向为土业，挑膏剪土，一等精明。姓鄢，名唤必重，很可大用。"怀策见是良新所荐，恐他将来通同舞弊，本想不用，无奈一时并没有人。又想：有了碧潭帮忙，这孩子已十七岁了，近来很已有些知识，只要暗中叫他留神，不妨暂用三两个月，再作区处。故而满口允许。议至菜完各散。又彼此决定了个地点，一准开设在石路地方，明天大家前去找屋。

怀策因从那一天起，足足忙了数天。除自己留心觅看土栈房屋之外，并替陶子尧、娄梦渔四处打听，可有什么公馆房屋或洋房出售。到得第三天上，土栈已经找到，乃是石库门三开间三幢，局面甚是气概。本来是个洋药铺子，只因租期已满，原租户尚没展期，被怀策向经租帐房送了五百洋钱小费，挖夺到手。照例预付过一月现租，便与良新及伯清等商议，叫漆木作装修起来，并议定了一个店招。上次洋货号乃用怀策名字的下一字，唤做"策记"。这回用上一字，并连姓都加上，便叫做"萧怀记"，交代招牌店做起牌来。石库门的横栏上边叫清水作做了斗大的三个砖地金字。粉墙上令髹工写了"专运大小各土，门庄零剪挑售"十二个大字。诸事料理定妥，拣了一个

好日开张。

此次与新开策记洋货号不同，彼时资本有限，装的全是空心架子；这回却把保险行领出的赔款一齐下做血本。醉月楼那里敲出来的菱角，已向惺惺处取出，作为开办费用。更兼卫旦桥寻见肖湘与胡少太太，仿佛捉贼般的人赃并获，足足诈到了一千块洋钱，一人五百。又替陶子尧在白克路先买成了一宅洋房，赚了二百两银子中金；更在原价上加个帽子，搅了一千银子。这两笔钱当做附本，所以很有些些实力。

到得开市那天，各朋友自然俱要送礼。祖诒是一个全金绣的红缎子堂彩。侯谱涛发起公分，与胡图仲、王柏台、邢少太太母女、莫莲痴、乌燕桂、甄兰坞、蓝荫侪、贾癖青等合送了三天广东清音，并鞭炮、红蜡之类。陶子尧、娄梦渔、刘泰仰三人，也各送了一个红缎幛子。卫氏弟兄合送一个缎幛、一副泥金对联。白肖湘也是一个缎幛。最轻的是浦香孙，只有一个呢幛。梅子青，一副笺对。蔡兰和因不便招摇，暗中送了十块洋钱代仪。最奇的是贾惺惺，亲送一百洋钱到号，说："本来要买条地毯，只恐不能中意，故请自已去买。"怀策见送得过重，认做是酬谢他牵引祖诒入院之功，满心欢喜，如数受下。惟开市酒因人数多了，不能在号内举行。只好于第三天的晚上，在新中华菜馆定了一个厅楼，设筵邀请。祖诒第一个先到，谱涛、图仲等自然也个个俱唻，陶子尧、娄梦渔于众人入席后始到。怀策分付堂倌，特开一席，分出祖诒、柏台、谱涛、图仲等相陪。恰好刘泰仰吃得稀泥烂醉的从大新坊妓院内翻台过来，嬲着众人叫局，起码要每人四个，愈多愈好，祖诒正中下怀，足足叫了十个。行令猜拳，兴高采烈，直吃到各席俱已散尽，这一席尚局未到齐。

祖诒多喝了几杯酒，见自己第一排叫的贾惺惺催了两次

还没有来，心上大不为然；叫堂倌快去再催，声色甚厉。偏偏那催局的回来报称："惺惺出局到虹口去了，尚须稍待片时。"祖诒顿时大怒，在席上边暴跳起来，说："好一个时髦先生，催局催了三次，反催出这句话来！我戚祖诒岂是受人冷淡的人，她敢装甚身分我瞧！我们立刻翻台过去，她如真到虹口出局便罢，我须看到她的局票，是哪一个忘八蛋叫的！倘然坐在院中，有意慢腾腾的不肯便来；或窝着什么混帐客人在内，我一定要他一个好看！"

怀策见祖诒发火，念着簇新鲜惺惺送了一百洋钱，疾忙想用话劝解。不料泰仰醉得比祖诒更是厉害，在旁说了句："该要翻台过去，问问她因甚瞧不起人！"子尧、梦渔也俱仗着酒兴一窝蜂的随声附和。祖诒已向堂倌取马褂穿上，怒冲冲往外便走，泰仰等也跟着出去。怀策知道不能拦阻，暗想惺惺幸亏很有些做客人的手段，只好且自由她。立起身送众人下楼，被祖诒一把扯住，定要同去。怀策道："平时俱可奉陪，今日因自作主人，且号中尚有许多要事，实是分身不开。只好众位先请，要来我停刻再来。"祖诒又招呼谱涛、柏台、图仲同行。谱涛、柏台平日俱以有事为荣，图仲是无可无不可的，向来没甚主意，遂俱听了他话，纷纷愿往。祖诒始将怀策放手，叫他："停刻一定要来！"怀策诺诺连声而别。

祖诒、子尧、梦渔俱有汽车，泰仰是马车来的。祖诒叫泰仰与自己一车，把空马车放至安乐里去。柏台和子尧一车，谱涛、图仲与梦渔一车，飞也似的到惺惺院中。祖诒、泰仰两个酒鬼首先上楼，一般的脸上通红，那气色却很不好看。房间里阿月见了，急忙在正房门口一拦，含笑说："戚少，对不住！请西首房内去坐。"祖诒兜心又是一气，两脚在房门口用力一蹬，说："先生可在房内？你快唤她过来！"阿月见祖诒神色不好，

只顾笑迷迷的答道："且请里边坐了再说。"引着众人到西首房中坐下，问："可是一同在新中华菜馆过来？戚少叫了我家先生的局，对不住，尚没有到。"祖诒道："我正为此事而来，惺惺到底哪里去了？累人家三请诸葛亮似的请她不到，真是岂有此理！"阿月道："先生出堂差到虹口才回，戚少休要动怒，她连夜饭还没有吃。你若此刻不来，马上就要来了，我正交代相帮快拖车子……"

祖诒不等说完，把眼珠连瞪数瞪，道："怎么，她此刻在房里头么？你快快唤她过来，这几位刘大人等都要瞧瞧她这挺红的先生！"阿月道："实是即刻才回。不信，我可叫她过来，你们当面问去。"说着往外便走。祖诒又喝住道："我还要问你句话，正房间内坐的是谁？可在那里摆酒，还是碰和，占着房间不让？"阿月道："房间里设有和酒，那客人，停刻再对你说。"语毕，往外飞跑。

不多时，又奔进来，道："先生马上便来，戚少与诸位可要用烟，待我开一盏灯？"祖诒道："这间房里谁耐烦吸什么烟！惺惺既一时不肯过来，可叫正房间里那个客人快些滚他妈蛋，等我们房内坐去！"阿月道："戚少，你在那里说笑话了！先生听得你戚少到来，哪有不立刻过来的道理？不过来，内中自然有个缘故，想敷衍里房那个客人出去，或者叫他掉个房间。你怎的急性到这个地步！"胡图仲听她说得有理，劝祖诒："休要暴躁，大家不妨等一刻儿。"

祖诒仍不答应，道："你可快快再去和惺惺说，用不着敷衍里房那个混帐东西，简直叫他快滚！马上我要摆双双台，你不瞧瞧客人都到齐了么？"阿月听他说要摆酒，点了点头，重又奔将过去。恰见又马上奔回来，道："算我这两只脚晦气，今天奔来奔去，奔个不停。里房那个断命客人听说戚少在此吃酒，他

也顿时要请起客来。先生叫他明天再请，一定不依。现在那里与他商议，叫我先过来对戚少说声，万事看在她的面上，暂时忍耐些儿。”

祖诒闻那人也要摆酒，他向来老官脾气，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况今天又喝醉了酒，越发的酸火上冲，逼着阿月问道：“里房到底是谁？你可快说，今夜我与他断不两立！”阿月欲言又止，不肯吐口。恼得祖诒几乎动武，始低低的告诉他道：“你想，与你吃醋的人，除了屈伯申，还有哪个？”祖诒不听犹可，一听是屈伯申，恨不得立时赶进房去，拚一个你死我活。一来酒能壮胆，二来仗着自己人多，竟要三脚两步和泰仰等冲进房去。

幸亏侯谱涛并没有醉，他吃过了几次捕房的亏，晓得租界上不易闯祸。又听得屈伯申三字，从前在留春总会遇见跟怡情阁的阿翠，知道嫁的是他。此人很是有钱，留春总会失风的那天，阿翠也被拿进捕房，不一刻，便由伯申设法保出，可见他很有力量。因急一把将祖诒拖住，说：“我们有什么话，可叫惺惺来讲，大家过去怎的……”这句话尚没有完，只听那边房中也渐渐高声起来，仿佛有两三个人的声音。因问阿月：“那边除了伯申之外，尚有何人？”阿月道：“除了他，尚有一个同来的朋友，姓鲍，名唤赤涛。此人年纪尚只二十左右，说话满口牛皮，性格又甚暴躁，专帮着姓屈的与人吃醋，最是可恶。现在发话的恰正是他。”谱涛留心静听，乃在那里痛骂祖诒。却因全是上海土音，十句里只听得出他三句两句，其余不甚清楚。又闻惺惺似在那里劝他，叫他不可如此挑唆人家。

祖诒因正在大发雷霆，隔房有人骂他，一点子绝没理会，见被谱涛将身子拖住，咬牙切齿的很不愿意。谱涛与阿月讲话，以致半句并不留神。后来，使着劲将身体一扭，谱涛一个四

五十岁的鸦片烟鬼，手中有甚气力？口中喊了一声“阿呀！”眼看竟被他挣了出去。阿月见声势汹涌，急在人丛中钻至外边，展开手将祖诒一拦，说：“戚少，千万不可这样！”谁知被祖诒顺手一推，究竟妇人家没有脚花，站立不住，“扑通”一声，仰面朝天的跌了一交，急切间扒不起来，却把头上的发髻跌散，头发披了一背。刘泰仰一见大笑，举手在她的衣服上当胸一把，像拎小鸡一般的拎了起来，急得阿月手脚乱搐，极声叫喊。王柏台、胡图仲等见了，也俱狂笑不止。

里房贾惺惺听外间闹出祸来。始把门帘一揭，像要拔步出外。不防里边说了声：“到哪里去！”依稀用力将她一扯，仍旧又扯进房中；并闻“哑”的一声，更把房门关上，“霍”的又加上道闩。祖诒见泰仰拎起阿月，心中大喜，抢行一步，正至房门。本要想直跨进去，恰见门帘一动，惺惺出来，因此迟了一迟。今见惺惺依然进内，房门又被关上，宛如火上添油，愈觉暴烈到二十四分，举足向门上尽力一踢，直踢得全房板壁一齐震动，板缝里飞出无数灰尘；那门休想踢得进去。

此时更恼了刘泰仰，把阿月掉一个身，头朝上，脚朝下，向楼板上平平一放，使她站住；飞步至房门口，帮着祖诒，伸出那醋钵头大小的两个拳头，噔噔噔在房门上如擂鼓一般，擂个不住，口中说：“制造局这样守得坚固，前天尚被光复军打进，难道这房门打不开来？拆也立时拆掉了它！”

这时，惊动了合院中的妓女，与各房间娘姨、大姐、相帮人等一齐蜂拥上楼。一个开院子的女本家吓得分开众人，七磕八跌，奔至祖诒身边哀求。又见刘泰仰生得相貌凶狠，陶子尧、娄梦渔举止阔绰，显见得俱不是好惹的人，老大捏着把汗。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堂里头高喊了一声“客人”！挤上一个人来。有分教：

狂徒已堕牢笼计，荡妇将为入室人。

要知来的这一个人是谁，祖诒闹到怎样结局，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激将法巧嫁急色儿 证婚词难倒书呆子

话说戚祖诒在贾惺惺院中与屈伯申吃醋，正闹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楼下忽然挤上一个人来。本家最是眼快，见是萧怀策到了，急忙撇了祖诒，奔至怀策身旁，执住了他的手说："萧大少，来得正好！请你快些劝劝戚少，叫他有话好讲，休要这样动怒。"祖诒见是怀策，也一把握住了他，连说："你来得真巧，快帮我打进房去再说！"倒把怀策弄得个茫无头绪，不知听了哪一个好。急将二人的手一齐挣掉，跳出一步，问谱涛和王柏台道："这是怎么回事，闹得人浑淘淘的？你们且先说与我听；我该帮的自然要帮，该劝解的自然劝解，莫要这样糊糊涂涂的叫我为难。"谱涛与柏台将上项事略述一遍。怀策听了，始一把将祖诒拉至西首房中；谱涛等也跟着进来。只有刘泰仰尚在那里，使着他浑身气力，把正房门拳打脚踢。怀策央陶子尧、娄梦渔也把他劝了进来。

然后，叫本家入内，道："千不是，万不是，乃是惺惺脱掉戚少堂差的不是。既然她已经错了，戚少到了院中，里房即使有客，她便该出来赔话，躲在里头怎的？难怪戚少发火。如今没有别话，着你快把惺惺唤她出来，我来替戚少问她：究竟这样的冷淡戚少，为着何故？说明了，我劝戚少万事全休；不说明，非但戚少不依，就是我们朋友，也俱不答应她。关着门没有用处，你可听我的话，快去！"本家闻言，诺诺连声说："萧大少讲得一句不错，待我去唤惺惺马上过来，众位且在这房内略坐。"说

罢，回转身奔至里房。听她连喊了两声："屈大少，快快开门，我要进来！"初时，依旧没人理睬，本家也似气愤极了，连呼："惺惺，快快开！"这才仿佛由惺惺作主，开了进去，唧哝唧哝了好一刻儿。

祖诒又要发毛，她始跑过来，向怀策把手一招道："惺惺有话，叫你到后房去说。她此刻被屈伯申和鲍赤涛二人嬲住，实是不便出来。"怀策点了点头，对祖诒道："万事有我在此，决不叫你落脸。你可与陶观察等再在这里略坐一刻，我去和惺惺说几句话便来。"祖诒把脸色一沉道："她自己因何仍没有出来，要你过去？这是哪里说起？"怀策附着他的耳朵答道："本家说被屈伯申嬲住在彼，不能脱身。我瞧方才堂差不到，一定也是这个讲究，并非惺惺有意迟慢，且莫错怪着她。大凡客人嬲住先生，先生竟然不敢违拗，内中必大有缘故。莫要伯申已有了她的意思，不久要娶她回去，今天故意与你吃醋，着实气你一气，也未可知。若然没有此事最好；果有此事，你与姓屈的狠命厮拼，将来岂不是绝大的一个笑柄？故此我劝你再暂忍须臾，待我去见了惺惺，探问她一个确实再说。你瞧是也不是？"祖诒被他这一席话说得顿时满腹疑心，丹田内那股酸气，渐渐的又变做辣气起来，暗想：姓屈的不娶惺惺便罢，倘然当真要娶，今天当着许多朋友面前吃了一个寡醋，这面子断断落不下来。必须与怀策商量，和姓屈的呕气到底。但看惺惺心上怎样，正须怀策去探听着她。因说了句"如此也好"，并叫他快去快来。

怀策始由本家指领着到后房而去，惺惺已在后房候着。怀策一进去，便把本家调开，说："祖诒方才在新中华喝醉了酒，以致如此。现在已渐次醒了，何况有我在此，包管决然无事，尽可放心下楼。"那本家落得脱身，便即千恩万谢而去。

惺惺见本家去了，微微的对怀策一笑，道："你怎么此刻才来？望得人眼都痠了！"怀策也微笑道："你望祖诒到来，二人有事可干。望我，难道祖诒要找替工？"惺惺举手轻轻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人家与你说正经话，怎么一开口便讨人便宜？"怀策道："说正经话，你不该祖诒在新中华叫局不来，以致此刻闹到这样。想是吓得你胆都碎了？"惺惺瞟了怀策一眼，道："你说我心上吓么？他有本领，闹得连屋子都翻了转来！老实说，我正要他闹。"

怀策听语出有因，向着里面房内一指，道："可是屈伯申已要娶你，故你这样胆大？"惺惺将嘴一抿，道："他癞虾蟆想吃天鹅肉么！老实说，祖诒今天这么一闹，乃是我预定下的二虎争餐之计。你向来最是聪明，说明了，你想我吓着怎的？"怀策佯诧道："怎么叫做二虎争餐？我一点子解不出来。你几时看了什么小说书学得来的？"惺惺佯怒道："你当真连二虎争餐都解它不出，惶恐混号叫'小活拆'，休要与我这样装傻，须知我此刻正有事托你。"

怀策心机何等灵活，口中虽然与她插趣，心里头暗暗盘算：怪不得今天土栈开市，惺惺送这一分厚礼，原来早转着这个念头。必定是眼光注着祖诒，当他是一个浴堂老板。惺惺想要滤一个浴，却把屈伯申装作抢做生意的财东，有心激着祖诒。但不便自己开口，必须旁人通词过去，方可将此事办成，并能逼着他立时答应。不过，这不是一百块钱送了副礼便好帮忙的事，须得预先讲个谢仪。因假装懵懂的敷衍着她。今闻惺惺说"有事相托"，正中下怀，附着她的耳根答道："你当真有什么话和我商议，可与我说；只要彼此有益，自然我尽力替你办去。"惺惺始也附耳说道："托你，就是要把争餐的话，快与祖诒说去，谅他一定瞧不出来。只要将事办成，我自然定有重

谢。"怀策微想一想，道："事成你谢我多少？"惺惺把手掌一舒，道："五百可好？"怀策道："身价上的回扣怎样？"惺惺踌躇道："最好不作身价，取他财礼；九五、九七由你。"怀策道："算做财礼，尽亦得到；九五扣却断不可少。若使连财礼也都不算，只当他替你代还各债，将来清脱异常，那却非九扣不可。"惺惺大喜道："九扣我可依你，只要不至画虎不成，反贻话柄。"怀策将手指在自己鼻子上一点道："这事既然有我，包你一说一成。但屈伯申那边，要你自己调排。莫要祖诒诸事就范，他忽然作起梗来，这却不干我事。"惺惺道："伯申是个冤桶，怎晓得借着他掉甚枪花？鲍赤涛虽是难弄些儿，究竟年纪尚轻，没有阅历，不必虑他。"怀策这才立起身来，说了句"静候佳音"，移步出外。

惺惺回到里房，索性向屈伯申灌足迷汤，叫他千万不可退让。乐得伯申心花怒开，鲍赤涛也非常得意。

怀策出了后房之后，假做愁眉不展，一步懒一步的踱至西首房中。祖诒一见，便问他："到底事情怎样？"怀策将他一把拉至壁角半边，微微的摇了摇头说："往后你可叫我仙人，莫叫怀策；即刻我与你所说的话，竟然没句不应。屈伯申今天嬲住惺惺，实有愿出五千银子娶她之意，故而这样作威。幸亏惺惺并不合意，因此请我过去，一来与我商量退兵，二则叫我通信与你。不知你可能够争一口气？使姓屈的马上滚蛋，永远不再与她见面。"祖诒听罢，全不顾众人在座，跳起来道："姓屈的当真要讨惺惺，我姓戚的一定不答应他。他拿得出五千身价，难道我拿不出六千、七千？这口气怎争不来！"

怀策听他声音太响，忙伸手在他嘴上一掩，道："天下有你这样呆子！堂子里的妓女，虽然只要客人有钱，个个可娶，却也要这妓女愿意，才能娶得成功。惺惺既然不愿嫁屈伯申，叫你

设法，要你加上许多银子做甚？倘依我的主见，姓屈的愿出五千，你姓戚的只愿三千、四千，买着惺惺一个‘肯’字，那才算门槛精明，娶了她很有脸色。若是照你这样加价，你出得起六千、七千，禁不得姓屈的愿出一万、八千，那还成个话么！”

众人听二人初时讲话，并不在意。及至听到后半，始知就里。第一个是谱涛，连赞怀策说话不错，银子断不可加。第二个是胡图仲，怂恿祖诒，定须把事办成，出这口气。那刘泰仰却酒气直冲的俯身至祖诒耳畔，说道："祖翁真要纳宠，我们须吃喜酒！"娄梦渔也仗着酒兴，随声附和。陶子尧更愿替新郎新娘证婚。祖诒被众人这样一说，愈觉得非娶惺惺不可；央怀策立刻去和惺惺商议，她一共欠人多少债项，一准如数代还。不过一经说定，门阑上那块贾惺惺的牌子，必须马上除它下来，好叫姓屈的马上出去，和当初娶醉月楼一样办法。至于进门的日子，一来必须预备地方，二则应当拣个好日，不妨略缓数天。

怀策见祖诒果然中计，怕的是停留长智，巴不得三言两语，先把牌子除下，然后再谈别事。那东西除下来十分容易，再要挂上去，却关碍面子，比着登天还难。因喜洋洋满口担承，立刻又至惺惺后房，把祖诒已经入彀的话告知。问她究要多少洋钱，便说共欠多少债项。惺惺道："他既愿拿出六、七千来，我就说欠七千也好。"怀策道："你心中要他七千，尽办得到，但决不是这样说法。并且，果真做到七千，我须要加一提头，不是九五、九七的事。未知你心上可愿？"惺惺道："一成也只有七百块钱，要你出力办事，我好意思与你争论？但不知怎样去说？"怀策笑道："你只要净收到六千三百块钱，怎样说不必管我。如今可快叫带房间相帮上来，把卫旦桥替你做的那块白铜牌子除下，我有妙用。"惺惺面有难色道："诸事尚没谈妥，这牌子除得来么？"怀策道："我叫你除，怎得会错？你不知道祖诒这人，吃

这一功，凡事要愈速愈好；万一迟疑不决，此时他说得兴高采烈，一回去和醉月楼商议，明天必有变端。你想怎样对付？"

惺惺被他提醒，一面叫带房间阿狗掮竹梯到门口墙上除牌子；一面由怀策用话去回覆祖诒；一面自己装出个万分懊丧的脸儿，奔进房中，向炕榻上纳头便睡。屈伯申见她忽然换了个人，摸不着为了何事，走至榻旁问她。惺惺一把执住伯申的手，说："大少休要问我，此刻我这一个心，真比刀绞还要利害。"伯申越发莫名其妙，鲍赤涛也很诧异，问她："究竟为着怎的？"惺惺接连叹了几口冷气，依旧欲言又止。赤涛性最暴烈，恨恨的道："有话你且快说，可是受了姓戚的欺侮？我和屈大少一准替你出头！"

惺惺把头连摇几摇，道："这事你们万万替我出头不来，他今天因和屈大少呕气到个极点，即刻叫本家上楼，拿银钱来压制人家，愿出七千块钱娶我。我哪里肯嫁这鸦片烟鬼，叫本家去回绝了他。岂知他仗着今天来得人多，并有好几个官场在内，一窝蜂嬲住本家，说她有心霸阻从良，要赴济良所立时告发。本家慌了主意，竟然勉强答应了他。复向我再三婉劝：这事闹得大了，不妨暂且嫁他，往后再作计较，要出来仍好出来。你们二位替我想想，叫我怎样对付才好？"伯申听毕，含怒答道："世界上讨娶妓女的人很多，哪个好用强硬手段！你既然心上不愿，干着本家甚事，要牵连到她的身上？真是岂有此理！至于拿银钱压人，他愿出七千块钱，难道我姓屈的这七千便拿不出来？"鲍赤涛抚掌道："怎么不是，姓戚的拿得出七千，姓屈的难说八千、九千，看他娶得成你！"

惺惺泫然道："你二人此话迟了，本家已叫相帮把我的牌子除下，怎能够挽回得来？"屈伯申一听此话，不防祖诒有此手笔，恍似青天打了一个霹雳，只一连说了几句"有这等事"，别

的话讲不出来。鲍赤涛正要怪她为甚不早些来说，只听西首房中欢声大作，有许多人在那里和祖诒贺喜。那个除牌子的相帮讨取喜封，耳听得一口允许一百，那相帮欢天喜地的下楼。祖诒便在隔房高呼着惺惺的名字，说道："如今牌子已除下来了，你可便算是我姓戚的人；房间里不能再有别个野种，可叫他快快让我，否则给他些颜色瞧瞧！"

原来，怀策风急火急，已向祖诒把诸事说妥，只等惺惺见面，商量进门的一切话儿。惺惺心中暗暗大喜，两手偏仍执住伯申不放，仿佛还有许多说话要告诉他。伯申此刻倒觉得进退两难，一眼望着鲍赤涛道："我们怎样？"还是赤涛心地明白，见大事已去，把锐气倒个净绝，再坐着更是没有面子，高声说："我们怎样？姓戚的既真娶了惺惺，但愿他娶回去须要长久，莫再现在我们眼内，那便算他真是争气。我们除了惺惺，难道没有第二个妓女？可快换别地方去！"说毕，一把拉了伯申往外便走。惺惺假意相送到楼梯口，低低的说了声"我们后会有期"，回转身急把门帘一揭，顷刻又换了个笑逐颜开的面孔，招呼祖诒等大家进房。

祖诒此时仿佛脸上飞金，和众人抢步入房，口中讪笑道："屈伯申到底不济，何苦这样丢脸！"惺惺笑道："本来他和你吃醋，真是自不量力。别的不要说他，只看他一面孔仗着自已有钱，动不动便把个'娶'字放在口头；老实说，这种人只有阿翠看得上他，岂在我贾惺惺的眼内！今天落一个这样下场，分明是自讨没趣。往后可以不必提他，提起了令我生气！"

怀策道："往后你嫁了祖诒，本来再要提他则甚？今天据我想来，你和祖诒却不可怪他，明明替你二人做成了一个大媒。没有他这么一闹，怎能够成就得这等容易？现在，别的事情且莫说它，我们须谈正事要紧。你身上共欠三千多块洋钱债项，

祖诒俱已担任代还。另外，要取四千块钱存在银行里头。你不过防着祖诒已娶了醉月楼，将来不要两下吃醋，祖诒薄待着你，故要手头有几个钱，做个开门七件的准备，免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正是你嫁定祖诒，想到后来的日子，可见与随口嫁人、满心只想憁浴的不同。况且这钱存在银行，将来仍是戚家的钱，祖诒哪有不答应你？我已替你说妥。只有大喜的那一日，你想怎样排衙，这却要你自己主意，可快与祖诒商议。"

惺惺道："从前妇女嫁人，争的是红裙披风，如今用不着了，只要做身礼服。至于彩轿，也可不必，只须马车上扎些彩球。"胡图仲道："照你这样排场，行的是文明婚礼了。马车前一班军乐，那天断少不来。"怀策道："岂但一班军乐，若是文明结婚，必须借个地方。公馆里房屋局促，断办不来。"陶子尧道："当真文明结婚，方才我说的证婚人，到期可真要请我。"怀策道："陶大人与他们证婚，再好没有，焉有不请之理！但婚书上，还须有两位介绍人盖印，这介绍人预备请谁？"图仲道："一个自然是你，一个我来可好？"怀策道："原介绍人虽然是我，盖印却须另请一人。只因祖诒的事，大约处处要我帮忙，结婚时，我这身子一定忙不过来，不能在礼堂上站这许多时候。我想，最好费心谱涛。三位俱是官场，岂不甚是相称！却尚少个司仪员和读颂词的来宾代表；读答词的新郎、新娘代表；替新郎、新娘佩花的男女宾代表，到期俱要请人。"刘泰仲道："别事我干它不来，替新郎佩花的男代表，这差使很当得来。女代表我叫留仙承乏。包管新郎、新娘这两朵花佩得很好。"娄梦渔道："来宾代表的颂词，我读也好。不过这词句须请人做就，要我做，却做他不来。"怀策道："这个自然。非但颂词要做，就是证婚书与答词，也须请人做去。此事我瞧非梅子青不可。但闻他近来在光复军内办事，没有工夫。且等明后天找到了他再说。尚

有司仪员去请哪个?”谱涛道:“司仪员大约浦香孙定揽得来，明天可去请他。”

众人你言我语，把个戚祖诒喜得嘻开着嘴，反一些主意拿不出来，由着众人指派。惺惺问:“地方将来借在何处?醉月楼那天可要使她得知?何不索性议个定夺?”怀策道:“地方若借花园，祖诒宾客不多，未免太大。还是二马路的鸳鸯旅馆很好，局面甚是阔绰，礼堂也很宽敞。若说醉月楼使她知道与否，这是祖诒家事，要他自己斟酌。知道了，保得住她不使性子，没有什么胡闹事情，不妨请她来喝杯喜酒，见礼时‘姊姊’、‘妹妹’的相叫一声。倘然拿不住她，还是不使她知道为妙。”惺惺道:“‘姊姊’、‘妹妹’相叫一声，没有什么不可。若是她自恃着先进大门，装出什么模样儿来，今天我预先说明，一定不答应她，并且将来须一辈子分居各炊，无论怎样，断不能住在一处。这句话第一要紧，日后祖诒不能对不起我。”怀策道:“俗语说得好:‘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祖诒这种地方很是明白，日后同居之事，可以不必虑它。不过，眼前可要说明?或竟暂瞒过去，这我却定不来这个主裁。”祖诒摇了摇头，微笑答道:“这事暂时不说也罢，说了，恐怕多出事来。”泰仰举手羞着面皮，笑他“怕妻”，怀策正色说:“这不是怕，乃是免气，休要嘲他。”

彼此谈谈说说，不觉夜分已深。祖诒不再回去，叫汽车送怀策回号。订定明晚仍在此处会面，商量借屋及择日事情。白天央他去看子青，托撰证婚书并颂词、答词，顺道请香孙司仪。刘泰仰等亦俱酒已渐醒，大家各回旅馆。

怀策次早起身，坐了包车进城。寻见子青，告知来意，子青回称:“这几天城中大局粗定，南京光复的消息，尚还没有确实，地方公事很忙。要我提着笔赶这几篇文字，虽然很是容易，无奈没有心思。我荐你去找耽之，这种事，他最是高兴，包你一

口应许，并且还有几联佳句。往后送些礼物与他，完了事了。”怀策问：“这几天可见香孙？”子青说：“香孙不时见面，现在也担任着地方上许多公事，一样的分身不开，所以，租界上三四天没到。你要找他做甚？”怀策又把祖诒请他司仪之事告知，子青道：“这点子无论他怎样百忙，谅还应酬得来。此刻你可不必看他，只要有了日子，我替你关照就是。这一天，莫说他一定能来，就是我，也要破工夫道个喜儿，并替他陪陪客人。”怀策听了，遂决计不去再看香孙。

别了子青，竟找耽之。耽之闻有人要他笔墨，果然十分欢喜，当下说：“一定马上就做，明后天便可交卷，包管吉期应用，决不误事！”怀策见已经说妥，出城去回覆祖诒，并商议择日和租屋各事。

耽之于怀策去后，即便小题大做，翻出了许多《类典》、《类林》、《类腋》，想要动手抄它几句。哪知所有的一切典故，文明结婚上偏偏一句用不着它。只急得抓耳搔腮，怪古人为甚没有文明婚礼，累人家半点子引用不来。想起新法书近来甚多，或者已有此种文字，何妨买一部做个蓝本。难为了一百多文车钱，到棋盘街各书局问了一次，只有中华书局编辑成一册《文明结婚礼节》书，内中证婚书、祝词、谢词，件件俱有。无如尚还没有出版，购它不来。白白的跑了一回，依旧空手回去。只好凭着自已的一肚皮之乎者也，叠床架屋，生吞活剥起来。

那一篇证婚书，从白天做到半夜，尚没有完，起数句便闹了笑话，写的乃是：

今夫周公之礼，当时未免野蛮；月老之权，今日不能强迫。是以摽梅女子，不妨吉士诱之；掷果郎君，应使美人爱也！

以下便叙着祖诒、惺惺二人的姓氏道：

兹有戚氏新郎，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贾家淑媛，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于是两两爱情，达到自由之旨；双双团体，叙来极点之欢！

耽之做到这一联时，叠用着爱情、自由、团体、极点四个新名词儿，以为真是锦囊佳句，得意万分，咿咿哦哦，不知读过了好几十遍。哪知往下再做，又把文思打断，万续不来。摇头晃脑了好一刻，始又提起笔来，七歪八欠的写道：

此日鸳鸯旅馆，结婚特喜改良；他年麟凤家声，生子定征强种。证书是实，签字为凭，须至婚据者。

写完，从头至尾读了又读，恐结末那一句是官场文字，别人家的证婚书上没有用过，不很稳妥，因又改做："婚书是实，签字为凭，此证。"把"须至婚据者"五字勾去，这才觉得恰心贯当。用梅红全柬誊写好了，心上盘算着：这篇文字，不知将来祖诒有多少酬金？又想：那两篇颂词、答词，不必再做四六，很觉费力。还是散整兼行，容易下手些些。故又翻着书卷，在那里凝神构想。

其时已是三鼓将终，城里头不比租界，早已是六街俱静，万籁无声。忽闻震天价一声奇响，明明有人在那里开放排枪。这一惊，直惊得耽之把手中拿着的书坠下地去，自己没有知道，口中还战兢兢的掉文道："石破天惊，此何声也！何为乎来哉？制造局其又两军交绥乎？我当趣而避之也！"说毕，立起身想要出外，那两只大衣袖在桌上一拂，把一盏火油手照泼翻，滴溜溜滚下地去，烧着地上的那本《类腋》，顿时火发起来。耽之惊上加惊，急即俯身抢救。正是：

胆落已虞风鹤惊，心慌又见火鸦飞。

不知这枪声是否制造局又有变故？耽之泼翻了火油灯，那火救得息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两大莫容蛾眉见嫉　三分定策犀心暗通

话说舒耽之替戚祖诒做好了证婚书，正想再做颂词、答词，忽闻轰天塌地的一声枪响，怕制造局又有什么祸变，起身要出外打听，好赴租界躲避；不料衣袖泼翻了桌上的火油灯，顿时烧着落在地上的那本《类腋》，火光熊熊，连地板几乎也烧将起来，只慌得手足无措。尚算他有些急智，苦了一双半旧不新的三套云鞋子不着，向《类腋》上乱踏一回，竟被踏息。地板虽已焦灼，却喜还没有燃及。遂把火油手照在地上拾起，因是洋铁做的，并不曾碎，且还翻剩着半罐火油，故又点了个火，仔细照看，见这本大板《类腋》，已烧坏了好几页儿；其余没有烧的，一页页灌透火油；眼见得不能再用，只好纳入字纸篦中，心中甚是可惜。再要听那枪声，却一枪后不闻再响，依然静悄悄万籁无声。始知是巡警队在左近夜巡，有意放枪示威，却把当地居民吓得个心惊胆裂！

耽之受了这一番惊恐，那文兴再也提不起来。没奈何，只得吹灭了火，口中念出一大篇四书道："军旅之事，以不教民战，可以止则止。而今而后，我知免夫！若火之始然，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长息，某也幸，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终夜不寐，如之何其可也！"一头背书般的乱背，一头把身子向床上一钻，和衣而卧——这是他每夜惯的，睡着了，随便什么事情，只好明朝再说。那两篇颂词、答词，自然都要明天完卷的了。

书中且慢表他，仍说萧怀策那晚到安乐里贾惺惺院中，晤

见祖诒，先把已经请定香孙司仪并耽之代撰证婚书等文字的话告知，问他："今天一天可曾出外去找过屋子？"祖诒道："今天我睡到傍晚起身，尚没出过门去。这件事我看也得托你去办，仍找一所洋房最好。倘是一时没有，五开间的中国房子也可勉强将就得来。"惺惺在旁听着，插口说道："醉月楼住的洋房，谁耐烦住中国房子！这话你说得有些偏见，可知我一定不依。租界上只要有钱，洋房要租多少，哪有租不到的道理！即便出路远些，你有汽车进出，管他曹家渡、杨树浦、静安寺的，越远越是幽静，我倒很欢喜它。"怀策道："近处所有房屋，不论洋房和中国住宅，因制造局前天一闹，长江上下，处处俱要光复，迁到上海的人每日盈千累百，真是一所所借完的了。只有静安寺、曹家渡等处有几宅大洋房，没有人租。你们当真欢喜，明天可把汽车给我，替你们仔细找去。这种地方，俱有挺好的一片草地，空气最足，与卫生上很是相宜。只因出路远了，那租金也贵不到哪里。"祖诒道："与其静安寺、曹家渡，还是杨树浦离提篮桥近些。"怀策笑道："与提篮桥恐怕远些的好。近了消息灵通，莫要三不时闹出事来，那时再想搬移便费事了。"

祖诒听罢，沉吟不语。惺惺一定要静安寺一带，到愚园、张园很便，杨树浦决计不住。祖诒便无可无不可的，托怀策明天准到静安寺左近去找。有相巧合意的最好，没有再说。怀策唯唯。又问："吉期可曾择定？鸳鸯旅馆可曾预先去与帐房接洽？那边借它结婚的人家很多，休要一个日子上有了两家，屋子挤不过来。"祖诒道："只要选了日子，鸳鸯旅馆自应去预订一声。但我还有句话，正要和你商议。"说罢，将怀策一把拉至后房坐下，低低的道："这件事昨天虽然说妥，但正项上要七千块钱，再加几百块钱零碎，必须八千左右，你晓得，我所有的钱都在家里，醉月楼很是清楚，她铁箱上也有一柄钥匙，不时在

那里检点数目，叫我一时怎样拿它出来？若然再找道契抵押，一来费事，二来更恐耽搁日子，你须替我想个主意才好。”怀策道：“你的钱，你自己拿出来用。当初老太太尚不能管你，醉月楼有甚说话？”祖诒道：“不是这么样讲，若使八百一千，她本来管不了我。如今为数大了，岂不要盘问我有甚用处，我拿什么话去对付？”怀策始点头道：“这倒亏你想得周到。大凡女子，见家里头拿进钱去，甚是欢喜；拿出来，必定不愿。醉月楼在钱财上头，不但甚是精细，并且疑心最重。你回去要拿八千块钱，她果然定要盘驳。你对她说明此事，千万不可；不说明，又当真没有话说。这便怎好？”说着低了头微想一想，又开口道：“这么样罢，明天我到静安寺看了房屋回来，你在公馆里头等我。我只说近来土价飞涨，纠合你买几箱土，叫你拿出这笔钱来。我现在开着土行，决不至有甚疑心。你瞧怎样？”祖诒道：“买土必有洋单，倘然停几天她要向我取洋单瞧看，我拿什么给她？”怀策道：“这你又太把细了，女眷们哪里晓得什么生意进出？即使她识几个字，果然知道买土必有洋单，你可说这单子交在我处，托我看价脱货，免得拿出拿进的很费手脚。料她一定不再盘诘，糊糊涂涂的再隔数天，倘然知道你干了这一桩事，那时生米已成熟饭，大不了拚着一场口舌，也就完了。好在并不与她同居，闹不出什么天大的祸来，你要小心过度怎的？”祖诒被他这么一说，好似顿开茅塞，说：“我戚祖诒有了你这个朋友，真是随便什么事俱有斟酌的。凡是我想不出的方法，你定能想得出来。明儿一准这样照办很好。”

惺惺听二人在后房唧哝了好一刻儿，不知为着何事，跑进来想听他几句。恰巧话已讲完，仍说到找屋一层：明天准放汽车到号中来接，晚上边在公馆中听候回音。惺惺不答应道：“怎么明天你要回去，不到这里头来说话？既然此事不使醉月楼

得知，到公馆中回话则甚？”怀策笑道：“你叫他天天住在这里，他身上不开银行，拿什么钱来办事，缓天怎能结得来婚，岂不是留着误事？至于我们讲话，该密谈的，决不使有人听见，走漏消息，要你担心怎的？”惺惺始也笑了一笑，没有别话，只请二人仍到房内去坐。叫带房间相帮，拿式式轩和同宝泰的折子，叫菜叫酒，留二人夜膳。惺惺共桌而食，说：“从此是自家人，没有拘忌。”酒中谈起明儿须叫成衣匠到来，赶紧做一身妃色缎子礼服，莫要临时局促。怀策说：“这是应办的事，到得吉期那天，尚要到花园里制顶花冠，我叫陆永盛花园办去。祖诒的那身礼服，从前娶邢蕙春穿了一次，此刻大约在公馆里头，不必再备，缓天也要取它出来。”祖诒面有难色说：“再备一套也好，公馆中不必去取。”怀策道：“礼服多备着有甚用处？价钱又甚昂贵，这种地方很可省得，做朋友的该替你打算一下。若恐拿它出来费事，不必你自己去取，包管醉月楼送到我的号内，到期请你穿用，你瞧可好？”祖诒将头连点几点，说：“本来我的事情，全仗你替我调度，取得出自然再好没有。”

三个人用完酒饭，又闲谈了好一刻儿。怀策始乘祖诒的汽车而回，交代车夫：“明日午后，仍旧放到号中，要到静安寺路有事。”车夫唯唯答应。

次日一点钟果然放到，怀策坐着到静安寺一带，找了回屋。看定一所三层楼洋房，外面一片草地，后边更有个小小花园；会客间、大餐间、淴浴间、马车房，色色俱有。租金每月银一百五十两，先交后住，并没小租。此房离愚园只有一条马路，进出尚算近便。怀策因没有小租，十分欢喜。看过后，叫管房人留下，明日一准来付定洋。因见时候尚早，落得到愚园去游玩一回，吃了碗茶，听了一回周珊山的滩簧，直至夕照衔山，估量着祖诒将回公馆，始到提篮桥去看他。谁知尚没有

到，醉月楼也不在家。小大姐说她到姊妹家中碰和去了。怀策向来出入惯的，遂在会客间内坐等。直至天光断黑已久，始闻门铃声响，先是醉月楼回来。怀策曾到手过醉月楼的好处，巴不得将此事送个信息，漏些口风，免得日后怪他。因约略将祖诒要娶惺惺的话说了一遍，醉月楼不待讲完，早已直跳起来说："此事断断不可使他办成。"趁着洋钱尚没有付，央怀策竭力阻止，自已等祖诒回来，当与他大闹一场，使他绝了这个念头。怀策疾忙摇手，叫她"千万不可这样使气，祖诒天生的老官性度，越闹越僵。你嫁了他已经好久，难道还瞧不出来？贾惺惺事在必成，成了却多至半载，少或数月，我看她一定又要出去。今天我送信与你，最妙你晓得了这个消息，只当一点没有知道，由着祖诒怎样去搅，暗地里却须自己留心。铁箱钥匙在你手中，好拿的多拿些在手头，将来看事做事，最是上策。若和祖诒闹得急了，倘他忽然变心，竟和惺惺要好，把你当做仇敌一般，翻着脸要把铁箱取去。那时你不比蕙春，当初算是明媒正娶，又有邢少太太帮她，可以吃住不还。你怎能够使这手段？使出来祖诒怎肯受领？岂不是反落个人财两空？凡事必须三思而行，暴躁有甚用处？你可与我仔细想想。"

醉月楼被他这么一说，顿时又回过心来，坐在一张外国摇椅上边，摇摇的有好几分钟并没开口。怀策又附着她的耳朵说道："祖诒要娶惺惺，你吃醋已吃得这样；万一将来他再娶一个，你要闹到什么地步？"醉月楼呕气道："世界上的女子，本来怎娶得完，他爱娶只管娶去！但究竟我先嫁他。俗语说：'先进庙门为大'，我在戚家一日，名分却不可不正。莫要日后弄得七颠八倒，那我可一定不依！"

怀策抚掌道："这句话你说得明白透了。我瞧祖诒有着这一分家计，一定是娶了一个想娶两个，娶了两个又想三个、四

个，直要花销到个净绝，这才死心塌地的没有法想。那时，所娶的人能跟着他讨苦吃么？家资早晚是完，显见得娶的人早晚是散。大家将来一样是散，必定有本领的手里头多捞些钱，占便宜些。吃醋吃它什么！若说名分一层，自然你决定老大，再娶的是老二、老三。但各人分开住着，据我的意思想来，那虚名也不必争论，且等见面再说。”

醉月楼听他越讲越有道理，祖诒这分家资早晚是完，有本领的多揽些钱，这话更说得一些不错，故此把腔子里冒烟突火般的一股酸气，顷刻不知不觉竟消灭得无影无踪。正思再问惺惺的房屋可曾看定，几时结婚，听得一阵门铃声响，祖诒已回。醉月楼便不再开口。

怀策见了祖诒，先说了些不相干的闲话，慢慢讲到买土之事，祖诒一口允许，却两眼望着醉月楼的面色。醉月楼故意说：“土价既然飞涨，不知曾否涨定，买了它可能赚钱？”怀策说：“这几天只管看涨，买了一定是有盈无亏。故此想叫祖哥买些。”醉月楼遂不复再言。

祖诒问怀策：“可做多少银根？”怀策说：“愈多愈好，倘能一万最妙，至少须七八千。”祖诒道：“要做多做些儿，一万也好。这银子几时要拿？”怀策道：“今天给我，明天买货。倘是明天给我，后天买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早晚的市价不同，倘然明天略略松些，明天买进最妙。怕的是万一涨过了头，不易下手。”

祖诒暗想：趁着醉月楼没有把机关识破，落得赶紧将银子取在手中。莫要隔了一天，有甚变端，反致多费唇舌。因说：“既然如此，要万把两银子，铁箱里头现有，今天一准交你带去，我叫汽车送你回号。”说着，又向醉月楼瞧了一眼。醉月楼因放在家里的钱，眼看着拿将出去，究竟甚是心疼；却又听了怀

策的话，不便阻止，暗暗也向祖诒瞧了一眼，跑出外去。祖诒见她没有说话，取钥匙开了铁箱，取出无数钞票，一百一叠的交与怀策，足足取了一万四千块钱，怀策接着，低低的把房屋已经看定之事告知。祖诒大喜，约定半夜后仍在惺惺处相会，送他出去。

醉月楼已在房中开好烟灯，等祖诒进去吸烟。难为她很耐得住，果然绝不向祖诒盘问什么。祖诒认做真把此事瞒过，心中甚是得意。吸好了烟，小大姐开夜饭上来，和醉月楼一同吃了，又睡到烟炕上去过瘾。醉月楼说："有个要好姊妹，今晚约在大舞台看戏。"便要出去，问祖诒："吸了烟可要往外？"祖诒推说陶子尧请他碰和，马上须去，今夜大约不能回来。遂一同出门，醉月楼坐着包车，祖诒坐了汽车，分道各去。醉月楼并不是有甚姊妹请她，乃是卫玠如所约。祖诒也没有什么陶子尧要他碰和，自然是往惺惺那边。

不一刻，怀策便到，祖诒问："钞票可曾带来？"怀策说："深夜不便，明儿白天送到。"祖诒佩服他使得真好手段，醉月楼一些并不疑心。怀策说："这是我平日的一点牌子，她还信得过我。如今大功告成，便可进行一切。你想哪一天日子最好？"祖诒道："日子尚没有定，明天仍想费你的心，可托巫应钟选去，听说他星学里甚是讲究。此人自从救活了你的性命，我心上很佩服他。"怀策道："巫法师虽然精通星命，但目今的文明结婚，大概取礼拜日或礼拜六的最多，不必去托星家选择。因为一经他们推算，必定要选周堂吉期，避忌的日子很多，且与新法很是不合。我想，今天是礼拜四，大后天便是礼拜，只要拿一本阴历瞧瞧，那天没有什么冲破，便可用得。不知你心上怎样？"祖诒道："既然大家不用星家，只在历本上拣个好日也好。"遂叫惺惺向本家拿了一本阴历上来，怀策替他翻开一看，

见大后天的日子是壬子金房危，宜结婚姻、沐浴、出行，恰正是个黄道好日，遂决定了这一天。明儿尚须赶备喜贴，去请证婚、介绍、司仪等人，并王柏台等一班好友；更到鸳鸯旅馆预定喜堂，及关照军乐一切，这些事俱由怀策担任去办。直谈到两点多钟方回。

次日，怀策把钞票送到安乐里去，一五一十，点明数目，一纸无差。祖诒取出七千，交与惺惺。惺惺眉花眼笑的接了，说："三千足够开销各债。这四千，缓天存放银行：虽然眼前由我拿着，往后这钱依旧姓戚。"祖诒点首说："但凭你去怎样存放，不来问你。"又拿出五百票子，一百赏给除牌子的带房间相帮；四百藏在自己身旁，预备结婚那天喜封等各项零碎开销之用。尚有六千多块，仍叫怀策带回，暂寄帐房，俟结婚入宅之后取用。所有结婚并借屋等开支各款，俱叫怀策即在这笔钱上取付，日后照算。怀策唯唯答应。抽空到外房间，向惺惺取了自己的加一酬仪，袋好身畔。然后拿着余款，仍乘祖诒汽车回号，藏放好了。到静安寺路去付房租，又把房屋里一切布置打量一番；到外国家生店代办了一宅外国器具，一张双人铜床，足足白天忙至晚上。那写喜帖和向鸳鸯旅馆订期借用喜堂，并定雇军乐、招呼菜馆等事，自己分身不开，托卫良新、萧碧潭二人分劳。到得第二天上，已经诸事就绪。

第三天的早上，想起祖诒那身礼服尚没有拿，亲自见醉月楼，和她取去。顺便通知她："祖诒今天已在鸳鸯旅馆结婚，此时千万不动声色，往后大有文章可做。"果然醉月楼言听计从，情情愿愿的把礼服交他，一些没有阻隔。怀策既把礼服取到，便令碧潭送与祖诒，叫他穿好了坐汽车先到旅馆接待贺客。

其时已是午牌将过，刘泰仰、娄梦渔、陶子尧三人先到，怀

策代替招呼。舒耽之也来了，捧着那篇证婚书和一篇颂词、一篇答词，双手交与怀策，并展开了逐句的摇着头读与他听。怀策事事尖钻，文理却一些不懂，见他读得很是得意，满口赞扬一番。把证婚书交与子尧，颂词交与梦渔。只有那篇答词，应由家属代表，祖诒并没亲房在沪，尚没有人。暗想：停刻等子青到来，这差使只好叫他去当。

恰好子青和浦香孙一部马车，从城内一同出来，怀策说他来得正好，把祖诒缺少本家，要他代读谢词的话告知，并把谢词给他。子青接来看了一遍，说："这几天闹公事，闹得嗓子都哑掉了；幸亏这篇文字很短，尚还勉强敷衍得来，长了简直不行！"耽之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余之行文，亦犹是耳。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余故以少许胜多许，非敢云惜墨如金也。"刘泰仰在旁听了，问怀策道："这位舒先生在那里说些什么？"怀策道："他是本城的一位文学大家，说的都是文言，连我也不很清楚。"泰仰笑道："我是一个武夫，怪不得更是一句不懂。但我从前军营里头有好几位文案老夫子，也是一肚子的字墨，怎么他们的话却又句句听得出来？"怀策道："这是不讲文言的缘故，舒先生若使不讲文言，你也一定能懂得它。"耽之听有人舒先生长，舒先生短的说他，回头见是泰仰和怀策讲话，认做泰仰仰慕着自己大名，要想与他叙谈几句。泰仰见了，实有些不敢请教，一溜烟的溜了开去。

香孙、子青要找新郎道喜，怀策说："尚没有来。"听军乐队一阵鼓号，又进来几个客人，乃是卫氏兄弟和莫莲痴、甄兰坞等，也俱是马车来的；贾扬仁，乃是汽车。最后一个是萧碧潭，说："祖诒已在那里更衣，马上来了。"怀策道："本来，此时一点钟已到，宾客满堂，怎的他自己尚没有到？"语次鼓号又作，侯谱涛与王柏台到。谱涛是介绍人，照例应由新郎迎接。正在

这个当儿，恰好祖诒已来。三人先后入内。

怀策分付厨房排席，先用午膳。膳毕后，端整迎亲。偏偏还有个介绍人胡图仲，差马车去接了两次：第一次，尚没起身；第二次，说在公馆中等一个人，一到便来。祖诒想不出他等的是谁，十分焦躁。后来，始知等乌燕桂，直到三点多钟才来。喜帖上是二时结婚，谁知三点已过，迎新的人尚没有去。怀策等图仲一到，便叫军乐队和扎彩的那辆汽车，快快动身。

今天，惺惺因在院子中旁观不雅，贴了本家五十块钱，借她的小房子当做喜宅，在西新桥弄堂里头。汽车一到，居然大吹大打的迎接上车。只因没有扶新女子，仍由小大姐和娘姨阿小宝跟随。额上的一方兜头纱拖至地下，尺寸甚长；小大姐当心不来，上车时，被闲看的人踏住，"嘶"的一声，碎去一块。小大姐满口叫骂，缝又缝他不来，只得由阿小宝作主，索性撕去；短掉了三尺有余，只垂至股际不到，真是难看。惺惺满心懊恨，但因装着新人，究竟发恶不来；没奈何，含愤登车。到得旅馆之后，下车时偶不留神，又把头上那顶花冠撞歪，匆促间再也戴不正它。怀策见新人已到，便请香孙司仪。百忙中没有请得奏琴的人，只好将奏琴的仪节摘去，一齐改做奏乐，真是拾柴泼粥。

司仪员请过证婚人、介绍人和新郎、新娘登堂。陶子尧展读证书，破句满口，别字连篇，急得耽之在人丛中只是顿足。娄梦渔的颂词，略略读得好些，却结末一联有"预卜子生五桂"一句，把"五桂"二字一齐读做平声，听了竟是"子孙乌龟"；气得耽之擦着鼻头，瞪着眼珠，恨恨的道："平仄之不知研究，斯人也，朽木不可雕也，我未如之何也已！"幸而堂上众人，一个个在文字上并不留心，没有什么哗笑。

梅子青读的答词，虽是破壳喉咙，很不好听，却还并没笑

话，耽之暗暗赞他。

刘泰仰和留仙二人替新郎、新娘佩花，把花一齐插在头上。新娘没有什么不可，新郎除着礼帽，新把发辫剪掉，圆滑滑的一个光头，这花放到哪地方去？泰仰没了主意，向着他颈腔内一插，引得看的人哄堂大笑。还算梦渔解事，疾忙跑上去，关照泰仰改佩在衣襟之上。好个文明婚礼，闹得竟如儿戏一般。

结过婚，新郎、新娘退入休憩室内，喜堂上便立时摆宴。卫旦桥见怀策忙了半天，此时身体得暇，私自找他至一间静室之内，深怪怀策今天因甚和祖诒搅成这件事情。

原来，旦桥自从向白肖湘处敲到了一千洋钱，与怀策四六均分之后，怀策早曾说过：旦桥拿到了这一笔钱，尚有别的发财机会，可以替他划策。因此，旦桥一再问计。怀策说："祖诒暗中看上飞飞，已非一日；在你家里碰和的时节，谅你也早经看得出来。如今，最妙去和飞飞商议，面子上可索性嫁他，向押所里设法出来。旦桥只算飞飞暗中养着讨人，干出丑事，败坏门风，不要她了，立张退婚笔据，由着飞飞另嫁。那时祖诒娶过门去，至多三两个月，学着邢蕙春的手法，卷他一万两万跑了出来，拣个僻静些的所在，你们仍旧两口子过日；只要不再与祖诒来往，祖诒一定访不出来。那时，你便不失为小康之家。但该怎样谢我，必得预先讲定方可。"旦桥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大喜，一口允许："事成之后，看飞飞卷得出多少家资，准作二八成分派，决不辜负。"怀策嫌二成太小，讲定三成，才由旦桥去通信飞飞，问她可愿意干这事儿。飞飞在押所内，本来很不耐烦，听有这般妙策，恨不得立刻出来。正在密议进行，忽然祖诒娶了惺惺，旦桥怎能心上不急？所以，特借着贺喜为名，来找怀策问他。

怀策听了旦桥的话，知道为着此事，笑微微的答道："诸葛亮三分定策，自然有胜算奇谋。只要飞飞心意相同，惺惺的事要干，她的事难道落空？要你着慌什么！"旦桥低低的道："飞飞我已暗地问过，心上很愿。但不晓得有今日之事，往后知道了祖诒已娶惺惺，不知可有什么变动，必须再去问她。"怀策听了，"嗤"的一笑，附着旦桥的耳朵，说出一片十拿九稳、不必担心的话来。有分教：

荡妇不教生觖望，新郎重又赋藏娇。

要知怀策说出何话，戚祖诒方娶惺惺，如何又有飞飞嫁他的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柳飞飞拆散夫妻 花娜娜团圝骨肉

话说卫旦桥因戚祖诒娶了贾惺惺，恐防萧怀策替他筹划的那条美人计儿干不成它。虽然飞飞先曾应允，恐有后变。怀策却满脸堆下笑容，附着旦桥的耳根说道："你说飞飞先曾答应，恐她因祖诒今天娶了惺惺，要变卦么？我问你，飞飞要嫁祖诒，她是真心贪恋着祖诒的品貌人才，还是不过挂个名儿，眼光只注意在金钱上头，日后仍要跟你过活？若是真心嫁他，听说他娶了惺惺，果然一定吃醋，难说有不愿意的意思；倘是挂个名儿，他娶他的惺惺，飞飞转着飞飞的念头，半点子没有关系。你怎的心里头这样糊涂？至于怕祖诒既娶惺惺，不见得马上再娶飞飞，这却全在我的手内。老实说，拿得稳他祖诒非但好色，最爱的是一顶高帽子儿，天生大老官脾气，只要有人趋奉他，仿佛要他心肝都肯；逆了他，便休想说话。此番要娶惺惺，所以我竭力赞成，便暗为着飞飞地步。惺惺愿意嫁他，他马上便讨了回去；难道飞飞有意嫁他，说得出什么拒绝话儿？即使因刚娶一个，想到不便再娶；或是惺惺从中有甚阻力；也只要我三言两语，包管你大事必成。不信，你可试上一试。若虑因祖诒娶了惺惺，已把家资分而为二，飞飞没有什么想头，祖诒现钱本不甚多，有的俱是田产，现下在醉月楼手中，我瞧飞飞要干此事，将来必须与醉月楼联络，方可下手。惺惺主张另屋居住，飞飞主张与醉月楼同居。那时，明里头刘备依附孙权，暗里头却分做三国，慢慢用那借荆州的手段，何愁醉月

楼不受牢笼！《三国志》读得要通，就是这个讲究，你何不去仔细想想？”

旦桥被他这么一说，觉得言言有理，句句近情，也附着他的耳朵说了句：“既然如此，这事一定照办。托你得便进行，几时可有回信？”怀策略想一想，道：“回信只在两三个礼拜里头，大约不致很远，你在家中守着就是。”

彼此刚巧说完，客厅上酒筵已经排好，有人来请二人入席。怀策先出去，招呼证婚的陶子尧坐了首座。介绍人侯谱涛、胡图仲坐了第二、第三。那第四座应是司仪员浦香孙，香孙决定不肯，让与梦渔，自己坐了五座。刘泰仰是六座，子青、耽之是七、八座。其余王柏台等众人，挨次坐下。祖诒与怀策、碧潭各在末座相陪。楼上有一席女席，因没女客，由新娘坐了主席。留仙和梦渔叫来的凌波、子尧叫来的醉仙桃作陪。

酒至半酣，刘泰仰要发起公分，想叫一班髦儿戏，送到公馆内去。怀策代答：“可惜公馆是所洋房，没有演戏地方。”祖诒也因出路太远，且恐闹狠了，被醉月楼知道，决意力辞，始作罢论。

席散后，新郎、新娘先回。众人送二人登车，七嘈八杂的调谑一回，始各散去。怀策与碧潭回至里边，收拾一切，并开发各帐，至十句多钟方毕，一同回号。叫碧山仔细开了篇帐，连房租、喜用、购办家具等各项开销，算一算，约略一千块钱。内中房钱上加了一个月的小租，购办器具内多开了一百块钱，喜用内加上一百多块，一共也有三百多块钱的进帐。

到了明日，连同寄存的钞票，一齐送到新公馆去，交与祖诒。祖诒接了，说了声：“诸事费心”，问：“另外可还有甚开销，没有付帐？”怀策说：“只有证婚和介绍人、司仪员及舒耽之做

了三篇文字，俱该送些礼物，尚没有送。其余俱已开销清楚。”祖诒问：“是否各送袍褂衣料？”怀策道：“证婚和介绍人理应重些；司仪员不必袍褂；耽之是个寒士，靠着笔墨过活，竟送洋钱也好。”祖诒道：“这种事，我弄不来它，索性费你的神，交你一百块钱，替我办去。不够再向我要。”遂捡出一百钞票，交给怀策。余下的概交惺惺，惺惺笑逐颜开，拿来俱锁在外国橱内。

怀策故意问：“昨天这样热闹，可知道提篮桥曾否得到信息？今天汽车夫可曾到公馆内去过？”祖诒道：“汽车夫因我没回，并没有去。那边的消息很滞，最好有人去探听一下。”怀策道：“事已成事，可以不怕她了。要人去探听做甚？据着我的意思，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新嫂子既已入门，日后她定要知道；与其畏首畏尾的有意瞒着，甚是不便，终久瞒不到底；莫如此刻有人去将事揭穿，看她心上怎样？倘然很是明白，一点没有什么醋意，以后便可诸事放心，由你今天住在此处，明天住在那边，堂堂皇皇的两面往来，岂不大妙？若是她气量狭窄，听见了有甚不满意的举动，只要探出口风，一来可以防备，预筹着对付的法儿；二则去的人可以仔细开导着她，叫她休要使性，没有便宜，劝得住也未可定。你瞧，这样布置可好？”

祖诒和惺惺二人听了，因他的话句句打入心坎里去，不约而同的答称：“若能如此最妙。但别人去断没有用，最好请你去辛苦一次，定有意思。”怀策推称，“今日没暇，明天准去也好。但探出了她的底里，在什么地方会面，大家商量办法？”祖诒道：“自然仍在此处。”怀策道：“这里的地方很远，你们有汽车进出，并不觉得。我坐的是包车，要车夫奔这一趟，真很吃力。”惺惺道：“你可仍旧坐了汽车前去，因甚要坐包车？”怀策

摇头道："明天汽车断不能坐。一坐了，她便知道我在此动身，疑心我去做细作，说话时很不容易。这么样罢，明儿我本来在西荟芳艳情别馆请客，祖哥可到那边来罢！"祖诒道："你请的是哪一班朋友，她可能够与我同来？"怀策沉吟道："明天多是吃土饭的广帮客人，为着生意进出；嫂子来，只恐不便。倘然要和嫂子商议什么，你坐的既是汽车，散了席，我可陪你回到公馆。大不了再把汽车送我回去，有甚不可。"祖诒、惺惺点头称是。当下留怀策吃了夜饭，叫汽车送他回号。祖诒这天并没出外。

次日，怀策果到提篮桥去，与醉月楼谈天。说的话哪里是为着祖诒、惺惺，乃告诉她鸳鸯旅馆结婚之事已经办成，祖诒和惺惺非常恩爱，现住在静安寺路大洋房新公馆中。看他们这般要好，明是惺惺有心迷着祖诒，注意在金钱上头。往后，必须竭力提防，却依旧要不动声色。把祖诒所有田房屋产，可卖的，打动他陆续卖掉，慢慢把银钱收拾起来，准备着以后日子。但恐惺惺手段利害，一个人搅不过她，莫要祖诒的心将来偏向惺惺，那时，诸事不易下手。最好有个同心合意的人帮着办事，这才能万无一失。只要等祖诒的那些房产一齐变了现钱，你们便可拿在手头，各奔各道。虽不免要分些与她，究竟权在你手，为数有限。不比被惺惺哄去，一些留不住它，后悔何及！这番话说了又说，把个醉月楼说得与贾惺惺势不两立，恨不得立时找到一个帮手，好与她斟酌办事，收服祖诒，便暗把着惺惺收拾，以免心腹大患。遂不知不觉的求教怀策，说这个人一时间哪里去寻。

怀策听她问到此句，知道已经入彀，心花怒开，答称："人却现有一个，本来与你甚是投机，只苦近来遭了官事，羁押在女所里头。若把她设法出外，嫁与祖诒，分明是一条绝好膀

臂。她的心思才力，不但很能够制得祖诒，并且与惺惺比较起来，尚还强上几倍。”醉月楼诧异道："据你这样说来，此人可是飞飞？她虽然身犯罪案，已经嫁与旦桥，哪有再嫁祖诒之理？”怀策道："果然是她，你不知道，旦桥因她私蓄养女，败坏门风，久有割绝之意。只等押期届满，便要向公堂进禀，请官断离。飞飞在押所内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心中甚是怀恨。所以，祖诒当真娶她，此事稳定成功。但我却不敢十分劝你，怕的是祖诒方娶惺惺，不想再娶别个。那时，你与他有甚口舌，这祸根由我而起，我却担任不来。”醉月楼冷笑道："祖诒，叫他多娶个人，正是求之不得，哪有不愿之理！我虑的是旦桥面上说不过去。”

怀策道："旦桥为人，素甚豁达，他既不要飞飞，任凭去嫁哪个，再来管甚闲帐？我能保得他只当做不见不闻，一定不在心上。况且，别人娶去，或恐倒着锐气；祖诒与他素来莫逆，知道飞飞嫁的是他，说不定还暗中欢喜，免得飞飞在外丢丑，说起来，终是旦桥先前娶过的人。”醉月楼听他越说越近，虽然妇人家说要与男子娶个二房帮帮自己，大半是句门面话儿，其实，办不到的居多；她却为着自己的后日地步，居然当起真来。不过，当场不肯吐口，暗想：凡事必须三思而行，何妨缓日再说。故讲了一番之后，渐渐的又说到别事上去。怀策棋高一着，早又猜到她的心理，此时遂也不再提起，只拿些闲话来敷衍一回，起身别去。

到了晚上，至艳情别馆，佯称请客，写了五六张客票，叫相帮四处去请。不是寻不到客人的地点，便是客人不在家中，闹了两三刻钟，祖诒已到，怪他台面尚没有坐。怀策抱怨相帮不济，着实骂了一回，说："今天闹了一肚子气，不去再请，明天且换别地方去！”艳情别馆向他招呼，叫他再写几张，把地名写得

清楚些些，若使再请不到，关照本家叫他滚蛋。怀策断不肯写，一把将祖诒拉至后房，说："提篮桥已经去过。昨天这一桩事，醉月楼一点没甚口风，大约尚还没有清楚。但因你好几夜并没回去，似乎疑心着与惺惺要好，恐要娶她。所以，与我商量，有替你另娶一人之意。"祖诒诧道："这又奇了，她想要与我娶谁？"怀策道："说出来，你更是万想不到，她注意在飞飞身上。说你当初很是有意，只因碍着旦桥不便。如今，旦桥因她私蓄养女，败坏门风，一心要禀官请离，所以存下这一条心。"

祖诒道："飞飞这人，果然不错。旦桥为了这一件事，竟要休她，不知此话可真？"怀策道："这话我也知道，大约果有此事。况且你结婚的那日，旦桥曾与我亲口谈起，说：可惜你娶了惺惺，不然他等飞飞的押期届满，向公堂动张呈子，明里头把她休掉，暗里头不妨赠送与你，叫你管束着她，免得去另嫁别人，在外揭着他的痛疮，最是难受。"祖诒闻言太息道："旦桥既有此意，当初何不早说？如今才娶得惺惺数天，难道真叫我再娶一个。我戚祖诒有这许多艳福消受得来！"

怀策乘机激着道："本来你的福分最大，谁及得来？惟恐飞飞没福，嫁不来你；比不得惺惺，你心上喜欢，方把她娶了进来。"祖诒道："惺惺，我果甚喜她。飞飞，却也并非无意。至于嫁我与否，这却是天缘注定，世人无可挽回。"怀策微笑道："古言'人定可以胜天'，你真有意飞飞，她焉有不能嫁你之理？何况醉月楼正要替你娶她，只恐你得新忘故，不再将她放在心上，那真是她福薄所致，不可说了。"祖诒踌躇道："话虽如此，醉月楼对你讲的那番意思，不知是假是真？就是旦桥一边，我们是要好朋友，究竟他没把飞飞休掉；即使我真想要娶，怎能说得出这话来？无非空有此意罢了！"

怀策明知祖诒已动了心，但须先与旦桥商量，快把退婚之

事办好。然后，和醉月楼内外夹攻，庶几大功必成，此时不必急急。因也顺着他的口气答道："本来，这件事很不易办。我因难得醉月楼有此一片好心，故而说给你听。如今话已讲完，我今天并不在此请客，久坐乏味，可同你到新公馆去，回覆新嫂。但只能说提篮桥一无动静，大约昨天的事尚没知道。千万不可提及飞飞，恐防闹出事来。"祖诒道："那个自然！"二人遂立起身来，出房向外。艳情别馆尚想留他，怎留得住，只得说了好几句对不住，送二人下楼。

这晚，怀策和祖诒见了惺惺，所说的话没甚紧要，不必絮表。

再说卫旦桥自从在鸳鸯旅馆与怀策定下密计之后，每天盼着怀策到家。并一面通信飞飞，告知祖诒已娶惺惺，看她怎样。果然，飞飞听了，甚是淡然，只叫万事和怀策商议，他一定有绝妙主意。盼到第五天上，怀策到旦桥家中，将运动醉月楼与祖诒的话一一诉知，说此事已大有眉目，该向公堂先动离婚禀呈。并叫飞飞在押所装病，私下花些银两，办到个觅保调治，把她保将出来。这费用便在旦桥向肖湘处得来的钱内提出二百块钱，当做资本，端整将来拿回它一万、二万。无如衙门里的事情，性急不出，进禀候批与报病交保的一切手续，至快须有半月一月，方能办妥……。书中也只好暂缓数时，下文再表。

却因柳飞飞这桩虐妓案子将要了结，被虐的那花娜娜，官判发堂留养，候召家属认领。一时没有人来，故未提及只字。如今，娜娜灾退福临，出头的日子到了，应先把她详叙一番：

娜娜原籍清江，被拐匪诱拐到沪，卖与飞飞，前书早经述及。但她清江的家世出身，被拐后，从没向人提及，恐防玷辱门楣，所以没人知道。自从发堂留养，她才把真实的姓名、乡

贯告诉堂董，求请发信清江，通知家属到沪。

原来，她却是个儒家之女，住在清江城内，姓巢，累代书香。父名寄枝，诗酒疏狂，颇有些名士习气。却平日不理家政，只晓得放浪形骸。娶妻常氏，只生一女，名唤凤儿，便是娜娜。七岁上由父亲自教她读书，读至九岁。有一天，寄枝出外饮酒去了，凤儿读好了书，站在门外嬉戏。常氏在楼上做些针黹，没有留神。忽然来了一个拐匪，见她生得品貌聪秀，把手中一方洋巾在她鼻边一擦，凤儿便昏不知人，跟着他如飞便走。邻居虽然有人看见，因那拐匪身上甚是体面，并且凤儿跟着他并不啼哭，认做是个亲戚，故而没有拦阻。直到常氏因许久不见凤儿踪影，差人四处寻不见，这才知道遇了歹人。后来，寄枝狂醉而回，知道了这个信息，把吃的酒顿时急醒。赶紧报官请缉，哪里缉得到他。夫妻二人大哭一场，寄枝气得更如发疯一般，从此得了一病，不上一年，竟弃常氏而逝。常氏伶仃孤苦，只得向近房小叔处嗣了一个儿子，取名虼儿，在家抚孤守节。却不时悲痛丈夫，思念凤儿，郁郁不已。

凤儿自入拐匪之手，当日被他领着下船，其时心中渐渐清楚，大声哭喊。拐匪立即开船，任凭喊破咽喉，显见一些无益。看船上边，尚有男女小孩甚多，大约都是被拐来的。三四岁的嘻笑如常，七八岁的不时哭泣。那拐匪甚是凶恶，只要一听得有些声响，便没头没脸的一顿乱打，不许开口。小孩个个怕打，自然便一个个不敢作声。凤儿看在眼内，记在心头，暗想：此时哭也无用，只好见机而作。且等到了什么关卡地面，有人到来查舱，彼时说破不迟。谁知中国各处的关卡，只知道严查偷漏，盘剥商民，若说别的事情，一些并不在意。故此，这条船直至放到上海，沿途一点没有什么阻拦。

匪船已到上海之后，那拐匪便把各小孩引领上岸，码头

上也没人查问，并有好些人与他点头招呼，仿佛俱是同党。凤儿这才绝了指望，心上悲感万分，却一些不敢啼哭。没奈何，随着拐匪到家。后来，一天天见他把拐来各孩纷纷售去，只剩自己一人。因拐匪有个儿子，年纪也在十岁左右，拐匪见凤儿相貌尚好，想把她留养在家，日后当作媳妇，故而并没有卖。凤儿哪里愿意，屡想乘人不备，私自逃往外边，告诉马路上的巡捕。无如看守甚严，休想出门一步，自此一年年的蹉跎过去。

到得十四岁上，那拐匪又往外埠拐带去了。凤儿有天起了一个大早，掩出后门。正想奔到马路上去，那知已被里面觉察，当下追回。这一下，知道她怀有异心，往后防不胜防。等到拐匪回来，家中人把此事告知，绝了收留作媳的念头，始把她卖入柳飞飞院内。这是凤儿被拐历史，若非她细细向堂董陈述，旁人哪里得知？

堂董得了她这番报告，深赞她当初小小年纪，很有智识；在妓院里不愿为娼，更见志节非凡。因依着她所说清江的住处，结实写了一封书信，用双挂号法寄去。并查问："这拐匪住在哪里，叫甚姓名？"要想报官拿办。凤儿答称："拐匪名姓不真，随时变换。住居也没有一定，至多三两个月，定要搬迁。此刻不知迁在哪里，指不出来，不敢妄说。"堂董无可如何，只好姑且免究，且待缓缓察访。

凤儿见堂董信已发出，满心欢喜，每日盼望着父母到申，便可重圆骨肉。哪知此信去后，隔了数天，邮局仍将原信送回，说照着信面上的住址，没有这分人家，无法投递。堂董告知凤儿，问她："清江住的屋子，可知道是否祖遗，或是出资租赁？"凤儿因屋系祖产，显见得家中有了别故，以致迁移他处，邮局无处找寻，不觉泪涌如潮，伤感到万分地步。后来想到有个胞叔，名唤寄柯。向日分居，自己住在东门大街，他在南

门街上，固求堂董再写信去，仍旧双挂号讨取回证。始接到一封覆信详述寄枝已经逝世，家况萧条，故将旧宅出售与人。常氏现在南门同住，接信当赶紧到沪，来堂亲自认领。凤儿始知父亲已故，悲不自胜；幸而母氏尚在，相逢不远。向堂董谢了又谢，再恳覆一封信，请寄柯陪同到申，恐防迢递长途，妇女不便；况且上海谅未来过，若无男子伴送，很不放心。堂董说她很有识见，果然又写了一封快信，赶交邮局递去。

不一日，常氏抵申，果由寄柯陪来，并连虼儿也一同带着。舟泊码头上岸，借住在老闸桥一个小旅馆中。由寄柯先自到堂，求见堂董，细问凤儿发堂情节。堂董一一诉知，并盛赞凤儿志节，叫女堂使把她引领出外，使与寄柯见面。寄柯看了，因失散时只有九岁，如今已出落得体态苗条，姿容秀润，几乎甚是眼生，不敢相认。凤儿却一见寄柯，口中叫了一声"叔父"，想起自己一番苦境，且今日父亲已故，致劳他跋涉风霜，心上甚是不安，不觉扑簌簌泪流满面，寄柯细察着凤儿的声音笑貌，当真一些不错，始还叫了一声凤儿，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凤儿因不见母亲，问："可是长途不便，并没有来？"寄柯说："一同至申。只因道路生疏，故由我一人先来访问。访明了，她立刻要来。"凤儿哽咽道："既是母亲已到，求叔父快请她前来，使侄女儿母女相见，免得望眼几穿。前日，叔父寄堂董的信上说，母亲现住叔父家中。侄女儿自被拐匪拐卖到申，无法还乡，不能在家奉母。今日尚幸骨肉团聚，皆出叔父善视老母之恩。非但侄女儿感彻肺腑，想故父死在九原，魂魄有知，亦当纫佩大德！"寄柯也挥泪道："寡嫂无依，理应留养，此乃为叔分内之事，何出此言！今喜母女重逢，乃巢氏祖先积德，不使你沦落烟花。却也难得你志节过人，故有今日。现当立刻回至旅馆，陪同你母即来。且你尚有一个嗣弟，也当彼此见面。休

得这般伤惨！”说罢，将手一挥，叫凤儿入内，回身别过堂董。

到旅馆内，把已经会见凤儿、堂董赞她怎样有志之事告知。说她虽然曾堕青楼，尚幸不为物欲所移，竟能刻苦保全名节，不致辱及巢氏家世。此种女儿，在晚近世可称难得，理当赶紧认领回家，叫常氏快快一同前去。

常氏正因善堂来信，说凤儿乃由妓女发堂，恐她玷污清白，很觉不甚放心，故央寄柯先去探信，颇有可收则收、不可收仍寄善堂择配之意。今闻寄柯这样报告，心中大慰，遂即挈了虼儿，与寄柯各乘黄包车，如飞的一同赴堂。依旧先见堂董，致谢留养之恩。这回，堂董不叫凤儿出来，令女堂使陪了常氏、虼儿入内。一时合堂妇女知道了这一桩事，人人当做新闻，俱来观看，把室中几乎挤满。

常氏甫进内室，凤儿已一眼瞧见，悲切切叫了一声“母亲”，扑翻身跪下地去，又说了句“女儿好苦”，那眼泪夺眶而出，如珍珠断线一般，流了满面。常氏见了，也禁不住老泪汍澜，挥之不已，呜呜咽咽的叫了一声“凤儿”，令虼儿向地上搀她起来。虼儿虽年只八岁，生得品貌聪俊，性情更甚聪慧，疾忙双手去扶，并叫了一声“姊姊”。凤儿知是嗣弟，忍着泪还叫一声；站起身躯，向壁间端了一张交椅，请常氏坐下。虼儿劝常氏休哭；常氏情关天性，怎忍得住？虼儿又劝凤儿，一般的抽咽不止，不觉引得自己也啼哭起来。这时，把室中那些妇女，凡是稍有些至性的人，一个个眼圈儿也隐隐飞红，热溜溜淌出许多无名泪点。

凤儿哭了一番，要想把自己所历的许多苦境告诉几句，怎奈似一部廿四史，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因反呆呆的，片语俱无，说不出甚话来。翻是虼儿乖觉，说：“姊姊有什么话，我们大家回去再说。”顿时把母女提醒，大家点了点头，起身移步出

外。看的人直拥至内堂门口，由女堂使喝着他们止步始散。凤儿母女挈着虼儿，步至外堂，会见寄柯，便要辞别堂董出去。堂董把手连摇数摇，说声“且慢”，向凤儿又讲出几句话来。正是：

漫云历劫而今满，倘有余言欲待商。

要知堂董何事阻止凤儿，说的乃是何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刘药莂受勋章返国　温生甫赠财礼收房

话说凤儿骨肉团圞，在善堂内母女相会，要想辞别堂董出外，堂董忽然说声且慢。凤儿母女不知为了何故，只好站着，听他的下文。巢寄柯估量着必是堂中经费缺乏，凡是留养的妇女，出外时必须酌算饭资；这也是分所当然，不妨酌助些儿。非比那班善棍，借着善堂的名目，在外四处敛钱，善事一些不干，这却半文不能给他。

谁知那堂董说的，却并不是金钱问题。只因凤儿由公堂发下，留养召认，如今既有家属认领，照例必须取具保单，以便禀覆公堂销案。这是例行公事，断断免它不来。且须觅到保单，凤儿方可出外。寄柯听了这一番话，倒觉呆了一呆，答称："巢氏籍隶清江，沪上一无亲友，这保单无从求取，可否破格恩免？好在清江敝处的住址，贵董已知，此中万无冒领之处，务乞成全！"堂董摇首道："足下既是清江望族，今与尊嫂来沪，决非冒领之人，敝堂岂有不知；但公堂定例如此，万万不能破例。只因近来人心不古，发堂召认和发堂择配的妇女，每有倩人蒙领及领出作妾或依旧为娼之事。公堂有了保人，以后倘经发觉，便好着保究追。这原是坏人带累好人，所以此单断不能免。敝堂信足下及令侄女为人诚实，那保人决不挑剔罢了。"

寄柯满肚子想了一回，上海真没有人。常氏更是一筹莫展，泪汪汪又悲泣起来。凤儿却按定了神，当众说出一个人来，

央寄柯前去找他。寄柯问："是哪个？"凤儿脸上边烘的一红，说："此人姓温，别字生甫，便是暗中破坏留春女总会、替地方除害、与亲戚泄愤的人。性情最是诚实，作事最是热心，世居向在城中。曾说倘有要事找他，可到二马路华丰五金杂货号寄信。若恳此人具保，料他定肯担承。否则只恐再没第二个人。"

堂董听凤儿说温生甫，欣然答道："温君非但热心，且甚好善，敝堂常有捐款助到。若照公堂章程，保家必须店铺，更须住在租界之人。今倘温君愿保，敝堂尽可通融。因他信用素著，别人不得援以为例。"寄柯闻堂董说得生甫名誉甚好，又因别的人真是没有，始说："既然如此，今天只恐不及，且俟明儿和温先生商妥，再到贵堂保领，舍侄女只能在堂再住一宵。"堂董道："法律所拘，恕我固执，明天领回完聚不迟。"

寄柯因与常氏起身告辞。凤儿见母亲要去，止不住又腮边泪下。常氏抚慰她道："骨肉既已重逢，相离只此一日，不必过于悲戚；明日求到保单，一准便来领你。"说罢，忍泪而别，凤儿含着悲，依旧回身进内。

寄柯与常氏、虼儿返到旅馆之后，见天色尚还未黑，任意至马路散步。顺道访问二马路华丰号开在哪里，明天好和常氏去访生甫。一路信步而行，不知不觉已到了大马路。动问旁人，那二马路便在南面，华丰号相近浦滩，遂索性访个确实。行至二马路外滩，见一所高大号房，门外挂着块白铜招牌，正是"华丰"两字。门前车马喧阗，甚是热闹，仿佛里头有甚事情。因站住了脚，向内闲看。见号中出来一个马夫，对门口停着的那辆轿子马车上小马夫道："他们要到小有天吃酒去了，此刻马车不要，停回儿到酒馆去接。我们可回去把马卸罢。"说完，跳上车，扬鞭而去。后边又出来了四五个包车夫，也俱拉着车子散去，门前顿时寂静。

寄柯走上一步，见门内又出来了一大群人，一个个衣服齐整，举止大方。内中有个西装少年，众人都说他是远客，请他先走。少年不肯，让着个四五十岁的人，竟在门口挤住。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说道："我们不坐车子，有心出外闲走，取的是适意两字。若象这样谦让，岂不拘泥太过，令人很不舒服。我瞧，大家同行最好。"于是，遂雁字般的步出门来。

寄柯想俟众人走过，然后入门问信，温生甫每天什么时候到此。问明了，免得明天时间不对，候不到他。哪知已被这五十多岁的人瞧见，因看寄柯欲行故却，仿佛要进内找什么人，故而止住了步，和颜霁色的问道："足下可是要到里头访友？有甚事情？"寄柯见有人问他，躬身答道："请问号内可有一位贵友姓温？每天甚时到此？有桩要事求他。"那人指着个四十以外年龄、身穿菜青衣服的人道："这位姓温，不知可是找他？"寄柯道："请问台篆是否生甫二字？"那人将寄柯微微的打量一回，道："贱名正是生甫，敢问足下贵姓？好像没有会过。"寄柯道："贱姓是巢，清江到此。与先生本未见过，因有一事相求，故此特地奉访。先生明日何时在此？尚有家嫂要来叩见，当面细谈。"

生甫因此人素昧平生，忽来相访，已甚可异；又闻明天尚有个妇人要来，越发疑团莫释，因问："尊嫂向来可在上海，曾在何处会过？"寄柯道："家嫂也与先生并不相识，说来甚话长，请先生明日订定时间，自当详细奉禀。"生甫听了这几句话，更觉诧异到个极点。众人也因寄柯来得突兀，大家站住身子，想要听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因对生甫说道："既然有人找你，我们何不回到里面谈天，不必他明日再来。"那开头动问寄柯的人也说："我们回进去谈很好。"

当下不由分说，把寄柯让至里边，纷纷坐下。寄柯甚觉得

局蹐不安，只好先向众人一个个叩问姓名，乃是凤鸣岐、谢幼安、杜少甫、少牧、平戟三、游冶之、甄敏士、刘药荪等。西装的正是药荪，开头第一个讲话的是凤鸣岐。

此时中国已各省光复，清帝退位，共和告成。药荪出洋之时，原拟赴各国游学。中途因闻民军起义，想到"英雄造时世"的那一句话，中国衰弱达于极点，非有英雄改造时世不可，故即改赴南洋一带，运动华侨，慨助民军，共襄大举，以是厥功甚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政府特奖头等勋章，并电召回国，欲加擢用。药荪乃遄返故邦，甫于昨日到沪。今日，鸣岐、生甫等诸人假小有天接风，订约在华丰聚集。恰好幼安与杜氏兄弟一同到申，因加入公分之内。大家正要出门，得与寄柯相遇。

寄柯问明诸人姓氏，并听着各人的谈吐，个个俱是上流社会中人，不像市侩举止，胸中肃然起敬。在怀内掏出一个卡片夹子，向各人恭恭敬敬的递了一张卡片。一面刊的是"巢寄柯"三字，下注"江淮清江"，一面是"缺斧山樵谒柬"六个小字。众人知道他也是斯文一派，自然俱青眼相看。

内中鸣岐最是急性，问寄柯道："足下远道来申，要访生甫，究因何事？并和尊嫂有甚关系，明日也要看他？我们俱是知己，尽说无妨。倘有可以为力之处，说不定大家俱好略助一臂。"寄柯面含愧色，嗫嚅答道："此事乃因已故家兄寄枝遭家不造而起，说来真是惭愧……"遂把凤儿如何被拐，如何卖与娼寮，如何改名娜娜，如何发堂召认，如何堂董通信，并如何必须觅取保人，要求生甫作保的话，从头至尾，一一说知。

生甫听了，欣然答道："我想清江并无亲戚故旧，哪得有人相访，原来系为此事。难得令侄女虽堕风尘，苦志完贞，得超孽海。刻须觅保往领，我焉有不保之理？但闻公堂定章，向须店铺方可，似当斟酌而行。"寄柯又把堂董信仰生甫，可以通融办理

的话告知。鸣岐道："堂董虽然如此，俗言'有例不可坏例'，生甫在租界上并无店业，住处又在城中，这保单怎样填写得来？我想，何不竟由华丰出面，那保人由冶之或我具个名字，这才与定章毫无触背，岂不很好？"众人闻言，竭力赞成。冶之更抢着具名，说："像花娜娜这般可敬的人，哪个不愿保她！保出了，我们且须想个法儿与她表扬，使世界上那班淫贱妓女，知道龌龊场中尚有这一等干净人物，哪个及得来她！使她们羞愧欲死。"

鸣岐笑道："扬清激浊，题目果甚正大。但上海那班妓女，天良汨没已久，要她们知道羞愧，只恐难上加难。但看我们在花丛内阅人甚多，除了昔年安哥所娶的桂姨，足当得'幽娴贞静'四字，其余还有哪个？如今，雏妓中又出了这花娜娜，可算得为花界增光不少。至于'表扬'二字，却可不必提它。一来娜娜既出火坑，必怕重提旧事；二则她家世本甚清白，提起时反致玷污。所以，我的意思，最好将来相女配夫，替她择一个如意郎君，使之得所；那才不负她一番苦志，终得出头。免致回乡择配，人家知道她曾入青楼，必无贞女；高不成，低不就，耽阁下来。你们想，此话可是？但此时她尚在堂中，我们应预把具保的手续办妥，使她赶紧出来，大家再议以后事情，现可不必说它。"

寄柯见鸣岐等这样热心，又听了这一番议论，真是铭感到五体投地，当众揖了一揖，说："既承诸位如此热忱，舍侄女感恩无既！明天，家嫂何时到号领取保单？"幼安道："尊嫂女流，明日何须到号。凤鸣翁与游冶翁既然担任具保，明天必须有一位亲到善堂，那保单可带至堂中呈递。只须彼此订个时刻，可在堂内会齐，足下和尊嫂跋涉怎的？"冶之道："明儿一准午后二时，我带保单到堂便是。"鸣岐道："你去，须与生甫同往，说

明生甫不在租界，故此遵章由华丰代保，以免堂董起疑——初时，寄翁说上海并没熟人，只有生甫；如今生甫不到，却忽然请出你来。"寄柯佩服他想得周到，当下又向众人作了一揖，说："诸位恐出外有事，不敢耽误。一准明日二时，与家嫂在堂中恭候。俟舍侄女出来之后，再当踵门叩谢。"遂即兴辞出外。鸣岐等大家相送，直至同出大门，始各分道而别。

生甫在小有天席上，尚盛称："花娜娜本来不像是久溷风尘的人，如今拨云见日，真是万幸！"药荪因花娜娜是他当时荐与生甫，今闻女总会已经捉破，娜娜已得出头，心中也甚欣慰。

寄柯回至旅馆，把无意中寻至华丰，遇见生甫诸位并凤鸣岐发议，由华丰具保、游冶之愿作保人、谢幼安叫他明日不必再到华丰、可至善堂会齐的话，一一向常氏诉知。常氏听了，感激涕零。

一至次日，用过午膳，遂与寄柯领了乞儿，共至善堂。其时还二点未到，想与堂董说知由华丰代保情节，门上传进两张卡片，冶之已与生甫到来。堂董分付，请二人进内。冶之呈上保单，并申明生甫不能具保的缘故。堂董将保单收下，说："这是生翁体恤下情，故倩冶翁代保。其实，像巢凤儿这般女子，与巢寄柯先生诗礼之家，没有保单，兄弟也很放心放她出去。故而生翁若愿具保，兄弟想破例成全，今得照章觅保更妙。可请寄柯先生即将令侄女领去。"说罢，唤女堂使快到里边，请巢家小姐出来。

不一时，凤儿笑逐颜开，跟着女堂使至外，向堂董端端整整叩了个头，谢他留养及通信之恩。堂董还礼不迭。凤儿抬头见生甫、冶之俱在，不由不脸上一红，也想与二人行礼。二人一同拱了拱手，说声："不必！可随令堂和令叔回去。"凤儿始低着头向二人福了一福，退立一旁。堂董即命开门送客。

寄柯趋前一步，问："堂中可有定例，应付饭资若干？"堂董摇头道："并无定章，可随家属乐输，不付却也不妨。"生甫在衣袖中取出一封钞票，说："这里五十块钱，兄弟愿代巢小姐助与善堂造福。"寄柯见了，连说："哪有此事！"想要生甫收还，由自己来付。生甫哪里肯依。堂董赞生甫乐善为怀，真是难得，当场交与司事，掣给收条。寄柯在身畔取出四块零碎洋钱，给与女堂使，叫她与各女使均分，稍酬连日服伺之劳。女堂使谢了又谢，伺候着凤儿出门。

凤儿别过堂董，始冶之、生甫在前，寄柯、常氏、虼儿在后，凤儿随着常氏，由女堂使扶送出堂。合堂的人都说："像凤儿这般出去，真有体面！"凤儿到得门外，叫女堂使进内，不必再送。自己与常氏、虼儿想要央寄柯套车。旁边已有部轿式马车过来，乃由生甫预备来迎接的。凤儿母女更是感激，遂各上车。寄柯谢过冶之、生甫，叫了部黄包车，飞也似的跟在后边而去。冶之、生甫各坐包车回号。

凤儿马车先到旅馆，因身旁没有银洋，想等寄柯到来。那马夫说："车金已由温先生付讫，连酒资也已代付。"驾着车扬长径去。凤儿觉生甫这等优待，很有些过意不去，进了旅馆之后，寄柯也已赶到，便说："明儿须同至华丰叩谢，稍表铭感之心。"寄柯答称："理应前去。"

凤儿此时身心安泰，始细细把被拐后一切事情向常氏和寄柯告知。说到被柳飞飞毒打逼娼各节，伤心万种，啜泣嘤嘤。说到生甫因欲与地方除害，替亲家曲玠之雪仇，深赞他古道热肠，不可多得。且女总会捉破之时，一些没有累及自己。平日偶至院中叙话，处处体贴，语语矜怜，真可当得长者二字。

寄柯在旁，一头听她讲话，一头默察她的神情，知道与生甫虽无苟且之行，却已企慕到个极点。想着华丰内凤鸣岐那番

议论，真是不错。凤儿日后的终身大事，很是不易。既然属意生甫，何不竟托鸣岐为媒，许嫁与他？虽然一定是个偏房，譬如在妓院里永不出头，将来不见得可以嫁做人家花烛。但不知道生甫除正妻以外，可曾娶过别个？若使并没有娶，此事或者可为。因有意无意的问凤儿道："生甫这样为人作事，天道有知，应卜子孙昌炽，可知他有几个儿子？"凤儿道："闻得只有一子，名唤玉如，现在留学外洋，故虽与曲氏对亲，尚未婚娶。"寄柯道："我闻上海地方，有钱的人俱娶三妻四妾，可知他共有几房，子息这般缺少？"凤儿道："他只有正室一个。曾说少年时眷一妓女，名花小桃，满意娶她。不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以后便勘破情关，不思再娶，很觉有些主意。"寄柯笑道："恐怕是正室利害，不许娶妾，也未可知。"凤儿道："正室因生下一子之后，身体怯弱，曾劝另娶一房，一些并没醋意。那是他亲口说的。此人素无诳语，谅可取信得来。"

寄柯点了点头，遂不往下再说，由着母女另讲别话。后来，抽个空把常氏招至外边，将昨日凤鸣岐那番议论细细说知，有意欲请鸣岐作伐，竟把凤儿配与生甫。常氏听了，面有难色，说："生甫年已四十向外，凤儿年轻，颇为不称。况且现有正室，嫁去必是偏房，更欠斟酌。"寄柯开导她道："若论年岁二字，倘使做了人家继配，也不能够彼此相当。至于偏房一层，可怜凤儿既曾堕入青楼，便是终身之玷，任凭怎样清白，一定是万洗不清。即使回到清江议婚，那结果也恐难美满。倒不如嫁与生甫，虽然是个二房，生甫为人长厚，必不致有甚欺凌之事。况且平时企慕凤儿甚深，看他今日那番举动，可以不言而喻。不放心的是他正室，万一是河东狮子，必致大受折磨。但据凤儿说来，也是个贤德之人，日后谅能相处。所以，我有此一举。但此事必须由你作主，并当问凤儿自己，不知她心上如何。你想是

也不是？”常氏被寄柯这般一说，仿佛如梦初醒，呆呆的忖了一回，答称："我们问过凤儿也好，倘她也想到这个意思，竟请你明天干去。否则大家再作计较。”寄柯唯唯称是。

二人遂一同进内，由常氏开口问她。凤儿听忽然提起自己姻事，初时，低着头并不做声，后来，常氏问得紧了，寄柯也在旁说："此乃终身大事，必须自己拿定主意，千万不可作儿女子态。”这才低声答道："孩儿自知命薄，愿听母亲与叔父作主。”说罢，红潮晕颊，羞不自胜，两手佯剔着纤纤指甲，那头再也抬不起来。常氏和寄柯闻言，知道已属意生甫，寄柯暗赞她识见不错，遂决议：明日凤儿母女且慢至华丰叩谢，由自己去先看鸣岐，与他商议此事。

一宵易过，次早起身，便往华丰。鸣岐与冶之俱在号中，说他来得好早，寄柯先向冶之道乏，说："昨日有劳大驾，深抱不安。”又谢鸣岐出力玉成。慢慢的说到生甫身上，问他何时到此，鸣岐道："平时每在旁晚，今天因刘药荪先生约用午膳，大约十二点左右必来。”寄柯心中大喜，即把要请鸣岐作伐，将凤儿嫁与生甫之意告知。鸣岐一口赞成，冶之更说："媒人必须两个，鸣哥可做坤媒，那乾媒不妨由我承乏。停刻生甫来时，大家与他商议，这媒酒定要喝成。”寄柯道："全仗二位鼎力，使侄女终身有托，感纫非浅！”

鸣岐看自鸣钟已将十点半了，因令寄柯在此略候，索性听个确实回音。寄柯恐事或不成，殊多未便，意欲午后再来。冶之道："我们虽是初交，却不可多所拘泥。生甫为人，视友如命，从不肯拂逆众情。停刻当面叙谈，料无固拒之理，千万不必回去！”寄柯始唯唯坐下。

到得十一点钟，生甫已来，冶之与他一见，便高声向他贺喜。生甫茫然不解，急问："有甚喜事？”鸣岐说："请你猜上一

猜！”生甫道："可是药荪接到电报，得了实官？不负我们众友的一番期望，真是可喜！”冶之摇头道："此喜在你身上，与药荪丝毫无干，你可仔细想去。”生甫诧道："我自己有甚喜事，休要顽笑！”鸣岐道："怎么没有？不过，你自己尚未知道。”遂把寄柯前来说亲之事诉知。生甫踌躇道："凤姑娘虽然误堕花丛，既是出身望族，我何敢屈为妾媵？此事只恐万使不得。”寄柯紫涨着脸，在旁答道："舍侄女若非足下垂青，怎有人知道她一番洁白？日后被人当做闲花野草，毕世蒙羞，非但与舍侄女名节有关，且与巢氏的家声有玷。所以不揣冒昧，特恳凤、游二公作伐，志在必成。她乳名唤做凤儿，得嫁足下，玉成她个换巢鸾凤，真是终身之幸！”

生甫尚未回言，鸣岐已将他把手一招，同至帐房里边，说了好一回话，始喜洋洋的一同出外，由鸣岐向冶之说道："这媒酒我二人已喝成的了！如今，生甫要央恳坤媒，向坤宅主婚，请示财礼一切；一面回家去与大嫂商量，为的是决不敢以庶室相待之故。”冶之喜道："媒人谈论财礼，乃是分内之事。好得主婚现在此地，尽可彼此婉商。”遂问寄柯："应需怎样答覆？”寄柯道："既蒙温君不弃，使舍侄女不致失所。古语说：'婚姻论财，夷虏之道。'舍下虽是寒微，财礼断乎莫提，不敢受领。倘得今日随意赐些聘物，呈覆家嫂，舍侄女当以回聘相报。敬烦转致温府，择日完婚，俾得家嫂与弟早返清江，万千之喜！”鸣岐道："婚姻不可论财，足征寄翁高见。但一些没有财礼，也不是致敬之道。必得寄翁分付一声，以便生甫照办。”寄柯哪里肯说。生甫与鸣岐商议，取"成双永成双"的口谶，备了四百洋钱财礼，连门包一应在内。另外，到杨庆和兑一付水红花金镯，万源祥珠宝号配一付珠环，作为聘礼，明天由凤、游二人亲自送去。

寄柯听了，非常欣幸。当下辞别众人，回至旅馆，把上项事一一向常氏和凤儿说知，彼此喜逐颜开，感激生甫不愿以庶室相待，更是出于望外。

到了明天午刻，果然凤鸣岐、游冶之亲送财礼聘物到门。寄柯叔嫂商量客中并无常物，只把凤儿自幼佩带胸前、没被拐匪取去的一个白玉锁片——上面镌的是鸳鸯戏水，甚是精致，虽非价值连城，却也是百数年家传珍品——与凤儿在善堂内闲着没事，亲手结成的一对彩线四喜袋儿，作为回聘，交与二人带回。顺便问："温宅可已择定吉期？届时须送女到门，还是备马车接娶？"鸣岐道："吉期定在下一星期，地点便在城中温宅。到期有马车来迎。温家大嫂知道令侄女人品端庄，家声清白，决定过门后姊妹相称，断不稍分轩轾。不过婚礼一层，生甫因究有正妻，未便正式结婚，托为致意道歉；届期新人入门，只备军乐相接，他与大嫂登堂迎迓，彼此照文明新法，一鞠躬见个礼儿。以后，便请入房。晚间备酒席相款，请足下到门会亲。别无他种仪节，真觉简便得很。"寄柯闻言欣慰，送二人出去之后，告知常氏、凤儿。并把送来的四百洋钱财礼，以二百元替凤儿略略备些衣物，二百元给与凤儿作为赠嫁。只等吉期那天，温宅前来接娶。

生甫这几天发些喜帖，并收拾新房，料理诸事，颇甚忙碌。一到吉期这日，凡与生甫往来的至友，俱一早前往道贺。鸣岐、冶之等的家眷，因闻凤儿这番经历，大家企慕着她，俱要来看看新人，所以甚是热闹。午后，便由两位大媒领着马车赴北，车前军乐悠扬，与文明结婚的迎亲无二。到得旅馆之后，看的人挨挨挤挤，凡是略知道凤儿这一番事情的，一个个都赞美着她。鸣岐、冶之由寄柯在会客室招待，等候新人登车。哪知足候了一点多钟，尚还没有出外。鸣岐素甚急性，不觉暗暗焦躁

起来，问寄柯因何事耽阁？正是：

风诗已赋摽梅吉，花信如何嫁杏迟？

毕竟不知凤儿为甚事情一时不能出外，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反间计这般这般　新剧团如是如是

话说凤鸣岐、游冶之领了马车军乐接亲，足等有一点多钟，新人尚未出外，鸣岐忍耐不住，问寄柯为甚事情。寄柯却也莫名其妙，忙向二人告了个便，进内查问。只见凤儿执住了常氏的手，哭得如泪人一般，不但衣裙未换，连梳洗也还没有，倒觉吃了一惊。莫要这桩婚事，口中虽说由尊长作主，心里头却老大不然，以致有此现象。因急盘问常氏："凤儿好端端将要出门，因甚这般悲苦？"常氏挥泪答道："小孩子因自幼被拐，不见父母。如今，父已逝世，好容易才得与我见面，不料又要分离，故而如此啼哭。可请你快来劝她一番，天气已经不早，赶紧梳洗更衣，休再哭个不住才是。"

寄柯闻缘惜别起见，始觉放下了心，劝凤儿道："俗言女大须嫁，不能永依膝下，事母终身。况出嫁与遭拐不同，遭拐无觌面之期，出嫁有归宁之日。你如依恋老母，隔了一月两月，自当接你还乡，共叙天伦之乐。此时休再悲戚。可听老母的话，快些整理起来。"凤儿听寄柯劝他，又执住了寄柯的手，哭道："老母春秋将迈，乞弟尚在童年，在家诸赖叔父垂顾。故父死在九原，谅亦感恩非浅！侄女儿自嗟福薄，此去嫁至温家，虽承大妇贤淑，愿以姊妹相待，自问总是小星；将来母女见面之期，或许还乡，或容接母到沪与否，须俟温家作主，此时不能预料。侄女儿心如刀绞，怎能够立时舍母而去呢？"这几句话，说到个悲戚万分，连寄柯也下起泪来。没奈何，硬着头皮说道：

“恋母固是孝思，但不听母言，即为不孝。你母叫你休再悲戚，快些整备出门。须知接亲的等候已久，岂可这样迟延？万一外人认做你有甚别情，不为着母女分离之苦，那还成甚话么？”凤儿闻寄柯说得不错，这才勉强忍住了泪，对镜去傅粉理妆。常氏帮着她料理一切。

寄柯跑至外边，鸣岐见他面有泪痕，益发不解，急问：“令侄女可已装饰好了，究因何事延缓？不妨从实告我。倘有什么为难之处，我与冶之既做此媒，当筹斡旋之法，不致令侄女有慊于心，反使我二人也心上不安。”寄柯道：“鸣翁休要错疑，舍侄女因母女间不忍别离，以致哽咽万分，急切不能就道。我进去劝了一番，也陪了许多眼泪。至于舍侄女不忍离母的缘故，只因自幼入了拐匪之手，可怜便与父母隔绝。如今，先兄已经下世，只此一母，甫经团叙，又欲分离，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小妮子也不能怪她。”鸣岐闻言，肃然起敬道：“令侄女至孝性成，可称难得，我心上错疑她了。停刻与冶之回到温家，当与生甫说知。以后，或不时迎接亲家太太来申，或每岁令新嫂还乡省母一次，以遂她孺慕之诚便了。”寄柯听罢，向二人深深一揖，道：“得能如此，舍侄女非常欣幸。容当进内告知，也使她心上欢喜。”

说毕，回身入内。其时凤儿梳洗已竟，正在更衣。寄柯将鸣岐所许的话约略述知，果然欣喜非凡。更好衣裙之后，拜别过了常氏，又向寄柯叩别。并叮嘱了虼儿一番说话，无非叫他“休贪顽耍，须听老母及生身父母的教训，长大时认真读书，继续巢氏书香”各语。虼儿甚是乖觉，点头唯唯答应，并也很有些依依不舍之意。

寄柯见凤儿部署已毕，先出去告知鸣岐、冶之二人。遂起身告辞，先乘马车入城。凤儿由接亲来的两个女使服侍上车，

常氏手挈虬儿，与寄柯送至客堂。直至马车已行，望不见了踪影，方始返身入内，耳畔犹听得军乐之声洋洋不断，默念温家这般抬举，真不似娶妾排场，心中倶甚欣慰。

鸣岐、冶之的马车较快，先到温家。生甫与诸戚友等，正因接亲的去得过久，心上怀疑，一见二人回来，大家上前询问。鸣岐把新娘纯孝，急切不能别母之事说知，又令生甫往后或使新嫂每岁归宁，或接亲家太太到申，使她们母女完聚，以遂孝养之思。我已代为允许，将来必当践约。生甫诺诺连声，心中甚为愿意。

稍停军乐喧阗，新人已到。生甫的正室言氏早预备下两个扶新幼女，至门口去扶新娘下车；自己与生甫站在中堂，候新人移步上堂，一鞠躬，行相见之礼，并叫了她一声“妹妹”。那知凤儿十分谦下，意欲屈膝下跪，被言氏一把扶住，叫她千万不必，始闻低低的叫了一声“大姊”，又端端整整一鞠躬，请了个安。这时，堂上下观看的男女宾客，一个个倶赞新人有礼，言氏大方。

见礼已毕之后，新人便由扶新女子导入楼上新房暂憩。堂上边设了两席酒筵，祀告祖先。这回，却由生甫居中，言氏在左，凤儿在右，三个一同叩头行礼——乃是言氏抬举凤儿，表明她的确是个二房，与己敌体，与妾媵有异。凤儿岂有不知，一入门便感激大妇用心；以后自然是你恭我敬，水乳交融，断不至咏“梅子流酸”之句。

所以，生甫少年时虽做了半世瘟生，人人讪笑着他；下半世却享受闺房之福，谁及得来。若是因果家说将起来，一定可算是忠厚之报。著者不谈因果，并不是叫世界上人看了这儿回书，人人学吃亏，尽做瘟生。不过，与其刁钻促狭，只恐怕天不能容；还是忠厚诚实的人，到头落一个美满结局。莫学正集

书中的潘少安、本集书中的卫玠如等，当时占尽便宜，临了儿弄到个不堪回首罢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两回《续繁华梦》因急欲收拾二集内女总会的余波，以后别有许多的新鲜事实，故先叙柳飞飞要嫁祖诒，又夹叙温生甫喜娶娜娜。如今，娜娜已经得所，书中复了原名，以后只称凤儿。至于会亲归宁等事，可以不必絮述。

如今，应接叙飞飞那边。阅者可记得表明在前，她要旦桥先向公堂上进退婚禀单，听候批准；然后，再由萧怀策和醉月楼向祖诒慢慢说合，不是一月半月的事。所以，生甫娶凤儿过门的那几天内，飞飞本来无事可记，并不是笔端遗漏，像从前旧小说上说的一枝笔写不得两边事，忙不过来。

此刻，旦桥那张禀帖已经由公堂批准休退。萧怀策有了文章，先向醉月楼告知；次与她商议，共下说词，实行那条反间计儿。将祖诒约至提篮桥家内，醉月楼仍把他讨娶惺惺之事装做一点儿并没得知，问他："这几天终夜不回，究竟住在何处？是否与安乐里贾惺惺两情契合，被她迷住在彼？我想世界上的妓女，一千个有九百九十九个有口无心；我便是妓女出身，深知道其中刁诈。贾惺惺虽然待你要好，只恐爱着你有几个钱，并非有甚真心向你。若像这般贪恋下去，糟掉钱还是小事，只恐还要糟掉身子。我怎能够不发一言？今天有一句话与你商量，可能依着我的主见：惺惺处不可每天常去，我想替你另娶一人。那时有了二个家眷，你爱顽，随便哪个伴着你顽；你爱在公馆里坐坐，陪着你也不寂寞。不知你的心上怎样？"

祖诒听她说出这一番话，知道一定是要替娶飞飞进门。从前怀策早曾讲过，现且权作不知，探探她怎样办法，娶得成一定娶她，因说："承你这样劝我，不听怎说得去。但要替我娶

哪一个，可先说给我听。”醉月楼道：“要娶的自然也是你心上人，别个怎配得你？”祖诒佯诧道：“我心上人是谁？”醉月楼道：“便是从前在卫公馆内碰和，你与她眉眼传情的柳飞飞。飞飞自从遭了讼累，卫旦桥已把她一纸休书向公堂上具禀休掉。现时，虽尚羁押女所，已在公堂报病，大约三五天当可出来。我便把她接到公馆，完了你那番宿愿。你想，我这番意思可能算对得起你？”

其时，怀策也在一旁，连赞醉月楼真是贤淑，与别人家器量小的妇女大不相同。又赞祖诒艳福不浅，才能够有此奇遇，断断不可错过。祖诒大喜道：“柳飞飞真能办得到她，往后我戚祖诒决不去再想别人。但不知要花多少银两？旦桥虽已将她退掉，我们究是要好朋友，怎样去通一个风，索性使他知道此事，免得日后见面为难。”醉月楼道：“飞飞原是自己身体，不欠什么债项；母家又没有要钱的人，你把银两与哪一个？老实说，此事我久已有心，曾到押所去亲自看她两次。因她心上本来也属意着你，所以一个钱不要你花，真是送上门的便宜货儿。”怀策附耳道：“旦桥处倘要通风，我能担任得来。前时不曾与你说过？他想飞飞休掉之后，与其嫁与他人，还是嫁你最好，包你一点没事。”祖诒愈觉满怀大悦，这一夜竟然不回静安寺路新公馆去，便在醉月楼处住宿。怀策正望给些效验与醉月楼，此事方得办成，自然别了祖诒回去。临行，并叫他明天不必出外，听候遇见旦桥后的回信。醉月楼见祖诒果然吃这帖药，怀策的方子不错，便放胆一准做去。

次日，怀策来覆回祖诒，说：“旦桥已经会面，闻得飞飞嫁你，但愿此事早成，心上反如释了重负；叫你不要顾恋朋情，拘泥什么。”醉月楼俟他讲毕，暗暗约至旁边一间小书室内，催他速速送信飞飞，赶紧竭力运动，早天出来，便可以早天成

事。怀策佯称："运动须要金钱，飞飞遭了这场官事，手内空空，必得送些费用过去。"醉月楼问："要多少？"怀策说："三二百块已足。"醉月楼果然瞒着祖诒，私自拿出三百块钱。怀策拿到了手，哪里去给与飞飞，分明又是他自己上袋。飞飞处不过去报了个信，说事已成熟，但望她早日出外。其实，打点一切，仍由旦桥在暗地主持。

果然，不上数天，飞飞竟获释出，怀策得了这个消息，急令醉月楼把祖诒自己的汽车接她。偏偏祖诒隔夜又住在静安寺路，汽车也没回来，遂叫了一辆轿车，将飞飞接进公馆。始由怀策暗暗去报告祖诒，叫他回来。祖诒这一下真是喜出望外。但此事张扬出去，飞飞究竟是个弃妾，娶她不甚好听。故而酒也没请，静悄悄一点没甚举动。以为除了公馆内上下人等与怀策和卫旦桥得知底细，余人一个不晓。

谁知偏偏尚有个和醉月楼、贾惺惺两面往来，并与柳飞飞兼亲带故的人，却也七明八白。这人非别，乃是玠如。他自从留春女总会失事之后，每天这身子没有放处，遂在秦开新的蝶花社内学习新剧，前书已经表过。

自古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海地方的新剧社，这数年开了风气，团体很多。尽有几个光明正大、研究剧学的人。无奈玠如入不进去。他入的这蝶花社，初创时，本名迪化。主任的人姓奚名封，因见昆剧散佚，京剧流行，所演的戏不是失之淫荡，便是妖魔鬼怪、迷信神权，使人看了毫无裨益。恰好新剧奋起，遂创立这个剧社。颇有招集同志，编演有益社会的各种新剧，以期振聩发聋，实行新学界高台教育主义。

哪知所招的人品类不齐，竟有一大半是无业游民，把这新剧看得如三十年前花鼓戏一般：只要面皮老、身段好、庞儿俏、声儿高，便可在剧台上大出风头；并顺便做那引蝶勾蜂、下流

无耻的勾当，与奚封宗旨大背。没奈何，开会演说，叫大众努力改良，说到个舌燥口枯，声嘶力竭。众人反道他用压制手段束缚自由，一哄而起的要解散团体。内中那个叫名串激烈生的秦开新，反对得更是厉害。奚封无可如何，只得自请告退。这迪化社遂半途中止，冤枉掉了千把块钱。

秦开新见奚封出社，趁着众人未散，急便开了个会，请他们继续下去，把社名改做蝶花。所有社内一应事情，分做经济、编辑、评议、书记、庶务各部，由众演员推举一个部长，会同社长办理。倘遇进行及改革等事，开全体社员会，公众议决，以达共和目的，不许稍涉专制。问大众"可有此意"？众人听了他这番议论，拍掌赞成的人甚多。当场遂推开新做了社长，并举定部长一切。七参八搭的拟成一张条告，凡蝶花社老社员内有不愿入新社者，准其出社，另招新社员充补。

真个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条告粘出之后，有几个稍有知识，并略知自爱的人，就从这一天起，大家不别而行，十成中散去三成向外。开新遂把留社的造了名册，点一点，共只二十余人，演剧时不敷分配。令书记部拟了一张添招新社员的章程，上面说"本社为开通风气、补助教育起见，特设此新剧速成社。期以三个月毕业，赶紧设立剧场，俾各演员相见于舞台之上。凡有愿入本社者，请速报名，随带月费洋二元。三个月后，不再收资，即当量材优奉月薪"云云。一时，那些浪荡子弟、无业游民，见了三个月后便有薪水可取，一个个趋之若鹜。更有在别个剧社里头学过，或是行止有亏；或是性气太坏；或生、旦、丑三路戏的脚色俱不能派以致被踢出来的人，蝶花社兼收并蓄，没有一个不要。卫玠如就从这个当儿，难为了两块洋钱，前来报名。开新见他生得粉嫩的一张脸儿，水淋淋一双眼儿，樱桃般一张口儿，扮花旦真是一等，不觉心下大喜，收了他的

月费，便叫他学习花旦，兼习小生。

玠如没有学戏的时候，尚每日里薰香傅粉，恨不得化做女子一般。及至一学了戏，自然连走相、坐相、立相、睡相、喜笑相、嗔怒相，处处都竭力摹仿起来，学了一个多月，竟被他学得有六七分相似。一社中的花旦脚色，算他第一。

开新又叫他逼着嗓子，习练妇女声音。起初雌鸡啼一般的，甚是难听。后来留着心把阔嗓子一齐逼紧，这才有些意思。但有两种声断学不像，一种乃是哭声，因发音过于尖锐，令人毛骨悚然；一种乃是怒声，逼紧了觉得太柔，放宽了又嫌太阔。并且那哭容、怒容也一些装不出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眉目间终像在那里含笑。开新说他不能串悲旦、泼旦，只能独串花旦；且花旦中于骚淫一派最宜，遂叫他专习《刁刘氏》、《珍珠衫》等戏。新剧中串到此种秽戏，那剧社的声价可想而知，演员专习到此种秽戏，那品格也不言而喻了。

却笑玠如既专习花旦，不得不有小生和小丑配搭。开新本算是激烈生，因看玠如貌美，愿意与他配戏，遂有心兼习花生，有时更串做小丑。两个人淫情浪态，几乎演到个不堪入目。合社中的演员，反大家拍手赞好不已。开新尚嫌玠如的眼风虽活，遇到吊膀子的地方，还不能体会入微，总有些不像女子。玠如问："此等工夫，怎样学习？"他竟讲出一句异想天开的话来，说："要在戏园内留心看戏的女子，倘与戏台上吊着膀子，便可细细的摹拟着他。"开新俨然是个社长，与演员居然说得出此种说话，真亏他把心术坏尽，人格丧尽！

后来，大家习到三个月将满，各社员不问自己一共学会了几出戏，更不问学会的戏是否已出得来台，只晓得章程上三个月后便要登台串戏，便可以优给薪水，因彼此怂恿社长，叫他赶紧筹备开幕事宜。开新本来也是个没脑子的，听他们这么样

说，答称："章程上载明三个月后出台，自当预备一切。但急切找不到戏园房屋，怎样设法？"内中有个演员，姓卜，名唤耀廉，说："租界上的戏馆，近来有开无闭，房屋怎借得到？但日戏除礼拜三、六及礼拜日外，大家不做的多。我们何不与他商量，借来只做日戏？"众社员也有赞成他的，也有说只做日戏．没有风头不愿意的，议论纷纷，委决不下。

恰好五马路有一家影戏馆，因生意不好，要想出盘与人。生财等物俱甚现成，不过局面小些。玠如因发议道："与其借地方只做日戏，还是自己打个局场。大戏园虽然没有，小些的也可将就得来。"众人问："小些的现在哪里？"玠如把五马路影戏馆将要收歇、可以盘顶的事说知。众人一致赞成，问："盘顶它要多少洋钱？"玠如道："大约连生财千把块钱，踱进去便好做戏。"众人听了大喜，叫开新快去接洽。

开新道："千把块钱虽然并不算大，但不能够我一人拿将出来，你们也得搭些股份；八十一百的拼凑拼凑；要办有甚难处！"众人听说要他入股，一个个俱面面相觑，霎时间竟声息全无，大家好久没有开口。后来，开新叫玠如答应了一百块钱，想要鼓动他们。哪知这班人俱腰无半文。俗语说："吃的都在肚里，穿的都在身上"，他们已掉了个头："吃的都在身上，穿的都在肚里。"平日俱靠着典质度日，哪里有什么钱，自然仍各一言不发。

开新见没有下文，只得说："缓日再议。"众社员遂不欢而散，暗地里抱怨社长："怎么千把块钱都拿不出来？"开新耳有所闻，暗想自己虽也两手空空，断没这一宗巨款。却喜外间女界上尚有几个头等淌牌，彼此很有交情，可以运动得来。遂四处去煽动她们，说近来新剧怎样好看，怎样发达，自己社里的一班新剧人才，又怎样的很是出色。可惜手头没钱，若使办得

成一个戏园，包得定稳稳发财，八百一千块钱资本，不消一两个月，怕不拿回它三两倍来！从来女子最易诱惑，况与开新平时要好，那说话尤甜津津的，容易入耳。遂有几个家里略有些钱的人，你也一百，我也二百的，暗暗交与开新，或说暂借，或说入股。好得开新收到了钱，并没有甚收据给人。那些女子也一个都不要收据，任凭他去怎样，并不过问。

开新揽了数天，竟揽到八百块钱。遂又召集社员开会，说已筹到资本，决计即日开办，叫玠如去与影戏馆磋商盘价。此时，那影戏馆已经收歇，巴不得早日有人盘去。因此一千二百块钱开价，讲到八百块钱，居然被玠如杀价讲成。开新与众社员俱说他很会办事。

房屋既经赁定，门上边便粘了一张蝶花新剧社的贴头，即日料理开幕诸事。玠如想起要化装演习，社中没有服饰，戏台上又没有一些布景，这才大家说起："都要赶紧置备，必须再花几百块钱。"开新想：要好的几个淌牌，念头多已转到，别的人断断转不出来。知道玠如平日也很有几个倒贴的人，故此与他商议，要叫他去筹些款项。玠如初时不肯应允，说："服装好向衣庄上去暂租；背景也有别个不做戏的剧团，可以向它租用。每月不过多化些钱，何必一定备它？"怎奈衣服虽有，背景却问来问去——不是大小不合，便是残缺不全。始勉强答应了三百块钱，却不愿入股，只愿做成布景，租与蝶花社使用。预备倘然生意不好，可以拿出来变价售卖。开新只顾眼前，满口应允。

玠如自己哪里有钱，遂想到贾惺惺和醉月楼二人。惺惺初嫁祖诒，虽然手头有些，只恐一定不多。还是醉月楼，管着那只铁箱，几百块钱，可以瞒着祖诒，马上拿得出来。主意已定，那天正想换身衣服，到提篮桥，假称探望祖诒，向醉月楼去商

量。忽听旦桥说起，飞飞今日在押所出来，嫁与祖诒，此刻谅已进宅，叫他不可前去。玠如满腹狐疑，研究飞飞因甚要嫁祖诒；和旦桥情愿退婚、把她嫁与祖诒的缘故，暗暗盘算一回，便知道是怀策的主使，应着从前升平楼上那一句话。但醉月楼又因何并不吃醋，答应娶飞飞进门？一定也是怀策弄鬼，内中必另有用意，暂时不必说它。不过，今天不去和醉月楼晤面，明后天拿什么钱去做背景，岂不耽误了自己事情？

因把衣服换好之后，定一定神，旦桥前不说去看祖诒，其实，仍旧到提篮桥。装做不晓得祖诒有讨娶飞飞之事，只说自己学会了戏，不日要登台串演，戏园开在五马路上，请祖诒等前去看戏，并要向醉月楼借些衣饰。祖诒虽然在家，醉月楼仍可在铁箱内拿出钱来，捉一个空，拿了便走最妙。万一真是不便，只要借到些值钱的首饰，不妨向典铺内当他几百块钱，也是一样。

主意已定，乘电车到提篮桥。不多几步，便已望见那所洋房。看门口一点没甚举动，连门都关着没开，知道这事干得甚是秘密，并不使戚友得知。但飞飞未悉可已进门，倘使跑进去两下撞见，那称呼可要改口，倒是一个极难启齿的难题。后来想：在家时呼她嫂嫂，嫁了祖诒，也是嫂嫂，糊糊涂涂的有甚口改？一头想，一头走至门口，举手撳动门铃，"唧呤"响了一声，里头祖诒的汽车夫出来开门。玠如知道祖诒在内，说："今天来得凑巧，正要拜望你家少爷，难得你少爷没有出去，此刻可在楼下？"汽车夫说："现在大餐间内，待我去通知他。"玠如摇手道："我们是知己朋友，通知他，难道要他出接？"说罢，已走了进去。祖诒听外面有人说话，从大餐间走将出来，飞飞和醉月楼跟在后面，恰与玠如劈面撞见。祖诒不知他到此何事，倒觉呆了一呆。正是：

乍喜意中人入室，忽惊不速客登门。

要知祖诒见了玠如，有甚说话，可疑心是旦桥叫他来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赠珠花淫姬倒贴 抢金镯恶棍横行

话说祖诒才娶了柳飞飞进门，忽然卫玠如前去找他，和飞飞同醉月楼在大餐间外撞见，祖诒不觉呆了一呆，口中说了声："玠如哥，难得你来，一定有甚事情？"却回转头看着飞飞，仿佛恼着她不合露面。好个柳飞飞，不慌不忙，含着笑与玠如点了点头说："嫂子如今是戚家的人了，恐你尚还没有知道。今天来看祖诒何事？可到会客间内请坐。"醉月楼也请玠如到会客间去，四个人遂一同入内。

玠如佯作不知底细，问醉月楼："方才嫂子说的甚话？"醉月楼微笑答道："你家嫂子今天已嫁与祖诒，难道家中并不说起，没有知道？你该与祖诒和嫂子贺个喜儿。"玠如道："我哥哥生性固执，因嫂子遭了官事，要向公堂退婚，这话曾与我说过，我还着实劝导了一番，叫他不可如此。今天嫁与祖哥，真是一些不晓。老实说，嫂子若仍随着哥哥，他心上既然反对，往后日子一定难过，倒是决计分开为妙，应得与她贺喜。祖诒哥娶了嫂子，她在家里的时候，德性真是第一；我哥哥没有福命，故忽而与她作对；如今祖哥娶了，往后一双两好，定能够地久天长，更该贺个喜儿。"说罢，向二人深深一揖。祖诒还礼不迭，始知他另有别事，并不是旦桥有什么话，叫他前来，方得放下了心。飞飞也老着脸还了个礼，叫玠如坐下。醉月楼在桌子上取了一枝三炮台香烟，递与玠如，又亲自划了一枝洋火，请他吸烟，更叫娘姨快些泡茶。

祖诒候玠如坐定，问他："今天可有什么要事，特蒙到此相访？"玠如微笑道："特来请你们缓天看戏，别的没有甚事情。"祖诒道："可是二马路的新新舞台要开幕了？闻说屋顶上有一个楼外楼，又名屋顶花园，游人由升降梯上落，甚是特别，我们正要前去游玩。"玠如道："不是新新舞台，我要请你们去看的，乃是文明新戏。那戏园在五马路上，名唤做蝶花社，与京班戏大不相同。"醉月楼道："文明戏没有锣鼓，最是幽静。做的戏全本居多，更是非常出色。但不知社中演戏的人是那几个，可有出名的生旦在内？"玠如道："蝶花社的演员，一大半是商学界有名人物，足足学习了半年有余，目下方始出台。你要问生旦脚色，生脚里的正场乃是社长，姓秦；旦脚便算是我。所以，要请你们去捧场。"祖诒喜道："怎么你当真演起戏来？演的又恰是旦脚。像你这般人扮做女子，世界上真的女子，哪一个及你得来，包管你出台便红，蝶花社一定发达。"

醉月楼闻玠如真要串戏，也欢喜道："从前我们有句顽话，说你倘然真去串戏，每天包你一间包厢，替你竭力捧场。如今真个要实行了。但不知蝶花社何日开幕，第一天排的是什么好戏？"玠如道："开幕大约便在这一星期内，第一夜排的是《珍珠衫》全本，我串王三巧，秦社长串陈大郎。第二、第三夜是前后本《刁刘氏》，一准两夜演完，我串刘素娥，秦社长串小花王文。"祖诒道："这两出戏很好，我爱看的正是这一路儿。那几天我必定要来，一准每夜留着一间包厢便是。"醉月楼道："岂但这几天每夜留着，起码须与我留两个礼拜。你没工夫天天看戏，我好每天请客。捧脚儿，须要显些颜色出来与人家瞧，三两天捧它怎的！"玠如道："此话可是当真？"醉月楼道："哪个与你玩笑！到得开幕那天，你叫案目到公馆里来，我分付他便了。说不定，两礼拜后还要再包几天。"玠如把拇指一伸，道："这

才真正捧我的场。好嫂子，我忘不记你！但我尚有件事，当着祖诒哥，要与你商量。这话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

醉月楼道：“你有什么事情尽说，祖诒哥有我作主，一定也能够答应得你。”玠如道：“我要与你借些东西，初出台的几日，风头足些。”醉月楼道：“可是插戴？”玠如道：“插戴果然要借；并还想借些衣裤与一个大红或粉红的肚兜、一条金链条儿。”醉月楼道：“肚兜要他何用？”祖诒道：“不错，不错！《珍珠衫》、《刁刘氏》这两出戏俱用得着这件东西。”醉月楼佯拒道：“你要别的尽借，这肚兜怎能借你？自己去备一个罢！就是裤子，也很不便。衣服，恐怕腰身不对。”玠如道：“衣裤，衣庄上俱可租赁，无奈蔫旧的多；不比嫂子的，俱是簇新。至于尺寸、腰身，我身材并不长大，尽可通用得来。肚兜，恐衣庄上连旧的也都没有。好嫂子，借我暂用一用，决不脏了你的！”飞飞道：“戏台上的肚兜，绉纱的多。嫂子只恐也是没有，并非不肯借你。”祖诒笑着道：“绉纱肚兜，她怎么没有？并且是天津做的，上边还绣着……”醉月楼听到此句，将手向祖诒口上一掩道：“要你多说！”祖诒始缩住了口。醉月楼趁势立起身来，道：“你要借些什么衣服、插戴，快与我说，我好上楼去检点出来。”玠如见她将身立起，自己也走近一步，低低的道：“我要借的是金镯、珠花、珠压发、珠圈、金链条，衣服由你替我配去。”醉月楼怪他东西太多，说：“珠圈、珠压发，自己出去也要插戴。”玠如道：“你本来共有两套，可拣次的给我，好的留着自用。珠花、金镯，却一定必须要借。”醉月楼微微点了点头，移步往外。

玠如也跟了出来，见这地方恰巧四面无人，遂把社中缺少资本置办背景，更要向她借三百洋钱的话附耳说知。并言：“今日祖诒在家，便否拿取？”醉月楼摇了摇头，附耳答道：“铁箱上有个响铃，一开必定便响。倘被祖诒听见，难免他暗地起疑，

此事如何使得！倘你一定要钱，只好缓几天替你设法。因这两日祖诒新娶飞飞，一定不出门去，实是不便下手。”玠如道：“蝶花社开幕在即，这钱怎缓得来？我也知道，祖诒在家，取钱不便，却早想下一个法儿，只要你愿意答应，我便将珠花向人暂抵，缓天有了钱，赎它出来。”醉月楼踌躇道：“珠花拿出去，也要看见，还是不妥。”玠如道：“要他不看见，有甚难处，你停刻把金镯、珠圈、珠压发等，用只匣子装着，把珠花也放在里头。拿下来交代我时，只说：‘珠花在戏台上容易损坏，一定不借’，他们听了，一定相信。不见得把匣子开看！我便拿来揣在怀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岂不很好？”

醉月楼明知这珠花借给之后，断没有还的日子。但与玠如热血搭心，不借恐他心上不快。只得将头略点几点，叫他“仍旧在会客间内等候，我上楼去取来给你。这珠花拿去抵押之后，倘你自己有钱把它赎了出来，戏剧中很用得着，可以不必还我，送给你，尽管去用。不过，你与贾惺惺也很要好，往后可不许向她借甚东西。借了，我一定不依！”玠如听她与惺惺作对，回说：“那一边非但不借什么，近来我去都不去。所以她还不晓得我串戏。不信，你看开幕的那天，她一定不来。”醉月楼满心欢喜，扭转身移步上楼。

玠如也便回身进内，祖诒问：“你们二人在外面说些什么？”玠如道：“她因珠花恐怕损坏，决不肯借。所以我在那里央恳着她。”飞飞道：“戏台上最易糟蹋东西，难怪我们大姊不允。你可向别处借去，不必强人所难。”玠如又说到：“肚兜恐她也不愿意拿将出来。好嫂子，停刻你帮我说声！”飞飞道：“本来你也太惫赖了，妇人家的肚兜，怎肯借与男子？我瞧零剪店内做现成的，家家俱有，价钱也不很昂贵。你去买一个罢，与她纠缠怎的！”玠如始不往下再说。

醉月楼已手中拿着一只洋铁匣子，外用白丝巾包着，向玠如手内一递，说："这里头是一对金镯、一副珠圈、一条金链、一枝珠压发簪，我借给你。珠花我可决定不借，免得损坏了反多口舌。衣服可缓天叫人来拿，一两身借得出来；要多只恐不兴。"玠如立起身双手接着，道："好嫂子，你怎的这样爽快，就把东西拿来给我！珠花最是磕碰不起，我想戏里头不戴也罢，别处也不去借了。"说完，便要把匣子揣入怀中。醉月楼止住道："你可拿开来检点检点，况且珠圈、珠压发在金镯上边，中间虽用棉花衬着，不致击动，但匣子只可平拿，决不能倒将转来，休要揣在身畔。"玠如始又平平的放在桌上，说："东西点它则甚！难道好嫂子给我闹顽，缺了什么，没有把它放在里头？匣子定要平拿，这话当真不错。不过既要拿在手中，我此刻不能再坐，只好马上回去。因为近来时世不好，动不动有人强抢。天黑了大是不便，莫要闹出祸来。"醉月楼道："这里头说小不小，也值二三百块洋钱。你这话有些意思，拿了早些回去的好，我不来留你再坐。开幕前倘然有暇，你可再来和我们谈谈：社里头共有几个好些的脚色？你祖诒哥这几天包管天天在家，不论早晚只管请来。"玠如诺诺连声，遂即携了饰匣，辞别祖诒等出外，祖诒送至门口。

玠如一到马路，便叫了部黄包车，如飞的到蝶花社去。取出珠花观看，见珠子虽然并不甚大，也不见得粒粒精圆，扎它时却须五六百块洋钱，抵三百块尽可抵得。遂把金镯与珠压发、珠圈分藏在衣袋之内，只将珠花仍放在洋铁匣中，拿至一个平日认识的鸨母家内，抵了三百五十块钱。次日，便请了一个画师，雇了两个木匠，买了几片洋松、二十多匹洋布，做的做，画的画，连昼搭夜，赶将起来。一共制成了十数场普通背景，居然软片也有，硬片也有，戏台上可以敷衍得来。与开新

议定三块洋钱一天租金，出息甚好，非常得意。

开新见布景已齐，择了一个日子开幕，叫书记部写了一方粉牌，大门上悬挂出去。哪知不挂没有什么，一挂时社中便闹了一个绝大风潮。因各社员不晓得自己本领怎样，见舞台已将开幕，你要每月一百，我要每月八十，各人向社长争论薪水。并须要照着京班规例，大家先取钱，然后上台。开新当众劝导说："新剧不比京班，他们靠此营生，我们须半尽义务，拿的钱乃是贴补些些伕马，不能算做包银，怎可争多论寡？至于先拿后演，社中经济缺乏，诸位个个知道，叫我如何筹付？只好演过一月之后再送，务请彼此体谅。"众人哪里肯依，七张八嘴的，闹得愈是厉害。

开新见这种情形，不能再讲共和，非用专制手段不可，遂当场把几个最暴烈的，说他们不应不顾公益，有意滋闹，败坏团体，当场开除，这才渐渐平静下来。惟没有钱不肯登台，却是大众一心，依旧压制不住。只得东拼西凑，先发了十天的钱；并议定以后每逢十天一发，无论营业盈亏，决不短少分文，始得勉强就绪。开新才知道，这班社员真个不易驾驭，怪不得奚封情愿丢掉了千把块钱，决计要散。但此刻骑虎难下，只好等开幕之后，看生意怎样再说。

万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开幕的隔夜，门口悬挂全体社员的演剧名牌，大家又争前论后起来，纷纷与社长为难。并有几个人抢挂大字正牌，要和京班中超等老生、超等花旦一式。开新说："新剧家不必这样招摇。"他们偏说："上海地方风气如此，不招摇哄不动人，叫不来座。"开新虽然毫无见识，这件事却恐被各剧团见了耻笑，决计不听。几个正脚色儿遂又闹得沸反盈天。那些配脚儿见正脚儿这样，三个一群，四个一队，俱议论着："某人学戏不多，名字怎在某人之上？某人

戏情甚好，怎么反在某人之下？社长真是办事不公！”开新被他们真搅到一个头疼。

更有评议部几个以有事为荣的人，写了一封公信，要社长把众人名次先后的理由，开个公会，当众宣布，以平众心。开新没法，只得当夜开了个会，说：“粉牌上挂的名次，一点没有什么成见。既然大家说是不公，应请公同表决，叫书记部另写另挂。”众人在会场上却又一句并没说话，只称此事应由会长取决，只要处置公平，各社员自然无话。开新着起恼来，当众宣告退职，众人又不许他退。这会足足闹了两个钟点，一些没有结局，后来，你攻着我，我攻着你。

原来这一次起意反对，乃由几个评议员首先发难，众会员俱是被动。如今见开新愤愤辞退，恐怕蝶花社非惟开不来幕，并且办不下去，遂挤出为首二人，公议勒令出社；已挂的牌不再移改，俟开幕后看戏的人欢迎与否，再定高下。一场混闹，早已是天色黎明。中国无论什么团体，每每有此现象，何况是新剧社？何况蝶花社中那一班毫无资格的人与一个毫无资格的社长？说来真是可笑可叹！

卫玠如这一次风潮里头，因闹不到一块大牌，心上有些不悦。当面虽不曾与开新冲突，暗中大不为然。他揣摹着观剧人的心理，十个有七八个喜欢花旦，更有一大半喜看淫荡戏文。虽然租界上查禁得甚是严厉，幸亏新剧与京戏不同，因演戏的人格高尚，所以查的人不甚注意。惟有于出台之后，在那“风骚”二字上尽心研究；只要看戏的人大家捧着，怎怕往后不改挂大牌？因于开幕那天，从早上奔至旁晚，凡是平日有些交往的人，一个个请他观剧，与自己争个场面。醉月楼那里也去了一次，订定他两礼拜的包厢，叫案目向帐房预定。其余，也有定三天的，定五天的，很觉有些魔力。

醉月楼处借的衣服已经取到，是一件簇新的湖色绉纱、梭子块、十分行绵袄，一件菜青缎子、三分行棉袄，一条淡雪妃绉纱裤子，一条蜜色缎裤子，两条外国缎套裙，另外一个京绣的大红绉纱肚兜，里子上微微有些汗迹，正面却瞧不出来。玠如看了这件东西，预备着演王三巧怎样带法，演刁刘氏法场，怎样穿在贴肉。最好第四天排《双珠凤》，演二奶奶，戏台上时候最是长久，看的人更易动目。新剧家有了这种花旦，恐怕不但著书的人与串新剧的，都要掩书长叹！就是平时醉心新剧、爱看新剧的人，若使略有三分正气，也一定是怒眦欲裂了！

却不道偏有戚祖诒和醉月楼等无耻男女，第一夜看了《珍珠衫》，称赞他扮相、做工真是独步。祖诒几乎把他真正当做女子，像要发疯，拍掌拍得两手飞红，自己不曾觉痛。第二、第三夜看了前后本《刁刘氏》，说他前本内《诊脉》、《通情》各场，真会描摹，把个刘素娥活现出来。祖诒恨不得自己也去串戏，当场扮个王文，消受戏台上的艳福。后本骑木驴唱游四门，唱的除小曲之外，更有一只《东乡调儿》，实是秽亵不堪，祖诒侧着耳，伸着脖子，听得他津津有味，接叠连喝采不迭。别个看戏的人见了，瞧着他嗤嗤冷笑，他半点子不理会人。醉月楼和柳飞飞也因听出了神，没有觉得。

第四夜演的竟然是《双珠凤》，祖诒一连看了三夜，有些腰痠背痛。本想不去。无奈这出戏实是爱看，因仍与醉月楼、柳飞飞同往，想看过了《来唱》一场先自回去。恰恰对面那间包厢里头来了两个女子：一个是祖诒好得切断得绝的邢蕙春，一个并非别人，是贾惺惺。她二人俱眼睛很快，一坐下，先见祖诒，蕙春立起来往外便走。惺惺也觉和祖诒的仇人坐在一处，恐他见了甚是不便；况且今天到蝶花社来看戏，乃是蕙春请的，蕙春既然要去，只好跟着她走，因也立起身来。谁知蕙春并

不出外，乃掉到了花楼上去，暗暗和惺惺递个眼色，叫她仍坐在包厢里面，不必出来。惺惺会意，始复依旧坐下。与蕙春虽然分做两间，恰好一折角，仍好讲得来话。蕙春说："我要掉这地方，并不是怕甚祖诒。因为你我同来，祖诒定要怪你不该和我作伴，故而回避着他。你说祖诒好几夜没有回来，尽住在提篮桥，不知何故。可瞧瞧他和醉月楼在一个包厢里头，有说有笑，分明被醉月楼迷着，因此不想回家。但那旁坐的可像是柳飞飞？闻她吃官司押在女所里头，怎的忽而在此看戏，且与祖诒和醉月楼坐在一处？真好奇怪！"

惺惺被她一说，仔细向对面包厢望去，果然，正中坐的祖诒，左首是醉月楼，右首正是飞飞。那面貌虽比从前瘦了许多，坐得又相离甚远，一时不易辨认，究竟多看了便认得清她，不觉暗暗诧异。想她遭了一场官司，若是押期已满，释放出外，今夜故到蝶花社来散心，因何并不与旦桥同来？若说是醉月楼请她看戏，她们本甚要好，因何不坐在一处，中间夹着一个祖诒？不伦不类的，像甚样儿？后又想起：这蝶花社卫玠如在此串戏，飞飞更不应不避嫌疑，与祖诒并肩同坐，放浪到这种地步。莫要这几天祖诒不回，刚巧飞飞在押所释出，他二人勾搭上了？醉月楼明知故纵，好把祖诒每夜留住。若然果有此事，真是一个心腹大患。但旦桥怎的不管束飞飞，出来了由她在外胡行？这话却也说不过去。左思右想，拿不准究竟是什么回事，想叫跟来的大姐阿珠去叫祖诒过来问他。

戏台上，玠如扮二奶奶出场，穿着一身雪白的外国纱衫裤，不知在哪里搅得来的。纱衫内隐隐约约露出胸前一个大红肚兜，颈中金链双撂，头上带着珠压发儿，横簪着一支边花、两朵大白兰花，耳上那副珠圈，虽是用线系着，却甚熨贴。手里头拿着柄金牙骨扇子，一方妃色丝巾。那走路如风摆荷花似的，

一出台便引得许多浮荡子弟齐齐拍一阵掌。惺惺从没见过他这样装扮，不觉看得呆了。

蕙春在花楼上，与戏台最是接近，众人拍掌的时节，她口中吸着一枝绿锡包香烟，偶不留神，失声叫："贾惺惺快看！"那香烟脱口而出，滴溜溜跌下楼去，刚落在一个管布景人的头上。烟头余火未息，那人直跳起来。顿时满台的人，大家都昂头观看。蕙春急忙立起身子，向台上边把头点了几点，招陪着那头上被烫的人。

玠如在这个时候回转头，向花楼瞧看，蕙春暗暗大喜，接连递了他两个眼风。玠如见是蕙春，在台上微微的笑了一笑，仿佛发了一个回电。贾惺惺是个内家，且与玠如素有来往，看他的戏，岂有不随处留神之理？见他向蕙春含笑，并没与自己打甚关会，心上甚是不快。幸亏玠如眼快，回头瞧见惺惺，也与她送了一个眼波，这才没有什么。后见他串戏之时，那面庞不时向着东首包厢，分明在那里见好着醉月楼，又不免着起恼来。正要叫蕙春留心看他，说醉月楼真不要脸；见蕙春面热如火，那眼睛一溜一溜的，只顾射着台上，不免又闹了一肚子的暗气。

忽然，蕙春身边的小大姐阿云跑得满头是汗，失张失智的奔进内来，因不见蕙春在旁，急问："大小姐哪里去了？"惺惺看她形色仓皇，说："大小姐坐在花楼上边，怎的不看见她！你要找她甚事？"阿云向蕙春一望，也等不及跑进花楼，上气不接下气的道："少太太叫我来关照一声，她看戏不能来了。叫你散了戏馆，把手上的金镯等物一齐袋在身旁，千万早些回来。"

惺惺疑制造局又有什么变故，慌问："外间怎样？快些说与我听，我也要马上回去。"阿云道："外间没有什么，只因大小姐今天约少太太在此看戏，少太太吃了夜饭，便叫我跟着出来。

叫的是黄包车，少太太在前面，很快；我的车在后边。刚巧走到清和坊口，将要转弯，横里头忽来了两三个人，拦住少太太的车子不许她走，叫把手上的那副金镯除下给与他们。少太太见来势汹涌，吓了一团。被他们走到车前，一人一只，竟把镯子捋下，飞奔而逃。我的车子也已到了，少太太始极声叫喊。其时，马路上来往的人甚多，并有巡捕到来，立刻吹起警笛，四面兜拿。那两个抢镯的人，一个身上竟有手枪，一连乓、乓、乓放了三枪，烟雾腾腾的，也不知是空是实，竟被他拚命逃去。少太太与那些路上的人俱吓得浑身发抖，我连小膀都摇动起来，立不住身，蹲下地去。”

蕙春喝住她道："闲话少说！此刻少太太到底怎样？”阿云道："少太太现在捕房里头。”蕙春诧道："可是她到捕房投报去了？那金镯一定是没有追还。”阿云道："抢金镯的两个浮尸，一个因有手枪，被他开枪逃去；一个只有一把插子，被巡捕赶上夺去，当场拿住。并在身边搜出一只金镯，的是原赃，所以押着他送入捕房。少太太大约到捕房领赃去了，故叫我来特地关照，大小姐停刻回去，金镯千万不要带在手上！目今的时势真是不好。”

蕙春听罢，把手在胸上拍了几拍，说："这便还好，少太太虽然失掉了一只金镯，身体没有受伤，尚算万幸。但赃物必须到公堂去领，此刻先到捕房，大约做原告去的。不知拿到的那一个人，将来公堂上可要解进城去，定个杀罪？”阿云道："说起那个拿住的人，起初乱哄哄不知是谁，后来巡捕问他姓名，这人说出来，耳中很熟，只恐少太太和大小姐都认识他。”蕙春诧道："怎么少太太和我认识起这个强盗来？你且说此人是谁？”阿云不假思索，随口便说将出来，倒把蕙春吓了一跳。正是有两句成语说得好：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要知阿云说出此人，蕙春因何吃吓，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萧碧山干犯刑条　白肖湘练打扑克

话说邢少太太在清和坊马路转角嘴上被人把金镯抢去，当场捉住一人，阿云说他名字很熟，蕙春问："此人是谁？"阿云随口答道："听得亲口说叫萧碧山，不是少太太和大小姐都认识他么？"蕙春听了，倒觉心头拍的一跳，暗想碧山这人怎么竟如此不法？惶恐是怀策兄弟，平日彼此认识，干出那不问生熟、不顾性命的事来。若是把别人拿住，明天太太到公堂领赃，自然应该请官重办；如今却是碧山，办了他，怀策面上怎下得去？怀策向来不是好惹的人，莫要因此结下仇恨，往后与我们母女暗地为难，如何防得到他许多，这倒真是一件难事。因满肚皮操了一回心思，复向阿云问道："'萧碧山'这三个字，你可听得一些没有错么？这人有多少年纪，怎样一个面貌？你可说与我听。"阿云道："此人年只二十向外，身材生得甚长，一张削骨脸儿，浓眉暴眼，一个鹰爪鼻子，两耳上招下削，我看得甚是清楚，名字也断断不会听错！"

蕙春听她说的相貌，正是碧山无疑。当下因招呼惺惺说："少太太既有此事，我不能再在这里看戏，急须回家去有话商议。你一个人看下去罢。"惺惺正在暗地恼她不应向戏台上与卫玠如调得火一般热，又因她在此看戏，不便叫祖诒过来说话，故立起身来，点了点头说："既然你有事要去，我不能留你，明日见罢。回到公馆内去，替我向少太太请安。失掉了一只金镯事小，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蕙春谢了一声，便把手上带

的那副一根葱心金镯、并胸口插着的一支金别针一齐除了下来，放在身旁衣袋之内，向阿云说了声“我们回去”，急匆匆一同下楼。

惺惺看台上边《来唱》一幕已经演完，二奶奶进场去了，想叫大姐去唤祖诒，忽然祖诒踪影全无，包厢内只有醉月楼和飞飞坐着。看他们有说有笑的，甚是亲密。起初，认做祖诒偶然跑了开去；后来守了十数分钟，依旧不见，疑心祖诒已经瞧见自己，明知必有口舌，故先跑了回去。醉月楼既和飞飞坐着，谅他不见得到提篮桥，或者先回静安寺路，也未可知。与其一个人坐在戏馆乏味，还是早些回去。问问他与飞飞到底是什么回事。况且，醉月楼既与飞飞要好，若到散戏场的时候，大家一同出门，难免两下撞见。招呼她，断没这等高兴；倘向她们借着什么别的事情冲突了几句，她们两个人一定不让，我一个人怎说得过，显见吃亏无疑。因回头向阿珠递个眼色，起身便走。阿珠问她：“可是想着了什么说话，要到邢公馆去？”惺惺骂了一声，说：“半夜三更到邢公馆去做甚？我这戏也不要看了，早些回去不好！”遂一步懒一步的，下楼出门而去。暂且按下慢提。

仍说蕙春回至家内，少太太也已到了。蕙春一见了面，便问：“拿住的人可是萧怀策的兄弟碧山？”少太太道：“怎么不是！起初，我被他们在车前一拦，吓得怔了，一些儿认不出人。直至被巡捕拿住，方才晓得，竟是碧山。可恨他动手的时候，因我颈内尚有根金链条，他捋了镯头不算，竟敢伸手抄入里衣，向我胸前乱摸乱扯。后幸马路上来往人多，站不住脚，又因左边那个抢镯的人向他高声说了一个‘扯’字，他才勉强松手逃去。胸前已被他抓伤数处，此刻尚还作痛，真个好险！”蕙春道：“拿住的当真是他！你在捕房怎样供诉，可快说给我听。”少

太太道："我到捕房之后，翻译问我口供，我吓得说不出甚来，只把怎样被抢的情节告知，其余不说什么。就说胸口抓伤一层，恐怕公堂明天要验，真是丢脸，所以也没有提起。"

蕙春道："如此很好，我此刻赶着回来，因为碧山和怀策是同胞兄弟，平日虽然不很和睦，办了他，却恐心上记恨。怀策何等利害，这冤家断结不来！所以，我想与你商议，可连夜送个消息与他，看他心上怎样。明天到公堂上去，方得有个把握。"少太太点头道："你这话说得不错。算我今天晦气，还要出外去跑一次儿。但怀策背后说起，他这一个兄弟平时不肯习上，恨入骨髓，似乎巴不得他吃些苦头。这回犯的既是抢案，大约公堂一定要办，原告断乎包庇不来。就是怀策，也决不愿替他出头。不过，明天原告上堂，把供词减轻些些，不要将他解进城去、送他性命是了。"蕙春道："话虽如此，你和怀策商量过了，使他没有后怨最好。此时刚巧十一点钟，怀策谅还没睡，你可快去。"遂叫包车夫阿福："点好车灯，拉着车子送少太太到萧怀记土号，速去速回！"阿福唯唯答应。少太太便登车而去。

不多时，回来说道："怀策已经遇见，他说碧山做出此种事情，萧家只好算没有这人，任凭我明天怎样供诉，决不见怪。我还恐他说的是激气话，仔细与他商议口供。他说，'抢案不比别事，原告顶得重些，自然办得重些；若要周全他一条性命，在堂上不顶罢了。但这种人生在世上，往后终恐不免横死；只要累不到我哥哥身上是了。'说完了这几句话，便马上催我回来。你瞧，明天公堂上去，我应怎样申诉才是？"蕙春想了一想，道："怀策既是这样说法，已经露了口风，要你保全碧山性命。明天，除照实供诉之外，一句莫顶，由着公堂上怎样判断。我们半点不要招怨最妙。"

少太太口中虽与女儿讲话，心里头忽然一阵作泛，呕出许多苦水，乃方才惊吓过度所致。蕙春叫她早些安睡养神，自己也回房睡觉。想起卫玠如在戏台上的一笑，一时怎睡得稳。恼恨碧山抢了金镯，绝好的戏没有看完，明后天必得去连看数夜才好。在床上覆去翻来，直到天色微明，始获蒙眬合眼。

少太太这一夜也并没好睡，天明后即勉强起身，略略梳洗好了，便赴公堂候质。见捕房解来的案，一起起真个好多。直至十点多钟，方才审到此案。先由探捕禀明案情，堂上便传原告诘问。少太太按定了神，照着昨天在捕房所说的话，供了一遍，站过一旁。早由巡捕解碧山上堂，其时身上已穿了蓝白二色的鸳鸯犯衣，手上带着外国手铐。会审官说他："真好大胆，竟敢纠党在马车上强抢妇女首饰！那逃去的同党是谁，共有几人，快快招来！"碧山哭丧着脸供道："同党一共三人，逃走的一个叫毛老植，一个叫童小七，乃是他二人起意，只因身边俱有手枪，拿不住他；我身旁只有一把插子，实是初犯，求请开恩。"会审官问："毛老植、童小七可有家眷，住在什么地方？"碧山供："俱没家眷，并无住处。在小客栈过宿的日子多些；但是哪一家小客栈，因他们没有一定，不敢乱供。"会审官因把起案的那只金镯看了一看，当堂交与原告具领。插子入官，并谕探捕等严拿逃犯，务获究办。萧碧山犯的是刑事上抢劫条例，姑念初次，格外从宽，发押西牢一年。判毕，在供单上签好了字，即由巡捕把碧山带下，押往西牢而去。邢少太太领赃下堂。这件案一堂便结，真觉得直截了当。碧山押入西牢之后，须至满年释出，后书自有交代。毛老植、童小七因见碧山破案，大家远走高飞，公堂一时拿不到他们，也要后书再叙。

邢少太太下堂之后，坐了包车回去。蕙春尚没起身，少太太进房去把她叫醒，将碧山判押西牢、一只金镯已经领回之事

说知。蕙春问："堂上边可曾顶甚口供？"少太太说："一句没顶，只与昨天在捕房的供词一样。"蕙春自以为，这样办法怀策面上一无伤曲，着实可以对得他住。少太太也是这个意思。岂知二人偏偏错了念头。

怀策恼恨碧山，因他帮同在大兴楼相打之后，拿到了这个把柄，平时动不动向怀策要钱。倘然不肯给他，便说要把此事宣播。怀策没奈何他，巴不得有甚事情发作，使他大大的吃场官司，永远监禁起来；或竟马上死了，更是爽快，免得以后受他挟制，除了一个大患。昨天抢金镯，被巡捕拿住，邢少太太没有去报告的时候，怀策消息最快，早已得知，暗想：这一回解到公堂，那个罪名真是不小，中西官定要重办。后来少太太去商议，究竟是自己的嫡亲兄弟，不便当着人落井下石，叫原告加重口供，所以只说了几句活络话儿，叫少太太自己去详。哪知竟被蕙春详错，实出怀策意料之外。

那天十二点钟以后，怀策估量着公堂已散，到蕙春家内探访信息。与少太太见面之后，便问："碧山可曾解进城去？或因赃盗未齐，仍旧押回捕房，没有定断？"少太太正思见好怀策，把碧山由问官判押西牢一年、自己在堂上一句没顶的话说知。怀策听了，心中不大为然，口中却说了几句承情的话，以后便尽谈别事。

少太太说起昨天往蝶花社看戏，因路上出了这事，没有去得。不知今天玠如串的是什么戏，晚上仍想去看。问怀策："蝶花社内的戏看过没有，玠如串得可好？"蕙春抢着答道："蝶花社今夜是后本《双珠凤》，玠如的戏真是串得再好没有。昨天我恨并没看完，今天本来也想要去。"怀策道："蝶花社开幕才只四天，我因每晚没有工夫，并未去过。听得看过的人说起，卫玠如的花旦，果然很是出色。今天你们母女同去，可肯请我？"

少太太笑道："请你看一次戏，算得什么，不知你当真可去？"怀策也笑答道："我与你们说顽，今夜祖诒请我看戏，也在蝶花社内，彼此定要会见。"蕙春道："昨天我见他也在东面包厢里头，左首坐着个醉月楼，右首坐的是柳飞飞，见了令人触气。不知飞飞几时从押所出来，怎么与祖诒坐在一起？并没瞧见旦桥？"怀策道："你昨天可是一人去的？"蕙春道："与贾惺惺两个。"怀策道："惺惺那也瞧见祖诒的了。听说，祖诒这几天不到静安寺路，每夜住在提篮桥那边，真是奇怪。昨晚惺惺可曾和他说些什么？"蕙春道："我们坐在西面包厢，起初没有说甚，后来我便走了，不知怎样。"怀策微笑不言。大家又说些闲话，怀策回去。

蕙春催阿云开饭，吃过了便要往外。少太太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到张家花园，有小姊妹约着。"少太太本来管不住她，只好由她自去。蕙春到张园吃茶，她有她的用意，为的是白天新剧家闲着没事，每到张园、愚园游玩，倘得玠如到来，很好与他说些心话，商量个秘密所在，以后可暗地往来。偏偏这天去得不巧，玠如并没有来。蕙春等到旁晚，一个人冷清清的吃了一餐大菜，没有别地方去，一早便到蝶花社内。

其时尚只六点多钟，戏园内并无看客。玠如却已在后台。见蕙春一人到来，明知她为着自己，却故意在戏台上露了一面之后，并不与她招呼；也不跑到前台，装做社规严肃的样儿。蕙春未免又大失所望。还好的是，坐到七点左右，包厢内渐有人来，少太太也已到了，这才定着心等候看戏。七点半钟开幕，是一出滑稽新剧，并没玠如在内。八点半，《双珠凤》出场。这时座客将次到齐。戚祖诒、萧怀策俱在东面包厢；醉月楼、柳飞飞也俱来了。

坐得不多片时，忽见怀策跑下楼去，坐在正厅上边。蕙春

留心着与他同坐的人，不是别个，乃白肖湘，暗想："肖湘自从张园看大力士的那夜见过他一面之后，至今好久没见，不知究与胡少太太住在哪里？停刻遇见怀策，不妨问个明白，谅他一定得知。"后见二人说说笑笑，一同上楼，俱坐到祖诒的包厢内去。肖湘与祖诒招呼，看他甚是恭敬，像是彼此初见一般。未几，三个人又一同下楼，不知去向。蕙春心中甚是不解，只因戏台上玠如出台，要紧看戏，没心思再顾肖湘，所以便丢了开去。

邢少太太看了玠如的戏，也眉花眼笑的赞不绝口。母女二人竟又走上了一条道儿。直看到戏完人散，她二人还兀自恋恋未去。东包厢醉月楼和飞飞也是一般。后来，戏园中的电灯熄了，人已散到一个净绝，始彼此缓步下楼。本来大家很亲热的，这天偏似没有瞧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也不知因各人怀着心事，或因为着祖诒，两下不便，连著书的也说它不来，只好且莫说它。

怀策、肖湘、祖诒三人方才同在戏馆出来，到底是往哪里去的，这却必须叙个明白：祖诒生平嫖字之外，好的是赌。从前，女总会因蕙春在内，回避着他，并没使他去过，所以没有输过大钱；但别地方麻雀里头，输得也不少了。近来，他学会了上海最新流行的一种西牌，名唤扑克，心上很是高兴。上集结尾书中，曾在惺惺院内请人，要想碰过一场，只因被制造局一闹，没有碰成。后来又要想碰，无奈胡图仲、侯谱涛等此道俱不甚精，大家不愿，因此依旧只碰麻雀。却每与怀策说起可有什么打扑克的朋友，约来打他几场；这牌最是好顽，打了他，觉得不想再碰麻雀。

怀策听在耳内，替他很是留神。知道这种牌近日官场也甚风行，问起刘泰仰、陶子尧、娄梦渔等，果然个个都会。无如

扑克须要五六人才有兴会，不比麻雀，只要四人。况且祖诒与他们同打，自己一些没有好处，空起劲些什么，故此不去拉拢。这天，在蝶花社看见肖湘在楼下看戏，想起他赌里头最是精明，不知扑克怎样，因下楼去特地问他。

肖湘自从也湘病目，两眼失明，自己本领不济，一直没有与人出手。幸靠着胡少太太有几个钱，将就度日。可惜这钱甚是有限，若使日子多了，怎样支持得去！见社会上扑克风行，遂留心研究着它。先把五十二张纸牌的名目记清楚，怎叫斯培特，怎叫哈脱，怎叫俱乐部及达谱之类；然后辨别敷尔好司、大小同花顺子、温配、吐配等种种名称，并各牌的等级高下。这五十二张牌搅清楚了，逢到有人打扑克时，息心静气的站在人家背后，看人怎样打法。偷那审、探、诱、擒、纵五个字的秘诀，并默记着：第二家叫做恩透；不愿掉牌，把牌合置桌上，免做输赢，叫做派司；出注后加增公注，叫做莱司；手中拿到不尴不尬的牌，故意要与他人争胜，增加重注，叫做投机。

只因赌钱的人"投机"这两个字每每戏呼"偷鸡"，肖湘以讹传讹，遂把它当做真实名词，以为既有这种美名，那"偷"字中必有无数弊病、无数手法在内。岂知投机全在机变，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令人捉摸不定，那便算是好手，并没有作弊一切。肖湘初时看不出它，后来日子多了，始知道打扑克斗的是智，并不是牌，更不是有甚手段。估量着自己的能力，这牌打熟了，一定胜得过人。再用上些认牌的眼法，把牌背张张认得出来，人家拿到什么好牌，可以一望而知。那时，自己手内的牌，可掉则掉，不可掉的，或是偷鸡，或是派司，一定能百战百胜。

遂买了好几副牌回去，镇日价把眼睛注着牌背，习练眼光。胡少太太莫名其妙，说他"可是疯了，这牌背有甚好看？"

肖湘笑而不言。想起从前练骨牌眼光的时候，乃与也湘同练，并不时互相试验。如今也湘已成废人，此事万不能干，只好练成了自己试验。自己一张一张的辨别着它，不消一两个月，买来的这几副牌，已认得差不多了。又另买了几副新牌，随意约几个人，一角钱公注的小做输赢，打了几场，很有意思。从此，便每天遇到有扑克场子，一定去赌。那公注渐碰至四角、五角，无奈同赌的人，并没有空子在内，下不来手。偶然有几次，在妓院里头，一块钱的公注，局面稍觉大些，也只三十、五十块钱输赢。更有输了钱当场没有，一时拿他不到，要等第二次再碰划帐的，所以，心中很是乏味。

这天到蝶花社去看戏，一半因蝶花社新开，要去看看玠如的花旦；一半想寻找户头，可有什么曲玠之、屈世仁、屈四太太那班的人。因为上海的风气，凡新开什么游戏场子，这几天爱顽的人一定要去，说不定碰到一个。故独自在正厅上坐着，却留心看着包厢里和各处看戏的人。恰被怀策眼快瞧见，跑下楼与他招呼。

肖湘自从干了胡公馆内这一桩事，遇了怀策那般的人，很是怕他，不象从前十分亲近。但他亲自下来搭话，不便冷淡，只得满面堆着笑容，起身相迎，问他与哪个同来。怀策将手向包厢一指说是祖诒和醉月楼、柳飞飞。肖湘看见飞飞，想起卫旦桥敲竹杠的事情，更怕怀策也来转甚念头，心上更暗暗跳个不住。

怀策还问他："可是一人到此？难得有这样兴致。近来在哪里消遣，因甚好久没有会面？"肖湘留心答道："自从总会散去之后，没有什么一定地方。这几天，连麻雀也没有人叉，真是昏闷！"怀策笑道："你连麻雀都不叉了，那身子又每天闲着，没地方去，亏你怎样忍受？若换了我，怕不要闷出病来么！"肖湘

觉着说得太过，忙转口道："麻雀虽然不叉，近日新会了一种顽意，是社会上最流行的扑克。偶与人略打几场，很还有些趣味。"怀策听他近打扑克，接口问道："这东西你也很精明么？打的是哪一班人，多少公注？"肖湘道："公注不满一元，乃是自己几个朋友；精明哪里敢说，幸喜输的日子还少。"怀策道："只要不输，那就好了。"说罢，把身子一伛，将口凑近肖湘耳畔，低低的道："你此道若果精明，倘然要甚空子，眼前现有；包你三千、五千的输得出来。但不知赢到了钱，彼此怎样分派？你可说给我听。"

肖湘闻他说出此话，始知并无恶意，乃是自己错防了他，如今应讲实话，因也附耳答道："你当真有甚空子？这扑克不比摇摊、牌九，必须有人帮花，做一个我输你赢。尽可我一个人出手，结帐时三七分拆可好？"怀策摇头道："三七哪个愿意！倘是对拆，我便介绍你们见面，搅他十场、八场，包管有几千块钱。"肖湘道："照你这样说来，不像是一两个人。"怀策道："一两个人怎能碰得扑克，难道要你去再叫帮花不成？"肖湘大喜道："既然来得人多，不妨四六开拆，动手的人，照例总要多些。"怀策始微微把头一点，叫他上楼去同看祖诒。肖湘久晓得他是个败子，这种人最好下手，心中越发暗喜。

见面后，怀策便问："祖诒，今天可知刘泰仰等俱在什么地方？"祖诒道："泰仰，不知道他。陶子尧，听说呼图但请他吃酒，在三马路乐意那边。你要问他做甚？"怀策道："呼图但请的既是花酒，他们谅来定在一处。我因你好久要打扑克，会打的人甚少，几次成不来局。这位白肖翁，他最喜此道，特地上来问你，今夜可有兴致？停刻看完了戏，大家去顽他一场。我想，必须找得到刘泰仰那一班人才行，否则两个人依旧没用。"

祖诒正因连看了四五夜戏，心上未免有些生厌，听得有人

要打扑克，正中下怀，因说："白肖翁既然有兴，我可奉陪。倘要去请泰仰、子尧及娄梦渔，定在呼图但的席上，尽可写条子到乐意院中去请。但要去，此刻便去；稍迟，台面一散，便俱难找他了。我想，这后本《双珠凤》本来不比前本好看，何不大家休再看戏，立刻一同前往？"肖湘道："尊嫂等在戏园怎样？"怀策道："她们看完了戏，可坐汽车回去。我们不必坐车，马路上走走也好。"

飞飞知道肖湘牌九、麻雀俱是活手，总会里曾分过他兄妹的钱。临了儿，尚有一笔找帐，至今没算。扑克却从没说起，这牌风行得日子未多，谅来定是新近学会。况且利害的乃是也湘，如今，也湘不能出手，肖湘并没十分能耐，不必虑他。又见由怀策领他上楼，更不便多甚说话，所以一句也并没阻止。醉月楼更没有什么意思，只问他："碰完了和，什么时候回来，汽车可到哪里来接？"祖诒道："碰二点钟一场，算他连碰两场，一两点钟也就完了。汽车到什么地方来接，我们现到哪里碰和，应请白肖翁说个地点。"肖湘道："我没有什么地方，任凭戚祖翁爱往何处，便往何处。"怀策道："戚祖翁心上要好的人已经娶回公馆，此刻也没甚地方。我倒有个主意在此：刘泰仰做的三马路留仙，新嫂子在鸳鸯旅馆结婚，做了个女宾代表，没有什么谢他。今夜何不在留仙那边，叫泰仰碰两场和，完了这个心愿，岂不是一举两得？"祖诒点头道好，遂分付汽车停刻准放到三马路。便让肖湘在前，自己与怀策在后，一同下楼，出了蝶花社，取道三马路而去。

祖诒近来在街上边不跑惯了，两个公馆里头又娶了三个妓院出身的女子，把身子淘得虚虚儿的，二十多岁的人，走路已似没有脚花。更兼近来烟瘾越大，每天吸至一两有余，精神愈觉十分不济。从五马路跑到四马路口，早已是腰疼腿懒，气

喘汗流。勉强走到大新街，正要转弯，迎面来了一辆汽车，背后来了一部电车，斜刺里又驶出一乘马车，转弯角上的黄包车多得更如蚁聚一般。祖诒见了，慌得一时无处避让，腿弯里头一软，在人丛中跌下地去，恰扑在一个黄包车夫身上；这黄包车夫站不住脚，连车带人，顿时也倒在地。斜刺里那辆马车已到，马夫收不住缰，疾驰过来。路上的人一齐发喊，怀策和白肖湘见了，俱吓得面如土色。正是：

赌窟未曾遭毒害，危途先已受飞惊。

要知戚祖诒性命如何，这场扑克还打得成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显手段瓮中捉鳖　抄脚跟洞里寻蛇

话说戚祖诒在三马路大新街转弯角口平白地跌了一交，扑翻了前面的一辆黄包车，斜刺里驶到一乘马车，马夫收缰不及，路上的人见了，大家发喊，萧怀策、白肖湘吓得魂不附体。恰好转角口有个站岗巡捕，见前面地上跌下了人，后面有马车驶来；难为他眼明手快，急忙把左手一举起，右手将马嚼环拚命一挽，那马始倒退数步，由马夫勉强把缰绳勒住，好等祖诒和黄包车夫在地上起来。

哪知祖诒倒在尘埃，四肢无力，万爬不起；黄包车夫身上，因尚有个坐车的女子，连车翻下，压住了他的肩背，也休想爬动得来。后由怀策与肖湘二人狠命把祖诒扶起，到一个旅馆门前略避。看那部黄包车时，坐车的这个女子，因翻下时颠了个身，把两只脚套在车篷里头，急切伸缩不出。又是好慌，又是好怒，口里头"杀千刀，断命车子"的骂个不绝。好容易像弄缸甏女子一般的弄了半天，才由旁人将车篷扯住，两只脚褪了出来，一咽噜从车夫的背上蹿起。因怪他太不小心，举起拳头便殴。车夫喊莫打，并说："这一交乃被后面跌下的人带倒，不能怪我！"那女子甚是撒泼，哪里肯听。路上的人见了，又俱大声胡调起来。巡捕急忙把手中的马嚼环一松，跑过来竭力喝阻，道："马路上不能相打，可晓得租界章程？"那女子始缩住了手，放这车夫起来。把翻倒的车子扛起，仍旧想叫女子去坐。那女子再也不要，一路痛骂而去。

怀策认得她是从前跟花娜娜的阿兰，不知现在哪个妓院里头，因要紧扶着祖诒，不便问她。祖诒喘息了好一回，才说了一声："好险！"怀策问他："可曾跌痛？"祖诒指着膝盖说："跌下时磕了一磕，此刻甚是作疼；幸亏乃是实地，谅来尚还无碍。"那巡捕也过来查问："究竟跌得怎样？"肖湘回说："没有什么！"又谢了他相救之劳。最晦气的是那个黄包车夫，非但白白跌了一交，被阿兰打了几下，连车钱也一文没有拿到。本想与祖诒寻事，因有巡捕在旁，不敢多说。只得自认倒运，拉着空车便跑。这时，马车也已过去，路上的人一哄而散。

祖诒却一跷一瘸的，再走不来，幸喜怀策有部包车，本来在后边跟着，遂服侍他坐了上去，问："可是回到公馆，还是仍旧去寻子尧？"祖诒道："自然去寻子尧，老早回到公馆做甚？"怀策、肖湘心中暗喜，遂叫车夫车他到留仙院中。二人因路已不多，不再坐车，依旧步行。

沿途怀策对肖湘道："这一下可算是祖诒命不该绝，却也是我们二人的侥幸。倘然真被马车碾死，或是踏伤，岂不是白费心纠他出来，并且还要向他抱歉。但停刻动起手来，你可拿得住稳稳赢他？不要阵上失风，我可一个钱输它不起。"肖湘道："拿不稳怎去约他？老实说，这扑克虽然我新近学会，却另有一种心法，打十场可以赢足十场；不过初开手必得放些上岗，这却是欲擒故纵，你在旁不必多言。"怀策摇头道："你与这几个人打牌，也要放上岗么？他们都是富贵脾气，越输越是不信，忘命要赌；赢了反恐怕不肯放马。此举尽可不必。"肖湘道："当真不放上岗，这就更容易了。停回你瞧他们的钱，一个个俱要送到我处。宛似瓮中捉鳖一般，一捉定是个着。"

彼此一路谈出了神，竟把留仙的院门走过，尚没知道。及至怀策觉着不对，猛抬头，见墙上边悬着一块"乐意"的牌子，

急忙站住了脚，说："我们只顾讲话，已走透了。这里是呼图但做的乐意那边；今天请陶子尧等吃酒，就是此处。不知台面散没有散？何不你在门外稍待，我上楼去看个明白。没有散，叫他们散了便来；若是已经散了，子尧等现在什么地方，可以回到留仙那边，写条马上去请；并连呼图但也邀他在内。你瞧可好？"肖湘听了甚是赞成。

遂由怀策一人入内，恰巧席面刚散，子尧等尚没有走。因把祖诒要在留仙那边碰场扑克，请他们赶紧过去，祖诒已先在院中候着的话告知。子尧听他要与自己的相好碰和，自然十分高兴。呼图但听说碰的乃是扑克，他也学会得不多几时，天天巴不得碰几副过个瘾儿，所以不等怀策请他，便问："那边共有几个朋友，我们可要同去？"怀策道："那边祖诒之外，只有白肖湘，并没别人。打扑克，最好有五六个人入局，呼大人肯去更妙。"呼图但连说："去，去！"却移步跑入后房。

怀策不知他为了何事，跟将进去。见后房一张铁床上头睡着两个人，在那里抽烟。一个认得他是前清放过钦差大臣的崔心澜；一个年约五十多岁，身上穿着件枣红花缎珠皮袍子、品蓝外国缎一字襟珠皮出风马甲，头上戴着顶瓜皮小帽，那帽檐上钉着一颗蚕豆大的鱼胆青宝石，打扮得甚是特色。一望而知是外路初来的阔客。只因没有见过，不认得他。故急退了出来，私问泰仰："里房是谁？"泰仰道："一位是崔大人，你曾同过台面。尚有一位是陶子翁的老太爷陶泰陶大人，难道你没有会过？"

怀策听是陶泰，想要进房去给他请安。子尧忙止住道："他今天与崔大人有密事商量，所以俱在里边，不必与他招呼，不妨缓天再见。打扑克，他也甚喜欢；缺人不妨去请，包你一请便来。不过，我们父子不能同场。他来了，我只好在旁观看，动

手不来。不比吃花酒，尽管同席，一点子没甚拘忌。”怀策道：“令尊老伯也欢喜打扑克么？缓天祖诒再有局场，定要请他。他如自己有甚局场，也可请祖诒和那位姓白的同来。姓白的很要朋友，停刻一会面便知道了。”子尧点头称是。

呼图但已在里房跑了出来，说：“已经交代心澜，尽管和陶泰在这里谈心，我们大家快去。”遂让怀策在先，自己和子尧、梦渔、泰仰一同下楼。乐意出外堂差去了，不在院中，照例由娘姨代送。

怀策到得门外，不见肖湘，知道因耽搁得时候久了，已先到祖诒那边候着。故大家同至留仙院中。见祖诒在炕榻上头，撩起着一只裤脚，露出瓜楞般的一个膝盖，肖湘仿佛在那里替他敷药。泰仰等俱甚诧异，问：“膝盖上边怎样？”祖诒把在大新街口跌损的话说了一遍，并指着四边红肿的地方说：“中间擦去了手指大的一块枯皮，此刻很觉作痛，故到中法大药房买了块橡皮膏，刚巧贴上，约略好些。”

呼图但道：“马路上本来真是难走，前一天，我也因没坐汽车，跑过石路，正在改造阳沟；忽然迎面来了一乘塌车，要紧让他，几乎跌到大阳沟里头去；由旁人扯住，一只脚已经踏下，变成泥鞋一般；一件蜜色花缎珠皮袍子，溅得满襟俱是污泥，穿他不来。”娄梦渔道：“可不是么，我初到上海的那天，坐了马车上岸，不知在什么马路的转弯口头，碰倒了一部脚踏车，几乎闹出人命事来，把我吓了一跳。租界上汽车、电车、马车、塌车、包车、黄包车、脚踏车，说不定还有羊角小车，热闹些的地方，处处川流不息，这路实是不好跑呢！”

陶子尧道：“戚祖翁跌了这交，不知有无内伤，可要吃些伤药？刘泰翁谅来必有，乃由军营里军医合的，很是有效。”祖诒把裤脚往下一抹，立起来道：“我这一交，乃因脚筋里头一软，

磕下去的。所以定没内伤，不必服药。此刻你们客已到齐，快些搭桌子，大家打牌。只要一打了牌，这膝盖上的疼痛，一定便忘掉了，当比吃药还灵。"肖湘笑道："怎么打扑克可以打得好你的膝盖疼痛？若是这样说来，刘大人往后若再带兵，营里头不必请甚军医，只要多备几副扑克够了。"刘泰仰也笑答道："本来兄弟的军营里头，报销上虽有军医名目，其实谁去请他！至于没有事大家赌钱，乃是各营的通例。扑克牌虽然流行未久，营中并不很多。若是麻雀牌、骨牌，或上大人等纸牌，只恐也拿得出八十一百副哩！"

怀策见泰仰和肖湘讲话，因彼此尚没通过名姓，暗与肖湘递个眼色，招呼他一一见过。留仙已叫值台面相帮端好桌子，起过手巾，就此入局，共是祖诒、肖湘、呼图但、泰仰、子尧、梦渔等六人。怀策佯称不会，只在祖诒和肖湘背后闲看。肖湘坐定后便问："碰多少公注，多少钟点？"呼图但道："公注四元起码，钟点至少须两个钟头。"娄梦渔恐输赢太大，只肯公注一元为始，打一点钟；结过了帐，要连再连。呼图但一定不依。肖湘也佯说："四块钱起的公注太大，不妨小些。"后来，由祖诒决定，公注二元为始，钟点依了呼图但，准以两个钟头为度。要连，结帐再连。

于是，由呼图但开手派牌。祖诒得了一张武士，照例做庄，把全副牌一齐收至手中，插和过了，交与下家，重插一过。下家正是肖湘，略略插动几张，仍旧交还呼图但，由他一张张挨次派牌，每人派足五张。也有要进牌的，也有不要进的，也有看了牌自愿派司的，也有把公注莱司至十倍、十数倍的。临了儿，乃是娄梦渔赢钱。第二副是肖湘做庄，便是肖湘自己赢的。以后，怀策冷眼里看他弊病，半点子看不出来。却遇到了偷鸡的牌，没有人比，自然他赢；有人比，也十副里要赢到八副。两

个钟点打满，肖湘足足赢了三百多块现钱。

呼图但十分不服，定要再打。各人身上带着的钞票输得俱已差不多了，写条子各到公馆去拿。只有娄梦渔，决计不愿再打，先自回去。少了个人，未免扫兴。呼图但写请客票，请崔心澜，一请便来。仍旧六人，又打了两个钟头。自然仍是肖湘赢的。这场因没有了娄梦渔，个个俱是泼手，进出比第一场大了。呼图但一个人又输了二百多块，祖诒也有二百左右，崔心澜、刘泰仰各人一百五六十块，陶子尧最是少些，约略一百块钱。

呼图但与祖诒再要想连，众人因时候已两点多了，说："要碰，不妨明日再碰。"呼图但订定：次日准六点钟，在同春坊爱情那里，早些入局，可以多碰几场。并叫子尧不妨迟到一步，头里几场，可请陶泰先碰，子尧唯唯。彼此始纷纷各散。只有刘泰仰不回公馆，便住在留仙院中。

肖湘这一晚足赢了一千多块洋钱，与怀策暗暗欢喜。出了妓院之后，怀策邀肖湘到号内略坐，问他："这钱几时可分？"肖湘要等数天之后，没有风浪，照数摊派。怀策不允，说扑克不比牌九、摇摊，赢狠了，恐有翻变，必须稍缓几时。要肖湘满三天均分一次。肖湘看祖诒等这一班人，只有娄梦渔手靶紧些，人也比众乖觉，其余俱容易对付，因便答应下了。怀策要偷他过门，说："比牌时，因甚每副好牌居多？"肖湘不肯实告，只说："内中自有手法，不能够传与别人。"怀策本来只要赢钱，那赌诀知也罢不知也罢，不再细问。暗里头估量起来，必定掉牌时私将好张抢进，坏张飞出，只因手法纯熟，旁人万看不明，很佩服他有些苦功。

祖诒却自从这一天起，又天天闹到妓院里去。第二天应酬过了呼图但，第三、第四天是子尧和崔心澜的主人，一在百

花里醉仙桃处，一在福宁里大怜怜家。这几天俱是全夜，直到天明方散。

第五天是陶泰做的相好，在北泥城桥牯岭路斯盛里内。地方甚是冷僻，乃是一个住家妓女，名字唤做幽花。排场与书寓一样，平时也有和酒。不过，堂差不很出去，只应酬几户熟客。陶泰到了上海，虽然年纪已老，却喜欢实事求是，故由呼图但介绍，做了幽花。着实肯花几个钱，不时住在那里。被两个姨太太知道，在公馆里闹了数次，不许他去。他面子上虽然答应，暗里头哪里断绝不来。所以这一天的扑克，约祖诒和肖湘等白天开碰，原想到了晚上，可以早些回去。偏偏呼图但又是大输，两场不罢，三场不休，直碰到一点多钟，尚没有散。

跟幽花的那个大姐，并非别人，就是那天在三马路上翻车、先前跟过花娜娜的阿兰。这日早上，阿兰没事，听得院子里有人说起："柳飞飞嫁了祖诒，公馆在提篮桥。"心上有些不信，特地坐了电车，前去访问。为的是从前娜娜生意上尚有一份分头，飞飞吃了官司，自己也被带累，没有拆到。若使飞飞真嫁祖诒，好与她算这一笔帐。故此不惜工夫，竟被她寻至公馆。

飞飞和她感情本好，送了她二十块钱，并留在公馆吃饭。说起："祖诒尚有一个公馆，在静安寺，娶的是贾惺惺。这几天一连三四夜天亮才回。问他，说在外面碰和。却每天把铁箱里的钞票一百一百的拿着出去，从不见剩些回来。昨天，竟然一夜不回，不知他住在哪里，连汽车也没处去接。因此，我们家里头很疑心他，不要贾惺惺有甚鬼计。你今天来得真好，我要问问近日的外面事情，可曾遇见过祖诒在哪里赌钱，同着的是哪一班人？"阿兰道："戚少这两日天天见他，果然赌得甚是高兴。同淘的听说都是官场中人。我们先生做的客人，姓

掏，也在里头。昨夜在福宁里大怜怜家，我跟先生堂差去的，打扑克打至三点多钟才散。戚少要想连至天明，因别人都要回去，不肯再打。戚少曾说：'汽车已回公馆，心上甚是懊恼。'后来不知怎样，我与先生先走，没有清楚。戚少向来不借干铺，大约因没有汽车，这里出路又远，不能回来，故此住在惺惺那边，也未可知。"

醉月楼听了，跳起来道："惺惺住在静安寺路，比这里出路更远，昨天怎得会去！我叫小大姐唤汽车夫来问他，莫要得了什么好处，明里头放空车回来，暗里头却把他送到新公馆去。"因令小大姐立时把汽车夫唤来，仔细盘问。汽车夫咬定没到静安寺路，并说："这几天，少爷在妓院碰和，天天叫放空车，天明去接。只有昨夜，没有接到。"醉月楼见盘不出甚口风，怪他贪懒早回，不肯停车等候，狗血喷头的骂了一顿，叫他："今夜一定要接到少爷；接不来，休来见我！"那汽车夫有口难分，站着不敢答应。阿兰含笑劝道："你莫要这样发火，今天要接戚少，只消问我，包管一定接得回来。"车夫听了，喜道："今天可是在你们院内碰和？晚上边一准早些来接。若叫我再放空车，决定不放就是。"

飞飞闻祖诒今夜在阿兰那边，打发汽车夫出去，晚上边小心伺候。一面问阿兰："跟的先生是谁，住在哪里？"阿兰道："先生名唤幽花，在牯岭路斯盛里内。"飞飞诧道："牯岭路出路很远，怎么住在这个地方？"阿兰道："她本来只做几户熟客，堂差不很出去，所以远些不妨。这地方却很是清静，大小姐可缓天来顽。我们先生很有些公馆中的姊妹，不时往来。你来时，她一定欢喜。"飞飞向醉月楼瞧了一瞧，道："祖诒昨天不回，今夜我们可要坐了汽车，竟到阿兰那边找去？牯岭路地方冷僻，不比在三、四马路，动不动看的人挤了一弄，不便前去。"醉月

楼道："当真去，我便陪你。倘果找到了他，当场不要说话，只候着他一同回来。即使朋友看见，算来也没有什么。"阿兰道："二位真个要来，我叫先生另外开个房间，可以不与碰和的朋友见面。等碰完了，请戚少进来，岂不很好？"飞飞道："如此更妙。"

于是阿兰去后，二人到傍晚时候，梳洗好了，吃过晚饭，坐汽车到牯岭路斯盛里口。先令汽车夫进院叫阿兰出外，问明祖诒果然在内，始一同进去。幽花与飞飞和醉月楼虽然并不认得，久知道二人的大名；况由阿兰预先说过她们要来，所以接待殷勤。在碰和隔壁的一个外国房间里头，请二人坐下，装了四玻璃碟外国糖果，并泡上两盖碗上细雨前茶，随手递上两支绿锡包香烟。

飞飞细看幽花，年纪已有二十五六，那肌肤却白嫩非凡，面貌也甚娇艳。身上穿一件玄色外国缎银鼠长袍，胸前碗口大一个外国花球，洁白可爱。足登黑牛皮文明小靴，头梳松三股光油大辫。初看了，竟似个翩翩公子，使人之意也消。暗想：花界上听得人说，有一班磨镜子党，最喜欢此等装束，不知此人可是党员？附耳戏与醉月楼说知，醉月楼要她去问阿兰。飞飞含笑把阿兰招至身边，细细动问，果然是一个著名党魁。因飞飞与醉月楼从前俱没入过党，不晓得她，飞飞要问："磨镜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既跟着幽花，一定知道内容，可肯说给我听？"阿兰只是吃吃的笑，不肯回答。飞飞问得急了，阿兰说："你不要进党，问他做甚？要进，我可替你介绍。"飞飞将指尖在她的额上一指，轻轻骂了一声，又微微的笑了一笑，始不再问。

幽花与醉月楼讲话，不知二人耳语何事，没有留神。后闻飞飞骂着阿兰，猛回头看见她两颊嫣红，估量着一定是提到自己的隐事，将阿兰微微瞧了一眼，阿兰便跑了开去。

飞飞越看幽花，心中越是爱她，慢慢的坐近一步，寻些话来与她兜搭。幽花对答如流，三句中更两句带着笑容，有一种说不出话不来的媚态。飞飞几乎忘其所以，不把她当做是个女子。只因醉月楼在旁，不便过于大意，把这个心勉强镇着，只频频的喝了好几口茶。醉月楼怪她这样发渴，飞飞说："想是吃夜饭多吃了虾子扒参所致。"幽花在玻璃蝶子内取起一只金山苹果，叫阿兰拿柄刀来，亲手切了数片，递与飞飞，说："多吃茶容易受湿，还是吃些水果。"飞飞接了一半，把一半还敬她自用。幽花含笑受下，拿来转敬与醉月楼。

彼此正当十分亲爱，忽外房值台面的老娘姨进来说："即刻到了一部马车，有个女子来找戚少，现在房中看打扑克。陶大人要叫大小姐出去，招呼她里面来坐。"飞飞与醉月楼听了，忙问："这马车可知是哪里来的，那女子有多少年纪？"老娘姨道："马车从哪里来，没有清楚。这女子年约二十上下，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大姐同来，戚少叫她阿秀。"醉月楼含怒道："那一定是惺惺来了，好个不要脸的东西，她今天怎的也找到这地方来！"飞飞道："昨天祖诒住在那里，自然知道今天在此碰和，故放马车来接。亏她拿着柄如意算盘，怎知我二人先已到此。今夜祖诒若仍要到那一边去，我二人必得给些颜色她瞧！"醉月楼道："那个自然，且等停刻碰完了和，费这里先生的心，请她进内再说。"

幽花闻贾惺惺也来寻找祖诒，知道三个人少停必有一场大闹，此时惺惺断不能使她进来。好得房门上门帘下着，不妨掉个枪花，说有客人在内，由惺惺在外面坐着。主意已定，立起身向飞飞、醉月楼告了个便，与老娘姨一同出外。见了惺惺，笑微微点了点头，请她坐下，说："因那边房内有客，只好在此有亵些儿。且俟客人去了，再请到这面去坐。"惺惺回说："不妨，

他们的牌将要完了，戚少和我便要回去，里房不必惊动。”祖诒也说：“只有四、五副牌，可以无须进内。”幽花微笑不言。后来，跑至祖诒背后，附着他的耳朵说：“打好了牌，请你先到这面房内，说一句要紧话儿。”祖诒不解道：“这边既然有客，怎样进去？”幽花笑道：“那客人也是找你来的，你进去一见便知。此刻，我再替你招陪片时。”说罢，又抬身出去。祖诒满肚皮想不出这人是谁，既然到此找人，因何不至房中，却在别的房间等着。

怀策本来并不打牌，只在桌上闲看，此人最是细心，见幽花有些鬼鬼祟祟，口里头不去问她，却暗步至那首房外，向门帘内细细张看。见一首沙发上坐着飞飞，一首摇椅上坐的是醉月楼，不觉替祖诒吃了一惊。本想走进去问问她们，怎的到此？因碍着贾惺惺在旁，恐防跟着进内，故急缩住了脚。只做没有瞧见什么，洋洋的走到祖诒身旁，假意看他打牌。候着庄家插牌的时候，附耳说：“那边房内乃是飞飞和醉月楼，打完了牌，快些过去。却千万瞒过惺惺，不可使她知道，休要闹甚笑话出来！”祖诒听了大惊，急叫怀策坐下替碰，自己假称急要小遗，跑出外去，直奔至那首房内。

幽花见祖诒来了，含笑说：“你来瞧这两个人，可是非但认识，并且还十分要好？”祖诒无暇答覆，急问醉月楼：“怎的到此？”醉月楼道：“你昨天一夜没回，难道我们今天不要找你？”飞飞道：“若是大姊不与我来找你，找你的人已经来了，今天还想回公馆去？”祖诒被二人兜头一冲，说不出甚话来，只言：“昨天因没了汽车，所以住在静安寺路；今天，你们不来，自然也要回来。”醉月楼佯作不解道：“静安寺路是什么地方，你去过夜？提篮桥没有汽车，不能回来；静安寺比提篮桥更远，亏你怎样去的！”

祖诒自恨太不留心，说出口铳，尚想辩称静安寺是朋友人家。已被飞飞拿住话柄，说："大姊，你好瞢懂！静安寺路显见得也是他的公馆，所以，半夜三更可以随意进去。还要问他则甚？"醉月楼始若恍然大悟道："原来贾惺惺你竟娶了，便住在静安寺路，你瞒着我干得好事！怪不得惺惺现在外边，我只认是叫的堂差，谁知却是你的姨太太了。今天，你可同着她仍到那一边去？"这几句话说得祖诒哑口无言。

正在万难对付的时候，外面和已碰好，惺惺不见祖诒出来，问房间里值台面娘姨："戚少到哪里去了？"娘姨说了句："只恐在那边房内。"惺惺不知就里，闯将过来。怀策见了，要想阻止，已是不及。只看她把门帘一揭，恰与飞飞和醉月楼打了一个照面，彼此怒从心起，咬牙切齿的斗起口来。正是：

非关争夕含酸意，各为图财费苦心。

要知这三个人见面之后，祖诒怎样调处，回到哪个公馆内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翻醋罐三女两条心　灌米汤一人四合意

话说贾惺惺在幽花院中，候戚祖诒碰完了和一同回去。因他进去良久，没有出来，老娘姨说："在那边房内"，闯过去把门帘一揭，想不到醉月楼和飞飞在房，不觉吃了一惊。醉月楼与飞飞也想不到惺惺闯进房来，大家呆了一呆。究竟飞飞厉害，一见了贾惺惺，把脸往下一沉，指着她对祖诒说道："你瞧，你瞧，你的心上人来了，可快些和她回去！你新公馆在静安寺路，怎的不早些使我们知道？昨儿晚上不回，也不必与大姊等你到天亮了！如今，你爱到哪一边去，尽管哪一边去，我和大姊决不与人吃什么醋！"说着，把祖诒直推出外。祖诒反狠命挣住了脚，眼看着贾惺惺道："本来你进来做甚！"贾惺惺不答应道："我是你戚家的人，在鸳鸯旅馆结婚，有媒有证嫁与你的，我不该到这里找你，倒是哪一个人该来找你？"飞飞目视醉月楼道："大姊，你听，好个明媒正娶的少奶奶！"醉月楼被她提醒，一把扯祖诒坐下，道："她说的是什么话儿！你城里头家眷死了，邢蕙春又与你断绝关系，除了我，还有什么明媒正娶的人，你可说给我听！"

祖诒正在无言可答，恰到了一个救星，乃萧怀策知道事情不妙，跑了进来说："外面的和已经完了，陶大人叫你出去结帐。今儿他又是输的，大约有二百块钱左右。你也不能够赢，不过比他略略小些，一百五六十块够了。依旧是肖湘一人独赢。他的扑克最是会打，往后，真有些不能与他再赌。"祖诒皱眉

道："钞票桌上现有，你去替我代结也好，何必要我自己出去。"怀策与他使了一个眼风，说："陶大人要你自去，谅来尚有别事，我怎能代得来你。"祖诒这才会意，立起身往外要走。被醉月楼喝住道："陶大人叫你结帐，结了帐，你可要进来！还是随着明媒正娶的少奶奶一同回去？须知这'明媒正娶'四字，既然有我在先，我一定不能再承认别人！"怀策陪着笑，在旁答道："好嫂子，你莫与祖诒哥闹甚气儿。陶大人叫他出外结帐，结了帐，自然仍由我陪他进来，有话再说。好嫂子和新嫂子是几时来的，怎我一些没有知道？早知你们二人在此，我本来并不碰和，早已跑进来了。"醉月楼尚想吃住祖诒不放，飞飞咬着耳朵，不知说了句什么说话，醉月楼把头点了一点，始眼开眼闭的由他出外。留心看贾惺惺在门口怎样，却早由萧怀策也叫她到外边去了。

幽花暗赞飞飞真有能耐，不比醉月楼一味使着蛮劲。又想祖诒停刻进内，大约必由怀策做一个和事佬，力把此事劝和。但看惺惺也甚来得，这和不知怎样劝法？须看怀策用甚手段。因笑盈盈对醉月楼道："戚少你不要说他，真是一个好人。方才你说话问得紧了，他半句也答不出来。稍停不可逼住着他，且等萧大少怎样解劝，不见得使你们吃亏。"醉月楼道："本来谁叫他去娶惺惺，瞒着我不肯使我知道？今天既然揭破了他，必得要他一个了断。不过惊扰你，心上不安。"飞飞道："非但惊扰，说不定还要请你帮着我们说几句话。别的没有相谢，只能结个要好姊妹；缓天请你到公馆来玩，我们备一席酒恭请你罢！"

幽花笑道："公馆里我恐不便进来。"醉月楼道："这却为何？"幽花道："我平日男装惯了，怕穿女子衣服，公馆里看了异样。"飞飞道："那有什么要紧？我从前也曾穿过男装，并且喜

欢人家叫我少爷。近来嫁到戚家，始不穿了。四季衣服还多着呢！”幽花凑趣答道：“你男装的时候，喜欢人家叫你少爷，我现在穿的男装，你肯叫我声少爷么？”飞飞也谑着道：“你当真变了少爷，我便一天叫你到晚，晚上边还要亲亲热热的多叫几声。”幽花道：“此刻正是晚上，你便该亲亲热热的叫我，我有亲亲热热对付你的法儿。”

飞飞听她讨着便宜，伸手要拧，又想：她说的话，或是党派里的隐语，暗中看上自己。故又缩住了手，竟把她当做男子，暗暗丢了一个眼风，口中说了一声：“你想！”两个人针锋互对，渐渐说得入了港儿，绝不像是初次会面。可见青楼中人，彼此一熟便熟，干不出甚好事，与好人家妇女不同。暂且按下慢提。

再说祖诒被怀策三言两语，借着陶泰叫他结帐，跑了出来。其实，扑克帐早已结清楚。碰和的人也俱走了，只有陶泰在后房吸烟，尚没有去。他却不管人家闲事。所以祖诒进去了没有出来，不在心上。直至贾惺惺退回房中，始怪老娘姨说话含糊：“那边既是戚少公馆内的家眷，因何不早些说破？累人家碰了一鼻子灰；戚少读了《西厢》上‘两面做人难’那句曲儿！”说完，仍旧吸他的烟。

祖诒与怀策进房，并不出外，怀策抱怨祖诒：“昨天既然住在惺惺那边；今天不该把在此碰和的地点告诉醉月楼与飞飞，致他们找到这里。”祖诒抱屈道：“昨儿我既没有回去，今天哪个说在此碰和！不知她们怎样找来，真是奇怪！如今事已搅糟，必须打发她们怎样回去才好。”贾惺惺道：“不打发她们回去，看我今天依你跟着到提篮桥去过夜！除非往后你不想再到我那边来，这才没有什么不可。却须对我说开句话，以后公馆里的用度，你拿几百块钱一月给我开销，我一个人尽可过得下

去，不见得定要你来！”说时，恶狠狠的声气又高，面色又十分难看，活摆出一副泼妇举动，好不怕人。祖诒见她发火，只得央恳她道：“萧大少掉了枪花，叫你我二人出外，他一定有甚意思。你休要这样暴躁，我们大家商议才是。”贾惺惺道：“商议什么？我既然嫁的是你，只晓得和你说话。不认得什么醉月楼，更不认得牢监里出来的柳飞飞。她们两个人合在一块，想要欺侮着我，这可万万不能！况且飞飞乃是卫家的人，怎么干预戚家的事？真不要脸！停刻不再见她便罢，见了，定要打她两个嘴巴叫她醒醒，看她敢还记手儿！”

怀策听了，摇头道：“嫂子，你这句话且慢说着。你把柳飞飞当做还是卫家的人，难道不知道她已经嫁与祖诒，早姓了戚，今天故与醉月楼同来。否则哪有此事！”惺惺更大怒道：“祖诒娶柳飞飞，乃在什么时候？怎的他一些没有说起？瞒得真好秘密！”怀策道：“那是近两星期内的事情，祖诒大约不到公馆，所以并没说及。”惺惺更怒上加怒道：“近两星期，原来是娶了那个败货，祖诒才不到我这边来！怪不得有一夜在蝶花社看戏，我亲眼见那败货与祖诒和醉月楼坐在一处，本想差小大姐叫祖诒过来问他，谅她先已瞧见了我，避开去了，至今我很是疑心。直到今天才知底细。惶恐我嫁祖诒一场，不知他当我是什么人？一些没有我在眼内，这是哪里说起！”言罢，抢步至祖诒身旁，像要与他拚命一般。

怀策忙把身子一拦，叫祖诒向里边陶泰吸烟的房内暂避。自己低声向惺惺劝道：“这里是陶大人做的相好家内，你不可这样吵闹，陶大人脸上说不过去！”那口音却越说越低，后来，竟附至惺惺耳旁，不知道讲些什么。房间里老娘姨等一句也听不出来。唧哝了一刻多钟，惺惺面色渐霁，临了儿，始高声说道：“既是这样，你可和祖诒讲去，看他怎样，只要他没有什

么偏袒，我也答应得来。”怀策答了句：“还你过得过去！”叫她在房内暂坐，不可发恼。笑嘻嘻的走入后房，看祖诒睡在烟榻上，正和陶泰讲话。手中拿着一枝烟扦，在烟盘里划来划去，划着一支香烟头儿，真是无聊之极。瞥见怀策进内，疾忙坐了起来，将手向外面一指，轻轻的说：“她可是去了？”怀策冷笑道：“要她去，有这样便当？非我今天说你，这都是你自已不好闹出来的事情。惺惺平时脾气很坏，并不是不晓得她。我方才关照你，醉月楼和飞飞来了，你极应该向她掉个枪花，说：‘今天的和，一定又要碰到天亮。’设法她先自回去。怎么半句话也没有，自已向隔房一跑，丢她一个人在这里不去睬她。耽搁得时候久了，刚巧和又碰完，难怪她要来寻你。寻到了你，该赶紧出来，或找陶大人解这个围，或是找我说话；偏你又俱没想到，钉住在醉月楼和飞飞那边，任着她们两下斗口。不是我叫你出外，此刻不知闹到怎样。我想，你真是好傻！”

祖诒皱眉道：“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此时该怎样叫惺惺回去？我今夜决定回提篮桥，可费陶老伯和你的心，替我想个法儿。”陶泰在烟铺上闭着眼睛，耸着肩胛，摇头答道：“姨太太吃醋的事，旁人最是难劝。不瞒你老贤侄说，我公馆里两个小妾，也三不时有些口舌。只有我自已做好做歹，向两方面婉曲和解，实是费气。你比我更多了一位，自然越是难了。我瞧，还是萧怀翁随机应变，定能够调处得来。静安寺路的尊嫂，既然不便与那边见面，倒可请她进内，由我敷衍一会，免得冷落着她，一定心上不快。”怀策道：“陶大人能敷衍静安寺路这位嫂子，再好没有。我们可到那一边去，敷衍提篮桥两位嫂子。必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才安得下心。”遂叫老娘姨请惺惺进来，与陶泰见面。

陶泰在烟榻上坐起，哈了哈腰，因见惺惺出落得甚是风

骚，脑筋中仿佛有甚东西，向他震了一震，顿时精神百倍。请她坐在一旁，说也有，笑也有的，高兴起来。怀策既把惺惺安顿定妥，与祖诒向陶泰告了个便，一同跑至隔房。

其时，幽花因另有客来，跑出去了。醉月楼与飞飞只由阿兰陪着，有说有笑的，甚是欢喜。一见祖诒进内，两个人不约而同，顷刻换了一副面孔，一齐板将起来。醉月楼先开口道："结帐结到这个时候，可结完了？马车停在马路上边，马夫必已等得脚麻手冷，怎的还没有回去，却要进来则甚？"怀策代着答道："马车不是祖诒叫它来的，由着马夫等到天亮，不在心上。他今天决不回到新公馆去，故与我一同进来。"飞飞道："今天不到新公馆去，昨天究竟是怎样去的？汽车早已回提篮桥，电车十二点后已没有了，马车行到了两三点钟，也已关门睡觉，他想去也得要去！今天既有现成马车，又有个心上人来接着，怎有不去之理？你休要勉强着他，可知他心上发恼？"怀策含笑答道："昨天他到新公馆去，坐的乃是刘大人的马车。因刘泰仰住在相好那边，马车空着，才闹出这个祸来。今儿他若再要回新公馆，不但二位嫂子面上断说不去，就是我也不答应他。好嫂子，莫再动怒，瞧在我的分上，宽恕他这一次罢！"醉月楼道："贾惺惺若仍是个妓女，他偶然去住一次夜，我二人倒还没有什么。如今竟已公然娶了，在静安寺路借着公馆，为甚不与我早些商量？我却早虑他有此一举，所以替他娶了飞飞，指望收住他的野心。那知依旧在外干得好事，没心肝也不至没到这个地步！试问他怎样对得住我，更怎样对得住飞飞妹子！"怀策仍笑着劝道："这事原是祖诒不好，但俗语说'木已成舟'，责备他也是无益，不见得把惺惺退了回去。幸二位嫂子俱甚大度，只好格外看破些儿。往后，他决不再在外面胡行，遵守家法是了。"

醉月楼道："目今的事，尚半点子阻他不住，更要说甚往

后！他手头有的是钱，今儿娶了这个，明儿又想那个，谁能够钻在他的肚里，叫他不要去干！但他祖上传下来的家计，这几年也花得够了，你与他是极知己的朋友，不必瞒你，此刻剩得也已不多。他愿意这样浪用，我二人却代替心疼。况且万一花到一个罄尽，我二人拿什么度日？怎得不令人寒心！你要劝我们夫妻和睦，哪有不听之理。但这件事，必须给我们一个了断方可；否则我不愿意过这危险日子，还是购瓶安神药水吃了，早些把眼睛一闭，落一个好好收成的妙！”飞飞也接着道：“大姊的话可不是么！与其日后弄到个落花流水，眼看着度活不来，倒不如早死干净。大约戚府上的门风，有吞生鸦片烟死的，便有吞红头火柴死的。如今，大姊又要服安神药水，我也不见得活着现世，做一根裤带不着，立时吊死也好。那时，我二人俱让了惺惺，可趁了他们的心了！不过，我虽没有娘家，只有几个亲戚；大姊却还有些母族，死后未必太平，轻放戚家过去！”

祖诒闻二人越说越不像话，站在怀策背后，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只举起了一只右手，把指甲啮个不住。房间里阿兰等见了，大家暗暗好笑。

幽花因外头的客人已去，陶泰在烟榻上与惺惺讲话，故此回进房来。看见祖诒站着，请他坐下，一连说了几声，兀自没有听见。因微微的把他一扯，反使他吓了一跳，失张失智的问：“扯我做甚？”幽花说：“叫你请坐。”始在张摇椅上头懒洋洋的坐了下去。不防那摇椅往后一仰，急得他又跳了起来。房间里人更是好笑，幽花也几乎笑出声来。忙把摇椅伸手揿住，请他再坐，这才勉强坐定，两眼望着怀策，巴不得他想些话来对付。怀策明知这一下祖诒开口不来，完全仗着自己调处。却也故意止住了话，好像在那里想甚心思，一时不便回答的样儿。

幽花进房之后，见大家俱不开口，因向怀策说道："大少，你和戚少最是要好，可替他向二位嫂子讲个情儿，怎也闷坐着没句说话？"怀策道："你方才没有进来的时候，话已讲得够了。只因二位嫂子恨戚少娶了惺惺，恐他往后再有什么荒唐事情，定要一个了断。所以，我对答不来。"幽花道："夫妻间有甚了断？只要戚少放公平些，往后不亏待二位嫂子是了。我想，戚少也断不是待亏二位嫂子的人。"飞飞听着，暗暗向他递了一个眼色，道："待亏不待亏，乃是小事，不妨凭着他的良心。我二人因他这样作事，非但没有人在眼内，并且把银钱看得如粪土一般，使人想着胆寒。故此要他说一句话，问他以后怎样对待我们。"

怀策对幽花道："你可听见了么？他们要戚少这样一个了断。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旁人怎样相劝得来？不比要戚少叫一个饶，赔一个礼，或是发一个誓，我能作得来主。"醉月楼道："叫饶、赔礼，并不是三岁小孩，谁要他讨这好！发誓更是捣鬼，黄狗对屎坑罚咒，有甚交代？这种话，不必提它。"怀策因转口道："照你这样说来，叫饶、赔礼、发誓这三篇劝相骂的老式文章，万万不行的了。但'了断'这两个字，乃是个新题目儿，嫂子到底要祖诒怎样，可先说给我们听听。你们终是要好夫妻，我们劝得来也未可知。"

醉月楼道："了断自然在财政上头。他从前不娶惺惺，只有一个门口，老实说，铁箱上的钥匙，我身边也有一个，随便什么银钱进出，瞒不了我。他也从来没瞒过人。如今有了惺惺，居然又多了一个公馆，日后开销一切，不知他每月共要多少？想来一定不肯实说，我又断断阻不住他。不要今天拿出一千，明天拿出八百，慢慢的都运到那一边去，我与飞飞妹子暗中吃他大亏，这是一个不可不防的问题。至于他娶了惺惺，日后或

者又想再娶别个，把祖宗挣下来的产业，消败到个田空地白，更是难保的事。所以，我二人的意思，想把姓戚的一切家产，以后须由我二人掌着。祖诒身边的那个钥匙，叫他拿出来交与飞飞妹子。惺惺处每月用度，酌定一个数目，由我们二人给她。这才万事全休，叫祖诒同着我们回去。若有半个不字，今夜一定不依！"飞飞道："大姊说得不错，除了这样办法，我二人决不放心！他若把钥匙交了出来，由我二人管着，将来多少俱是戚家的钱，断没人糟掉他一个。不比到了惺惺手里，她在留春总会赌钱的时候，八百一千块输得下去；后来到安乐里做了生意，吃大菜、跑汽车、看夜戏、无所不为，花钱真是一等。这种人提到'家产'两字，怎能够保守得来？岂不早晚要弄到一个完字？那时，我们俱陪着他受苦不成？"

祖诒听二人一搭一挡，说的话居然句句有理，越发呆呆的无可措词。只有时瞧着醉月楼面色，有时又瞧着飞飞，像小孩子受着父母教训一般，连还口也是不敢。比了当初老太太与少奶奶在日那副横冲直撞的脾气，竟是换了个人。一半是戚氏家运已绝，祖上由悖入得来的财产，子孙例应悖出；一半却是溺爱女色，积宠生骄，积骄生畏——又自己私下娶了惺惺，觉得担着一千个不是所致。

怀策闻了这番议论，便发话道："二位嫂子这样用意，我知道了。但我要劝你们和好，不能够偏袒哪边，须说公话才行。要叫祖诒交出钥匙，此事只恐万办不到。日后新公馆内的用度要受二位嫂子节制，我料贾惺惺也断不肯依。无非仍是为难祖诒。我倒有个主意在此，说出来请大家研究。中听的，依着我办；不中听，只算我并没有说。你们可好？"祖诒这才开口言道："你想出来的主意，谅来决不会错，且快说给我听！"

怀策道："二位嫂子因你娶了惺惺，不放心往后日子，要替

你代管财产。这种大贤大德的女子，真是世上少有，你不可错怪她们。但财产究竟俱是你的，你喜欢在外头娶一个人，二位嫂子即使知道，也万不能勉强阻止。何况既已娶进公馆，古语说'既往不咎'，二位嫂子也休再怪他。至于惺惺那边，自然是你要娶她，她才嫁你。嫁了你，应使她有喝有用，怎能够有意苛待？所以，据着我的意思，你既有了三位嫂子，该每人给她一分资财，由她们当做私房，往后度日。所有姓戚的财产，当由你丈夫管着，谁也不能多一句话。你们想，说得可是？"

祖诒听了喜道："你这办法很好，我一定能够依你。回到公馆内去，每人给她一分房产，立刻检出道契，交代她们。"飞飞道："谁要你的房产，大姊依，我可不依！"醉月楼道："我们俱是妇女，房产拿在手中，乃是死货，本来哪个要它！除非给我们现银才兴；我们存在银行里头，可以生些利息，按月使用。"祖诒踌躇道："我有的俱是房产，没甚现银，这却难了。"怀策道："嫂子喜欢现银，你把房产变了，给她们现银也好。这是很易的事，有甚难处！"醉月楼道："他给每人多少？"怀策道："这却要他自己做主。少了，我想拿不出来。大约每人三万、二万，这数目一定该有。"醉月楼道："三万，我们不想；一、二万，该要拿他。但三个人不能平列，我究竟先进公馆，应分多些。惺惺天然最少，不知他心上可愿？"

祖诒问怀策："你瞧怎样？"怀策笑道："这是你的家事，怎反问起我来？我替你出这个主意，已是知己不过，才肯不怕招怨，说这一番公道话儿。数目却必须你自己去定，再不能代你作主。"祖诒想了片时道："这么样罢；我回去把所有房产道契一齐捡出，准定费你的心，售掉它变做现钱。嫂子给她二万，新嫂子和惺惺每人给她一万五千，可好？"飞飞不答应道："大姊我应分让她，惺惺怎得与我一样？"祖诒嗫嚅道："若照入门的先后，

她比你还早几十天，这事你要原谅我些。”飞飞佯诧道：“怎么，你先娶惺惺，后始娶我，那不是坑死我么？要我在惺惺底下做人，那可万万不兴！”怀策劝道：“这话新嫂子也不必说了。祖诒既然先娶惺惺，争它也是无益。好在大家两处住着，谁也不能见谁，这先后就没有什么分别。不过，祖诒当初不应该瞒得铁桶相似，必须罚他一罚，平平二位嫂子的气。可在惺惺的一万五千之内分她三千下来，大嫂子得二万二千，新嫂子一万六千，惺惺一万二千，分个高下便了，闲气争它怎的！”飞飞听怀策这么样讲，并不再说。醉月楼见怀策替她多争了二千块钱，自然暗暗欢喜，当下点头答应。

旁边幽花说道：“好了，好了，萧大少三言两语，把这件事劝到个四面光鲜，真是再好没有。如今已没甚事了，阿兰可去绞一块热手巾来，请戚少擦个脸儿。不瞧瞧他额角上边，亮晶晶的油汗出透了么？擦过脸，可与二位嫂子行个西礼，或是各人拉一拉手，或是接个吻儿，彼此一笑完事，岂不很好？”醉月楼与飞飞听了，各人微微一哂。阿兰当真去绞了一块手巾，递与祖诒。

祖诒刚刚接在手中，忽见房间里老娘姨七跌八铳的奔来，说道：“戚少快些，快到房里头去！静安寺路这一位少奶奶和陶大人说了好半天话，因你没有出去，说是有意冷淡着她，坍不起台，冷不防把烟盘里一只白银鸦片烟盒抢在手中，要把生烟吞下肚去。幸亏陶大人眼快抢住，但这烟盒仍在手内，夺不下来，故叫我来，快请戚少出去！”祖诒听罢大惊，急把手巾一摔，拉着怀策的手，往隔壁房内飞跑。正是：

世人若要无烦恼，尊宠谁教有许多！

要知祖诒和怀策进房之后，贾惺惺手中这只烟盒怎样夺它下来，醉月楼与飞飞等如何回去，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邢蕙春如痴如醉　刘泰仰无影无踪

话说戚祖诒在醉月楼与飞飞那边，方幸由怀策把诸事劝妥，老娘姨忽来说贾惺惺又要吞烟，急忙与怀策过去。见惺惺倒睡在烟榻之上，头发已经散了，铁青着一张似哭非哭的脸儿，两眼斜视着那盏烟灯，口中说："这样欺人太过的日子，断过不来，还是决计早死为妙！"陶泰站在她的身旁，叫她："休要这样执性，祖诒进去了便要出来，你快把烟盒给我！"惺惺只当没有听见，不理会他。

见祖诒和怀策进来，猛在榻上边将身子一竖，直奔起来，夹手便将祖诒一把揪住不放。倒把陶泰吓了一跳，连说："这是怎么？"急忙将身子一偏，想要避过祖诒。上了些年纪的人，脚里没有什么劲道，几乎跌将下去。幸亏怀策挽住，说了一声："老伯仔细！"把他扶至榻上坐下，然后再去劝解惺惺。见祖诒一件银鼠一字襟马甲，已被她把钮头扯落一半，袒了下来。怀策急喝放手！惺惺哪里肯放。老娘姨也想上前相劝，怀策眼明手快，索性把马甲半件未破的钮扣轻轻替他一解，刷的一声，这马甲应着惺惺的手，顿时脱了下来。祖诒趁这个势，将身体倒退数步，跑了开去。惺惺拿着那件马甲，咬牙切齿的向地下一掷，奔上前又想再扭。

怀策一把拦住，道："我方才对你说过，这里是陶大人相好的地方，不可胡闹。怎又发起火来？有什么话，坐下再讲。"惺惺缩住了手，答道："我也晓得这个地方不便吵闹；无奈想到

他欺人太过，火便往上直冲，自己按捺不来。此刻连性命都不想要，管甚别事！”怀策笑道：“你在这里坐着，怎知我们计议的事情。今天，你们这么一闹，日后倒可以一劳永逸。待我来告诉你听……”。遂把自己怎样提议、祖诒怎样答应、每人怎样分给资财的话述了一遍。却只说飞飞名下一万，比她少二千数目，说她已占了面子，不可再有争闹。

陶泰在旁听着，连赞怀策真善处置，也劝惺惺就此收篷。惺惺闻有一万二千银子到手，自然暗地喜欢，问：“这钱几时可有？”怀策说：“等祖诒卖掉房屋，大约不出一月半月，不信可以作保。今夜莫再胡闹，且请回去。”

惺惺尚要与祖诒同回，怀策说：“昨天他既住在你处，今天该让他到提篮桥，明儿一准再到新公馆来。以后分双单日，两边住宿。新公馆只有你一个嫂子，提篮桥却有二个，算起来，她们吃亏不小，你须心上明白。”惺惺这才笑了一笑，没有话说。

陶泰叫老娘姨在地下拾起马甲，并叫阿兰进房，替惺惺挽了挽头。幽花也过来了，说了几句“对不住”、“失陪”的话，并言：“醉月楼与飞飞方才不许说穿，休要见怪！”惺惺并不介意，只回说了几声“惊扰”。怀策已交代马夫点灯，催她早些回去，说：“静安寺路上冷落，夜深了，很不放心。”惺惺遂别过陶泰等，登车自去。陶泰尚称赞她心直口爽，叫祖诒往后须要多看待她。祖诒唯唯。幽花甚赞飞飞与醉月楼担心以后日子，真有远虑。今天这场口舌，叫祖诒不可记恨。祖诒也唯唯称是。

怀策这一下把祖诒家业弄到个五花四散，中了他三分定策之计，可以三处分肥；却明里头四面讨好，一个个都还感激着他。此种手段，真可算得杀人无血，最是利害。

惺惺已去之后，怀策见时已不早，叫祖诒同醉月楼、飞飞

快回，并嘱："速把道契理出，开篇清帐，共有多少房屋基地，缓两三天亲自来取，陆续托人售卖。譬如去年制造局开仗，万一上海大乱，这房产一个钱变它不来。何况照着近来的时局，上海恐怕未必太平，还是一齐卖掉，拿着现钱在手，最是万稳万妥，"祖诒点头不迭，遂令阿兰叫醉月楼与飞飞进房，大家别过陶泰，同乘汽车回家。陶泰这晚住在院中，不回去了。

怀策见诸事已毕，想起白肖湘这几天赢进了好几千块洋钱，尚没有分；今儿祖诒这么一闹，看来，那个扑克场子必须要稍停数天，落得将钱同他分了。近来土价很是便宜，可以买进几箱，稳稳赚些银子。从前说与祖诒买土是假，此刻是真，怕不有大财可发！故也别了陶泰、幽花，当晚去找肖湘。谁知肖湘尚没有回，只有胡少太太在家。他自从介绍了祖诒等一班空子与肖湘同船合命，已成一路人物，所以胡少太太并不回避，接至客堂坐下，叫佣妇泡茶敬烟，十分要好。

怀策问："肖湘怎的尚没有回？幽花那边散得久了，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耽住身子？"胡少太太道："往常他一停了牌必定便回。今天谅有别事，以致迟些，大约再缓片刻必来；你可在此略坐等他，我正有一桩簇新鲜的新闻要告诉你。"怀策道："这几天外头有甚新闻，怎的我并不知道？"胡少太太道："这件事非常秘密，外人哪里得知！说出来，你定要好笑，并且还好搅几个钱。"怀策道："到底是甚事情，你且说给我听。"

胡少太太笑着道："邢蕙春与我死命犯对，你晓得的。哪知她也有今日，竟落在我的眼内。"怀策诧道："蕙春闹了什么事儿？这几天我好久没见，连邢少太太也没有出来，所以一些没有消息，你却怎样知道她的？"胡少太太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蕙春既然闹出笑柄，自然有人说起，我怎的不知道她？"怀策道："许久不见嫂子，说话远兜远弯的，比从前差得多

了。怎么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到正文?”胡少太太“呸”了一声道:“怎么你这样性急,说起来,自然要说到正文。从来俗语讲得好:‘砻糠搓绳起头难’，起头的话，本是难的。”怀策笑道:“好了,好了,好嫂子，你快快说罢!不要加盐加酱的，尽说闲文。累得人肚肠内痒痒的，最是难忍。”胡少太太尚说:“这不是痒,一定是急,急断肠子没药医的，待我快快说与你听。”怀策闻她仍是满口闲话,急把两手掩住耳根，不愿再听,并说蕙春恐怕没有什么事情,乃是故意拿他闹顽。

胡少太太始正色道:“事情怎的没有！蕙春与祖诒走开之后,平日属意肖湘,你知道的。但看当初在总会里头，怎样与我势不两立;如今肖湘与我住在一处,蕙春和他不见面了。癞虾蟆想不到天鹅肉,她便去另转别人的念头,转到了卫玠如身上。”怀策点头道:“蕙春转玠如念头,我早知道,这算不得是甚新闻。往后可还有甚别的事儿?”胡少太太道:“别的事儿可多着呢！你爱听,我便再说;不爱听,不说也罢。”

怀策道:“好嫂子,你今天讲话，怎样有一句没一句的，令人猜摸不来?”胡少太太笑道:“因你平日最会猜人家的心思，请你猜上一猜:今天我这样讲话,可知是甚意思?”怀策道:“嫂子有甚意思，无非因肖湘没有回来，拿它慢慢的当做话柄罢了。”胡少太太道:“这你却猜得很错。老实说，这桩事我交代了你,一定能够搅几个钱。我想：损人不利己的,何苦多说!”怀策听出口风,因说:“好嫂子，你快与我讲，倘然当真搅到了钱,我一定分给与你!”胡少太太道:“你肯分我多少?”怀策道:“至少二八,至多三七。”

胡少太太格吱一笑,道:“谁要当真分你的钱!只因肖湘此刻不回,不知是到哪里去的,恐你坐着心焦,故与你有意闹顽。已被你猜破的了，如今我爽爽快快的实对你说。蕙春自从转

着卫玠如的念头，可巧近来玠如在蝶花社串戏，她便借着看戏为名，夜夜到包厢内去守他。偏偏蝶花社面子上规矩甚严，凡是后台串戏的人，不准到前台看戏。因此，接连看了半个多月，竟连话都没有说到一句。其实，乃是玠如放刁，因见她每夜必来，知道属意甚深，有心不到前台一步，吊着她的胃口。好比想吃一件东西，越是吃不到口，越要想它。”

怀策笑道："蕙春想吃什么东西?”胡少太太假意把脸一沉道:“此刻我与你好好讲话，你自己在哪里打岔了!”怀策点了点头道:“噢噢，想吃一件东西，到底吃到没有?”胡少太太道:“若使被她吃到，这笑话便闹不成哩!因她想了半个多月，竟然想不到口，这小骚货便生起病来。日轻夜重的，十分厉害。她娘见了，心上发慌，替她赶紧延医调治，吃的药哪有效验!到大马路去起课，说她冲犯了桃花煞，又是什么‘孤鸾吊照，寡宿当头’，必须要诵经禳解，花了百几十块洋钱，依旧毫无影响。起初，尚不过神思恍惚，有时自言自语的说着蝶花社戏好；后来，一到晚上，睡梦中竟呼着玠如的名字，大叫大嚷的，如疯了一般。她娘始知得的是相思病，气得发昏，骂了她不知多少次数。好一个小骚货!身子虽然有病，遇到清醒的时候，不肯挨骂，也揭着她娘的痛疮。说她当初和戚祖诒怎样，如今和胡图仲又是怎样。就是到蝶花社同去看戏，也满口赞着玠如的好处，不见得心上没有这一个人。这叫做自己不正，焉能正人，要管还自去管自己。她娘听了，又羞又怒，渐渐母女间变做冤家一般，连面都不要见了。这几日，蕙春的病闻得略略好些，乃是那一天假称出外看病，千央万恳一个娘姨，叫她去通信玠如，到鸳鸯旅馆内会了一面，才得有些转机，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况且那个娘姨回家后，被蕙春的娘知道此事，把她歇了。往后再与玠如见面，眼见得难上加难，性命只恐有些难保。这

些话，乃是歇出来的那个娘姨此刻住在我处，亲口对我说的。你想，小骚货、老骚货一齐现在我的眼内，可不是笑话么!”

怀策听她一口气说毕，微笑问道：“照你这样讲来，蕙春的娘像是有心逼死蕙春，只恐内中没有此事。且你才说的‘搅钱’两字，去向哪一个搅？难道是找着玠如不成？”胡少太太道：“蕙春的娘这样对付女儿，自然有个用意：只因近与图仲很好，满心要想嫁他；无奈蕙春作梗，以致断嫁不成。故望蕙春早些死了，她便好从心所欲。至于搅钱的题目，玠如手中并没有钱，找他做甚！小骚货也两手空空的了。只有她娘，很还有些私蓄，等她嫁图仲的时节，可以着实搅她些儿。彼时蕙春若已死了，更可借着这个题目问她：‘自己老寡妇，因何要去嫁人，却把女儿有心坑死？’不怕她心上不急，情情愿愿的拿将出来。”

怀策听了，满肚筹算，觉她所说的话虽是有些意思，究竟不是这么样搅，尚须另外想个法儿。正在穷思极索，外边听有人叩门，胡少太太道：“我们的话刚巧说完，他回来了。不是我把话头拉长，说得故意慢些，你怎能等到这个时候？”一头说，一头叫娘姨快去开门。只见肖湘气急败坏的奔将进来，看见怀策在家，说了句：“你来得正好，本来，明天我正要找你。”那气色很是不对。怀策摸不出是甚头路，等他坐定之后，问道：“你在幽花那边出来，到哪里去的，明天找我做甚？”

肖湘道：“今天幽花那边碰和，刘泰仰不是没有来么？你写了三张请客票，到留仙院中去请，俱没请到。他向来打扑克最是高兴，这场和又是陶泰当面约的，焉有不来之理？所以，我心上很是疑他，不是有甚身子不快，或者另有了什么要事，分身不开。即刻我们打完了牌，因见时候尚早，故到留仙那边找他。一则问问他今儿因甚不来，二则他这几天输得很了，欠了我一千多块洋钱，你知道的，想先去问他要些。免得再多了，一时

拿不出来，伤情坏面的，不好看相。谁知到得留仙那边，留仙说：'今天并没去过，连堂差也没有去叫，大约在旅馆内不曾出来。不知他身体可好？正要差大姐阿凤宝前去看他。'我便与阿凤宝同至高升旅馆，一团高兴的跑将进去，遇见官房内那个茶房，问我们：'可是找刘大人？'我们回说：'正是。'他说：'刘大人今儿一早动身去了，怎么，你们没有知道？'阿凤宝尚认他有意闹顽，跑至他住的那一间房内张看，果见行李一些没有，里头已换了一个客人。这才心下诧异，急问他：'动身到哪里去的，可知道几时回来？'茶房说：'哪里去并不清楚。听得当差的讲起，似乎是东三省。今天行李一切送到十六铺招商码头，趁的是招商局天津轮船，天亮便开，所以去得很早，连点心也一些没吃赶上船的。'我听了他这番说话，知道茶房决不打谎。但去得因何这样匆促，内中必有别故。因与阿凤宝同至帐房，问他：'动身的前几天，可曾先有什么口风，要到哪地方去？'帐房说：'从前非但没有提起，并且有托人寻觅房屋迎接家眷到申的意思。直至昨天晚上，忽然到帐房结帐。据他说，接到了一个要紧电报，所以刻不待缓。但旅馆里并没有电报送来，不知他从哪里接得来的，我们不便细问，不清楚了。'阿凤宝因刘泰仰尚欠院子里和酒局帐不少的钱，没了主意，央我一同回至院中，把泰仰蓦地动身的话告知留仙。留仙听了，急得脸色纸灰似的，说他'叫的堂差不算，共欠十八台酒、十五场和、三十多个花头，足足三百几十块钱，节上如何过去！'你想，这件事可不是诧异极么！"

怀策听他说完，也发急道："刘泰仰当真走了，留仙的局帐事小，我们这一千多块洋钱，岂不是一块都拿不到么？好容易赢到他这几个钱，却不道一齐漂了，这是哪里说起！并非我此刻怪你，像泰仰那般的外路人，本来怎被他欠这许多！如今你

想怎样?”肖湘不服道:“泰仰是个统领,平日起居阔绰。这种人不放上岗,放与哪个!你怎能抱怨得我?”怀策道:“上岗,我先说莫放,第一次已交代你的。泰仰虽然是个统领,究住在旅馆里头浮飘浮荡的并没有根。不比陶子尧、呼图但等,住宅都已买了,家眷已接到上海,有什么事,一时跑不了人。只有泰仰最靠不住,你偏相信着他。这钱我可不承认,只问你算!”

肖湘把脸往下一沉道:“刘泰仰是谁的朋友,短了钱你不肯认帐?”怀策道:“泰仰自然是我介绍认识起的,却不叫你放钱与他。我萧怀策说出不认,便一定不认到底,看你少得了我半个!我今天前来找你,只因祖诒闹了家事,明天起恐扑克打不成了,故来和你算帐。既然泰仰跑掉,要打更没有人,你可把赢进的钱结上一结,一齐给我。莫要拿刘泰仰来过门,今天三、明天四的拖延下去,那可一定不行!”

肖湘见他声色俱厉,反而含笑答道:“该结的钱,自然要结。刘泰仰这一笔帐,你也不能够叫我一人吃亏,多少必要认些。”怀策依旧不允,二人几乎争斗起来。

胡少太太劝道:“你们要好合影,好意思为了这几个钱大家生气!我想,这么样罢,今儿结好了帐,明儿再去打听姓刘的下落。倘还拿得到它最妙,拿不到,暂且宕它一宕,这笔钱缓日再算可好?倘要肖湘预先赔垫,肖湘实是太觉吃亏。”

怀策明知肖湘这钱断不肯赔,只因答应得太爽快了,恐他借着这个题目,一箍脑儿要等拿到了泰仰的钱,然后彼此摊算,岂不把现款落空?故此格外紧上一步。今听胡少太太相劝,因转口道:“嫂子的话也甚有理,先把别的钱结来给我。明天,我们去找子尧,问他可知道泰仰因甚动身,到底是往哪里去的?他二人交情很密,或者知道踪迹也未可知。我们只要有了地方,凭他跑到天南地北,都会找去,日后怕他敢少!”

肖湘始慢腾腾在身边挖出一篇帐来，上写着某天赢进现钱多少，欠帐多少，一天天的颇还清楚。结一结，这几天共赢了五千四百多块洋钱。只有泰仰一千二百块钱欠帐，其余俱是现钱。怀策名下四成，应有一千六百多块；除掉起初数场，俱是现拆，尚有七百块钱可找。问他："今夜可取？"怀策说："可是钞票？"肖湘答称："钞票汉口居多，那是你亲眼得见，现洋大半也是龙洋。"怀策道："祖诒输出来的，不是上海钞票，便是汇丰、麦加利的银票，连中国银行的也一张没有，怎说俱是汉口票子？"肖湘道："我原说汉口钞票多些，并没说尽是汉口。你要上海钞票，我可配搭几张，却不能全把上海的给你。"两个人锱铢必较，这篇帐直算到三点多钟始毕。

怀策拿了许多钞票，因深夜不便在街上行走，索性与肖湘和胡少太太谈天，直谈到天公大亮，始坐电车回去。其时，店门尚没有开，站在阶沿上叩了数下，恰有一个卖报人从身旁经过，问他："可要报纸？"怀策摸出四个铜板，买了一张。萧碧潭开门入迎，怀策到得房中，先把钞票锁在铁箱里头，然后将新闻纸摊开，想看今夜蝶花社演的是甚么新剧，好去看戏。顺便与玠如会面，打听邢家母女的事情。他已转到了一个念头，必须如此如此，方可搅得到少太太和蕙春的钱，说不定玠如也要孝敬些些。

刚把第三张新闻纸揭开，见本埠新闻内第一条大字题目乃是"饬缉吞饷潜逃之统领"九字，下刊："前清江西陆军统领刘泰仰，于光复时吞没军饷，私自潜逃。现经都督及巡按使访闻刘匿迹上海，密饬侦探缉拿。因刘住居租界，前日该侦探投镇守使署，禀请照会会审公廨及各捕房，一体协缉。渠已知风被遁，未经缉获"云云。怀策这几个字尚能勉强认得出来，从头至尾看了两遍，始知刘泰仰因吞饷案发，故此不别而行，星夜

逃遁。估量着这一去决不回来，子尧等也一定不知他逃往何处，这一千二百块钱赌帐，休想讨取得来，只好停刻遇见肖湘，叫他子尧处也不必再去探听。那钱索性休要提起，莫被侦探知道，闹出别的事来，反为不美。

这条新闻看过之后，别的事也不去瞧他，只把后页翻开，看各戏园的戏目。蝶花社登的广告，尺寸并不甚大，找了半天不见，认做这报上并没有登。因隔天一夜没睡，眼睛有些痠了，将报纸向桌上一摔，宽了衣服，纳头便睡。

这一聪直至旁晚方醒，肖湘已在店堂候着，要和他去同找子尧。怀策把报纸与他看了，说："此事现时只好休提，侦探的耳目甚灵，倘被他们知道，必定要彻底根究，那时你我怎样对付？倒不如暂耐几时，慢慢的访知下落，暗中送信侦探，倘得拿住了他，必有赏银可领。并可借此做一个进身之阶，以后竟在官场办事，岂不很好？"肖湘听了，称赞他识见过人，点头不迭。

怀策又说："今天想往蝶花社去看戏，怎的新闻纸上没有广告？"肖湘不信道："随便什么戏馆，新闻纸上俱有戏目。恐是蝶花社已经关了，故没有登。但外间只说他做的戏十分淫荡，规矩些的公馆宅堂俱不去看，营业以致不能发达，却没听见关门二字，你可把报纸给我瞧瞧。"怀策遂叫碧潭到房内将那张新闻纸取来，递与肖湘。

肖湘翻出一看，见蝶花社的广告明明在各戏馆的下面，今夜是全本《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虽算不得是出淫戏，但玠如《串洞房》一场，定与别的新剧家不同，另有一番形容尽致。因指着与怀策看，道："蝶花社今夜是《鸳鸯谱》，也是好瞧，怎说没有？"怀策仔细一瞧，果然这广告刊得甚是清楚。只因这"蝶花社"三个字的标头，非但地位甚小，并且刻着行书，所以认不得它。"鸳鸯谱"三字的木戳，虽是端楷，无奈不很认识，不是

肖湘口中说出，还要认做是什么怪戏。但他向来自己不肯说识字不多，今在肖湘面前，更不肯认这方广告早上看不出来。只推说："当时想因睡眼模糊，以致大意过去。既然《鸳鸯谱》也是好戏，我们可吃了夜饭同去瞧瞧。"

肖湘因今夜不打扑克，本来没事，很是高兴。怀策有他的用意，因邢蕙春虽然属意玠如，也曾属意肖湘。有了肖湘在旁，稍停向玠如讲话，玠如不能过意拿乔，那话便好说许多，故而利用着他。却又并不与肖湘讲明，肖湘怎知就里！因怀策请他看戏，自己便请怀策到小有天小酌，吃掉了一块五角洋钱。饭毕后，欣然同往。

这一夜蝶花社的生意，与初开时大不相同，正厅上虽然还有一二百人，包厢内却寥寥无几，一间间空了起来；花楼上更是一人没有。怀策拣定了东面那间花楼，与肖湘上楼入内。瞥见转角的第一间包厢，有人包着，茶板上平放着一小方定座粉牌，只因远了些些，看不出是甚字儿。恰巧不先不后，茶房领着一男一女跑将进来，怀策一见，喜出望外，急忙立起身来招呼。正是：

恰当默作皮条客，偏幸相逢心坎人。

要知来的这一男一女是谁，怀策见了他因甚欣喜，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母再醮女亦重婚 夫演剧妇甘继美

话说萧怀策与白肖湘同到蝶花社看戏，刚至花楼坐下，见第一个包厢里头进来了一男一女。怀策最是眼快，看男的是胡图仲，女的乃是邢少太太，急忙立起身来，先向图仲招呼说："难得你今夜也来看戏。"图仲眼光不很清楚，听得有人与他说话，问邢少太太："是哪一个，你可认识？"邢少太太呸了一声，说他"连不时见面的萧怀策，怎的也看不出来？亏你眼睛这样不济！"白肖湘也硬着头皮起身招呼，图仲又问是谁？邢少太太说是肖湘，怪他："虽然看不清楚，难道那声音也辨别不出？惶恐当初在总会内朝夕见面！"图仲把脸上的眼镜一除，衣袖中取出个小千里镜——预备着看戏用的，拿起来向二人一照，这才须眉毕现的都在眼前。把头点了几点，请他们一同坐下。

怀策早已兜了过来，问图仲："一共几位？这包厢可是公馆里头包的？"图仲道："包厢虽曾写条子来定，只有我与邢少太太两个。大约戏园里生意很清，所以把这一间一齐留了起来。但我只能够出两客戏资，多了一定不算，必须关照茶房。"说着，大呼茶房不已。邢少太太恼他算小，说："这话停刻不妨交代案目，此时呼么喝六的，像甚样儿！"图仲道："你不知道戏馆里的可恶，此时倘不与他说明，停刻定要算我一间。这种冤枉钱我怎样肯花！"怀策暗想："他平日诸事糊涂，这种地方如何忽又精明起来？但可惜只在小上边盘算；若像被床头人卷了一票，跟着肖湘，又至今并没觉察，半点子用不来心了。"那茶房

却被他喊到之后，见怀策站在一旁，认做又来了一位客人，问："一共可是先来三客？"图仲把眼珠一瞪道："这一位是花楼上跑过来的，难道你没有瞧见？我们分明只有二位。余下的座，你可交代案目阿喜，叫他尽卖，没有别的客了，这间厢并不全包。"茶房看粉牌上只写着"胡公馆定"四字，并没客数，尚要开口说时，图仲高声喝他快去，只得把粉牌拿在手中，去找阿喜讲话不提。

邢少太太见怀策尚还站着，急端开了一把交椅，请他进内坐下，问："可是与肖湘二人同来？"怀策说："是。"图仲问他："玠如的戏，可曾看过？真是出色！"怀策答称："看过几次，果然不错。难为他向来并不唱戏，一出台竟是个绝好花旦。京班里差不多些的脚色，断乎比不上来。"图仲也连连赞不绝口，又说："今天因他串《红楼梦》里的《鸳鸯剑》，所以特地前来看他。"怀策诧道："今夜串的是《鸳鸯谱》，听说在《今古奇观》书里头的，并不是什么《鸳鸯剑》。"图仲尚还不信，急拿戏单一看，始知是自己闹错，说："怎么方才新闻纸上，我把谱字误做剑字，奇怪得很！"邢少太太微笑说道："管它是《鸳鸯谱》，是《鸳鸯剑》，做得好，随便哪一出戏都好。你不瞧瞧，他已上场了么！"图仲听说玠如出场，打起精神，把手中的千里镜套准眼上，目不转睛的，看得几乎发呆。

怀策趁着这个当儿，低低的向邢少太太问道："听说蕙春一场大病，近来可好些么？这病到底是怎样起的，你可能够说给我听，休要瞒我。"邢少太太恨恨的道："你要提起蕙春做甚？她这场病，自作自受，不能怪我。死了倒也干净！只是不死不活的，够她受用！"怀策道："你又在哪里说气话了，蕙春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又只生着她一个；有了病，便该替他赶紧医治，十分十二分疼惜才是，怎反说出这种话来！"邢少太太道："论理我

只一个女儿，有病巴不得她速愈。但她这一场病，说出来真是羞人，我怎样再去疼惜着她！将来若果死了，只算当初没有生她也好。此刻我们大家看戏，休再提起此事。”

怀策听他那番言语，与胡少太太转述娘姨的话，果然句句相同。知道她们母女失欢，真因少太太要嫁图仲，被蕙春阻着，成不来事，衔恨甚深而起。所以，蕙春要嫁玠如，一病恹恹，命在旦夕，少太太也有意破坏。这两个结愈抽愈紧，可谓戾气所钟，有其母必有其女。如今要使二人转圜，必须先使邢少太太遂心，然后蕙春方能如愿。那时，依媒金而论，邢少太太与蕙春必甚丰厚，图仲、玠如也说不出白烦人家，多少俱要送些。因笑微微的接下说道：“少太太，你这些话愈说愈不是了。你既只有一个女儿，靠着她养老送终。万一真个死了，将来却靠哪个？究竟还望她早些痊愈为妙。”邢少太太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养老送终，我这福命没有修哩！你不知道她近来的情性：自从留春总会失事，为了图仲那一笔讼费为始，随便什么事情，每每与我反对，真是一言难尽。你想，这日子叫我过得下么？怎还望她养老送终！”

怀策道：“你说的总是一派气话，蕙春是你亲生女儿，倒底是个小辈。虽与你为了图仲事事反对，倘你索性往前走一步儿，要怎样竟便怎样，谅她也没奈何。为甚不放些主意出来，却只顾背后咒骂着她，白白的伤了母女爱情，这却是何苦呢？”邢少太太微叹道：“索性往前走一步儿，我岂想不到它。怎奈她不肯赞成这一桩事，说要她认图仲为父，除非西天出了太阳，才能答应得来。你想，可不呕死人么？”

怀策道：“这话可是她亲口对你说的？”邢少太太道：“不是她说，我好意思造出这一句来！”怀策道：“这话真是她说，我有法子叫她自己取消，将来情情愿愿的叫图仲一声父亲，你可信

得过我？"邢少太太道："你算了罢！别的事，或者你有些能耐，办得到它；这事我瞧一定不兴。"怀策道："万一兴了怎样？若是你真要干这桩事，我今天敢夸一句口，包管你干到个如意称心。但蕙春倘有什么要求的话，你也不能不应允她。"邢少太太道："她这件事果能依我，自然别的事我也依她。不过，你这话可是当真，还是有心与我闹顽？"怀策道："谁与你顽，三两天便可给你回信，你瞧怎样？"邢少太太暗暗大喜。

怀策又问："事成之后，不知酬我多少媒金？"邢少太太把将指一伸，说："一定酬你此数。"怀策道："一千我也不想，一百只恐未免太少。"邢少太太因与图仲耳语，把怀策所说的话大略述了一遍，想商议个适中之数。图仲闻言，喜出望外，忽高声道："真有这事，我们一准……"倒把邢少太太和怀策吓了一跳，少太太急忙将手在他的口上一掩，所以下半句没说出来。却把戏园里看戏的人，大家抬起了头，斜转着眼，向包厢里看个不住。更急坏了白肖湘，他本来见了图仲，怀着鬼胎，猛听得大声叫喊，认做看破行藏，以致陡然事发，捏着一大把汗。后看被邢少太太将口掩住，又默察二人面带喜色，始渐放心。

邢少太太怪图仲不应在戏园内忘其所以，当做自己公馆一般，用力在他腿上拧了两下，然后问他："一准想酬多少？"图仲也自悔忘形太过，始低低的答称："一准酬他二百块钱，恰好取个成双口谶。"邢少太太点头，暗暗告知怀策。怀策打着洋泾浜话，说了两声"噢来"，立起身，抬抬手儿，别了二人向外。

肖湘暗想："他一定回到花楼来了，可以问问他，图仲因何这样高声？"谁知忽然不见了他，乃向后台找寻玠如而去。其实，玠如正在台上演剧，不便讲话。怀策等他进场休息的时候，约他戏毕后千万上楼，有要言面谈。玠如恐怕卸装不及，问："可能迟至明日？"怀策说："今天最妙，此事与你大有关系。"玠

如摸不出是甚事情，因叫"散戏后略等片刻，一定上来；倘然戏园打烊，可同到社员休憩室谈天，那时各社员俱已去了，并没有人。"怀策答称："很好。"于是，始复至花楼观剧。

肖湘问他："哪里去的？"怀策实说："乃在后台。"肖湘又问："方才图仲何故喧嚷？"怀策说："他有意与邢少太太取笑，没有什么。"肖湘这才疑团尽释，安心只管看戏。直至戏完人散，图仲和邢少太太也俱去了，想与怀策下楼，怀策说："玠如约在后台有话"，叫他先走，肖湘因独自回去。

怀策步至后台，见玠如尚在卸装，那一种娇媚之态，见了真是令人心醉。暗想："怪不得蕙春竟要害病。"等他洗过了脸，换过衣服，同至休憩室内坐下。玠如先问："有甚事情？"怀策不说别话，先与他道了个喜，然后，把在鸳鸯旅馆与蕙春欢会之事，前去冒他，说他："一钱不花，有些艳福。"慢慢讲到蕙春近日病重，问他："打算怎样对付？"玠如闻怀策说出鸳鸯旅馆之事，不觉心上一惊，暗思此事甚是机密，旁人怎会知道？后闻蕙春病重、如何对付等语，更似有心寻衅而来。因知怀策利害，急向蕙春身上一推，道："鸳鸯旅馆果有此事，我们既在知己，不敢瞒你。但这天乃是蕙春叫人约我前去，并非我约蕙春。这却很有一个进出，你莫听信旁人说话，认做我去诱她。至于她近来病重，我实一些不知。此乃她自作自受，与我何干，要我筹甚对付法儿？"

怀策笑道："她来约你，你去约她，分辨怎的！我问你怎样对付，只因她这一场病虽似由你身上而起，其实，另外还属意着一个心上人儿，便是方才在花楼上看戏的白肖湘。谅你也知道的。因你平日用心太刻，蕙春每夜前来看戏，有意不理会她。直至她得病之后，叫人再三请你，你才去做了一次针灸先生。不比肖湘处处体贴，步步迎合着她，实使蕙春分外欢喜。近日，

肖湘屡次托我做媒，要把蕙春娶回家去。我说人已病到这样，何苦干这事情？肖湘老实说：娶她不是为人，为的是财。蕙春现钱虽是没有，手里头金珠首饰也还很值三千、二千。娶回后，倘能病体痊愈，人财两得最妙；万一有甚不测，也不至人财两空。”他用心这样利害。所以，我特来问你，还是竟由蕙春去嫁肖湘，或是先下手为强？我替你向蕙春说亲，这媒人在我手内，拿得住一说一个灵字，你可仔细想去，莫要错会了我的好意。”

玠如不防他说出这一番话，胸中暗暗盘算：此事岂可让肖湘办成；好好的一个就口馒头，被人抢去！又想：蕙春得的分明是相思病儿，俗语说心病须将心药医，嫁后，十分中有七八分可以不死，不必虑它。因沉吟了五六秒钟，即笑答道：“蕙春果真有意嫁我，你又真肯替我做媒，哪有不愿娶她之理。但她倘要多少财礼，我姓卫的可拿不出来。”怀策道：“蕙春前已嫁过祖诒，这回财礼一切，谅来可以无须。过门时，也一定没甚排场，只消备辆马车，把她接到家中。大不了请几席酒，热闹些儿。但我这媒人却不能白劳，事成后，你怎样谢我？”

玠如道：“媒礼自然要送，薄薄的我也拿不出手，送你一副袍套可好？”怀策道：“目今民国时代，袍套哪个再穿，亏你说得出来！”玠如道：“衣料既然不要，送你火腿、青鱼、鲜鸡、彩蛋也好。不见得瞧不起你，送你十块八块洋钱柯仪。”怀策听他真是一个老口，有意顶着他道：“谁不知我萧怀策喜的是钱。不要说十块八块，就是三块四块，只要你取得出来，我便收得进去。”玠如兜头一揖道：“如此更好，我一准送你两块洋钱，不能算是媒仝，只好当做鞋子钱儿。”怀策有些恼他，将脸一沉，欲待当场发作几句；忽觉眼前乌黑，原来戏园中人已散尽，电灯一处处的俱已灭了，休憩室内也有茶房进来息灯，不便再坐。玠如招呼怀策出外，低低的说了句：“事成之后，媒金自当从重

相谢。"怀策始狞笑说："怕你不来谢我！"大家踱出戏园，分道而回。

这一夕，怀策叫名看戏，却把邢少太太和卫玠如俱已说动。只有蕙春一方面，容易措辞。眼见得有几百块钱唾手可得，心中十分欢喜。

次晨，便至邢家探望蕙春。邢少太太尚没出外，知道他下说词来的，因蕙春卧在床上，不能起来，叫小大姐阿云陪他进房，自己站在房外窃听。怀策见蕙春骨瘦如柴，面红似火，病得果然甚是厉害。坐定后，叫了一声，问她这几天可身子好些？蕙春在枕上微微把头点了一点，有气无力的答道："你怎知我近来患病，前来看我？"怀策道："昨夜在蝶花社看戏，遇见少太太说起，知你病得可怜，故此今天特地来的。"蕙春略略叹了口气，道："少大太她还提起我么？"怀策道："父母有爱子之心，自己女儿有病，怎有不在心上之理。并且，她还说起你的病源，我已尽情知道。劝你安心调养，包你这病即日便愈。"说到此句，打发阿云出房，自己走至床前，附着她的耳根讲了好一会话。

邢少太太在外房听不出来。少顷，但闻蕙春答道："只要她答应我能够自由，她要嫁与图仲，我是她的女儿，天盖地，怎阻得来？"邢少太太听了，暗暗心中大喜。此后，怀策答她的话，又是附耳密谈，半句听不甚清。临了儿，闻蕙春说："事果办成，别的没有什么相谢，只有把手上的这副金镯作为媒礼。至于家中所有各物，除自己身边细软之外，别的情愿一些不要，只求要死死在卫家，不要死在娘家呕气。"邢少太太听到此句，愈觉开怀，以后不必再听，遂轻轻移步出外。

不多时，怀策也即走了出来，向少太太说了声："诸事已妥。如今可以开手办事，大约须俟蕙春病体略痊，先使她到了卫家。然后，再选一个吉日，你和图仲共完心愿，我来喝你们的

喜酒。”邢少太太天花满面的答了一声“诸事费心”，留他下楼午膳，怀策说：“尚要去回覆图仲、玠如，缓日再扰。”遂即兴辞出外。

图仲处没甚要紧说话，无非叨着几句功劳。玠如却大有磋商，第一是媒金尚没说妥，足足敲到了一百洋钱。第二是进门的那个日子，早了恐蕙春病体未痊；迟了又恐蕙春盼望，反为不美。后来，选定下礼拜日。今天正是礼拜，足有七天耽搁，大约病有转机。第三是进门时必须先向旦桥告明，竟说蕙春自愿跟随，没有后患，谅他决无反对之理。这一席话，直磋商了两点多钟。怀策土号里有人来说，祖诒请他说话，他才匆匆回号。

祖诒已等得过久，别处去了，临走时交代帐房伯清说：“公馆中一切道契、回单，俱已清理明白。明后天请怀策到提篮桥商议各事。”怀策又暗地欢喜，默想：“若照这样发财，哪消一年半载，怕不面团团成个富翁！趁着鸿运当头，并趁着这土价逐步飞涨，尽好多定几箱，大大的赚他八千一万。”因向公喇洋行先定了五箱印土，俟祖诒房屋脱手，揽到了钱，陆续再定。明天自然到提篮桥去，把道契等抄篇细帐，带在身旁，留心寻觅买主，慢慢的变卖起来，后书仔细交代。

这几天，怀策真是好忙，不知不觉，卫玠如的吉期已到。说也奇怪，蕙春自从怀策说亲的那一天起，病势便一天好似一天。第四天上，已起了床。到得第五六天，渐已饮啖如常，精神复旧。邢少太太因自己的心愿已遂，见蕙春病体日愈，复为母女如初。并替女儿料理衣饰一切，该带去的，叫她一齐带去。

蕙春见少太太这样看待，也换了一副情性，背地里竟呼图仲为父。叫少太太过去的那天，把房屋退租，倘使邻舍人家问起，只说迁居别处。所有家中什物，俱可搬至胡公馆去，好使旁人并不疑心。族中本没近房，远些的，久已不通闻问，尽可不使

他们知道,免得或有阻力。只要日子久了,即使有人觉察,生米已成熟饭,决不见得起甚风波。以后,便可偕老百年,一劳永逸。邢少太太听了她这番话,只喜得心花怒开。故此一到吉期那天,反觉得母女分离,竟有些心中不忍。蕙春却并没十分依恋,等到卫家的马车来接,她便傅好脂粉,簪好花朵,换好衣服,只向少太太别了一别,竟即登车而去。

少太太于蕙春去后,当晚便到胡公馆寻找图仲,商量自己的进宅日期。图仲因房间一切俱甚现成,叫她"明天起可把什物搬来。后天正是黄道吉日,便好入宅。昌寿里的房屋一时不及退租,只好照例认它一个月的租金,吃些儿亏。车夫阿福、娘姨金妹、大姐阿云,可歇的歇掉了他;不好歇,一块过来也好。"少太太说:"阿云已由蕙春带去,阿福缓两天也要用他。只有金妹一人,决计带她同来,免得歇出去言三语四,亮人家的耳朵。"图仲点头称是,少太太遂回去依议而行。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于亲生女儿第二次嫁人之后,自己忽然也重又嫁人,罔顾名节,不知廉耻。若在果报家的口中,必说是他丈夫邢衮生前好色贪花,以致合了两句格言,叫做"淫人妻女,妻女人淫。"真是可叹!

书中且慢叙她。仍说蕙春自嫁玠如,真如磁石引针,这针既被磁石吸住,自然粘连着分寸不离,有说不出话不来的一般亲密。身上所得的病,早已霍然而愈。那容貌,出落得比未病时更妖冶非凡。只有一层很不满意,乃是玠如在蝶花社串戏,叫名每月虽有二百块钱,无奈生意不佳,拿不到它一半。布景上的租金,也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很靠不住。蕙春自幼花钱撒漫,嫁与祖诒的时候,祖诒怎样供给着她!及至两下走开,还吞没了好些银两,由着她尽情挥霍。如今手头渐渐完了,剩的只有些金珠首饰之类。玠如听了怀策的话,认做她必有三千、二

千，哪知一二千也还不到，未免大失所望，在爱情上未免淡了几分。

旦桥是一个势利小人，蕙春初进门时，把她当做个活财神一般，弟妹长、弟妹短的，十分亲热。三朝后，便把开门七件俱搁在玠如身上，说自己当了好几年家，不料飞飞闹出事来，这肩子正在挑它不起。今幸兄弟成立，可替他暂挑一肩，日后再说。玠如说不出不愿两字，只好勉强答应下来；与蕙春商量，蕙春也硬头皮答应下了。只苦手内无钱，惟有拿饰物出来变化。又苦近年市面不好，百把块钱兑进来的珠翠，卖掉他值不到个对折；当掉他更是三折、四折的吃尽大亏。旦桥见她窘状毕露，便暗暗的瞧不起她。玠如又每日里要三块、五块钱的零用，不给他，便把面孔一翻，有意寻事。甚至几次借着这个题目，住在外间不肯回来。问他哪里去的，他说："身旁没有钱用，不得不在外找些户头，休来管我。"蕙春真是无奈何他。恰不时见有些嵌宝戒指、珠别针等妇女之物藏在身旁，明知外头必有妇女甘心倒贴，恐防分了自己恩爱，心中好不难受。只得忍着痛，一五一十的俯顺着他。那消三两个月，把带来的所有东西，已将弄得一个罄尽！

其时正值年关，玠如因外间欠着绸缎庄、洋货店、番菜馆、汽车行各种帐目，要向蕙春取三百块钱，开销过节。蕙春哪里取得出来，想去问邢少太太开口。少太太也是一样，自从进了胡家的门，图仲只有个空场面儿，手中所有的钱，俱被胡少太太卷尽。现由邢少太太当着门口，今天愁明天的，竭蹶非凡。母女二人叹息一回，大家想到怀策近来甚是得意，何不去找他商量，蕙春因一连去了三次，都说为了祖诒卖屋的事，这几天没有工夫。蕙春急得没法，拿自己几件细毛皮衣，变了一百多块洋钱，交与玠如，尚嫌不够；又把颈内的一根金链兑掉，这才勉

强过去。想到这样度日，终非长久之计，因社会上已发生出一种女子新剧，故与玠如商议，想要跟他学戏，每月挣些包银贴补。

玠如闻她也要串戏，心中大喜，却与她约法三章，说出一大篇的话来道："你要跟我学戏，目今女子新剧的风气已开，没有什么不可；况你这副身材面貌，串花旦也是第一。有时脸带杀气，更可演得泼旦，非我只串风骚旦可比。但戏台上现身说法，女子与男子有异：演到淫荡妇女的表情，不比我们男子，倒可形容到个淋漓尽致；女子恐反老不出来。即使你由我教授，将来学到与我一样。须知道，戏虽好了，却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说出来你定要着恼。故而你真要学戏，必须依我几句要话，我才放得来心，日后可以准你出台；依不来，还是不学为妙。"蕙春问他："是哪几句？"玠如向蕙春脸上、足上及心口一指，说出一片话来。正是：

淫女贪淫将现世，滑头自滑善防人。

要知玠如说出何话，为甚指着蕙春的浑身上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俏舞台蕙春献技　同芳居丽鸿现形

话说蕙春要叫玠如教她串戏，挣些包银，贴补家用。玠如向她脸上、足上及胸口一指，说道："串戏第一不可脸嫩，你究竟是个女子，倘然真要学戏，往后须每天随我到蝶花社，看我演剧，处处留心着我的面风、眼风。有时竟到后台，不妨与社员叙话，一来研究戏情，二则习惯乃成自然。冲场得日子久了，往后即使出台，可以不致怯场；第二是你这双天足，走路没有身段，倘演滑稽等戏，虽还看得过去，演正剧中的重要人物，一定没有什么锋铓。你瞧我是个男子，跑路大方惯的，及至一登了台，便扭扭捏捏的换了个人，可知此中大有关系，你须格外留意；至于那第三件，不在学习时候，乃在登台之后，这话却一言难尽了。"蕙春道："第三件便怎样，你可说给我听。"玠如道："第三件，登台的时节，配演的倘是女社员最妙；万一男女合演，你吃亏的恰是花旦，在戏台上只好任他讨些便宜。遇到耳鬓厮磨的戏剧，也只能够耳鬓厮磨，任受着他，台下边方有彩声。这还算容易对付。最难的是目挑、眉语等种种表情，甚或有抱腰、接吻一切，不知演到此种戏剧，彼时你的心上怎样？我很觉得放心不来。你此刻须罚一个誓，我才信得过你。"

蕙春听罢，啐了一声，道："你怕我出台之后，万一男女合演，遇到什么淫戏，我这心不要因邪入邪，靠不住么？我邢蕙春有心嫁你，心上决不再有别人。倘然日后起甚邪念，叫我心口生一个碗大的疮，活活痛死，你听可好？"玠如闻她果真发了一

个恶誓，含笑答道："我不过试你罢了，怎么你竟当起真来！"蕙春道："试我也好，当真日后不放心我，要我发誓也好，如今我重誓已经发过，你该从今天起，怎样教我？"玠如道："今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七，要封箱了。明年元旦，日夜开演。你可也从元旦为始，我来尽心教你。"蕙春听了大喜。

这一夜便随玠如至蝶花社观剧，并到后台与各社员厮混。蝶花社社员的程度，书中已表过的，绝没有高尚品格的在内。见了蕙春那般女子，管她总算是玠如的家眷，却一个个围住着她，指东话西，轻嘴薄舌，无所不至。社长秦开新更是风魔了一般，领着头与她说笑一个不住，虽然玠如在旁，并没有什么顾忌；玠如也眼开眼闭的由着他们。这夜的戏是全本《火烧百花台》，开新串的小生，傅粉薰香，下场后坐在戏房里头，觉得他容光照人，比玠如平日更是好看。蕙春仿佛受了吸力，竟和他也离不开来。直至戏毕散场，候玠如卸好了装，始同坐包车回去。临行时，开新叫她"明日再来"，蕙春说："明天已封了箱，须等元旦前来拜年。"开新说："箱虽封了，晚上我们没事，大家仍在这里，尽可到此谈谈。"蕙春点头答应。

回家后，玠如问她："方才在后台怎样？"蕙春答称后台人多，初进去未免有些胆怯，后亏秦社长与她讲话，众人遂慢慢散开，更有一大半出台去了，始得渐渐定心。玠如又问："明天晚上可去？"蕙春想了一想，道："明天秦社长虽叫我去，我想戏已停了，你又不到后台，我去做甚？一准年初一与你同往。"玠如也说："明天大可不去，晚上没有事情，好把串花旦的各种表情，略略指授一二。明年起，便可整幕整出的仔细学习。不消三两个月，怕不有三十、二十出趣剧、一二十出正剧，可以出台得来。"蕙春要问："花旦穿的衣服最是单薄，在戏台上，身子可冷？"玠如答称："夜已深了，明天再说。"双双闭门安睡。

次日，玠如出外，取了一件白狐坎、一件青种羊的女袄回来。簇新的，俱是外国花缎面子。那身材却甚短小，分明是女子衣服。蕙春问他哪里来的，玠如老实说："白狐坎是醉月楼处取来，青种羊是贾惺惺新做。因新年里头串戏，必得有些风头，穿着一件羊皮紧身，又冷又是难看，所以特地借来。"蕙春始知醉月楼与贾惺惺和玠如俱有来往，至今仍断她不来，心上好不纳闷。又见了这两件衣服，想起自己的许多皮衣，卖的卖了，当的当了，值钱的几乎一件没有，新年里穿甚东西？暗暗叹了口气，越想学好了戏赶紧出台，可以弄几个钱，免得两手空空。倘被祖诒知道，定要耻笑。故于这一天起，向玠如先习串戏的总诀，无非从声音笑貌上入手，慢慢的研究到台步表情。

残年易过，新岁已交，各戏园正是兴旺的日子，没一家不日夜开演。玠如这几天甚是乏暇，蕙春偏嬲住着他，一回家，在房中要实地练习。叫玠如权串小生，或是小丑，自己居然串做花旦，把《卖花结婚》、《老少易妻》等几出趣剧，演个不了。玠如心上有些厌烦，叫她不必这样呆练，只要每天看戏时留心摹拟，便能够摹拟出来，比实练觉得省事。倘有摹拟不来的地方，可马上到后台讨论，或问秦社长也是一样，他随便什么戏，俱很知道。蕙春得了这一句话，遂不时到后台寻找开新，唧哝唧哝的讲个不了。有时说的果然是戏，有时却借戏为名，不知说些什么。玠如在台上做戏，自然管不了她。

蝶花社有一个新社员，姓白，名唤笑莲，串戏的名字唤做怜儿。年只十七，出落得貌如处女，肌肤更白皙非常，以是社中俱戏呼他做白脸儿。进社时本想学习花旦，只因碍着玠如，开新故叫他专习小生。虽然演的俱是配角，正戏临不到他；只因人甚聪明，凡是开新所演的戏，他一出出俱已看得胸中烂熟。见蕙春每夜向开新学戏，遇到开新、玠如俱在上场的时候，他

便与蕙春兜搭，把戏情细细教她。

蕙春本是个见不得后生白脸的女子，一见了怜儿那般人物，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去。无奈他年纪尚轻，恐于风情二字上还不甚内家，只能有意无意的说些俏话，暗暗挑逗。有时，更故意习练着风骚旦的种种浪态，叫怜儿在旁观看，问他戏中可是这样。怜儿串的本是小生，乘机陪着她双双演习，不消三次、五次，心里头各已打得火一般热。只因没有欢会的所在，又虑被玠如或开新瞧破，所以，尚不敢十分放浪。

怜儿年虽尚幼，其实十四五岁的时候，已喜与拆白党为伍。十六岁上竟入了党。犯过一次奸骗闺女的事情，案发逃遁，没有拿住。过了数时回家，适值蝶花社添招社员，故此化了个怜儿的名字，投入社内。却偏貌为诚实，绝不像曾经犯过花案的人，所以社中不知道他。开新虽闻旁人说起此事，因他年幼，不很相信。这回他遇到蕙春，岂肯轻轻放过！暗想：在社中断难下手，必须如此如此方可。因私下运动几个同社说："蝶花社生意不能起色，每月拿不到实足包银。最好另外觅个地方，像天津和东三省的京戏一般，男女合演，才能够哄动看客，大家有利可图。"众人听了他这番议论，赞成他的甚多。

但英租界不许开男女戏园。从前大新街丹凤园京班费了多少手脚，只演得不多几天，便把照会吊销，以后不准再给，除非不在英租界上才兴。怜儿说："本来，英租界万不能做，另有个适中地点，我能托人运动。"众人问他："哪里？"怜儿说："在北门外头，这条街如天津的三不管大街一样，此事定干得来。"众人听了大喜，遂各人担任股份，决计开办，却把开新和玠如等几个重要脚儿一齐瞒过。等到诸事就绪，那戏园取名叫俏舞台，将要开幕，始向开新纷纷告退。开新因他们俱有合同，开了个谈判会，当众谈判。无奈合同上俱是全月包银，并没说生意

清淡，可以减折给发，反是开新担着不是，只能由他们各人自去。

怜儿既把俏舞台组织定妥，便向玠如聘蕙春登台。此时，蕙春已经学会了十几出戏，可以将就演得。正想托人介绍，恰好白怜儿来聘，当下一口允许，只问每月多少包银。怜儿说："大约一百左右。"玠如定要二百，怜儿答应不来。回去与大众商议，说定一百五十块钱，先订三个月合同，期满再议。蕙春心花怒开。

玠如因怜儿年幼，当做他孩子一般，并不放在心上，只叮嘱蕙春："在台上随处留神，莫要闹甚笑话出来。至于陪演的大半男脚，尤须格外留意，紧记着学戏时所发的誓，不可稍涉苟且。倘有什么风吹草动，休怪我对不起你，自有对付你的法儿。"蕙春仍指天誓日的道："女子家名节为重，本当从一而终；无奈祖诒负心，不得已才一心嫁你，休当做闲花野草，处处动着疑心，教人不能办事。何况此次出台，无非因贴补家用起见，并不是发甚戏瘾，你心上也要放明白些。"玠如微笑说："但愿如此，且看你的往后日子。"

旦桥闻弟媳妇也要出去串戏，当向玠如阻止，玠如说不必阻她，旦桥遂不再言语。

等到俏舞台开幕的那夜，因是男女合演，观剧的人山人海。那局面，与蝶花社开幕全靠着几个社员四处去拉拢看客不同。蕙春这一夜与怜儿搭配，演的是新戏《意外缘》。其时已是三月下旬，蕙春穿的是雪妃花缎夹袄、淡湖色花缎夹裤，打扮得娇艳非凡，一启幕便掌声不绝。怜儿串的小生。《花园相遇》一场，戏台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曲曲传情，仿佛真有其事一般。引得看戏的那些浮头浪子喝彩不迭，并有把嘴唇吹得怪响，有意和调的。蕙春得意非凡，这场足演了两刻多钟。结末

《洞房》一场，形容新夫妇爱情，摹拟得更是无微不至。直演至一点二刻多钟始毕。

散戏时，玠如亲至后台，替蕙春卸装更衣，蕙春问他："几时来的？"玠如说："十点半钟。"蕙春怪他"好早"，玠如说："今夜蝶花社演的是《马介甫》，泼旦正场，我只演了一出趣剧，所以下台很早。"蕙春问："既然十点半钟到此，你瞧我今天的戏怎样？"玠如答称："且到家中再说。"

当下二人一同回家，玠如把脸一翻，责备蕙春："《花园》里这一场戏，不该向怜儿接连丢了十几个眼风，把吊膀子虚题实做。《洞房》一场，更不该任怜儿代解衣扣，虽然台底下博得几阵掌声，可知女脚儿的身分失尽。若像这样演戏，往后怎样演得下去！"蕙春听了不服，也把脸色一沉，恶声答道："演戏须要戏情，风骚旦没有些风骚状态，怎能算得是戏？你自己不想想演《双珠凤》里的二奶奶，听来富唱歌的时候，坐不住、立不住的怎样表情？怎么今夜我第一天出台，便把这些话来埋怨人家，使人听着呕气！倘被怜儿知道，以后还敢和我配甚戏么？怜儿不肯和我配戏，这个戏社里头好些的生脚、丑脚，个个皆是男子，自然俱不肯配，难道叫三四等里的女脚儿配我，有意倒我锐气？真是岂有此理！"二人顿时斗起口来。

旦桥本已安睡，竟从梦中闹醒，急忙进房解劝，私下抱怨玠如："本来不该放她串戏，更不该放她入男女合演的剧社！"玠如摇头说："串戏一准由她，入男女合演的剧社，也一准由她入去；我有我的道理，你可瞧着以后日子！"旦桥有些莫名其妙，不便多说，只得去劝蕙春，叫她忍耐些儿。蕙春虽与玠如反目，其实心上有些惧他，知道他不比祖诒天牌吃地牌的压服得来。今见旦桥婉劝，落得给他一个面子，立刻收篷，不再开口。旦桥始叫玠如："也莫再说，大家早些安睡；明天礼拜，俱有

日戏。"二人才送旦桥出房，彼此悻悻就寝。

玠如果有玠如的用心，蕙春却自此一闹，虽畏玠如手段利害，无如与怜儿日亲一日，日昵一日，渐渐把当初爱慕玠如的心思移到怜儿身上，生出许多事来，后书慢慢细表。

俏舞台开幕至一星期后，蝶花社大受影响，生意愈觉一天不如一天，竟有些支持不住。开新没有法想，托人排了几出不堪的新戏，遍登报纸，广发传单，说得锦上添花，世间少有。一面叫各社员仍照开幕时手法，四处去招揽戚友观剧，预定坐位。玠如因又去寻找祖诒和醉月楼，央他多包几夜包厢。不料祖诒为了卖产一事，天天怀策约着说话，闹得头也昏了，那身子竟然每夜乏暇，只由醉月楼答应了他三天。玠如定要祖诒请客，也包三天，张个场面。祖诒被嬲不过，勉强应允。一天请了胡图仲、侯谱涛、王柏台、浦香孙、梅子青等几个老友；一天请贾扬仁、甄兰坞、莫莲痴、乌燕桂；再有一天请陶泰父子和娄梦渔、呼图但，每夜俱邀怀策陪客。

到得请梦渔的那夜，因他要买一所公馆房屋，至今没有买成，怀策空跑了好几十趟。近来打合他买祖诒城里那所老宅，价钱可以格外便宜；梦渔有些合意，但一时还讲不下来；顺便再想与他磋商，因先同到高升栈去候他。哪知已经出外去了，盘问他的当差，说是一个人到同芳居茶馆有事，二人因寻至同芳居。

其时正值四点钟左右，茶堂内人多如织，一时间找不出来，认做他必在洋台上边。怀策在前，祖诒在后，步至洋台。忽见一个女学生装束的女子，泡了壶茶，背朝着内，面向着外，一手扶着阑干，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在那里观看马路上的野景。怀策眼光最快，看这女子，很像是薛丽鸿，不觉暗暗诧异。与祖诒递个眼色，立住了脚，想仔细看个明白。那女子恰巧回过头

来，和二人打个照面，一些不错，竟是丽鸿。倒把祖诒吓了一跳，拔步想走。丽鸿却把头一点，仿佛行了个鞠躬礼，又微微的笑了一笑。弄得祖诒进退两难，想起旅馆中的前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好不难看，心上更别别的跳个不住。

怀策举眼向洋台四边一望，见丽鸿的娘并没有来，尤石芝、邱好仁等也一个不见，因走近一步，问道："你几时又到上海来的，怎么一个人在此喝茶？"丽鸿道："到上海一星期了，萧先生可要泡茶？这里恰好有个空座。"怀策因曾领教过尤石芝等的手段，也有些心上不敢，答称，"我们乃找朋友来的，你请自便；里边也有空座，尽好泡茶。"遂与祖诒退了进去。丽鸿并不再说，那身子却便坐了下来，面朝着内，不向洋台外闲看。

怀策低声对祖诒道："薛丽鸿怎么又独自一人出来，真好奇怪！难道又是瞒着家里逃到上海来的？前次这桩事，我心上至今有些疑惑：她的娘与尤石芝等敲你一下竹杠，不知她可是通同一气，设下的仙人跳儿？还是自己当真不知，她娘与石芝等刚巧寻来，你晦气撞在他们手内？想你总得有些明白。"祖诒摇头道："过去的事说它做甚！那天合该我命内破财罢了，管他们是不是仙人跳儿。我们今天寻梦渔要紧。你晓得，我两边公馆里头闹得真是不像样儿，早些把屋产一齐脱手，与她们两下分了，免得我刻刻讨气，岂不落一个耳根清净。"

怀策闻他这样的说，不便再提，遂和他在各茶桌上仔细寻觅梦渔。直寻至里面壁角半边，始见他同着一个三十多岁年纪的人附着耳朵讲话。这人穿着一身西装，一张甲字脸儿，唇上已留了两撇短髭，倒卷成一个八字，手里头拿着一个纸裹，不知他里边什么东西。见怀策与祖诒进来，疾忙止住了话，由梦渔与二人招呼。怀策也与他点了点头，问他："贵姓？"那人含糊答了一声："姓云。"便眼看着手中的那卷纸裹，不再言语，并

不还问怀策姓氏。怀策觉他有些古怪，不敢多说，站至梦渔身边，听他和祖诒讲话。祖诒先请他今晚在蝶花社看戏，梦渔一口答应准到。及至问他购屋之事，梦渔指着姓云的道："此刻因与北京新到的一位敝友有些要事，且待晚上奉复。"祖诒尚要说时，姓云的走近梦渔身旁，将口附至耳边，不知说些什么。梦渔把手一招，请他坐下，回头对祖诒和怀策道："二位有事请便，晚上准在蝶花社会面。"二人见他们真有要事，不好多言取厌，只得说声"停刻我们恭候"，大家移步出外。

祖诒因有着心事，只顾下楼。怀策走过洋台，留心看那薛丽鸿时，尚没有去，已多了一个大姐模样的女子在旁，越发心上不解。缘祖诒走得甚快，瞧了瞧，便也随着下楼，不去兜搭。祖诒走出了同芳居，恨今天偏又不巧，寻到梦渔不能讲话。央怀策停刻等他到蝶花社时，千万要他个着实回音。倘果心上要买，再便宜些也好，只要赶紧脱手。怀策连连称是，问他："此时天色尚早，到哪里去消遣一回？"祖诒说："可到楼外楼去游玩，闻说哈哈亭有好几面哈哈镜儿，奇形怪状的，甚是好看。那边也有番菜，今儿天气渐热，就在月场上夜膳也好。"

二人因同坐汽车到楼外楼，买了两张电梯游票，乘升降机上楼。书台上谢少泉、谢品泉的《三笑》已完，接下是天津人王得岩的戏法，软硬工夫俱还不错。看他玩过两套，便到哈哈亭去照那镜子。见一面面玻璃片，用凹光凸光制成，遂把人的身体面貌，幻得个忽长忽短、忽扁忽尖、忽直忽弯、忽肥忽瘦，真令人失却本来面目，大家笑得肚子都疼。

此时，天已薄暮，二人至月场上，看那一轮红日渐渐西沉，日光下有万道彩霞，绚染得天成五色；东面却已捧出银盆大一个月亮，托着些淡淡白云，把月色掩护得忽明忽灭。此种天然图画的美景，上海无崇山峻岭，不容易瞧得见它。只有楼外楼

高耸云霄，远眺可称第一。若是谢幼安、杜少牧等见了，一定心旷神怡，不知添出几许诗情画意！可惜二人俱是俗物，一些领略不来；只叫堂倌拿大餐单点菜，鲍鱼汤、炸板鱼、英腿蛋的吃了个饱，仍乘电梯下楼。因汽车夫回公馆吃夜饭去了，坐黄包车到蝶花社。见戏台上已经开幕，演的乃是趣剧，祖诒无心观看，只与怀策谈天。包厢内所请的客，尚还一个没到。直至趣剧演完，陶泰父子与呼图但俱喝得醉醺醺的摇摆而来，娄梦渔仍还未至。

祖诒正在心中焦急，对面包厢内进来了一个女子。怀策远远望去，恰又是薛丽鸿，仍带着那个十余岁的女孩。祖诒目光不济，看不清楚。丽鸿却也已经瞧见二人，叫那女孩子过来，带信怀策，请他看完了戏到鸳鸯旅馆二号房内，有话面谈。怀策因当初与石芝等在大兴楼相打，吞没了那一笔钱，究竟怀着鬼胎，不愿到旅馆内去，回说："散戏后没有工夫，倘有什么要话，不妨在戏园略谈。"那女孩子便跑了过去，少顷又奔过来道："大小姐说，就在这里谈谈也好，请你那边去坐。"怀策问："那边可还有甚别人？"女孩子说："一个没有。"怀策始跟着过去。

丽鸿起身招呼，请他坐下，开口便赞怀策："真有胆略，上回大兴楼这一件事，干得大快人心，可替我出却一口恶气。"怀策恐言中有诈，只含糊的敷衍着她，问："石芝等近来可在苏州？"丽鸿道："休要说起，石芝回去之后，生了一场瘟病死了。我母亲也得了肝气病儿，虽然时发时愈，淹缠得日子多了，也觉甚是危险。这回我到上海，借着到虹庙求取仙方为名，顺道特来寻访祖诒。只因上次这场惊恐，心上实是对不住他。谁知上海人地生疏，再也找他不到。好容易今儿在同芳居遇见，大约他记着前怨，冷冷的和我一句话都没有。所以我想央你带一个信，请他随便什么时候到鸳鸯旅馆一次，我有一肚子的心话

要告诉他。你瞧他可能来么？”

怀策沉吟道：“祖诒上次受了大亏，只恐再没有这胆子。”丽鸿微笑道：“我也料他一定胆小，现有两般凭证在此，可使他尽管放心。”说罢在身旁取出一个小小纸包，双手递与怀策。怀策拆开一看，见是一张薛丽鸿的卡片、半张前天撕剩的伏辨字据。丽鸿道：“这笔据，我费了多少心思，始从家里私自取出。如今可交还了他。一来免留个话柄在外；二则可以表明我的心迹。那卡片虽然没甚紧要，但他拿在身旁，倘虑再有什么事情发生出来，便可以此为凭，竟说是我请他到此的，万事由我承当。萧先生，你瞧怎么样？”

怀策尚未回言，见祖诒在包厢内将手乱招，见是梦渔到了，也在那里招手，因立起身便要过去。却被丽鸿一把拉住，不许便走。正是：

难猜最是人心险，易贾无如女祸多。

要知丽鸿掤住怀策，要请祖诒到鸳鸯旅馆，究竟有什么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卖卖卖地白田空　飞飞飞波谲云诡

话说萧怀策与薛丽鸿在包厢内讲话，对面祖诒与娄梦渔招手叫他过去；怀策要走，却被丽鸿用手拉住，说声且慢，把那半张伏辨与自己的一张卡片接来，依旧包好，纳在怀策手中，央他带了过去，说："此事必须费你的心，停刻叫小大姐再来讨取回话。能请他到旅馆最妙，万一真请不到，我只能访明了他住址，亲自到他公馆也好。"语毕，始立起身弯腰相送。

怀策接了这个纸包，暗想："伏辨落在外头，虽然只有半张，究竟很是不妙，落得借此收回。但祖诒处，前说此据早经毁掉，不必提起。卡片不妨交代与他，去不去由他自主。因丽鸿行踪诡秘，捉摸不出她的底细，莫再闹甚笑话出来，牵连到自己的前事，反为不美。"主意已决，将纸包向衣袋藏好，别过丽鸿，并说："停刻准有回话。"遂即迈步出外，重将纸包打开，取出那张卡片，拿在手内，似笑非笑的跑回自己包厢。

祖诒一见，便问："那边有甚说话，去了这好一刻儿？娄梦翁来得久了，与我谈了一番很秘密的说话，故此等你商量。你怎这样慢腾腾的！"怀策道："梦翁有甚秘密说话？我也有秘密话儿要和你说。"祖诒道："你有什么秘密消息？料来不比梦翁重大，且快说给我听！"怀策把卡片给与祖诒，道："我说的是薛丽鸿一番秘事，娄梦翁说些什么？"祖诒将卡片在身旁一袋，低低答道："娄梦翁所说的话，不但关系我财产大局，并且还关系着合上海的事情。那边薛丽鸿来踪去迹，无非一桩不相干的小

事。老实说，这女子我已受过大亏，不在心上，此时休要提她。”

怀策诧道：“梦翁说的是什么会事，竟有这样关系？”祖诒附耳答道：“梦翁方才在同芳居内，有个姓云的同他喝茶，不是你我同见的么？这姓云的单名一个彤字，自己说在北京下来，其实由东洋到此；与梦渔素来有些认识，乃是新界上一个大运动家。这回他到上海，因有人图谋二次革命，特来运动各界。梦渔现时虽不做官，从前究是官界中人，所以特地到旅馆候他，约至同芳居茗叙。后来，又到番菜馆夜膳，遇见许多的人，都要梦渔担任他们一件事儿。第一乃是筹饷；第二是运动军警各界；第三运动绅、商、学界；第四帮同设立机关部，在内勤慎办事，不许走漏丝毫消息。梦渔担任的乃是办饷，他们非常欢迎，说大约阴历五六月间，上海必要起事，先夺制造局入手。此刻已是四月初旬，不到一两个月的了。本来他不肯实说，一因与我知己，二则要劝我助些饷银，三则回覆我：城里这所住宅，如今决计不要。防着乱事发生，华界上很不稳便，叫我赶紧卖与别人。你想，这一番话的关系重大，不是再大没有了么？”

怀策听罢欣然，也附着耳朵答道：“怎么，上海不久又要起事？我上次光复的时候，懊悔没有像浦香孙等和调着办些事情，巴一个名利双收，甚是阔气；如今又有机会，再不敢轻轻错过。你们有钱的可以助饷，我将来可在机关部尽些义务，须烦娄梦翁去介绍甚好。”

祖诒道：“介绍不介绍，这是往后的事，往后再说。目今上海既有大乱，我没有卖掉的那些房屋，该怎样赶紧设法？莫要开起炮来，轰掉了，便卖不来它。”怀策乘机怂恿道：“本来，你有好几处产业，得主还的价并不很苛。我因光复后上海市面愈好，所以，没有替你答应，想要他们加些，使你多卖几千。如今既有这个信息，明天起不妨格外将就，有人还价便卖。除了

城内这所老宅，急切或恐脱不来手，只能听天由命。其余，一月两月之内，怕不一齐变做现银！既可把家事处置定妥，又免当真遭了兵燹，这破屋日后一钱不值，你瞧是也不是？"

祖诒道："你的话果然不错，但这样的大乱将至，倘然一时没有售主怎好？"怀策笑道："上海将要大乱，你知，我知，他们众人都知道么？趁着他们都没知道，我再到处下些说词，说得上海近日非常太平，往后房屋一定非常发达，怕他们有钱的人不想要买？你愁怎的！我晓得，你近来脑壳里的脑筋被三个嫂子闹昏的了，天天挤你要钱。你怕一开了炮，将来没有交代。其实，起事的日子尚远，包在我一人身上，断没要紧！"

祖诒听他说得有理，这才破愁为喜，安心看戏，并再三暗嘱怀策："即刻所说的话，梦渔面前不可说破；他叫我紧守秘密，连家里也不许提及，恐防漏泄风声。虽然租界上不比华界，华官知道了没甚权力，但恐办到了个引渡，便甚十分危险。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千万留意！"怀策点首称是，并言自己"日后也想入党办事，自当格外留神。此刻时机未至，且慢与梦渔说知，往后见机而作便是"。故此这番话说过之后，彼此便一字不提。梦渔回覆怀策，只说："城中出入不便，购屋一说作为罢论。"其余俱是闲话，无非评论些戏剧的优劣，与台上边彩景的好歹。

怀策和祖诒又渐渐说到丽鸿，把请他到旅馆之事告知。祖诒在身畔掏出那张卡片，一看，见中间是"薛丽鸿"一个名字，旁边某某女校四个小字，居然像是个女学生，心上实是爱她。无奈上次这场惊吓，吃得真是怕了，这回断断不敢冒昧，因低着头踌躇不语。后来，仍将卡片袋好。问怀策道："你瞧，我可要前去，还是不去为是？"怀策道："此事须你自己做主，我担不来这个风险。"祖诒道："既然连你也甚胆小，我想决计不去也

罢。”怀策点头称好。

少顷，小大姐来候回音，怀策替祖诒一口回绝。小大姐问祖诒的公馆住在哪里，怀策不肯告诉，小大姐怏怏而去。怀策留心看着丽鸿，见她听了小大姐的回话，脸色很不自然。不多时，竟连戏都不看，抽身向外。直至散戏，没有见她。大约早已回到旅馆去了，更想不出她是甚用意。

祖诒和陶泰等看至戏完始散，梦渔暗问祖诒："可助多少军饷？"祖诒应允了一百块钱，梦渔说他："太少，拿不出手；像你这样家计，索性不捐则已，要捐必须成个数儿，千把块不足为多。答应了，不是马上便要，尽可稍缓几时。"祖诒闻梦渔这么样说，足足认了一千。梦渔大喜，谆嘱他："旁人前切莫说起，交款时可交到栈房，由我替你代解。将来倘有奖品，也由我转送过来。"祖诒唯唯。彼此移步下楼，各乘汽车回去。

只有怀策独自回号，盘算着：祖诒家业，这回卖到一个畅尽。乘着他急求出脱的机会，一处处可以格外杀价，自己多揽些钱。看来，这一次揽过之后，他身上便没念头可转，一步步当逐渐疏远，免到窘极不堪的时候，一定要纠缠不已。所以，丽鸿这一件事，不再与闻为是。但照丽鸿那般举止，分明是一个文明淌牌。从前旅馆中那番举动，无论她预先知情与否，总之，本是闲花野草，决非真正是女学生，背母私至上海。如今第二次复来，显见仍看想祖诒。可惜已来得迟了，所有肥鱼大肉，俱被人吃得精光；只剩些零胔碎骨，已是不经大嚼。何妨且自由她，瞧着她往后怎样。

想罢一回，又把祖诒房产上的细帐一篇篇翻阅一过，哪一处有人还过善价，可以马上出脱，在正价内吞起若干；哪一处与某家的房屋毗连，可以用些心思，售与某家，索取重谢；哪一处尚没有受主，必须设法兜揽。总计他售剩下的，尚有二十一

所号房，三十多亩空地，差不多还有十万银子，自己至少须搅他一二万，心中甚是暗喜。便从次日为始，向各处钻头觅缝，成了这处，又成那处，足奔了半个多月。已只剩得黄河路一所最大住屋，与城里那所老宅，一时竟没人要。怀策掉个枪花，假意说，黄河路这所屋子，先曾有人还过一万银子，那人是光复时有名人物，近因知道上海将起二次革命，所以不愿再买，特地去告诉祖诒。并说，这几天市面上风声日紧，倘再耽阁数日，此屋更恐万难成交，叫祖诒定个主意。祖诒本来是个傀儡，自与怀策要好，万事俱由他一人指挥，自己晓得什么！因反问他："该要怎样？"怀策说："恐非格外减价不可。"一所值银二万左右的房屋，竟减到五千银子，由怀策托蔡兰和出面，买绝下来。其实，他这五千银子，俱是在祖诒屋价上吞下来的，祖诒一些不知。

醉月楼、柳飞飞、贾惺惺俱甚乖觉，哪有看不出的道理？只因各人俱想要钱，并俱要怀策帮忙，自然没一个说破着他。只有祖诒的亲信小二爷小陈，平日虽由怀策竭力笼络，早已一鼻孔出气，这回见怀策搅得多了，有意说了几句尴尬话儿。怀策觉着，暗地送了他一千块钱。又在后来的卖契上头，每张替他写上个中人名字，多少得些中费，始风平浪静的不再开口。及至祖诒家产卖光，小陈也积到二三千块洋钱，虽不能说是小康之家，那日子已颇过得过去。

祖诒自把黄河路房屋脱手，醉日楼等知道，人人每日挤着要钱，越闹越是利害。城内那所住宅，急切断卖不掉，只好不再等它。因定了一个日子，叫小陈请怀策到提篮桥公馆，把房屋上卖下来的银子，一齐向银行起出，照着那天怀策分派的话，当场给了醉月楼二万二千，飞飞一万六千。留出一万二千，缓刻到静安寺路给与惺惺。那钱一封封的，俱是钞票，交与怀策，

由他过付。嘱付从此以后，大家不许再有争闹。余下的钱，由祖诒锁入铁箱，端整缓几天再存银行，恐怕近来时势不好，放在家中不妥；并且，银行里可以生些利息，醉月楼满口赞成，当下并将自己名下的钱也一齐锁入箱内，飞飞亦是一般。不过，包纸上央怀策写了各人的名字，做个记认。

祖诒分给已毕，拿了一万二千钞票，便与怀策同坐汽车到静安寺路公馆内去，交给惺惺，一样也有几句谆嘱，惺惺把钞票点过，眉花眼笑的拿着上楼，并没说话。祖诒见天色已晚，留怀策在公馆夜膳，怀策答称有事，借坐汽车先行。

祖诒上楼和惺惺闲话，忽然面颊上一阵肉跳，暗暗奇怪，问惺惺："主何吉凶？"惺惺说："大约是天要发风，没有什么意思。"令老娘姨开了盏灯，叫祖诒吸烟。祖诒刚巧吸了一筒，忽闻楼下有一阵女子声音，老娘姨拿上一张卡片来，说："有个女学生要见。"祖诒接来一看，是薛丽鸿，不觉吓了一跳，急问老娘姨："可说少爷不在这里？"老娘姨答称："并没有说，这人现在会客间内候着。"祖诒没有主意，暗想：只好下去见她。惺惺问："女学生与你有甚轇轕，到此做甚？"祖诒不及细述，只称："停刻再告诉你。"即便匆匆下楼。

丽鸿仍与那小大姐同来，一见祖诒，依旧呼了一声"师兄"，一鞠躬见了个礼。祖诒只得也鞠躬相还，请她坐下，问她："怎样到此？"丽鸿笑道："你公馆果在这里，连萧先生都没有说。昨天，打听鸳鸯旅馆，才被我打听出来。若非新嫂子旧日在旅馆结婚，他们也断不知道，只恐还够我寻哩！"祖诒道："原来如此，我想你怎能找到此地。"以后，二人所说的话，彼此声音渐低，旁人听不出来。足讲了一点多钟，尚还没去。跟来的小大姐恐怕时候晚了，路上没有电车，再三催促，这才起身告别。祖诒送她出门，此时春风满面，与先前变了一个样儿。

丽鸿既去之后，祖诒回身上楼，惺惺逼着问他，祖诒只说："是幼年同学读书，彼此认识。这回因事到沪，特来相访，并没什么事情。"惺惺怪他："既是同学，因何见了她的卡片，初时要叫老娘姨回复不在家中？"祖诒道："我与她虽是同学，平时并没交往。今日忽然到此，防要问我借钱，故想回避着她。谁知是我意会错的。"惺惺又笑驳道："她既并不向你借钱，说话因甚鬼鬼祟祟，不肯使人听见？我在门外立了好久，竟没一句响朗些的话儿。"祖诒脸上一红，道："这是女孩子家讲话，未免有些怕羞，不能怪她，你要疑心怎的？"惺惺冷笑道："这样一个漂亮的人，会怕羞么？我偏不信！"祖诒道："不信由你，信也由你，我不见得造着话来骗人。"惺惺侧着头想了一想，道："这女子面貌很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间却记不起她。"

祖诒不再接口，只催老娘姨："快开夜饭，肚子有些饿了。"惺惺问："吃了夜饭，可是便要出去？"祖诒道："今天为你们这一笔钱，搅得很是吃力，晚上不出去了。夜饭后，吸几筒烟，早些睡觉。"惺惺道："本来，今天你不要出去，方才你说肉跳，不要应在这女学生身上，跑出去怕没有好事。"祖诒被她这么一提，也觉心上有些疑忌，这晚当真并不出外，十二句钟一过即睡。偏是翻来覆去，睡不很稳。

至天明后，甫经合眼。门口上那个电铃忽然一阵乱响，有人在外叩门。其时，莫说祖诒和惺惺睡得正熟，连老娘姨、小大姐及汽车间内的汽车夫也俱没有起来。老娘姨上了年纪，最是醒睡些儿，听见了，擦一擦眼，坐起半个身子，暗想此人有甚要事，大侵早把门铃揿得这样的急，"唧呤呤"响得如闹钟一般！因急披了一件衣服，趿着一双破鞋，七磕八铳的飞奔下楼，问："外边叩门是谁？"那人答了一声："是我！"老娘姨听不出他声气，尚要问时，那人又说："我是小陈，找少爷来的，快些开

门!”

老娘姨才把外国锁上的钥匙纳入锁中,开了开来。见小陈跑得满头是汗,说他“因何来得好早,并且跑得这样吃力?”小陈道:“少爷可在楼上?你与我唤他一声,说是提篮桥公馆里有要紧事情,请他快些起来!”老娘姨摇手道:“少爷此刻睡得正熟,难道你不晓得他的脾气,哪个敢去叫他!叫醒了,必定是一顿臭骂。还是你坐着等他,或者候少奶奶起来去叫。”小陈道:“少爷早上的脾气很坏,谁不知道。今天却顾不得他,你怕叫,可同我上楼,由我在外房叫去。”

老娘姨不知是甚急事,只好同着上楼,跑至房门外头,小陈高声喊了几声“少爷”,里边并没答应。老娘姨尚叫他不要再叫,小陈不听,举手在那扇外国门上“拍拍”的敲了几下。祖诒仍没有醒,却把惺惺惊觉,在床上骂老娘姨:“可是昏了,大早晨有什么事,这样敲门!”小陈在外答道:“敲门是我小陈,因有极要紧的事情,故此来找少爷。”惺惺听是小陈,慢了一慢,问道:“小陈,你有什么要事?”小陈道:“少奶奶,且叫少爷起来再说;我在房门外,不能乱讲。”惺惺道:“昨夜少爷在此,房门并没有锁,只把外国螺旋闩着,外边旋得开它,你可自己进来。”

小陈听叫他进去,忙把螺旋用手一旋,推开了门,移步入内。惺惺依旧睡着未起,问他:“究竟是甚要事,可先说给我听。应叫少爷起来,我便立刻叫他。”小陈站在床前答道:“此事必须叫少爷起身,只因提篮桥公馆里头,昨夜两位少奶奶出去,至今一个也没有回来,所以我特地来的。”惺惺在床中听了此话,把身子直竖起来,伸手将帐子一揭,指着小陈问道:“怎么说,提篮桥这两个贱货一齐跑掉了么?”小陈答称:“正是。”偷眼细看惺惺,只见她穿着一件杨妃色席法布小袖睡衫,却把胸前钮扣袒开,露出一角湖色肚兜,非常妖冶夺目。头上边还插

着一条木香花扣条，半条已卸在颈腔里头。因祖诒兀自未醒，将手伸进被窝，大约拧了几下，祖诒始模糊翻了个身，口中说："休要胡闹，大家再睡一会。"惺惺冷笑道："你还要想睡一会么？提篮桥的两个心上人儿都跑掉了，快些起来找她！"祖诒仍闭着双眼，把眉头皱了几皱，道："人家正想要睡，提篮桥、饭箩桥的说些什么，你也快些睡罢！"说着，把头向被内一钻，依稀是不要再听。

惺惺见仍搅不醒他，猛然把被窝一掀，高声说道："你怎么这样要睡！提篮桥两个骚货，昨夜跑了一双；此刻小陈前来报信，还不要快快起来！"祖诒这才一惊而醒，死命将眼睛一睁，见被窝已被惺惺掀掉，帐门挂起半边，床前果然站着小陈，慌问："提篮桥有甚事情？"小陈把两个少奶奶昨晚出外，至今未回的话约略又述了一遍，祖诒怒道："她们恐在什么地方碰和，再停停一定便回。要你轻事重报，大早晨赶到此地做甚！"小陈道："二位少奶奶若是碰和，昨夜应一同出去。怎么一个是天光才黑便走，一个是晚上十点多钟走的？此刻差不多九点已过，大家俱没回来。"祖诒道："房间里的阿喜，和车夫阿福、阿寿可知道她二人哪里去的？"小陈道："我出来时曾问过阿喜，她说：'大少奶奶到大舞台看戏，新少奶奶是到二马路黄公馆去的；包车俱没有坐，阿福、阿寿俱不知道。"

祖诒始把睡魔吓醒，直跳起来。因被窝已一齐掀落，惺惺露着雪白的两只脚骨，一只脚更搁在外床，甚是难看，疾忙替她盖上。反被惺惺一推，在里床抢了件小夹袄披在身上，霍的先跳下床去，也不顾小陈在房，竟到床背后小遗而去。祖诒毫不在意，也披了一件夹袄下床，问小陈："出来时可曾进房看过，少掉些什么东西？"小陈道："东西没有清楚，房里的铁箱开过，阿喜、阿珠和梳头金姐都看见的。"

祖诒失声说了一句"不好"，忙在衣架上取了一件夹衫，套裤、马褂都没有穿，便要同小陈出外。老娘姨恐他冒寒，送上一双石青花缎套裤。祖诒接来穿好右足，要想再穿左足，尚有一只不见了，大骂老娘姨糊涂怎拿一只套裤，老娘姨咬定一双，小陈也说一双。祖诒仔细寻觅，原来心慌意乱，竟把两只一齐套在右足之上，自己并没知道。老娘姨暗暗好笑。祖诒急忙脱下一只，重新穿好。又由老娘姨送上马褂，披着向外。惺惺在床后问道："出去了，今夜可要回来。不回来，叫小陈送个信儿：那两个小骚货究竟骚在哪个地方，被你找到。"

祖诒不及答话，大踏步下楼便跑。小陈却向床后暗暗的张了几张，始紧上一步，赶着下去。因汽车间尚还关着，小陈推进门去，叫汽车夫："快些起来，少爷马上便要出去！"汽车夫问："到哪里？"小陈说："提篮桥。"汽车夫咕哝着道："有了两个公馆、三个老婆，一刻往东，一刻往西，这样好忙！既然提篮桥早上有事，为甚昨夜偏偏住在这里？累人家睡都没有睡醒，便要开车赶路。"小陈不去与他多说，只催他们："赶快些儿，少爷候着！"两个汽车夫仍慢腾腾的穿好衣服，卷好铺盖，始把汽机扳动，驶出车来。祖诒已等得双足乱跺，跳上车，叫他们开足汽机，格外要快，恨不得立时赶到。路上几乎闹出祸来，撞倒了一辆黄包车，巡捕看见要拿；风驰电掣的，竟被逃过，没有拿住。

不多时已抵公馆。祖诒与小陈下车入内，见阿喜、阿珠和金姐等俱坐在会客间内谈论这桩事情。包车夫阿福、阿寿，一个衔着一枝香烟，坍手坍脚的坐在一张摇椅之上；一个坐在写字台半边，将脚搁了半台。拾柴泼粥的，闹得不像样儿。看见祖诒，始立起身一哄出外。

祖诒见如未见，只向楼上飞奔，众人俱跟着上去。祖诒一进房，先看铁箱，见它依旧锁着，略略放了些心，问阿喜等："大

少奶奶出去，可见她手中拿甚东西？”阿喜说：“只拿着一只皮袋，袋里大约俱是钞票，故而并不沉重。”阿珠说：“新少奶奶也是一样，皮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祖诒道：“你们怎晓得她袋中放的俱是钞票？”阿喜道：“只因预先开过铁箱，虽然开箱时把房门闩着，只有她二人在内，我们俱在外边，铁箱上那个响铃，我与阿珠亲听它响过一次。后来，开了房门，便每人手中拎着一个皮袋，大少奶奶即便往外，说到大舞台去看戏；新少奶奶拿着到自己房内，至十点钟敲过之后，说到二马路黄公馆去，才跑掉的。它这皮袋比大少奶奶小，装得瘪瘪的，也并不很满。”

祖诒听说话不对，急在身畔取出钥匙，“唧呤呤”先开了第一道铁门，及至旋开第二道门，连叫了两声“阿呀”，顿时面如死灰，直僵僵晕了过去。正是：

早知今日遭奇变，应悔当初误着魔。

要知祖诒性命如何，醉月楼、柳飞飞可有下落？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一封书蕙春出手　千刀誓小陈盟心

话说戚祖诒因醉月楼、柳飞飞双双逃走，急开铁箱检点，极喊了两声“阿呀”，顿时晕了过去。吓得阿喜等手忙脚乱，扶的扶，叫的叫，闹做一团。还是梳头金姐有些主意，叫拿通关散来，使他打了两个喷嚏，又取一杯开水，灌了十几粒中华制药公司的人丹，始慢慢的回过气来。阿喜端张交椅，扶他坐下。祖诒叹了一口冷气，对众人道：“这一下真是死了我了，昨天向银行里拿出来的钞票，都锁在铁箱里头；好两个狠心恶妇，竟将它一齐卷去，往后还有我的命么！”众人听了，有惊诧的，有唾骂的，七嘈八杂，嚷成一片，主意却一些没有。

祖诒叫阿喜等检查二人首饰，值钱的也被带去。再查箱内衣服，飞飞来得日子不多，本来没有几件，一些没取；醉月楼的两箱子皮衣，只剩羔皮在内，细毛的俱不知去向。大家说：“临走时并没衣包，怎样拿出门去，真是奇怪！”祖诒也想不到卫玠如不时前来借衣，乃是他一件件运出去的，只呆呆的听着众人谈论，自己也暗诧不置。

后来，想着这一件事必须找怀策商量，他定然有个主见。因叫汽车夫快放汽车去接，从十点钟等到十二点已过，尚没有来。厨房里已经开饭，祖诒万吃不下，只略略喝了口汤，勉强咽了三四口饭。饭司务来说道：“今天的伙食钱，大少奶奶昨天没有发给，乃是垫出来的，停刻须向少爷结算。”祖诒点了点头，叫阿喜开灯，由小陈装了七八筒烟。看看一点钟了，始听得门

铃声响，怀策进来，祖诒怪他好慢，怀策说："自己号内有事，实是分身不开，以致略迟了些，不能怪我。"

祖诒把醉月楼和飞飞卷逃之事说知，请他赶紧想法。怀策失惊怪跳的道："他二人竟会这样，谁料得到！如今叫我想法，除了投报捕房、托人缉访或是登报悬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法儿？但捕房里此种案子最是难破，只看去年胡少太太逃走，图仲费了多少手脚，耗了多少银钱，至今仍没一些踪影，便已可想而知。至于登报招寻，也无非花掉些广告费罢了，哪里有看了报纸特来通风报信的人？况你遭了这场奇祸，手头一定很紧，怎还雪上加霜、贼加叹的丢这些钱？我替你有些心疼。"祖诒听了诧道："照你这么样说，难道不要追究，竟然罢了不成？我戚祖诒身家性命都被二人卷去，哪里有这样便宜！"

怀策道："并非不要追究，不过因你手中尴尬，故要替你省几个钱，不可向包打探和报馆里头乱用，那是一句真话。"祖诒道："倘叫包探踩缉，并一面登报悬赏，大约须要多少洋钱？"怀策道："至少预备二三百番。"祖诒道："二三百算不得多，我眼前虽是没有，请你暂垫一垫，这口气我定要出它。"怀策一口回绝道："这几天，我号中正在买土，自己还掉拨不来，怎有银钱代垫？请你去找别个朋友，我们是要好弟兄，不能含糊着耽误了你。"

祖诒不防他答出此话，气得几乎又要发昏。当下定一定神，耐着性气说道："我近来卖掉许多房产，俱是你一人经手，哪一所没有中费，不信你这点子垫不出来？我们既是要好弟兄，不见得眼看我遭了奇祸，一些儿帮不来忙！"怀策道："中费果然有的。我们做生意人，向来手头不放现钱；一有了钱，便做买卖；一做买卖，便没有了。不比你们富家，有钱放在家里，以致闹出这种事来。"

祖诒闻他今天的话，越说越是不对，竟与平时换了个人，心上好生不解，恐他也有什么心事，因问："即刻叫汽车接你，你可曾到别地方去？因何今天也像有甚心事一般？"怀策道："我一坐汽车，便到这里，别地方并没有去。你说我也像有甚心事，老实说，号里头因多定了几箱印土，银根不够，一早起来筹划，直至十二点钟，才得敷衍过去。以后，还恐一天紧似一天，我的心事比你还重得多哩！"祖诒信以为真，故此不复再说。

只因醉月楼与飞飞既去，这公馆眼见得不必再借，故与怀策商议，明后天托一家拍卖洋行，把屋子里的器用各物一齐拍卖，以便将卖下的钱刊登报纸，铺排包探，破这案儿。怀策这才满口赞成，托称便去代托洋行，仍乘汽车回去。祖诒闷昏昏又吸了几口烟，等着汽车回来，坐至静安寺路。惺惺见面之后，免不得盘三问四，大大的奚落一场，且慢絮表。

再说醉月楼与飞飞，那天跑掉的时节，乃是彼此预先约定：祖诒何日给银，大家何日出去。醉月楼卷取的是铁箱内全份钞票，与自己的首饰一切。她的娘家姓萧，有个兄弟，名唤和贵，住在六马路小房子内，这天便到六马路暂住。因为卷得为数大了，上海不敢久居，恐防败露。隔了一天，便与萧和贵黑夜动身，趁沪宁铁道晚车，同往镇江原籍而去。

飞飞所卷之物，只有祖诒给她的一万六千块钱，并些随身首饰，别的一些不拿。出门后，便一径回家。旦桥见了，只喜得眼笑眉开，手舞足蹈。其时，玠如、蕙春俱在外边演剧未回，怀策却来拆那卷到的款项。二人照数给予，并称赞他："使得真好妙计！"本要留他用些晚点，只因尚要去找醉月楼说话，不便耽搁，匆匆即去。

少顷，玠如、蕙春先后回家，和飞飞觌面之下，蕙春不知就里，暗想："她怎样忽与祖诒分开，跑了回来？"又见玠如嫂子

长、嫂子短的，十分亲热，看他二人形迹，很有些不避嫌疑。回房后，因盘问玠如："到底是怎样一件事儿？"意思里以后要和旦桥分居，一免祖诒根究起来，或致连累；一可防备玠如，莫要叔嫂间有甚暧昧。那知玠如很不赞成，说："弟兄素甚要好，怎可忽然分炊？飞飞当初在祖诒处，一无庚帖，二无媒妁，岂能竟算是戚家的人？祖诒又向来庸懦，断断闹不出什么事来。"蕙春无可如何，只好用些心思，暗中随处防着。从此除了到俏舞台演戏之外，不出家中一步。

有一天，是星期日，演完日戏甚早，回到家中，旦桥出外去了。玠如不知她几时回来，却在飞飞房内。蕙春闯将进去，二人回避不迭，急得没有法儿。玠如衣履不整，想要奔往外面；早被蕙春一把拖住，顿时大闹起来。飞飞老羞变怒，仗着嫂叔一家，偶至房中说几句话，并不犯法；况在青天白日，有甚大惊小怪，反说蕙春有意污蔑，不肯干休。蕙春怎能受得这些说话，大骂飞飞无耻，干得好事；又骂玠如负心。

正在各不相下的时节，恰巧旦桥回来，飞飞先发制人，向旦桥大哭大嚷的诉说蕙春无理。玠如也帮着抵赖说："即刻戏毕回来，因衣领上脱了线脚，不能再穿。蕙春未返，故央飞飞缝一针儿，乃是极寻常的事情。怎料蕙春起疑，忽然有意嚼舌，此事关系名节，务要洗刷清楚。"旦桥素怕飞飞，自从她在祖诒处卷到了这一款钱，更觉事事低头，处处博着她的欢喜。今见蕙春这样，又闻玠如帮着嫂子，并且这臭名本甚难受，自然只有喝退蕙春一法，怪她无事生非，不许再闹。蕙春与他争辨说："玠如衣领脱线，飞飞不见得也脱了线，两个人一齐把衣钮松着；况且鞋子俱没损坏，因何见了我俱穿着不及，塌着鞋皮？"旦桥听愈说愈丑，大发雷霆，说她不应含血喷人，捶台拍凳的一顿痛骂；并揭着蕙春当初在总会内吊白肖湘膀子的痛

疮。蕙春气得开口不来，几乎要与旦桥拚命。这一闹，足闹了两三点钟，大家夜饭都没有吃。

俏舞台有人前来催戏，蕙春始恨恨出门。蝶花社也差人来催玠如，旦桥敷衍了兄弟几句话："蕙春的话决不听它"，并劝飞飞不必生气。飞飞逼着玠如说："往后这种日子，实是过它不来，必要好好用些压力，压住蕙春方是。"玠如满口答应。这晚演完了戏，竟然一夜未归。蕙春一个人哭哭笑笑的，气了一夜。

次日到胡公馆告诉他娘，邢少太太略略劝了一番，亲自送她回去，想向玠如叮嘱几句。偏偏玠如仍没回来，旦桥也到外面去了，飞飞关着房门，睬也不睬，大大的收了个没意思儿。

蕙春更是恼怒，等少太太去后，奔至俏舞台告诉怜儿，与他商量，一定要泄这场愤。怜儿正想巴结蕙春，说："飞飞背夫卷逃，祖诒在新闻纸上出有赏格，尽好写信通知，使他当堂告发，并有赏洋可拿，不必自己与她为难。"蕙春听了大喜，立叫怜儿写了封信，交邮政局送去。因并不想他赏洋，信尾不署姓名，只称不平人报告。

祖诒得了这信，有些疑信参半，叫小陈去请怀策商议，怀策回说有事不来。祖诒因这几天好久不见他了，亲自去找。号中说他早已出去，并没找到。第二天饭后再去，依旧没见。遂差小陈到舢板厂打听旦桥的邻居，这两天可见飞飞在家。少顷小陈回来，说打听得果有其事。怂恿祖诒告发，并荐了一个律师。祖诒当真下手，这是刑名案子，公堂立出提票，饬提飞飞、旦桥听审。飞飞不防有此一举，心下大惊。旦桥更吓得如半天里起了一个霹雳，魂魄俱消。幸亏俗语说得好："天大官司，只消有斗大的银子。"飞飞四处铺排，到堂后便交保出外。也请了一个律师，预备辩诉。

第一堂，只问原告口供，祖诒本是个大老官，打官司的进出一些不知，堂供有一句没一句的，不甚清楚。虽有律师一旁提醒，究竟要紧供词，律师不能平空代说，眼见得吃了大亏。退堂后，律师抱怨他："太不济事，以后须要放大了胆，留着些心，该说的，必须说个详细；不该说的，休要多说。否则，绝好的上风官事，难免要变做下风。"并教了些案中的许多紧要关键，叫他牢牢紧记。

第二堂，诘问被告，飞飞不慌不忙，供语甚是了得，原像一个老口，又是吃过官司的人。堂上问她："怎样背夫卷逃？"飞飞咬定："没嫁祖诒，并无此事。"原告律师驳她："上次犯了案子，因病保释之后，向住戚公馆内，怎说没嫁祖诒？"飞飞当堂索取婚帖、媒证，祖诒一件拿不出来。又问原告："娶她之时，出过多少财礼？"祖诒也对答不出。原告律师慌了，问祖诒："娶她之时，可有什么人眼见此事？"祖诒说："有个萧怀策，今日并未到堂。"律师问："下堂可能邀得到他？"祖诒想了一想，答称："下堂我去关照。"律师遂禀告堂上："今日人证未齐，要求过堂再讯。"被告律师反对说："此案柳飞飞既经未嫁祖诒，可知必无卷逃之事，乃系原告诬控，应请将案注销。"两个律师当堂辩了半天，后来，堂上准了原告律师所请，谕候订期再讯，被告仍交原保。

原告律师下堂对祖诒道："你这件案，只靠这个见证到堂的了。赢得来，算是侥幸。倘是输了，照例要你拿出堂费，说不定还有个诬告罪名。"祖诒不服道："飞飞究竟是我娶过的人，卷逃一些不谎，怎说我是诬告？"律师道："我虽晓得你所控是真，无奈没有证据，堂上信你不来。被告口供又甚利害，你怎是她的对手！"祖诒听了，满心懊恼。

翌日，只好去找怀策，央他出场。怀策仍旧避面不见，一连

数次，祖诒发极，起了一个大早，到土号内等他起身。谁知怀策回绝得甚是干净，说："这事我虽晓得，然始终没到过场。娶她时，由醉月楼一人说合；跑掉时，也只醉月楼知情。除非寻得到醉月楼，可以上堂作证，我去没有用处。"祖诒道："给她的一万六千洋钱当初由你经劝，并由你亲手交付，难道算不得一个证人？"怀策道："这无非是一句空话，并没什么凭据。钞票又是混赃，不比银票，可以对根，禁不得飞飞抵赖，我拿什么说话去证实它？"祖诒道："她和醉月楼闹到牯岭路的时候，还有陶泰和幽花眼见。陶泰身分大了，决不肯干预闲事，替我出头，我也不便前去恳他；幽花不知可肯帮我？"怀策点首道："若得幽花肯去，我也一准到堂。倘然只是我一个人，断断不行！"

祖诒只得又去找寻幽花。不料幽花自与飞飞和醉月楼见面之后，彼此往来甚密，飞飞更已暗地入了她的磨镜党派，着实花几个钱，怎愿和她结怨？当下婉言回覆说："妓院中人最怕见官，万一说错了话，非惟吃吓不起，恐反因而误事。况且衙门前开销很大，这钱叫哪一个花？决定不敢冒昧，须请格外原谅！"祖诒没奈何她，奔来奔去的数天，覆讯的堂期已到，证人依然无着，这官司便输了下来。当堂断飞飞无罪，旦桥更是无干。原告律师驳："旦桥曾将飞飞退婚，不该复住一处，此中情节可疑。"被告律师说："飞飞现已复嫁旦桥，乃由小叔玠如婉劝，故得夫妇重归于好。"玠如挺身上堂作证，口称："因念飞飞飘流在外，贫病交迫，故劝兄长收回是实。"堂上揆情度理，很有意思，遂判旦桥也当堂开释，并要反坐原告罪名。幸由律师请求，只判照章罚缴堂费了案。一场千真万实的讼事，竟输到个有口难分。

祖诒结案后回至公馆，暴跳如雷，怪请的律师不济，大骂小陈误事，不应请错了人。小陈说："律师的翻绎言过，此案只

因证据不足，以致糟到这个地位，并非律师不能出力。”祖诒圆睁怪眼，说他：“还要强辩！人家因不会涉讼，所以要请律师。早知一些无用，何必花了律费请他！证据不证据，说它做甚！”小陈服侍祖诒已久，从未受过这样呼喝，呕了一肚子的闷气，铁青着一张面皮，苦没有个发泄地方。祖诒见他这副形状，索性“混帐”、“忘八”的骂个不住，差不多更要伸手打他。被惺惺瞟了几个白眼，说他：“这种威风杀气，何不使在醉月楼和飞飞身上？她们见了你怕，或者不敢逃走，不必打甚官司。如今官司输了，发在小陈身上，不知有甚用处！”祖诒此时肝火正旺，怒她护着小陈，将眼斜了一斜，便要向惺惺寻闹。惺惺何等乖觉，说他：“今天宛似煞神附身，谁耐烦惹甚是非！”立起身往房内便走，临行与小陈使个眼色，叫他赶紧向外。小陈会意，暗暗的也溜了出去。

祖诒一个人跳了一会，火性略平，烟瘾大发，想呼小陈装烟，岂已不知去向。再到房内去找惺惺，惺惺也已跑出去了。问阿喜：“可知她哪里去的？”阿喜答称：“并没有说，大约在左近邻舍家中，便要回来。”祖诒无奈，只得叫阿喜打泡。阿喜这东西弄不来，烟灯里滴了一灯。祖诒大骂饭桶，抢来自己动手，烧好一个，装在枪上吸下。又一连烧了数筒。因这天到公堂听审，起得很早，即刻又发了阵火，此时忽觉疲倦非凡，在烟铺上似睡非睡的闭着眼睛养神，吸烟人叫做伏烟，其实便是烟迷。阿喜等不敢惊动，房间里声息全无。等他慢慢自醒，始问：“可要开饭？”祖诒见惺惺仍没有回，蒙蒙眬眬伸了个腰，说：“饭尚吃不下去。”索性翻一个身，昏然睡去。阿喜等谁敢叫他，大家各自吃饭。

此时公馆里的佣人，只有阿喜是提篮桥退了房子、祖诒叫她来的；其余俱是惺惺的旧人。见惺惺出去过久，正在有些疑

心，只见她已跑了回来，在楼下便问："少爷可曾出去？"阿喜答称："现在烟铺上睡着，饭还没吃。"惺惺春风满面的上楼，不知收拾了些什么东西，问阿喜道："可知小陈回来没有？"阿喜说："小陈即刻才回，现在后边吃饭。"惺惺叫他上楼，取出一个包裹，交与他道："这东西你可送到陶公馆去，取张回片，里头是陶大人问少爷借的西装衣服，拿在手中小心些儿，休要皱了，少爷这两天心境不快，又要发火。"小陈唯唯答应，双手接着便去。

惺惺叫阿喜开饭，仍不去招呼祖诒，自己吃了个饱。看祖诒兀自好睡，向他身上推了几推，又伸手在他胸前摸索一会，叫他醒醒。祖诒模糊把眼一睁，问她有甚事情，惺惺道："三点钟，你还没吃饭，肚子饿了，可要起来吃些？我因这两个骚货的事，也替你气破胸脯，坐着甚是昏闷，想到愚园游玩一下，你可吃了饭陪我同去。"祖诒皱眉道："我此刻身子困倦，饭都不想要吃，谁高兴陪你出外。要去，你可自去，休要叫我。"惺惺"呸"了一声道："算我不好，惊犯了你的睡脾气儿。你爱睡，尽管睡着，我到愚园，去去便回。"说罢，换了一身衣服，整整鬓发，步下楼。因公馆离愚园很近，平时一个人出游惯的，阿喜等并不介意。惺惺出了大门，瞧一瞧四无熟人，叫了部黄包车，飞身上车，向曹家渡落乡而去。

原来，惺惺嫁祖诒的时候，她本与玠如有约，只要卷到了钱，便当一同远遁，做一对长久夫妻。不料玠如负心，忽然娶了蕙春，惺惺得到这个消息，气得几乎要死。后来，便变了宗旨，见小陈年纪很轻，容貌也颇不恶，有了他的意儿。彼时小陈在提篮桥，只恨不能下手。醉月楼和飞飞逃走的次早，小陈前来报信，惺惺有意叫他进房，并钩起半边帐子，故意迎奸卖俏。小陈何等见高识低，早猜透到这个哑谜。可笑祖诒糊涂，一些不

在心上。后来，提篮桥的房屋退租，所有车夫及娘姨等一齐歇掉。阿喜是老太太手里的丫头，没有走处，自然叫她住了过来。小陈装鸦片烟最是出色，服侍祖诒惯了，断断少他不来，故此也仍旧用着装烟，不时常在房内。祖诒的烟品又坏，呼过几筒之后，无论白天晚上，必要烟迷数时。惺惺遂公然与小陈眉眼传情，并有时喁喁的说些趣话，挑逗着他。小陈起初尚碍着主仆名分，不敢十分放胆。后见惺惺愈调愈热，祖诒又适闹着飞飞的官事，出外之时甚多，遂两下里密切起来。但恐公馆人多，耳目较近，因由小陈在曹家渡借了一所房屋，备些床帐、器皿，做了个幽会之处，别人一个不知。

这天，小陈被祖诒狗血喷头一场痛骂，惺惺使眼色叫他出外，便是到曹家渡秘密所去。她自己怕旁人看出破绽，初时特地上楼，后来便也溜到那边，劝小陈道："祖诒向来有些畜生脾气，休要睬他。等他发过之后，我来慢慢替你翻本，包管你咽得下去。"小陈叹了口气，答道："这叫做吃人一碗，由人使唤，说它什么！我小陈今天受了这种委屈，才晓得吃人家饭的苦处，恨不得把生意辞掉，立时跑了出来。幸喜自己有几个钱，可以勉强过得日子。无奈一出公馆，便不能与你朝夕见面，这却很是一件难事。"

惺惺闻他要辞歇生意，心上"拍"的一跳，细细把他打量一回，开口问道："你说出来了能过得日子，手中有多少私蓄？便这样的夸口得来？"小陈道："自小帮人度日的人，哪里有甚八千一万，积得到八百一千，也算是不容易了。老实说，我瞧老板家资已经罄尽，以后再跟着他，除了六块钱一月工资之外，别的休想搅得到钱。再是一年半载，只恐连工资也要拿不出来，所以有这话儿。"

惺惺惊讶道："怎么，祖诒那些家业都光了么？"小陈道：

"他的家业，我很清楚，现钱向来没有，有的俱是房产。现已一齐卖掉，被醉月楼与飞飞卷去。除了城里头尚有一所老宅，因当初老太太与少奶奶俱是服毒死的，人家不要买它，别的还有什么东西！"惺惺沉吟半晌道："你几岁上到他公馆去的，知道得这样底细？"小陈道："十四岁进的公馆，今年十九岁了，戚家一切家事，怎的不仔细它？"

惺惺道："你原籍是哪里人氏，上海可有什么亲属？"小陈道："原籍扬州，父母早亡，亲属无靠，才吃着这低三下四饭儿，说来真是可叹！"惺惺始把他的手一握，道："既是这样，我看你还很漂亮，不像个始终贫贱的人。有胆量，同我回去，大家取些东西，且看你的造化。但你往后不准再娶别人，可能发个誓儿？"小陈闻言大喜，疾忙向地上一跪，发出一个重誓来，道："小陈蒙少奶奶这样看待，日后倘有负心，甘受千刀砍死，身体化做肉泥！"惺惺听说得太觉利害，举手向他口上一掩，道："我不过试试你心，怎便这样当真？听得人说，发誓恐防在恶时辰上，休要胡说！"小陈笑道："此刻我们正议百年大事，一定是日吉时良，不必疑忌。"惺惺也笑了一笑，遂又议定：在公馆出来之后，仍到此间暂住，缓几天同往扬州。好得曹家渡人迹稀少，断不至走漏风声，致做飞飞第二。

小陈满怀大悦，催惺惺先自回去，自己略把床帐等收拾一下，也至公馆。吃了中膳，惺惺已将银钱各物搜罗净尽。检出两件皮衣，打了个包，诓称陶公馆问祖诒借衣，叫小陈送去；因内有珠花等物，磕碰不起，故叫小陈格外留心。小陈既去，惺惺便借着到愚园散闷为名，亲与祖诒说知，大模大样的公然出外。此种卷逃法儿，可算得别开生面。

祖诒自从惺惺出去，再没有人敢去扰他。直睡至日堕崦嵫，愚园大树上的几树乌鸦呀呀归去，啼得人两耳生烦，这才

缓缓醒来，叫阿喜到厨房开饭。因饭司务不知去向，只得自己烧了几灶，烧热了端上楼去，祖诒嫌饭尚没透，且又没有碗汤，把她骂了几句。将就吃过，见窗棂上已透进微微新月，惺惺尚没有回，想起愚园内难道因天气热了，人尚没散？要叫小陈去寻，小陈也找不见他。因叫汽车夫跑了一次，回来说道："愚园门都关了，里头并没有人。"祖诒已是惊弓之鸟，听见了直跳起来，三脚两步下楼，自己亲到园中去寻。正是：

已恨落花空吊影，那堪飞絮又伤春。

要知祖诒到愚园寻不到人，再到何处找她，以后有甚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奴仆星散荡子无家　枪炮雷轰革军亡命

话说祖诒因惺惺到愚园游玩，至晚未回，他领教过醉月楼和飞飞的手段，真是吓怕的了，慌叫汽车夫去找寻。回来说："园门已闭，里面没人。"明知又有不妙，急忙亲自前去。敲了半天的园门，始有个园丁模样的人，在门隙内向外看了一看说："夜花园时候未到，晚上不卖票了，游园明日早来。"祖诒摇手答道："我不是游园来的，要问你一个信儿，今天戚公馆内的少奶奶，可曾到园中来过？"那人又向祖诒看了一眼道："游园的人每日里不知多少，谁晓得哪一个是戚公馆里的少奶奶？即使来过，也已一定回去的了，你可到他公馆找去。"祖诒道："我即刻在公馆出来，因她尚没有回，故此来找寻的。"那人笑了一笑道："没有回，到哪里去了？少奶奶不比小孩，不见得走迷了路，认不得自己家里。"祖诒想要叫他开门，因说："你可放我进去，四下里寻一会儿，多给你些酒资。不要花园很大，她坐在什么僻静地方，你们没有瞧见，竟然尚没出来。"那人大笑道："花园虽然很大，我们各处有人照管。关门时，大家招呼游客出外，哪有尚在里头之理！园门已经落锁，今天不能开了，请你回公馆去罢！"

祖诒再要说时，那人已反身入内。暗想：此人大约是看门的，和惺惺并不认识，问他也是无益。最好寻到茶堂里的堂倌，才有实信问得出来。但此时向哪里去寻！呆呆的在园门外立了片时，没奈何，只好回转公馆，再作区处。恰见面前来了个

人，站定身子叫他，祖诒定睛一看，正是四面厅上茶堂里的堂倌阿三。因不时前去吃茶，彼此甚是相熟。问他："可由园内出来？"阿三回称："正是。"祖诒道："花园门已经关了，你从哪里走的？"阿三指着道："那边有个后门，现还开着。"祖诒喜道："这边有后门好走，你快陪我去找一个人！"阿三道："园内早已没有人了，你找哪个？"祖诒道："少奶奶今天饭后来的，她最喜在没有人的地方闲逛，你们花园里头关门，或者还没有知道，以致尚未回来。"阿三道："少奶奶么，昨天同陈二爷来的，今天并没有来，不必寻她。况且园中已乌黑的，连路都没有走处，进去做甚？我瞧她或者到张园去的，那边打烊迟些，没回来也未可知。"

祖诒听她愚园内并没有去，已知十分不妙到十二分。阿三虽说或在张园，但出来时没坐汽车，哪有一人跑到张园或在路上叫黄包车之理？因此便撇了阿三，怒冲冲赶回公馆，盘问阿喜等："惺惺怎样出门？"阿喜道："少奶奶对你说到愚园游玩，你答应了她才去的。并且当时还叫你一同出外，你因身上疲倦，没有起来。这些话，不但我一人听见；老妈妈和阿月姐因少奶奶吃好了饭，在房内收拾碗碟，大家都听见的。"祖诒道："就是这样出去的么？那小陈到哪里去的，你们可知道？他为甚也没有回来？"阿喜道："小陈早上出去之后，来过的了，中饭在公馆内吃的。后来，少奶奶交代他一个衣包，说陶公馆借衣服，叫他送去，这才一去后至今未回。"祖诒诧道："少奶奶交他什么衣包？"阿喜道："一个花斜纹洋布的，约有两三件衣服大小。少奶奶交代他的时候，还说'里头是外国衣服，留心休要皱了；少爷知道了，又要发火'。"

祖诒因并没有陶公馆借衣之事，越听越是不对，慌至衣橱内检看她的饰匣，见空空的，已一些首饰没有。分给她的钞

票，本来锁在匣内，此刻也一纸俱无。再查衣箱中一切衣服，少了一件草上霜女袄，一件金银坎女袄，并祖诒一件干尖马褂。阿喜说那衣包有“两三件衣服大小”，果然不错。祖诒此时又气又急，又恨又悲，向烟铺上直僵僵的一坐，听阿月、阿喜等七嘈八杂，闹个不了。

阿喜平日虽受主人虐待，心地甚是忠实，颇能帮着主人。因阿月是惺惺从良时带过来的，疑心她知道下落，逼住着细细盘问，无奈绝没一些影响。阿月说：“小陈是公馆里的旧人，应知他来踪去迹，急宜四处差人寻找，休要错疑旁人。”老娘姨也因要脱卸干系，说：“阿月讲得不错，少奶奶既同小陈跑掉，第一应该根究小陈；少奶奶乃是女流，一个人没有走处，必是小陈起意拐逃，她才跟着跑的。”

这些话传至楼下，饭司务和汽车夫等知道了，一齐上楼，大家询问此事。饭司务并说：“今早向米店里叫了担米，少奶奶尚没付钱，明早定要来取。今天的伙食钱，只给过一块洋钱，也还不够。”祖诒问：“共要多少？”饭司务说：“大约十块洋钱。”祖诒伸手向衣袋内一摸，用剩下的三十多块洋钱、钞票也没有了。显见被惺惺乘熟睡时摸去，暗暗叫了一个“苦”字，不由不紫涨着脸，回说：“此刻没有洋钱，明天午后给你。”饭司务暗地白了一眼道：“明儿的伙食怎样？”祖诒道：“也只好你代垫一垫。”饭司务摇头道：“帮人吃饭的人，哪里垫得出多少钱，少爷要体谅些。公馆里伙食又大，每天足要两块多钱，少了一定不兴。”

祖诒正在心中发火，听他絮絮不休，恨恨的道：“垫了钱，不是不给你的，怎的说话好多？难道你不想再在公馆做事了么？”饭司务顺口答道：“少爷若是心上不喜，明天尽好换人，我便出去。”祖诒大怒道：“你要滚，只管便滚，公馆里不见得叫不

到人！"饭司务接连答了两个"是"字，逼着要和祖诒立刻算帐。祖诒气愤不过，在衣架上拿下一件衣服，叫他去当。饭司务冷笑道："这件是外国衣裳，典当里不肯当的，小押当值不到两三块钱。"祖诒道："你工钱只有六块钱一月。"饭司务道："只要每月六块，三个月，十八块钱。加上米钱和火食找头，给我二十八块钱够了。"祖诒道："你怎么三个月没拿工钱？"饭司务道："少奶奶没有给我，可问老妈妈等，都晓得的。他们也有好几个月没拿，连汽车夫也是一样。"祖诒没有话说，叫阿喜开箱子取出几件中国衣服，给他马上当去，饭司务始拿着下楼。

祖诒叫汽车夫端整汽车，坐着去找怀策，偏又没有找到。再到陶公馆去，想与子尧商量，借几百块洋钱，敷衍开销。哪知子尧父子这几天闹着革命事情，奔东奔西的，很是忙碌，连自己公馆里人，也不知他们跑在哪里，一时寻不到人。再到高升旅馆去看梦渔，也已搬了个秘密地方，不知下落，休想访得出来。祖诒真是没法，闷沉沉依旧回至公馆。气得目瞪口呆，坐在烟铺上，如疯了一般。当晚不再出外，却一夜没有合眼。次日，饭司务交到当票，说："当的钱恰巧够数，只余一角多些，坐了车子，不找还了。"含糊谢过一声，昂然自去。

这天公馆中没人烧饭，只好阿喜去烧。又不敢问祖诒要钱买菜，饭虽好了，菜却没有。汽车夫饿得发慌，在厨房里头发话，阿喜才上楼说知。又当了两件衣服，买些咸鱼、青菜，将就吃了一餐。汽车夫见这种东家，不愿同着捱苦，一个说身体不好，请算工帐回去；一个说家中有事，要叫替工。祖诒明知他们不愿再住，勉强不来，但工资没有钱付，无非又拿东西去当。接着，老娘姨说即刻接到家信，要她回乡种田；阿月说她家里头好婆生病，俱要回去。祖诒只能一个个打发她走。

看看衣箱内的衣服，一箱箱逐渐空了，以后吃用一切，非

变卖屋中杂物不可。又见这么一大宅洋房，只有自己和阿喜住着，每月要出多少房租，断受不住，想起："城里头那所老宅空关到今，幸亏尚没卖掉，还是搬进城去，再作计较。城里有浦香孙等一班朋友，可以央他们照应些儿。"因决意将洋房退租，把值钱的汽车、铜床、外国橱、写字台等，忍着心疼，一齐卖掉，共卖了一千多块洋钱。

正要拣个日子进城，接到了邮政局寄来一封书信，乃是鸳鸯旅馆薛丽鸿的。丽鸿自从那天到过公馆之后，表明她自己心迹，把从前在开新旅馆遇险之事，齐推在尤石芝身上，说："石芝今已死了，乃是眼前报应。此回她重到上海，一半虽为母病求方，一半因上次闹了这一场祸，过意不去，时刻在心。要请祖诒到旅馆内重续旧欢，保定他决然无事。"祖诒向来耳根最软，听了这一番话，起初虽因吃过大亏，防着再有什么意外；后来心里头越听越热，竟然答应了她，不过说："这两天因处置家事，身子真没有闲，缓几天一定要来。但旅馆中究竟不妥，最好另觅个幽会之所，方可放心。"丽鸿大喜，回说"彼此留心觅地"而去。后祖诒尽为着卖产事情，一天天没有工夫。及至产已卖完，又闹出醉月楼和飞飞的事来，哪里再有什么心绪想到丽鸿，所以，已慢慢儿丢掉的了。

丽鸿等了许多日子，不见他去，自己再到公馆，又觉很是不便，这天因写了一封信来。信上不说他并没有去，只说自己回过苏州，母病渐有转机。现又到沪求方，仍寓原处。前此蒙访未晤，不胜依依。今特专函奉布，务请即日驾临，以慰渴望。至于相当地点，亦已觅得，当于晤面时相告云云。祖诒从头至尾看了几遍，约略认出大意，将信在衣内一袋，叹了口气，暗想丽鸿很有意思，只恨相遇迟了。若使初时不娶蕙春，后又不娶醉月楼、惺惺、飞飞，竟把她娶进门来，焉有种种意外？

刻下已弄到个家业萧条，不堪回首。即使她有心随我，无奈我已无力养她，还要去兜搭则甚！因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兜了好几十个圈子。忽然转到个空心念头，他想：丽鸿既写这信，可知为的是人，情性与蕙春、醉月楼等不同，并不注重在家计上头。何不竟去见她，把近况与她说明，看她怎样。若愿真心随我，自己究还有所住宅，手中又尚有千把块钱。缓几天，等子尧等有些工夫，请两席酒，向他们纠个大会，每人一百块钱一会，也有一二千块洋钱。那时，与怀策合股做些生意，多少可以赚几个钱，在城里头重做一分人家，岂不很好？怎可把机会错过，一来误了自己，二来岂不辜负了丽鸿用心？因再三盘算一会，马上趁了电车，竟到鸳鸯旅馆去看丽鸿。偏偏很不凑巧，丽鸿已出外去了，问茶房可知她几时回来，茶房说没有清楚。祖诒走了个空，想等明天再来；明天便要搬家进城，分身不开，暗念：只能后天再说。当下仍趁电车回去，料理搬场各事。可叹他出身富贵，平时随便什么举动，从不会自己烦心。这回，却只有个阿喜小丫头帮着，别人一个不来，自然十分吃力。况且城里头街道狭窄，塌车不能进去，只能用小车推运，更弄得烦琐不堪。故此只把灵便些的应用东西拿了，重笨的只好又作成了叫货行，一箍脑儿叫掉。更苦没有押送车辆的人，勉强向陶公馆借了一个当差，于次早起，一车车的押进城去。静安寺离西门城内很远，直车到日色西沉方毕。其实，都是些不值钱的台椅、器皿及厨房内水缸、锅子等物。

祖诒见物已搬完，自己便坐了部黄包车入城。其时，天已断黑，只见城里头出来的人拥挤得宛如蝼蚁一般，内中妇女小孩居多。有车子上装着箱笼的，有手内提着包裹、网篮的，一个个形色慌张。警察虽在那里沿路阻止，怎能阻止得住！祖诒不知为了何事，心下大惊。因进城去的车辆本来已不能走了，只

得给过车资，跳下车来，动问旁人："城中因怎这样纷乱？"旁人俱说："今晚恐有二次革命，制造局已预备开战，所以大家俱要逃命。"祖诒想起娄梦渔曾经说过，此话一定有因。又想："当初第一次革命之时，自己住在租界，一些没受惊恐，那晚并要在安乐里碰和。万不料今天刚搬进城，恰闹出二次革命，人家避往城外，我偏飞蛾扑火一般的扑将进去。但不进城没有住处。况且屋子里只剩阿喜一人在彼，也断断放心不来。"因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的挨着过去。路上边警察又纷来拦阻，大街上休想再走，惟有小路可抄。

祖诒不跑惯的，不认得南北东西，瞎跑了不知多少路程，始幸抄到自己门首。阿喜出来开门，已吓得面色如白纸一般，说："即刻听邻舍人家言讲，今夜制造局定要开仗，我们搬进来真是不巧，可能快快再搬到城外头去？"祖诒硬着嘴喝她："不必大惊小怪，不见得有甚事情，速速把搬到的东西收拾！"自己却也脚膀里头抖个不止，那说话上句不接下句，不能一口气儿。阿喜看了他那副状态，越发心下着慌。搬进来的什物七横八竖，摊了一屋，怎能收拾得来？主婢二人呆坐一会。

祖诒上楼叫阿喜铺床。阿喜不知席子放在哪里，寻了半天，在壁脚边找出来，已折断的了。拿上去铺在床中，又短又小，与铜床的尺寸不符。祖诒看万不能用，仍叫她拿了下去，只铺上一条单被。从前老公馆里床上的蚊帐，老太太是茜纱的；仇氏少奶奶是纺绸的；自己书房里，夏天是珠儿纱的。老太太与仇氏的两张大床，因二人俱服毒而死，留着害怕，早被祖诒有意卖去，那蚊帐也拆掉的了。书房里那一张床，便是老太太锁祖诒的时候睡的，一直寄在邻舍人家。这回，祖诒没有床睡，取了回来，帐子已破得不堪的了。阿喜尚取来要张，祖

诒叹了口气，叫她不必。这才想到老太太当初管教他的不错，与仇氏拚命争着那只铁箱、不肯放手的用意，只是懊悔已迟。

阿喜手忙脚乱，把破帐子拿了下去，又取上一条湖色皱纱夹被、一对荷叶边时花外国枕头——那倒俱是新的，乃娶惺惺进门时所置，可惜铺在这一张没帐子的床上，很是不配。祖诒看阿喜床已铺好，自己开箱子，取出一支杀人无血的枸杞梗老枪、一盏未死先点的度亡灯，躺下去，拿出烟来烧烟，飕飕飕吸个不住；并怪阿喜自幼至今装不来烟，恨恨不绝。

阿喜等他吸过数筒，因天气已二更多了，问可要端整夜饭？祖诒点了点头，叫她小心料理，不要像昨天，煮了生饭，下咽不来。阿喜量好了米，点着盏火油手照下楼，刚把饭锅烧得正熟，忽听轰雷般一声大炮，几乎震得屋子都摇。接着连珠似的一阵枪声，革命军竟已向制造局开战。只吓得手中拿着一个锅盖，如飞的狂奔上楼，大喊："少爷，可听见外头开炮？"祖诒也吓得在烟铺上直竖起来，道："怎么不听见它，果真制造局开了仗了，这便怎样？"那两条腿在楼板上瑟勒勒的乱颤，仿佛连站都站不稳它。

这一炮开过之后，又听得"隆隆"的开个不止；夹着那机关枪，比百子炮更是连贯；隐隐更带着一片沸反之声，从风里头送至耳畔，也不知是街上居民哭喊，或竟是制造局方面吹来。又在窗口见半空中探海镜光闪烁不定，耀得人眼光发眩。阿喜不识它是什么东西，认做天上在那里打电，恐有大雨将至；光过处，却又明星皎洁，不像起甚阵头。祖诒此时盼着窗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只瞪着眼，侧着耳，仰着头，蹬着足，口中连呼"阿呀"不置。

正在万分惊讶的时刻，忽震天价又是一声炮响，呼的飞下

三四颗流弹，震碎了檐前瓦片，落在天井里头。有一颗更从横里飞来，击碎窗上玻璃，陷入楼板之内，离阿喜所站的地方，只差一尺左右。阿喜魂不附体，急得哭叫起来。祖诒看楼上不妥，慌与阿喜下楼，大家钻在客堂内台子底下，不敢稍动。这枪炮声直至天明未息，二人足足躲了一夜。

直等到天光大亮，渐渐的不很响了，始大着胆蹩将出来。阿喜手中那个锅盖，不痴不颠的紧紧握了一夜，没有松手。锅子里烧好的饭，冷得早已不能吃了，只好改做泡粥，大家勉强用了些些。祖诒这一夜，吃真是魂灵险些出窍。天明后，觉得手瘫脚软，吃过了粥，上楼自然要多吸口烟，那心口却仍拍拍的跳个不住。

阿喜因一夜没睡，上楼后自去睡觉。及至旁晚醒来，听外面炮声又作，祖诒迷迷惘惘的尚还睡着，似乎并未听见，不敢叫他。在房内呆了一会，觉得那声音昨天听过一次，今天胆大了些，因肚中有些饿了，下楼自去煮饭。好得这一夜并没流弹飞到，心上更觉不惧。烧好饭，煮好了菜，再想上楼去看祖诒。祖诒已醒，因闻炮声又起，七跌八磕的跑了下来。阿喜一见，便问可要开饭，祖诒说："外边又在打仗，怎吃得下！"阿喜道："今天炮声略似小些，也没有弹子射落，还是赶紧把饭吃了，上楼吸烟。倘使炮声一大，再下楼躲避不迟。"祖诒听言之有理，叫她就端在客堂里头，将就吃了半碗，因嫌小菜不好，不能再吃。阿喜说："今天不能上街，故只炒了三个鸡蛋。明天倘得街上好走，你想吃什么菜，隔夜给了我钱，待我去买。"

祖诒向来自奉甚奢，吃一顿饭，不论西餐或中国菜，必要搬了一台，他还憎咸嫌淡，怪饭司务烧得不好。这几天，阿喜当了灶头，烧的家常便菜，怎能配得胃儿？已是每天不快。今天只有一碟炒蛋、一碗隔夜咸雪里蕻，更是熬受不来，暗想且候

时世太平，不能不仍用一个男仆，方可过得日子。故此沉吟不答，立起身，即便上楼。

阿喜把桌上残肴，连汤带水吃了三大碗饭，觉得挺饱，收拾碗碟，也想上楼。猛抬头，见红光烛天，照得客堂里头的玻璃窗扇扇灿亮，仿佛是近处火起，极声连喊："少爷！"祖诒一个人在楼上，本甚虚心，听得阿喜极叫，急忙丢了烟枪，飞奔至楼梯口，问她何事，阿喜连说："火，火！"祖诒认做自己家里失慎，在楼梯上直扑下去。阿喜把手向外乱指，急说："外头火起，不知可要烧到这里？"祖诒始略略定心，奔至天井观看，见红光果然很近，但四边不听见有甚人声，只有枪声炮声仍如新年里的爆竹一般，响个不断。想起披屋上有只晒台，忙向阿喜把手一招，上楼同至晒台观望。但见那红光共有两处：一处在西南角上，熊熊的还并不很大；一处乃在东面，烧得轰轰烈烈的，不可向迩。那西南角隐约在制造局附近，东面的在十六铺左右。离此虽俱很远，但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候，见了倍觉寒心。

二人略看一过，因又闻开了两个大炮，阿喜催祖诒下去。祖诒已惊得四肢无力，移步不来，由阿喜搀扶着，慢慢下梯，走至房中，纳头向床上便睡。阿喜问他可要吸烟，只顾把头乱点，那手却颤得连烟枪都拿不住它。直歇了十数分钟，方始神魂镇定，连说了几声"好险"，又把鸦片烟当做压惊之物，狂吸个无尽无休。阿喜惊定之后，到底是个蠢婢，因隔夜一宵没睡，白天虽已睡了一日，兀自未足，此刻又伏在桌上打盹。祖诒只顾好吸烟，似没有瞧见，并不叫她。

到得四鼓之后，天上边红光渐灭，大约火已息了。祖诒想这两处地方火起，不知是居民失慎，还是土匪所纵，意图趁火抢劫？总之，地方上百姓遭苦。照今夜这样一看，上海人住在租界安乐，住在华界上真是如坐针毡。难怪有钱的人一齐要住

到租界上去，华界再也兴不起来。又想自己吸几口烟，租界何等安逸；华界上查禁森严，拿住了定要罚办。这几天正在捣乱，谅来尚没要紧；太平后，很是难事。不吸，不得过去；再吸，恐有巡警干涉。这回搬进华界，本来万万不该，实受了醉月楼和飞飞、惺惺三人的大害！这种人心肠狠毒，看她们往后可有好日！

左思右想的怨一回，恨一回，叹息一回，咬牙切齿一回。却把个祸魁罪首的萧怀策，依旧当他是个好友。可惜这几日没有闲暇，不能时常聚首，以致闹出这种出人意外的事来。太平后，第一个先要找他；此人足智多谋，目下又境况很好，定有个照应朋友的法儿。这些事想了又想，听半空里的枪炮若断若续，放得稀了，闭着眼在枕上养神，不知不觉也蒙眬睡去。

可笑一双主婢，昨天在桌子底下伏了一夜，今天又你也磕睡，我也磕睡的胡睡了一宵。及至日高三丈，二人尚均未醒。楼下忽有人叩门，初时声音甚缓，后因里头没有听见，登登登的连叩数声，把祖诒在梦中惊觉，恐是晚间多吸了烟，外头有甚气息，致被巡警觉察，进内查拿，慌将烟具收起，在窗口上问："是谁叩门"，却把阿喜吓醒，不知外边为了何事，身子向祖诒一扑，往外直奔。祖诒几乎被她扑倒地上。正是：

恰当酣睡谁催觉，只为虚心易吃惊。

要知楼下何人叩门，这人有甚事情一早来到戚家，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寻旧主雪中送炭　恳知交海底捞针

话说祖诒闻楼下有人叩门，到楼窗口动问："是谁？"把阿喜从梦中吓醒，直扑祖诒身上。祖诒也是吓虚了的，且又没有防备着她，脚弯里头一软，几乎跌下地去；幸急伸手把窗槛攀住，始获站定，大喝阿喜："可是疯了，如何莽撞到这个样儿！"阿喜定一定神，将眼睛揩了几揩，见天已亮了，又闻楼下有人应声："是我！"始知外边叩门。并听那人的声音很熟，因把沿街墙上的玻璃窗一开，往下瞧看，不觉喜出望外，说了声"我来开你"，回转身，飞也似的下楼。祖诒问她哪个叩门，跑得竟然没有听见。祖诒甚是诧异，暗想："这回搬进城来，朋友等俱没知道。一进城，又制造局立刻开仗，莫说自己没出去过，连阿喜也没到外边一次，哪得有人找到这里，且不知他有甚事情？"正当满腹狐疑，阿喜已同着一人上楼，踏进房，便叫了一声少爷，喘嘘嘘跑得满头是汗。祖诒定睛一看，原来乃是陈实。触起从前忠言逆耳，不听他话，反把他生意辞歇，一心宠着小陈。如今小陈闹出这种事来，竟有些无面见他。顿时脸上一红，点头答应了一声，问他："今日哪得到此？一向在什么地方？怎知我现已迁回，特来看我？"陈实道："少爷可是前天晚上迁进城的？一进城，便遭着这次大乱，真是受惊不小！幸亏这里离制造局究竟还远，没有事儿。我昨天即欲到此，因路上边有警察逐段阻止，交通断绝，走不进来，以致挨到今日，来得已是迟了。不知这两夜少爷和喜妹妹吓得怎样？"阿喜道："这两天吓

得真是要死，你瞧廊檐上有炮弹飞下，竟把窗子击破，有一颗陷在楼板里头，真个好险！”陈实咋舌道：“我说这一回不比上回光复——并没大动干戈，算是上海居民的侥幸！这回，却已血战两夜，飞开来的炮弹，听说连租界上也有。将来若要赔偿损失，又是中国拿出钱来。”

祖诒道：“我问你，这两夜住在哪里？此次路上既已通行，可是外头平定了么？”陈实道：“我自从在公馆出去，因已有了些些年纪，不便再到别处谋事。又托赖主人的洪福，儿子厚葆在邮局执业，每月有二十多块钱进项，他也劝我不要再出去了。所以，一向住在南门家里。前几天风声不好，儿子早有信息，把家眷暂住在二马路平安旅馆。我也是前天去的，到了旅馆之后，想起与主人好久没见，故到提篮桥公馆报信，请主人这几天无论何事，休要进城，免受危险。哪知到提篮桥访问，主人已把房屋退租，现在静安寺路；及到静安寺路，也已剩了一所空屋。动问邻右，他们说即刻迁回城中，我便暗暗替主人担忧，要想次日进城，并请主人仍旧往北。不料当晚即已起事，路上戒严。今天，虽然勉强好走，晚上革军和制造局开仗与否，并没有确实消息，料来一时未必太平。我劝主人放些主意出来，还是早些往北为是。公馆里虽然有些什物，要丢，只好丢掉，第一身子要紧。”

祖诒听他说完，暗赞他难得一片忠心，不枉是戚家多年老仆，越觉当初不该把他当做厌物，错看了人。但他力劝仍旧往北，谅还不知道因何入城的底细；我既来到城内，怎样还迁得出城？因老着脸回覆他道：“承你想念故主，这样关会，真是难得。但我此次进城，实因万不得已而起，你哪里知我的近况，真个是一言难尽！”说罢，叹了口气，并不再言。陈实惊道：“少爷本来好久住在租界，怎又忽然迁回城中，可否略说一二？”

祖诒欲言又止，颇有些说不出口。陈实越发暗诧，只得用话激道："陈实是戚家世仆，少爷倘瞧得起我平日为人，有什么事，不妨直说；瞧不起，不说也罢。"祖诒始约略把醉月楼等卷逃，自己家资罄尽，所以迁回老宅的缘故说知。

陈实听一句，叹息一句，及至听完，想到老太太当初保守家财，不料小主人竟有今日！眼圈儿红了几红，几乎要滴下泪来，竭力忍住着道："本来世界上的荡妇妓女，一千个难得有一两个好人。少爷娶的不是荡妇，便是妓女；贾惺惺与柳飞飞两个，更是嫁人复出，不堪收拾的人，难怪心肠恶毒，干出这种事情，不必说了；小陈受主厚恩，他不该如此负心，竟比禽兽不如，实属令人发指！缓天我当四处侦访，访着了，告到当官，问他个恶奴欺主以及诱奸拐逃的罪名，定替少爷出这口气！但少爷遭到这种奇变，恐怕朋友中那个萧怀策，他也决非好人，平日间因何言听计从，一些不防着他？"

祖诒道："萧怀策么，他近来事情很忙，有好几时不见面了。此人待我很有意思，你不要多甚疑心。"陈实道："近来不很见面，那便是金尽交疏的铁证。少爷这点子怎也瞧不出来，还当他是个好人？如今没有别的，他既然和你疏远，索性疏远到底，往后你休亲热着他，免得再受什么播弄，懊悔嫌晚。"祖诒似信非信的道："你的话虽像有些见识，但他替我变卖田产，贪图寻些中金，那是有的。其余一定并无别意。此后叫我与他疏远，我因家业已尽，正想和他图些生计，怎能疏远得来？无非暗地留心罢了。"陈实听他仍执迷不悟，要想再说几句，一来因是主仆，究竟不便过分力争；二则祖诒天生的少爷性气，他说不错，咬定不错，旁人决然拗他不过。因微微叹了口气，暗暗想：只好缓几天再慢慢劝他。

其时，阿喜下楼去烧了一壶茶来，斟一杯递与祖诒，并端

上一盆脸水，陈实见了，问道："公馆里近来可是没有别的用人，只有喜妹妹么？一个人要服伺少爷，又要烧茶煮饭照应门户，怎来得及？小孩子不要忙坏了么？"祖诒一头洗脸，一头答道："我正因这一桩事心下踌躇，阿喜一个人实搅不下，要想再添个人。这两天时势很乱，一时哪里去雇？况且饭司务的工资很大，每月恐支持不来。"陈实微想一想道："少爷，这个人不要雇罢，我本来闲着无事，不妨到公馆帮忙数时，工资不必提它。但愿少爷重振家声，使故世的老太爷、老太太、少奶奶喜欢；我可稍报老太爷等当日相待的恩典。少爷，你这人一准不要雇罢！"

祖诒闻陈实肯再进公馆，心上大喜。阿喜因陈实平时待她甚好，今得仍在一处，更甚乐意，怂恿祖诒答应。祖诒洗好了脸，道："难得你有此美意，不因我主人已贫，反眼不顾，可称得是个义仆。但工资不能没有，叫我怎说得过去？"陈实道："主人必要给我工资，存着总算也好，此时断不敢取。"说罢，问阿喜："今天可曾上街买些菜蔬？"阿喜说："少爷没有交代，尚没出外。"陈实便说："我来去买。"祖诒在身畔摸出四角小洋，陈实拿着，自去料理。自此每日由陈实煮饭，并在楼下当心门户，以及洒扫厅堂一切，处置得井井有条。

制造局的打仗，这回三两天还不得太平，陈实既住在祖诒公馆里头，往北向儿子说知，叫他不必挂念。儿媳等初时不允，说他年纪大了，家中有喝有穿，这样扰乱的时候，何必跟着主人住在城内冒险，陈实说："人生世上，受恩不可忘报。我在戚家半世，老太爷、老太太、少奶奶在日，俱蒙十分恩厚，每岁优给工资，一岁岁积聚起来，始得娶媳兴家，有此一日。如今，小主人遭此患难，怎可坐视？我志已决，不必阻止。至于炮火无情，我生有命在天，大可无须顾虑。不过，住在租界可以少些

惊恐，你们不妨再住几天，俟大局平定些迁回很好。”厚葆知道他老人家脾气，向来说一是一，不便再劝，只好由着他自己作主。

祖诒自从陈实进城，不但诸事有人管理，并且逢到枪炮交作的时节，他必定上楼作伴，安慰祖诒、阿喜，叫二人不必惊慌，把“在劫不在数，在数者难逃”的两句俗语反覆开讲，说：“我们若是不在数中，决可无碍！”又说：“上海地方，一来有个租界，决不至闹到十分糜烂，二则作善降祥，每年人民输出的赈济捐与红十字会等一切善举，比较各处独多，谅可默召天和，不至延长战祸。”果然，闹到一星期左右，制造局兵坚炮利，攻打不进，革军星散，地面便渐次太平。居民搬出城的，纷纷又相率入城。陈实的儿媳等也已回至家内。厚葆一心要把父亲迎养，再三亲至公馆，要陈实回去，陈实哪里肯听。在这末俗浇漓的时代，不图尚有此念念不忘故主之人，可算是雪中送炭、世间少有的了。

无如戚氏家运已绝，陈实在公馆住到半个多月，忽然朝寒暮热，害起疟疾病来。初时还勉强撑持，扶着病依旧操作一切。后来身子日惫，热甚时且有些胡言乱语，口口声声骂着小陈、萧怀策、醉月楼等那一班人。祖诒看他病势日重，没奈何，关照厚葆，只好等他回家调治。他还于临去时含泪规劝祖诒：“往后必须步步留神，不可再入邪径。”并谆嘱：“赶紧戒烟，以便出外谋业。”又因他尚没后代，说：“缓几时须续娶个良家女子，以期接续香烟，或将阿喜收房。此女貌虽不扬，心地却颇诚实。”祖诒口虽答应，心中并不为然。

送了陈实回去之后，叫阿喜到荐头店勉强雇了一个小厮，年只十三四岁，比阿喜更幼，姓范，小名阿桐。祖诒连名带姓戏呼他做饭桶。其实真是一只饭桶，除了吃饭之外，连揩台也

揩抹不净。扫地把扫帚头一甩一甩的，甩得满屋是灰。若是叫他烧火，不时把火种息灭，惹阿喜在灶前跳脚。工钱却甚是便宜，每月只要一块洋钱。祖诒把他用下，只好算聊胜於无。

有一天，祖诒起身略早，吃过午膳，因带进城的一缸烟膏已吸完了，自己在城里万不能烧，外头一闻气息，巡警必来查究，想叫范桐到怀策号中去挑。这种傻孩子，岂是挑烟的人？在路上万万不妥，因带了几十块钱钞票，只好亲自出外。看看将汽车等卖下来洋钱，过一天短少一天，已用掉一百多了。若照这样搅去，只有这千把块钱，用不到一年左右。房钱虽然不要拿出，柴米伙食是天天要的；最厉害更是鸦片烟，近日土价日昂，至少须吸到一百多块洋钱一月，怎样过得下去。故又想到怀策身上，挑烟时遇见了他，问问他，近来时世倘已太平，便好商议向子尧等纠会之事。

又想起鸳鸯旅馆的薛丽鸿，不知她可还住在那里。日前陈实叫把阿喜收房，阿喜这样腌臜人物，怎够得上。丽鸿真是个良家妇女，若得机缘巧合，倒可把此事办成。前几天，因戒严不便，久不出外，今天也得速去访问，休再耽延下去。故叫阿喜当心门户，自己坐黄包车出城。此时，路上已解严了，城中店铺开齐，一家家仍旧安居乐业。可见乱得究还日子不久，故此并没有兵燹气象。租界上更觉繁华如昨，并添了些避难未归的人，马路更形热闹。

祖诒到得策记土号，见龙伯清在帐台写帐，问他："怀策可在楼上？"伯清见是祖诒，将头向上仰了一仰说："不知他在也不在，你问碧潭。"碧潭正在柜台上应酬挑烟主顾，头也不回，随口答道："早出去了，不在楼上。"祖诒问："几时回来？"碧潭道："出去时并没交代，谁知道他。"祖诒再要问时，碧潭已挑好

了烟，交与买主，扬扬的溜了开去。回头见卫良新跷着腿，坐在店堂里头，上前与他招呼，问："怀策哪里去的？"良新勉强点了点头，回说："也没清楚。你倘然定要找他，可到旁晚时候再来。"祖诒想：来得又不凑巧，只好先到鸳鸯旅馆耽搁一会再说。因即别了良新向外，良新说声不送，连身子也没动一动。

祖诒始暗暗有些诧异：怎么店里头这一班人，不多几时不见，那脾气变得一个个大模大样，不理会人，与先前大不相同？一路想，一路出外，慢慢的将出店门，猛抬头，见碧潭在天井内楼窗口边，仿佛背后尚有个人，露着半个面孔，像是怀策。看见祖诒往外，碧潭把窗子"呀"的闭上，这人便望不见了。祖诒暗思：难道怀策竟在楼上，有意不肯会面？又想：他断不是这一等人，必是自己偶然眼花，错疑了他。且等停刻再来，看可能够与他见面？遂懒洋洋出了店门，取道鸳鸯旅馆。

帐房里认识祖诒，问他可是找甚客人，祖诒说："找个女客，上次来过，乃是楼上二号房间。"帐房想了一想道："可是那位苏州来的，姓薛？"祖诒答称："正是！"帐房道："她已回转苏州去了。"祖诒懊恼道："几时去的，知道她可要再来？"帐房把号簿一查道："去有半个月了，还是制造局开仗的那夜走的。往后几时再来，须问茶房，不知她可曾说起。"因把叫人铃揿动，叫到茶房问他。茶房道："临去时曾说，因上海反乱，暂时回苏；太平了，尚要再来，日子却并没一定。"祖诒道："她动身的时节，可还有别的说话交代你么？"茶房道："别的说话没有，记得那一天有个男客到来送她，在房内说了好一番话。这男客听说姓屈，二十多岁年纪，坐了马车来的，送了她好些东西。后来，一马车到火车站去。"祖诒听了，满腹狐疑，不知这姓屈的乃是哪个，却与她这样要好。但此时人既不在，想她也是无益，向茶房说了一句有劳，回身便走。

别地方没有去处，只好仍旧回到策记土号，想在帐房内老等怀策回来。先拿二十块钱钞票，交与伯清挑膏，伯清见作成生意，顿又换了一副面孔招待着他，说："刚巧怀策已回，现在楼上房内。倘然有甚贵干，可叫碧潭上去通知。"祖诒一听大喜，便央碧潭上楼。

少顷怀策下来，一见面，便问祖诒："可是在城内出来？"祖诒答称正是，怀策问："这几天可曾遇见浦香孙、梅子青等？"祖诒答称："进城后，因街上戒严，不便出外，没有见到。"怀策把舌尖一伸，道："不遇很好，你可知道他二人的近事，真是大不得了！"祖诒道："他二人有甚事情？"怀策道："二人因攻打制造局，这回也在其内；所以官府四处拿他，不知避到哪里去了。"祖诒惊道："他们会干这种事么？"怀策道："二人上次革命，承认俱是发起，这回怎得没分？跑掉了，算是侥幸。"

祖诒听提起初次之事，想到光复时亲见他们在军政府出入，耀武扬威，十分气概。后来，一个便踏进绅界，一个入了学界。这回第二次，事非无因，故此不复再说，只问怀策："这消息怎样知道？"怀策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譬如你静安寺路公馆内又出了事，於打仗的那夜搬进城去，这几天，我恰巧事情很忙，没有见你，却也事事尽知。后来，想进城探望，因闻城中进出不便，不敢冒险。这回你真受了惊了！"祖诒道："怎么不是，一进城即便开仗，我哪里料得到它！若像你这样信息通灵，那天我也不迁回了。后来，路上戒严厉害，莫说你不便进城，就是出城，也很难走。所以，我迟至今日始来，要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怀策举眼向他一瞧道："今天你要商量什么？"祖诒道："我们是要好弟兄，万事瞒不了你。我自从被醉月楼等迭次卷逃，家产尽绝。虽幸城中尚有一所祖屋，现今迁了回去，但每天拿

什么钱来开销？故想与你商量，明后天请两席酒，邀几个最知己的朋友，纠个单刀会儿。有了八百一千块钱，存在你的号内，做些生意度日。你想，这事可办得成它？”怀策道：“纠会是众人头上的钱，有交情很办得到，不比要向一个人借；譬如你我最是要好，若问我借几百块钱，简直拿不出来，只好当面拒绝。但你请的是哪几个人，多少洋钱一会？单刀会虽只一次，也要他们拿得出来。至于合伙贸易，你晓得我的脾气，向来最爱朋友，况你又当别论，哪有不可之理！”

祖诒道：“请的是你与陶泰父子，及娄梦渔、胡图仲、侯谱涛、王柏台、呼图但、贾扬仁、白肖湘、甄兰坞、乌燕桂、莫莲痴那一班人，每会一百块钱。答应一会两会，随着各人意思。你瞧可好？”怀策连连摇首道：“你这个会发起得太迟了些，变做大海捞针，万万纠不成了。陶子尧父子与娄梦渔、呼图但，俱已不在上海；胡图仲、侯谱涛、王柏台、贾扬仁，也久没出来；甄兰坞、莫莲痴，向来俱没有钱；白肖湘，也是空场面儿；乌燕桂，虽然有些家计，他只顾着自己吸烟，一块一块钱的烧到烟斗里去，别的一毛不拔，你怎想去纠他会儿？”

祖诒大诧道：“怎么，陶子尧等大家不在上海，都到哪里去了？”怀策道：“说也话长，今天幸亏没有要事，待我仔细讲给你听。娄梦渔这一次干预革命事情，前天在同芳居遇见云彤——你知道的，还劝过你一千军饷。那云彤是一个大运动家，自与梦渔商议起事之后，更向陶泰父子与呼图但说合，纠他们一同起首，说将来都督或参谋长、司令长等，大有可望。陶泰父子正在做官心热，钻头觅缝的没有路儿，呼图但也是一样，遂一同秘密会议了数次，把他们带见党魁刘民。刘民大加赏识，各人给了张委任状，叫呼图但担任军装粮饷，陶泰父子担任集合地方官绅——浦香孙、梅子青愿做内应，便是他们运动成

的。诸事部署已妥，即便订期起事。哪知军力不足，连吃了几夜败仗。刘民等见大势已去，纷纷各自逃遁。陶泰等自然也站不住了，一溜烟俱跑得不知去向。此刻官厅各处正在购线缉拿，风声甚是紧急，你再想向各人纠会，岂不是太迟了些，成做个海底捞针了么？”

祖诒听罢大骇道：“怎么，这场大乱竟是他们闹出来的！幸亏这几天我为了卷逃和涉讼的事，与他们并不晤面；否则一定也有我在内，岂不好险！”怀策道：“一些不错，我起初也疑你这件事一定有分，很不放心。后来，外间不说起你，始知道并不与闻，真是侥幸！你该谢着醉月楼等，虽把家产卷去，却将性命保住，可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呢！”

祖诒道：“我的事且慢提他，你说胡图仲、侯谱涛、王柏台、贾扬仁那四个人，近日也并不出来，这是何故？”怀策道：“图仲、谱涛、柏台，前清俱是官场，此刻好久没有官做，哪一个不想到政界上谋条出路？听得革军起事，因第一次有分的人，张三得了显职，李四做了富翁，人人俱有好处，正恨错过机会，这回怎肯再误？王柏台到云彤处投效，帮着他四处奔跑。侯谱涛、胡图仲走了陶泰的路，由陶泰荐与呼图但，暗办过两次军火。起事时，他们三人虽没往南，究竟干过了虚心事情，这回大势一败，一时怎敢出头？贾扬仁本是无风起浪，最没脑子的人，听说他这回投入军队，打仗时夜夜有他，这几天自然也跑不出了。”

祖诒道：“图仲等官厅可有公文缉拿，过了几天能没事么？”怀策道：“缉拿的公事有无，没有清楚。但他们俱住在租界，只要不到华界上去，有公事也缉不来他。万国公法上的国事犯，听说在别国界内不能乱捕，扰害地方治安。必须这一国的长官答应会拿，方能下手。但拿到了，倘然不允引渡，华官也无可如何。贾扬仁他自己说是西籍，华官休想拘捕，谅来更是

不妨。不过，你要向着他们纠会，他们不出来，怎能够呢？”

祖诒皱眉道："如此说来，这班人走的走了，避的避着，我这个会，当真万万纠他不成。你向来待我最厚，又心灵智巧的最会想法，可替我仔细筹划一下：像我这样的人，学界与军界上果然办不来事，政界、商界里头可有什么事儿？总不能一个钱没有进款可以过得日子。”怀策微笑道："商界上要字墨、算盘，你向来一件不精，干甚事儿？政界上，我并不熟悉，只好你自己想法。”祖诒道："政界上，前清我是个候补同知，你晓得的，可惜此刻光复掉了，没有用处。”怀策道："前清的官，莫说同知，就是督抚司道，也是无用。若说另起炉灶，投入政界里去，你既吸着口烟，运动费又一些没有，怎想投得进去？我想你真要谋事，除非是非官非商，却还有条路儿，但恐你不肯去干。”祖诒听了喜道："是什么事，你可说给我听。”怀策初不肯言，祖诒再三动问，才一把手拉着他一同上楼，说出一片话来。正是：

不堪回首倾家憾，最可寒心比匪伤。

要知怀策叫祖诒到楼上去说出什么话来，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萧怀策楼上密谋　谢幼安座中确论

话说祖诒因纠不成会，想向怀策谋干事情，怀策说："事虽有一件儿，只恐你不肯去干。"那是句金钟罩，逼着他越发愿去。祖诒果然不出所料，定要怀策说出是甚事情，怀策遂一把拉他上楼。祖诒估量着这事必甚机密，当了众人不便说话，只好跟着上去。怀策坐定之后，叫碧潭倒了两杯茶来，又叫他下去应酬主顾，随手把房门闭上，"拍"的又加了道闩。祖诒看了，心中不免有些疑惑，急问："到底是怎么会事，这样郑重？"

怀策低低的道："这件事说将出来，只可以你知我知，与局内的几个资本家得知，余人一些不可被他知道！所以我叫你上楼。你可猜是何等事儿？"祖诒道："我哪里猜得出来，不见得因官府要捉拿陶子尧等，悬着重赏，我与他们认识，叫我去做眼线。这却我万干不来！"怀策道："做眼线要甚资本，况且子尧等已走得无影无踪，到哪地方去捉他？焉有此事！你不知道，白肖湘与卫旦桥等新近发起一个花会，纠我入股。租界上已经有了地点，最好华界内也觅个地方；有时开在租界，有时设在华界，觉得稳当些儿。因华界上一时没有相当所在，并寻不到一个出面的人，所以一天天延了下来。我想，这件事你很好干得，公馆里房子很大，一个人住着嫌多；与其空着不用，正好每月取些房金。你又身子闲着没事，何不竟然做个筒主，一个月怕不有八十一百块钱进帐。既不要你费甚心思，也不要

你花甚资本，你瞧，可是再好没有？”祖诒踌躇道：“花会听说犯禁，恐怕担当不来。况且上海别的顽意，我戚祖诒俱曾顽过，花会却试都没试，内容一概不知，叫我怎样经办得来？”怀策道：“你恐花会犯禁，各处布置一切，由我和肖湘、旦桥接洽。只要多花些些使费，包管一点没事，决不叫你冒险。若要知道内容，很是容易，我可仔细告诉你听。”祖诒道：“你能告诉内容很好，办得来，我马上答应；办它不来再说，我决不去告诉别人。”

怀策道：“花会最多的共有三十六门，上海却是三十四门，乃是三十四个人名字儿，由着各人猜买。内中有两门不开，叫做把筒。其余三十二门，今天开着这个，明天开着那个，多由开筒的人做主。买中的，一倍赔它二十八倍；不中，分文不赔。”祖诒道：“一倍要赔二十八倍，譬如买了一百块钱，不是要赔二千八百块么！买的人这样便宜，开的人有什么好处，你们怎想办它？”怀策笑道：“对你说有三十四门，除了两门不开，尚有三十二门，中的只有一门，怎容易打得到它？况且，开筒的每天受着会中大俸，神出鬼没的变化无定，猜的人更是捉摸不来。所以，轻门上或者不时中些，诱他们人人来买；重门上一百次难得开到一次！那洋钱八十一百的每天尽管收进。做筒的怎说没有好处，你如何想不出来？”

祖诒凝神盘算了一回道：“你说三十四个人的名字，那三十四个是什么人，各处花会可是一样？”怀策道：“各处自然一样，那三十四个名字，姓陈的共有六个，乃：陈攀桂、陈吉品、陈逢春、陈荣生、陈安士、陈日山；姓李的有三个：李曰宝、李汉云、李明珠；姓张的有四个：张元吉、张合海、张九官、张万金；姓林的两个：林太平、林银玉；其余是：苏青元、黄志高、龙江词、郑天龙、赵天申、宋正顺、方茂林、周青云、田福双、

罗只得、吴占奎、翁有利、朱光明、王坤山、程必得、桑合同、刘井利、马上招、徐元贵等，俱是花会中的赌神，各人俱有灵应。世界上打花会的，没一个不尊敬他们。打迷了，有求神许愿的，有宿坟祈梦的，终日里如醉如痴，一言难尽。你因没有顽过，故一些不知道它。将来当真做了筒主，一天天看着他们猜买，便清楚哩！"

祖诒道："怎么花会竟有赌神，买的人又有什么许愿祈梦的事，真好奇怪。许愿不必说它，无非是向神庙烧香，多焚锭帛，或用三牲酌献罢了。那祈梦不知怎样祈法，可是他们做到了什么梦，详出来买什么字儿？"怀策道："我方才说的三十四个赌神名字，人人都有化身，我索性也告诉你听：林太平是一条龙，王坤山是老虎，朱光明是一匹白马，李汉云是一条牛，周青云是一只梅花鹿，张元吉是一只白羊，陈吉品是一只黑羊，张九官是猴，宋正顺是猪，田福双是白的田狗，黄志高是黄狗，赵天申是花狗，罗只得是黑狮子狗，马上招是猫，程必得是老鼠，陈逢春是鹅，陈日山是鸡，陈荣生是鸭，桑合同是燕子，张万金是白蛇，张合海是青蛇，龙江词是蜈蚣，李明珠是蜘蛛，苏青元是黑鱼，李曰宝是龟，林银玉是蟹，刘井利是甲鱼，陈攀桂是田螺；尚有四个是人：郑天龙乃老和尚，方茂林是小和尚，陈安士是尼姑，徐元贵是一个乞儿，人呼他做小叫化子；再有，翁有利是一条船。常打花会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祈梦乃梦中见了什么东西，明天便去买这两个字。听说有时很有奇验，虽然我没有试过，倒不晓得灵与不灵。不过我们既要开办花会，自然断不能说破坏的话，只当它千灵万应，骗着世人罢了。"

祖诒听了这一番话，他竟是闻所未闻，只恨手头已没有钱，否则最好马上去试他一试，一块钱赔二十八块，好像立刻

可以发财。因此，低着头默然无语。怀策早已猜到他的微笑说道："你听了花会的许多内容，可是便想自己要发财么？我们是要好兄弟，不能够不提醒你。这花会起于广东潮州及浙江的宁波等处，近来渐渐延到上海。打的人虽然举国若狂，却从没听见有花会里起家的人；破家的每年倒很是不少。我因你没有事情可干，故想叫你去做筒主，每月安安稳稳拿几个钱，十分十二分照应着你。倘然你想自己要打，这却断断使不得它。"

祖诒听他一语道破，急忙抵赖着道："我并不要想去打，只因花会既有这许多花样，你虽与我一一说明，倘我当真做了筒主，要叫我每天当着这开筒的职任，只恐一定还搅它不来，故而在此出神。"怀策道："开筒的名唤筒师，必须极有经验的老手方可，不干筒主之事。筒主是个出面东家，一点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你尽干得来。不比听筒，或是航船，也非熟手不可。"

祖诒道："怎么叫做听筒？花会并不开在浦东，又要航船何用！"怀策道："听筒是替会里头代接买主的主任，因花会不能公然开设，要买的人不能个个亲到会里来买，故一定要设听筒。譬如分店一般，买的人便可就近往买，中了更可向听筒领钱。航船乃是会中掮客，四处兜揽买主，兜到了，把字样及钱一齐代交会里，打中时，这钱也由他过付。来来去去的，仿佛摆渡一般，故而叫做航船。这种人会中万不可少，却最要留心他作弊。尽有招到买主，将钱自己袋起，并不交代出来，开筒后倘然不中，由着他把横宕捞去。中的若是小数，虽然不得不赔，却已有盈无绌。万一中了大的，禁不得他跑掉，把会里的声名丧尽，最是可恶！将来你真做了筒主，这些事倘然照顾不到，我能帮你暗中稽察。最好航船俱用女子，她们究竟胆

子小些，不敢有意吃盘；并且还能够兜揽公馆、宅堂里的妇女，这生意真是不小。”

祖诒道：“女航船向来有么？”怀策道：“向来闻宁波等处都有，上海这个风气却是新近起的。肖湘的妹子也湘，可惜双目瞎了，否则她最熟公馆、宅堂，这种人肯做航船，真是天字第一。”祖诒道：“说起也湘，近来此人怎样？”怀策道：“她仍住在虹口家内，瞎了眼，一步不能出门。手头的钱又偷光了，至今并没破案。现靠着肖湘度活，但她偏偏不时与肖湘呕气。即如肖湘这回要做花会，她又再三阻止，不知是甚意思。”祖诒道：“肖湘近来扑克打么？”怀策道：“有人打，怎么不打？无奈近来子尧等一齐走了，你又闹得这样的糟，真没有人。他因气闷不过，才与我商量办这事儿。”

祖诒想了一想，道：“肖湘他拿多少资本出来？你与旦桥每人多少？倘然我也拼些在内，可使得么？”怀策道：“花会的钱，先收后赔，随来随去。比不得摇摊牌九，庄家一定要梢长胆大。故此我们只拼几百块钱下场，每人各得一分。你有资本要想拼做，没有什么不可。不过，这是包可发财的买卖，不是你，再不愿去纠别人。”祖诒心中大喜，当下遂认定了二百块钱。

怀策说：“一人二百，四个人有了八百。外头尽好讲句大话，说是八千块钱下场，等他们听了心热，大家俱来投买。这帐将来每天一结，进出的钱由我管着，你要薪水，每月给你六十块钱，房租在外。”祖诒嗫嚅道：“方才你说有百把块钱一月，怎忽改做六十块钱？”怀策道：“六十块钱薪水，再加二三十块房租，不是百把块么？我怎能待亏着你！”

祖诒听言之有理，又想每月有了这一笔钱，别的用度慢说，鸦片烟已差不多了。倘得每天再有红利可分，那日子便尽

过得下。因即点头应允，问："几时集股开办？"怀策道："今天你我说定妥了，明儿我去关照肖湘、旦桥，大约只要招到听筒、航船，便可马上兴办。你回去，把公馆内的房屋赶紧空出两间，所有预备开筒等一切手续，我来替你布置。租界上的地点，我看定在长浜路上，明后天便去付租。那租主便由你出面，门前挂块戚公馆的牌子，好使买主知道。以后，戚公馆硬筒叫出了名，每天除航船、听筒等来去之外，买主也许亲自上门，怕不一天兴旺一天。"

祖诒越听越喜，又略略谈了些别的经济，天光断黑已久，觉得肚中有些饥饿，起身要去。怀策也不相留，把门闩轻轻一启，开直了门，彼此先后下楼。见店堂内已将桌子端开，预备夜膳，帐房中也是一样。怀策并不叫祖诒吃饭，一径送他出门。祖诒想起从前怀策生病的时候，备了酒特地请他，何等要好！怎么今天正在开饭，连套话也不说一句，未免太觉冷淡。后想他作成去做现成筒主，交情不为不厚。此刻不留夜膳，或者因店中肴馔不佳，不能请客之故。并非彼一时，此一时，有甚两样看待。但腹中实已饿了，必得找个地方，随意吃些东西，方可进城回家。因信步跑至四马路口，经过庶几轩菜馆，甚是热闹，遂一个人步进里边，拣个座儿坐下。

堂倌向来认识，仍当他是个阔少，服侍得非常周到，问："可要请客票请客，叫一席十元菜下去？"祖诒说："今天并不请客，没有别人，只消随便拿一个碟子，炒一个汤炒吃饭。"堂倌弯腰答道："戚少不要与我闹顽，一个碟子，一只汤炒，怎下得饭！倘然真是一位，可要用只烧鸭，点点饥儿？或是炸碟虾球，炒碗虾子扒参，再做个川冬菜江瑶柱汤？倘或喜欢甜菜，鲜莲子、鲜荔支羹此刻都有，尽管请点。"祖诒摇头道："谁与你顽，只要一碟醉虾，一碗川冬菜腰片汤，拿四两白玫瑰来够了，别

的一些不用。”堂倌暗暗诧异，尚笑容满面的请他多点几样，祖诒说：“一个人万吃不下，决定不必。”堂倌始懒懒的交代下去，顿时很不高兴。

祖诒看在眼里，才知道世态炎凉，连馆子里吃些东西，少吃了也要受人奚落。气愤愤等着碟子，想先喝一杯酒解闷。岂知酒已来了多时，那醉虾休想拿到。向堂倌催了两次，堂倌口中回说便来，却只顾应酬着别的客人，这桌子上不跑过来。直至祖诒发怒，始由别个堂倌送至。

祖诒呕了一肚子气，喝着酒，甚是不快。忽听隔座房间内有几个人在那里畅谈时事，说：“这第二次的革命，闹得上海鸡犬不宁，似乎没有什么意思。”祖诒向那边一张，见席上共坐着七八个人。内有一人的品貌与温玉如很是相像，年纪已在四十向外，身旁也叫着个局，口中称他温老。暗想必是玉如之父，不知玉如近在哪里。当初，为了蕙春与他势不两立。早知蕙春这样负心，真是何苦！又看那姓温的对面，乃是个五旬左右的人，座中大半呼他安哥，也有呼他谢幼翁的，仿佛曾在哪里见过，这席酒乃是他的主人。内中更有个西装的，有人呼他药翁，也很面熟，想起他是与怀策认识的刘药荪，正在那里和姓谢的谈得津津有味。座中人一齐听着，寂静无哗，连叫的局也默坐在各人背后，没些声息。

祖诒因也侧着耳朵留心静听，先闻药荪说：“这一回的革命，他们因政治起见，与上次种族革命不同。但上次种族革命，酝酿了多少时期，方由湖北起义。这回却骤然发难，与上次更是不同。所以，由我看来，这一回的事情大约是几个暴烈分子所为，又夹着些不相干的人在内，断断不能成事；却枉送了许多生命；还损害了地方上的商务、人民，那真是万分可叹呢！”

姓谢的道："世界上政治革命，各国俱有。就是我们中国，最古的是汤王伐夏、武王伐殷，何尝不因政治而起，流传史册，千古盛称。但无一不是谋定而动，故能天下响应，四海风从。即如上次武昌起义，你说也不知酝酿了多少时日，方克有成，这话真是一些不错。譬如天时失正，必有烈风暴雨去反正着它；甚或迅雷怒震，闪电狂飞，以一泄这郁勃之气。而当烈风未起、暴雨未至、迅雷未轰、闪电未作以前，或础润如滴，或云气漫空，皆为酝酿此风雨雷电的作用；酝酿愈久，发之愈烈，而天时的反正亦愈速。否则偶焉而风，偶焉而雨，偶焉而雷电交加，及至雨过放晴，天之寒燠失宜如故；甚或反形加厉，那便是酝酿未熟所致。革命何独不然？酝酿未经成熟，便欲贸然从事，非但于改革上断无效果，且反有变本加厉之虑；可知轻举妄动，决非智者所为。此次若有一二稳健之人在内，何至闹到这个地步！何况上次由湖北起首，上控荆、襄，下扼赣、宁，进有所攻，退有所守，地势何等优胜。上海乃弹丸小邑，仅有一制造局，得之不武；万一苏、松、镇、宁大军云集，即使侥幸得手，亦徒自取灭亡。你说此次夹着些不相干人在内胡闹，我也很以为然。只因有了这一班不相干人，遂把上海几乎糜烂，那些人便一跑了事，反使几个真正有政治思想、真正爱国的人，也只得远引高飞，却落了'乱民'两字。上海地方的百姓，枉受了一场惊恐。想来真是可慨！幸亏你很有识见，这一次绝不与闻，可知'学养'二字，人生万不可少。你因出洋数年，幸不沾染留学恶习；胸中有了学养，才免卷入漩涡，这可不容易呢！"

药荪笑道："我自去年回国之后，满望替祖国出些血汗，干些国利民福的事情，使中国日渐富强，不至四万万男女同胞日后沦于奴隶牛马。无如政权不属，时事日非。近来，竟使我尽

易初衷，几抱了个厌世主义；想到人生百岁，为欢几何？反不如与二三知己诗酒陶情，借以消磨岁月为妙。不知幼安先生和诸位能许我么？”

谢幼安摇首答道：“厌世岂青年人所宜，不比我与杜氏弟兄等，年齿日增，渐甘伏枥；但期望中国发达的思想，却仍一天不肯少衰。你才二十向外的人，正应努力前途，何可自灰壮志！不过，‘明哲保身，待时而动’这八个字，你当格外留意。等到有可发展你经济的时候，你再发展未迟。我瞧天下现方多事，此后‘承平’两字，一时恐盼望不来。譬如一盘棋子，不动他，并没杀机；一动，便不可收拾。上一次种族革命，那盘棋已着过一局，分过黑白的了。如今这二次革命，又布了一个棋局，且看下棋的如何下法。倘然遇到国手，这棋自然能慢慢和解，一步步化险为夷，乃是国家前途之福，地方人民的大幸；若使弈棋的是个庸手，着着紧逼，酣战不休，万一下了一着错子，便虑前功尽弃，全局忽输。那时天下事恐不可闻问，非仗着一班青年人拨乱反正，世界上有几个吕望、廉颇，白头奏绩？你怎可存什么消极思想呢！”

祖诒正听得十分有味，虽恨有几句文义略觉深奥，那大意却还详解得来。其时，堂倌端了碗腰片汤放在桌上，因碗底被虾壳搁住，侧了一侧，把汤汁泼了半台。祖诒叫他快拿抹布，那堂倌又一去不来。不觉大怒，将一双象牙筷在菜碗上击得哨哨乱响，致把隔座的说话岔断。祖诒等堂倌取到抹布，抹干桌子，腰片汤已不很热了，幸亏是七月初天气，尚可勉强。又见小壶里四两白玫瑰酒已吸完了，便叫快拿饭来，吃了一小碗饭。方才肚中很饿，此刻偏又再吃不下。放下筷碗，喝了杯茶，等着堂倌拿手巾擦脸，一时又不见拿来，因又侧着耳朵听隔座可还说些什么。

只听此刻各人已换了论调，正在那里讲着近日邢蕙春的事情，说她嫁了串新剧的卫玠如，现下自己也在俏舞台串戏。昨夜见她串一个淫恶妓女，态度不堪入目，这种戏真于风化有伤！祖诒闻蕙春嫁了玠如，触起当初被她吞没铁箱，如今她也弄到个这样下场，暗暗浩叹。立起身向板缝窥看，这些话乃是姓温的那个说的。又闻他愤愤的道："蕙春当时几乎害及玉如，幸亏安哥劝化，才把这孩子劝醒。后来，害了个姓戚的。可惜姓戚的与安哥没有交情，否则用话提醒着他，谅来也不至如此。"

只闻那个姓谢的道："你说玉如听了我的劝化，立把邢蕙春邪缘割断；那姓戚的倘然和我相好，也能够劝化他么？玉如天性真挚，习染毫无；当初，不过因血气未定，致为物欲所移，所以一劝便醒。姓戚的是个纨袴子弟，看他自幼未受教育，骄奢淫佚这四个字，一身兼而有之。又结交着一班淫朋狎友，每天闹在一处。即使我与他交好，再三用话相劝，也必定是良言逆耳，没有效力。我在张园等处见过此人数面，举止既甚浮荡，品貌又满面烟容，于瘦瘠中带着一种悲苦之相；此等人只恐一辈子不能悔悟，临了儿还要落一个没有下梢。但看蕙春出事之后，前几天的新闻纸上，不是又载着他的事情；在公堂控告柳飞飞卷逃，却因一些没有凭据，反输在飞飞手内。况且他自己登的广告上说，还有个醉月楼一同逃走。似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受着卷骗，即使他家资豪富，只恐也容易罄尽。你怎拿玉如比着他呢？"

祖诒听到这几句话，只气得才吃下的这一碗饭几乎一齐涌上心来，暗恼：姓谢的，我和你并无嫌怨，为甚背后这样瞧不起人，竟说到将来没有下梢的话儿！怒冲冲不愿再听下去，在衣袋内摸出一块洋钱，交与堂倌算帐。堂倌叫他楼下去付，

或是写帐。祖诒激气说："你快拿去，余下的我也不要，因你应酬得好，给你算做小帐。"那正仍是他的老官性儿。堂倌却接了洋钱，顿又变了一副面目，接迭连应了两个是字，又说："今天因座客拥挤，忙了些儿，未免有些招待不周，休要生气；下次来，决不如此！"随手又绞上两块热手巾来，祖诒擦过，向着桌上一撇；拿起了挑的烟膏，往外便走。堂倌弯腰送他，睬也没睬。

出了庶几轩的大门。有许多黄包车围将上来，招揽生意，竟连路都拦断，跑不开来。祖诒向坐马车、汽车惯的，从没经过这样挤轧，心上又是一恼，索性不去雇它。缓步至东新桥，趁电车回去。到得西门下车，刚走了数十步路，忽然背后来了一个巡警，将他一把拉住，说了一声："且慢过去！"不许他走。祖诒不知何故，心下大惊。正是：

才恨座间遭指摘，又悲道左受揶揄。

要知这巡警拦住祖诒不许他走，为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受严罚狂且短气　探隐情荡女灰心

话说戚祖诒乘电车回至西门，下车入城，刚走了数十步路，被一个巡警拦住，大呼且慢过去！祖诒认做城中又有什么变故，在那里阻止行人；见面前恰有一条小弄，疾忙奔将进去，暗想上次大街上断绝交通，乃由小路走的，这回谅来一样。不料那巡警见祖诒进弄，两手捧着一枝洋枪，也飞奔的赶进弄来。祖诒怕他开放，将双手向头上一抱，极喊救命！往前奔得越是厉害。惊动弄内居民，不知为了何事，大家开门观看。巡警恐人多闹事，在身畔摸出一支警笛，吁溜溜吹了一声。前面来了一个邻岗巡警，将祖诒一把扭住。祖诒极声说："我是个安分良民，你们拿我做甚？"后边那个追他的巡警也已赶到，见祖诒已经拘获，狞笑喝道："你想要跑到哪里去？真好胆子！"祖诒战战兢兢的道："我就住在前边街上，你们大路上不许行走，故绕小路过去，并不犯法。"那巡警仍点头狞笑道："大路上谁不许走？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可给我看明白了，由你从哪条路上回去，谁要拦你！"祖诒始知自己手内拿着一只挑烟的白磁烟缸，初时本将洋巾裹着，因在庶几轩内被堂倌泼翻了腰片汤，巾上溅湿，故把他解了下来；后来呕气出门，没有裹好，拿着便走。租界上一点没有什么要紧，一进城，被巡警瞧见，便眼睛里非常诧异，定要查明了才许放行，并非城中又有变端不许走路。自恨一时大意，此刻却万万隐匿不来，只得由着那两个巡警搜下磁缸，揭盖查验。那个追他的巡警笑道："我说缸

中定是烟土，果然不错！城里头禁烟厉害，雪片般的告示贴得不要贴了；局中拿到烟犯，办的办，罚的罚，一个月不知多少！偏你这样大胆，还敢挑着烟公然进城？如今没有别的，且同我到警厅再说。"祖诒哑口无言，暗想巡警贪的是财，身旁尚有二十块钱钞票，乃是挑了烟剩下来的，何不送与二人，求他们私自释放，休要去经官见府。谁知巡警虽是爱财，也与官场一样，必得有人转一个手方肯收受，对手钱断不敢拿，怕的是告发起来，一些没有脱卸地步。故祖诒在衣袋内摸出钞票，向二人低声说："这点子请二位喝一杯茶。可否饶我初犯，这事休要解局。"二人把钞票接了，彼此丢了一个眼色，同说："谁要你钱？你想私自买放，可知不是我们文明巡警干的。"口说着话，一个巡警押着祖诒，一个巡警拿了烟缸、钞票，不由分说拔步便走。祖诒尚不肯行。巡警说："看你衣服尚还齐整，当你是个场面上人，路上不难为你，休要自讨没趣，扭扭扯扯的失了体面。"祖诒无可奈何，始一步懒一步的出了弄口，跟着一同到局。

巡警先向当值处报知，当值员验过烟膏、钞票，说："警员现在因公外出，押候停刻讯问。"这时候祖诒若有什么路角，托人多花些钱打个招呼，大不了把烟膏充公，再罚三十、二十块钱，便可从轻了案，无奈祖诒想不到这个主见，并且也没有替他办事的人，硬挺到旁晚将近，警员讯问一过，录了口供，并不判断，解候总厅发落。

这位总厅长姓邓，单名一个鋆字，素性甚是刚愎，却有一件好处，遇到不明不白的钱，还不肯把良心挪在一边，一味贪赃枉法。而且生平最恶洋烟，遇到私吸私挑各案，一件件办得甚是利害。没有人去打话还好，倘有人向他说情，或是馈送什么东西，他一定把说情的人当场开发，送来的礼原物璧还；临

讯时更把烟犯加等治罪。所以人缘甚觉平常,政绩却还并不很错。祖诒撞在他的手内,只因向巡警行过二十块钱贿赂,邓銮分外恼他。升了公案之后,叫把祖诒带上,瞧了一瞧面貌,便拍案道:“好好一个青年,怎么不肯习上,在家里尽管吸烟,抽得三分不像个人,七分竟像了鬼!两腮削得肉都没了,两颧高得骨都露了;眼睛抠得陷在眶内,耳朵睡得贴在脑后;牙齿黑到个很脏,嘴唇白到个可怕;肩胛耸起了如冻僵一般,背脊弯转了绝似一只虾米;你自己不把镜子照照,世界上哪有这种形状难看的少年?到底要吸多少烟一天,还不快说!”

祖诒被他一顿呵斥,吓得半句话也说不出口,只在堂下低倒了头,两眼望着自家的鼻子,仿佛呆了一般。值堂巡警见了,低低的道:“你这人可是疯子,怎么堂上问下的话口也不开?”祖诒始勉强答道:“公民每天只吸三两口烟。因自幼有肝胃气病才上瘾的。”邓銮冷笑道:“三两口烟,吸得脸上便这个样儿么?大凡吸烟的人,十个里有十一个以多报少;并且说起他初吸的时候必是由疾病而起,拿这话来骗人,真是岂有此理!况你口称公民,须知一吸了烟,便已丧失公民资格,变了一个废民,你知道么?”祖诒不敢答话,依旧一言不发。邓銮又问他道:“你既口称公民,一向干甚事情,吃烟吃到这个地步?”祖诒道:“前清是个候补同知。”邓銮又瞧了他一眼道:“你是前清的官场中人么?怪不道前清要把江山失去一大半,误在你这班烟鬼身上,抽着烟没有工夫理事,公然还算是个官长!却不道自己不正,焉能正人?如今中华民国第一注重禁烟,你怎么还不赶紧戒掉,今天胆敢挑着烟膏,大模大样的进城,致被巡警拿住!你还敢私贿巡警,要他们得钱买放,破坏警规,可恶到一个极点!本厅长定要办你。”

祖诒听了发慌,急恳求道:“今天我已知罪,以后一定戒

了，不戒断不是人！求开恩饶我初次，不敢再犯。"邓銮道："本来你还想要再犯么？中国禁烟的功令，乃与外国订下约章，限期禁尽；万一到期不能尽绝，一定要起国际交涉。你既是中国的百姓，怎么眼看着中国日后背约，闹出事来？况且鸦片烟弱国弱种，中国近来这样的穷乏与那人才这样的不济，一半从着这'烟'字上来。你往后还要想吸，敢再犯么？但今天本厅长倘宽恕了你，恐你一出去本性难移，依旧在家中私自吸着，断不想戒；还是押你一年半载，戒尽了出去为妙。这是本厅长成全你的。"

祖诒听说要押着戒烟，急得几乎胆都碎了，禁不住滴泪苦求道："公民……"邓銮怒道："对你说你已变做废民，怎还口口声声的自称公民？真不要脸！"祖诒慌转口道："小民实因身犯肝胃重病，倘在押所戒烟，恐怕性命不保；求恩罚些银两释放，回去自当赶紧痛戒，保全蚁命。"邓銮道："你又在那里说肝胃气痛了。鸦片烟真能够调和肝胃，有病的故要吸它？从前洋烟没有进口的时候，世界上患肝胃病的不知他们怎样过去？至于已经上瘾之后，因有肝胃病不能够戒，难道戒了一定要死？本厅长偏不相信。你且在押所试他一试，倘然真有什么性命危险，所中有医生验视，再放你回去不迟。"祖诒听当真要办，只能一味哀求，说情愿觅个保人，保出去一准戒烟，日后如再吸食，倘被巡警查到，愿甘加等重办。邓銮见他求得可怜，才改判罚洋五百元，获案烟膏暂存，候缓天积得多了，一齐焚毁，二十块钱钞票当堂给赏巡警完案。

祖诒如九天里得了恩赦，一一遵断。当下具了张结，由巡警带至交保所，觅保缴洋。不想这保人一时哪里去找？从前城里头往来的朋友乃是浦香孙、梅子青等，此刻他们犯了攻夺制造局的案子，都跑掉了，虽然还有个舒耽之与他认识，不知道

住在哪里?况且咬文嚼字,不像是个肯做保人的人。仔细盘算了好一刻儿,想到陈实的儿子厚葆现在邮政局中执业,又住华界里头,何不写一封信通知陈实,叫他交代儿子,定能够担这肩儿,才好缴洋出去。遂花了些小费,在押所内七横八竖的写了一张便条,央个跑腿的送到陈实家内。

陈实这几天的疟疾略略好些,不过人尚没有起床,接到了这张字条,心上非常悲感,急托邻居找厚葆回来商议。厚葆起初不允,恐怕祖诒保出之后不肯戒烟,日后连累保人。陈实也深知祖诒脾气,一经保释,风过便觉无浪,洋烟万不能戒;但眼看他收押所中,没人具保万过不去;又想中国官场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今天只要把罚款缴了,日后戒烟与否,不见得常有巡警查察;但望自己病体好些,缓天亲自苦口劝他;劝得醒,戒掉最妙;万一劝他不醒,叫他以后吸烟可到租界上去,巡警便不能干涉,也是个绝妙法儿。因再三叫厚葆把此事成全过去,将来保人身上谅还没甚大害。厚葆天性颇孝,不敢故违父命,始亲自前往警厅,寻见祖诒,取了钥匙,回转公馆,在箱子内拿出五百洋钱钞票,又带了三十块零碎洋钱,重至警厅把罚款缴讫,在保单上签好了字,所有保东等零项开销,找了警厅中一个熟人,托他开销清楚,才与祖诒一同出外,时已半夜有余。

祖诒烟瘾大发,真有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处,一到家,便把烟盒里隔天吸剩的生烟挑了半钱左右舐在舌上,叫阿喜斟了杯茶,吞下肚去。厚葆认做他要寻短见,心下大惊,抢住了不许他吃。祖诒将手乱摇,早已一齐咽下,咂了一咂舌尖,徐徐说道:“这有什么要紧?你不知道我在警厅里头耽延得时候久了,腹中烟瘾大发,若在灯上过瘾,一来性缓不及,二则今天的烟已不够了,故把生烟救急,你休疑我有甚别情。”厚葆咋舌

道:"生烟怎吃得它?不怕肠胃里头伤么?"祖诒微笑道:"偶然吃些,不见得伤到哪里。我从前在妓院里碰和,遇到来不及吸烟的时候,每用吞泡及吞生烟的法儿;最多时烟泡曾吞过七八个,生烟曾吞过一钱左右。此刻因盒子里烟已完了,只吞得四、五分不到,算得什么?"

厚葆看他这样大瘾,日后怎能戒除得来?因探他口风道:"今天吞了生烟之后,明天可是吃药,还是寻个医院到医院里去戒烟?"祖诒想了一想,道:"且等明天再说。戒烟药只恐没有好的,医院里去更是不便。"厚葆道:"现在市上所售之戒烟丸颇有好的,戒断的人甚多,老方中林文忠公戒烟丸听说最为和平。"祖诒道:"明儿买哪一种药,待我问问戒过的人,他们一定知道好歹。你今天为了我的事情累得够了,可回去对你老人家说我已保了出来,叫他放心;不过罚了五百块钱,没有什么大事。"厚葆听他说得甚是平淡,知道难望他悔过自新,回头是岸。自己不便多说,只得回家去告知父亲。从此怀下一个鬼胎,祖诒的烟一日不戒,他一日不得放心,恐防第二次案发,警厅定要传究保人。祖诒却反一些不在心上,从警厅出来之后,开箱子点看钞票,只剩得三百多了,除了二百块花会本钱,尚有百把块钱。默想:幸亏不久要做花会,钱财有了来源,否则今天这五百块罚款岂不送了我的性命?暗暗恼恨那两个巡警,更恨庶几轩堂倌误事。后来又想到戒烟一层,警厅虽然具结,其实怎戒得来?不要说自己的身子很虚,心境又坏,倘然真要戒烟,定恐活不下去;何况人生在世,最快活乃是吸烟,一个人睡在烟铺上头,吸几口闭闭眼睛,养养神儿,仿佛和仙人一般;两个人说说谈谈,更是有味,本来何必戒它?既然城内这样严紧,好得将来花会开办,长浜路有现成房屋,白天尽可那边去吸,到晚上边夜静更深,公馆中房子很大,私下抽几口儿,巡警

怎能知道？料不至再有事情。最难的是挑烟进城，自己万万不能再挑，此事须与怀策商量，他一定有甚妙法。当时主意已决，勉强捱过一宵，次晨便出城去找怀策。

这回一找便见，祖诒把上项事述了一遍。怀策替他大抱不平，痛骂巡官、巡警混帐，一样是上海地面，租界上因何不敢过问，只在城内倚势横行？后来渐说到挑烟一层，他叫祖诒放心，有个包挑包送的法儿。祖诒问："怎样包送？"怀策说："不妨雇个女子，挑了烟藏在身畔，或竟宕在裤裆里头，巡警怎好搜检？"祖诒听了大喜，当场拿出三十块钱请他如法施行。怀策说："包管旁晚送到。"祖诒又言将来白天要在长浜路吸烟，怀策也一口允许，并称肖湘、旦桥昨天俱已会过，大约一星期内便好开手办事。祖诒非常得意，只因早瘾尚没有过，便在怀策处吸了几筒，兴匆匆入城交代阿喜、范桐把东书房收拾起来，以便开办花会。

阿喜正在抹台扫地，忽听有个女子叩门，祖诒知是送烟来了，叫范桐赶快去开。谁知进来的人乃一个小大姐与薛丽鸿，在天井里细问范桐："这里可是从静安寺路搬来的戚公馆？"范桐回说："公馆不错，姓戚，并不是静安寺路搬来。"丽鸿呆了一呆，站住脚不敢入内。祖诒听得甚是清楚，急忙迎至外边。丽鸿见了，始微微的笑了一笑说："果然是戚师兄的公馆，怎么迁在这里？"祖诒让进客堂坐下，叫范桐出去泡茶，阿喜去取香烟。阿喜回说："香烟昨儿已经吃完，须要去买。"祖诒向衣袋内摸出一角洋钱，叫他快去。

丽鸿看祖诒这所房屋虽然装着些玻璃窗，那建筑却是老式，暗昏昏不甚高爽，比了静安寺路的洋房，真有天壤之隔。又看客堂内的陈设，只有八把旧式的梠木交椅，四张梠木茶几，两张旧梠木八仙桌，一只旧梠木长台，与静安寺路从前的陈设

更是大不相同；心上已暗暗诧异，那面色便渐渐改变起来。初进门是眉花眼笑的满面春风，此刻已把笑脸收起，觉得不很自然，及至阿喜买到一包刀牌香烟，祖诒拆开取一支来敬她，她把烟上的西字一瞧，放在茶几上头，说："近来有些咳嗽，香烟不吸。"范桐送上茶来，揭开碗盖将茶叶瞧了一瞧，给与小大姐道："你去喝罢，我嗓子里头不干。"祖诒叫阿喜另斟一杯与小大姐，丽鸿睬也没睬，只问祖诒因何迁移入城，累人家到静安寺路跑了个空。祖诒道："你到静安寺路去过的么？我前几天曾到过旅馆，想关会你已经迁居，因你回到苏州去了，没有见面，关会不来。若问我迁居的缘故，再也不要提起，我此刻一个人住在这里，虽然孤寂些儿，缓几天当别作计较。"

丽鸿诧道："怎么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嫂子现到哪里去了？"祖诒搭赸着道："嫂子算她死了也罢，你可不必问她。"丽鸿心上愈疑，逼着问个不住。祖诒只得把卷逃之事约略述知，临了儿说："现正再想另娶一房，只恨一时未得其人，不知何日始能如愿。"痴心想打动着她，探听她的口风。

那知丽鸿听他说完，冷冷的道："嫂子干出此事，你真是吃了亏了。现想另娶一人，将来定有比嫂子好的，不必急急。我今日特地到此，只因母病已愈，不久也要到申，日后与你未便再见，所以前来作别；不料你遭着这种家变，正在心绪不宁，来得真是不巧。我想要告辞了，望你自己保重身子要紧，休去念着嫂子，往后也不必念我。"说罢起身要行。

祖诒初时一团高兴，不防她讲出这些说话，顿时瓦解冰消，暗想丽鸿此来，难道真因话别而起？从静安寺路赶到此处，这样的不惮烦劳，若说并不是真来话别，何以语气又这样的斩钉截铁？真令人捉摸不来。勉强留她再坐片时，说尚有心腹语言相告，丽鸿已把身子站起，不肯就坐，决计要行，旁边小大姐先

已跑出客堂。将到天井，忽闻外面又有叩门声响，一个女子送烟膏到门。祖诒叫阿喜开进。那女子见楼下有人，与祖诒递个眼色，往楼上便跑。祖诒只好也跟着上去，把丽鸿冷在一旁，想叫阿喜也请她上楼，无奈房中床帐一切实是见不得人，大为不便。只听丽鸿已在楼下说道："戚师兄，我们再见了罢。"祖诒向女子接了烟膏放在桌上，飞也似的赶下楼去，丽鸿已出了大门。没奈何奔至门外相送，直至望不见了踪影，始恨恨入内，暗恼那个送烟女子早不来晚不来，偏在这个时候闯到，真好促狭！却又不便抱怨，向她说了一声有劳，由她自去。祖诒这一下真觉得懊丧万分，暂且缓提。

再说薛丽鸿出了戚家，在路上雇到了黄包车，便与小大姐坐着出城，取道鸳鸯旅馆而去。原来丽鸿找寻祖诒，只因知道祖诒豪富，一而再再而三的转着念头；又故意若即若离，忽隐忽现，欲使祖诒心醉，消释那前次嫌疑。后因祖诒没去，暗中又勾到了一个祖诒第二，便是日前上海起事、丽鸿动身回苏，备了马车送他那个姓屈的人。这姓屈的即是伯申，自被丽鸿勾上之后，颇有娶她之意。丽鸿以女学生自命，又夸张着苏州的家世清白，不愿作妾，没有干成。其实这薛丽鸿真是社会上新发现的文明淌白，第一次祖诒遇见她时，她娘和娘舅尤石芝等寻到上海，祖诒恰巧撞在网内，被他们诈了一大笔钱。彼时丽鸿并未串通，故被逼着回去。后来尤石芝果然得病死了，她娘要想管束丽鸿，哪里管得住她？便在苏州干些不明不白的事情。她娘气得生了一场大病，丽鸿便趁这个当儿又到上海，却公然写信回去，叫她娘不必到上海寻找；以后倘然搅到了钱，可以寄回苏州养母。她娘本来也是一个荡妇，又每天吸几口烟，家用甚是竭蹶；接到了这一封信，想起自从得了祖诒的钱，受用了好几个月，如今女儿自愿出外，再去干那没本钱

稳进帐的事情，自己本来管不住她，与其在苏州近地丢丑，还是由她到上海去搅，落得每月弄几个钱；近来鸦片烟日昂一日，拿来多吸些陈膏很好。因此竟然写封回信，准了她的自由，不过叫她一个月返苏一次，多少必须带钱回家，以免盼望。

丽鸿遂如接了金批令箭，放胆干着那无耻勾当；在鸳鸯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又出资雇了一个大姐，每日招蜂引蝶，无所不为。上海开仗的那日，恰巧搅到了屈伯申一副金镯、一百块钱，遂借着避乱为名，回苏而去。伯申恋恋不舍，亲自送她上车。近闻上海太平，丽鸿又到上海，念念不忘祖诒，问起旅馆中的茶房，说他于自己动身之后曾来访过一次，不清楚祖诒近况。这天因到静安寺路找他，邻居说已迁入城内，因和小大姐一同进城。那时心里头还当祖诒有钱，只要一见了面，这回必要纠他出城。她恐旅馆不便，已在僻静处所找到了一家台基，可以同至那边欢会，至少弄他几百块钱。哪知一进门见房屋黑暗，陈设破旧，心中已暗地犯疑；及见祖诒摸出一角洋钱叫阿喜买刀牌香烟，不去买绿锡包，更是诧异；又看范桐泡来的茶，仿佛是桂花白旗，前次在祖诒公馆喝的乃是上细龙井，越发瞧不上眼，等到祖诒说出实情，始知他已窘极不堪，先后竟似换了个人，把进门时一团高兴顷刻间瓦解冰消，故此冷冷的答覆了几句说话，即便起身往外。却暗笑祖诒在那里做梦，手中已一钱没有，尚想再娶个人，转着这空心念头，天下哪有这种女子跟着他去喝西风？何况自己！因与小大姐乘车返北，一路走一路盘算：祖诒既贫到这个地步，没有着想，往后应放出手段笼络伯申。回到旅馆之后，便叫小大姐去请他。正是：

水涸已无鱼可钓，林深别有鸟堪寻。

要知薛丽鸿回至鸳鸯旅馆，叫小大姐去请伯申以后有甚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飞菜碗野鹜骂家鸡　看斗香躺牌逢拆白

话说薛丽鸿从戚祖诒家中回北，路上转了无数念头，明知祖诒已两手空空，无可看想，遂一心去迷惑伯申。到得鸳鸯旅馆之后，便要叫小大姐去请他。恰好伯申的好友鲍赤涛到来，说伯申已经出外，马上便来，今晚约在俏舞台看戏，令他先到这里通知，叫丽鸿休要出去，好一同先至小有天夜膳。

丽鸿心中大喜，留赤涛坐下，含笑问道："屈师兄既已出来，此刻哪里去了，劳你先来知会。"赤涛道："他因同着家眷出门，在绸缎庄剪些衣料，剪好了必须另外安顿着她，方能到此，故叫我一人先行，免得你不知道他要来，跑了开去。"丽鸿道："他的家眷？可是结发，还是在上海娶的心上人儿？"赤涛道："在上海娶的。听说小名阿翠，从前在清和坊怡情阁做过打底大姐，品貌很是漂亮，不过是妓院出身。"丽鸿点头道："我说屈师兄的宝眷不在上海，果然是一位姨太太。今天既然同她出外，能把她安顿开么？休要剪了衣料，嬲住了屈师兄不放他走，或竟一同到小有天去。我见不惯那妓院中人，停刻还是不去为是。"赤涛道："他们不时一同出外，一刻儿便两下走开，哪有嬲住不放之理！你说小有天恐她也去，伯申既然约你，断不使家眷得知，可以不必虑它。况且他自己先要到此，你可问个仔细，停刻可有家眷在内，他一定不来诓你。"丽鸿道："当真并没家眷，只有你我几人，自然一定领他的情。今天扰了他的，明天我要还请，准在一枝香。先吃大餐，再到新新舞台看戏，

请你也得赏光，不能够托故不到，有意见外。”赤涛道：“是你请客，无论有甚要事，决定要来，哪肯失了你的兴儿？”二人谈谈讲讲，渐次十分亲密。赤涛年纪尚轻，把丽鸿真当是女学生，又因她与伯申要好，不敢存甚非礼之念；反是丽鸿卖弄风骚，言语中暗暗挑逗着他，满心又想背着伯申有意勾搭。

正当将次入港，伯申已坐了马车到来。一见丽鸿，便含笑道：“你可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先请鲍先生来通信。”丽鸿也笑答道：“你与心上人一同出来，自然这里到得迟了。我若不是鲍先生在此，早已一人出外，谁耐烦坐在旅馆里头等人？”伯申道：“此刻差不多天已将晚，我们可快到小有天去，马车现在门外。”丽鸿道：“你那位如嫂夫人哪里去了？竟许你一个人独自到此？”伯申道：“她说到三马路找小姊妹去了，找得到在外头耽搁一会，找不到便要回公馆去，休去管她。”赤涛道：“如何？我说屈师兄既然请你，决不使家眷知道，你瞧怎样？”丽鸿道：“若是屈师兄的尊嫂，非但我们见见何妨，并且我还该去拜访着她；只因是位如嫂，老实说我有些怕见；既是没有她在座很好，我们马上便去。”遂起身一同出外，叫小大姐锁了房门，跟着下楼。

三个人坐在车中，小大姐坐在车后，不消五六分钟，便到了小有天，相将下车入内，堂倌殷勤招待，拣了靠洋台一个座儿，问一共几位。伯申道：“只有三人，并无别客，小大姐不妨同坐，可摆四副杯箸。”堂倌答应摆好，伺候点菜。丽鸿叫伯申、赤涛先点。赤涛点了一碗清炖鲍鱼、一个西瓜炖鸡。伯申点了一甜一咸两样著名闽菜，甜的是葛粉桂圆，咸的乃是裙边。临了儿是丽鸿，点了一个虾子海参，一个醋溜黄鱼。伯申道：“海参你向来最爱，我晓得的，怎么又爱吃起醋来，点着这醋溜黄鱼？要重醋还是轻醋？”丽鸿佯怒道：“醋溜鱼自然重醋

最好。堂倌不来问我，要你代劳！”伯申道：“重醋轻醋，问明了我好交代堂倌，使这菜对你口味，吃得称心些儿。”丽鸿笑了一笑，并不再说。堂倌又问用甚碟子，伯申说：“糟鸡、醉虾、排南、烧鸭，随意拿几碟来。”堂倌唯唯，自去料理。

不多时一齐端到，并带上一壶京庄。三个人酒量俱好，热菜尚没有来，一壶酒已不留涓滴。伯申叫拿一斤白玫瑰来，喝得爽快些儿，堂倌依言送上；虾子、海参等各菜也俱陆续来了。一女二男，开怀畅饮，小大姐也随意吃些。丽鸿的酒向走脾经，三杯饮过，脸上嫣红。伯申看她如水喷桃花一般，那姿色实是可爱。赤涛见丽鸿量好，一叠连替她斟了几杯，丽鸿俱一吸而尽。白玫瑰不比黄酒，上口甚甜，下肚易醉，渐渐的发作起来，有了六七分酒意，露出她淫荡本性，乜斜着一双星眼，有时瞧着伯申，说些俏话；有时又瞧着赤涛，吃吃嘻笑不止。赤涛问笑些什么，丽鸿说：“笑你才吃了一只鲍鱼，又吃一只海参，不怕肚子里头那海参和鲍鱼相打？”其时伯申刚喝了一口鸡汤，忍不住扑嗤一笑，喷了半台，并溅了丽鸿一面。丽鸿不答应他，要他亲替揩抹。堂倌绞上一块热手巾来。伯申拿在手中，当真替她去揩，恰又杀猪般的狂叫起来，说：“这手巾好烫，擦得人脸上生疼。”伯申急忙住手，不防丽鸿也喝了一口鸡汤，喷还了伯申一面。这一喷不打紧，却带累赤涛头颈里也溅了好些，一件白熟罗短衫的领口宛如漉过一般，叫了两声“呵呀”，急忙解开钮扣脱下，光着身子大呼：“堂倌，快拿手巾！”丽鸿笑得前仰后合，伯申因眼睛内溅了汤沫，一时睁不开来，只把手巾乱擦，一件白纺绸短衫的胸口也斑斑点点的尽是汤汁。

正在满座酣笑，搅到个淋漓尽致的时候，忽洋台上有个人影一闪，冲将进来，口中呼着伯申的名字说：“你在此和哪个喝酒？”伯申眼睛还睁它不开，耳听得声音乃是阿翠，不知她怎样

撞进来的，心上吃了一惊，闭着眼立起身来道："你也没有回转公馆，在这里吃夜饭么？与哪个一同来的？我今天请一位苏州出来的女同学，乃在路上遇见，一同到此，故而没和你说。"阿翠向丽鸿望了几眼，尚没开口，丽鸿仗着醉意，便撒泼道："屈师兄，这是哪个，敢来干预人家的自由？怎一点没有程度？还不快快叫她出去。"鲍赤涛听说话不对，急忙抢着答道："这一位是屈家嫂子，谅是也在这里夜膳跑过来的，你想必有些醉了，休更问她。"丽鸿将星眸一竖道："哪个喝醉？既是屈家的少奶奶，要找屈师兄讲话，应请师兄出去，不该前来闯席；似这样毫无规矩，只恐定不是少奶奶，大不了是个小老婆儿，你怎的去叫她嫂子？"

阿翠听她出口伤人，虽见她脸上有些醉态，但哪里能忍受得来，只得发泄在伯申身上道："这一个女同学，你在什么学堂与她同学过的？怎么人家不得罪她，她喝得醉醺醺的糟蹋着人？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况且我进来的时候，你面上油津津的溅着些什么东西，连胸口衣上边也都满了，鲍家叔子更把小衫脱着，赤身露体的坐在桌上，究竟在这里干甚事儿？我不许你在此胡闹，还不快和我一同回去。"

伯申闻阿翠也发了火，只因素来有些畏她，忙陪着笑脸答道："这一位薛师兄，是个有名的高等女学教员，今天喝得有些醉了，你休与她一般见识，在菜馆里像甚样儿。"阿翠把眼梢一横道："女教员喝醉了酒，难道便该骂人？"伯申道："她因不认识你，故说你不应闯席，其实并没骂你。"赤涛也从旁劝道："薛师兄真是有些醉了，嫂子休要生气。现在哪一座内喝酒，请过去罢，我们便要散了，伯申兄马上过来。"岂知丽鸿忽高声道："她说我骂，想是真要挨骂几句。世界上堂子里出身的妇女本来没有好人，不骂她却骂哪个？"

阿翠听她索性骂到堂子出身，有意揭着痛疮，不由不怒从心起，又认定虽然伯申说她是女教员，那举止却纯是一个躺牌，决不像是学堂出身，奔过去动手想要打她，出这一口气儿；被赤涛急忙拦住，奔不过去；见伯申站在劈面护着丽鸿，顺手将他在耳上一把，大喝："还不快快和我回去，与这种无耻女子喝什么酒！"扯着便走。伯申欲待挣扎，耳根抓得疼痛非常，一些挣扎不来，只好跟着她走。其时别座的许多酒客俱来观看，男男女女挤做一堆，大家当做新闻喧笑不已。

丽鸿见伯申被阿翠拉去，吃了一惊，喝的酒顿时醒了一半，暗想这事闹得拙了；又闻众人这般哗笑，自己觉得下不来台，只好故意装做狂醉，立起身把身子摇了几摇，像要赶出去的样儿，手中更拿起一碟吃剩的醉虾，想要连碟子飞将出去。吓得赤涛疾忙抢住，夺了下来，却满身泼了无数酱油，从胸口沿至裤腰，把一条白熟罗裤子几乎染做酱色。又恐丽鸿出外，知道阿翠并非善类，定要闹出事来，慌叫小大姐将她拉住，始向堂倌取手巾抹了抹胸，婉劝丽鸿坐下，定定心儿再说，不犯着呕什么气，明天伯申必到旅馆有个下场；此刻既遇了雌老虎，只能由她且自回去。丽鸿始借此收篷，并假称闹了一场，有些头疼，将身子在桌上一磕，仿佛睡了过去。看的人始渐渐各散。有批评她这种酒性，莫说女子，男子中也不甚见的；有说看了她的装束，宛然是个女学界人物，无如此等举动，实是玷污女学界的；也有说女学界断没有此种败类，定是无行女子假冒着的。议论纷纷，各人俱在那里讲着此事。赤涛见丽鸿伏桌而卧，认做醉得真已不堪，不敢惊她，恐防惊醒时必要呕吐，只恨方才不应使她吃得过量，以致闹到这个样儿。眼见得俏舞台一定不能去了，叫堂倌收拾残肴，把菜资写在伯申帐上，自己因身上觉凉，将那件熟罗小衫领口里湿漉漉的勉强穿

上，更随手穿上长衫，坐在一旁，等候丽鸿醒来。

丽鸿假意睡了一会，暗悔不该如此使酒，与阿翠素无嫌怨，何苦这样得罪着她；如今伯申被她逼着回去，定要盘问一切，倘然盘出实情，看阿翠并非好人，难说从此叫伯申断绝往来，或竟管着他不许出外，分明把绝好的一个户头轻轻的自己糟掉，真是酒能误事。又想尚亏有个赤涛，不妨移花接木，暂把他当个用神；虽然此人品貌平常，家内也并非富有，只好做个权宜之计；且叫他去转劝伯申，若得重归于好最妙，否则再作区处。

主意已定，蒙眬伸了个腰，佯称口渴，叫小大姐取茶。赤涛见她已醒，亲自拿了杯茶，送至口边，问她此刻怎样。丽鸿将茶喝了一口，说："此刻觉得清醒些了，方才怎么这样大醉。"又故意擦了擦眼，口中问："屈师兄哪里去了，怎的不见？"赤涛说："早被阿翠拉着回去，你还想出外追她，被我和小大姐劝住，难道俱忘掉了？"丽鸿立起身来，道："怎么说，方才有这等事？我简直一些想不起它。"小大姐道："大小姐喝得真是醉了，屈先生同着个女子出去，你拿起一个醉虾碟子想要飞她，幸被鲍先生抢住，没飞出去，却把鲍先生泼了一身的麻酱油，至今裤腰上尚没有干。"丽鸿"呸"了一声道："该死，该死！怎么喝醉了酒，干的事自己一些不知，真是岂有此理！方才闹得这样，不知可还有甚别的事儿？"小大姐笑道："怎么没有？你还骂着那个女子，说她堂子里头出身，没有什么好人。"丽鸿回头问赤涛道："当真我曾骂过她么？"赤涛道："不骂她怎会生气逼伯申回去？"丽鸿自怨自艾的道："那真我今天闹了祸了。她与我河水不犯井水，好端端骂她则甚？这事屈师兄的面上怎样说得过去？"赤涛见她深自痛悔，只道方才真出醉后所致，把上项事又略述一遍。丽鸿听一句懊恼一句，及至听

完，要托赤涛解围，明天请伯申到鸳鸯旅馆，当面陪礼，先央赤涛前去疏通。赤涛一口应许。

丽鸿又说此时身体困乏，屈师兄又已回去，时候也恐十点多了，俏舞台不能再去，叫赤涛送她同回旅馆。赤涛求之不得，遂和丽鸿及小大姐一同下楼，雇黄包车，扶她上车。丽鸿一步一侧的，很似有些脚写字儿。及到旅馆之后，赤涛坐了片时，想要回去，丽鸿竟然不放他走，把他留下。这晚做了屈伯申的替身，睡至次日午后始起。丽鸿央他去见伯申，声明昨天种种不合实出醉后无知，请他速至旅馆，当面道歉；晚上同到一枝香夜膳，并至新新舞台观剧，消释前嫌。哪知赤涛去了回来，说伯申昨天回去之后，已被阿翠逼出实情，阿翠有与丽鸿势不两立之意，今天不许伯申出来，万万脱不来身，只能缓天再说。丽鸿知大事已去，阿翠既甚来得，平时伯申惧她，莫说后天难来，即使再过数天，也恐怕没这胆量出外；只好把这个人暂时丢在脑后，且和赤涛混过数时再定主意。无奈赤涛在洋行执业，除了礼拜之外，白天没有工夫，晚上又有父母拘束，不能每夜住宿在外，怎餍得丽鸿之意？至于金钱一层，更不必说，洋行里做一个中国写字，每月三十洋钱薪水，怎能够宽转得来？所以丽鸿很不称心。

一日正值中秋佳节，和小大姐在旅馆内闷闷不乐。午后见天井内点着一只香斗，那是上海地方的风俗，逢到中秋这天，不论大家小户，凡迷信神权的人多烧着这只斗儿，叫做"敬天香斗"，又叫做"万缘香斗"；说是烧了这一斗的香，不但可以答谢天庥，并能来生广结人缘，求谋顺遂；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其实香斗里头，沿面装着几片檀香、降香，中间乃是一斗木屑，烧得烟斜雾横的，不知何所取义。当没有光复的时代，城内桥梁很多，这天必有一班借名敛钱的人向各家募化香金，在桥堍

焚烧大斗一座；更有雇清音歌唱敬神的，引得地方上红男绿女，纷纷往看，甚是热闹。最大的是万云桥南堍，即俗呼“陆家石桥”华界，并新北门内南香花桥两处，那斗自隔天一早点起，须至十六深晚才完，檀、降香俱是原枝，中间那枝主香虽用线香扎成，足有桶口大小，斗身乃是木的，仿佛一只大缸，所以甚是有名。非但上海人个个知道，就是外路来的，也晓得的人甚多。

丽鸿自从到了上海，尚还没进过城，闻说南香花桥便在城隍庙后园外面，因想不妨和小大姐同去顽顽，一来见识见识城中风景，二则久闻湖心亭、得意楼各处茶寮游人甚盛，说不定有可意些的子弟，大可看上一个，使他跟出城来。因特地换了一身青灰爱国布衫裤，又把发辫上那个粉红缎结除下，脸上带了一副托力克金丝脚眼镜，打扮得十分幽静，与小大姐同坐了一辆黄包车进城。

哪知自从这一年起，民智渐渐开通，地方上不再干那媚神无益之事，枉耗金钱，故此那座大斗本年竟没有点，一些并没看见什么。黄包车却因街上人多不能走了。丽鸿主婢给过车资，跳了下来，动问旁人，到城隍庙去怎走。旁人指着说由五老峰往内便是。丽鸿也不知哪里是五老峰，只随着人多的地方跑去，竟然进了后园。见一路都是些耍货摊、糖摊、吃食店之类，果甚热闹。信步跑到了九曲桥，见桥堍一所高大茶楼，挂着“春风得意楼”招牌，暗想：这“春风得意”四字，取的谶语甚好。况且房屋也甚轩敞，并有三层楼洋台，何不就在这里泡茶，不必再找湖心亭去。因与小大姐一同上楼。想要拣个座儿，坐得实实的哪有空座？谅来三层楼上稀些，遂又跑上三层楼去，只见挤得也是一样。恰好里边有间座儿，靠着隔壁萃秀堂的假山，风景甚是清雅，一张茶桌上有几个茶客刚巧起身出外，丽鸿遂

坐了下去。堂倌问可是淡茶，丽鸿点了点头。一个卖瓜子的便送上一碟玫瑰水炒，一碟咸南瓜子，并代替抹了一抹桌子。堂倌泡上两壶雨前，随手绞了两把手巾。

丽鸿喝了杯茶，口中咬着瓜子，将身子倚在窗口，向萃秀堂瞧了回儿。一个卖糖的托着糖盘，问可要二陶橄榄和陈皮梅，丽鸿最喜二陶橄榄，回身买了一包。猛抬头，见隔座来了个人，身上穿着件铁灰色外国纱夹袍、青灰杭纱一字襟马甲，头上戴着一顶雪白的软草帽儿，足上穿的是新式短梁夹纱京鞋、玄色线袜，切理得非常漂亮，那面貌竟是绝白绝嫩的一个瓜子脸儿，好像甚是熟识，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后来见他坐定身子，将头上的草帽除下，乌黑一头细发，后面的披至半肩，前面的低覆眉心，两鬓更弯弯的整理得如女子一样，始认出他是蝶花社串花旦的卫玠如；只因平时看见他俱是女装，今天忽然变了一个男子，所以觉得眼生。但男装显出他的真相，在丽鸿眼光里头看来，似比女装更是好看，世间不信有这等美貌男子，因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几乎看得呆了一般。

玠如这种地方何等留神，也把丽鸿细细瞧了一下，记得起曾在戏园内看戏见过，但一时估不准他是何等样人，又在城中，未敢造次。只等堂倌泡茶到来，问他要了个火，在身畔取出一包绿锡包香烟、一只金香烟咬咀，装上一枝点着，一口口吸着他的香烟。那纸煤火放在桌上，并没有熄，丽鸿见了，忍不住也在衣袋内拿出烟来，有意叫小大姐去问玠如取这火儿。玠如递过纸煤，小大姐接来交与丽鸿吸烟，丽鸿便把这个纸煤顺手放在自己身边，并不去还，微微的向玠如瞧了一瞧，递过一个眼风。玠如也暗暗的还了一眼。二人虽然俱没开口，早已两心相印，比说话更是明白透切。少顷，玠如那枝香烟因许久没有呼了，烟上的火已经熄灭，又想要吸，抬身到丽鸿那边

取那纸煤。丽鸿又微微的笑了一笑，将纸煤交与小大姐还他。玠如把头一点，便站在丽鸿茶桌旁边将烟吸着，仍把纸煤放在丽鸿身畔，笑微微跑了过去。丽鸿见他这般识趣，越发热度沸腾。堂倌适来冲开水，问可要用甚点心，炒面、汤面、馒头、馄饨，色色都有。丽鸿叫他取两客蟹粉馒头。玠如听了，也叫堂倌拿一客来，暗地助着兴儿。丽鸿吃一口，玠如也吃一口，丽鸿吃了四个，余下俱是小大姐吃的，玠如也吃了四个，剩下一个不吃。

丽鸿见他一举一动处处迎合着自己的意儿，此时只恨茶堂内座客云屯，城内不比北市，不便说话，恐惹旁观注意，暗想只能与小大姐出城，看他可在后面尾随；倘果跟出了城，不妨竟邀他到旅馆叙话。万一欲行又却，胆小如鼠，半途中翩然不见，今夜只好前去看戏，做一个移尊就教，料来此事必成。至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自己走了，他还坐着不走，决定必无此事。因叫堂倌算帐，将茶资和点心、瓜子等一齐付讫，含笑下楼。果见玠如也急付过了钱，暗暗的跟着下来。

丽鸿紧行几步，似乎有意回避着他。玠如便跑得远了些些，且东张西望的目光注着别处。丽鸿行至人挤的地方，走得慢了，并回首向玠如看了一看，玠如又紧紧的挤了上来。正在若即若离、半迎半合的时候，丽鸿忽在人丛中大叫一声说："你好大胆！怎不把眼睛睁得开些，瞧瞧我是何等样人，这样混帐！"倒把玠如吓了一跳，倒退数步，想从斜刺里头溜去。正是：

漫云浪蝶穿花惯，怕听娇莺隔树嗔。

不知丽鸿为着何事喧嚷，玠如究竟溜掉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薛丽鸿称心如意　邢蕙春忍气吞声

话说薛丽鸿在春风得意楼出来，适玠如尾随着她。走至萃秀堂的后门，这条路最是狭窄，竟有些举不开步，丽鸿忽然大嚷，只因人丛中有个浮头暗地在她腿上边拧了一把，顺手将扣在肋下的一块白丝巾笼入袖中，被丽鸿当场觉察，故此喝骂起来，说他眼睛看错了人，一把握住此人衣袖，要他把丝巾取还。这一下哄动了无数的人，都说此人不合调戏妇女，在他身上搜出丝巾，并要送交巡警究办。

玠如远远访知就里，始得放下了心，走上前借此开言，问丽鸿可还丢甚别的东西。丽鸿见玠如问她，微微的俯了一俯香颈，说别的幸而没有什么。玠如想把这人打他几下，向丽鸿献个殷勤，旁边已来了一个巡警，问众人何事喧闹。玠如替丽鸿把情节述了一遍。巡警问这人可要送到局内办他，丽鸿因丝巾已经取还，答称下次叫他留些儿神，再敢调戏妇女，这回便宜了他。说毕，扬长便走。巡警遂把那人喝了几句，驱散闲人。那人老着面皮，挤在众人里头遁去。

玠如见丽鸿取道出城，彼此既已交谈过了，即便跟着上去说："城里头游手好闲的人最多，你们倘是出城，我也要出新北门去，可以顺道同行。"丽鸿笑盈盈谢了一声，便公然并肩而行。一路上谈谈说说，由新街走至七星井边，将要雇车，玠如问雇到哪里，小大姐说鸳鸯旅馆。玠如替她们雇了两辆，小大姐说："我们来时只有一辆，两个人同坐很好。"丽鸿微微瞅了

一眼道："尚有一辆乃是他的，要你多说。"玠如会意，跳上车便一同往北。到得旅馆门口，玠如要付车资，丽鸿微笑答称不必，叫车夫向帐房去取。遂让玠如入内，并叫小大姐在前引道，唤茶房快开房门。

玠如进内坐定，茶房照例送上茶来，并打上一盆脸水。丽鸿说没有事了，打发茶房出外，分付小大姐绞了一方手巾，亲手递与玠如。玠如立起身，双手接着，擦过了脸，交还小大姐手内。再绞一方，丽鸿擦了擦手，始问玠如贵姓，是否卫玠之卫，玠如答称正是。还问丽鸿姓氏里居。丽鸿答称："姓薛，敝处姑苏城内。"玠如因与她没有称呼，想起新剧里头的学界中人，见了女界每称女士，故也口称她薛女士，道："请问女士是几时到上海来的？因何知道贱姓？"丽鸿道："先生在蝶花社演剧，高台教育，赫赫声名，令人仰慕。前数天曾在贵社观剧，得睹先生现身说法，因此紧记勿忘。"玠如道："原来如此。怪道我看女士也甚面熟，似乎曾在哪里见过。"若讲究二人的谈风，丽鸿略略多识些字，故较玠如稍雅；玠如本来纯是下流，自从学串了戏，勉强"文明"、"目的"的有了几句新名词儿，但仍格格不通，听了令人作呕。今天丽鸿面前不敢卖弄，所以一个说话中夹着几句文言，一个却纯以土语相对。丽鸿何等灵变，知道玠如胸中并无墨水，这几句讲过之后，也操着普通话儿道，"请问卫先生今天在城内有甚事情，我们恰巧在得意楼相遇？"玠如道："进城并没有事，因今日是中秋佳节，蝶花社虽有日戏，我的戏完得甚早，故此入城闲玩，不意彼此巧遇，真是有幸！"丽鸿道："今天我瞧新闻纸上蝶花社的夜戏，记得是《广寒宫》全本，那是出什么戏儿？"玠如道："那便是《唐明皇游月宫》，乃是一出灯戏，演在八月十五晚上最是应时，看的人一定多些。"丽鸿道："《唐明皇游月宫》真是一出好戏，停刻我定要来瞧，可能烦你留个座儿？"

玠如道："晚上真去，我来请你。但望你来得早些；因上半出有《杨贵妃出浴》一幕，很还看得，迟来了恐瞧不见它。"丽鸿道："杨贵妃谅来定是先生所串，出浴却怎样形容得来？"玠如含笑道："我串的正是杨妃。若问怎样形容出浴，停刻见了便知。我们串到新剧，随便甚么戏儿，俱要串到淋漓尽致才兴。莫说我是男子，你没见过女子新剧的《天河配》，有《银河洗浴》一场，这戏真亏她们演得出呢！"二人哝哝唧唧，渐次因邪入邪，将要说到不堪入耳的话儿，只因天已昏黑，玠如要回蝶花社去，不敢耽延，恐防误了场子，起身向丽鸿告辞。丽鸿订定在蝶花社再见。玠如说："座子预定在东末包内，不必呼唤案目，可叫茶房领座，戏资一定我请。"

丽鸿笑微微谢了一谢，便送玠如下楼。自己令茶房叫些菜来，与小大姐在旅馆夜膳，盘算着停刻看完了戏，怎么邀玠如再到旅馆。膳毕后因交代小大姐少顷到了戏馆，必须如此如此。小大姐唯唯紧记。当下又换过了一身艳妆，叫茶房特地套了一辆轿子马车，与小大姐同到蝶花社而去。各案目见了坐马车来的主顾，纷纷上前招接。丽鸿不理会他，一径上楼，说是卫老板请的，便有茶房过来领座，说在东末包内。丽鸿点了点头，跟着茶房入内。

蝶花社的生意近来甚是不佳，今夜因是中秋，觉得尚还热闹。台上已经开幕，这戏名虽然是《广寒宫》，其实乃昆剧里前半本《长生殿》，从《选妃》一幕做起，也有《定情》、《赐盒》、《鹊桥》、《密誓》、《絮阁》、《小宴》等种种节目。剧中人穿的俱是古装，宽袍大袖，累坠异常，不比得旧剧中向来穿惯，举动皆有步位，且有锣鼓节奏处处相应着它，不致手足无措。新剧冷清清的只有神情口白，古装戏怎演得来？所以丽鸿看了也觉并不十分动目。只有玠如串杨贵妃，长裙曳地，舞袖翩翩，头上梳

着个朝天髻儿，鬓上插着一只珠凤，那装束尚还合度，不过这件舞衣大约从京班里头租来，尺寸既长，身材又大，穿了很不自然，遇到要伸出手来的时候，拘牵得不像样儿。台下喝了几回倒彩，幸亏玠如已甚老练，在台上边勉强挣扎得来，丽鸿却暗替他担着无数心事。

及至演到《出浴》一幕，卸却舞衣，出台时只披着一领杨妃色绉纱的一裹圆儿，便觉玲珑活泼，戏台上布着华清池的背景，把画片画作池栏，玠如由宫女扶入池中，把外罩衣服一宽，显出一身雪嫩肌肤，赤金练大红兜肚，下身只系着一条粉红汗裤。看戏的无耻男女拍掌喝彩不绝。

丽鸿见了，不知为着何故，脸上烘的一红，心口竟跳荡起来。急忙镇住了神，暗想：玠如怎么生得好一身皮肉，世界上真的女子反恐及不来他。这种人若得永和他双宿双飞，也不枉人生一世！故看这幕戏演完之后，便叫小大姐至后台通信，说因学堂里要筹备经费，想借蝶花社演一天戏，请玠如戏毕后到鸳鸯旅馆，与他商量一切。小大姐不认得后台门径，动问茶房，由茶房领着进内。小大姐一一说了，玠如答应准来，不过要卸好了装方可出外，必须至一点钟以后。小大姐回覆丽鸿，丽鸿暗暗得意，以后所看的戏只有玠如演的甚是注意，其余毫不在心。《游月宫》结末一幕，虽有些电光灯彩，也觉甚是平淡。

戏完台上掩幕，看客纷纷各散。丽鸿坐着不动，叫小大姐再至后台，说现有马车在外候着，请玠如赶快卸装，同至旅馆。玠如见她这般心急，正中下怀，只把衣服穿好，略略刷了一刷头发，脸都没洗，随着小大姐便走。丽鸿因见戏园中人散尽，出了园门，坐在马车上边等着。看见玠如出来，急令马夫开了车门，请他上车。觉得一阵粉香直触鼻观，丽鸿向不傅粉，知

道是玠如脸上飘来，自己虽然是个女身，闻了这种香味，竟也有些情不自禁，暗思他若然当真是个女郎，不知要颠倒煞世间多少男子！

说时迟，这时快，蝶花社离鸳鸯旅馆不远，一霎间马车已到，双双下车。小大姐忽向丽鸿衣上一扯，说："大小姐，你几时在嘴唇上点了胭脂？"丽鸿"啐"了一声，掩着口赶紧上楼。茶房送上脸水，先令玠如洗脸，自己也擦了一下，才彼此并坐谈心。此时不比白天初见，丽鸿讲的都是心话，老实叫玠如今晚不必回去，便在旅馆住宿。玠如反说家内没有交代，诸多不便；并言蝶花社订有社规，社员不能在外胡行，若被社长知晓，定须驱逐出社，推三阻四的一定要走。丽鸿哪里肯放，直说至两点多钟，旅馆打烊已久，大门早经下锁，不能出去，方才住下。这一夜丽鸿满怀得意，不必絮表。

次日白天并没日戏，丽鸿留玠如在旅馆午膳，玠如并不推辞。丽鸿盘问他家中尚有何人，曾否已经娶妻。玠如把有个兄长旦桥，一向与他同居，并娶邢蕙春为妻的话一一说知。丽鸿听他已娶，觉得心上有些不快。玠如察言观色，早已尽知，故意挑拨她道："你我可惜相见太迟，否则意合情投，真是天生佳偶。如今不敢把终身误你，只好明来暗去，做一对露水鸳鸯，想来实是可恨。"

丽鸿低着头，半晌没话。后来始又低低的问道："你在蝶花社中演戏，每月里有多少包银？譬如在外再立一个门户，不知可支持得来？"玠如道："在外另立门户没有什么不可，无奈屈你做个二房，叫我心上怎说得去？况你家内一定尚有尊长，虽然远在苏地，一时不及知道，日久岂可相瞒？不知他们意下若何？"丽鸿道："苏州只一老母，近世婚姻自由，谅来没甚阻力，此事倒可无虑。只要你门户支持得住，那却第一要紧。至

于正室、二房，将来两下分居，据我看也没甚分别，不见得第一个大在哪里。”

玠如听她这般心热，因转口道：“话虽如此，万事必须三思而行，我们此时不必急急，且待缓天再作计较。倘你真有此意，难说我另有个处置法儿。”丽鸿听了说道：“除了两处分居，还有什么别的处置？你可说给我听。”玠如微笑不言。丽鸿逼着要问，玠如说：“我们为日方长，缓几天自然要使你知道，此时且慢细说。”丽鸿见问不出他下文，满肚皮操了一回心思，想不出是甚用意，只好急事缓行，暂时且莫再提。

用过中膳之后，说了一番闲话，玠如想到六三花园游玩，问丽鸿去过没有。丽鸿说：“六三花园在甚地方，莫说并没去过，连园名也没有知道。”玠如道：“六三花园在天通庵相近，俗名叫做东洋花园，乃日本人创建。园中不取游资，凡是体面华人，只须拿张卡片进去，便有园丁招待。园中俱是东洋花木，巧扎就的盆景最多，并有樱花、枫树，甚是好看，比别处另有一种风景，不可不去。”丽鸿听了，非常高兴，遂套了一部马车，一同去顽了半天，直至薄暮方回。玠如仍到社中串戏。丽鸿依旧于夜饭后与小大姐同往观剧，留心打听茶房，玠如娶的那邢蕙春是一个何等样人。茶房说便是在俏舞台串花旦的，戏单上名唤畹春。丽鸿想起她品貌很是不错，往后必须细细的下些工夫，方能离间得她，使玠如一心爱着自己。

谁知丽鸿这般设想，玠如与邢蕙春正在落花流水，这几天每天闹到个不可收拾。只因蕙春与白怜儿勾搭，第一夜在俏舞台串戏已被玠如看破，回家后大闹一场，本要借着这个题目逼勒蕙春出去，因看在每月的包银分上，故而没有发作。后来柳飞飞被祖诒告发，蕙春十分得意，以为到堂之后，飞飞一定重办，至少关禁她一年半载，把眼中钉暂时拔去，可以清静数

时；岂知她请了律师，把败诉翻做胜诉，结案时祖诒反受了大亏，心上好不懊恼。飞飞却暗地留心打听祖诒那边的这一封信到底是哪个所写，且桥、玠如二人也帮着她四处密访，凡是与飞飞略有嫌隙的人，自然格外留意。第一个便疑着蕙春，因她先曾嫁过祖诒，近日又与飞飞势不两立，莫要暗地里兴波作浪，乃是她捣的鬼儿？若说她不会写字，难说不托人代写，故又暗疑到怜儿身上；他们两口子近甚密切，倘果干着此事，外人哪里得知？玠如因再三向蕙春探取口风，并至俏舞台暗访怜儿的心腹，无奈一些问不出来，只有蕙春与怜儿两下秽情，近来日子多了，渐渐人人知道，背地里向玠如放风。

一日，有个在俏舞台串小丑的名唤笑笑，因与蕙春配戏，在戏台上忽起冲突，戏完后开会谈判，怜儿说曲在笑笑，罚了他三天包银，暗暗怀恨在心。这天喝醉了酒，遇见玠如，把二人在戏园内怎样要好，在旅馆内怎样奸宿的话尽情说了又说。玠如有了这个证据，那晚回去，逼问蕙春，并有意将写信的事一齐套在二人身上，说不应私通外人向飞飞图报私仇，闹到公堂上去，几乎弄得个家破人亡，心肠真好恶毒！蕙春听了这一番话，兕死觅活的赖个干净，说祖诒处通信一节，非惟没有这事，并且一些不知；旅馆里和怜儿奸宿，可是笑笑做的拉马，或是他在旅馆内当着更夫亲耳得闻、亲眼得见？立刻要与玠如同到后台寻笑笑当面质证。玠如竟也没奈何她。闹过一次之后，玠如再找笑笑说话，笑笑已经酒醒，哪里肯出头做这证人？玠如也因他写信之事本来并没有说，不便叫他作证，这事遂淡了下来。笑笑却因这么一闹，被怜儿开除出社，永远不许再到后台。

蕙春恃着再无反对的人，又恃着写信、犯奸，玠如一些没有凭据，想要把玠如做个祖诒第二，索性借着这一闹吃倒了

他，以后随便什么事情使他不敢过问。故与怜儿一再商议，咬定写信一事无论有人怎样吓骗，决不吐露口风。旅馆耳目较多，究非久长之策，叫怜儿在北门外私下借了一所屋子，别人一个不使知道，两下里暗地往来。外面的事部署已妥，内里头便与玠如终日吵闹，并指桑骂槐的不时牵涉旦桥、飞飞。旦桥虽然有些耐性，飞飞岂肯容她？免不得时时还口，便时时哄作一团。旦桥几次要叫玠如放出手段，竟把蕙春休还母家，不知玠如因甚意思，不肯吐口。

这回玠如遇到丽鸿，依着二人的品貌而论，丽鸿比蕙春年轻，觉得姣艳数分；若说金钱上头，蕙春初来时究还有些金珠首饰，丽鸿看来没有什么；但蕙春带过来的饰物不多时早已完了，只每月里赚着那些些包银，起初果然肯尽数拿将出来，近来不是说做了衣裳，便说添了什么戏里头应用的物件，十块里拿不到她一块，那性气却比初来骄傲。自从与飞飞破面之后，不时哭哭笑笑，吵得个宅乱家翻，令人真是难受。因向丽鸿吐露口风说出另有个处置之法，又因不肯轻易叫蕙春出门，故丽鸿前又不便直说。丽鸿怎知其中曲折。那晚看完了戏，仍叫小大姐邀玠如同回旅馆。玠如托故不去，只称今晚要排新戏，分身不开，明天午后准来。丽鸿不信，叫小大姐后台跑了两次，玠如仍是这一句话。丽鸿满腹狐疑，又不便亲到后台，只好冷清清与小大姐同回，这晚几乎睡都没有睡稳。

玠如演完了戏，虽不到鸳鸯旅馆，却也并不回家，暗暗溜至俏舞台左近，想缉访白怜儿的跟脚。刚巧怜儿从戏馆内出来，坐了一部黄包车往南，不留心玠如掩在路旁，没瞧见他。玠如见怜儿过去，并没有蕙春的车辆，本想便要回去，后又转了一个念头：怜儿向闻他没有家眷，晚间住在舞台里头，这时坐着车子到哪里去？其中事有蹊跷，故也叫了部黄包车，远远尾

随着他。到得北门口，已是华界，怜儿的车子停了下来，玠如也蹬了蹬足，喝令停车，给过车资，抢行一步，见怜儿已经进城，跑入一条小弄之内。那弄口甚是乌黑，连路灯也没有一盏，看不出是甚里儿。玠如想：既然跟到此地，索性跟他进去。七高八低的进了弄堂，见怜儿已在那里叩门，门外停着一辆包车，两盏车灯有一盏点着，隐隐望去，分明是蕙春的包车无疑。车夫阿福似乎在车上打盹，听见有人叩门，方才立了起来。玠如因急站住了脚，不跑过去，等怜儿进门之后，始低低的把阿福叫了一声。阿福听是玠如声音，吃了一惊说："少爷几时来的？"玠如诓称："来了好一会了，你们干得好事！天天和白怜儿混在这里，只道我一些不晓。如今没有别话，你快进去与奶奶说知，叫她赶紧同我回去！"阿福见事已败露，不敢违拗，只得叩门进内。约有四、五分钟尚没出来。玠如等得不耐烦了，在门外高声叫唤，并破口大骂怜儿。怜儿不敢还口，蕙春已跑出门来说："因忘掉了明天戏上的口白，故特地等怜儿回来向他讨取脚本，有甚大惊小怪。"玠如愤愤的道："我不管你头本脚本，且回到家中再说！"遂恶狠狠逼着蕙春上车，自己押在车后，出了弄堂。走至大街上面，叫了部黄包车一同出城。

到得自己家中，便伸手将蕙春两记耳光，顿时大闹起来。旦桥和飞飞已睡，听得蕙春哭喊，又闻玠如在楼下痛骂阿福，叫他连夜滚蛋，不知又为何事喧闹，起身奔下楼来。玠如将亲自踏到怜儿的地点；蕙春真不要脸，完了戏公然先自在内的话说了一遍。飞飞听拿到蕙春把柄，连说："千年老贼终有个败。今天看还有何说？"蕙春尚想把拿脚本的事情辩白，被玠如又是一记耳光，牙齿里几乎血都打了出来，这才不敢倔强，在客堂内只顾哭泣。

旦桥因从前飞飞打了娜娜，闹过一场大祸，心上怕了，恐

玠如也打出事来，劝他不必动手，明天可叫邢少太太到来，问问她女儿这样无耻，应该怎样处治。玠如道："她当真干了这丢脸事情，现在我的眼内，叫了她娘来处治，难道我还要她不成？"旦桥道："你不要她，也得叫她娘来领去，不见得再用马车送还。"玠如道："叫她娘来领去，哪有这种容易！她破坏了我的名誉，怎样赔偿损失？"旦桥道："你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这件事怎办得来？"玠如冷笑道："要办也没有什么难事：她既看上怜儿，怜儿又和她要好，只消明天拿几百块洋钱出来，暗里头算是身价；明里头我说因她在俏舞台串戏，男女混杂，不能约束，恐怕将来败坏门风，故把她送与怜儿；那不是极光鲜、极漂亮的事情？要她自己干去！"旦桥尚未回言，飞飞抢着说道："若照这样了结，岂不太觉便宜二人？依了我的主意，明天告到堂上，把她当官发卖，怜儿罚他几百块钱，或在西牢内监禁数月，那才稍些出口气儿！"旦桥劝阻道："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事打甚官司？小叔既愿这样了结，由他这样了结也好。总之只要把那败货早些请出大门最妙，再留万万留不得她。"蕙春在旁一头哭，一头听着，此时只恨脚底下没有一个地洞钻出去立刻和怜儿商议，问他可有几百块钱，马上与玠如脱离关系，索性嫁定了他。说也诧异，众人正在纷纷嚷嚷的时候，飞飞向地下一看，忽然喊了一声"呵呀！"叫旦桥看地下亮晶晶的是什么东西。旦桥低头瞧了一瞧，也喊了一声"呵呀！"，玠如其时站在窗口，见二人忽然面带惊异，也向地上一看，慌得急忙抢步进内，对旦桥、飞飞招了招手，匆匆的一同上楼，只剩蕙春和包车夫阿福在下。正是：

惊心已泄藏春坞，到眼何来平地波。

要知玠如等因甚上楼，蕙春与阿福在楼下怎样把此事结局，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五百元巧借包银　三万两难还欠债

话说卫玠如缉到了蕙春与怜儿的秘密所在，逼着回来，正和旦桥与柳飞飞商议处置之法，忽飞飞向脚下一望，失声惊诧，旦桥也是一般，玠如因也向地下细看，见窗口外骨都都冒进许多水来，自己的脚底下已经浸得稀湿。原来这几天浦江大潮，凡地势低下的地方都有潮水透进。十六铺沿浦滩一带的货栈，俱把货物浸坏，损失甚巨。四马路、胡家宅等处路断行人，新巡捕房门前竟用小舢板船进出。这是上海鲜见的事，只有前清光绪年间八月初二三内有过一次，这天是八月十六夜半，因东北风甚大，故又平地上淹起水来。飞飞没有经过，故而十分诧异。玠如白天在街上边已听有人说起浦江潮水甚大，若再增高些些，又要漫到岸上，与光绪年间一般；其时幸在白昼，且又没有什么风雨，后来便渐渐平了；如今满地皆水，不是潮却是什么？因招飞飞和旦桥上楼，只剩蕙春和阿福在下。

那潮水越涨越是利害，起初阿福还勉强站着，后来看看要没到足踝骨了，赤着脚冷得有些发颤，急忙跳至台子上坐下。蕙春却盘起了腿，坐在一只单靠椅上，眼睁睁看着地板，一言不发。偏偏这时候天又下起雨来，把玻璃窗打得潇潇作响，窗隙内且有雨点一阵阵飞进屋来。蕙春刚巧坐在靠窗，霎时将衣衫溅湿，要想换只椅儿，又苦两脚不能下地，只好由茶几上扒进里边，大骂"断命天"、"断命潮水"不止。阿福听了，低低的道："少奶奶，你不要怨天恨地了罢。譬如今天，阿福早好到

披屋里去睡了，由他下雨涨潮，梦里头一些不晓，只因为了你的事情，受少爷一顿臭骂，叫我马上便要滚蛋，一时没有走处，才同你在这水牢内受罪，叫我怎样怨着天呢？我想少爷面前先前没有说起这事，不过每月得了白老板和你十块洋钱，担着这绝大风险，真是合算不来；此刻少爷和大少爷、大少奶奶俱已上楼去了，八月里的天气，夜间说长不长，你须赶紧定个主意，并替我想个开脱的法儿；不要天公一亮，少爷下楼，你还没有什么打算，那时怎样对付？”

蕙春叹了口气，答道：“你不听见他说过了么？要白老板拿几百块洋钱出来，我便跟了他去，一点没有什么事情。这分明是在那里敲白老板的竹杠，叫我怎样说得出去？”阿福道：“白老板当真拿出了几百块钱娶回一个人去，敲竹杠只恐也不能算它。”蕙春冷笑道：“他娶我进门的时候，曾花过一个钱么？怎么今天叫我出去，要人家几百块钱，还说不能算它敲甚竹杠？”阿福道：“这就叫做彼一时，此一时了。彼时你心愿嫁他，不要他钱。如今他拿到了一个把柄，要你去嫁别人，没有钱一定不兴。那是他们拆白党手段、恩将仇报惯的，你怎的想不出来？”蕙春道：“几百块钱谈何容易？白老板在俏舞台串戏，叫名是个东家，又是经理，其实每月只有一百块钱，叫他怎样顷刻间拿出几百块来？对他说也是无用。姓卫的下巴一落，当他像个出钱施主，真是眼睛里看错了人。”阿福道：“白老板拿不出钱，你想此事怎样了结？难道卫老板说过了话，明天竟肯罢休不成？”蕙春道：“罢休自然万不能够，我端整与他拚命，看他怎样，杀我？剐我？”阿福道：“杀、剐哪有此事，只防他想不到钱，听了方才大少奶奶的话，真到当官去告你二人一状，你一定受他大累不用说了，只可怜白老板也要受累。倘然在牢监里关了起来，你怎能对得住他？”

蕙春听阿福说出此话，不觉足足呆了五六分钟没有开口，后来始又低声问道："照着你的意思，可是叫我听了他那一句话，天明后去和白老板商议？但除了这一条路，你可替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法儿？你生意虽被卫老板歇掉，缓天我也不是卫家的人了，以后一定仍旧用你，并加给你工钱可好？"阿福道："我生意的事情很小，你的事大；叫我替你想法，我想这件倘能这样了结最是光鲜些儿：白老板一人拿不出钱，你不妨自己帮助他些，白老板谅来有些良心，将来不忘记你。"蕙春道："你认我手头还有钱么？我自从进了姓卫的门，带进来许多首饰与四皮箱的四季衣服早已一些没有的了。你是我娘家用起的人，不来瞒你，说起来真是可叹！"阿福点首道："首饰我不很清楚，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我经手当出去卖出去的，怎么不知？我说叫你帮助些白老板，只要你心上愿意，却还另外有个法儿。"蕙春诧道："另外有甚法想，你快说给我听。"

阿福道："白老板在俏舞台拿一百块钱一月包银，你是一百五十块钱，只要各人向戏馆里预支两三个月，几百块钱有甚难处？好在经理是白老板自己，这事谅来定办得到。众股东倘然有甚说话，戏馆不比别的行业，好脚儿要预支些钱，哪一家戏园不放他支？尽有脚儿本来不要，经理人们倒送给他的。近来新新舞台的谭鑫培听说先付到一万块钱，还惹他搭足架子；临了儿新新舞台为他身上亏本，才唱满了一个月打发回去；连火车都不给他坐，只买了几张轮船票子，动身时很没面子；那是身分拿得太觉大了，以致自取其辱。至于杨小楼、刘鸿声、王凤卿、梅兰芳等，哪一个不是没有唱戏，整千的先拿包银？及到唱完了戏，经理人还买东西送他，巴结他的下次。新剧艺员包银甚小，虽然比不得京班脚儿，但艺员的红与不红，全在叫座与不叫座的分别，却与京班一样。俏舞台所演各戏，只有你们

二人叫座，可算是红极的了，预支两三个月包银，这话有甚说不出口？各股东也一定反对不来。”

蕙春听他这一番话说得很有意思，惟因玠如手段利害，且有旦桥和飞飞帮着，不便叫伶儿出场，当面了割；自己更不必说，没开口先担着一个“差”字，怎再说话得来？想起当初进门的时候，由萧怀策一人说合，如今仍非他不可。因定了一定念头，答道：“你的话果然不错。但即使有了洋钱，少爷不好说话，必得请出一个人来先与他开个谈判方可，这人只有萧怀记土号的萧先生最是出色，不过他利心很重，动一动便想要钱，难请教些。”阿福道：“萧先生么？我听得有人说起，这几天他自己也有什么大事，很是忙碌，本来天天在青莲阁吃茶，近来也没有去。倘然你要请他，天明了我到号中去请，若得此人到场最妙，花掉些些谢意，休要惜它。”蕙春点首称是。

二人商议多时，不觉东方欲白，脚底下的潮水渐渐退了。蕙春立起身来，听楼上玠如等声息全无，谅已睡熟。恰间半空里一阵风，水鸟啾啾乱鸣，仿佛鬼啸一般，蕙春打了一个寒噤，对阿福道：“你听外边可是鬼叫？”阿福道：“天公将要亮了，哪里有什么鬼？乃是一群九头鸟儿，八月里做风潮的天气，夜间不时有的，休要起甚疑心。”蕙春始放大了胆，走至窗口一望，见天上已微微的有了些儿白光，那云头仍乌黑的，浓得如泼墨一般，雨点下得很大，风声也飕溜溜的吹个不住。身上觉得有些冷了，不便到楼上去换甚衣服，只好咬着牙关耐着。

但等曙色大明，便央阿福去寻怀策，哪料不多时仍一人回来。蕙春问他可曾遇见，因何独自回转，阿福摇头道：“非但找不到人，连那土号也封掉了，真是奇事。”蕙春大诧道：“怎么说？萧先生那个土号好好的怎样发起封来？”阿福道：“我曾问过那边邻舍，据说是短了人家的钱，细情却没有清楚。”蕙春不

信道："萧先生近来手头很好，怎会短人家钱？这话恐靠不甚住。"阿福道："我听了也很不相信，但邻舍俱是这么样说。"蕙春道："可晓得人到哪里去了？"阿福道："人在什么地方，一时怎知道他。"蕙春踌躇半晌道："他有他的能耐，即使土号发封，一时避了开去，不久自然便要出来，谅没有什么大不过去。只苦了我的事情，此刻没人出场，如何是好？"阿福道："我也是这么样想。少爷恐怕要起来了，萧先生请不到他，再请哪个与他说话？若论和少爷要好的人，除掉了萧先生，只有白肖湘与蝶花社的秦老板，不知他们可肯帮你？"蕙春道："肖湘当初本要娶我，因我没有嫁他，至今心上不很舒服；秦老板起先我与他有过交情，只因一进了俏舞台，便把交情打断，背后很恼着白老板，此事怎可央他二人？"

正在没有主意，玠如已起身下楼。见阿福尚没有去，瞪着眼珠喝道："昨天我便叫你滚，怎么此刻还在这里？"难为阿福甚有机变，涎着脸儿答道："本来便要走了，只因少奶奶遵你分付，想叫我拉着车子到老北门找白老板商议洋钱事情，我因你尚没起身，不敢答应，不知许她去不许她去。"玠如想了一想道："昨天我既说过卫家不要她这个人了，由着她到东到西，干我甚事！她要和姓白的商量洋钱，叫他拿一千块钱出来，马上了结，少了不兴。"阿福听他吐了口风，接着说道："少爷昨天说几百块，怎的又说起一千块来？"玠如道："别人只要他几块钱，姓白的定要一千。"阿福目视蕙春，隐隐叫她开口。蕙春硬着头皮说道："我进门时你没花过钱，亏你出门要这许多。"玠如道："不是这么样说。当初祖诒娶你，花了多少银子，临了儿还被你吞没多少家私，因是祖诒才兴。如今我卫玠如偏与祖诒翻个背儿，娶你并没花钱，出去却要你一千；没有且看我的颜色，叫你和姓白的俱不能在上海做人！"阿福插口道："少爷这么样说，

你且和白老板商议，他能拿出多少钱来，有了钱不妨再说。少爷不动姓白的手，这样了结，姓白的再要便宜没有；我想少奶奶可赶紧和他说去。"

蕙春听了，立起身乘机想走。玠如对阿福道："这个人我交代你了，怎样去怎样回来，倘有什么别的事情，我便找你说话，谅你也不敢再逼同舞弊，累着自己的保头、荐头。"阿福道："此刻十一点钟多了，至迟两三点钟，决定拉着她一同回来，有什么话你们再说。我是一个车夫，重担子担代不来。"玠如微微点了点头，阿福才拉着车子出了大门，由蕙春坐上，冲风冒雨而去。

到得白怜儿屋内，怜儿尚没起身。蕙春赶上楼去，说他怎么一点没有心事，这样好睡，累人家一夜并没合眼直至此刻。怜儿在床上执住了蕙春的手说："昨夜也是一夜没睡，你们出去之后，心上好如刀绞一般，不知你回家怎么，只恨不能跟着你去。等到天光大亮，急得我口都苦了，精神真是乏极，才勉强闭着眼睛蒙眬睡去，故而此时刚巧落瞑，你却怎样跑了来的？快与我说。"

蕙春将回家后玠如如何发作，如何要钱的话述了一遍，怜儿坐起半个身子，大骂玠如："岂有此理！自己当初并没花钱，怎能说得此话？"蕙春叹息道："俗语说吊桶落在他的井内，收放只好由着他的主张，那是我当初没有眼睛看错了，现在不必说他，只问你可愿意拿出钱来，还是尽着他当官控告，苦我二人身体不着，大不了押几个月完事？"怜儿沉吟道："若是我手头有钱，自然拿出钱去了事的好，你我便可成为夫妇，何等欢喜；但恨一时拿不出来，这便怎好？"蕙春又把阿福代替设法的话说了一番。怜儿闻言大喜，深赞阿福有些主见。遂在床上爬起身来，穿好衣服下床，说："发包银权在我手，戏馆里每天卖下的钱虽由帐房管着，我要拿尽管好拿。但一千块不能依他，至

多给他三四百块，你瞧怎样？"蕙春恐太少了玠如不能答应，叫阿福上楼商议。阿福说："至少必须五百块钱，才能有些意思。"

怜儿便留蕙春和阿福略坐，自己到舞台去找帐房，说蕙春因有急用要借三个月包银，自己也要预支一月。帐房因为数大了不敢应允，又因怜儿是个经理，不便回他，只说银箱内现时没有这许多洋钱。怜儿说没有你可代移一移，卖下钱来还你，否则蕙春晚上请假不肯登台，谁能担着这个风险？至于自己一百块钱，也因有个正用，不能短少分文。帐房见推托不来，只得说马上准替筹备，饭后定有。

怜儿满怀得意，回去告知蕙春，并留他和阿福吃饭。可怜二人隔夜到今，本来水米没有入口，遂到饭店内叫了几样菜来，大家吃了个饱。怜儿又到舞台拿钱，果然如数拿到。蕙春见多了五十，怜儿把这五十块钱钞票取来交与阿福，说："这件事索性托你。停刻如此如此，玠如一定答应，这钱当做媒金，你可收了。"阿福想不到有这样重谢，假意推了一回，笑嘻嘻纳进衣袋内去，说："此事一准这样办法，包管玠如没话。傍晚送新奶奶到门，此时暂且一同回去。"蕙春听了，把钞票、现洋一齐交与阿福，放在车箱里头，别了怜儿，登车仍赶回舢板厂而去。

其时申牌将近，雨点虽已止了，潮水比昨天更大，各处又漫上岸来。经过四马路、大新街一带，几于水深没胫，车辆甚是难行，摇摇的十分危险。蕙春正在担着心事，忽见迎春坊等处有无数顽童在路中掏水为戏，遇有车子经过，没头没脸的向车中乱溅，见了妇女更是厉害。蕙春竟被溅了一胸一脸，要想叫阿福把车子停下，抓住一两个交与巡捕办他，无奈水中停不来，马路上边的巡捕此时也一个没有，只得口中极声嚷骂，并将两手护着头面，连催阿福快走。不防背后又有一个顽童拿着一只旧草帽儿，灌了一帽的水，紧行几步，赶上车子，直渥过

去，恰渥在蕙春后颈里头，湿漉漉涎至背心、两肋，真好难受；急忙回转头来，伸手想去抓他，那孩子已喝了声彩，如飞的奔了开去。引得两旁无赖及马夫等一齐和调，有拍手的，有吹唇的，有狂笑的，闹个不止。好容易跑过楼外楼转角，地势渐高，水势渐小，才算脱了这个难儿。身上已湿得如落汤鸡一般，咬牙切齿的好不恼恨。

及至门口下车，想上楼去换件衣服，哪知衣箱俱被玠如上锁，休想再开。玠如见她浑身是水，知从路上遭了戏侮，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却只当做没有瞧见，不理会她。蕙春找不到替换衣服，在窗口椅儿上一坐，并不开口。阿福已把车子停好，跟上楼来，对玠如道："少奶奶已送回来了，没有我的干系。才说与白老板商量的话，白老板没有洋钱，此刻少奶奶自了自身，向要好的小姊妹内和胡公馆少太太那边借了一笔钱来，请你出张收据，把这人交代与少太太罢，以后去嫁哪个，可由少太太做主。此事请少爷原谅些儿，就是这么样罢。"玠如道："一共取来多少洋钱？"阿福道："一百五十块钱现洋，三百五十块钱钞票，四个地方拼凑成的，我今天奔得好苦。"玠如道："谁要这五百块钱，一定不兴。"蕙春怒道："要也这样，不要也是这样！我娘曾经说过，倘你真不要钱，尽管请你告去。俗语说捉奸捉双，你捉住了我一个，怎能算得数儿？分明含血喷人，敲诈是实！到了堂上，不见得有便宜到你。"玠如听她说话里忽然挺硬，知是有人点拨了她，但也断断不肯相让，顿时在房内又大吵起来。

旦桥和飞飞听见，大家过来盘问。阿福把上项事述了一遍，又把洋钱、钞票放在桌上，点与二人瞧看。旦桥没有开口，飞飞巴不得蕙春快些出去，又见有了这五百块钱，暗与玠如递个眼色，叫他至外间商量，说："这种事打官司没有意思，原是说说罢了；既然她的娘肯拿出钱来把败货收她回去，就是这样

完结也好。"玠如说："恐是怜儿用诈，出去后蕙春一定嫁他，五百块太觉便宜。"飞飞说："既然不要蕙春，出去后嫁张嫁李，管他做甚？况且怜儿不是有钱的人，敲不出来，莫要把事弄尴尬了，反致没有下场；不如趁此收篷为是。"玠如始点头默允。与飞飞一同进房，问阿福道："她的娘既愿把宝货领回，为甚不到我这里来，现在哪里？"阿福道："少太太曾经说过，只要你把洋钱收了，出了收据，我便拿车子接去，一定便来。"飞飞冷笑道："她还有这面皮来么？我真佩服着她。"蕙春抢口对阿福道："你说什么？少太太要她再来做甚！当真出了收据，你便送我到胡公馆去，大不了叫她写张领据，签个花字就是，我不愿意再叫她来。"旦桥道："叫她出张领据很好，免得日后有甚口舌，没有凭证。"飞飞也怂恿着照此办法，不过先要阿福拿到领据，然后准蕙春出去。阿福硬着口答应下来。玠如始收了洋钱，七差八搭的写了一张收条。阿福向不识字，接来交与蕙春，蕙春也看不出来，向着身旁一袋，咬耳朵对阿福说了番话，叫他便到胡公馆去看少太太，愈快愈妙。

阿福便飞也似的到珊家园。进公馆先找图仲，糊糊涂涂的说了几句，立刻要见少太太讲话。图仲也糊糊涂涂的回覆他："少太太现在楼上，你可上去。"阿福倒还有些规矩，不敢直闯，在楼梯下叫了一声，少太太便跑下楼来，问他何事。阿福一本直说，少太太大惊道："大小姐怎又干出这种事来？如今要我出张领据，我是一个妇女，写不来字，叫我怎能答应得来？"阿福道："胡老爷能够写么？"少太太道："他笔底下也弄不来的，这事怎不早些向我给个信儿，我便去找一个人代写。"阿福问找哪个，少太太说是怀策。阿福道："萧先生那边我早上去过，他的土号也封掉了，不知道人在哪里，怎样找他？"少太太道："他现在西门外戚公馆内，我却晓得。"阿福诧道："萧先生怎忽住

到城里头去?”

少太太道:“此事我很是清楚。只因萧先生近来一路顺风,手头很有了些银子,土号内拚命买土;不料这几天市面不好,土价忽然跌落,买进了卖不出去;洋行里的定货却已到了期了,银根兜不转来,硬挺着没有去出,致被公喇洋行告发。萧先生立不住脚,前天因往城内一跑,暂时躲了起来。公堂故把土号发封,并出牌票四处捉他。他急得没有法儿,托祖诒到公馆里找胡老爷,想要写一封信求城里头地方官保护,牌票到了,暂缓签字;一面托贾扬仁到公喇洋行料理。无奈胡老爷因革命嫌疑至今没有取销,出不得场,因此回绝了他。今天祖诒又曾来过,说贾扬仁已去代找但姆,向洋行里头疏通,拿出银子了案,公喇洋行已答应了。这事大约便可松动下来。要去找他商议大小姐的事情,谅还帮得来忙。不过此人非钱不行,况在他正值要钱的时候,更是难请教些;但除了他,一时却又没有别人。”阿福道:“原来萧先生有这等事情,不知他土号里头共短人家多少银子?”少太太道:“听说足有三万多两,这一下恐要把手头所有的钱弄到一个精光,以后土号开不起来。像他这样一个能干的人,遇到洋商交涉,也便没法,真是万想不到。”

阿福道:“他短到人家三万银子,要在大小姐的事情上头生发,想来一些不济。但不知可要前去找他?要去赶紧些些,大小姐立等着这张领据,方可脱得来身。休要时候久了,耽误俏舞台的演戏,罚钱还是小事,禁不得看客闹甚风潮出来,担代不起。”少太太想了一想,道:“不去找萧先生,这据真没人写,自然须要找去。但大小姐上次嫁与玠如,我没收他一个钱的财礼,这回又要我出立领据,改嫁怜儿,难道大小姐没有一些意思到我?这话也讲不过去。老实说,这几天胡老爷因闹了革命,出不得门,公馆里也为难得很。”阿福听少太太的口风,也要到手

些钱，方肯写这据儿，好在他们母女，终究容易说话，因扯谎道："这话少太太休要放在心上。大小姐曾对我说过，只要少太太写了领据，出了卫家的门，明天和白老板同到公馆，大约一定有些意思到你。"少太太始点了点头，说："既是这样，你可马上跟我进城，等萧先生写好，由我签过了字，拿给大小姐去；但大小姐和白老板明天倘然不来，我要找你说话。"阿福连连称是。少太太遂整了一整衣裙，与阿福一同出外。图仲看见，问："到哪里去？"少太太说："便在这里。"图仲也不再问。

二人出了大门，阿福叫好了黄包车，候少太太上车。少太太忽然眉头一皱，站住了脚，说："城里头不能够去，我们再商议商议。"阿福好不诧异。正是：

社会尽多荒谬事，伦常不尽致夷悲。

要知少太太因何忽又不肯进城，蕙春这事究竟怎样了结，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开花会狡兔三窟　赋桃夭野鸳一双

话说邢少太太与阿福从胡公馆出来，阿福叫好车子，等少太太坐了进城，去找怀策。忽然少太太回转身躯，皱眉说不能进城，大家再须商议。阿福认做有甚变卦，忙说时候已不早了，再有什么商议，且等见了萧先生再说不迟，此时休要耽阁工夫。少太太摇头道："你不要忙。我们此刻进城，可是到戚公馆去？"阿福道："你说萧先生在戚公馆内，自然到戚公馆去找他。"少太太道："可又来！我自从大小姐出了戚家的门，和祖诒没见过面，这回怎又到他公馆里去？况且又为着大小姐干了丢脸事情，倘被祖诒当面取笑，叫我怎样忍受？你想如何进得城去。岂不是尚须商议一下？"

阿福暗忖她说得不错，不觉也站住了脚道："这便怎样？"少太太道："只由你一人前去可好？"阿福道："一个人去，恐他这张字据不见得马上肯写，即使勉强叫他写了，没有你亲笔签字，写一百张也是无用，难道再拿出城来补签不成！这样兜搭下去，等到天色已黑，我还没有回去，岂不要把大小姐急死！我想还是这么样罢：西门外有所茶馆叫万年楼，你到了西门之后，且在万年楼上泡茶；我进城去请萧先生出来，你瞧可好？"少太太道："萧先生他自己有大事在身，避进城的，怎肯出城？"阿福道："这却不妨。万年楼开在中国地界，我料他一定肯到。"少太太想除此并无别法，只得点了点头，无精打采的登车而去。

阿福跟在车后，到万年楼门口，喝令停下。付过车资，陪少太太上楼，拣了一个僻静些的座儿，泡好了茶，自己便飞步入城。找到怀策，说明情节，要和他一同出城。偏偏怀策说此刻约着个人，不能走开，必须稍缓片时。阿福恐他有意拿乔，因说："少太太坐在茶馆不便，大小姐又立时等着回话，可否先到了万年楼，回来再和所约的人晤面，谅来也不致误事。"怀策道："我这人约在三点半的，此刻已四点过了，大约马上要来，万万走不开去。你可先回到万年楼，叫少太太休要性急，我一定便来就是。"阿福见逼他不动，只好一个人先自出城。在门口外遇见旦桥，急把身子一闪，在人丛里头躲过。看他踏进门去，暗想旦桥到此做甚？莫非也为了这桩事情，玠如叫他前来？又想玠如既答应了五百块钱之事，不见得再找怀策商量，或者另有别事，且自由它。遂仍回到万年楼，与少太太共望怀策早到一刻，那张纸便好早写一刻，这件事也好早了一刻。

且说卫旦桥到戚公馆去，正是怀策所约，为的却是开办花会事情，所以还约着肖湘，与玠如、蕙春这一桩事毫不相关。怀策要做这个花会，虽由肖湘和旦桥发起，其实他别有深意。只因土号里向公喇洋行多定了几十箱土，起初原是看涨买的，仗着自己近来运好，随便什么事有利可图，故此放大着胆，以为一定能大发其财。哪知一个人的邪运往往一倒便倒，断没有交到老死由你像心足意的道理。怀策刻毒成家，更难久享。自从定购了这几十箱土，那土价逐步飞跌，非但一时脱不来手，连从前陆续买在手内的货也亏折得无可设法。看看洋行里定货到期，拿什么银子出货？遂暗暗起了个倒闭之心。一面叫龙伯清拚命收帐，把现银子放在手头；一面叫卫良新将所有现存的土一齐卖掉，端整大家一跑了事。虽然洋行里定要追究，少不得他分文，往后只须料理洋债，其余往来并一切欠户俱可赖个精

光。故与卫、龙二人商议定妥，正在暗中下手，只少个跑出去存顿的地方。恰好肖湘、旦桥要办花会，戚祖诒又托他谋干事情，遂叫祖诒做了筒主，又收拾出两间公馆房屋，当做会所；更在长浜路设了一个分会。这两处一在城中，一在法界，正好藉此躲避。预备各债户在英界告发，一时提不来人；但恐华界与法租界上究竟人地生疏，万一风声紧急，未免依旧有些不好。因又想在浦东赁所房屋，也去设个分会。浦东栈厂林立，一则可以骗取工匠的钱，二则有事往浦东一走，更觉万稳万安。这天约肖湘与旦桥商议，为的正是这个问题，阿福与邢少太太哪里想得出它？

旦桥先到戚家，不多时肖湘也已来了，只有祖诒尚未起身。怀策亲自去叫他起来，先把浦东地方怎样搞得出钱天花乱坠了的说一遍，慢慢讲到设立分会，大众自然赞成着他；却把自己整备匿迹之事一字不提；众人也俱没想到，只问浦东地方甚大，想设在什么所在？怀策说烂泥渡有现成房屋，已叫卫良新先去看过，房金也很便宜，每月只要十块洋钱。又说："良新和龙伯清此刻土号倒了，没有什么事情；伯清弄得手好帐，我想花会里帐房一席便请他来帮忙；卫良新他曾说起花会是个内家，从前曾经做过筒师，我们筒师尚没有请，可要请他试办几时，你们众位心上怎样？"祖诒听了，满口称许，肖湘、旦桥也没有甚反对的话，便算当场议决，并择定后天开筒，每天两次，午后准三点钟，晚上准九点钟。先从城内办起，十天后移至法界，再十天移至浦东，以后周而复始。又因三处地方的主任人若只祖诒一个，浦东路远，兼顾不来，由怀策担任帮助，派他堂弟碧潭常川住在那里，做个代表，遇到开筒的日子，怀策自己渡浦。

肖湘问："航船、听筒可已预备定妥？"怀策答称："英、法租界的听筒已托几处挑膏店办理，很靠得住；城里头近来侦探甚

多，主张不设听筒；浦东俟开办后再说。航船也已有了四五个人，只少个女航船，曾与祖诒议过，可惜令妹双目不明，不能出外，否则她公馆宅堂最是熟悉，社会上也很认识几个有名人物，真是出色。”肖湘道：“休再提起也湘，她如今与从前换了个人；非但不能办事，并且性格大变，动不动与我吵嘴；这回要办花会，她曾再三不许，你也有些知道，所以我近来索性瞒她。若说女航船现尚没有，我瞧卫家嫂子很是能干，倘然她肯出手，何愁会内财气不旺？”旦桥听说要叫飞飞做女航船，问：“每月可是开支薪水，还是拿取拆头？”怀策道：“嫂子怎好给他薪水？自然是一九提头，兜进来的主顾，不论中与不中，十块钱谢他一块，一个月兜到了千把块钱，也有八十一百块钱进款，你瞧可好？”旦桥听见有这样重酬，答应回家去与她商议，大约有些意思。肖湘等俱各大喜。

怀策见诸事俱已妥洽，在身畔取出时辰表来一看，已经五点过了，立起身来说：“尚有要事出去，你们可再在此谈谈。”祖诒问他何事，怀策随口说：“为了公喇洋行咬定要赔偿他三万银子损失，贾扬仁虽然托了但姆，谈得略略有些通融，无奈限一礼拜便要交款，故约扬仁在法界说话，要去看他。”旦桥道：“你这回真吃了亏了，洋行里要赔三万；连别种货上的亏折，共要多少？”怀策摇头道：“照算须要五万左右，这几年心血搅来的钱一齐丢掉还是不够，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暂时避上一避，慢慢的再清理人家。”肖湘道：“你受了这样大亏，至少须要守上三年两载才能够恢复得来，真是可惜得很。但这花会倘然起色，每个月余上几千块钱，很有一本万利可望。我们这二百块一股的本钱，各人几时拿它出来？”怀策道：“不是你说，我这几天脑筋昏乱，竟把此事没有提起。后天既然便要开办，明天股本定要交齐；我这笔钱早已存在龙伯清处，你们也俱交代伯清

便了；将来帐上倘有错误，他有的实保头可找，你们但请放心。”旦桥道：“你弄到这种地步，这笔钱竟先预备下了，真是佩服得很。明天我们的钱也一准交与伯清便是。”祖诒说：“我的钱现在家内，伯清停刻倘来，我便今日交他。”怀策连称很好，这才别过众人，赶着到万年楼而去。

少太太已等得非常焦急，阿福更眼巴巴的在窗口打旋。看见怀策上楼，迎上前说：“为何来得这样好迟？少太太正要差我再来请你。”怀策道：“实因自己也有要事，以致一时跑不开来；幸亏这里只要写张领据，没有什么别的斟酌，写好了你拿着往北，时候尽来得及。”说着，向靠窗坐定，叫阿福去买张花古柬来，顺便向茶馆借副笔砚。阿福依言整备。怀策把花古柬摊在桌上，磨好了墨，提着枝笔微笑对少太太道：“这种笔据我生平没有写过，看在你和蕙春的分上，只能效劳一下。但俗语说朝廷不差饿兵，不知谢我多少代笔，请先讲一句儿。老实说，这几天我的境况你很知道，也可以不无小补。”少太太听说要钱，低低的道：“这事须和蕙春斟酌，大约少也拿不出来，二三十块一定要送。”怀策搁笔道：“二三十块，客气怎的？我萧怀策不会做个人情。”少太太知他所欲甚奢，呆呆的说不下去。旁边阿福催道：“萧先生，你此刻尽写，有话再和大小姐好说。”怀策道：“写好了再说什么？我姓萧的做事，谁不知先小人后君子惯的，还是说定了下笔的好。”少太太见他不肯落笔，答应了五十块钱。怀策尚不满意，直加到足足一百，始另外要一张纸，春蛇秋蚓般的起了一个稿儿，念与少太太听道：

立领回生女据某某氏。今因已嫁与卫玠如为妻之亲生女蕙春，夫妇失和，两愿拆开。付还卫姓财礼洋五百元，将女领回娘家，另外嫁人。卫姓一无话说，听凭某某氏与蕙春自主。恐后无凭，立此领回生女据存照。

民国　　年　　月　　日立据某某氏　　见领人某某

少太太听一句，点头一句，说他写得一些不错。阿福也说很好，叫他快些誊真。怀策道："我拿你们一百洋钱，你们可知道拿在什么地方？"少太太道："烦你写字费心，自然应分相谢。"怀策摇头道："写几个字，值得什么？我拿你们一百块钱，字句中有个要紧嘴眼，乃是'夫妇失和、两愿拆开'这八个字，何等干净！何等简绝！把撞破怜儿一方面的事情一句不提，既能顾全面子，又好日后堂堂正正的改嫁怜儿，你们想此话可是？况且不写'两愿离异'，偏写'两愿拆开'，离异成了正式夫妻，不经官厅判断，一定离不开来；拆开可算从前乃是姘识，往后连状也不能再告，此中大有出入。我萧怀策办事的颜色就在这点上值钱，所以一百块并非白拿。"少太太与阿福听了，大家赞不绝口。

怀策又把这稿子细细看了两遍，动手要写，问少太太的名字可是写"邢唐氏"，还是写"胡唐氏"？见领人的名字写谁？少太太道："蕙春姓邢，并不曾改姓过胡，自然我应写'邢唐氏'，见领人可把阿福写上。"怀策踌躇道："现在你已姓了胡，写'邢唐氏'只恐前途不认；但写了'胡唐氏'，又与蕙春的本姓不合。这么样罢：单单写了'唐氏'两字，也不写'邢'，也不写'胡'，给他个假糊涂罢。倘然前途问起，你说我母家姓唐，蕙春的老子已死，图仲又不干他事，自应单用唐氏出名；况又有见领人担着肩子，谅他也说不出甚话来。"少太太把拇指一伸道："难为你的大才，如此很好。"怀策始七歪八欠的誊上花古柬去。足写了半点多钟，闹得满身是汗。阿福看天快黑了，等他一写好，便叫少太太签字。少太太划粗竖细的描了一个十字，交给阿福，拿着便走。怀策也与少太太下楼，说："这一百块钱明天必须叫阿福送来，免我差人来取。"少太太点头答应。大家各

散。

怀策仍回到戚公馆，等候卫良新、龙伯清、萧碧潭三人到来，交代他们开筒等一切办事细情。少太太回胡公馆去，静候明天蕙春和怜儿到来，看他们有多少孝敬。

阿福拿了那张笔据，飞也似的到舢板厂，时光已近上灯。蕙春望眼将穿，恐怕少太太有甚阻隔。玠如已叫老妈子端整夜膳，一个人坐着吃饭，预备到蝶花社去。旦桥出外未回，大约尚在城内。飞飞指桑骂槐，在隔房数说着蕙春的许多短处。阿福不去听她，一上楼便把那张笔据交与蕙春，并说："少太太叫你快些回去。"蕙春看也不看，叫阿福交代玠如。

玠如吃好了饭，展开细看一遍，虽然识字不多，这几句尚瞧得出来。只因单是唐氏出名，问阿福这张纸是哪个代写，因何少太太的姓氏不全，有甚用处？阿福把怀策代笔，并蕙春姓邢，少太太现已姓胡，故此不便书写的话详细述了一遍。玠如问："这个花字可是少太太的亲笔，还是也由怀策代签？"阿福道："签字自然亲笔，旁人哪里肯代？"玠如又问："见领人既然写着你的名字，因何没有签押？"阿福道："萧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字须当了你的面儿才签，不能够一齐签了送来，恐你相信不过。"

玠如始在抽屉内寻出一枝破笔，一锭残墨，交与阿福，叫他快签。阿福要找砚子，玠如说："砚子不知放在哪里，一个字磨什么墨？将就写上是了。"阿福遂用些津唾将笔头吮润，在墨上拓了几拓，蘸得浓浓的写上纸去。岂知太浓了，写不开来，又把笔头在口内一吮，却又淡得化做一团墨糊，勉强涂上两笔，弄得画不像画，字不像字，只好就此算数。

玠如接来在怀中一袋，恶狠狠对蕙春说道："你可滚罢。从今往后谁也不认得谁！"飞飞听这边房内说话，跑了过来问：

"可是这张字据已拿到了？"玠如点了点头。飞飞道："便宜这个贱货，马上便好出去；平时怎样嚼舌，说我们叔嫂间的坏话，今天却现在我的眼内，看她真有面光！"蕙春气愤不过，要想还骂几句，阿福催着动身，说："时候已七点多了，俏舞台今夜的戏，第一场你便要出台，休再耽搁时刻。"蕙春才忍着怒收拾东西。想要拿只箱子出去，玠如哪里答应，说："房间里的物件，谁敢动它一动！"飞飞更杀形起的拦住着她，差不多想动手要打。蕙春见势头不好，只得回转身移步出房，大骂玠如负心、飞飞无耻，一路的嚷下楼去。阿福已拉好车子等着。飞飞尚说车子也是卫家的东西，不准带去。阿福只当没有听见，等蕙春一坐上去，拔步飞奔出了弄堂，往俏舞台而去。

可叹蕙春嫁了玠如一场，临了儿除身上穿的一身夹纱衣服，坐的一部橡皮轮包车之外，其余一草一木不能带得分毫，以后成了个光身体儿，真是咎由自取！况且将来的结局，弄到个更觉不堪。警梦痴仙因有一首《荡妇吟》，叹那世界上的荡妇道：

谁家少女忒风流，但解春情不解羞。

只恐狂花飞入溷，胭脂狼藉不胜愁。

闲话少提。仍说蕙春到俏舞台，夜戏已将开幕，只等着她一人。怜儿已急得心乱如麻，一见了便叫她快些扮戏。阿福说大小姐夜饭尚没有吃，怜儿说来不及了，只好叫盆炒面，将就充饥。一面催她赶紧化妆，一面和阿福说话。阿福把少太太起初不肯签字，想要得些财礼，并怀策写这张领据，敲足一百洋钱之事约略述知。怜儿一句并没开口，听他说完之后，答称："这些话停刻可交代蕙春，等她怎样对付。"阿福觉着，暂且不言。

直等夜戏演完，问蕙春今晚可是胡公馆去，还是到老北门。蕙春说："胡公馆去做甚？"阿福又把上项事略述一过说，

“胡公馆今天不去，没有什么不可，明天必得去一次儿；怀策这一百块钱也须带与少太太送去，这种人迟不得他。”蕙春皱眉道：“再要拿出钱去，哪里设法得来？”阿福因自己担着肩胛，替她穷思极想，又想出一个法来：因怜儿本没娶妻，叫他索性发分喜帖，面子上请吃喜酒，暗里头讨取人情；再向俏舞台的股东并同社各艺员面前吐句口风，叫他们俱送洋钱，想来二三百块钱收得起来。蕙春甚是赞成。哪晓怜儿不允，说这件事张扬开去不甚好听。还是由蕙春出面，再借一个半月包银，将来按月扣除，不必另筹别法。蕙春无奈，答应下了。端整明天再向帐房说知，取了钱交代少太太去，怀策一百，少太太也是一百。这晚竟与怜儿一同回去，从此公然算做夫妇，暗中把玠如和柳飞飞恨入骨髓，打算徐图报复。

玠如自蕙春出门之后，到蝶花社演完了戏，便往鸳鸯旅馆去找丽鸿。说昨天一夜没来，在家中闹出一桩奇事。丽鸿问是何事，玠如叫她猜上一猜，丽鸿怎能猜得出来，玠如隐去撞破蕙春行止一节，只说：“因她在俏舞台男女合演，声名有关；几次叫她出社，执意不听；故于昨夜大闹一场，把她休回母家；以便另娶一房，同谐到老。前夜你所说的话，可以即日实行。以后不必住在旅馆，竟可选个日子，正式结婚，你想此事可好？”丽鸿听了，有些不信，佯怒道：“人家真心对你，你不应把巧话骗人。哪有好端端的夫妇，忽然两下走开之理？分明有意拿我闹顽，我岂听不出来？请你休要再说。”玠如笑道：“你不信么？我有件东西给你瞧瞧，可能算得真凭实据。好在你精通字墨，一见了便知道我并非谎言。”说罢，在怀中取出少太太那张领据，交与丽鸿。

丽鸿展开一看，始知真有此事，不觉喜出望外，一时反说不出甚话来，只言：“既是这样，我佩服你有此手段。但你家内尚

有兄嫂，可曾把此事说知？他们心上怎样？"玠如想了一想，道："我们弟兄并没分炊，自然随便什么事情俱要商议；况我叔嫂间最是要好，这回驱逐蕙春，嫂子也很出力；闻你有心嫁我，心上甚是欢喜，你进门后一定两下合意；不比蕙春平日与嫂子不和，以致兄长也甚恼她。"丽鸿道："蕙春因甚不和？"玠如道："她无事生非的，每喜干预诸事，譬如叔嫂间多讲了几句说话，背地里便要疑心，你想这种人怎样久处得来？"丽鸿道："原来为此。你给我说明白了，往后便好留心。但我婚姻虽可自由，家中究有老母，必须写信通知，等候回信到时，定期进宅可好？"玠如道："苏州的信该要写去，回信却可不必等她，我们尽干我们的事，这才叫做真正自由；倘然要等回信，禁不得有甚阻滞，或有什么婚约上的要求，岂不就费事了么？"

丽鸿半晌不语，后来说："婚礼虽用文明，但家属怎能不到？况且聘礼一切须得我母主持，怎可草率得来？"玠如道："文明结婚的聘礼，不过交换一枚戒指，最是容易，若有别项条件，便不是文明办法。你极文明的一个女教习，怎说出这句话来？"丽鸿道："交换戒指，乃是结婚时一篇刻板文章。我说的聘礼一切，大凡女子嫁人，若有父母在堂，父母前不能没些交代。我母只生我一个女儿，怎能没有一些意思到她？"玠如道："依了你的心上，可是想寄些财礼到苏？不知要多少数儿？"丽鸿把那张领据一指，道："你拿蕙春的五百块钱，给我寄到苏州很好，并不要你自己破钞；不知你可能够答应得我？"玠如倒觉呆了一呆，暗思丽鸿真好利害，见了这据上的五百块钱，便想出这个念头。后思任凭她有怎样本领，落在我卫玠如的手内，只要她到了家内，将来看事做事，自有处置之法；此刻不妨权为懵懂，称着她的意儿。当下因一口允许，只说既有财礼，必要请两个媒人。丽鸿笑逐颜开，说出自己一方面一个人来，叫玠如

也请一个，三天内便可结婚。正是：

妾自恋郎郎恋妾，郎能防妾妾防郎。

要知这一对拆白、躺牌成为夫妇，与邢蕙春改嫁了白怜儿，将来各人怎样结局，再看后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惨话别气伤屈伯申
闻密拿急坏胡图仲

话说薛丽鸿与卫玠如磋商婚约，要玠如五百洋钱财礼，玠如答应了她，说必定两方面要个媒人。他们一个躺牌，一个拆白，各人有各人的用意，真算得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丽鸿虽喜玠如年轻貌美，定要嫁他；但钱财上也很留心，不比蕙春大意，肯一个钱不要，白白的送上门去。这回嫁白怜儿，更暗里头自己贴钱。

玠如要两方面有个媒人，明知丽鸿是个躺牌，根脚究没十分清楚，假使没有媒证，日后休要闹出什么事来，落了个人财两空，岂非笑话，因此有意探她。丽鸿却随口说出一个人来道："媒人本来怎能没有？我一面请表叔介绍，此人现在上海，姓杜名唤锵华，曾在地产公司办事。不知你想请谁？"玠如听"杜锵华"三字耳中甚熟，问是哪里人氏。丽鸿道："原籍苏州，久居上海，与我已故母舅尤石芝拼同做地产生理的邱好仁最是要好，社会上薄有微名，认识他的甚多。"玠如道："可是五短身材，酒糟鼻子，三十多岁年纪，能操各处土音的么？若然果是此人，与蝶花社社长秦开新交好，我一面便请开新如何？"丽鸿道："五短身材，酒糟鼻子，一些不错。秦社长既然与他相识，你请秦社长很好。"

二人正在商议，忽见茶房进来，向丽鸿耳畔说了句话，丽鸿答称："请他在会客厅略坐，我便下来。"玠如诧道："此刻已一点多了，还有什么人来看你？"丽鸿道："那是幼年间一个同

学，我曾托他买些东西，不知怎样此刻才来。”玠如立起身来，道：“你要会客，我昨天因和蕙春吵嘴，晚间少睡，身子甚是疲倦，也要回家养息去了，明天午后见罢。”丽鸿道：“你今夜还要回去做甚？这人说几句话马上就要走的，我们大事尚没议妥，怎要回去？”玠如道：“介绍人既已议定，没有什么议了。苏州的信明天你一准写去，五百块钱聘礼，缓天交介绍人送来。结婚便在旅馆举行，不必另借地方。结过了婚，一同回家，你想再有什么别的事情？”丽鸿昵声道：“别事即使没有，你也不必回去。”玠如道：“我们既已成了夫妇，往后的日子长哩，至迟三五天内，便当正式结婚，结婚后便永在一处，今夜实因身子乏极，不能陪你，让我去罢。”

丽鸿见当真留他不住，始把手中那张领据还了，起身含笑相送，两个人遂一同下楼。至会客厅外廊分路，丽鸿向玠如俯了一俯香颈，便进会客厅去。玠如想看会客厅内那个客人究竟是谁，因正中门帘遮着，四面的窗俱是最新式五色起花厚玻璃的，瞧不见人，始徐步出外而去。

丽鸿进了客厅，似笑不笑的叫了一声：“伯哥。”那人手中拿着一包东西，春风满面的叫了一声“丽妹”，便要打开这个包来。丽鸿止住他道：“包中可是剪的衣料？且同到楼上坐去，我有许多话要和你细说。”那人诺诺连声，拿着包便跟丽鸿上楼。原来此人是屈伯申，这几天阿翠管得松了些些，昨日又到过丽鸿那边。丽鸿因天气凉了，叫他代剪衣料，备做棉夹衣服，今天特地剪了送来。

二人到得房中坐定，伯申一段段取将出来，乃是一件老九章云华缎袄料，一件杭州纬成公司纬成缎袄料，一段王义和月华缎裙料，一条绮霞缎裤料，一身丝枪呢袄裤料，一件丝枪缎袄料；另外是一匹二尺阔、五丈长的咸章永新发明高花绉纱，

一条锦绸被面，丝光灿烂的堆了一台。丽鸿看了，心中暗暗甚是欢喜，脸上却幻出一种不豫之色道："难为你剪了这许多东西，叫我真是过意不去。"说着向小大姐使个眼色，叫她一齐收拾起来，锁在一只东洋手提柳条箱之内，并叫她泡了壶茶，分付不必侍候，自到后面去睡，自己掩上房门，与伯申细细谈天。伯申初意送了她这许多衣料，一定非常欢喜，与平日见面时的亲热自然更是不同，哪知大出所料，只寥寥数语之外，面上一点没有笑容，想不出是甚意思，满肚皮揣个不住。

丽鸿候小大姐去后，微微叹了口气，对伯申道："伯哥，你今天来得好晚，若是早些到此，我便给你见一个人。"伯申讶道："是哪一个？"丽鸿道："休要说起。今天我来了一个表叔，名字唤杜锵华，带着一封苏州来的家信，你道到此做甚？"伯申道："想是府上有甚要事，要你回去。"丽鸿摇头道："若是要我回去，去了便好再来，没有什么不可。谁知另有一桩大事，此事不说也罢，说时你一定心上不快。"伯申更大惊道："你表叔带来苏州家信，干我甚事？不见得我们上海的事俱被苏州知道，叫你表叔来说些什么，或要寻到我的身上？倘使真要寻我，我便花些银子，托你表叔介绍，不妨竟然把你娶了；家中不便居住，尽好另外借所房屋，决不使你吃一些亏，你瞧可好？"丽鸿道："承你有此美意，我岂不知感激？无如表叔此来，非为着你的事情。偏偏他暗中与我作伐，写信到苏，向我母亲请了一张庚帖，寄至上海。此事我半点不知，如今那家把庚帖算对，回覆表叔。表叔又写信赴苏，那信上边的说话不晓得写得怎样天花乱坠，以致我母听信了他，竟然许了婚事。今天覆信到申，叫他与我说知，明后天我母便要亲到上海办这事儿，你想叫我怎样对付？"说罢，低着头恨恨不置，却偷眼望着伯申的神情。

伯申听一句惊讶一句，及至听完，蹬足答道："目今中华民国婚礼文明，你又是女学教员，更不该有野蛮恶俗，怎么你母听了表叔的话，竟把强迫手段制你，难道你不能和表叔辨白一下？老实说这婚事万不愿就，心中已另外有人，且看他怎样下场。"丽鸿道："这些话我怎的不说？无奈他把《孟子》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八个字顶住着我，说我既然读书识字，便不该违逆母命，不听冰言；文明结婚，乃是西俗，中国人万不相宜；被人背后非笑，说新人自己择汉，不知羞耻。我被他这一席话气得昏了，再也说不出甚话来。那时你又没有到此，否则我想索性使你和表叔见面，叫他看看你的人才，访访你的家世，比他替我作伐的那家如何？他或者自知不合，挽回得来，如今已没有说了。我好好一个文明女子，被他们搅糟到此种地步，这是中国家庭专制的苦处，真是可叹！"伯申闻言，沮丧道："如此说来，你这婚事万万不能转圜了么？但不知你表叔所说的这分人家在上海什么地方？新人是甚姓名？可在学堂读书，还是已经在外办事？"丽鸿道："我只知这分人家姓卫，住在什么地方，新人是何职业，气极了没有问他。更可恨的是表叔说前途老法对亲，新法结婚，只要我母一到上海，便须择期办事，大约不出一星期内。你想可不是更脏死人么？"

伯申不听此话犹可，一听时觉胸口冲上一股酸气，直贯顶心，大骂杜锵华枉为表叔，怎把表侄女这般逼迫！不顾人家心上愿意与否，只由姓卫的做主；又怪丽鸿的娘不该听信媒人，把自己亲生女儿对着这不如意亲事，并且生生的便要送与人家。越说越愤，越愤越气，几乎忘掉了在旅馆之内，一声高似一声，若是旁人听了，仿佛一个人在那里发疯一般。

丽鸿恐旅馆人多，大是不便；又见他分明动了肝火，古语说柔能克刚，落得使些柔软手段，把他刚火遏住；然后用说话

打动，多少诓他再拿些洋钱出来：这衣料算是送了一分添箱，洋钱便算做压箱钱，新嫁娘到夫家使用。因轻轻的将手在他口上一掩，又把身子略略一俯，颤声说道："你这样发火怎的？我们今夜仍在一处，可知道尚余缘未尽；既是余缘未尽，安见得不后会有期？此时正应耐着心儿，预计日后再图欢叙之事，发火有甚用处？还是大家早些安睡，从长定议为是。休要明后天我母一到，再想两下说一句话，恐比登天还难，那就来不及了。"

伯申听罢，果然忍住了火，不再暴跳，只问怎样再图欢叙。丽鸿催他快些宽衣上床，自己也把衣裙卸下，向着床上一钻，倒在伯申怀中，握住了他的两手，说道："我两人这样合意，万不料婚姻无望，竟难地久天长！一半虽由家庭专制酿成；一半也是你家中的河东狮子威逼丈夫，这几天把你拘住在家，坐着无罪之牢，一步不放出外，以致我这里许久没到，不能两下磋议，作先发制人之举，真是可惜。如今生米已成熟饭，眼见得挽回不来，只有商量后会一法。总之我这身子虽然不得已嫁与他人，我这条心将来终在你的身上；只要你也与我一样，永远有我在心！古人说海可枯，石可烂，此情终不可灭，彼此必有重见之日，安见不能天从人愿，这婚事失而复得？不过，我虑的是手内无钱，日后倘需运动婢仆一切，苦于不能办事；不运动又一定脱身不来，这真是一个难题。不知你怎样替我想法，才能达到目的，以免一误再误？"说毕，探起头来，向伯申脸上一望，着实溜了一个眼波。

伯申此时意乱心迷，只恨自己不好，没先下手，以致就口馒头竟被他人夺去。这事比了戚祖诒抢娶惺惺更是不同。惺惺乃青楼中人，丽鸿是个女学教习，人格比惺惺高贵，爱情亦比惺惺浓厚。故此她思前顾后，才想到这后会一层，岂可辜负

美意？因用好言抚慰她道："蒙你这样情深似海，我屈伯申人非草木，将来岂有不思重圆好梦之理？至于金钱运动一节，料尚有限，我能担任得来，明天当送二百块钱存在你处，你想可好？"丽鸿喜道："只消有了这笔费用，日后何愁大事难成？二百块即使或有不敷，不妨再为设法。但我尚有句话，明天你只能差人到此，自己不便再来，恐我母亲已到，非但断难会面，且恐闹出祸来，你须小心才是。"伯申诺诺连声。丽鸿心愿已偿，以后在枕上边假惺惺说些离别话儿，并言眼前畅叙只此一宵，反劝伯申且撇伤悲，共图欢乐。这一夜，薛丽鸿使的手段真算得甜酸苦辣四字俱全，只把个屈伯申搅得哭不出笑不出了一夜。

天明后，丽鸿防玠如到来，便催伯申起身，只说恐她娘乘早车到沪。伯申不敢留恋，只得怏怏而别。临行时，丽鸿问："这二百块钱何时送到？"伯申说："回到公馆，即便差人立刻送来。"丽鸿始送他下楼，又一步步送至门口，以表依依之意。伯申此时又怜又痛，又恨又悲，又苦又气，回到公馆之后，果然取出二百块钱钞票，交与一个心腹马夫送去。那马夫取了乌油油一绺头发，香喷喷一方丝巾回来，说是丽鸿亲手交代，作为回信，并叫上复主人，算是留别纪念：头发取百年不朽，且表将来有结发可望；丝巾上印有小照，见物如见人一般。必须什袭而藏，不可随手抛弃。伯申接了这两件东西，越发如醉如痴，坐不住立不安的在书房内旋了二三十个圈子，后来把二物锁在书箱之内，准备于无人时把玩，免被阿翠瞧见。好得这天阿翠因隔夜出外去叉了一夜麻雀，直至天亮始回，此时深入睡乡，故而这些事俱没知道，伯申一夜不归，也没与他吵闹。

伯申却被丽鸿这么一搅，竟致七情伤感，害起病来。当晚微有寒热，在公馆内没有出去。次日起，寒热大作，一天重似一天。到得丽鸿与玠如结婚的那日，伯申卧在床上，热得狂言谵

语的只是发昏。阿翠心上大惊，请了无数医生替他诊治，也有说是伤寒的，也有说是伏暑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中国医生不能奏效，只能去请西医，改用西法，服的俱是药水，身体热盛时用冰块取凉，哪知也一些不见轻减。阿翠慌至各庙烧香，求神许愿；并请星家起课，女巫看香，和尚念经，道士拜斗，足足花掉了好几百块洋钱，哪里有甚用处？病至十天左右，阿翠忽然听了女巫的话，中西医生一个不请，每天只向神前求取仙方，不是一撮香灰，便是三钱灶心土、七根朱灯心的胡闹。

看看病势十分厉害，伯申在上海并无亲族，只有一个远房的屈世仁，平时也不很往来；这回阿翠差人去报了个信，世仁始与四太太同来探望。那天阿翠去求的仙方，乃是五钱熟地，三钱西潞党参，煎好了正想要吃。屈世仁别的事心地拘执，举止乖谬，医学上因幼年间父母要他习医，读过《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书，并曾看过一部《临诊指南》，所以略略有些门径。见了这一张仙方，跳起来道："这是冬令补药的《两仪膏》陈方，岂是治病用的？无论人体有了风寒，不能受补；即算他本原亏弱，也要冬季里才能吃得这种腻补之品，否则决不相宜；况且寒热症必有内邪，发热到十天以外，神识昏迷，皆因内邪未清所致；若将此药吃下，把内邪一齐闭住，休想再能宣泄。这分明不是仙方，乃是一张鬼方，吃下去可以立时成鬼，万万试它不得！"叫阿翠休把病人的性命作儿戏。阿翠尚不信道："据你这样说来，菩萨赐的仙方可以吃坏病人，菩萨在那里造孽了！何以吃了仙方病愈的人大家到庙内还愿，俱说菩萨灵验，没一个埋怨着他？熟地、党参既是补药，一定伯申病得虚了，菩萨故此叫他滋补，我们凡人怎可违拗？想来还是吃的为是。"

世仁怒道："伯申是屈家的人，我也姓屈，虽然房分远些，究是本家。不知道他吃这仙方则已，既然被我知道，怎可坐视

他不死于病，竟死于药？这仙方断不准吃。你们只知道菩萨灵验，不知仙方俱由人造，乃是庙里头的僧道借着菩萨敛钱，吃好了，是菩萨的功；吃坏了，却还不敢怪他。只恐一年中吃仙方死掉的人正是不少，一个个在枉死城中叫屈。这些话，我幼时节从师学道，几个高明医生俱说过的，并言遇到仙方医坏的病，十个里有九个不救；很怪地方官轻视人命，不把仙方烧尽禁绝，贻害百姓不少。"说着，愤愤的叫四太太动手，把那盏药快些倾去。

四太太听了世仁的话，举起碗来，热腾腾的倾入床前一个紫铜痰瓶之内，不留涓滴。阿翠还合着掌连声念佛口呼罪过，又说今天这样藐视仙方，恐前两天所吃的药也俱无用。世仁当做没有听见，只问她索阅得病时起始的一切药方。阿翠在写字台抽屉内取出，一张张铺了一台；世仁看了又看，其实也两目青盲，看不出哪一个的脉案写得真切，哪一个的病情识得的当，哪一个的用药好在何处、坏在何处？只摇头说："医生请得多了，把病人当做一个药垛，也很坏事。"

阿翠说："非但请过许多中国医生，并曾请过西医，也是无用；没奈何才向菩萨去求仙方；如今仙方又不许吃，不知道怎样才是？"世仁道："与其乱服仙方，自然还是服药，上海名医很多，难道除了这几个请过的医生之外，便不能另请别人？"阿翠道："我是一个女流，怎晓得外间哪个乃是名医，请来一定看得好病？你可能举荐一个？医金不必论它，须知并不是我算小，将来受屈家说话，肩子上担当不起。"世仁想了一想，道："伯申的病，先请中医，后请西医，又服仙方，肚子里头的药不知搅得怎么样了，最好请一个中、西医道兼全的人，先把他吃过各药研究一下，到底可曾吃错，然后再由他仔细定方。但这个人哪里去请？"

屈四太太在旁说道："中国医生兼西法的，我倒想着两个。"世仁道："你哪里知道什么医生？必是在哪一处听来的野话，断靠不住。"四太太道："这两个人是白肖湘与我说的，一个唤平戟三，一个唤甄敏士，俱住在白克路永年里内。也湘目疾初起的时候，曾请姓甄的看过，一口说她瞳人反背，无法可医，可见得很有本领；那姓平的听说内科最精，诊脉后能决人生死，治疾也兼参西法，社会上很有名誉，怎说我听的野话？"世仁恍然道："不是你说，我倒忘了，这话肖湘也曾说起，他二人俱并不挂牌，有人邀请诊治，医资也向不计较，真所谓医家有割股之心，实是难得。我瞧伯申这病最好去请那姓平的，有救也未可知。"阿翠道："不挂牌怎样去请？只恐定要有个熟人介绍。"世仁道："熟人尽可不必，只消备张卡片，自己的马车很便，可叫马夫驾车去请，包管一准便到。当初肖湘请姓甄的也没有什么熟人，闻得二人脾气相同，本领也不相上下，不过姓平的是华医参用西法，姓甄的是西医参用华法。伯申此病据我看应请华医，故去请平戟三最好。"四太太也说内症请姓平的为宜。阿翠因取出一张卡片，分付马夫阿三配好马车，立刻就去。

阿三依言找至永年里内，见公馆前先停着一辆马车，那马夫是龙飞马房内的，问他到此何事，他说珊家园胡公馆里的胡大人在此看病。阿三点了点头，拿着卡片入内，只见戟三正在与图仲诊脉，不便直闯进去。屋内走出一个车夫，问阿三何事，阿三递过卡片，把想请出诊的话说知，并问可要挂号。车夫答道："这里向来没有号金，不必花什么钱，但此刻有人看症，你且略待片时。"说罢，拿着卡片进内。少顷，便出来道："主人说看好了这一个症，和你一同前去，叫你在外略等。"阿三唯唯出外。

且说图仲得的何病，因何而起，今天来请戟三诊视？只因他艳羡初次革命举事的大半非富即贵，这回二次革命，故拼命钻了陶泰的门路，由陶泰介绍与呼图但，替革军办了两次军装。虽然手头弄了些钱，不料革军失败，陶泰、呼图但等俱逃得无影无踪；他因没有跑处，硬头皮仍在上海住着；但心中从此怀着鬼胎，躲在公馆内好久不敢出去。

这几天隔得日子多了，觉得风头已过，始渐渐重又出头。有一天到四马路长乐吃茶，隔桌上有两个人谈天，说的俱是捉拿党人的事情：某人已在某处拘获；某人已于某日枪毙；某某等现虽漏网，各处缉捕得甚是厉害；某某等现闻匿迹上海租界，政府派了无数侦探暗中缉访，访到了定要责成交涉使身上，商请捕房签字，要求领事引渡，性命一定难保。图仲心地糊涂，一听风声紧急，以为照此说来，租界上的党人不能受外人保护，拿住了死多活少，只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奔回公馆，好像夹脚跟已有侦探跟着一般。见了少太太诉知一切，虽然少太太再三宽慰，说中国官在租界上权力有限，谅来没甚要紧，图仲哪里肯信？就从这一天起，坐立不安，饮食锐减，竟便生起病来。镇日价只喊心跳，额角上冷汗如沈，一到晚间睡在床上，休想合眼；一合眼便状如梦魇，大呼小叫的直跳而醒。

少太太知他受了惊恐，把金戒指煎了一碗金汤，叫他服下压惊，哪里有甚功效？又在灶头上点了香烛，买了三十六张茅山甲马替他叫喜，也是没用。病到四五日后，身子一天亏弱一天，精神更一天恍惚一天。听得有人高声讲话，或是前后门有人叩门，吓得眼睛直竖，背脊上一阵寒冷，那心房震荡一个不住，一些按捺不来。少太太叫他延医诊治，他又怕被人知道隐情，执意不肯。少太太急得没法，这天想到了平戟三，此人并不悬牌，与别的医家不同，请他看治最是隐僻。图仲方始应

允，惟不肯请他上门，说自己的公馆门口以后无论何人不能使他知道清楚，因套了一部马车，由少太太陪着就诊。那身子已虚飘飘的，上车时半些气力没有，俱由马夫扶着，真是可险。

戟三诊了他的脉象，验过舌胎，问他这病已有多少天了？少太太说将近十天。戟三又问："贵省哪里？"图仲说："是浙江温州。"戟三道："此病最好回府将养，休再住在上海。"邢少太太听了大惊，急问因甚缘故。戟三说出他的病情，仍一口劝早些回去。正是：

祸福无门由自召，死生有命曷归休。

要知图仲得的究竟何病，戟三劝他回去，果然回去与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保人险巧图赔款　设阴谋帮夺家私

话说胡图仲请平戟三看病，戟三劝他早日回乡，图仲尚不甚介意，邢少太太急问何故。戟三道："此病状类失心，大约因从惊恐而起，病根乃在神经，最称难治，断非药力所能奏效。惟有赶紧回乡静养，一来乡间空气充足，可于病体适宜；二则回乡后或能把诸事撇开，饱食安眠，希冀精神回复；否则耽延日久，病情大是可虑。你们须仔细斟酌。"邢少太太道："病源说得果然不错，但神经症闻得乃是发痴，他还不至这样利害，或者并不要紧？"戟三摇头道："神经狂易，神经怔忡，病状虽殊，利害则一。但狂易之疾，只须精力强盛，本源未亏，倒还易治；怔忡心肾交枯，其实更难着手，你们哪里得知？"邢少太太恳道："医生虽然这样讲解，但今日须请开个药方，倘能有救，感恩非浅。至于回乡一层，且候服药后再议，但愿无须回去最妙。"戟三道："中国治怔忡的方药无非朱砂、茯神等树皮草根，哪有什么力量，非我不肯开写，只因吃下去如冷水沃壁，断无实效可见。你们必要服药，还是服保心丹最妙。但此物药房、药肆俱无，只有南市一家教民奉为家藏珍品，不肯轻易出售，须觅熟人往购。否则三马路中法药房的艾罗补脑汁治神经病也颇有验，不妨购服数瓶，且看服后可能轻减。万一依旧无效，据我看到底回乡为是，听不听却由着你们。"

邢少太太见戟三执定不肯开方，知道病势甚是凶险，再恳也是无益，遂与图仲起身告辞。戟三说："方子虽然不开，但回

去吃了哪一种药，明天的病情怎样，我当亲自到公馆覆诊，不必劳动病人再来。”说着要图仲开个住址。图仲面有难色。邢少太太说他病中不能写字，亲口告称住在珊家园咸德里内，由戟三将笔录出，始送他二人出门，自己也遂上车飞也似的到屈公馆去。

屈世仁尚还候着，延接登楼。戟三诊了伯申的脉，问起病前可曾有甚愤怒之事，阿翠在旁回说没有，伯申却在床上把头微点。戟三又问起病这天晚上边可住在外面，阿翠说他在外碰和，伯申又在床上摇头。戟三揆度隐情，已知大概，叫世仁陪至楼下开方说：“贵本家所患的病乃是伤寒，只因得病时肝经感了郁愤，所以肝脉忽弦忽数，与寻常伤寒症人不同；又因那晚住在外面，或有些不规则的举动，以致肾脉隐呈伏象。但此事似乎瞒着家中，不便说破，请你上楼仔细问明，以便下药。病势虽甚凶险，只要药能对症，当能挽救得来；惟恐讳疾忌医，那就不可说了。”世仁听了这一番话，疑信参半，立刻回至楼上，向病人低低的问了一遍，果然皆有其事，暗服戟三医道高明，察病竟如目睹一般。随手向阿翠要了从前许多医生的药方，下楼交与戟三，并将病人所说的话一一告知，大赞戟三脉理精深，非常钦佩。戟三把各药方看了一遍说：“除了仙方之外，尚幸并无大谬之药；且病人年力正强，虽然耽误得日子多些，尚可奏功。”当下遂定了一张表邪托汗、平肝开郁的药方，订定明日覆诊而别。

世仁拿了这张方子，如获至宝，马上差人到蔡同德配了药来，煎与伯申服下，始与四太太回去。次日复往探视，知道服药后出了身汗，病势大有转机，心中不胜欣喜。正要叫阿三端整马车，去接戟三覆诊，戟三已坐了包车到来。覆过了脉，说症已轻减，可保无虑。当下把原方加减数味，并谆嘱家人小心

服侍，大约七八天定可起床。伯申在床上谢了又谢，叫世仁留他用些点膳。戟三哪里肯吃，回说尚有一处要症，急须往视，登车遂赴咸德里胡公馆而去。

图仲正服了补脑汁，邢少太太迎下楼来，说："昨天回来之后，保心丹因难觅熟人，无从购买，故买了一瓶益脑水，照了它的仿单，当晚服过两次，觉得夜间甚是好睡，今日心跳也好了些些，大约很有功效。"戟三点头道："惟愿有效最好，但不知今天的脉象何如。"说罢，叫少太太领着上楼。先瞧了一瞧面色、眼神，少太太取过三四本书放在桌上，当做脉枕，戟三说："今日带有听筒，且听他内部可有损坏之处，无须切脉。"因把听筒放在图仲胸口，息心静气的听了片时，叫他依旧安睡，只说了句："益脑汁水既然对症，尽可再服。"遂取了听筒下楼。少太太跟着下去。戟三嘱付她道："此症心、肺二经已经受损，要望痊愈，大是难事。今天若依表面察看，似比昨日有些起色，此乃得有药力所致；但药力究难久恃，只恐数天后便须转剧，那时更无良药挽回。俗谚说药能医病，不能医命，正是此症之谓，我实没有别法可想，最好仍请早些回乡。"说毕，欷歔不置。

少太太闻图仲病到这般沉重，只惊得半晌无言，惟问倘使他回到温州，途中可能无事？戟三说："若在十天八天以内，谅还可以抵家，再迟只恐危险。"少太太益觉心寒胆战。送了戟三出门，回至楼头默想：若送图仲回乡，温州人地生疏，自已又非正式嫁他，难免不生意外口舌；不送回由他死在上海，可怜两手空空，丧费无着，替党人办军装得下来的回扣，连日开门七件，俱靠着它，早已将次用尽，哪有余钱办事？况且温州是花烛夫妻，将来赶到上海，倘然有甚说话，怎样对付？因呆呆的坐在一张藤椅之上，只顾出神。

图仲忽问："方才医生听过了脉，可说我这病几天能愈？今

天曾否开甚药方?”少太太不便实说,只称医生但叫静养,并没别话,也没有开甚方儿。图仲怒道:“我这场病,自己晓得尚还没碍,不过胃口不开,晚上不能安睡,以致精神恍惚,怎么请他诊了两次,连方子都不肯开?看来姓平的名医二字,乃是虚有其表。只因不取人家医金,人家遂把他抬举起来。若然当真是个名医,这种病可以向病人保险,吃了三五剂药,马上一天好似一天,我这才佩服他呢!”少太太听说到保险二字,顿时触动脑筋,暗想何不叫图仲去投保人险?倘使果有不测,拿到赔款,非但足敷丧用,并且还绰乎有余;至于温州方面,不妨预先写封信去,关照一声,等她到上海来也好,不来却也没有什么。主意已定,当向图仲把话说知。图仲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事事由着别人做主,故即决议于明日实行。

到了次日,少太太仍旧雇了一辆马车,陪图仲至著名的永寿人险公司投保。哪知保险行须要请医生验看,没病的才肯收取保银。图仲病到这般,医生岂有验不出来?自然一口拒绝。图仲气得几乎发昏,说:“医生太觉胆小,像我这样的人,眼前虽然有些小病,缓几天怕不调养复原?”但洋人不能与他争执,只好另换别家。

怒吽吽与少太太复至益寿公司,恰遇萧怀策也在那里。问他到此何事?怀策指着一个少年,说是陪他保险来的。少太太看那少年,衣服甚是华丽,年纪三十不到,一张黄胖脸儿,左颊上有条疙疸,身躯并不甚长,肌肉却颇肥壮。十指粗得如棒槌一般。因问此人是谁。怀策低低的道:“此人姓宋,别号名贵,崇明人氏。家资巨万,近日到申游玩,乃是新结识的朋友。偶然谈起保险有益,大凡有钱的人,越富越想发财,故此叫我介绍,先保十年。医生前天已经验过,说他身体无病,保险金收下的了,现等保险单签字。此种人莫说保他十年,二十年、三

十年不会便死。眼见得将来十年满期，保险行照例给还，或者续保下去，真是个好主顾儿。”又问二人可也是保险来的？少太太回称正是。怀策向图仲一瞧，道：“图翁的面色不好，近来可是有甚贵恙？”少太太道：“略有些身子不快，好几天了，故想特来保个险儿。”怀策摇头道：“临病保险，外国保险公司只恐不愿担这风险，何不向中国公司保去？”少太太道：“他这病不过有些精神恍惚，每天依旧起来，其实并不要紧。难道保险公司这样胆小？”怀策道：“保不保权在医生，你们既已到此，且等医生验过再说。”

二人话犹未已，宋名贵的那一张保险单已由大班签好了字，交代出来，令图仲进内会晤医生，察验体质。怀策把单子接来，交与名贵，本想要去，少太太留他稍坐同行。哪知医生验得图仲的病体已危，与永寿公司一般不肯收保。图仲怒不可遏，说保险行请的医生俱是绿豆般的胆子，防着人家有病即死，实是岂有此理！

少太太见两处医生一样回覆，正与戟三诊视病势暗合，明知图仲不久人世，暗中愈觉发慌。因闻怀策说中国公司可以投保，问他哪一家靠得住些。怀策举荐亦寿公司，资本充足，很靠得住。不过办法不同，保险费乃是按月一收，共分福禄寿三号，福字最大，每月也只五六块钱，倘有不测，照例赔款。公司中有一定章程，可以取一册来细看。至于投保的人有病无病，不必验看，只须给他一张照相，以防日后顶替，其余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少太太听了喜道：“有这种公司很好。可能费你的心，替图仲介绍一下？”怀策道：“那是极便的事，我马上替你去说。公司巴结生意，包你明天便有保单送来，自己可以不必前去。”少太太更非常满意，当下一同出了益寿公司，分道而回。

图仲因这两天内劳顿了些，精神益发不济，回到公馆之后，竟便卧床不起，少太太问明了他温州的住址，央人写了封信，连夜寄去。次日，怀策果然送到保单，向少太太取了保洋，并图仲的一张照片而去。临行时说："图仲若能病愈最妙，以后按月解款，不可延误，一延误照例便要把保费充公。万一有甚不测，向公司领取赔洋，仍须介绍人经手，以免纠葛；且病时先须告明公司，他们有人前来查视。"少太太唯唯紧记。

流光如驶，图仲的病渐渐一日重似一日，饮食一些不进，神识越发昏迷。戟三既已回绝，不便再请。尽人事请了个翁朗忠，吃了三四帖药，哪里有甚功效。温州的家眷却已到上海了，图仲的正妻厉氏生性非常蛮横，带了一个侄子同来。这侄子名唤其泰，年纪二十向外，乃是个贪酷小人；图仲没有亲生儿子，应由他承继为后，照例得受家业。未到上海的时候，只道图仲在官场混了一世，不知挣有多少家计，一团高兴与厉氏启程。及至一进了门，见公馆中一无所有，早已大失所望。又听平日厉氏说起图仲所娶的小老婆乃是扬州妓女，如今忽然换了个苏州人，仔细盘问，始知是个姘妇。前娶的人已经跑掉。图仲从前家信上头并没提起，所以一些不知，此时怎有少太太在眼内？

厉氏更视少太太如眼中之钉，初见时因彼此没会过面，大家点了点头，尚勉强说了几句说话；后来知道姘识细情，便说："好个不识羞的寡妇，怎么到了四十多岁，熬不过尚要姘人？真不要脸！"少太太听了，又气又怒，说与图仲并非私识，只因扬州讨来的人跑掉，才娶她至公馆当家。厉氏哪里肯听，少太太叫她去问图仲，无奈图仲已病得口俱不开，两眼直睁睁的望着厉氏，不知他心上怎样。

厉氏又怪少太太不肯早些写信，有意到图仲病危，方才关

照，使夫妇间见了面不能讲话；其泰也是一样的说。少太太真觉有口难分，都到个只好哭泣。厉氏又言："图仲尚没有死，俗语说上炕尚要讨个利市，怎么这样不知忌讳？难道竟要巴他早死？老实说，这病愈了便罢，倘有三长两短，休想安稳过去！"少太太一个十分来得的人，见了厉氏，正是克星，被她这样一说，竟即止住了哭，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没奈何去找蕙春，想与她商议个对付之策。蕙春因改嫁与白怜儿，少太太要她一百洋钱财礼，七拼八凑的拿了出来，心上甚是不快，母女间重复失和，冷冷的不很往来；所以图仲害病，她还没有知道。及至少太太与她说了，反怪少太太本来不应再醮，自已错了主意，如今有甚法儿可想？气得少太太心头咽住，幸亏有两个鼻孔，否则一口气几乎回不过来。恨恨的坐了片时，想起怀策近住在长浜路上，还是此人有些识见，不妨去找他商量；并叫他关照保险公司，免得日后有甚藉口。谁知寻到长浜路去，偏偏这两天住在浦东；次日寻到浦东，又说即刻往西门戚公馆内去了，依旧没有遇见。白白的摇船过渡，空走了许多路儿。戚祖诒那边又万不便去，只好托人写信去请。

好容易直到第三天的旁晚，才得把他请到。刚巧胡其泰这天没有出去，坐在楼下，怀策与他没见过面，一进门动问姓氏，知道是图仲的侄子到了，说话间定要留神；因称闻得图仲有病，彼此乃是好友，故而特来探望，余事一句不谈。少太太深喜他善于应对，偷空咬了一句耳朵，约他出外讲话。怀策想不出一个地方，少太太说："一枝香可好？"怀策因自已的事尚没十分料理清楚，英界上还不便十分露面，改订在法大马路鸿运楼内。又恐其泰见疑，不能不亲至楼上一次，顺便见见厉氏的面儿。上楼后看图仲病势昏沉，双睛深陷，额角上亮晶晶、

滑腻腻的液汗溢出，显见只在一两天内便要呜呼哀哉。又见厉氏坐在床口，怒容满面，竖起着两条眉毛，抠进了两只眼珠，鹰爪鼻、高颧骨，天生一副凶脸，知道决不是好惹的人，勉强说了几句套话，即便告辞下楼。其泰也防着有甚别情，亲自送他出外。

少太太等怀策去了片时，始慢慢的溜下楼去；出了门，看其泰可在后面钉着；幸喜他并没出外。遂叫了部黄包车，连车钱也没有讲，到鸿运楼，给了他一角洋钱，如飞的寻上楼去。怀策眼快先见，招呼她入内坐下。堂倌来问用什么菜，少太太看桌子上已经有了两个碟子，两碗汤炒，自己万吃不下，回说不必再点。堂倌笑嘻嘻背着菜名，定要她点一个儿。怀策代点了一碗虾子海参，堂倌始答应着走了出去。

怀策问少太太："找我怎么回事？"少太太把厉氏到申，如何发话，如何撒泼的情节大略述了一遍，要怀策代替想一个善全之法。怀策听了只管皱眉，回说："厉氏这一个人，即刻已经见过，面相甚是厉害；就是其泰也非好人；看来早晚必有一场大闹。她究竟是个正室，你又没有生得一男半女，怎样抵敌得来？"少太太道："男女她也并没有生，所以带着一个侄子，一面孔来管领家产。谁知图仲有几个钱，早被扬州人一齐卷去，此刻两手空空，连吃用也是不够，他们却哪里肯信？认做我一定匿了起来，冷言冷语的昼夜絮聒，真是难受。并且听他们的口风，将来图仲真有不测，温州一个钱没带出来，所有棺殓一切，俱要靠托在我的身上，你想我可担当得起？"

怀策道："棺殓费幸亏你有些主意，替图仲保了个险，明天我赶紧叫保险行来查过，死后这笔赔款一准马上好拿。用在他的身上，谅已足够的了。怕的是图仲棺殓之后，他们钱虽不拿出来，却偏把你当做姘妇，使一个龌龊手段，把棺木盘回温州，

抛你一人在申，那时你想怎样？”少太太道：“他们盘柩回籍，本来我不愿意跟到温州，替死人去披麻守孝，受着他们的冷气。自然仍旧住在上海，这倒一些没有什么。”怀策微笑道：“他们盘柩回去，肯空着手不拿东西走么？公馆里一草一木，说起来俱是姓胡的遗物，不姓胡的拿它不来。这时你只剩得一个光身体儿，岂不受了大亏？故此据了我的意思，要争应争在棺木上头。你拿出钱来替图仲棺殓，必须要厉氏偿还丧费，方准盘柩回去；没有钱，便把家具扣抵。以后你仍姓你的邢，不再去姓他们的胡，这才一刀两断，彼此能割绝得来，叫做明吞暗算之法。否则往后怎样度日？你须仔细想去。”

少太太被怀策数言提醒，暗思老公馆内的一切家具，嫁图仲时，不要的俱已卖了，不好的俱已丢了，值钱的、心爱的现俱带在图仲那边，办起来也值好几百块洋钱；就是图仲手中，虽说他家无长物，箱子内四季衣服，客堂内、房间内的红木器具，没有八百一千块钱，休想成得这分人家。若被厉氏夺去，自己一无所有，将来不但衣食无靠，连动用东西也一些无着，真个是度活不来。因呆呆的半晌不语，堂倌端上菜来，一些吃它不下。

怀策正想劝时，忽见门帘外有个人影一闪，偷眼向外瞧去，仿佛乃是其泰，因急缩住了口，索性步至外边细看，果然真是其泰无疑。想是处处防着少太太的脚跟，暗暗跟了来的，少太太还没有瞧见。因急回至里边说知，叫少太太快些回去，心上休要着急，图仲真有不测，必须紧记着方才的话，按定了神，与他争这棺木第一。至于保险赔款，届时你拿单子给我，一定由我送来，可以尽请放心。少太太听其泰果然暗地跟来，心上“砰”的一跳，明知不便在此多谈，只得点了点头，立起身来想走。怀策叫她且慢，先到外边去兜了一转，见其泰独自在隔壁

一间座内坐着喝酒，好得乃在左边，跑出去无须走过门口，断瞧不见，始与少太太递个眼色，由她一溜烟下楼而去。

怀策回至座中，吃了个酒醉饭饱。其泰虽在隔座，没留心少太太出去，竟然并未瞧见，一个人喝了些酒，听隔房声息全无，甚是诧异。蹑着步出外张探，忽已不见了少太太，只有怀策在那里独酌，倒觉吃了一惊，不知她是几时去的；懊悔自己要紧吃酒，没把说话侦探清楚，只闻到了开头的几十句话，尚有一句没一句的不很清楚。怀策明知其泰在外面张望，故意只当做没有看见，不招呼他。吃完了叫堂倌开好帐目，写在胡公馆名下，大踏步下楼回去。其泰见没有法想，随意吃了碗饭，也要下楼。堂倌送上帐来，共是一块二角洋钱；伸手向身边一摸，只因走得匆忙，一个钱并没有带，硬叫堂倌记帐。堂倌不认得他，哪里肯依；无奈取去一只时辰表来暂押。这表乃是到了上海买的，只值两三块钱。堂倌见帐上边为数尚小，勉强收下，放他出门。

回到公馆，见少太太坐在房内，正恨一肚子的恶气无处发泄，遂向厉氏把上项事略述一遍，说少太太不应与外人饮酒，商量家事。少太太恃着当场并没撞破，一口赖个干净，并称："既然亲眼得见，何不与姓萧的两下照面，问问我们商量什么事情？为甚家里头不好讲话，要约着到酒馆里来？"其泰说不出起初要想秘密侦探，不便见面，此时反觉没有话说，弄到个老羞变怒，与少太太争闹起来。厉氏帮着其泰，恶狠狠更是难受。病人躺在床上，这时候正值回光返照，心上似乎有些清楚，要想和各人说话，只因嗓子已经失音，舌根又已吊住，半句也说不出来；只把手指在枕上边拍了几拍，皱着眉拚命的挣出一些声息，仍一个字听不明白。少太太看他可怜，况且究竟是自己虚心，才让了他们几句，渐渐的安静下来，却已足足闹了

半夜。

厉氏憋着气倒头睡觉，其泰也下楼去了，只剩少太太陪着病人。到得下半夜精神疲乏，也在床前蒙眬睡去，至天明后始醒。瞥见图仲两手撮空，双睛直插，喉间痰起，鼻内气微，比隔夜转了病情，看那大势便要发脱，惊得大声叫喊。把厉氏与楼下的其泰一齐叫醒，尚怪少太太有意做闹，不许她大惊小怪。少太太不愿意看这惨状，并不愿意与厉氏等共在一处，负气跑出房去。恰好保险行有人到来验病，上楼看了一看病状，知道命在呼吸，只问少太太要了翁朗忠开的几张药方，研究一回便去。其泰坐在房中纳闷，到马路上游玩去了。厉氏虽在房中，绝不把病人放在心上。

到得午饭时候，其泰回来吃饭，见图仲眼闭口开，直僵僵的挺着不动，喉间那一口痰也不响了，将手在他额上一按，冷得竟如冰块一样，分明死去已久，始假意哭叫起来。厉氏免不得也大声哭嚷，其实眼中哪里有泪？少太太听房中一阵哗闹，知道图仲已经死了，才上楼去想送他的终，又因素来最怕死人，不敢走近床前，只老远的站着号泣。难为她口口声声呼着"天"字，不防被厉氏听见，不答应她，大喝："你的夫主姓邢，死得久了，谁要你在此哭天？我们胡家没有你这个人！"止住着不许她哭。少太太见事已如此，已抵拚着一场大闹，哪里肯让？厉氏越喝，声音哭得越高，并捶台蹬足的带骂着图仲害人，生前不该造这个孽。厉氏见喝她不住，动手要去掩她的口。少太太乘势向厉氏一个头拳撞去，正撞在她小腹之上，喊了一声"呵呀"，两只缠得半大不小的屈死脚站立不稳，一交跌下地去；便在地上大哭大嚷，说是图仲死了，少太太欺侮孤孀，有意打她。顿时闹得房间内沸反盈天，却把死人的身后事情大家一些不管。正是：

百年自古谁无死，两大从来不可容。

要知厉氏与少太太这一闹闹到甚样，图仲如何棺殓，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两雌孀拚命闹丧　一荡妇甘心受绐

话说胡图仲已死，邢少太太满口哭天，厉氏不许，二人争闹起来。少太太撞了一个头拳，把厉氏撞倒在地。此时其泰帮着厉氏大骂："好个不要脸的淫妇！怎敢在此撒野？"抡起拳来竟想要打。幸亏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娘姨，一个公馆里的老二爷，虽然俱是下人，却还识些道理，连忙上前劝住说："老爷既已死了，商量后事要紧，不可这样争吵，被邻舍人家听见，岂不要当做话柄？"其泰始缩住了手，厉氏也在地上爬了起来。少太太仍青天长青天短的号个不住。可叹图仲糊涂了一生一世，此刻死了，房中两个家婆争夺一个"天"字，闹得落花流水。在生时绝不想既有正妻，不该在上海又娶一个，且不向温州说明，自然你要算是正室，我也要算正室，大家各不相下。虽然此种事社会上头尽有，其实最是败坏伦纪，大凡做家长的，生前万万不可这等糊涂，以致死后生出许多口舌，大可以此为鉴！

邢少太太哭了又哭，虽不知她眼中有泪与否，那声音却愈喊愈高，口里头的唠叨更愈说愈多。至于商办后事一节，老娘姨与老二爷虽是这么样说，全不在她心上。厉氏看了又气又怒，回答老娘姨与老二爷道："老爷年纪并没甚大，身子本来是好好的，怎得会死？只因姘了这个淫妇，遂把自己的性命送掉。如今怎样盛殓，只要这淫妇对得住他，我不来管这事儿。"老娘姨岔口道："太太与老爷究是花烛夫妇，休说这激气话儿。

老爷身后的事想来应须太太作主，棺木该用何号，衣衾该做该买，必得赶速定夺。租界上不比内地，死了人，须在二十四个钟点以内马上收殓，防有疫气传染；若是过了钟限，巡捕房定要查罚，一些迟延不来，请太太上紧为是。”厉氏依旧推在邢少太太身上。其泰也说要邢少太太拿出钱来：“她在上海每日享福，老爷所有的钱，俱在她一人手内，温州半个没有，不是她出资棺殓，我们拿什么办事？”老娘姨听了，不便再说，只好劝少太太住哭，请她主裁。

少太太本已喊得喉都哑了，乘机停住了号，回说：“老爷哪里有什么钱交代过我？我只晓得温州向有家产，不能叫死人数着椽子不棺殓他。”厉氏道：“温州你晓得有甚家产？可是你贪着死人温州有钱，才姘他的？那可你先前看错人了！”其泰道：“无论温州有钱没钱，这人既然死在上海，不见得把死尸载到温州去殓，且看她怎样发付？”三个人你言我语，从白天说到黄昏，依旧你推着我，我推着你，毫无商议。老娘姨见两方面俱不受劝，死的乃是胡家的人，与她并不相关，只得睁着眼看她们怎样结局。姓胡的又并无亲族在沪，没有一个公断的人。

直到次日早晨，老二爷实是看不过去，向图仲的几个朋友处发丧，请他们同来处治。第一个是萧怀策，胸中早有成竹，只因在鸿运楼露过了面，不便说话，暗叫乌燕桂与甄兰坞等发议，说图仲死在床上，收殓是刻不待缓的事；温州即使有钱，没有带到上海，远水不救近火；此事只好少太太竭力设法，不能冷眼看着。少太太仍说一钱没有，除非拿家具出去变卖。本来人已死了，这分人家便要消灭，留着它也是没用。乌燕桂道：“拿东西出去变钱，一时怎来得及？无论租界上钟限厉害。就依着天气而论，此刻尚不是寒冬腊月，一两天可以耽搁得来。

我听得图翁在日曾在哪一家保险公司保着人险，何不把赔款领来办理丧事？谅已足够有余。少太太你可把保险单取将出来，我们大家商议商议。”少太太道：“死鬼曾在保险公司保险，果是有的，这是我替他想出来的法儿，只恨想得迟了；他身子已经有病，外国公司不肯担保，由萧先生介绍与中国亦寿公司。即使领到赔款，也只有几百块钱，我往后要靠着度日。不能够顾着死人，不来顾我活人，你们朋友也替我打算打算。”

甄兰坞道：“死人要顾，活人更没有不顾的道理。你把这钱办了丧事，等温州拿出来还你可好？”厉氏一旁答道：“温州图仲有甚财产，拿什么东西还她？况且图仲投保的险，这钱自应用在图仲身上，她本来不是胡家的人，有甚名分拿着赔款？”乌燕桂道：“嫂子这话可说错了。图翁先生在日，既然把上海嫂子娶进公馆，怎能算她并不姓胡？”厉氏道：“姘妇不能算娶，我断断不承认她。”其泰也道：“照例我是嗣子，也不愿认这晚嫁人做嗣母，辱没我们胡氏的门第，到温州去受人笑骂。”少太太听二人这么样说，顿又动起火来，捶臀拍腿的当众哭嚷。厉氏便也对哭对嚷一个不住。

乌燕桂等见仍劝不下来，私下与怀策商量。怀策说：“图仲是昨天午后死的，若照钟点计算，已有十六、七个钟点去了，少太太即把保险单拿出，到公司去领取赔款，至少也须两三个钟点，怎再办得来事？依了我的主见，还是燕翁手头来得些儿，看在死人的分上，先借一二百块洋钱给少太太料理丧事，然后再劝她拿出保险单来。好得这保险由我介绍，领款时必须由我到场，借的钱决不至于落空。”乌燕桂摇头道：“我哪里有什么钱借给人家办丧？”怀策附耳说道：“我不是叫你白白借的，倘你当真借给少太太二百块钱，还你时包你变做三百，那时你怎样谢我？”乌燕桂不信道：“世上哪有这等重利？”怀策把

鸿运楼与少太太密议的话告知，又说："此刻厉氏与其泰二人俱是老口，咬定着收殓了不肯还钱，少太太下不来场，我们落得穿个扇面，且把图仲殓了，看他们怎样夺取灵柩，再劝少太太把保险单与屋子里的大小东西一齐霸住，由着厉氏母子怎样把死人搬柩回温，少太太怕不要从重相谢？二百变做三百，尚还算不得多，难说竟要变四百哩。"燕桂始点头答应，惟二百块究竟胆小，叫怀策也拼凑一半。怀策这几天花会上甚是发达，出来时由航船交到五十块钱，带在身旁，因一口应许五十，尚有五十叫兰坞设法，以便通力合作，说话时可以多一个人。兰坞听有利可图，五十块为数不多，勉强筹办得来，因也满口应允。

三人计议定妥，由燕桂当场发表，叫大家不必吵闹："我们朋友不忍坐视，现愿各人凑出钱来，先办丧事，然后由着你们再闹家务；此时各人不许多口。"厉氏不防有此一举，觉得没有说话对付。少太太也莫名其妙，两眼望着怀策，见怀策暗暗递了一个眼色，始也缩住了嘴，并不作声。其泰年纪虽轻，盘算甚是厉害，听说各人拿出钱来办丧，想了一想，对燕桂道："承诸位老伯好意，替我故父措资办丧，可算得是殁存均感。但故父有妻有子，怎能使诸位老伯费心？若说这钱乃是权借，不知借后由哪个奉还，请诸位老伯分付一句，以后可以遵命办理。故父虽说身后没钱，保险公司的赔款可以算是他的遗资，不知是否把此款抵当，取来时分还诸位？不过保险单不在我母子手内，将来须请诸位原谅。"乌燕桂道："令先尊有妻有子，本来谁要朋友收成。只因你们互相推诿，一时间委决不来，才想出这一个权宜法儿。日后归还我们，自然在赔款上头。保险单不在你母子手内，我们个个知道。"其泰始没有什么别的说话。少太太闻借款仍要在保险上归还，正想开口，怀策阻道："这是我

们朋友公同议决的事，再有哪个多一句话，便是哪个不是，我们不答应她。”少太太才不再开口。

怀策遂在身畔取出五十块钱，交与少太太道：“这钱你可收着，先把丧事的应用各件备办起来。”又叫燕桂、兰坞二人快些回去取钱，立等应用，二十四个钟点以内虽然断来不及，傍晚时大约已可大殓，稍差三四个钟点，捕房谅还没有什么，再迟定要闹出事来。

少太太把洋钱交还怀策手内道：“我是一个女子，知道丧事里要备甚东西？此事索性费你的心才好。”燕桂也说：“婚丧喜庆各事，怀策最是在行，只有费心他料理一切。”怀策便收还了钱，略不推辞，只与众人商量图仲入殓时穿何种服色。厉氏说他前清是个有功名人，该用前清顶戴，不要什么方巾道袍；其泰也是这么样说。怀策问：“既用前清服色，箱子里箭衣、外套、衬衫、棉袍谅来一定俱有，不必另备；只消备花衣云肩与铺绒帽子，方头朝靴及被褥衾枕等物。但既用了前清冠服，必须要用前清排衙，所有站堂、执事、僧道、礼乐人等，断不可少。待我马上唤去。”说罢，便出门去备办一切。一经了他这只手，七八块钱的东西，帐上定开十块，一两块的也要加上三角四角，不必细说。

及至诸物备齐，回到公馆，燕桂与兰坞的钱俱已取到，商议购甚棺木。燕桂说：“木行里的婺源靠得住些。”怀策嫌它价贵。兰坞说：“城南有一个让棺会，听说定价甚廉，工料也很结实，材身建段居多。”怀策又嫌路远不及。议来议去，仍由他到作铺店内买了一口退光黑漆的杂拼棺木，外观虽甚好看，内里头的木料其实七拼八凑，不知是什么东西，实价七十块钱，报销了足足一百。

诸事俱已定妥，天光将近断黑，遂由土工动手棺殓。公馆

里不能停柩，商议入殓后停在什么地方，厉氏想暂寄会馆，少太太拚命不许。厉氏说："丈夫的棺木应得由我做主。"少太太也说是她丈夫，不愿意寄在会馆，日后载回温州安葬，必须葬在上海。于是又大费唇舌，哭哭嚷嚷的闹个不止，甚至两人各愿以性命相拚，差不多要打将起来。仍由燕桂等再三议劝，一准在栖幽公所暂寄，回温州不回温州的话，且等明日三朝上再议，这才勉强定夺。土工已把死尸穿好衣服，载至楼下。道士先生抄写阳眷上的名字，以便设召，孝子自然是其泰出名，孝室只写得厉氏一人，少太太大不答应；后由怀策作主，添了"唐氏"二字。贳器店赁来的麻衣，女衣裙本有二套，被厉氏匿起一身，不许少太太穿，孝堂里又大声哭骂。怀策叫贳器店再去拿一套来，硬给少太太穿上。拾柴泼粥的闹至黄昏已过，方才诸事就绪，草草入殓。

怀策忽想起公所内尚没关照，只得自己坐了一部马车，赶去说知，并看定了一个材间，那柩已排着道子送到，怀策指点停好。百忙中一阵喧嚷，少太太又与厉氏争抢磕头，几把麻衣拉破，麻裙扭碎，闹得真是不像样儿。仍旧被厉氏抢了个先，少太太伏在棺材上头，又在那里抱怨死人害人。怀策催着回丧，始硬把她劝了出去。这一下怀策虽然捞了些些横宕，总算替图仲把身后事将就办好。图仲生前何等糊涂，死后也不见得十分清楚，只恐冥中还感谢着他！乌燕桂、甄兰坞看在赔款的余利之上，居然也送到公所。此时大家没事，与怀策订定明日午刻仍在胡公馆会面，共议盘柩事情，并顺便取保险单去领赔款，可以彼此俱有进帐。怀策唯唯而散。

次日，乌燕桂起了一个大早，赶到公馆，怀策已在那里结帐，说一共用掉了一百九十多块洋钱，恰巧够数；其实怀策借出来的五十块钱俱已暗暗拿进，面子上却分文未取。燕桂见

怀策把帐目结好，正要开谈，甄兰坞也已来了，遂叫老二爷请二位太太下来。先问少太太要那张保险单，说如今丧事已经办好，垫的钱应该归还我们，好使死去的人泉下安心。

少太太一口允许，情愿马上拿将出来；惟问盘柩这一件事究竟怎样处置。燕桂说："图仲本是温州人氏，古人说归正首丘，由厉氏盘回去原是正理。你愿替图仲守孝，也可随着他们到温州。昨天虑胡家不承认你有这个人，此刻麻衣已经穿过，阳眷也已登上名字，不怕他们不认，你想我这话说得可是？"少太太道："温州去我断住不来，要替死人守孝，在上海守岂不一样，何必定要跟着他们？况且他们视我如眼中钉一般，岂肯去讨甚没趣？若说棺木定要回乡，我想别路人故世之后，葬在上海的也甚多，难道图仲葬不得他？这话我也有些不信。"厉氏听了怒道："昨天我已说过，死鬼是我的丈夫，自当由我做主；倘要葬在上海，此事万万不兴！"其泰也说定要盘柩回籍，不能在上海安葬。甄兰坞劝少太太道："他们有钱盘柩回去，你定要葬在上海做甚？难道你已有了坟地，并预备着葬费一切，故而心上这样坚决？"少太太道："他们有钱盘回去么？既是有钱盘柩，昨天这一笔入殓的钱先叫他们拿了出来，我便掩着口不说什么。"厉氏冷笑道："温州图仲家里的钱，乃是胡氏的钱，上海公馆里图仲置备的东西，难道不是胡氏的钱？有钱，拿出钱来盘柩；没有钱，只好把东西变钱，老实说，谁敢拦阻？"

少太太听她果然看想着公馆内的东西，暗暗佩服怀策真有识见，不慌不忙的答道："公馆内一切东西，你要变了钱做盘柩的费用，还是变了钱先把棺殓费料理人家？但内中有一半是我的物件，谁敢动我一动！"厉氏道："棺殓费已有保险赔款抵当下了，怎说还要变卖东西？"少太太又高声嚷起来道："保险上的赔款，要我拿出来收殓死人；屋子里的东西，又要卖掉了

替死人盘柩，我冤枉嫁他一场，姓胡的一草一木半些没有我的分儿！世界上难得听见这种蛮话，亏你放屁般的放得出来！”厉氏也还嚷道：“你本来是邢家的人，并不姓胡，有你什么分儿？可是在那里做梦？”二人一句紧似一句，差不多又要动手争扭。

燕桂看照这样儿解决不下，少太太那一张保险单一定不肯轻易脱手，自己所垫的钱休要一时拿不回来，心中暗地着急，因忽想出一个主意来道：“你们似此争闹，莫要说今天断议不决，就议一百天也是一样。我倒有个主意在此，你们大家听着：图仲这口棺木，温州嫂子要盘它回去，上海嫂子不许阻挡；上海嫂子既已进了胡家的门，也不能够不算姓胡，所有胡氏资产，应该给她一分，以为日后养赡之用。如今图仲并没有钱，只有保险上这笔赔款，又用在他的身上，余下来不多的了；公馆内一切零星物件，不要说上海嫂子本有一半在内，即使俱是图仲备办，也不能够动它分毫，一来念她孤苦，二来替死鬼留个纪念。但温州嫂子没有川资，这柩怎样搬得回去？只好再劝上海嫂子吃亏，等领到赔款之后，贴补她五十块钱，以后便两下走开，谁也不许再说句话，你们想这样调处可好？”兰坞、怀策听了，大家竭力赞成。少太太尚说赔款上给不出钱，厉氏说五十块钱盘柩不够。其泰更说温州去尚要打椁、殡葬，至少必须二、三百块洋钱才能敷衍过去。后由燕桂向两方面再四磋商，说定准贴一百块钱，一场恶闹方始冰消。可知彼此为的是钱，并非宝贵着图仲的几根枯骨，你争我夺，真心顾到他入土为安。

燕桂见事已劝妥，便催少太太拿保险单出来，与怀策同到公司领款，一百块钱川资领到后存在燕桂那边，等厉氏与其泰何日动身，何日给她。怀策拿到了保险单，沿途对少太太道：“照这单子上边有五百块赔款可取，但帐房内必须扣些使费，

拿不足它。昨天燕桂等借出来的洋钱，由我担着肩子，约定二百准还三百，并叫他们竭力帮忙，说你向来得知好歹，定还另有酬谢，他们才肯分外出力；今天有这样的美满结果，你想此事办得可好？”

少太太听怀策口风里头，单上边的洋钱除了一百块贴补川资之外，自己已一个钱不能到手。只争下一屋子的器具、衣物，总算有了个存身之所，暂且住它几时，日后再作打算。怀策不为无功，落得阔气些儿，把这笔钱叫他拿去。只算当初不遇怀策，这人险没有保成，究竟棺殓费与盘柩费俱已出在此款之上，大是合算。因一路与怀策说知，叫他停刻领到了钱，不必交代，竟便带回去当众分派。怀策满心欢喜，和少太太取钱之后，回到家内，分给了燕桂五十块钱，还了他一百洋钱借款，又存起了一百块钱川资；甄兰坞还了他五十块钱借本，另外送了二十五块；余下的俱由他一人上袋。这几天鸿运亨通，居然得到了这笔意外的接济，更靠着每日花会里的进款，手中又渐渐活动起来，乃是他恶运未终所致，现且按下慢提。

仍说少太太由亦寿公司回去，因自厉氏到了上海，两下里无日不闹，图仲一死之后，又足足闹了两天两夜，精神真是乏了，这天起拿定了一个念头，除在公馆睡觉之外，白天东奔西闯，不是在邻舍人家碰和消遣，或到蕙春那边略坐，只盼着厉氏早些动身。偏偏这几天蕙春很是不快，因俏舞台生意虽好，白伶儿用空了钱，开了许多花帐，被各股东察出，开了次会，决议把营业停止，逼着伶儿理帐还钱，另换经理。伶儿手无半文，终日与蕙春吵闹，把那用空的钱俱推在蕙春身上，说因娶她而起，要她设法料理。

此时蕙春大非昔比，从玠如处出来，已只有一个光身体儿；到了伶儿家内，虽然天天在外演戏，包银早已支透，一个钱

不能再取，那窘况可想而知。怜儿只顾逼她，她没有别的法儿，只能叫怜儿不论哪处舞台找个事情，每月寻到包银，除贴补家用之外，可以陆续拔些债项。无奈各舞台听见了蕙春的名字，因她在俏舞台把名誉闹坏，演的戏过于淫荡，女剧场大家不要请她，男女合演的剧场也俱不敢请教，以致一天天耽搁下来。每日里坐在家中，甚是纳闷，觉得比了嫁戚祖诒的时候，果然判若天渊，就是初嫁玠如，也不至这般狼狈。看看再是一月半月夫妻找不到事，只恐要衣食不济，大是可虑！所以少太太到她家内，一般的愁眉不展，有苦难言。

到得图仲神回已过，厉氏择定日子回温，并不与少太太说知，只向燕桂取了一百洋钱，把棺木载上轮船，与其泰一同回去。临行时翻箱倒笼，把锁着的只只撬开，拣图仲值钱衣物一齐取去。老娘姨与老二爷虽然看见，谁敢说她？少太太因早已出外，一些没有知道，及至回来觉察，自恨失于防备，况且人已去远，真叫做无可如何！只把老娘姨、老二爷骂了一顿，说他们俱是饭桶，不会早些报个信儿。老娘姨说："并非是不来报信，因没有找处地方。"老二爷也是这么样说。少太太叹了口气说："这一下譬如遭了盗劫，算是我命里晦气。好得他二人滚了回去，以后决不再来，我可找个人来同住，以便有些照应。"遂与老娘姨把箱笼收拾一过，各自安睡。在床上想起蕙春近来夫妇俱没有事，很过不去，这里房屋空着，何不叫他们搬了进来，一则大家省些开销；二则母女可以作伴，免得早晚寂寞。胸中主意已定，次日正想去与她说知，蕙春忽差阿福来请，说最好马上便去。少太太不知为了何事，遂与阿福同往。

母女相见之下，蕙春愁容满面的道："怜儿近因俏舞台帐目没有理清楚，已被股东告发，上海不能再住，立刻便要出门，故有几句要紧话儿请来和你细说。"少太太尚认做怜儿一人出

外，因说："既有此事，你一个人在家不便，可把屋子退了，搬到我公馆暂住。温州的两个厌物已去，再巧没有；所以怜儿即使并不出门，本来我也有此意。"蕙春听了，泫然道："他一个人到哪里去？为因要与我同行，故来请你。"少太太诧异道："你与他要一同去么？不知是什么地方？"蕙春道："地方远哩，乃是奉天的宽城子。"少太太惊道："奉天有数千里路，你们到那边去做甚？"蕙春道："奉天此刻也有新剧，也可以男女合演，听说包银很大，到那边打过了三天炮，只要台下欢迎，每月二三百块钱不足为奇，四五百块的也有。我与怜儿此去，似乎很有些指望，故而决计同往。"少太太道："那边可有什么熟人在彼？不要一团高兴的去了，没有个介绍的人，一时登不来台，弄得进退两难，那可不是顽的。"蕙春道："此事我也虑到，曾与怜儿商议。他说那边熟人很多，先已发了信去，我们一到码头，便有人来迎接，断不至没有事情。"少太太道："这样说来，你们想几时走呢？"蕙春道："大约只在今明两天。怕的是公堂上传单一到，便要脱不来身，所以愈速愈妙。此刻他出外打听轮船去了，等他回来便好定夺。"少太太凄然道："你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子，从来没出过门，一出门便这样好远，叫我怎能放心得下？但照了你们的近况，在上海真是不了，还是外边去巴个出头，真能够寻到几百块钱一月，只要做了一年半载，怕不是满载而归？那时上海的案子也可了了，依旧住在上海，岂不很好？不过，俗语说'出门一里，不如家里'，不知你可能吃苦得来？"蕙春道："吃苦不吃苦，这是没法的事，我自己也顾不了这许多，但愿依了你'满载而归'的这句话，将来不要被祖诒与玠如暗笑，我还可以在世上做人，否则怎能再到上海？"

母女正在喁喁讲话，外边怜儿叩门进来，说轮船今天准有，叫蕙春快些收拾一切，晚上便要动身。少太太听他们马上

要去，究竟母女情关天性，不免依依惜别，有一番说不尽的话儿。正是：

不缘此际将离苦，只恐他时后会难。

要知少太太还有何话，蕙春此去怎样情形，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穷途堕溷泣残花　暮夜叩门来大盗

话说邢蕙春要与白怜儿同至奉天演剧，怜儿回来说今天刚有轮船，晚上就要动身。少太太触动了母女天性，想起蕙春好好一个女子，嫁戚祖诒的时候，哪里晓得有此一日？就是自己不嫁图仲，也决不使蕙春改嫁玠如；蕙春不嫁玠如，怎会到舞台演戏，与白怜儿两个勾搭，以至复嫁怜儿？如今母女分离，这一去不知何日再见，更想起自己自图仲死了，形单影只的没有依靠；年纪又已经大了，再要嫁一个人，怎能说得出口？满望仍与女儿同住，过着下半世日子，哪知忽又望了个空。此时天良发现，不由不执住了蕙春的手，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嘱她路上边千万保重，一到奉天之后，马上写封信来，以免朝夕悬望。

蕙春被少太太一哭，虽然母女感情平时并不甚好，此刻也眼圈一红，滴下几点泪来，答称只要一到奉天，自然有信来申，不必挂念。又说将来在奉天有些出息，说不定多住几时，倘然没有什么意思，三个五个月即便回来也未可定，叫少太太不须悲苦。怜儿在旁听着厌烦，催蕙春速去料理物件，又叫包车夫阿福进来说："共该你三个月工资未付，此刻我们俱要动身，包车没有用处，可由你去卖几个钱，两不作算，虽然车身已经旧了，谅来二十块钱左右尚还有人要买。"少太太听了说道："阿福你们不带去么？奉天听说俱是马路，包车很用得着；况且你二人到了那边，无论哪一处去演剧，车子总得要坐；阿福用了好几年了，何不叫他依旧跟着？出门去带个熟人，随处可以

放心些些。”怜儿摇头道：“奉天去川资甚大，车夫怎带得来？要用只好到了那边再用，阿福断断不能同往。”少太太不便再说，只暗嘱蕙春此去随地留神，不可像在上海大意。又问她带有多少川费，蕙春道：“川资都在怜儿身畔，大约至多不足百元。”少太太问家中物件一切怎样，蕙春说：“早已一齐卖与虹庙弄家生店内，约定何日动身，何日取物付钱，川资便靠在这个上头。”少太太愈替她担着心事。蕙春收拾好了两只箱子，两副铺陈，一只网篮，箱子内俱是些半旧不新的皮衣，因为那边天气很冷，怜儿交代她一齐带去，新的却已当卖一空，一件没有。少太太看了甚是伤感。

行李刚巧整理定妥，家生店已来搬取东西。一上一下的房屋连铁床、台椅等一应在内，只卖了一百二十多块洋钱。管房人见东西搬动，因有欠租未清，急忙报知经租帐房，派收租人前来拦阻。怜儿知道房租断少不来，当场把家生店付来的钱照着所欠的数目付讫，收租人始没有说话。但川资已只剩得八十块钱不满。蕙春恐防路上不够，怜儿说：“轮船买统舱票，每人只要十元左右，不过火车贵些，但两个人一共花不了五六十块，尽可放心。”蕙春只因自幼没出过门，见盘费带得少了，总觉有些胆小，要想向少太太借几块钱带在身边，做个预备不虞。少太太因回到公馆，当了一枝金压发簪，借给她二十块钱，亲自到东洋公司码头送她上轮。免不得又再三嘱付，直至轮船将要起碇，始彼此含泪而别。

蕙春因轮船上买的是统舱票，杂在众人之中很不舒服，又觉有些晕船，路上边呕吐交作，颇甚难受，还好的是东洋公司轮船直放大连，并没兜搭，故只两天两夜，已到了大连湾。起岸后，在长升栈住了一宵。次日乘南满铁路日本火车前往长春，火车票每人九元有零。蕙春认是已经到了，怜儿说尚要换乘

东清铁道火车。

其实宽城子便是长春，怜儿在上海的时候，对蕙春说到宽城子去演剧，哪知乃是哄她。怜儿年纪虽轻，镇日价混在拆白党中，所有拆白党对付女子的种种恶辣手段，没一般不精明透切。他因和蕙春日子久了，照着党中的举动，凡与这女子结识，一半为的是色，一半却也为的是钱，蕙春虽然能够串戏，每月有一百几十块钱进款，自从俏舞台被歇之后，别处没人聘请，每日里的吃用俱要供给着她，觉得不是个事，因起了个诱卖之心，知道哈尔滨商埠繁盛，南边妇女最是值钱，故决计同她到哈尔滨，相机行事。但说明了恐蕙春不肯出门，并恐少太太知道地脚，日后不妥；因此只说到宽城子演剧，打动蕙春的心思，更使少太太没有疑虑。果然蕙春为其所愚，情情愿愿的跟着同行，如今已经到了长春，又乘东清铁路火车到哈尔滨，心上尚还一些不晓，甚至抵埠后不见舞台中有人来接，始细细盘问怜儿。好个怜儿，依旧蒙着，只言宽城子那个舞台新近关掉，下船时始经得信，来得真是不巧。此刻到的是哈尔滨，也有舞台，市面更比宽城子热闹，不妨在栈房内略住数日，定有机会可图，不必躁急。蕙春见事已如此，宽城子、哈尔滨既然一样演戏，心中倒也没有什么，只叫赶紧写一封信寄到上海，使少太太知道。怜儿满口答应，七差八搭的写一封朋友信札，欺蕙春不很识字，只说已经寄去。蕙春信以为真，遂在哈尔滨暂住。

起初借的旅馆在道里十一道街天福楼，蕙春因盘费不敷，想住普通客房，每天每人只要罗卜票八角。怜儿说："普通房男女杂居，开饭时共桌而食，诸多不便，包房间也只每客每天一元，并不甚昂。"因包定一个客房，起居颇尚适意。饭食每天二次：上午十点钟是面饭，四个菜碟，两个大碗，一盆馒头；蕙春面食吃不甚惯，另外幸有稀饭，煮得甚是可口。下午五点钟

是米饭，菜碟仍是四个，菜碗却添做四碗：红烧鸡、红烧肉的触鼻喷香；不过素菜价昂，所以薄薄的每只一碟二碟，反不比荤腥丰厚。偏偏蕙春脾胃很弱，多吃了些油腻东西，便要胸口作恶，想吃些青菜豆腐之类，叫茶房每天减一荤菜，添一素肴。茶房回说："哈尔滨有的是鱼肉各物，独少菜蔬，有时价在鱼肉之上；即如南边吃的冬笋，此刻正是上市，要买五角罗卜票左右一斤，尚是烂的居多；其他咸菜、豆瓣一切，也俱色色甚昂，所以不能从命。"蕙春无可如何。且喜天性爱酒，哈埠栈房内的定章，每餐俱有烧酒，由着客人尽喝，并不要一个钱酒资，故此开饭时每喝得醉醺醺的；那饭吃也罢，不吃也罢，小菜便不觉得不合口味。

一连混过了五、六天，每天闲着无事，由怜儿同着到道外顽要。哈地的马车甚廉，在道里不分远近，每人车资罗卜票两角五分，如至道外，也只四五角左右。怜儿志在招摇，落得不时一同坐着到各处去观看风景。临了儿至戏园看剧，那边的戏价甚贱，正厅呼做池座，每人只需罗卜票一毛，至多二毛左右；即使有超等脚色登台，也不过加洋五分。但演的俱是京戏，文明戏风气未开，一家没有。蕙春一连看了几家，不曾见过一出新剧，对怜儿道："我们既要想在新剧界谋就，因何每天尽看京戏，不到新剧团去看看？一来找找可有什么认识的人，早些入团；二则也可揣摹风尚，免得登台时不合时宜。"怜儿答："因初次到此，新剧团不知开在哪里，尚须仔细访问，访明了自然要去。"蕙春听了并不疑心，惟一出门必坐马车，深恐零用太费，叫他不可这样恍惚，用完了钱，拿甚开销。怜儿却毫不在意，并且由戏馆回到旅馆，每次更必定同坐马车。蕙春是一个南方妇女，品貌又生得妖艳，每天和怜儿出外，便有些游荡的人暗暗注意着她，见他们从戏馆出来，跟在后面，及至他们上了马车，也有

特地坐了马车跟到栈房外的。蕙春并不十分在意，怜儿却甚是留神，知道是时候了。

有一天晚上并不出去，长吁短叹的对蕙春道："我们自到了哈尔滨，今天已一星期了，带出来的川资用至今日为止，已剩不满十块鹰洋。这几天我打听新剧团的消息，外头说秋间曾开过两家，因看戏的人不多，亏折得甚是厉害，现在俱已收歇，一齐改做京戏，所以万找不到。今天问栈房里人也是这样的说，可知我们演剧一层竟是无望。万不料偌大一个哈埠，成了绝地！必须另外商量个活计才好。"蕙春听罢惊道："哈尔滨到底没有新剧团么？我们可还回到宽城子去。"怜儿道："宽城子此刻也没有新剧，难道你尚没清楚？况且盘费也万万不够。"蕙春踌躇道："大连湾那里有么？我临行时向少太太借了二十块钱，尚还没用，可以贴做盘费。"怜儿道："大连湾新剧有无，并没知道；此地到大连湾俱须乘坐火车，大约没有四十块钱断回不来；有了三十，尚差十块，怎样设法？"蕙春几乎哭出来道："如此说来，我们竟是来得去不得么？差十块钱没有别法，只好把皮衣变卖，且等回到大连再说。那边离上海较近，可写信向少太太告知，请她再借几十块钱；她究竟是我生母，知道女儿流落在外，说不出不借给我。倘然大连湾有新剧开演，我们打几天炮，看看风色，暂缓写信也好。"怜儿道："哈尔滨这样天冷，皮衣变卖得么？并且南方做的衣服，此地并不值钱，一时间也变卖不来。"蕙春越听越闷，道："照你这么样说，难道大家客死在异地不成？必须想条生路才是。"

怜儿叹了一口冷气，道："好死不如恶活，生路自然要想；除非换个栈房，委屈你暂时做个不正当的营业，且等手头有了些钱，一准回到大连，再作计较。好在哈尔滨你我俱没熟人，将来决不会被人知道。"蕙春不愿道："我是个好人家儿女，要我

秘密卖淫，做这无耻勾当，亏你说得出口！我万万干它不来。”怜儿央恳道：“非我不长进出此下策，并肯把心爱的人葬到火坑里去，由着那游蜂浪蝶恣意寻欢；不要说面子上很下不去，心里头比油沸一般的更是难受！不过此乃权宜之计，至多不出一月半月，倘能遇到了一两户有钱的人，搅他八十一百，我们便立刻离哈。只要不把真姓名告诉人家，哪个晓得你是上海的邢蕙春、我是个白怜儿？也不致丢什么丑！否则，双双的一筹莫展，不要说上海断回不去，在哈尔滨也万难度日，你须仔细想去。”蕙春闻言，半晌不答。怜儿又纯用柔软手段诱哄着她，说到半夜后始勉强答应，双双就寝。

次日算清寓金，掉到一个春兴发旅馆，开了两个房间。一个由蕙春居住，一个怜儿放着行李，遇到有客人来碰和的时候，他便住在自己房中，晚间客人去了，仍与蕙春一房住宿。哈埠栈房中的定例，卖淫女子在栈内只准碰和，十块、八块钱一场也有，三十、二十块的也有，却不准公然留客。倘有客人看中此妓，要她荐枕，只能在浴堂内开张条子，花三块钱叫她前去。此种男女浴堂，哈埠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蕙春自从一接了客，因是南边来的，赏识她的甚多，凡在戏馆或路上边先前看见她、转过念头的人，知道她现做了神女生涯，哪一个不思问鼎？瞬息半个多月，天天不是碰和，便是应局，颇有些应接不暇。

若依怜儿的本意，并不是要在哈尔滨把她零卖；原想觅到一个售主，顿时出脱着她；只因人地生疏，一时找不到人，才想出这个法儿。但恐名气大了，哈尔滨的红胡子甚多，掳人、拔妓等事时有所闻，莫要被他看上了眼，弄到个人财两空，很觉担着一桩心事。最好马上有一个人，将她赶紧卖去，才能够拿到了钱，跑到别地方去受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一些是非。

恰好有一天来了个人，姓陆，单名一个肃字，本是水贩出

身，专一买卖人口，哈地切口叫“要人儿”。近来挨了些造孽钱，在中二道街开了一所妓院，自己做着掌班，因闻春兴发新到了一个南方女子，生得品貌超群，特地前去侦访。一见面果然出色。并且应酬一切，更觉得倜傥非凡，估量着此种人倘使入了妓院，一定是株钱树。因闻她本夫也在栈内，托栈主找怜儿说话。劈口先问他是否发妻。怜儿一口说是姘妇。陆肃微笑说：“既是姘妇，与其在栈房内干这事情，还是开条子爽快些儿，不知你可有这个意思？”怜儿知道“开条子”是卖人的切口，因说：“只要有人出价，开条子也没有不可。”陆肃问他多少，怜儿说：“这种人至少须要二千罗卜票，再少不兴。”陆肃听得他肯开条子，心中暗喜，当场还了一千块钱。怜儿不允，说来说去，讲到了一千五百罗卜票。问怜儿成交后领她出门，用软用硬，尽可实说。怜儿道：“大约只能用硬，我不便使她见面，一见了恐脱不来身。”陆肃道：“用硬也好，我自有我的法儿，你拿着钱只管自便。不过，根脚上倘然不很清楚，那便怎样？”怜儿道：“根脚上她上海只有个娘，我有对付之法，决没有甚意外事情。”陆肃点头道：“这才像个行家，我很能信得过你。譬如今天拿到了钱，你能够当场立据，把人交给我么？”怜儿道：“拿到了钱，自然应马上立据，这人由你领去。”

陆肃赞他办事爽快，当下便回到自己院中，取了钞票，雇了一辆马车，如飞的仍至栈内，把钞票交给怜儿，催他快写卖契。怜儿买了一张东洋皮纸，又向帐房借了一副笔砚，七歪八欠的写了一张，签过花字，交与陆肃。陆肃接了，说一声：“后会有期，各请自便。”又言：“这女子的存亡死活，此后与你不干；女子跟脚上倘有声言，惟你是问。你虽脱离哈埠，我定能找得到人，不怕跑到天外头去。”怜儿仍满口咬定没事，遂自己去收拾衣物，暗暗预备动身。

陆肃写了一张字条，交代马夫诓称叫局，送至蕙春房内，说有马车来接。蕙春怎知就里，略把鬓发整理整理，便与马夫一同出外，坐上马车，到中二道街妓院门口停下。早有跑厅和大茶壶人等出来迎接。蕙春见叫局的地方是个妓院，不是浴堂，认做定是侑酒，并不疑心；进了门，跑厅的指点她去见掌班。陆肃坐在一个小帐房内，始将怜儿已经得了一千五百罗卜票把她卖掉的话约略说了一遍，叫她以后在院子内谨慎接客，只要生意起色，一定另眼相看。蕙春恍在醉里梦里，哪里肯信？陆肃取出卖契，叫她瞧看。蕙春虽然不很识字，自己和怜儿的名姓并几个数目字尚能认得出来，一见了始魂散魄飞，知道怜儿真是个拆白党，惶恐嫁他一场，竟然下这毒手，已被卖入火坑之内！不由不放声大哭。跑厅见了，上前相劝，大茶壶也来说不必悲痛，这里掌班待人甚好，姑娘又是南边来的，只要生意兴旺，决定没有什么苦吃。蕙春不认识这些是什么人，依旧号哭不止，并要回栈去寻找怜儿。陆肃顿时翻脸，要打要骂的给了个下马威。蕙春见他甚是凶恶，不敢倔强，始勉强止住了泪，由跑厅领至一间房内坐下。大茶壶便泡了一壶茶来，细细教导她妓院内一切内容。

原来这院子乃是哈埠有名的头等排座，犹之上海的"长三书寓"、北京的"清吟班"，在妓院中最是高等。大茶壶便是妓院内的相帮，专司妓客茶水一切；跑厅是上海院子内带房间相帮；只因哈地妓院向没女佣，所以兼着女佣的事情；在妓女前有些权柄，各妓须要听他的话，否则他去告诉掌班，立时非打即骂，便有祸至。蕙春人甚乖觉，她见事已如此，再要和怜儿见面分明难上加难，况且怜儿既下此绝情，自己也不必再去想他。只可怜少太太在上海，怎知道女儿已落在烟花之中？不卜日后能否会面，此时只好权且忍耐，慢慢的做到一个南方客

人，托他写信到申，再作计较。书中暂且缓叙。

仍说白怜儿拿到了一千五百罗卜票，等蕙春出了栈房，付过栈内旅金，当日趁火车回到长春。因上海不能便返，只得在长春小住，施着他拆白党的手段，混一日两个半日。惟恐少太太日后追究蕙春下落，究竟怀着一个鬼胎。难为他想到一条妙计，先写一封信去，说蕙春抵埠之后寒热大作，现在栈中延医诊治，以致谋就一层，急切不能如愿。后来又是一封急信，竟说蕙春服药无效，一命呜呼；勉强集资收殓，停柩会馆之中，无资盘送南下，并说着许多伤心话儿。

少太太接到了第一封信，心中已十分悲感，只恨路途遥远，不能够亲去探望，托人写了一封回信，叫怜儿千万当心，蕙春千万自己保重。及至接到了第二封，她一生只有一个女儿，几千里路的死在远方，怎得不悲苦万分？深恨当初不曾阻止着她，叫她休要出外；但万想不到一个二十多岁人，出门时身体很好，只隔得一月未满，竟便命丧异乡，连尸骨也一时间不能回转，不觉抽抽咽咽的大哭不止。老娘姨在旁相劝说："这是她的寿数短促，无可挽回，休要自己苦坏身子。"

忽听楼下有人叩门，老娘姨问是谁，外面答称送信。其时天已薄暮，老娘姨点了一盏洋灯说："奉天的信今天已经到了，还有哪一处有甚信来？"少太太也说："别处没有寄信的人，近来时候不好，老二爷又已经歇了，家中没有男子，你且问明了他再开；休要闯甚歹人进来。"老娘姨点头称是，拿了洋灯下楼。重又盘问外边是谁叩门，到哪一家去送信，这信是哪里来的？只听外面答道："这里可是姓胡？信是长浜路萧先生送给少太太的，有要紧事情，快开！"老娘姨抬头问少太太道："长浜路可有什么姓萧的亲戚？"少太太想萧怀策有时住在长浜路上，不知他有甚事情差人送信到此？因叫老娘姨开他。老娘姨始霍

的把门闩启掉，开了半扇。外面忽然哄进三、四个人，把老娘姨手中的洋油灯抢去，一个人在衣袖内掏出一块毛巾，照定老娘姨的下颏上一扎，老娘姨没有防备，不曾喊得一声。又一个人胸前取出一枝手枪，向她扬了一扬，顺手将她一扯，扯进客堂里边，不许她动。老娘姨只吓得手足乱颤，魂灵儿飞上半天。那些人却不慌不忙，回身关上了门，由那个抢洋灯的领着头奔上楼去。

少太太还一些没有知道，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仿佛有许多的人，急问是谁。上楼那班人并不开口，早已拥至楼上。少太太一见大惊，要想喊叫，一个人已擎起手枪，指着说道："你喊我便开枪，要你的命！"少太太吓得往里房直退，只苦房中没有出路，逃避不来。那班人也已哄至里房，翻箱倒笼的大家动手，并没什么值钱衣物一些不要；只把衣橱内一只小官箱儿，少太太有些金饰并珠翠、钞票、现洋等类一齐取去。虽然为数不多，值不到千把块钱，但少太太历年私蓄，近来已只剩得这一点儿，别的竟已没有，今见俱被拿去，心中怎肯干休，拼着命喊了一声"强盗！"不防被那个拿手枪的"轰"的开了一枪，震得窗棂一齐摇动，少太太慌忙躲至床上。那班人东西已经到手，一窝蜂夺路下楼，临行时又连放两枪，开了门扬长而去。

少太太见他们下去，心中兀自不舍，从床上钻将下来，因靠弄堂有两扇窗，疾忙开了一扇，大喊："快拿强盗！"那班人刚出大门，内中有个人恼她叫唤，回转身又是一枪。起初在屋子内放的并没有子弹，俱是空枪，这一枪却有一颗枪珠，直陷在楼窗下的墙内，只轰得墙上边石灰剥落，好不怕人！少太太慌又关窗不迭，急奔至月台上边极喊，惊动了合弄的邻居人等，知道胡公馆内盗劫，大家慌做一团；因听枪声乱响，谁敢冒着险开门出外？只有隔壁一家贴邻，室中装着电话，急把电铃摇

动，将情报告捕房。捕头知道地方上出了盗警，急派通班探捕飞风兜拿，顿时弄堂内、马路上警笛乱鸣，无奈人已去远，哪里追得到他踪影！

各探捕在四面兜抄一回，拿不到人，由西探目与华探等至出事地点踏勘。一进门，见老娘姨下颏上被毛巾蒙住，急替她解了下来，盘问进来时共有多少匪徒，怎样被他扎缚？老娘姨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了一遍。各探又至楼上察看。少太太惊惧之后，继以悲郁，此刻已从月台下来，瘫化在一张藤交椅上，连站都站不起来，由着各包探仔细查问。内中一个西探，操着中国说话，问她一共失去多少赃物，上楼时匪徒共有几人，面貌可曾看清，少太太初时一句开不出口，后来勉强把精神镇定，说："失去了一只饰箱，内有首饰、现洋、钞票等物，约值八九百块洋钱，上楼共有三人，品貌约略记得。"说完了这一句话，凝着神仔细想了一想，说："这三个强盗之内，有两个面庞很熟，方才万想不起，此刻已记了出来，公堂上俱有名字，乃是两个惯犯。"包探问他是甚名字，少太太又细细一想，说将出来。正是：

世情险恶人心毒，盗祸纵横民害深。

要知少太太说出两人是谁，这盗案能破获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三更妖梦泉台近　一纸官符赌窟封

话说邢少太太遭了盗劫，中西包探至房查勘，少太太想起三个强盗之中有两个甚是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因复仔细想了一想，顿觉恍然大悟，对包探说这两个人乃是惯犯，公堂上有过名字。包探问她是谁，少太太道："一个像是姓毛，一个姓童，去年在清和坊马路，萧碧山强抢金镯的时候也有他们在内。碧山当场拘获，二人俱被逃去。名字因日子多了，此刻记不起他，但公堂上当初曾出票缉拿，谅俱查得出来。"各包探听了此话，侧着头各自思索，内中有个经办过此案的人说："姓毛的名唤老植，姓童的乃童小七，公堂出了牌票，至今没有拿到，果然有此二人。"又一个华探道："二人是萧碧山同党。碧山在西牢内押期已满，现在也放了出来，难说这案子他也有分。我们既有这条线索，便好从此下手，破得出也未可知。"各包探俱说有些意思，叫少太太停刻开张失单，报明捕房，以便四下照单侦缉。少太太说了一声费心，各包探遂彼此回去。

少太太叫老娘姨关好了门，上楼作伴。大凡受了惊吓的人，事过后一定越想越怕，不但心口跳个不住，并且刻刻像那吓过的事尚有什么风波在后，提心吊胆的坐立不宁。此时少太太正坐此病，明明强盗已去，决不见得再来，却听见隔壁人家开门关门，只要人声高了些些，便一把执住了老娘姨，问底下又是什么声响。老娘姨虚惊睛跳的也是一样。直至黄昏人静，始下楼烧好夜饭，问少太太可要开上楼来。少太太因吓慌了，

万吃不下，叫她自己吃去，吃好立便上楼，今天主仆睡在一房，大家胆壮些儿。老娘姨诺诺下楼，少顷便又上来。因究竟是个粗人，俗语说"日图三餐，夜图一睏"惯的，一吃饱神思昏昏，便想要睡。少太太叫她便睡在图仲平日吸烟的烟炕上头。老娘姨拿自己的被褥过来，铺叠好了，一纳头便模糊睡去。

少太太要她今夜睡在房内，本想随便谈谈说说，热闹一些；哪知她倒头便睡，仍剩得一个人，十分惊怯，只得也上床就寝。偏偏弄里头走过一个酒鬼，高唱一句"我本是……"的京调，少太太又吓得直跳起来，想与老娘姨搭谈，一连叫了二三十声，并没答应，真是无她奈何；翻个身闭着眼睛，拚命只要睡熟。刚有些蒙眬入梦，忽闻老娘姨大呼"救命"，这一吓真吓得魂不附体，在床上把身子缩做一团，战兢兢的叫唤着她，连声音也响不出来。老娘姨仍狂呼救命不止，并把烟炕跺得乱响。少太太微微的探起头来，隔帐子向炕上一望，见并没有半个人影，只老娘姨在那里乱喊乱跺，始知道定是梦魇，大着胆喝醒了她，自己却已急出一身冷汗，并一连打了两三个寒噤，身子觉得很不舒服。

老娘姨被少太太唤醒，擦了擦眼，在烟炕上坐起来道："我方才刚正好睡，只见打门进来的几个强盗又要把毛巾扎我下颏，并向我开了一枪，眼看他们蜂拥上楼，我因此在梦中极喊。"少太太"呸"了一声道："我叫你在房作伴，怎这般的吓起我来？须知我今夜的胆早已被强盗吓破，实是再吓不起；若照这个样儿，还是到你自己房内去睡，我反得清净些儿。"老娘姨把手在胸口拍了几拍道："如今我已苏醒，谅来再不会做梦了，陪着你尽管安睡，休要发恼。"

少太太始泥神安慰土神的说了几句，叫她依旧睡下。不多时，又听得鼻息呼呼，昏然睡去；只苦了自己，翻来覆去似觉

越睡越醒。这时候百感俱并：一会儿想起蕙春的可怜，一会儿想起幼年间嫁了邢衮，生下蕙春，好好一分人家，不料邢衮死了，以致弄得七颠八倒；一会儿又想邢衮死后，倘能够抚孤立志，不干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事情，自己谅也不至如此，蕙春更不至命丧异乡客地；一会儿更想起手头所有的私蓄今天俱被强盗劫去，虽然包探说或者可望破案，究竟是拿不稳的事情，以后真是万难度日；改嫁了胡图仲，忽又死了，禁不得亲生女儿又死，将来这几根老骨头不知哪个收拾？不由不叹息一回，悲痛一回，懊悔一回，嘤嘤哀泣一回，直至报时钟敲过三点，才似睡非睡的神魂略定。

迷惘中忽见前夫邢衮怒容满面的指着她道："你不应为妇不贞，治家不肃，致母女丑声四播，地下人饮恨九泉。临了儿更改嫁着胡图仲，弃却邢氏家门，使祖先俱作若敖之鬼。世界上哪有这种淫妇，今日何颜见我？"语次，咬牙切齿的愤愤不已。少太太尚想狡赖，力辩并无此事，猛抬头见图仲也站在眼前，似乎在那里冷笑一般，说她与厉氏争夺下来的箱笼、器皿今天遭了盗劫，恐怕是得不偿失，这叫做"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当初何苦这般撒泼？此时少太太无地可容，既受了前夫痛斥，又受了后夫的揶揄，况且两个人又同在一处；宛如演了旧剧中《蝴蝶梦》的结末一场，田氏既见庄周复活，又见楚国王孙，一时意乱心慌，两处无言对答，只得向地下一跪，连称："这俱是我的不是，惟求饶恕既往。"图仲说："早知如此，你既算改姓了胡，何不与厉氏同到温州？便不致有今日上海被劫之祸。"邢衮怒吽吽说了句"后悔已迟"，伸手向着她脸上一掌。少太太大叫一声，一惊而醒，把个老娘姨也从梦中惊觉，大呼少太太不止。

少太太睁开眼来，见自己蜷卧在床，房中点着的煤气灯火光惨碧，似带着些阴森之气，始知乃是一场恶梦；在枕上叹了

一口冷气，觉得心房异常震荡，浑身火一般的发起热来，口中焦渴非凡，想要喝一杯茶，叫老娘姨炖些开水。老娘姨答应着爬了起来，生好了一只风炉说："今夜想是日辰不好，怎么少太太也梦魇起来？方才我吓醒了你，此刻却是你吓醒了我，不知你做的是什么一个凶梦？可也是强盗又对着你开放手枪，与我的梦一般可怕？"少太太不便说梦中看见前夫，只言梦见图仲，责备她不到温州，故而今日有此奇祸。老娘姨说："老爷真有灵感，但昨天何不早些先托个梦，今儿便可做个准备，随便什么人叩门不开，不怕那班强盗飞了进来。"少太太道："痴婆子，你晓得什么？老爷冥冥中即使预知此事，也不能先来托兆，暗中泄漏天机；但今夜我这个梦，老爷对着我面带冷笑，自古说'梦境乃是反境'，笑即是哭，所以觉得很是不好；况且醒来时口枯舌燥，此刻身上寒热大作，一定有大病临身。那病或恐竟致不起；可怜我一个人别无亲族，倘然真有不测，如何得了！"说罢，连连叹息不已。老娘姨听少太太身上发热，伸手至帐子内摸了一摸，果然浑身沸烫，那来势甚是汹涌，因惊劝道："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必是老爷故世之后，你心中想念着他，今夜才做着这个梦儿；至于身患寒热，想是感冒风寒，旁晚时又吃了惊吓所致，谅来没有什么大病。开水已经滚了，喝杯茶安心睡觉，明儿晏些起身，养一会神，或请医生开张方子吃一帖药，即便好了。"说着冲了壶茶，斟出一杯，揭起帐子，送至少太太枕边。少太太想起身接它，觉得一阵眼花，又是几个头眩，依然躺了下去，再爬不起。老娘姨只得扶着起来，服侍她喝，觉那身子异常沉重，心上也颇犯疑：生病人只发第一个寒热，不应有此现象。少太太喝完了茶，十一月里的天气最是夜长，老娘姨见天尚未明，收拾过风炉茶具，和衣仍向烟炕上睡去。

少太太得的乃是噤口伤寒，这一夜与老娘姨说话及喝茶

之后，次日起水米不沾，连言语也欲说不能，临终没有什么交代。并不是邢衮与图仲有灵，托了个梦，竟然马上便要她死，大约世界上造孽的人，临到将死的数时，必有一刻天良发现，懊悔他自己一生所作的事。少太太因遭了盗劫，想后思前，天良发现，自古说“梦由心造”，遂构成这一个梦境，亲见前夫、后夫，其实哪里有鬼？并且哪里有梦？既然无鬼无梦，可知这病并不由鬼梦而起，此理显而易明。无如这种事一落在愚夫愚妇眼中，必要迷信到个极点，老娘姨既知少太太病由梦起，次日除请翁朗忠诊治之外，晚上边折了许多冥锭，并点了三枝线香，向床上叫病人嘘了口气，连香连锭俱化在天井里头，临化时满口通神，叫图仲保佑少太太速愈。

少太太神识尚还清楚，知道老娘姨把锭烧给图仲，想到前夫邢衮梦中嗔责着她，岂可不另外化些锭帛？不能再顾什么羞耻，只好与老娘姨说知，叫她明天晚上照样再化一次，无如舌尖既强，喉咙又已失音，只装着许多手势，又狠命吐出一个“前”字、一个“邢”字、一个“梦”字。老娘姨起初不解，后来思索再三，问她梦中可是又见前夫？少太太点了点头。老娘姨暗把舌尖一伸，答应她次晚再多化些锭，遂又买了两块锡箔烧了。

哪知少太太病势愈重，渐渐连便溺不知，老娘姨一个人实是服侍不来。因胡家并无亲族，上海只有几个朋友，与萧怀策最是要好，当初图仲丧事俱是他一人经办，没奈何奔到长浜路去报信，并与他商议善后事情。怀策听邢少太太病了，那病又从盗劫后当晚得梦而起，既有这一个梦，一定是怨鬼索命，大数已到，决死无疑。不过先前若没有盗劫之事发生，她手中藏着千把块钱，除了断送之外，很是有余，替她办事的人，可以唾手而得；如今只剩得一屋子家具与着衣服一切，变卖了把她殓

棺，虽然还有些余款，但已为数不多，没有什么意思；因懒洋洋的推说自己有事，不能前去，只好等她真有不测，再议身后各事；此时一个人服侍不来，回去添一个老妈子，大家小心侍奉。老娘姨见怀策不去，别的人估量着更是不肯，关照他也是无用，只得向荐头店当真添了个人，回到公馆再说。

怀策等老娘姨去后，，想起兄弟碧山新近在西牢内释放出来，看他手头甚是宽转，这钱不知哪里来的？莫要胡公馆这件盗案，竟然有他在内？他恨少太太办了一年西牢，此时放了出来，打听得少太太已经改嫁，叫着些狐群狗党，有意抢她一下；一来得了赃可以暂时度日，二则报了拘办之仇；但此事断断盘问不出；况且此种人但愿他手内有钱，不来找到自己，便是侥幸，不必去盘问着他。故此想了一回，又想到邢少太太死后，怎样替她办丧，怎样收拾她的器皿、衣物。自己的动用家具自从土号被封，一齐没有的了，本来并没有办，如今可以不必再买。

怀策有怀策的算计，碧山不愧与怀策弟兄，他有他的心肠。这回从西牢内期满释出，果然不出怀策所料，因记恨着少太太把他拘办，绝不怪自己犯法的不是，暗暗纠合了毛老植、童小七、山老广等，访明少太太改嫁细情，那天借着送信为名，竟公然前去抢劫。碧山因少太太认识，不便进去，只在弄堂内望风，少太太故没有见他。进去的是毛老植、童小七、山老广三人。在楼底下放枪的是童小七，在房间内放枪的是山老广，翻到手饰匣抢着出去的是毛老植，在弄堂内放枪把枪珠打进墙内的却是萧碧山。他们四个人做到了这笔买卖，每人俱有好几时受用，却把鲜龙活跳的一个少太太因惊致病，因病致死，哪里放在心上？虽然少太太稔恶已满，在果报家说将起来，必道是命该如此。但碧山等也恶贯将盈，阅者且莫心急，

后书自有下落。

如今要紧说少太太病到第七天上，伤寒转筋，翁朗忠用了一帖凉药，吃下去到半夜之后，新来老妈子说这帖药很有效力，身子已凉了许多。哪知到得黎明将近，竟然非但是凉，浑身渐渐冰冷，双足挺了一挺，顿时一命呜呼。老娘姨见了大惊，极声喊了一回，喊她不转。等着天光大亮，叫老妈子守了死尸，自己飞奔去报知怀策。

怀策这才约了燕桂、兰坞等一同前往，发议把屋子里的箱笼衣物一齐变卖，好与她备办后事。怀策去叫了一个人来，约略估了估价，说它俱是次货，没有销路，并不要买。燕桂想另外叫人，怀策恐缓不济急。说各物既然估过了价，丧事里该用的钱，不妨由我暂垫，先把死人盛殓好了，缓天再叫别的家生店来估看。有人要买最好，万一一时真没人要，只能由我替她弄间屋子堆放起来，一件件拆开零卖，不怕没有人要。卖下来把钱还我，有余替她多做几场道场，连图仲一同超度，也不枉与他们相识一场。燕桂等听言之有理，并闻他先肯垫钱，人人俱说很好。

怀策遂回到长浜路花会里头取了一百块钱，马上去置备棺木，衣服箱内现有凑了五个零头，并不再添，只买了一副衾枕，并叫了四个和尚、四个道士念些材头经咒，又唤了一般吹打，当晚草草棺殓。棺木也寄在栖幽公所，口中说腊底时必须替她择地安葬，哪知到二三个腊底已过，公所里催掩埋了几次，没有人去，始把她葬入义冢，真是不贞妇不堪的下场！一言表过不提。

怀策既将少太太丧事办毕，第二天便叫了两部塌车，到公馆去车运东西；更把房屋退租；老娘姨、老妈子给清了她们的工资，叫她各自回去。刚巧诸事部略定妥，忽然花会里来了一

个茶房，跑得满头臭汗，说西门内总会里头出了事情，叫怀策马上快去。怀策大惊道："城里头前十天并没开筒，今天刚轮到第一天，出了什么事儿？"来人道："什么事没有清楚，我是戚先生差我来的，要问戚先生便知。"怀策道："戚先生现在什么地方？"来人道："在长浜路分会里头。"怀策听祖诒安安稳稳的已经出城，料着没有什么大事，回说："本来我便要转了，只因塌车上尚有些零碎东西没有装好，你可替我照管一下；等装好了，押着一同回来。我坐电车先去。"茶房唯唯答应，便去帮同料理一切。

怀策到泥城桥，坐电车至法租界换车，一路想城里必是有甚侦探人等要些好处，祖诒胆小，开发不来。其实既然开了花会，这小钱断断爱惜不得，暗里头应酬他们些些，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又想卫良新、龙伯清今天俱在城内，祖诒何以不与他们商量，竟然赶出城来？可见他一些儿没有能耐。这心思辘辘般的转着，电车甚是迅速，一霎时已经到了。

下车移步入内，祖诒一见怀策，竖起着血色全无的一张面孔，等不及他坐定，开口说："完了，完了！你怎么帮着人家办理丧事，偏偏一时找不到你。"怀策见他形色慌张，倒觉呆了一呆，问他："因何这样发急？有话我们好仔细商议。"祖诒道："事已糟得这么样了，还有什么商议出来？请你来无非赶紧想个法儿，进城去探一确实消息，到底官厅子要怎样办法。"怀策微笑道："我知道了，想是官厅子里有什么人到会里来查抄证据，被他们抄到什么东西，拿话来哄吓着你？只要这人真正是官厅子内来的，应酬些没有什么不可，恐防来人或是假的，那可一定不能受诈，往后办事不来。"祖诒发急道："来人哪有什么假的！岂但被他们抄到证据，连房屋也被他们看守着了，良新、伯清二人俱被当场捉去，这事如何得了！所以马上要请你

回来。”

怀策始跳起来道：“怎么说？官厅子有人来看守房屋，并把卫、龙二人捉去，办得哪有这样迅速？我们会里头一向出着使费，难道那班人不先来报个信儿？”祖诒道：“倘先有人前来通信，何至闹得这样厉害？我也很怪那班拿使费的，平时整百整十的拿着钱用，今天不应这样守着秘密，使人迅雷不及掩耳，一些儿没有防备，以致内容尽被捉破，人都奔避不来。”

怀策想了一想，道：“良新、伯清既被捉去，你怎样跑掉的呢？”祖诒道：“我当时若在会内，想能够跑得掉么？只因我的烟瘾到了，恰巧在这里吸烟，才得没有拿住；这倒是城里头不能吸烟我在租界吸烟的好处。”

怀策听他出事时不在城内，问：“既然你刚巧出城吸烟，这些官厅子派人看守房屋，与良新等捉去的话怎能晓得到这样清楚？”祖诒道：“那是航船姚得奎来说的。官厅子到会内查抄的时候，姚得奎进城等候开筒；幸喜迟了一步，尚还没有入内；见会中的前后门俱已有巡警守着，情知出了大事，故在左近探听消息；探明了飞奔出城，向我一一告知，叫我千万不要再进城去。他此刻已到浦东分会里送信去了，叫碧潭好诸事留神。”

怀策听罢，凝神半晌，说：“得奎为人素来精细，他打听出来的消息，谅来十不离九。但与侦探等不很熟悉，究竟此事因怎样发生，与官厅子里此刻怎样的主意，他还探听不到，此事必须我自己去走一趟儿。倘然为的乃是金钱，一定尚有法子可想；若是别有什么讲究，探明了，我们再大家商酌。你可索性在此略待片时，听我回话再说。”遂急匆匆立即进城，寻见了一个侦探。

此人姓申名守，别号耀泉，正是在会里头每月拿着使费、担任官厅子断然没事的人。一见怀策，不待开口，抢着说道：

"萧先生,你可是刚进城么?今天会里头这件事,没有发动的时候,连我也一些不知,真是非常诧异。幸亏你是个明白人,谅来决不怪我。此刻我正有几句要紧说话要告诉你。已差伙计出城,路上可曾遇见?"怀策道:"路上没遇见他。今天到底是什么回事,风急火急的办得这样厉害?第一我要问你,卫先生、龙先生到了里头此时怎样?可能设法保他出来?"

耀泉道:"二人现在拘留所内,这是件刑名案子,恐怕一时保不出来,你不必去设甚法儿。我要对你说的只因此案是警正的主动,警正奉着巡警总长的密令,听说总长处有人暗中告发,才闹出这桩祸来。"怀策诧道:"总长处哪个告的?本区及检察厅因甚不告,却告到总长那一边去?"耀泉道:"我也为着这个疑点,即刻亲至总厅探听,始知总长有个亲戚,前清时也曾做过一任道台,此人姓严,排行第七,人呼他严七大人,光复后不做官了,住在上海北门城内。他有个姨太太,在上海书寓里头讨的,那名字甚是奇怪,听说叫做爱朵,在书寓里的时候,招牌叫花艳楼。生平最爱赌钱,自从嫁了严七,公馆里家法森严,不要说牌九、摇摊俱不许赌,就是麻雀、挖花和近来最新流行的圈的温扑克也不准动他一动。爱朵心上甚是纳闷,因与你们会里头一个女航船……"怀策惊道:"女航船便怎样?可是纠她出去赌钱?"

耀泉道:"严七公馆里的姨太太,怎能纠得出她?女航船断没这副本领,不过她与爱朵认识,常在公馆里头进出,打合她去买花会,方茂林、徐元贵的买入了迷,不知不觉丢掉了一千多块洋钱,瞒着严七并不知道。心上想一块钱赔二十八块,总有一天买了回来。因自己不能出门,花了钱找一个乡间女子,替她到一个坟上去祈梦,黑夜里烧了无数香烛纸锭,并斋了许多酒菜。那女子在坟旁宿了一夜,天明进城,回复爱朵,说祈

到的是张九官，爱朵遂天天叫女航船买张九官，偏仍一天没有买到。她知道张九官是一条猴，巴不得自己也做个梦，亲身与他交接一下，只要把一千多块洋钱买回。又叫乡女到坟上去烧纸，并替她虔诚祷告。晚间恐是想迷了心，竟然有个猴子入梦，睡里头说出许多呢语，把严七在床上惊醒，仔细向他盘问。爱朵尚不肯实说。严七因听她未醒时口呼着张九官、张大仙的名字，晓得张九官是花会人名，必定是买花会入了魔道，遂盘诘她的银钱、首饰，这才破露出来，不觉心中大怒，把爱朵痛骂一场，逼着她说出花会地点，次日便写信巡警总长，定要与地方除害。你想这事险不险呢！”

怀策听了骇道："照你这样说来，这花会从此不能开了，捉进去的卫、龙二人，只恐还不见得轻轻释放，且是金钱运动不来的事，那便如何是好？”耀泉道："卫、龙二人过堂之后，定要解到检察厅去发落，罪名预决不来；花会这所房屋，只恐马上定要发封，戚先生是自己的产业，分明吃了大亏。”怀策愈讶道："房屋竟要办到个发封么？戚先生幸而方才并不在城，没有进去；发封了房屋之后，不知他可能没事？”耀泉道："戚先生既是筒主又是房主，罪魁祸首，怎能没事得来？他从今后不要进城最妙，一进城便万保不住。但这件案尚有个重要人犯，官厅定要出票拘拿，虽幸此人住在租界，究竟也要早些打点，莫被提进城来为是。”怀策急问这人是谁，耀泉微笑不肯直说。怀策觉着，急得立起身来，说了声“多承关会”，往外便走。正是：

无枝已作惊弓鸟，觅水浑如漏网鱼。

要知萧怀策何故起身要去，花会案子官厅如何定断，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柳飞飞大胆抗提
贾惺惺只身避祸

话说萧怀策因西门内花会被封，侦探申耀泉说戚祖诒的房屋缓天一定入官，叫祖诒休要进城；又说官厅尚要出票拿一个人，此人现住租界。怀策问是哪个，耀泉不肯实说。怀策估量着必是自已，立起身谢过耀泉，便要往外。耀泉一把扯住他道："你慌怎的？官厅内没有你的名字，尽请放心。我们是要好弟兄，倘然有你的事，我必定要先告诉你。"怀策诧道："不是我到底是谁？你肯向我通一个风，我好交代他做个准备，自当从重酬谢。"

耀泉道："若依公事而论，这个人的名字断断不该泄露，被她跑掉了吃罪不起；但依着我们的私情，又不能不通知你。这人并非别个，乃女航船柳飞飞。官厅怪她诱人赌博，拿到了定要重办。此人虽然女子，谅必很是漂亮，你去对她说了，定能知道好歹，不负我一片用意。"怀策恍然道："原来是她！你早已吐过口风的了，怎我一时想不起来？官厅今要办她，必因严七那封信上而起。幸她住在租界，提拿甚是费事，又得你预先通信，再好没有；我马上对她说去，明后天必有些薄意送来。"耀泉含笑道："这也不必急急，多缓几天也好。不过她倘想暂避一下，愈速愈妙，迟了恐牌票出来，捕房一签了字，断跑不了。"

怀策连连称是，遂急别了耀泉，飞风回北。第一先要安慰祖诒，知道他胆子甚小，向来又吸着口烟，城里头的官司，吸烟

人最是难受，故叫他暂且住在法界，千万休进城去；至于发封房屋一层，姑且不与他说，恐防知道了定要发急。祖诒问卫、龙二人怎样，可能马上出来？怀策说："此时没有过堂，大约过堂后方可交保；即使保他不出，大不了管押一月两月也要释放，断然没甚大事。"祖诒信以为真，遂在长浜路住下。身旁没钱使用，幸亏法界这个花会尚没有收，每日可以取几块钱敷衍过去。

怀策既把祖诒安顿，便到舢板厂去看飞飞。偏偏飞飞出外去了，旦桥也不在家。只有玠如因身子不好，这几天向蝶花社请假，不去演戏，镇日价在房中半眠半坐，并不出门。薛丽鸿陪伴着他，虽然爱情甚好，因他得的病甚是尴尬，满肚子担着心事，说不出来。怀策不知玠如有病，只道他难得在家，叫老娘姨请他下来，想把飞飞的事说知，他们名虽叔嫂，暗中甚是密切，不必再等飞飞回来。

谁知老娘姨上去之后，下来的不是玠如，是薛丽鸿。见了面，说玠如患病，现在卧着不便下楼，有什么事找他，说明了不妨转述。怀策道："原来玠如病了，不知几时起的？是甚病儿？"丽鸿道："起有十天多了，患的乃是湿气，大约没甚要紧；不过四肢有些癞疥，很是讨嫌，所以他这几日没有下楼。"怀策暗想："癞疥乃是硬病，何至不能下楼？谅来另有别情。"但丽鸿前未便细问，因说："今天到此，要与旦桥夫妇谈天，和玠如没甚事情，既然他现有贵恙，不妨俟旦桥等回来再说，可知他们哪里去的？"丽鸿道："哪里去俱没有说，大约晚膳时定要回来。此时天快黑了，请你略坐一下。"怀策点头称是，叫丽鸿自便。丽鸿说了一声失陪，反身上楼。

怀策见她面色很是不快，猜不出是甚意思，只一个人在客堂坐着，盘算替飞飞如何打点，好把这案子冷它下来。俗语说

得好："官无三日紧"，只要将风头略避一下，往后当可没甚大事。又想官厅要拿飞飞，依了耀泉的话，此案并无原告，只凭着严七一封信儿，租界上或能掉个枪花，办到个捕房不签字，最是干净。一免飞飞到堂。二则官厅提不动人，当可知难而退。长浜路那个分会也能保全得来，不见得再向法界行文请禁，办甚交涉，临了儿仍弄到个毫无结果，没有面子。

正在思想出神，旦桥先已回来，说："即刻因事出外，路上遇见肖湘，知道西门内出了事情，此刻他往长浜路寻你去了，究竟这事闹得怎样？"怀策道："肖湘也知道了么？此事与他没甚关系，无非丢掉几个会里头的本钱，不算什么；倒是你现很吃紧，故此特来商议。"

旦桥惊道："会中彼此俱有股本，怎吃紧起我一个人来？难道祖诒在内办事，倒可逍遥事外不成？"怀策道："祖诒是个筒主，自然断跑不了，他这一所房屋缓天便要发封，即此可想而知。你虽不很到会，嫂子却担承着女航船的职务，此事正由她身上而起，你如何脱累得来？"旦桥越发惊骇，问："女航船怎样失风，以致闹出祸来？"怀策把耀泉的话从头至尾述了一遍。旦桥急得魂不附体，只盼飞飞回来，大家商量对付方法。

照了怀策的意思，连夜便要向租界上行政机关花钱运动，西员虽没有法想，办事的各华人处皆可先去打个招呼。旦桥嫌为数太巨，主张飞飞暂避数时，官署果来拿人，只说出外已久，请个律师到堂，证明她近在什么地方，并不在沪，把案驳掉，将牌票当堂注销，亦是上策。

二人各持意见，正在委决不下，忽听有人叩门，问里边可是姓卫？旦桥恐官厅已有人来，心上大惊，叫车夫且慢去开，自己到天井内，低问外面是谁。那人随口答道："是我。卫旦桥先生可在家内？"旦桥道："你是哪里来的？"那人嗫嚅道："你且

把门开了，有张要紧字条在此，看明了自然知道。”旦桥越听越疑，哪里敢开。怀策其时跟了出来，低低的道：“天光已经黑了，不见得是牌票到门；即使真是牌票，不开也万过不去，难道他竟回去不成？”旦桥听说得不错，没奈何将门开了半扇。那人已侧着身挤了进来，手中果然擎着一张字条，并不是甚牌票，并且门外也没第二个人。旦桥见了，略略放心，问他：“这张字条给谁？”那人道：“我是公堂上女押所里来的。这张字条是一个即刻送进押所的卫柳氏叫我送给卫旦桥先生，不知哪位是卫先生？”

旦桥听飞飞平白地进了押所，这一惊非同小可，口中虽说“我便是卫旦桥”，伸手去接那张字条，好像这张纸足有百来斤重，拿在手中，手腕颤个不住。还是怀策有些主意，替他接来仔细一看，见上写着：“刻下因案在途被拘，见条速至女所，有要话面谈。千乞，千乞！”即向来人说道：“卫先生已知道了，马上便来，你可去罢。”那人索取酒资，旦桥给了两角小洋，那人定要四角，旦桥照数给与。那人说：“要来千定快些，稍迟押所便要下锁，必须明天再开；不比从前很宽，随便什么时候家属俱可进去。”怀策答称知道。

看着那人出去之后，问旦桥：“今天飞飞哪里去的？怎在路上被拿？她除了花会女航船的案子，可还有甚别的事情？”旦桥道：“今天她因扬州去的贾惺惺到了上海，住在鸳鸯旅馆，特地去探望的。平时除了花会之外，她是一个女子，别的不干什么，怎会半路上被公堂拿去？若说是遭人暗算，诬陷着她，从前蕙春与她反对，口口声声要想报复，近来听说蕙春出门去了，并没有反对的人；不是花会发觉，还有怎的？”怀策道：“既是这样，你可马上去瞧她一下，第一打听她这张牌上可有原告，明天好请律师辩护。”旦桥踌躇道：“衙门中的事情，我一向搅不

来它，可能够你陪我同去，诸事熟悉些儿？"怀策估量着自己决不有牌票，以前策记号内的事，已由但姆与贾扬仁帮同理妥，公喇洋行里的控案早由原告注销；其余华人欠款，不听见有人告发，衙门前可以去得，当下因一口答应。二人遂一同前往。

与飞飞见面之下，先问她怎样在路上被拘，牌票上写的是什么案由。飞飞道："我方才在家内出来，叫黄包车要到鸳鸯旅馆。尚还没有上车，来了一个洋人，两个华人，问我要到哪里头去？洋人不认识他，华人中内有一人，我知道是衙门里管牌票的，从前祖诒告我，正是此人经办，所以和他甚熟。这回自己心头无事，认做乃是闲谈，因老实说到鸳鸯旅馆。谁知那洋人操着中国说话，忽然对我说道：'鸳鸯旅馆不必去了，衙门此刻要你快快跟着我们同去。'我便说并没犯法，那华人在身畔摸出一张牌票，细细读给我听，说是西门内花会案发，卫良新、龙伯清由审判厅讯问，供出我在会内为女航船，犯了刑案，故由官厅立刻照会公堂，务获解办。我宛如青天里起了一个霹雳，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要想回到家中和你见面，那洋人一定不允，逼着要跟了他走。连车子也不准我坐；后由华人做好做歹，才坐了部黄包车来的。此刻天已黑了，保出去谅已不及。从前为了花娜娜的案子，押所里本已到过，住一夜也没有什么；不妨等明天过堂，但过堂后不知可要解进城去？倘使一进了城，恐这案子闹得糟了，必须想个法儿才是。"

怀策听牌上是卫、龙二人当堂供出，虽无原告，有了证人，明知此事不妙；惟律师总得要请，好与他商量辩护，但愿不移解进城最妙。因用言安慰她道："城里头地方官的权力，租界上没有用处。虽然公堂上准了他的移文，今天把你捉了，明天解不解权在公堂。当连夜去请个律师，替你明儿在堂上申诉，说女航船没有凭据，不可仅凭着官厅子一角公事，胡乱移解，失

了租界上的主权，谅必律师有些效力。但苦今夜不能出外，只可暂宿一宵，所有费用一切，当由旦桥替你部署，尽可放心。”飞飞道：“惟愿如此最好。但这种事旦桥并没经验，难得你此刻同来，倘能出力帮他最妙，否则明天万一误事，那可不是顽的。”怀策连说一准帮她，即与旦桥开销了些使费，别过飞飞出外，同去请了一个律师，讲定二百银子，明早一定出庭。

次日，怀策也到堂观审。旦桥不必说，一早便到。十点钟时飞飞过堂，律师便向堂上申说：“此案官厅并无原告，不能凭着一纸空文，移解入城，恐起平空诬陷之端。应请堂上先讯被告，究竟有无其事，再行定核。”会审官竟然准了诉词，由华官面谕城内来差，准俟讯过一堂再夺。飞飞仍押女所，律师当堂恳请交保，堂上未准，遂由巡捕押下。律师与旦桥等俱一哄下堂。

飞飞此次逮案，连前已是第三次了，又闻会审官不允移解，胆子愈壮，所以神色自若，绝无惊怯之状，下堂后安心在押所守候。午后旦桥又去探望，说律师处的翻译散堂后再三谆嘱，下次过堂之时，必须咬定不在花会办事，连去也并没去过，不知房屋面东面西；卫、龙二人虽然认识，素无嫌怨，谅不至含血喷人；此案内都不尽不实，堂上必欲穷究，请移提卫、龙二人至北质讯，方可水落石出。那时律师有了题目，这文章便做得下去；否则一露口痕，城内仍恐要人，律师无力阻止；务要牢牢紧记。飞飞闻言唯唯，问怀策何以此刻不来。旦桥答称：“进城探访消息去了。如果今日松些，以后稍可放心；若因你没解进城，再有什么举动，尚须格外防备；他还有法租界及浦东的两个分筒很是担着心事。”飞飞道：“倘然怀策出城尚早，今天叫他再来一次儿，我还有要话商议，迟了明天务必要来，千万不可误事。”

旦桥依言出外，重至长浜路去候怀策。只见碧潭在那里和祖诒讲话，脸上很不好看，忙问浦东怎样，碧潭摇头道："浦东今天早上也有人来搜抄，幸亏隔天姚得奎来关照，我把证据一切俱已藏匿尽净，他们一些拿不到甚把柄，恨恨而去。临行问我可是叫萧碧潭，我说正是，他们点了点头，仿佛去回覆官厅，说不定还要补牌拿我，所以我跑了出来。"旦桥道："如此说来，浦东也一定是开不成了，只靠着这里长浜路一处，虽在租界地面，究竟甚是危险，停刻等怀策到来，必须另外酌议一个地点才是。"祖诒道："我也是这样想。会里头正在发达，倘因官厅一捉，便把场子收掉，很是可惜；所以除了另议地点，没有第二个办法。昨天白肖湘也曾说过这话，不过没与怀策会面，因此大家尚未决议。"碧潭道："若说开花会的地点，租界上僻静之处甚多，不必定要华界，且等大哥回来再说。"三个人你言我语，主张俱是一样。少顷白肖湘到来，说他住的沪宁火车站地方正在华洋交界之处，开花会最是合宜；浦东这个分筒尽可迁至那边开办，长浜路便作为总筒。祖诒等彼此赞成，但等与怀策说知，谅他也决不反对。

谁知候至天光断黑，怀策回来，说城里头因飞飞提不到她，大失面子，今天已将此案详请交涉使交涉，将来当由交涉使照会公廨，从严办理，并且连法界上的分筒也俱牵涉在内，风声非常紧急。这案闹得大了，不得不暂避一下。明天起法界上决计收歇，不再开筒，浦东也是一样，且等事平再议。众人听了大惊。祖诒因花会一收，城里头又不能进去，弄了个无家可归，心中更是骇闷。碧潭向听怀策指挥，闻说浦东叫他收场，当晚立便回去。肖湘见大事已去，迁设一层，不再提及。旦桥只把飞飞要请怀策讲话，明天务必前去的话告知，当下各自散归。

次日，怀策去见飞飞，问她有甚事情商量。飞飞说："讼事只能听候过堂，此时没甚计议。只因另外尚有件事，自己在押所内不能前去，且桥又办它不来，玠如刚巧病了，故要托你做个代表，到一处去。"怀策问为了何事，要到哪里，飞飞道："我前天在家里出来，因贾惺惺到了上海，住在鸳鸯旅馆，故要前去看她，已对你说过的了。后来进了押所，至今没有去得，失了惺惺的约，一定她望眼欲穿，故要托你去一次儿。"怀策道："正要问你，向来你与惺惺不睦，这回到了上海，怎要去看起她来？"飞飞道："我们本是要好姊妹，只因彼此嫁了祖诒才不睦的，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深仇宿怨。她在祖诒那边出来，与小陈住在曹家渡小房子内，瞒得人铁桶相似，彼时我尚不通闻问，不知道她。后因二人同到扬州，在金利源码头下船，那天刚巧且桥有些事情，要到汉口，坐的也是招商局轮船，动身时忘记了一件要紧东西，我亲自送到船上，偏偏与她撞见。她见了我甚是慌张，当下点头招呼，并招我至舱内略坐，央求休要漏泄此事。我因她既这样陪着小心，落得把前嫌消释，遂至舱中坐了一会，彼此复归于好。后来她一到扬州，送了许多土仪到申，从此不时通信，比醉月楼到了镇江，至今没有只字，一些没有人在眼内，觉得她反亲热许多，因此我也十分惦记着她。"不料小陈是个滑头，很靠不住，自到扬州之后，倚恃着惺惺有钱，竟然吃着嫖赌的无所不至。惺惺屡次劝他，且与反目过了几次，哪有什么用处？不上一两个月，把惺惺带去的银子糟掉了不知多少，并看上一个土妓，一心竟要娶她。惺惺抵死不允，说跟他时曾发过重誓，决不再娶第二个人，怎能口血未干，干此负心之事？谁知他老羞变怒，竟把惺惺非打即骂，磨折到个不亦乐乎。那土妓另外尚还有个客人，也要娶她，看小陈迟疑不决，便想去嫁那一个人。小陈动了醋心，有一天在妓院喝醉了酒，不

知向哪里弄到了一枝手枪，竟与这客人拚命。那客人也并不是个善类，把他的手枪抢住，要到当官控告，说他是个乱党。小陈怒从心起，向他狠命一拳，打在腰内。那人笑了一笑，跌倒尘埃，顿时殒命。小陈抢回手枪，如飞逃遁，没人敢去拿他。院中见闹出人命重案，立报官厅相验，飞饬缉凶。可怜惺惺如在梦中，不知小陈肇此大祸，幸由邻居报信，始立刻收拾细软，星夜逃上轮船，坐的虽是官舱，只因单身女子，身畔挟着重资，容易动人眼目，中途被长江积窃在茶中施用迷药，竟将饰匣窃去，及抵吴淞始觉，报请帐房查缉，哪里查得出来？现在到了上海，暂住鸳鸯旅馆，真个是进退无门，故叫茶房送信请我前去。我已去过一次，这些话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怀策听了诧道："惺惺怎么弄到这个地步？既在扬州遭了大祸，又在路上遇到积贼，真所谓屋漏更遭连夜雨了。但你既已去过一次，还要再去则甚？"飞飞道："我这话还没有完呢。上次我到了鸳鸯旅馆，惺惺把上项事告诉了我，说一句叹息一句，渐渐说到往后日子，除了挂牌子重理旧业，再没有别的法儿。故要托我找个做手，代掮四五百块洋钱，以便置办衣饰一切，并须代觅一家院子。我因此刻残冬将尽，各妓院哪有房间空着，必须正月里头方可。惺惺身无半文，实是迫不及待，因商量先摆个碰和台子，暂混一月半月。已在珊家园找到了一所房子，代付过五块定洋，并替她说定了一个掮洋钱大姐，就是从前在百花里跟过我的阿招，愿掮三百洋钱。诸事便已说妥，前天正要前去回覆，不料闹出这花会内的断命事来。你想惺惺在旅馆内盼着回音，住一天要一天的开销，拿什么钱来使用？岂不要活活急死？就是阿招那边，也不能搭桥着她，房屋再迟了也要把定洋作废，另租别户。故思此事非你不可，请你赶紧替我去跑一次儿。惺惺一定心上感激，阿招处也要你替她拉

拢，有什么事，由我替他们担代就是。”怀策听罢，始知惺惺万不过去，没奈何又要重抱琵琶。估量着她年岁、品貌与做客人的那副手段，摆碰和台更比在妓院合宜，飞飞调度得果然不错。此事尽可代去一下，一能使飞飞不致负托；二能使惺惺见情，将来很可打几次白茶围儿；三则不妨与她订一个约，日后有甚生客，引领前去，仍如当初引戚祖诒入院一般，叫她怎样酬谢。因连连点首应允，并赞飞飞对待惺惺很有意思。

飞飞问：“城中消息今日怎样？昨天公堂上提不动人，可还再有什么别的举动？”怀策恐她害怕，并不直说，只称官厅并无消息传出，大约公堂不肯移解，决不能勉强要人。飞飞冷笑道，“这样看来，华官真是一些没用，只好欺侮着自己地方的百姓，要拿就拿，要办就办，一到租界上，便威令不行，莫说这件案请了律师，益发移提不来；即使没有律师，也不见得一解便解。我想下次到堂，只要中西官问过口供，律师帮同着申辩数句，决定可以当堂释放；不比从前花娜娜那件刑案，犯在租界之内，才吃了一场结实官司，至今回想起来，尚还有些心悸。这回老实说不在心上，至多十天八天，谅来定要出外，无非花掉我几百块钱罢了，也算我命里头该破这财，真是晦气！”

怀策听她说话藐视，恐防问供时过于大意，交涉使既有公事，这一堂必甚吃紧，不可口齿稍松，因回覆她个隐谜道：“话虽如此，俗话说‘官官相护’，过堂时也当格外留神，必须开释后方得放心。否则刑案究竟不比民事，更不比国事犯，公堂上可以照例不解；须防它有甚变动，连律师也作不来主，拿不甚稳。”飞飞听了不服道：“官厅说我是女航船，没有证据，这口供我定能咬得住它，没证据便可胡乱提人、胡乱移解？难道官厅说我杀人，便能算我真正杀了人么？我想城里头这回定要拿我，很觉没有什么理由，乃是自己要讨没脸，或是道那里想

着我的好处，侦探要揽几个钱；其实我的钱不容易揽，他们这个念头分明转错了呢！我柳飞飞倘因这一件案，被城里头揽了半个钱去，便永不在上海居住，没面目再在租界上头做人！”波脆的一条喉咙，忘其所以，几乎不像在押所里头。怀策正叫她轻口些些，并立起身要想出外，不防进来了一个西人，向怀策与飞飞脸上一瞧，二人不觉大惊失色。正是：

　　应信属垣须有耳，漫云骂坐出无心。

要知这西人因甚进来，萧怀策怎样出去，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严厅长痛惩赌犯　杨都督大宴群芳

话说柳飞飞与萧怀策在押所谈天，不知不觉说出了神。怀策正欲阻止着她，自己立起身来，要想出外，不防进来了一个西人，向二人细细一瞧，问萧怀策到此做甚。怀策知道女押所中的规则，只有本犯家属亲人，可以依时进内探望，其余一概不准，因勉强镇定了神，指着飞飞说道："我是她的家属，到此探望她身子可好，便要去了。"西人道："你是她家中什么人？"飞飞抢口说道："他是我的兄长。"西人怒目道："你们面貌各异，不像兄妹。"怀策忙转口道："本来我是表兄，并不是同胞兄妹。"西人道："表兄进来做甚？还不快些出去，下次不准再来！"怀策诺诺连声，宛如得了恩赦一般，飞身往外。西人复向飞飞申斥，说押所里本不准外人入内讲话，怎敢大呼小叫，不守法度？并问她方才说些什么。飞飞估量他中国话不很清楚，答称无非讲几句家常语言，并没别事。西人始嘱付她以后不许，又叫中国女役进来交代，女押所不准男人轻易出入，毋许私下收受使费，必须格外谨慎而去。飞飞等他出去之后，始得将心放下，暗思西人办事，真好严紧，但愿早日过堂，早出牢笼，免受种种羁束才好。

怀策自从吃了这次风险，往后不敢私自再去，只到鸳鸯旅馆找见惺惺，说知飞飞因案被押，不能前来，所有担任租下的房屋与阿招捐款一切，俱托代为料理，叫惺惺诸事放心，端整择日进屋。惺惺正苦身无半文，得了阿招三百洋钱捐款，马

上置办些衣服首饰，到家生店租了一房红木家生，即日算清旅金，迁移入内，取名贾第。第一天由阿招请来一户客人，碰了场和，算是老店新开，发了一个利市。怀策当夜去打了一次茶围，订定往后如有上等客人，介绍至院，当与从前祖诒一样，惺惺满口应许。这几天，怀策已把长浜路与浦东的两处分筒一齐结束，房屋退租，自己在宝昌路借了一所房屋居住，把花会里所有的钱，推称龙伯清被押官厅，不能结算帐目，分文没拿出来。因见市上近来挑膏店生意甚好，在英租界广东路上盘了一所膏店，每日挑膏度日。碧潭帮他当着天平，只苦了戚祖诒，此时无家可归，无钱可用，只能也在膏店内吃口闲饭，混着过日；深虑租界上禁烟期限一日迫促一日，各膏店抽签限闭，执法无私，不要这所店抽到在内，以后便漂流无定，不知怎样结局？况每日里受着怀策呼来喝去，百种憎嫌，大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苦。

怀策既把自己的安身之处部署安妥，只盼着花会案早日定断，倘能西门内戚祖诒的房屋恩免入官，可将祖诒送回脱累，所以一天天进城探听信息。忽闻交涉使已准了地方厅的公事，照会中西官务将飞飞解厅。越日飞飞过堂，律师虽然照前申诉，飞飞也咬定不知花会之事，会审官因这件案在城内发生，虚实均应解究，准予引渡。飞飞力辩女航船并无凭据，官厅不能信口诬人，律师也狠命帮着争执。谁知地方厅有守提巡警到堂，呈出会中两本清帐，上有飞飞兜入赌户的许多名字，并分给她的回扣银洋，竟然是个铁证。飞飞无可狡赖，律师也哑口无言，堂上遂判将犯准交来警带去，归案讯办。

这时旦桥、怀策和肖湘等皆在堂口观审，俱急得面面相觑。旦桥更因飞飞一进了城，地方厅没有熟人，所有打点一切，一些没有头路，越觉心中发慌；因与怀策递个眼色，一同下堂，

托他进城去部署诸事，顺便探听何日审讯。怀策明知这件案追究起来，定要牵连到自己身上，也暗暗怀着一个鬼胎；但又不便没人进去，只得勉强答应，向旦桥要了一百洋钱，悄悄入城。仍走申耀泉的原路，央他向各处关会。耀泉说此案恐怕随到随审，怀策不必出城，可以到堂观看。怀策有些不敢，耀泉不便相强，叫他在厅署前茶馆内候信，只要堂事一毕，亲自前来报知。怀策答称很好，果到茶馆内泡了碗茶，呆呆等候。

从申牌候至戌刻，始见耀泉到来。一进门看面色甚是不快，急问可曾讯过没有？耀泉说："怎么没讯？并且撞在严厅长自己手内。这厅长姓严名正，公事最是厉害，十件案有九件重办，一些掉不来他枪花。"怀策道："审的可是飞飞一人，还是连卫、龙二人一齐到堂？"耀泉道："今天竟是正式开讯。先问卫、龙二人口供，卫良新口齿好些，与在巡警局所说的话没甚改变，第一堂推事前所供各节也俱合得上来；龙伯清大有出入，以致屡受呵斥。"怀策道："他们在堂上供的究竟是哪几句话，把案子糟得这样？"耀泉道："他们供的第一是个筒主，咬定祖诒，所以祖诒最是吃重；第二乃是分筒，说浦东与长浜路俱有。"怀策道："可曾说出两方面的办事人来？"耀泉道："起初并没有说，后被厅长再三盘诘，才由龙伯清说出你的名字并一个萧碧潭来。"怀策跌足道："完了，完了！伯清怎么这样不济！后来堂上便怎样呢？"耀泉道："后来厅长翻阅着获案的帐目，凡簿上有名的人，一个个细细盘诘。伯清又供出卫旦桥、白肖湘，说他们俱是股东。"怀策道："他连我也供了出来，何况旦桥、肖湘！自然俱要一本直说。但此案牵涉的人太觉多了，难道堂上尽要拿办？况且一个个俱住在租界，要拿却也很不容易。"耀泉道："飞飞也住在租界地面，既已解进了城，别人怎说拿不来他？卫旦桥、白肖湘俱有住址，已经分别出牌；你与戚祖诒及

碧潭的牌乃在一张上头，一共却有两张，但一张也没有用处，算是侥幸！”怀策不解道：“怎么我们的牌没用，并且比众不同的忽有两张？”耀泉道：“因伯清供你有时住在法界，有时住在浦东；碧潭是你堂弟，恐和你合在一处；祖诒城里头的住宅封了，一定投奔着你；故此堂上把三个人出在一个牌上。一张行到法界，一张行往浦东，以为不在此处，便在彼处，一定拿得到人，其实你们两处地方的分筒俱已收了，只剩着两所空屋，俱是租的，不能够向房主要人，岂非一张没有用处？乃是你们的造化。”

怀策点头道：“原来如此。只要我们不到法界，也不到中国地界上来，这牌真是没有效力。但飞飞这一堂审问下来，究竟怎样判决？是否要拿到了全案人证再行定断？你快说给我听。我既华界上也有了牌，立刻便要出城，茶馆内耽搁不来。”耀泉道：“飞飞到了堂上，口供甚是来得，原像吃过几次官司的人。若由推事讯问，难说竟被她脱的干净，一堂开释出外，即使再过一堂，也断不能定她罪名。须待拿到全案人证，质讯再夺。无如恰在厅长手内，他讯案时脑气筋最是敏捷，执定了簿据上的赃证，说飞飞既然不在花会纠赌，因何每天她的名下必有赌款收入？把簿据给飞飞瞧看。飞飞辩称向不识字，厅长亲自指着一行说给她听。飞飞闻簿据上写的乃是飞记，供称飞飞是从前做妓女时的名字，从良后此名早经消灭，不许有人提起，存着个羞恶之心，岂有花会内公然告人，任凭立写户名之理？恐怕飞记另有其人。厅长因唤卫、龙二人上堂质证。飞飞忽说为妓时曾与伯清相识，因和狎客争风，有过嫌隙，大约这回是有意报复，故把飞记二字移花接木，信口诬攀，此风断不可长，务求堂上从严讯究，以期水落石出，并重惩欺骗公堂之罪。厅长得供，疑信参半，问他伯清当时与哪个吃醋，可能指

出其人。飞飞竟说便是旦桥。若换了第二个承审员，必因旦桥也是案中要犯，正须拿究，定将飞飞暂时收押，听候覆讯。严厅长偏因她供出旦桥，当堂识破游供，说：'好个俐口女子，你因一人捏供，本厅决定不能取信，妄想俟旦桥到案，帮你串供；那时连旦桥合做花会之罪，也可说是龙伯清有意诬他，希图把全案翻转，本厅长怎容你这样刁狡？虽然民国法律不能施用刑责，可由你信口胡言，但卫旦桥股东是真，可知你女航船也决非冤枉；本厅更有一个铁证，办你个无可逞刁。'说罢，将英公廨抄来惩办女总会的原案在堂上宣读一过，说既曾设过总会，引诱男女赌博，通宵达旦，鲜耻忘廉，可知是赌棍无疑，遂判禁押女监一年，期满后察看能否改过再夺。卫、龙二人依旧还押，西门内房屋入官。判毕，便宣布退庭。此刻飞飞想已押入监内去了。你想严厅长这一件案，办得可结实不结实呢？"

怀策听他说罢，只吓得冷汗直淋，低声说："严厅长真好利害！现须送信旦桥各人，叫他们暂避一下，自己也要想个法儿，躲在什么地方才好。"耀泉想了一想，道："英租界此刻没有牌票，一定不妨，倘恐日子多了，有人知道你的地点，转出牌来。我可介绍你一个靠山，投奔着他，保得住无人敢来拿你，倘你自己会搅，日后还可图个出身。不知怎样谢我？"怀策喜道："叫我投奔的人是谁？倘果将来得了好处，每月定当从丰孝敬，以报大恩。"耀泉道："此人姓杨名枚，光复时曾在外省做过都督，赫赫有名。只因二次革命有他在内，事败后逃往外洋。近又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上，将谋三次革命。我从前曾在他都督府内当过侦探，蒙他甚是信任。这回到了上海，正在招集同志，我可给你一个凭证，前去投効，一定当场传见；至于传见后重用与否，那可在你自己去搅，我只能暗中替你吹嘘的了。"怀策犹豫道："杨都督住在法界，我法界上现在有案，怎样去得？"

耀泉道："你不知道杨都督声势浩大，凡在他处进出的人，谁也不敢惹他。只要你见过了面，有了事情，与他手下一班的人不时往还，衙门中人谁敢动你？见了一定眼开眼闭，当做不见一般。即使真有什么不测，你可自认做国事犯，不至移解入城，并可求杨都督替你设法，岂不很好？"怀策连称承教，恳耀泉马上设法。耀泉在身畔摸出一张空白凭证，上边盖有小小一方印信，俱是篆字，识不得它；暗暗交与怀策，叫他藏好；并说明了杨枚住的门牌号数，缓天倘然要去，可拿着这东西进内，自有人来招待，便可与杨枚见面。

怀策称谢不置，当下即便出城。先到旦桥处报了个信，说飞飞已经监禁，叫他快快逃避；家中幸有玠如可以照顾一切，且俟过了风头，慢慢的再到上海，商量把金钱运动，一面变做塌案，一面使飞飞出监。旦桥因玠如近来有病，很不放心，怀策叫把细软值钱之物一齐带在身旁。旦桥听了他的说话，连夜收拾启程，到南京去找个朋友，暂在下关小住，地方厅照会捕房拿人，自然拿不到他。怀策既叫旦桥动身，又去关照肖湘，说他也暂避为是。

肖湘因家内乏人，与胡少太太商议，要她与也湘同住，方可自己出门。胡少太太因和也湘没见过面，且她向来不知此事，决计不肯。肖湘无奈，自己与也湘说知，叫也湘迁至火车站去，与胡少太太同居。也湘虽然勉强答应，却把肖湘抱怨一场，怪他一不该娶胡少太太为妻，情同诱拐；虽然目下图仲已死，没人发觉，究竟问心何安？二不该不听良言，不肯改业，与怀策等同做花会，绝不念妹子吃了半生赌饭，已成废人，天报甚酷；妹子是个女流，尚还没甚要紧，男子汉岂可怙恶不悛，致有今日之祸？往后若使再不回头，不知要落个怎样结局！肖湘不便还口，由她说过一番。次日动手搬家，将她迁至火车站安

顿好了，始动身暂往湖北，找寻翻帮中同党而去。龙伯清供他的住址，乃在虹口，如今搬到了火车站，这张牌没有行处，执牌的人白白走了一次，免不得动个堂回，说他已知风逃遁，转了一张通缉牌票，虚应故事的迁延下去。

只苦了戚祖诒，房屋已经入官，怀策恐他知道了定要发极，不便明言，只说官厅因人证未齐，尚未定断，敷衍着他。祖诒想起出来了好几天，只有小丫头阿喜与不痴不颠的僮儿范桐守着门户，不知怎样。怀策口里说门户现由巡警帮同照管，谅来没事，心里想阿喜谅必已被官厅发堂，范桐一定传荐头到案领去，祖诒今后成了个孤家寡人；吃些饭尚是小事，三两块钱一天的鸦片烟怎能供给着他？必得想个地方安插才是，否则真是一个大累；但此种人一些不能办事，安插到哪里头去？仔细想了又想，一时实没有地方，只好慢慢设法，且把自己的脚跟站妥再说。

一日，因拿了耀泉给他的党证，暗暗到法租界去见杨枚。果然屋子里有许多招待的人，验明了证上印信，并问了问乡贯姓名，引着他去见杨枚。这杨枚年约四旬左右，一张丝瓜脸儿，瘦而又长，两颊毫无肉采，高颧骨，鹰爪鼻，肉里眼，招风耳，相貌甚是阴鸷，见了怀策，因党中俱是平等主义，立起身握了握手，请他坐下。怀策先用拍马法儿向杨枚着实恭维了一会，然后说到投效来意。杨枚见他人甚伶俐，问向来作何事业，怀策说曾开过土号与洋货号。杨枚听是一个大商业家，十分优待，叫他暂行担任筹款事宜，俟军兴之日另有特别委任，又说了些党中规则一切。怀策留心看他举止，察他面貌，见他这一双肉里眼，说话时两个眼珠子似饧非饧，乃是一对桃花眼睛，暗估此人于色字上必定很重。因是初见不敢久坐，听他说话已毕，即便起身告辞。杨枚抬身俯了俯头，说声不送，叫招待员陪着

出外。怀策后至招待室略坐，与各招待员通名道姓，亲热一会始别。

次日，请各人在共和春大餐馆晚膳，共到有十数个人，一半是杨枚的亲信。怀策放出要结手段，着实把各人笼络，顺便探听杨枚的嗜好。众人俱说他很爱花柳，晚间十天内有九天在福州路一带，有人请吃花酒，或是碰和，最是喜欢。怀策暗暗记下，并私问他做的相好是谁，在甚地方。有两个人说他相好甚多，大新坊的梅魁最是要好些儿，每晚十二点钟左右到的日子甚多。那两人一个姓陈名和，一个姓单名恕，俱是杨枚的心腹。怀策探出细情，心中甚是欢喜。席散后捱至十一点钟，独自一人到大新坊，在弄口踱来踱去，守着杨枚。果然十二点后，杨枚喝得醉醺醺的，坐着汽车到来，下车入内。怀策不去惊他，俟他走进了弄，始紧行一步，抄至前边，回转身恰与杨枚劈面相遇。在电灯下弯了弯腰，问杨枚哪一家去，可是有甚应酬？杨枚见是怀策，并不隐讳，将手一指，说就在前面梅魁院内，问怀策哪一处去。怀策说："适间有个朋友，请在花称心家碰和，此刻完了，想要回去。"杨枚乘着酒兴答道："回去此时尚早，可到梅魁那边谈谈。"怀策巴不得有此一句，连称奉陪很好。遂大家一同进院。

相帮喊了一声："杨爷上来。"怀策便知他这院子里资格很深，陈和、单恕之言不错。房间里大姐人等见杨枚进内，一个个口呼杨爷，脸上堆下笑来。梅魁是个二十岁向外的浪妓，品貌虽还不错，乃是个山梁出身，伺应客人一切，脱不了山梁本色，不时要显露出来。骨头没有四两重，不时倒在杨枚怀内，不知浑身摸索着些什么。偏偏杨枚喜这一功，笑得眼睛勾了条缝，甚是得意。怀策瞧在眼内，已知他是个实行肉欲主义的人。陪着坐了片时，口中称赞梅魁不绝，迎合着杨枚的意儿。杨枚问

怀策每晚可是常有应酬？怀策答称上海风气繁华，此事万不能免，晚间不时有些。杨枚又问："外间可有什么出色人才？"怀策说："虽然有几个人，倘与梅魁比较，只恐俱比较不上。"杨枚道："你常到的是哪一家？"怀策道："随意叫几个局，并没有常到之处，牯岭路幽花那边，略略去得多些。都督如肯赏光，明天可请在幽花处夜膳，酒菜尚还可口。"杨枚道："牯岭路的幽花？这个名字很熟，好像我从前也曾去过，想不起是哪个做她。"怀策道："幽花的客人甚多，从前有个陶泰，最是要好些儿。"杨枚恍然道："那回正是陶泰请的。你与陶泰也认识么？"怀策道："陶泰和他的公郎子尧，我们不时常在一处；可惜二次革命没有成功，他二人不知哪里去了。"杨枚道："他们父子现在日本，与一个姓刘的住在一处；前天刚有信来，大约一两月内也要重到上海。"怀策道："姓刘的可是名唤泰仰？"杨枚答称正是。怀策始知泰仰也逃在东洋，只恐连娄梦渔等俱在那里，正是山水有相逢之日，缓天一个个又要见面。杨枚闻明晚怀策请他去吃花酒，甚是高兴，一口答应准到。怀策因目的已达，略又坐了一会，起身告辞。杨枚也并不再留，照例送至房门而别。

怀策出了院门，即至幽花那边，点了台菜。他平日那里做过幽花，忽然要在此请客，一因幽花处场面好些，二则取她地点特别，另有用意。次早又亲到法界去了一次，请陈和、单恕等几个人作陪。众人见怀策这样殷勤，个个心中暗喜，在杨枚前竭力揄扬，说此人颇可重用。杨枚也很有此意。那晚幽花处席上大家甚是投机，吃得十分有兴。酒至半酣以后，陈和偶然问起牯岭路共有几家妓院，怀策道："此间乃是住家，略与妓院有别，所以地址甚是僻远，只有一家；与妓院麇聚之处不同。近来上海出色妓女，有许多不在三、四马路一带，生客往往不知道她；其实很有些色艺兼全的人，那地方也比妓院幽静许多。"杨

枚听了喜道："这种人你还有么？"怀策道："离此并不甚远，珊家园有个贾第，人才出众，应酬更是一等；无如只做几户熟客，生客连面也不容易见，声价真是高贵得很。"杨枚道："熟客席上叫她，一样也应局么？"怀策道："出局一概不应，倘有熟客叫她，只能带局同去，或用包车马车接她。"杨枚道："依着你的交情，譬如此刻要叫她前来，办得到么？"怀策道："我向来并不带她，没有交情，不过和几个做她的朋友跑得甚是相熟。都督倘然要赏光她，我叫包车接去，大约还不至丢脸。"杨枚道："我的汽车现在门外，叫它去接也好。"陈和等俱怂恿道："一准汽车去接，倘恐汽车夫认不得他门口，可叫包车夫同去。"怀策含笑点头，遂唤包车夫阿六同往。

哪消十分钟左右，贾第已到，只向怀策招呼，要在背后带坐将下去。怀策忙道："我哪里能够带你，今天是这位杨都督慕你的名，特拿汽车来接你的，可坐到那一边去。"贾第故作踟蹰，怀策附着她的耳朵，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始笑微微走至杨枚身旁坐下，虽然并没开口，却尽力递了一个眼风。

杨枚在花丛中厮混，喜的乃是浪态，受的却正是标劲；贾第先使标劲，后用浪态勾他，正如磁石引针，那只针便直竖起来。一个越是有些冷淡，一个越是要去亲昵；慢慢儿冷淡的觉得不冷淡了，亲昵的被他亲昵上了。贾第替杨枚摆庄，打了一个通关，着实代了好几杯酒，合座称赞她拳量俱佳。贾第喝到末一杯酒，饮了一半，尚有半杯，要叫杨枚自喝。杨枚正与怀策讲话，没有听见；贾第怪他不理会人，把身子坐在他的怀内，举起酒杯，骨都都向杨枚口中直灌下去，自己仰着粉面吃吃的笑个不住，合坐的人一齐鼓掌。

杨枚吃这半杯酒，直如吃了一大碗重糖加蜜的法制迷魂汤，喝过后搂着贾第，当场便要翻台过去。贾第只顾摇头，杨枚

不解，问怀策是甚意思。怀策道："他家内向来不摆台面，恐怕客多嘈杂，与这里又是一个格局。"杨枚想了一想，道："我不请客，请几个自己的相好陪着同喝，叫他们见见花丛内有这么样一个人才，可能使得？"贾第道："都督真有这创格的台面，只请自己几个相好，我便今天创格，准你喝一台儿。"

杨枚一听大喜，当下便催散席，只叫怀策陪着同去，余人竟一个不请。怀策答应不迭，送陈和等各散之后，和杨枚与贾第共乘汽车，取道往珊家园。只有一个转弯便到。停了车正要下去，忽然又有一部汽车飞风的从后面追到，跳下两个人来，叫杨枚："且慢进内。"杨枚面露惊讶之色。怀策不知为了何事，只得与贾第站过一边，好等他们讲话。正是：

漫向欢场嗜风月，须防平地有波澜。

要知来的这两人是谁，有甚事情，杨枚到贾第吃酒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忒风流都督着魔　真孽障淫娃丧命

话说杨枚要到贾第处去摆酒，叫萧怀策陪着，汽车已到贾第门口停下，忽又来了一辆摩托卡，跳下两个人来，拦住杨枚，叫他且慢入内。怀策不知为了何事，与贾第回避开去，好使他们聚谈。但见来人附着杨枚的耳根说了好一会话，杨枚初时面带惊惧，后来摇了摇头，还附着二人的耳朵，仿佛是叮嘱些什么，二人点头不迭。杨枚便把手一扬，二人也抬了抬手，各自上车，如飞而去。杨枚回转身招呼贾第，怀策已与贾第跑了过来，当场并不问二人是谁、到此做甚，让杨枚进门，由贾第导引登楼，入房坐下。

杨枚看房内陈设一切半中半西，甚是精致：靠壁四张红木交椅，两张红木茶几，中间一张红木方桌；靠窗是一只红木洋式写字台，一只红木螺丝旋圆椅。写字台上供着两个外国花瓶，瓶内栽着两株外国水仙，尚未着花，那叶子却青葱可爱。写字台的两旁，四张柚木洋椅，横里头是一只柚木沙发；壁上边一面大着衣镜，正对着外国双人大铜床，床上边的菜花铜梗擦抹得金光耀目。床前一只红木外国式妆台，台上摆着一只石钟，又是两个外国花瓶，瓶内插的是两枝罄口腊梅，可惜已开泛了，并无香韵。妆台边的壁上挂着一帧贾第的时妆放大小照，衣饰布景俱用绸绉制成，乃春生轩新发明的。交椅边的壁上悬着四幅裸体美人，用红木镜框镶着。杨枚几乎看出了神。

怀策伺候他瞧过一会，陪着在交椅上坐定，问可要写甚条

子，交代汽车夫去请客，这里没有相帮，很是不便。杨枚道："说过并不请客，只消叫汽车夫关照梅魁等各妓，令她们快来就是。"怀策问："请的是哪几个相好？"杨枚叫贾第唤汽车夫上楼，亲自交代，乃大新坊梅魁、福祥里春心、迎春坊春宵楼、福宁里怀春庐，百花里春意、汕头路夜夜红等共是六个，叫她们马上快来；局票不写，帐上可以算一个局。汽车夫答应着立刻便去。怀策问："汕头路夜夜红可是从前在西荟芳的？"杨枚答称正是。怀策想起甄兰坞前曾做过这人，在青楼中是一个惫赖妓女，怎么杨枚也会做她？看来真是个不择精粗美恶的人。贾第须要放些手段，才能够擒得住他、不到别地方去。他花的钱乃是公款，怕不整千整百的用在贾第一人身上？比当初祖诒更要阔气。因偷空关照贾第。贾第会意，垫现钱向"别有味"叫了两席丰盛菜肴，又窥杨枚酒量甚好，一定贪饮，到"马上侯"叫了一坛花雕，预备席间灌他一个大醉，不放出门。

怀策见贾第正在料理酒菜诸事，房中并没别人，始问杨枚方才门口遇见的那两个人可是有甚军事。杨枚低低答道："军事时机未至，大约尚须略待数月。方才来的那两个人俱是机关部中会员，因会内近日势力膨胀，城里头得了风声，据说有几个北来侦探被他们缉明地址，具报镇守使署，要想照会租界密地查拿，所以特地前来报我。"怀策讶道："这个信息可真的么？"杨枚笑道："也许真有这事。但我们的秘密所在岂止一处两处？你相聚得日子不多，尚没清楚，缓天自然知道；至于查拿一层，我因多事不如少事，已经交代二人，叫他们把机关部即日迁移，大约三两天内一定不在原地方了。"怀策问迁往哪里？杨枚道："租界上地方广阔，哪一处不好办事？无非略略迁开一两条马路，其实仍在法租界内，不过外头只道已经消灭，免得那班侦探吃着饭没有事干，一天天的费心他们。"怀策再

要问他别话，别有味菜席已到。

贾第分付摆在房内，因方桌只有一张，想把写字台当做长桌，杨枝连说不必："一共只有七、八个人，摆只圆台面儿，坐得恰好。"贾第说："叫的菜乃是双台，圆台面怎摆得下?"杨枝说："写字台共有多大?两台菜也只有一台可摆，我尽管作你是个双台，你可把一台菜退它回去。"贾第决意不肯，后来叫怀策与她说了，始当真退去一台，因是现钱叫的，恐怕馆中不允，说存着缓日再吃。知道杨枝一定尚要请客，这菜不至无用，别有味送菜的人没奈何，只好答应。把一台菜用圆台面摆好，梅魁等已陆续俱到。见席面上并没有客，只怀策与主人二个，又见贾第这种排场，明明摆的碰和台子，杨枝怎在此处吃酒?大家暗暗诧异。内中夜夜红与惺惺认识，知她从前是个名妓，嫁过二次客人又出来的，杨枝做到了她，往后别处地方决定俱要冷淡，在背地里叫着句子。

杨枝见局已到齐，便与怀策入席，叫梅魁等一同就坐。各妓哪里肯坐，只环立在杨枝背后，掩着口彼此匿笑。怀策恐失了杨枝的兴，并与贾第面子上过不过去，因说："杨都督今天相请你们吃个团圈桌儿，原是一个创举，你们无论吃与不吃，不妨大家稍坐一会。"说着，拿起酒壶，替各妓每人筛了杯酒，又对夜夜红道："你向来爽快不过，只要你先肯坐了，她们自然一齐都坐。"夜夜红正有些含着酸意，因与梅魁最是要好，向她的手上一扯道："萧大少叫我们坐，这种台面是难得的，我们坐坐也好，并吃吃这一台特别酒菜怎样有味。"梅魁会意，果然也坐了下来。春心等见二人坐了，在杨枝背后站着不便，况且骨牌凳没有一只，只得也激着气勉强坐下。

杨枝心上狂喜，叫贾第坐在自己身畔，分付房间里娘姨起菜。杨枝在幽花席上已喝得有些酒意，此时万吃不下，叫梅魁

等大家吃些。各妓女哪肯动箸，连贾第自己也不肯吃。怀策因夜夜红有些呆性，强着她一定要吃。夜夜红当真吃了一筷鱼翅，怀策在旁喝彩；夜夜红发起火来，将筷在桌上一掷，不肯再动。怀策又斟了杯酒，亲自送到她的唇边，强着她喝，并叫贾第拿大杯来，一只交与杨枚，一只给夜夜红，要二人比较酒量。夜夜红爱的是酒，平时自命好量，不肯服人，怀策拿着酒来激她，正是一拳打进心坎！吸过了嘴唇边那一杯酒，叫怀策将大杯斟满，竟要和杨枚赌饮。杨枚也是洪量，向不服输，二人一连吸了五玻璃杯，足有两斤左右。夜夜红两脸飞红，尚说要再吸五杯。怀策恐她过分醉了，在席面闹出事来，因说起当初花惜惜喝醉了酒，在余村园大餐间遗溺的笑柄，叫她不可再喝。杨枚听了此事，在席上笑个不住，问惜惜是哪个带的，夜夜红答称："是侯谱涛。那天我也在余村园，亲眼得见。堂倌在交椅上冲了好几桶水，后来这一张椅乃是兰坞坐的，并还把鼻子去闻着臊味，至今想着了这一桩事，真令人笑得肚子都疼。"杨枚问怀策道："谱涛你也认识他么？他近来到东省去了，大约再缓十天八天也要回到上海。"怀策道："原来他现在东省，怪不道二次革命之后没有见他。"杨枚道："尚有王柏台、浦香孙等也在那里，日后必定一同回南。"怀策听党中又多了几个熟人，心上更是欢喜。

那晚这一台酒他与杨枚俱甚高兴，贾第也格外留意，体察着杨枚的性情，要使他流连忘返，不转别个妓女的念头；所以夜夜红等虽有些冷言冷语，暗中讽刺着她，只当没有听见，半句儿并不还口。喝有半个钟点，梅魁等纷纷回去，只有夜夜红尚嬲着闹酒。杨枚又与她喝了两杯，夜夜红醉眼乜斜，语言颠倒，早已十分酩酊，恰巧有相帮转局，始把她催着动身。杨枚也已有了九分酒意，伏在桌上假寐。怀策不去惊他，和贾第递

个眼色，溜着回家。出门时向汽车夫告知，说都督已经大醉，恐怕今夜不能回去。汽车夫因杨枚在外过夜惯的，上楼去向贾第说了一声，放着空车回去。贾第帮同娘姨把台面收拾好了，这才唤醒杨枚，留他住下。

自从这一夜起，杨枚做了贾第，别处妓院居然不去，每日白天里有事出外，晚上便住在那边。贾第本来没甚客人，落得推在他的身上，说已把诸客谢绝，只做着他一个。杨枚满怀得意，替贾第三百多块钱兑了一对金镯，一百多两银子兑了一只金表，又另外给了她三百块钞票的现钱，渐渐越做越热。有时白天里也并不出外，党中有甚要事，俱到贾第处说话。法租界上的机关部风声日紧，搬了两次地方，他只每处到了一到，余时足迹不履。党中问他因甚不去，他说贾第那边地方僻静，侦探等断跑不到，安稳些儿，众人没奈何他。怀策却似建了大功一般，杨枚异常信任，随便什么事与他密议。

光阴荏苒，瞬届岁阑。党中诸事待理，杨枚留恋贾第，别的事俱不甚在他心上。有许多热心爱国真实办事的党人，见面时几次讽谏。杨枚只说人才未齐，时机未至，不妨学信陵君醇酒妇人，借此韬光养晦，使人不疑。党中人见他文过饰非，毫无大志，尽有洁身引去，另赴云、贵、两广等省，投入别部的人。杨枚仍不以为意，每日只与怀策等许多小人混在一处，挥金如土的胡闹。

阴历元旦那天，怀策到贾第向杨枚贺年。其时天甫黎明，贾第要坐汽车到四马路去兜喜神，杨枚叫怀策同去。怀策因这几年福州路一带风气大坏，阴历年初一至初三四日，每有些游手好闲之徒，沿途掷放金钱小炮，不论汽车、马车、包车，凡车中坐着年轻妇女，掷得更是利害，故叫贾第不必出外。贾第不听，杨枚不忍拂她的意，勉强着怀策同行。岂知刚走到大新

街，路上边已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那金钱炮如雨点一般，劈劈拍拍的向车中掷个不住。贾第大怒，要叫怀策去喊巡捕，拿那些掷炮的人。怀策说："这几天巡捕约束不住，唤来了也没有用处，我们还是兜个圈子，快些回去为是。"杨枚却含笑说道："这些小炮，分明是我们将来掷炸弹的影子；怪不道世界上要烽烟四起，原来社会上已先有预兆。"怀策未及回答，其时汽车转了个弯，已到福州路口，不知哪一家茶馆楼上掷下三四个金钱炮，内有一个适掷在贾第额上，拍的一声，石沙四溅。杨枚与怀策闭目不迭，贾第捧着头顿足大骂，两旁闲看的人一片声喝彩喧嚷，竟把汽车拥住，休想开动得来。怀策恐酿大祸，慌叫汽车夫下车，找到了一个西捕，始勉强把闲人骗散。贾第额上边已小小的坟起了一个紫块，这才不想再兜，叫汽车夫赶紧开回。

天光已经大亮，佣妇捧上果盘，杨枚赏了五十块钱。忽机关部有人到来，送上三张卡片，说娄梦渔、侯谱涛、王柏台俱于昨日到申，曾至机关部拜会，说有要事商议，大约午后要到这里。杨枚道："梦渔等俱到上海了么？今天可惜是阴历元旦，酒馆家家停节，没地方与他们接风。"怀策道："酒馆虽然歇节，酒席依旧可办，何不就在此处叫一席菜，请他们共叙一下？"杨枚点头道好。遂叫来人回去，请陈和，单恕二人晚上前来陪客；一面分付贾第备酒。

原来杨枚自在贾第走动，起初因是个碰和台，不便摆酒，如今一切客人真已断绝，成了个杨枚的公馆一般，由着他要长便长，要短便短，请客也已不止请了一次。这天既是元旦，贾第照着妓院排场，要杨枚算一台开台酒。杨枚无有不可，到得梦渔等来时，彼此谈谈说说，至上灯后入座。陈和、单恕也已来了。

怀策见了梦渔诸人，说出许多别后思慕，并如今已成一

家，真是三生有幸的话，梦渔等见怀策也在党中办事，杨枚异常信任，落得共讲几句顺风话儿，说党中得了一个出色人才，将来党务必更发达。怀策谦逊几句，问梦渔等刻从东省何处回来？梦渔说："初在日本东京，去年阳历十一月间，始到大连，上月至哈尔滨，与柏台晤面。复至长春，遇见谱涛，一同回来。"因三个人各有党务担任，在席间一一告诉杨枚，说某处某人已经运动南下；某处大约起事之时可以响应；某处大约有若干军饷可筹；某人异常顽固，当谋激烈对待……大家说了好一大篇。杨枚听罢，回称各处虽已部署将妥，无如饷项究嫌未足，刘泰仰及陶泰父子尚在日本未回，军事上人才缺乏，必须等着他们，此举尚只好待时而动。并令梦渔等在上海休息数天，再须分头到武昌、长江一带暗地谋干各事。梦渔等唯唯称是。怀策说众人为国効力，满口称赞一番，渐渐谈及东省风景，这班人俱是色鬼，说来说去，自然说到妓院里头。

王柏台忽言哈尔滨妓院有一段绝妙新闻，说起来足为合座下酒。怀策便嬲着他讲。柏台道："哈尔滨的妓女共分五等，头等唤做'排座'，二、三等俱名'下处'，四等的名'卖门子'，五等是'老妈堂'。"怀策道："卖门子、老妈堂，这两个名字好奇，乃是些何种妓女？"柏台道："卖门子如上海的花烟馆，次等的只要二三角洋钱便可以实事求是，高等些的也只五角，那是苦力社会上人去的。老妈堂俱是些中年妇女，也是下等社会寻欢之地；过了夜照例有一餐小米子粥，客人若有发辫，起身后须替他梳条辫子，真是特别。但稍有体面的人，这种地方哪个肯去？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起桃花巷臭米胡同卖门子院内，忽有一个南方女子，品貌甚是出色，可算得是一个顶儿尖儿，我心上并不在意；后来又听人说这女子乃是上海去的，起初在中二道街陆家排座院内，不知如何忽落在这个所在，我才心上有些

诧异。好在哈地熟人甚少，因问明了臭米胡同的路径，特地前去看她。”杨枚笑道：“好了，好了！你在前清也算是一个候补人员，这种不堪的地方，亏你怎么跑得进去，今天还要告诉人家！”柏台笑着道：“这种地方容易去么？我到了臭米胡同，因在饭后一点多钟，时候尚早，胡同内静悄悄的并没有人，门儿且俱家家扣着。”怀策道：“这又奇了，难道那些妓女没个人住在里头？”柏台道：“我也是这么想，以为必是走错路了，正想动问人家，恰见有个龟奴模样的人手中拎着一把茶壶，同一个女子跑进弄来。那人开进一间屋子的门，这女子便在门口一坐，口中高喊‘三毛，三毛！’我看了甚是不解。后见陆续又进来了无数女子，俱有一个拿着茶壶的男子跟着，一处处开进门去，一进门，这女子便也一样喊着，不过也有说‘二毛’的，也有说‘四毛’、‘五毛’的，数目不等，始知道这些女子便是土娼，夜间人人另有住处，这时候一齐才来。”杨枚道：“哈尔滨我也到过，卖门子本来俱另有住处，白天二点钟去，晚间十一二点钟回。”侯谱涛道：“这地方你也曾领教过么？”杨枚慌转口道：“去却没有去过，乃听哈尔滨当地的人说起。”柏台道：“一些不错，这时候大约正是二点左右。弄里头土娼既到，游人也渐觉拥挤起来，葱、大蒜的那股臭味熏得人几乎胸口作恶。我勉强在弄里头走了一会，想那南边来的女子既然品貌出众，一定是喊着‘五毛’，因只拣口喊五毛的人留心瞧去。果然瞧到了上海去的一个熟人。”怀策道：“是什么人？怎的偏偏与你相熟？”柏台道：“非但与我相熟，与你更是要熟，乃是祖诒娶过的邢蕙春！”

怀策跳起来道：“蕙春闻说与白怜儿到宽城子去串戏，已在旅馆病故的了，怎么又在哈尔滨卖起娼来？”柏台道：“蕙春已死的话，你是哪个说的？”怀策道：“他娘家老娘姨亲口说起，由白怜儿写信关照；彼时蕙春的娘尚没有死，只因接到了这一

封信，晚间又有强盗叩门，假称送信，劫去了许多金银珠翠，才气愤得病死的。”柏台道：“邢少太太也死了么？很好！很好！她们母女两个会了面了。”怀策诧道：“你才说蕙春在哈尔滨为娼，怎又说起死的话来？到底蕙春是死是活？”柏台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且听着。当时我见了蕙春，正想她怎样到此，要进去问个仔细，蕙春也已见我，双手招我入内，并一定要我拉铺。”怀策道：“拉铺又是怎么句话？”柏台道：“拉铺是拉开铺盖睡觉的意思，她不拉铺只要五角，拉铺加倍，因玩得时候久些。”怀策笑道：“那决定你要拉铺的了。”柏台道：“不拉难道我疼着一块钱么？但拉了铺，莫说和她睡觉，连亲近些也是不敢。”怀策道：“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柏台道：“我进门时没留神她，坐定了细细把她一看，见眼睛陷了，颧骨也耸了，鼻泡瘪了，嘴凹坦了，面貌已瘦得不像个人，身上不消说只剩得一把骨头；更怕的是说话间三句内带着一声咳嗽，分明已经成了痨病。你想我还敢亲近她么？”怀策道：“怎么好端端一个邢蕙春，受病得这样好快！但你既不与她睡觉，以后便怎么样？”柏台道：“我拿一块洋钱罗卜票子，拉了个铺；那个拿茶壶的龟奴照例出外去了。蕙春便把衣服一宽，睡上炕去。可怜这一间房，除了一炕一桌一椅之外，再没有别的余地，我只能仍在椅上坐着。蕙春认做我身体畏寒，不敢造次，说这条臭米胡同之内，房屋虽俱窄小，由各家合烧着一个大炕，甚是和暖，没有要紧。我不便说甚别的，只称隔夜有些身子不爽，还是坐着谈几句儿。蕙春似已猜到我的意思，低低的喘了口气，自己把被窝盖着道：‘本来这个地方，怎配南方人来？不知我邢蕙春犯了什么恶孽，落在这活地狱内！’说着嘤嘤啜泣，却又怕那龟奴在外面听见，不敢出声。那时我心中有些不忍……”

怀策道：“你心中有些不忍？可想蕙春当时这副情状真是

万万不堪的了。”柏台道:“怎么不是?我因心中不忍，始伏至炕枕上去，问她到底怎样落在此处。她说被丧尽天良的拆白党白怜儿把她诓到宽城子唱戏为名,先在旅馆接客;后来得了一千块钱罗卜票，卖与十二道街陆家妓院;彼处乃是头等排座，进院后生意甚好，领家很欢喜她。做了一个多月，有个客人要想娶他,这人年纪尚轻,品貌也颇好看,无奈领家不肯,说要做了一年半载才许嫁人。那客人便赌气不来,她心上也很是不快,从此遇到了别的狎客,有意无意的不肯巴结。大茶壶向领家搬了话,领家大怒……”怀策道:“且慢!领家大约是个本家,那大茶壶是什么东西,怎能说起话来?”柏台笑道:“大茶壶也是个人，与南边妓院中带房间相帮一般，并非真正一把茶壶,怎说他不会讲话?”怀策道:“我没到过哈尔滨,这些名目真是不懂。大茶壶既说了话,那领家便怎样呢?”柏台道:“领家怒她爱做小白脸客人，把别的客不在心上，要打要骂了好几次儿。蕙春自幼有些娇养脾气,越是打骂,越是不受,领家恼恨极了,才把她降到卖门子去,说她做妓女既然贪色,索性贪个畅快。那卖门子每天不去则已,一去必有二三十户客人;风雪天也有十户八户,一个了事一个又来,蕙春究竟是娇弱女子,怎能忍受得住?不消一个多月,居然成了怯症。领家是个北人,不晓得南边妇女体质,尚说她有意装病,不肯收她回去;说要降满了一百天,真能回心改过,方把他掉到大连湾去,改一个名,再入头等排座。蕙春因此只能记着日子,我与她见面的时候,大约才只五十多天,故求我想个法子,回南时寄信她娘,要他竭力搭救。如今可怜她娘也死了,讲它则甚!”

怀策道:“如此说来，蕙春到底尚没有死?”柏台道:“你说她没有死么?我这话仍没有完呢。那天我与她说了好一会话,门外那个龟奴因我也是南方口音,赤紧的很是留心,蕙春

也恐犯疑，在炕上坐了起来，叫我把门开了，假意替我整了整衣。那相帮送上一壶热茶，蕙春叫我喝了一口，把手暗暗一挥，知道是叫我出去，我便起身往外，她也下炕来，披好了衣殷殷相送，那相帮也说了声明天来顽。我这天回到旅馆，替蕙春想起从前种种作福，此刻种种受罪，真是天上地下，换了个人，老大的叹息不止。隔了一星期后，情愿再丢掉一块洋钱罗卜票，重去看她一次，哪知她竟没有出来；打听两旁邻妓，俱说她病得甚是厉害，已有两天未到；再隔一星期后又去，听说她竟已死了！临死时把白怜儿骂不绝口，还被领家打了一下嘴巴，说谁叫你当初姘拆白党？才一口气回不过来，死在领家住的柴房之内。蕙春这样一个人物，竟弄到这样收场，我说真是万想不到。”

怀策听罢，冷冷的道：“照你这么样说，蕙春死得实是可怜。方才怎说我们听了这话可下酒呢？我要罚你一杯酒儿。”说着，拿起酒壶斟酒。柏台伸手拦住他道：“我的话依旧尚没有完，叫你们下酒乃在后文，怎能罚我？”怀策急把酒壶放下道：“怎么你的话今天断断续续，像说书般的卖着关子？”柏台道：“哪个卖甚关子？乃是你自己性急！我说了半天的话，嗓子有些干了，不要喝什么酒，且待喝一口茶再说。”正是：

当筵罢说凄凉事，击节还余痛快谈。

要知柏台尚有何话，可使诸人下酒，蕙春死后可还有甚事情，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萧怀策私销红土 戚祖诒渐醒黄粱

话说王柏台把邢蕙春在哈尔滨丧命一事当做谈柄，怀策听了，说这是一桩惨事，不能使人下酒，要拿酒去罚他。柏台说尚有后话，要喝杯茶。贾第听得正在出神，急亲自倒了盏茶，递在他的手中，叫他喝了快说。柏台当真喝了一口，放下茶盏道："蕙春惨死的事，我已详细说明，如今要说到狠心辣手的领家身上去了。领家因蕙春既死，听说只买了一口薄材，连衣服也不给她穿，草草盛殓起来，扛到义冢地上埋掉；还抱怨她是一个讨债鬼，花了一千洋钱买她进门，连本钱也没有做出。其实在排座里一个多月，碰和、吃酒不算，每天必有十数个局，已不止一千块钱，卖门子的钱更不必说他；可见世界上乌龟的指望最奢，心肠最毒。谁知领家这样凶恶，偏有不怕凶恶的人。隔得不多几天，来了一班剧盗，因闻这领家有钱，假意装做狎客，前去嫖院；把领家陆肃擒住，将手枪照准了他的胸口，逼着说出藏银所在，抢了一个干净，足有五六千现洋、钞票，你们想抢得爽快不爽快呢？"杨枚道："这一抢真是爽快！我与蕙春虽不认识，听她死得这样可惨，此刻应喝一杯酒替她平平气儿。"柏台笑道："我原说叫你们下酒的话，乃在后头，都督你此时喝了一杯，停刻尚要喝哩！"

怀策道："怎么说，你这篇话不信竟说它不完，难道往后还有事情？"柏台道："怎么没有？并且往后的事觉得越发好听。须知不是我捏造出来，连刘梦翁、侯谱翁也俱知道。"梦渔道：

“这又奇了，你在那里讲话，怎牵引到我们二人？”柏台道：“以下的话，我说出来，你们二人定也晓得。”贾第道：“你快说罢。人家正要听你下文，怎又加盐加酱的岔到别地方去？”柏台道：“我说，我说。陆肃遭了这次盗劫，又气又愤，立到警察厅与巡捕房投报。警察厅虚应故事，只派了探捕等查勘一番，并不十分上紧；巡捕房却密地缉拿，竟只拿到了一个盗首，混名快枪马十，讯问时一口供招。警察厅知道信息，因妓院开在华界，依着犯事地点应由华界惩办，凑现成要求移解。西官准了请求，将快枪马十移送过界，由警厅略问一过，解请审判厅严办。审判厅讯他除了这一案之外，可还在境内犯甚别案？快枪马十供哈尔滨尚是初到，向在长春一带开设赌台，曾犯过血案一次。厅长问他是甚血案。好个快枪马十，他说：‘供也是死，不供也是个死，咱们大丈夫作事不要贻累别人，尽可据实招认，好使长春那一件案以后地方官不必费心，差着许多没用侦探四处扰乱。在长春时乃是见财起意，有一个南方人姓白，偶到台上来赌，身畔很是有钱，打听他名唤怜儿，单身住在旅馆里头，每天只向妓院闲逛，一点没甚事儿。再向妓院内人打听，却又说他不肯花钱，尽使着拆白党的手段，妓女虽是喜他，领家却暗地怀恨，说他决不是个好人。有一天他又来赌钱，乃是赢的，我瞧他这一天的身上足有千把块罗卜钞票，因等他出门之后，暗暗尾着，到了一个略略僻静之所，拦住了向他借钱。姓白的不肯答应，并反高声喊叫。那时恼了咱的性儿，举手枪开了一枪。姓白的应声而倒，那枪子从前心直穿后背，成了小小一个窟窿，眼见得性命已经不活，手脚却尚在地上乱踩。咱便搜出他的钞票，当夜坐火车动身，来到此地；至于明天那个尸身由官府怎样相验，怎样冤累地方上的好人，咱可不知道了。现在咱既因劫案被拿，不妨供明白了，死也死个

爽快。其余在铁道上打劫火车、开枪伤人的案，咱也记不起它许多。好在这种案地方官不敢严办，谅来不至累人，咱也不必供它。'审判厅得了这篇供词，星夜差人到长春查阅案卷，果然一些不错，遂详请巡按使把快枪马十枪毙。那是上年阴历腊底的事，这时候梦翁、谱翁俱在东边，岂不是大家知道的么?"

谱涛点头道："说起这一件事，当时我正在长春，快枪马十执行死刑亲眼得见，他在行刑场还高声唱着京调，见的人都说他真不怕死。"杨枚道："马十把白怜儿一枪，不打他别的地方，恰恰打他心口，这一枪放得真好，我们应大家痛饮一杯!"

众人正在兴高采烈，忽闻有人叩门。小大姐去开他上来，乃是碧潭，说店中有些事情，要叫怀策回去。怀策道："今天是阴历元旦，店门没开，有甚事儿?"碧潭道："戚祖诒吃了夜饭，呕吐交作，此刻睡在榻上，身子很不舒服，故想请你回去商量，可要赶紧去请医生。"怀策道："想是他过年多吃了些油腻，身体又本来不好，以致生起病来，谅必没甚要紧。大年初一请甚医生?况且他此刻没一个钱，衣、食、宿三个字，俱要靠在我的身上，我怎样供给得来，还要有了病替他请医?你可回去陪伴着他，我停刻回来再说。"碧潭答应回去。

杨枚问祖诒是何等样人，怀策答称："便是娶过邢蕙春的，从前真是一个阔少，与我们俱有些交情，和陶泰父子等更有世谊。现因家业荡尽，暂在我处住着。最好等陶泰等到了上海，替他谋个事儿。"杨枚道："既然即是娶过蕙春的人，停会你把柏台那一番话与他说了，他心上一定痛快，当比吃药更是有效，明儿这病决定便好。"贾第向杨枚瞟了一眼，道："你和他并不认识，要你费心什么!杯内的酒冷了，换一壶热的来，大家再多喝杯罢。"于是重整杯盘，直饮至夜半始散。

怀策回到店内，看祖诒呕吐之后，转了寒热，来势虽甚汹

涌，神识甚是清楚，谅是受了些风寒所致，或者两三天便能复原，暂时不必去驱逐他，旁人见了说是无义，因叫他小心安睡，并把蕙春已死之事告知。祖诒听了，果甚心头畅快，说："但愿醉月楼、贾惺惺等有一天也现在我的眼内，才算得天道不爽！柳飞飞我与她也势不两立，只因没奈何与旦桥合做花会，想要揽几个钱；又由你再三劝我不念旧恶，才由她做了个女航船，现被拘入城去，谅来报应也快到了。"怀策含糊地答应着他，不再细说，只叫他快些睡着静养，自己也上楼睡觉。想起自从结交了杨枚之后，虽说往后大有巴望，但此刻一些并没进款，反要碰和、叫局的每天赔着现钱；膏子店生意虽好，罐头烟甚是发达，究竟还所入不敷所出，过了新正数日以后，必须另外想个生财法儿才兴，否则知道刘泰仰等几时到申，杨枚等几时起手？断断敷衍不去。

难为他脑筋敏捷，竟想出一个私卖红土的法来。那红土即便是波斯土，虽然性甚恶劣，吸的人有碍卫生，但进本最便宜，与别种土价不同。烧了膏搀些在罐头烟中，买主一定辨不出来，算他一罐烟暗中可多卖两三角钱，十罐烟便是两块三块。上海随便什么事情，只要抢个先手，俱可以发得大财，这红土尚还没有人做，料想做起来利息必好；更在平头上加重些些，生意决定比众发达。但这种土工部局因吸了害人，不准售卖，所以没有公然批发之处。只能暗地里剪到壹包，次日雇一个烧烟的人，在楼上烧了两笼，叫碧潭把封好的罐头烟一齐拆开，每罐挑出三成好烟，加入四成红土，装得满满的几乎溢出外来。并嘱咐他明日开市，在门口贴个字条，说新年加二放盘，招徕买主。碧潭一一如命。果然这天起生意甚好，柜台上竟至应接不暇，碧潭忙不开来。怀策见了大喜，因邬必重自从策记倒闭，闲着在家没事，遂叫他前来帮忙，白天料理门庄，晚上

搀和膏子。一个星期不到，烧的两笼红土早已搀得罄尽。必重说红土本来也是个土，与肉皮膏、麻料膏不同，一经搀入烟内，不是有些气息，便是烟味觉淡，吸烟人吸得出它；如今买客并没说话，并且个个欢迎，可见红土足能抵瘾。这回剪土再烧，何不竟与好烟对搭？倘使买客仍旧没话，以后竟可尽卖红土，店中岂不利市三倍？怀策赞成他这个主意，第二批挑出的烟竟然只有五成好土，那平头却仍是一样。店门口换了一张字条，说："本店精制罐头公烟，承蒙诸尊客光顾，交口称誉，因特加重平头，比众十足，以广招徕而酬雅谊。"并发了几千传单。自有那些贪图便宜的人你也一罐，我也一罐，前去买它。到得第二批对搭的烟渐次售罄，怀策手头已又积了千把块钱。第三批烧的烟，乃是好土红土三七倒搭，赚钱越是厉害，门市却越是兴旺。第四批起，怀策竟听了必重的话，索性全用红土。

可笑那班吸烟的人，挑烟时只要烟多，吸烟后只要过瘾，至于什么土可以吸得，什么土万吸不得，一些不去研究着它；即有几个考究烟味的人，觉得屡吸屡变，估量内中必定搀了料子，但贪它平头十足，价目较廉，依旧一天天前去挑吸，不到别一家去。其实吸了这一种烟，肺腑受灼、身体被害的人暗中真是不少。怀策一生只知利已，不顾损人，岂在他的心上？幸工部局巡捕房郑重民命，查禁森严，与洋药公所的调查员四出侦访，不避嫌怨。因怀策店内生意太好，挑出的烟气味甚劣，颇有些情节可疑，两块钱买了两罐，特地细细化验。谁知尽是红土，当下密禀公廨拿办，并派探捕等将店中所有各烟一齐起获，四处搜捕怀策；适他不在店内，只把碧潭和必重带去。戚祖诒在楼上卧病，问明并不是店内之人，自且由他。

祖诒见闹出了这个乱子，冒着病去寻找怀策，在贾第处寻见告知。怀策听了大惊，暗想既然是工部局巡捕房的原告，必

须去找律师商议，只靠着衙门口人熟悉没有用处。因叫祖诒仍且回去，自已赶紧去请了一个律师，端整次日到堂辩护。哪知这件案任凭你怎样设法，断断辩护不来。中西官依据第二百六十六条刑律定断，判怀策罚二千块洋钱，并将烟膏店捐照吊销，起案烟膏焚毁。碧潭、必重二人讯明俱是雇伙，从轻开释完案。怀策央律师求减，堂上不准，只得遵断下堂，把这几时卖进的钱一齐拼凑出去，刚巧不多不少，正合着这二千数儿；却白白的欢喜一场，只仍剩了一双空手！这一下心上又气又恼，没有发泄之处，回去后发泄在祖诒身上。

祖诒自元旦起病，本来乃是中了些寒 ，四五天后起床的了；奈他近来心境不好，病后又失于调理，三好两歉的不能复原；最坏更在几口烟上，不吃万不过去，要吃又手头没钱，有一顿没一顿的真是难受。起初候怀策吃烟的时节，烟铺上睡下去吃它几口。后来怀策回避着他，天天到贾第开灯，并把烟具也拿了过去。祖诒失了靠傍，宛如婴儿离乳一般，怎能过得日子？没奈何只好向怀策讨些生烟，一天吞上三次，勉强使烟瘾虫不致作祟。但生烟最伤身体，又兼怀策搀了红土，更是万万吃不得它；祖诒饮酖止渴，哪里顾得许多？依旧每日照常，只当并无红土在内，比不吃究竟身子好过。及至红土加到七成，祖诒肚子里渐渐有些受不住了；又兼正在病后，便觉得口枯舌燥，痰黑目红，那热毒在腹中发作。不料不多几天，罐头烟索性一齐变做红土，店里头再没有好土见面。祖诒暗暗叫苦，脏腑里已烧到个不可收拾，大便时往往是血是便分不出来，遂生生的变了烟痨；精神萎顿万分，一天有大半天卧在床上，再也抬身不起。隔日因捕房到店内抄烟，并将碧潭，必重拿去，急得他寻怀策报信，到珊家园跑了一次，回去后纳头便睡，几如死了过去；那一晚连夜饭也没有下肚。

次早，怀策起身便到公堂上去，叫祖诒起来关门，照管屋子。祖诒向他要了一角小洋，兑十二个铜角子。把三个吃了点心，三个买了一包土皮，预备今天没有烟吞，可以借此过瘾。尚有六个，正虑吃一餐饭断乎不够，怀策已由公堂回来。祖诒问堂上怎样判断，怎知他一言不发，上楼只顾收拾银钱，那面色很不好看；不多一刻又出去了。祖诒虽然摸不出他头路，估量必定凶多吉少，不知这膏店能否再开，心中甚是纳闷。恰好碧潭与必重已回；把中西官怎样判罚的话说了一遍。必重携取铺盖，端整回去；碧潭说膏店不开，房屋必定便要退租，不知怀策住到哪里头去；自己没有地方，只能跟随着他。回头问祖诒预备怎样，祖诒说："此刻我也没有地方去，须等城里头官事结了，官厅把房屋发还，才能够勉强进城，否则真是没有跑处，只能大家混着再说，有一天过它一天。"碧潭冷笑答道："你还认做城里的案尚没有结，巴望着那所房屋官厅发还你么？我晓得房屋久已发封，女航船柳飞飞已经监禁。卫良新、龙伯清因人证未齐，虽未定断，一个乃是筒师，一个乃是帐房，将来罪名也恐不小。你幸亏这几时并不进城，没被他们拿去，真算是天大造化。往后怎想还回去得来？"祖诒听了惊道："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怎么怀策并没说起？"碧潭道："我哥哥不对你说，大约恐你心上着急，不信你可亲去问他，我的话可是一句不错。"

祖诒本来睡在后房一张榻上，听罢勉强挣起身来道："你的话果然是真，不是要了我的命么！我戚祖诒近来已只有这一点家计，再被官厅封掉，叫我无家可奔，以后怎样度日？"碧潭道："这事你要去怪自己，不应把总筒开在家内，怎能够怪着别人？"祖诒道："总筒设在我处，乃是怀策起意。我不晓得有这样大祸；并且连花会怎样赌法，我起初也一些不知，俱是他作成我的。"碧潭道："我哥哥叫你做个筒主，因你没有事情可办，照

应你的；借你房屋开筒，每月给付房租，也是调剂着你；当时倘你心上不愿，他也断断不来勉强，怎么出了事不怪自己，只怪别人？俗语说‘有福同享’，自应该‘有难同当’，我瞧你一些不能抱怨旁人。”祖诒闻了这一番话，心中愤极，欲待发作几句，一来身子不好，二来碧潭尚算是个孩子，与他争些什么，且等怀策回来，问明一切细情，再和他说话不迟，因又耐着气在榻上睡了下去。

听怀策在楼下叩门，碧潭去开了上来。刚要与他讲话，怀策已开口道："祖诒，我这膏子店开不成了，你自从因花会案发，不能进城，住在我处，因我们是要好朋友，吃我喝我好几时了，本来我想等陶泰到申，荐你去投奔着他；如今我因断命红土受了公堂上的严罚，真个是自顾不暇，不能够再来顾你，今天起只好请你到别地方去，我这房屋便要退租，再住不来。”祖诒听毕惊道："你叫我到哪里头去？”怀策道："哪里去由你自便，问我怎的？”祖诒道："我城里头这所住宅，到底怎么样了？倘然我能进得城去，马上回去很好，可以使阿喜服侍着我，调养我的病体。”怀策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城里这所房屋，老实说你的命运不好，已被官厅封掉的了。此刻别地方你都好去得，城里头却仍万不能去，休要说我不关照你。”

祖诒闻他所说的话竟与碧潭吻合，心中动了肝火，竟在榻上跳起来道："怎么说，我这住宅当真封了？前几天你为甚瞒我，不和我说？”怀策道："早对你说，也是没用，无非你心上早恼几天；还是此刻对你说了，事隔日久，譬如死了个人，日子多了，觉得心中好过些。”祖诒不答应道："你早说或者还可想甚法儿，我目前已只有这点家计，难道不晓得我，由着官厅把它发封？眼看我一个光身体儿，怎样了局！”怀策道："那是你要怨检察厅的，我并没有封你房子，怎来怪我？”祖诒道："你当初叫

我做花会筒主，在城里头设立总筒，不是说衙门中的侦探一切俱已安排定妥的么？怎么竟闹出这种祸来？”怀策道：“那又不是侦探和你作对，怎你不明白到这样？总之是你命运不好，没有话说；到底我叫你做这花会，每月进帐并没有坏，乃是我一片好心；况且当初也由你自己愿意才开办的，并不是我来害你。”

祖诒见说不过他，胸口喘了几喘，气急败坏的道：“照你这样说来，这屋子已是没有挽回的了？此刻你膏店不开，要我出去，花会里我有二百块钱血本，并有几天未拆的帐，这钱你须给我，也使我出外去有些资斧，混过几天，再作道理。”怀策道：“会里头的帐目，俱由伯清管着，如今伯清押在厅内，怎能支付得来？前几天旦桥，肖湘也曾提起这笔款项，我说须等伯清出来，方可结算，难道你没有听见？我的作事最是公正，他们两个人都没结帐，不能糊糊涂涂的先结你钱；只好一箍脑儿存在我处，缓天再算，将来决不能少你一个。”

祖诒听着，又气又急，在身畔摸出六个铜板，向手掌里头一摊，道：“你瞧我今天只有这六十个钱，中饭尚没有吃，出外去叫我怎样？”怀策微笑道：“那我怎能顾得及你？本来大丈夫要靠着自己，即如我萧怀策，谁不知是一双空手，怎么搅了数年，一天天只管搅得下去？虽然这几时吃了许多风浪，依旧能自己把脚跟立住，倒不下去，那才觉得有些能耐。你本是个极有家财的人，怎说出这倒锐气的话来？一个人越是没钱，越要做得气概，我劝你休要这样。你说今天尚没吃饭，我也为了罚款的事，早间奔至此刻，水米没有下肚，可陪你吃餐饭去；馆子里不客气了，西首有家新开饭店，听说饭菜很好，我们可试它一试。”祖诒此时心上气极，本想不去，只因腹中实已饿了，又见怀策请他吃饭，总算还有些意思，当自己是个朋友，因说：“酒馆里出路太远，本来跑不甚动，西首饭店内去很好。”怀策遂让

他先行。祖诒一步步挣扎下楼，怀策附着碧潭的耳说了番话，三脚两步赶上了他，一同出门。

到饭店内拣个座子坐下，点了一盆咸肉，一碟带鱼，一碗血汤豆腐。问祖诒可要喝酒？祖诒因今天没有烟吞，只吃了半包土皮，很不过瘾，正想借些酒来助力，叫拿四两高粱。于是祖诒喝酒，怀策一旁劝道："方才我叫你出去的话，并非我没有情义，实是出于无奈。你说手头没钱，我很觉替你难过；但我近来也没有钱，你知道的；且等缓过几天，略略宽转了些，便可与你竭力设法。依着我们二人交谊，哪有冷眼看着的道理？况且看冷眼也不是我这等人，谅你一定心上清楚。"祖诒叹了一口冷气，道："看冷眼不看冷眼，由着你的意儿，无奈我城里头不能进去，总须商量一个去处才好，不见得叫我住在露天。"怀策道："你平日的朋友甚多，难道除了我萧怀策，竟想不出第二个人？"祖诒摇头道："平时知己些的，除了你要算旦桥与白肖湘；其余是陶泰、王柏台等一班官场；浦香孙等几个绅董。旦桥因飞飞逃走的事，与他打了一场官司，两下失和，后由你介绍做了花会，总算把前嫌消释的了；但此刻因花会发作，彼此俱出了门，叫我哪里找去？陶泰、浦香孙等俱因革命案发，一个个跑得无影无踪。只剩得甄兰坞、莫莲痴、贾癖青几个朋友，俱在花酒台面上结识起的，无非是些酒肉朋友，很靠不住。我戚祖诒今日真个有些悔意，若使当日把这分家计结交了一班正当些的朋友，谅来也不至如此！"怀策道："你说起的这几个人，王柏台等到过上海，住在旅馆里头，可惜前天又到汉口去了；兰坞等寻他真是没用。朋友里算他没有人了，亲眷里头可有？"祖诒道："在上海的亲眷只有仇博明一个，当初仇氏横死，他心上很不为然，吊丧后彼此便断绝来往，目下怎去找他？"怀策道："人到患难的时候，不是这么样说，亲眷究与朋友不同，你

何妨去找他一次，且看他怎么对待，我们再行商议。”祖诒道：“听说他近来搬了个场，住在宝山路上，我这几天怎跑得动？”怀策道：“你倘然要些车钱零用，我的身畔还有。”说罢，摸出一块龙洋，叫堂倌把饭帐算了 余下一齐给与祖诒，共有七角多钱。祖诒接来袋了。

此时酒已饮完，大家吃了些饭，祖诒问怀策可要回去，怀策说衙门前尚还有些未了，且待晚上再说，立起身遂与祖诒出了饭店，叫了部黄包车，跨上如飞而去。临行叫祖诒千万去投奔仇家。祖诒因想起尚有半包土皮放在榻上枕边，吞过了方可到宝山路去，慢腾腾回至店前，要想推门，猛抬头不觉大吃一惊。正是：

友逢逆境交情见，人到穷途后悔迟。

要知戚祖诒到了店门，因何吃惊，这天尚去找仇博明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风凄雨苦半夜移尸 血薄肉飞三番革命

话说戚祖诒回至膏店，想要取那榻上吞剩的土皮，一步步捱至门首，正欲动手推门，猛抬头吃了一惊：见门上边一具拳头大的外国铁锁高高锁着，明明已屋内无人，始知中了怀策调虎离山之计——有意请出外吃饭，好叫碧山锁门，比下逐客令更是利害。这一气真气得手足乱颤，生病人本来浑身无力，几乎倒下地去。急将两手在门上扶住，定一定神，暗思怀策下此绝情，分明虑出门时有甚纠缠，故用此恶辣手段；方才与碧潭耳语，就是叮嘱他锁门的话，可惜当时没有预防。但照着他如此居心险毒，可见平日间也决无诚意，不该始终当他是个好人，真是自已失了眼睛！又想他在饭店出来的时候，再三说务必去找博明，乃是往后休再找他的意思，惶恐他从前遇了患难，把银子一千八百的借给与他，从没有还过分文，也没有问他讨过，临了儿却落个这样对待，此种人真是狗彘不如，怎能还算他是个朋友？不觉越想越恼，呆呆的在门外头站了一刻多钟。

旁人见了俱甚诧异，问他为着何事。祖诒气极了，连话都说不上来，只称："我要找一个负心的人！"旁人说："里边已是空屋，没有人了，你找哪个？"祖诒答称："也知道是所空屋，里面尚有东西在内，或恐此人要来。"其时有个邻居答道："屋里头一切东西，即刻也俱搬掉的了，这锁乃是房东锁的，哪得再有什么人来？"祖诒不信道："我方才从这屋内出去，屋中桌椅等俱没有动，难道搬得这样好快？"那人道："不信你可向门缝里头

瞧去，哪个骗你？”又说：“你既从这屋内出来，怎的此刻又来找人？”祖诒当真向门隙一张，见屋中已空空洞洞的绝无一物，估量怀策永远不来，接连叹了无数冷气说：“我要找的是萧怀策，便是这店内老板，他不应把朋友卖掉，哄我出门，私下里搬了开去。”那人问：“怎样哄出门去？与姓萧的有何纠葛？”祖诒正想告诉，忽来了一个巡捕，因见围着许多的人，也来查问是怎事情。祖诒见有巡捕到来，恐是赶他，不敢再说，疾忙勉强走了开去。众人见祖诒走了，遂也不约而同的一哄各散。那巡捕看没有甚事，以为必是有人口角，见他来避开去了，多事不如省事，在阶沿上站了一会，也闲闲的往东而去。

祖诒尚恐巡捕追他，已经转了个弯，再过去是郑家木桥了，始又立住了脚，默想此刻去找博明，一定不在家内，还是明天早上头去，或可寻得见他；但今晚向何处暂住？吞剩的土皮既没有拿，还须挑几分烟救急，好得身旁现有七角多钱，今天尚还过得过去。因拿三角钱挑了些烟，便在这店内讨杯茶来，吞了一半，余下的藏在身畔，懒洋洋向郑家木桥走去。见马路上小客栈甚多，一家家像轮船一般的支着板铺，高头的爬不上它，底下那张尚可睡得。因思今夜除掉了这个所在，再没有别的地方，遂拣一家稍为洁净些的，缓步进内。

见门旁便是一张帐桌，桌内坐着个四五十岁的人，谅来不是老板便是帐房，因与他点了点头，问可有下层客铺。那人把祖诒打量一下，看他身上边穿着一件半旧皮袍，一件七分新的皮马褂儿，衣服尚算体面，不像是住小客栈的。又看他面色焦黄，跑路没有脚花，说话带着气喘，分明身有重病，主张不招接他，回说：“下层铺俱已有了客人，只有上层空着，看你有些身子不好，只恐不便。”祖诒央恳道：“上层下层，借栈的人一样住宿，我真有些身子不快，可能与客人商量，请他们掉一张儿？

只要耽搁一宵，明天马上便去。”那人又向他瞧了一瞧，道：“客人贵姓？原籍哪里？”祖诒答称：“姓戚，原籍湖北。”那人道：“戚先生休要见怪，小栈地方局促，凡是有病的人不便招待，请到别一家去，舒服些儿。”祖诒听了怒道：“住一夜难道便死在你的栈内？亏你开了栈房，说得出这不招待的话来！”那人见他发火，赔着笑脸答道：“敝处虽是个小客栈，向来如此；并不是戚先生前来光顾，不肯容留。好在郑家木桥的栈房甚多，尽有几家很迁就的，戚先生去照顾他们，他们一定欢迎得很。”祖诒看他这样的说，勉强不来，呕着气往外便走。再拣一家入内，谁知也是一样。一连走了三家，不是说客人已满，便说下层铺让不出来，暗想不信这小客栈甚是难借！后来找到一家生意清淡些的，始由栈主留下。

这个栈主姓何，年只三十不到，品貌虽甚狞恶，应酬却甚是圆融。问明了祖诒的姓名、籍贯，登过循环簿后，拿了一条被头与他。被面是洋线布的，原色乃是青莲，脏透了红不像红，青不像青，成了个猪肝色儿；白粗布的被单不知有多少时没洗，已经变做酱色。祖诒瞧了一瞧，莫说这种东西从来没有用过，连看见也只是第一次儿。二月中旬的天气，不盖他身上寒冷，只好将就一下。板铺上一条花布褥子，垢腻得几如棕色，且与被头上另外有股气息，鼻子内闻到了真是难受。那板铺又高低不平，睡上去非但骨节疼痛，翻个身更七跷八裂的一时卧它不稳。

祖诒只因跑得乏了，一进门向铺上边倒身便睡，难为他竟睡至晚上方醒。栈主问可要出外去吃些夜饭，还是叫饭店送来，祖诒摇了摇头，只要了一杯热茶，把身畔余下的烟一齐吞入肚去，闭了眼重新再睡。哪知这一下与日间差得远了，栈里头借宿的人一个个俱已回转，顿觉人声嘈杂，休想能安静得来。

后半夜人声虽渐息了，偏偏上层铺上的那个客人正患着痰哮病儿，一刻不停的只顾咳呛，“阁、阁、阁”如蛙鸣一般，搅得人心耳俱烦。祖诒睡在枕上，虽把眼睛紧紧合着，如何安睡得稳？

天明后支撑起身，把栈房钱算给过了，坐黄包车去找博明。谁知博明虽然在宝山路住过，二次革命的时候，闸北风声甚紧，他早已挈眷迁移，有说是到扬州去的，有说乃是湖北，总之久已不在上海。祖诒只得死下了这一条心，坐车子依旧回栈。

栈主见他去而复返，问今天可是仍要住在这里。祖诒把头点了一点，捱到自己那张铺上要睡。栈主说：“这张铺已经有了人了，今天只能住在上层。”祖诒皱眉说：“上层不便。”栈主说：“披屋旁另外有张客铺，乃是借与长客住的，戚先生不知共要耽搁几天？”祖诒想了一想，道：“我因找个亲戚，今天找不到他，大约要多住几时，这张铺给我很好。”那栈主便笑嘻嘻领他进内，见这铺搭在披屋角内，侧首便是灶间，虽然地位甚脏，底下又是泥地，并没有松板铺垫，潮湿自不必说，却喜比店堂清静，一个人未为不可。因问每天要多少寓金。栈主道：“这张铺每天须要一百个钱，借与戚先生格外克己，打个八折，却须要先付五天，以后每五天陆续再付。”

祖诒想五天只要四百个钱，为数甚是有限，当下一口允许。栈主便伸手要钱，祖诒向衣袋一摸，昨天的七角洋钱，除了挑烟、寓金，并早上车钱以外，已只剩得二角多了，今天饭尚未吃，烟尚未挑，不觉急得面色惨变，这手再也伸不出来。栈主已察出隐情说：“可是一时不便？不妨想个法儿。”祖诒听了，喜出望外，急问他怎样设法。栈主道：“目今天气渐渐暖了，你还穿着一身皮衣，何不把皮马褂当几块钱，尽好敷衍几天？且等找到令亲再说。”祖诒说：“马褂出外要穿。”栈主道：“可以买件

棉的，花不了五、六块钱，这皮的大约有十块多钱可当。”祖诒无奈，只得依着他脱了下来。惟说自己这件事没有搅过，很是不便，最好有人去代走一下，并顺便挑一块钱烟膏回来。栈主说：“这是极便的事。”当下拿了便走。不多时回来，说道：“共当了九块洋钱，除去存箱及五天寓金并一块钱烟膏之外，净余七块多钱，可要存在帐房，要用时尽管取用。”祖诒点头道好。栈主说：“当票也放在帐房里头，妥当些儿。”遂兴匆匆一并拿着出去。

祖诒没精打采的吞了些烟，想起当日挥金如土的时候，哪知道有今天的日子？这都是自己把金钱糟蹋，并且仇视家庭，误交着淫朋狎友所致。天良发现之下，悔一回，恨一回，叹息一回，肝经越是郁结，心经越易受伤；心为一身之主，心经一伤，百体俱损，何况本已有病，自然从此加重起来。这天起，渐渐的饮食不进，每日里卧在榻上，除了瘾发时吞些烟膏之外，别的东西吃一次呕吐一次，上焦已阻滞不通。栈主见他病势日增，因他帐上有钱，请了个江湖郎中，下了四五帖药，哪里有甚效验？祖诒因没有第二件皮马褂可当，决定不要请了，但每天三次的烟依旧一次少他不来。到得一星期后，栈主说帐上的钱已经完了。祖诒只能再拿皮袍去当。老板说只当了十一块钱，仍替存在帐上使用。

祖诒此时病到不堪，但求速死，偏又一天天不肯遽死！想起当初老母吞烟、仇氏服红头火柴毙命，自己何妨多吞些烟马上死了，做个现报？谁知吞生烟吞惯的人，多吞些也没有什么，反觉把烟瘾过足，将虚火一齐提了起来，眼睁睁不眠不睡的更是难过。但是这一场病，自知一定不起，死后无人棺殓，不能贻害栈房老板。想起陈实为人真是一个义仆，自从他得病回去，久未见面，不知近来可已好些，何不写封信叫他前来，把身后

事情托付；即使他自己不能出外，叫儿子厚葆来也好。因向栈主借副笔砚，伏在枕上七曲八袅的写成一张字条，要央栈主送去。栈主因南市路径不熟，自己栈房里也跑不开来，回说："可否且等明天去送？"祖诒叹了口气，遂把这字条向小衫内一袋，谆嘱栈主明天必得要去，迟了恐怕不及。

哪料这天的旁晚相近，祖诒忽然起了呃逆，连烟膏也吞不下了，心内虽仍清楚，身体已一些动弹不来。眼看着天色渐黑，灶头边只点了一盏火油壁灯，自己榻前星火俱无；那天公又北风大作，潇潇飒飒的下起雨来。这时候有个小厮到灶下烧饭，祖诒想叫他去请栈主说话，喉间已力竭声嘶，一些喊不出口，那小厮怎听得见？延至黄昏已过，依然没有一个人来，那雨却越下越大，雨点从两扇破窗里渗将进来，把一张铺几乎湿了半张。祖诒初时尚还有些知觉，后来渐次模糊，直僵僵双足一挺，一任他雨打风吹，那灵魂已随着风雨飘摇，不知向何方而去。

警梦痴仙著《繁华梦》先后二百回，荡子下场惟戚祖诒最为惨酷。一因他背母弃妻，灭绝人道；二因他所作所为，虽然是自诒伊戚，但一半却戚自祖诒——谁叫他祖上做官，上负国家，下欺百姓，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以致戾气所钟，生出这种孽子！痴仙因有一首七绝，劝他世界上的荡子，勿为祖诒第二；并劝世界上做官的人，留些后人地步，免生这不肖子孙，道：

造孽钱多贻害多，后人嫖赌尽销磨。
剧怜转眼遗资尽，家破人亡可奈何？

祖诒既死，栈中尚没有一人知道。直至半夜后栈客俱已熟睡，栈主始拿着一盏洋油手照，到披屋中去照看。接连叫唤了好几声，没有答应，尚认做偶然睡熟，到榻上去仔细看他，见窗口内渗进雨点，已把榻上打湿，祖诒声息全无，直僵僵睡着不动，始心上有些诧异；举手向他额上一摸，冷得如摸在冰块

上一般，这才大吃一惊。暗思他不知于何时死去，慌把手照在榻前一放，懊悔白天里没到南市寄信，招呼一个人来。如今人已死了，莫说替他买棺断送没有这钱，况且栈里头生意有关，客人知道了甚是不便。因呆呆的对着死尸想了片时。忽然把心胆一横，到店堂内叫了一个伙计进来，将祖诒已死的话说知，商量把尸首移它出外，方可与栈内无涉。

那伙计有些手软说："此事只恐使它不得，倘被捕房知道，大家担不起这罪名。"栈主说："今夜风雨甚大，街上边行人与巡捕必少，趁着这个时候动手，谅来断然撞不到人；至于栈房里的客人，他死在披屋里头，更没一人知道此事，可以不必虑它。路上边既撞不到人，栈房里又没人说起，巡捕怎样查得出来？此事我决定这样办法，你可费些气力，帮我扛他出去，倘然有什么事，可在我一人身上。"说着，便把后门一开，看静悄悄果然并没有人；冒着雨兜至马路张望，也是一样。遂回身掩进门去，自己捧了尸头，叫伙计扛了尸脚，大雨里抢步出外，撩在马路上一根电杆之下，深幸竟然没遇一人。栈主暗暗大喜，回栈后给了那伙计一块洋钱。结算祖诒帐上，尚有七块多钱、两张当票，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以吞没的了。

谁知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祖诒的尸首移在马路不消一两刻钟，便有夜差捕巡见，急忙去报知捕房。捕头当他是个路毙，照例载至虹口斐伦路验尸所内，报官候验。次日地方官到场，验得尸身虽是病毙，当场棺殓，却在贴身的衣袋之内检出一张死者写与陈实的字条，内有"现住郑家木桥何忍记小客栈内"字样，虽然经了雨有些毁烂，却还一字字辨认得出。遂疑心到客栈内有移尸之事。一面由公堂照会南市官厅，饬传陈实领棺；一面派包探至栈内查察一切。

陈实近来疟病已愈，自从祖诒公馆内花会案发，他知道了

这个消息，四处打听主人下落，无奈找不到人。明知与萧怀策最是莫逆，定在一处，有人说怀策在法租界上，特地寻到长浜路去，哪知已只剩了一所空屋，依然没有寻见，心中甚是挂念。如今官厅忽来传唤，始知主人已死，在家中大哭一场，次日一早投案。包探已将栈主提到，因祖诒住在他的栈内，每天有循环簿为证，抵赖不来。并且查看他日流帐上，戚祖诒尚有当票、存洋，故连帐簿等一并解堂请究。中西官问栈主叫怎名字，栈主供姓何名唤其忍，所以栈房即名"忍记"。问官怒他不应将栈客死后移尸，毫无人道主义，判押西牢三个月，客栈发封。帐上戚祖诒的存洋、当票，追出交与领棺之人。栈伙不应帮同动手，判押七天。陈实问明与死者主仆，堂上奖励一番，叫他好好领棺埋葬，毋使暴露。陈实唯唯遵谕。想到主人死得这样好惨，领棺后止不住泪流满面。回家与儿子厚葆说知，凑出些钱，在乡间买了几分地基，连栖幽公所内老太太、少奶奶两口棺木一齐安葬。虽由陈实义气过人，也是老太太生平尚称忠厚，故不至死无葬身之地。陈实既将祖诒等尸棺葬好，因念戚氏没有后人，谆嘱厚葆逢春秋二季，必须亲自到坟祭扫，以报主恩；惟痛恨怀策入骨，说："小主一生都误在他的身上，所以少年人择交第一，子孙当引以为戒；但此种人天理难容，将来必有恶贯满盈之日，大家可睁着眼睛看他！"

陈实这样的说。书中怀策这一方面，他自膏店闭歇之后，虽把戚祖诒设法避开，但一时并没安身之处，只好借着筹办党务为名，与杨枚说要住到法租界办事部去，以便尽心办事。杨枚听了，甚是赞成。怀策又把碧潭与蔡兰和荐入部内，充当庶务。每日里手头没有钱用，幸亏贾第不食前言，在杨枚花出来的缠头项下，不时三十、二十接济着他。

春去秋来，流光如箭，三次革命运动已将成熟。陶泰父子

与刘泰仰陆续到申，娄梦渔、王柏台、浦香孙、梅子青也已来了，只候上次开战时的司令员刘民一到，便可联络海陆军兵一同起事。这几天办事部内进出的人非常杂沓，贾扬仁也不时前来走动，四处汇集的军饷一天天愈接愈多。部中既已有了度支，办事人自然人人囊中饱满。怀策也趁着他这个当儿，向杨枚报销了几笔虚帐，搅到千把块钱。杨枚却仍每天住在贾第院内，党中有甚事情，依旧令党员前去接洽。其时党人内很有些优秀分子，与杨枚并非一部，也在暗中激烈进行，为的是大总统摧残约法，遏抑民权，以致国事日非，民生日敝，故不惜牺牲一己，要使四万万同胞出水火而登衽席，绝没一点自私自利之心。见杨枚如此举动，手下人又良莠不齐，有规劝的，有痛恨的，杨枚却并不在他心上。

一日，陈和到贾第报告，刘民已于昨日到申，今天在办事处开会，宣布进行手续。杨枚始于午后到会。刘民气昂昂先在会场上演说一番，次言起首日期，乃由临时总司令刘泰仰君所定；刘泰仰君操有胜算，应请报告。听的人鼓掌如雷。旋由刘泰仰报告日期，说："此次费了无数心血，耗了无数金钱，已将在上海的海、陆军界完全运动妥洽；所以一经起义，决定大功可成！我同志务须各抱急进主义，不可稍有退缩。泰仰虽一武夫，情愿以身报国，万死不惧！"各党人更鼓掌不迭。末由杨枚演说，力言破坏乃建设之祖，刻下政府种种腐败，所以要谋种种改革，时机不可错过，须合群策群力，人人一致进行等语。众人又鼓了回掌。至晚散会。

杨枚与刘民接风，仍在贾第设宴，乃是一个双台，陶泰父子、刘泰仰、娄梦渔、萧怀策等一齐在座。刚要起菜，贾扬仁又同着一人进来。怀策看是自己的兄弟碧山，倒觉呆了一呆，暗想他几时入党，怎的没有知道？扬仁见过了杨枚等，介绍碧山

与众人见面，报告他自愿投效，手下尚有两个要好弟兄，一名毛老植，一名童小七，同告奋勇，愿充前敌。杨枚等同声赞美，叫书记员在册子上登了名字，一个个发给证凭。刘泰仰又叫军务科每人发了一套军衣，一枝快枪。贾扬仁以为引进有功，满面得意，杨枚今天席上本来没有请他，亏他老着脸皮在陈和的隔肩坐下，叫碧山坐在单恕那边。怀策究是弟兄，免不得招呼一声。杨枚始知他是怀策的兄弟，怪怀策何不早些约他进党。怀策答称："虽是同胞，因已彼此分居，拿不准他志趣，所以不敢冒昧。"杨枚又赞他办事谨慎。贾扬仁在席上高谈阔论，说上次他冲的俱是头阵，可惜没有成事，这回愿与碧山等一同进兵，请司令员日后临时发表。刘泰仰把拇指一伸，称扬他真有胆量，并说这才不愧"敢死"二字。贾扬仁愈觉兴高采烈，他的酒量素好，这一夜吃到个尽醉始止。席散后，有回机关部的，有回旅馆去的，只杨枚仍在贾第住宿，并没出外。直至与官军开战的那天，他才和刘泰仰等坐了汽车，亲临战地。

攻的依旧是制造局。这回果仗着别部党人的联合，陆路上甫经开仗，浦江内便有一条兵轮助战。镇天价放了几个大炮，吓得南市居民、铺户人等又俱纷纷迁避，骚乱异常。租界上幸消息通灵，早经防堵周密，依然不致惊扰，但商市也不免大受影响。最太平的上海，只因有了个制造局，以致兵端屡启，几于防不胜防；住在华界的人真是万分危险！无怪租界上日见兴旺，华界上觉得一天不如一天。

但这三次革命的时候，制造局官军一方面也防守得非常严紧，侦探等更是星罗棋布，凡革命军的一举一动，已无不早有所知，故此这一仗官军仍占胜利。浦江中虽有兵轮帮助，无奈只有一条，其余并不发炮，夜半后更自相攻击，这条船大受损伤，眼见得不能再战。杨枚、刘泰仰等在陆路得到了这个信

息，非常惊骇。刘民尚督促前队进攻。血薄肉飞，好场恶战！两军互斗到天明将近，官军的机关枪厉害，革军子弹已尽；刘民、贾扬仁、蔡兰和俱中枪倒地身死，其余死伤的人不计其数。刘泰仰见大势已去，急与杨枚商议，开足汽车回北，且待天明后收拾残军，再作区处。汽车夫急即辗轮，行不到半里之遥，陡闻大炮一声，那炮弹“呼”的从半空里直射下来，杨枚与刘泰仰惊得魂不附体。正是：

早知军力难相抗，应怪人谋太不臧。

要知杨枚与刘泰仰性命如何，尚有陶泰父子、萧怀策弟兄等怎样结局，快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起狡谋投奔侦探队　发奇想诈骗保险行

话说杨枚、刘泰仰等依附在党人之中，图谋三次革命失败，汽车正要回北，猛然一炮飞来，二人吓得在车中倒躲。幸喜炮弹落在前面，离汽车尚有七、八丈远，却把前面马车上的陶泰打死，侯谱涛胸前中了一弹，浦香孙弹子从肋下穿出，并打伤梅子青的右手。顿时人声鼎沸，慌做一团。陶泰、谱涛、香孙显见不能再活，子青也已成了废人。大家正议抢护尸身，劈空又是一炮，把王柏台打中肩窝，翻身倒地，众人始各自逃命，谁也不敢再去顾谁。只有陶子尧本与陶泰同坐一车，拼命叫马夫加鞭疾驶，始把死尸载回，草草棺殓。其余尸及受伤人，须待天明后红十字会到来，掩埋的设法掩埋，医治的抬回医治，一言叙过不表。

仍说杨枚与刘泰仰两部汽车，在炮雨中逃出华界，奔回机关部下车。萧怀策因担任着看守机关部责任，没有出外，见杨枚等鼠窜而回，急问事情怎样。杨枚连连摇首，刘泰仰短叹长吁，一句口也不开。移时碧山回来，始知晚间大败，并各人丧命之事。碧山说有两次枪子从耳边飞过，并没有受伤，看来真是天数不该死在枪上；又说毛老植、童小七也已进党，俱在前部，一般的安然无事，也算得很是侥幸。

怀策见大局已败，暗暗吃惊，但看杨枚等把善后之事怎样部署，再定行止。岂知刘泰仰在机关部坐了片时，说出外去找个要人，今晚再图大举，断不能就此了事，这一去再也不见回

来。陶子尧盛殓父尸以后，也便不知下落。娄梦渔隔夜本来没到战场，天明时至机关部探信，知道了这个恶耗，也跑得踪迹全无。只有许多刘泰仰与刘民招募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队，进进出出的很是忙碌，俱要找泰仰与杨枚说话。

杨枚看站不住脚，想到棋谱上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得也暗暗的溜之大吉。好在革命虽未达到目的，手头着实揽了些钱，尽可逍遥事外。况平日间因微逐花丛，身上犯了隐疾，在上海不便医治，恰好到远处求医。但临行时甚是秘密，非但党中没人知道，连贾第处也并没有一些口风。所以杨枚已去了两三天，贾第尚问怀策这几日他因甚不来？到底大事怎样？怀策也说不定他已去，只言大约党务要紧，近来分身不开之故；至于大局，现虽不妙，往后必定另有作为。贾第听了，将信将疑，一天天的盼望着他。到得一星期后，党中人因依旧不见杨枚，几个有些识见的人明知这机关部已万靠不住，大家另外想法，另行组织新部，以便待时而动；惟恨杨枚及刘泰仰等此次举动，事前既太冒昧，事后又不熟筹补救，反一个个不知下落，且不免卷去了许多公款，暗暗痛骂不置。

萧怀策起初与碧潭等尚住在机关部内，后见党中人一天少似一天，杨枚等又音信杳无，党务也无人办理。制造局一方面的信息，虽然戒严得甚是厉害，但气象已日见太平。并闻设立了一个侦探队，派出许多北方来的侦探，四处探访党人踪迹，密地拿办。只要有些迹涉嫌疑，几于无一幸免。更有平空被诬，受尽苦累的人。华界上已搅得鸡犬不宁，租界上也在开始办理，并暗中照会西官，遇到此种案件准予引渡。怀策因是非之地不可久居，密与碧潭商量，早日脱离关系。惟一时没有房屋，暂借旅馆居住。碧潭说："旅馆内开支浩繁，还是赶紧借屋。"怀策笑而不言。陈和与单恕等尚在机关部内，问他因甚

出外，怀策只说旅馆内到了一个好友，暂陪他盘桓几天，缓日仍要回来。却三两天迁个旅馆，并没有一定之所。两个星期未到，旅馆已迁了四家，防着侦探注目。白天有时到机关部内，与陈和等闲话消遣，顺便探听信息。

一日，又到机关部去，忽见双扉紧闭，屋中寂静无人，估量一定是出了事情，私向邻右访问，果然隔天有侦探到来，把陈和、单恕等一齐拘去，共有七八个人，听说牵连着一件盗案，故此过堂后已解进城去，由军法处发落，房屋遂空了起来。怀策明知党案是真，盗案是假，幸亏自己见机，早经迁出，否则必被一网打尽。但风声既这般紧急，当初杨枚在贾第处当做公馆一般，天天住在那里，外边岂有不知？这几天或恐也有侦探前去搜捕，何不送个信与贾第，并有个一举两得的办法，看她心上怎样，因急坐了包车到珊家园。

彼此见面之下，正待告诉他机关部种种情节，贾第已先问他："近来机关部内可去？可曾听见什么紧要新闻？"怀策料量她语出有因，故意说："机关部不时常去，却不知道有甚要事。"贾第道："陈和、单恕二人你会见么？"怀策道："今天没有见面。"贾第道："前天他二人到这里来的，说杨枚又到日本去了；此刻身上有病，不知何时再到上海，所以即日想到日本找他。又说这几天外头风声不好，杨枚在这里走动得日子多了，叫我留点儿神，人家寄与杨枚的信，或是有人请他喝酒的请客票一齐毁掉，不要露了侦探的眼，闹出什么祸来。"怀策道："杨枚又到日本，这话有些意思；叫你把信札等毁掉，免得侦探捕风捉影，也很不错。除了这几句话，可还说甚别的事情？"贾第道："尚有两句极要紧的说话，叫我见了你定要关照，这事与你大有关系。"怀策惊道："什么事关系着我？你可快说。"贾第道："他们说你的兄弟碧山与一个什么毛老植，还有个童小七，前

天俱被侦探拿去，因为攻打制造局的时候犯了劫案，所以一齐枪毙的了。碧山等也算是党里的人，你是他的哥哥，故叫你机关部往后莫去，即使在别的地方，也要格外谨慎些儿。”怀策摇头道：“碧山等也算俱是党员，打制造局我知道的，何尝犯甚劫案？那是侦探有意捏造，说他们俱是强盗，公堂上才能照刑事犯办理，可以移解入城，否则国事犯引渡不来；陈和等怎连这点子都想它不到？”

贾第道：“那可你还没有清楚，碧山等犯的真是盗案。前天制造局开战的那夜，他们一同领了军衣、枪械，面子上是去打仗，暗里头却向乡间劫掠。现经事主告发，由侦探访出实情，照会公堂拿人。哪知他们拿到堂上，俱是前年抢邢少太太金镯的过犯，碧山办过有案，毛老植、童小七当时虽被逃遁，没有拿到，但捉拿的那张牌票至今还没有注销。况且经办此案的公堂包探，因后来胡图仲公馆内被劫一案，邢少太太指称由二人动手，正在暗中购线缉拿，遂向堂上禀明，求请并案讯究。中西官准词严诘，老植、小七满口招承，惟称实由碧山起意，赃银俱已用罄。又供出前年白也湘家窃案也是他三人所为，赃物俱销外埠。此次投入革党，并非真心归附，乃要借着革党名义，做个护符；攻打制造局的那夜，真正党人俱往开战，他三人以劝助军饷为名，私至乡间搜查富户，勒捐得洋二百余元。后有一家不允捐助，开枪逼问藏银所在，劫得现洋及钞票等一百余元。哪知耽搁得时候久了，有村民前来搜捕，大呼捉盗，其时党人与官军开战已久，因急夺路逃出，会合败残党人一同收队是实。中西官令当堂与碧山质讯。碧山无可抵赖，也只得据实供招。遂判准予引渡，派了四个荷枪巡捕把他们移解往南。华界上也派了巡警迎提，当下解至镇守使署。次日过了一堂，宣布罪案，在西炮台地方枪毙。听说毛老植与童小七俱

是一枪便死，碧山因行刑的枪法不准，一枪打在腿上，一枪打在臂上，一枪打在肩上，俱不致命；直开到第四枪，击破脑壳始死。比前清的斩罪，只恐更是痛苦，不过身首不致异处罢了！我昨天听到了这件事情，至今心上害怕，你怎还似信不信的说这风凉话儿？"

怀策闻碧山果已枪毙，又听抢劫邢少太太与窃白也湘两只外国饰匣俱是他首先起意，制造局开仗之时又在乡间大胆行劫，犯的俱是盗案，可与党案没有牵涉，反觉心上一松，对贾第道："据你这么样说，碧山一再与毛老植等抢劫，乃是自己讨死，死了反是干净，这种人留在世上做甚！若说我是他的胞兄，恐怕有甚牵害，我却一点没事。陈和与单恕二人前天好好在此讲话，今天却性命俱不能保了。你的话既已说完，如今待我来告诉你。"贾第听了诧道："怎么说，他二人今天还没有动身，以致出了危险事情？"怀策道："动了身便如杨枚一般，哪个拿得到他？谅来他们口中说要动身，必是有甚事情耽误，或者身畔没有川资，以致尚没有去。昨天被侦探队在机关部拿获，到公廨上讯过一堂，说有盗案牵涉，一同解到镇守使署。镇守使怎样定断，此刻虽还没有知道，大约一定是死多活少。陈和等拿去之后，机关部便不能成立，今天已并没有人。我瞧机关部既已消灭，侦探等定要向别处追究地点，你这里大是不稳，所以我特地前来报信。你须作速拿个主意，或是赶紧搬一个场，或是向哪里出一次门，避避这风头才好。"贾第道："陈和等有甚盗案牵涉？"怀策道："起初我也很疑心这'盗案'两字，必是平白地被侦探诬陷，如今既知道了碧山那一件案，安知不是借着这个题目，牵连到陈和等身上，使领事官可以照劫案引渡，你想是也不是？"贾第道："明明不是盗案，掉枪花可以当盗案办理。杨枚从前常在我处，难保侦探队不掉个枪花，竟说我这

里也是个机关部。虽然在租界上并不怕他，究竟有事不如无事，你叫我暂避一避甚是，但一时避到哪地方去？”

怀策微笑道：“你当真没有避处，可要听我的话，跟着我走？可以保你没有事儿。”贾第道：“本来我正要问你，机关部与陈和等既已出了事情，现下你想怎样，这几天你晚上住在哪里？”怀策道：“前几晚住在旅馆里头。若问往后心上怎样，我自然有个主见，拿得住侦探队可以不来缉我，并能够随处保护。”贾第道：“这又奇了，难道你与侦探队里的人个个有甚感情？”怀策道：“这一班侦探队俱是北方来的，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但有认识他们的法儿。”贾第想了想道：“你可是要投入侦探队内，也去做侦探么？”

怀策点头道：“目今革命党的势力倒了，除了这个妙法，还有什么别的念头？我有个警察局侦探姓申，号唤耀泉，最是要好，他与民党中人向来也俱通着声气，我入杨枚部下，便是他介绍的。现想和他商议，竟说我是个党人，报告长官拿办；我便投诚自首，把党证等一齐交出，以后情愿侦缉党人，将功赎罪，逆料长官一定允准。党里头还不知道我的内容，那时拣几个可以下手的人报到当官，其功非小。只要破获得党案多了，怕不有特别奖赏，出头很是容易。可惜的是我还没有家眷，只一个光身体儿，或恐官场不很信托，防着我暗中有诈，投效后只把罪名赦了，随便派个挂名职，不肯重用，岂不辜负了我一番用意？故想和你商议，你可肯把这场子收了，跟我住到法界上去，竟然算作我的家眷，大家混上几时，混得好混将下去，不好再想别法。”贾第踌躇道：“算是你的家眷，没有什么不可；即使当真嫁你，我心上也是很愿。不过把这场子收了，往后没有钱使怎样度日？我做到了杨枚以后，虽然积有千把块钱，只恐尚无济于事。”怀策听了喜道：“你既有千把块钱，老实说我自从投

进了党，也揽到千把块钱左右，合起来已有二千块了，况我还有三千块钱进款，此时尚没有拿到，再缓一两个月，这钱决定唾手可得，不信你可瞧着。”贾第道：“这三千块是什么进款？”怀策道：“现时你不必管他，往后包你有钱便是。只要你把主意拿定，果然真心嫁我，到时我再对你说。”

贾第摸不出他这句话是虚是实，但想杨枚既去，现时没有什么好客；又恐侦探来起甚风浪，防不胜防；当真嫁了怀策，此人枪花一等，料来下半世不致不能度日，当下因一口应许，决计把场子收掉。叫怀策到法租界去找屋，找到了便立刻进宅，一面找申耀泉干那投效事情。怀策大喜，和贾第接了个吻，说是一吻为定，马上叫她把门口那方“贾第”二字的洋铁牌撬下，从今天起不再接客，倘有什么侦探到来，可以冒做良家。他们在租界上没有势力，谅来也不敢怎样。但等一进了宅，便保得住断没意外。贾第唯唯称是，叫怀策以后勿提贾第名字，可仍旧唤她惺惺的原名。怀策含笑说：“如今既已成了夫妇，只能你我称呼，连惺惺也决不叫你。”二人快乐非常，当晚怀策便住着不去。翌日到宝昌路看对了一所房屋，第三天便由惺惺搬去，一对野鸳鸯居然自此做鸾凤一般。

这夜，怀策暗地进城，遇见耀泉说知来意，并言现已有了家室，谅来官长不致疑心。耀泉要的是钱，初时再三推阻，说官场不比革党，可以任意引进，何况本来又是党人，从前又有花会一案，怎好冒昧？后来怀策许了他三百块钱，始言姑且向警厅竭力进言，兴不兴却不敢预决。怀策知道他的意思，一口又加了二百，这才心满意足，叫怀策先把党证拿来，带他去亲见厅长，并说最好有华界内的党案报告一起，做一个下马立功，方能万稳万妥。怀策道：“党中住在华界上的，有两个人有些名誉，一个是浦香孙，制造局开仗那夜，已中流弹死了，他家

产俱在城内，可以查抄入官；一个是梅子青，弹伤右臂，听说现在家中，杜门不出，手头也有些财产。投诚后便拿这两案出首可好？"耀泉称赞道："这两个人第二次革命的时候，官厅已要拿他，我身边尚有公事，因他们逃了出去，至今没有拿到。怎么这回一个死了，一个伤了？他两人既然俱有资产，尽可当官举发，作为进见之礼；包你定受官厅奖誉，日后必能大用。"怀策说："全仗耀翁提拔，永远不忘大恩。"

耀泉略逊几句，约定明日到案，先由他在厅长面前把有党人自愿投效，并须面见告密的话疏通好了，然后令怀策投案。缴了党证，供明悔罪情节，厅长要他觅保，耀泉禀称："此人现有家眷在沪，愿保他必无二心。"厅长尚在犹豫，想解镇守使署发落，怀策把请查封浦香孙遗产，并密拿梅子青，抄没他家产的话禀知。厅长检查浦、梅二人原案，果是党人，二次革命后本要封产，只因人未获案，并由绅董一再代诉，说他们并非真正革党，不过迹涉嫌疑，故此因循未果。今既有人出首，当堂立发朱单，即着申守缉办此案。并给了怀策一张谕单，准予暂充警署侦探，俟将浦、梅两案办竣，移请侦探队录用。怀策乘机禀称："前因受人之愚，曾在治下股开花会，致奉查办，今已悔过，可否求请将案注销，以便立功图报。"厅长亦准如所请。怀策始与耀泉接谕下堂，风急火急的先把梅子青拿获，次将浦香孙的妻子富氏拘案。过了一堂，因须归入军事范围，移解镇守使署定断，奉判香孙遗产籍没入官。富氏念系女流，从宽开释。子青本应枪毙，姑念右臂骨折，已成废人，监禁十年，期满后察看能否改过再夺。家产除酌提一分充赏外，余俱一律入官了案。怀策既将两事办结，得意非凡。隔了数天，果然得入侦探队内，充当了一个探目，愈觉张牙舞爪，不时罗织党人罪案，暗地告发。以致党人大受荼毒，衔恨刺骨，后书续叙。

再说贾惺惺自与怀策住在法界，俨成夫妇。怀策既入了侦探队，每日里日进多金，手头甚是宽裕，带过来的一千块钱，并不曾动用分文，心中甚是欣喜。惟怀策的堂弟碧潭每隔三天五天，必向怀策取钱使用，问他住在哪里，他说陪着一个朋友，现住在旅馆里头；再问他朋友是谁，碧潭不肯直说，回称可问怀策便知。惺惺听了异常疑惑。一日，碧潭又来取钱，怀策给他五十块钱钞票，临出门时谆嘱他赶紧请西医，不可延误。惺惺越发莫名其妙。碧潭去后，忍不住向怀策说道："碧潭不时向你取钱，因是你的兄弟，又是你自己的钱，故我从没干涉句话。今天怎么给了他这许多，又叫他赶紧去请西医？到底碧潭在外干着什么事情？从前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同一个朋友住在旅馆之内，这朋友究竟是何等样人？今天去请西医，可是替这朋友看病？不信你的钱这样好多，何不替我办些首饰，我也见着你的情儿。"怀策笑道："你要我办些首饰给你戴么？要办须整千整百的体面些儿，这钱一两个礼拜以后包你便有。"惺惺啐了一口道："人家与你好好讲话，你怎么与人闹顽？难道我真想你兑甚首饰不成？你拿大话搪我。不过你我既算做了夫妇，你的钱便是我的，弟兄辈照应他些，尚是分内之事；朋友间不该这样广阔，我想节省些些也好。"怀策仍笑着道："你认做方才碧潭拿去的钱结交着朋友么？这人并不是个朋友，乃是一个财神，你莫要错认了他。"惺惺含怒道："呸！你今天可是疯了？怎么竟说那朋友是个财神？骗小孩也断骗不信，怎来骗我？"怀策道："我一些并没有疯，也一些并没骗你。因你没有知道此事，怪不得要起着疑心，待我仔细告诉你听：旅馆这个朋友姓宋，名唤名贵，崇明人氏。性情稍少有些呆气，独自到上海谋就，没有事情可做，流落在此。我与他一点没有交情，并且也不认得他。"惺惺道："那一定是碧潭和他要好的了。既然是碧潭的朋友，生

了病你何苦与他去请甚西医?”怀策道:“这医怎么能够不请?我的话才说得一个起头,你须仔细听我下文。那宋名贵在上海没有依靠,每天在城隍庙茶馆里头向茶客讨几个钱度日,几乎与乞丐为伍。有一天我到城内吃茶,遇见了他,给了一个铜板,问他因何这样落魄,家中可有父母妻子,何不凑几个盘费回去。他便把谋就不成的话向我直说,并言家中没有亲人,乃是单身汉儿。我听他是一个孤家寡人,灵机一动,暗想这是财神到了,当下便可怜了他几句,和着一同出城,买了一身衣服与他,并替他借了一个栈房。”惺惺笑道:“你把叫化子当做财神看待,良心真好!那活财神自然一定要保你发财。”

怀策道:“你听我再说下去,怎么不发财呢?我把宋名贵安顿在客栈之内,问他今后可要谋就,宋名贵自然说要。我说上海是繁华世界,真要谋什么就,必须场面阔绰,才能找得到好事情儿,我不妨下些本钱,往后谋到了事,有一千,每人五百。宋名贵非常欢喜……”惺惺道:“我知道了,定是你和他找到了什么买办,每个月有多少钱分给与你,故把他当做财神。”怀策摇头道:“谋就乃是一句空话,哪个当真替他去谋甚事儿?这天我自与宋名贵结识之后,天天请他出外游玩,坐马车招摇过市,有人问他是什么人,我说是崇明有名的富翁,到上海创办实业来的,叫他也依了我说着大话。难为他虽是有些呆性,那大话还很说得来。过了一星期后,同到保险行内,替他保了十年寿险。”惺惺笑道:“这活财神怕他死么?”怀策道:“你说我怕他要死,谁知我怕他不死。”惺惺越发不解道:“要他死,保甚寿险?难道是你的钱多?”怀策低低的道:“你这人真好糊涂,替宋名贵去保寿险,是望宋名贵死了,拿保险公司的赔款。若等十年期满,拿回他保险本银,名贵虽有些呆,我萧怀策可不是呆子!”

惺惺还猜不透怀策用意，认做保险后必是把名贵谋害，用甚毒物致死，所以要请西医假意替他诊救，不由不跳起来道：“这件事你如何使得！无论把姓宋的怎样谋死，西医与保险公司一定验得出来，非但不能赔你保款，且恐还有一场人命官司。亏你一个极聪明人，干出这糊涂事来！我可担不起这个惊怕。”怀策看她发急，掩着口只顾吃吃的笑，笑了一回，又说出一片匪夷所思的话来。正是：

　　　　娄人性命薄于纸，恶棍心肠毒似蛇。

要知怀策说出怎样把名贵致死，怎样拿保险行的赔款，再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萧怀策竟作富家翁　卫玠如伪充革命党

话说箫怀策告诉惺惺，替宋名贵投保寿险，诈取保险行的赔款，惺惺认做要毒害名贵，以为此事大是不妙，心上十分发急。怀策只顾微笑，少顷徐徐的道："你见我箫怀策从前杀过人么？杀人须要偿命，哪个去把名贵害死？须知我自有妙策，使名贵自己活不耐烦，却也并不是寻甚短见，自然而然的跑到死路上去。你可想得出这个法儿？"惺惺不信道："俗言蝼蚁尚然惜命，姓宋的虽然有些呆气，哪里能使他性命不要，自己肯去送死的道理？这法儿莫说是我，恐随便什么人想不出来。"怀策道："你说姓宋的爱着性命，不肯死么？我瞧世界上那些极聪明人，尽有自愿早死，不受父母管束，不纳妻孥劝谏，不听亲友诫勉，只顾走上死路，直到除死方休的人。何况姓宋的有些儿呆！要他上这条路，自然更是容易。我不过下了二三百块洋钱本钱，他便一天天离着生路，一步步近着死路，大约再是三两天，包管马上便死。医生说不出是我害他，保险行更不必说，照着他的保险章程，一起病便去关照，并没什么违背之处，死后这保款怎得不赔？那时稳稳有五千银子到手。宋名贵不是财神，却是什么？"惺惺犹不解道："你说了半天的话，到底宋名贵怎样走上死路，依然没说清楚。若说世上的聪明人自愿觅死，我从来没见他们死过，这话也明白不来。"

怀策道："你今天真是笨得转了弯了！悬梁服毒的觅死，死得俱有痕迹，人家瞧得出来。我说聪明人自己觅死，乃是狂嫖

滥赌，爱酒嗜烟；该活六七十岁的人，只能活到四五十岁、更说不定减做二三十岁，这便是聪明人不愿长寿的捷径。我因想到了这个意思，自替宋名贵保了寿险，由他在雉妓院看上了一个相好，每日给他些钱，夜夜住在那里。更叫几个爱赌的人天天和他赌钱，我也合些分子在内。输了叫他翻本，赢了叫他趁着赢风连碰下去。总之，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除了两三小时由他在雉妓院住宿之外，余时俱搅得人没有睡觉。至于饮食一层，赌了钱便没有一定时刻，有时使他饥火中烧，格外受饿，有时却使他吃个大醉大饱。大凡人生在世，最忌的是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宋名贵犯此八字，入了我这条妙算，那消三两星期，绝好的一个身子，便觉渐渐疲惫起来。最厉害的是两只眼睛红得如胡桃赤一般，那是每天失睡的缘故。我便请医生看治，口中叫他静养，暗里头使碧潭陪着，依旧怂恿他非赌即嫖，要钱只管向我取用。他手头越是有钱，越嫖赌得非常高兴，又是三两星期，那身子实在支持不住，在床上生起病来。我便把他借住在鸳鸯旅馆里头，仍叫碧潭作伴，每天请中国医生调治，却每晚叫这雉妓前来伴宿，一面向保险行报告得病情形。保险行差人到旅馆查看，果见他病得不堪，并有医生的许多药方为证，半句说不出甚话来，只言病状厉害，华医恐怕靠不甚住，还是请西医诊治，故此我叫碧潭去请西医。你想这种钱可是应分花的？我萧怀策哪有什么余钱结交朋友？但在财神面上，断断克算不来，并料这五十块钱花了，本钱大约已足，不见得再要拿出钱去，不信你可瞧着。”

惺惺这才恍然大悟，连赞怀策：“这种心思，真是旁人万想不到。宋名贵死在九泉，只恐还怨着自己命苦，好日子过得不多几时，便要伏惟尚飨，糊糊涂涂的不敢错怪别人。但手段不过太辣些些，拿到了保险赔款，必须多延几个僧道超度超度他

才是。”怀策道：“你不晓得目今时势，要发财总要有些辣手。但看官场中那些发财的人，哪一个不是暗中要着百姓的命，他才能整千整万的袋入腰里？至于僧道超度一层，我说宋名贵不遇见我，那日子也很过不下去，未必能怎样寿长，所以我问心并不害他，不必去挑僧道发财，只消断送了他也就够了。”惺惺听怀策这么样说，并不再言，只盼着宋名贵何日送命，便可端整何日发财，向保险行拿取银子。

果然第三天的晚上，碧潭来说名贵已死，旅馆里要怀策前去，问他怎样成殓。怀策闻报大喜，立刻到旅馆内会晤老板，假意咨嗟太息一回，说：“他出身虽是崇明，因在奉天开办垦务，家眷现住奉天，前天已打电报关照，大约来不及有甚人来，只好照着租界定章，在廿四点钟内先行大殓，把棺木寄在栖幽公所，等家眷来盘柩还乡。好得在保险公司保有寿险，并不要累及朋友垫钱。”老板说：“如此甚好。”怀策便至益寿公司报告。公司内派人前来察视，见旅馆中依旧没有家眷，未免有些犯疑，说崇明离沪不远，怎的并没人来？怀策把方才与旅馆老板所说的话重又述了一遍。来人将信将疑，说去告知大班，应候大班示下。

少顷大班亲自到来，问怀策与死者可是亲戚。怀策答称乃是至友。死者在上海并无亲族，只有几个要好友人，与自己最是密切，所以从前介绍他到公司保险，并一同前来缴银。大班道：“保险单现在什么地方？”怀策道：“保险单和贵公司的收条，投保后一向存放我处，并没寄往奉天。”大班道：“奉天办的垦务，那公司叫甚名字？”怀策道：“那边并非公司，乃是个人独资，办的是森林实业，牌号便唤‘贵记’家眷住在号中。”大班道：“这号可在奉天省城？”怀策道：“离省城有二百余里，乃是个山野地方，所以电报一切一时不易送到，至今尚无亲人到沪，便是这个缘故。”

大班听他言言近理，又查保险簿上曾注："宋名贵，原籍崇明，现在奉天开办森林实业。"又真是怀策介绍，针孔处处相符，保单更在怀策手内，赔款哪有不付之理？但姓宋的投保之时，曾由医生仔细验过，身体毫无疾病，年龄又正强壮，此种人竟然早夭，殊属出人意外，况得的分明又是怯症，此中不无疑点；因又柔声下气的问怀策道："萧先生可知死者生前有何嗜好，以致少年夭折？实是可惜得很。"

怀策是个老口，见大班用着餂工，急把眉心一皱，装做满脸不快之色，叹息答道："死者与我最是知己，他的嗜好岂有不知：第一乃是女色。大凡外路人到了上海，这色字十个中原有九个不免，死者却贪恋得比众利害。因为手头有钱，夜夜住在妓院里头，病重了尚有妓女到旅馆探望，哪个不晓？第二乃是打牌。不论麻雀、挖花、圈的温扑克，俱很高兴；麻雀最是多些，往往从白天打至深晚，更从深晚打至天明，赌出了神，寝食俱废，这便是他受病之根。至于得病后，由我派兄弟在旅馆服侍，叫他保重病体，不可再至外间嫖赌。起初他还不听，我兄弟断劝不住。直至请了西医，交代他若再嫖赌，性命一定不保，他才有些醒悟。岂知已病入膏肓，西医也救他不来。虽然死生有命，自己不能做主，但像他这般年富力强的人，谁信竟然一病便死，真是哪里说起！"说罢，向碧潭一指，叫他把名贵不听劝阻的话细细与大班说知。碧潭遂把临病时怎样仍有妓女前来勾引，与朋友依然纠合碰和的话述了一遍，又指旅馆内茶房作证。茶房也说："一些不错。宋先生这一条命，一大半真是自己送掉。"大班觉得没有别话，只问："家属既然不能到申，尸身可是由萧先生代为棺殓？那保款还是暂存公司，还是先要付些，等他家属到申结算？请萧先生分付照办。"怀策道："若论他家属未到，这款最好不领，但棺殓等需费甚巨，死者生前嫖赌浪

用，检查他上海已没有现银，并借了朋友间几笔短款，候汇票到申清还——那汇票已在路上与否，一时拿他不准。我想死者素称豪富，不愿使他已死之后负欠人财。就是目前的饰终一切，也须色色从丰，不可稍有苟且。故想这笔保险赔款，斗胆请向贵公司全数代领，以便办事。不知贵公司能否信托？倘虑他家属到申有甚后话，我可登报预行声明，一来见得贵公司赔款迅速，二则我代死者领到了这笔款项，自愿担负全责，往后断不发生别事。未知大班意下若何？"

大班听他说的话句句理直气壮，保险单又在他的手中，只得一口允许。惟说登报一节，千万与西报并登，不可仅登华报，防的是自己华文有限，莫被暗中掉着枪花。西字报一经登出，字字着实，可以知道他领到的一切内容，日后家属决无别话。哪知怀策此种地方早已料到，况姓宋的又本来没甚家属，保险费当初更由怀策暗中取出，这报纸上有甚登不出来？故而诺诺连声，说领款后一准并登中西各报徵信。大班遂回行去预备银两，并与买办说知。买办虽因宋名贵死得迅速，又知道怀策向来诡计多端，但此事简直一无弊病可指，又由大班答应赔偿，并没派他同去查访，没有什么发言之权，只得等怀策前来取银。私下议定了五厘扣佣，把五千银子当场交给与他。

怀策竟然得了这笔横财，除掩人眼目，宋名贵不得不从丰棺殓，并花了几十块钱报费之外，提给了碧潭二百银子，叫他不必再住旅馆，搬至法界同居，以后帮着他办理侦缉事情。贾惺惺见怀策这样发财，心中大喜。拿到了这银子之后，置了许多首饰、衣服。余下的放给妓院，东家三百，西家五百，俱取着三分重利，遂觉很好度日。怀策这笔银子，乃是他恶运内的结末一运，拿到后心满意足。又因有了惺惺镇日价陪着逍遥度日，不想去干甚别事。只侦探队每月必得有些公事报告长官

献功，不免钻头觅缝，四处打听党人踪迹。依着他的意思，要把这侦探当做进身之阶，以后飞黄腾达，那前程仿佛无可限量；至于摧残同类，草菅人命，哪里顾它！

这时候国中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有几个妄想推翻共和、崇尚专制的人结成了一个筹安会，什么“六君子”哩，“十三太保”哩，说中国数千年来均是君主政体，不宜改用民主，怂恿出一个客卿，引伸了些学说，劝大总统称帝。大总统居然听信他们，把民国年号改做“洪宪”，竟要定期登位。因党人一致反对，接叠连下了许多命令，严饬各省搜捕，不知冤杀了无数志士，波累了多少好人。上海为党人聚集的中心点，缉捕得自然分外厉害。怀策想趁着这个时代，大大的出些风头，今天拿了张三，明天再拿李四，好向政府得功，不但这只侦探饭碗可以永远保住，说不定还可望做官发财。无奈他起初的几件案子，因党人认做怀策是自己人，没有防备，故被他一拿一个稳字，一访一个着字，如今日子多了，渐渐人人知道，人人唾骂着他，哪一个不远而避之，怎能再访得到什么秘密？怀策自觉没有法想，叫碧潭做了他的眼线，四处说着怀策坏话，纯用着反间计儿，想在暗中讨些消息。岂知也一点没有效力，白白的费了无数心思。

有一天，在家中闷闷不乐，碧潭忽来说白肖湘到了上海，现在门外要见。怀策知道从汉口回来，不妨听听汉口地方的党人举动，可有什么牵连得到上海的事，因叫碧潭请他进来。谁知一见面吓了一跳，看他身上穿着一件稀旧的竹布长衫，头上帽子也没有戴，足上一双蒲鞋面鞋子，鞋头已经破了，两只玄色的洋线袜，连脚跟也露了出来，那境况一望而知的大是不妙。坐定后喘了口气说：“彼此一别已久，可知我家内近来的事情？”怀策道：“你自从到汉口之后，我因一向没有工夫，府上

简直没有去过，不知近来怎样。"肖湘道："休要说起。我因上海花会案发，到了汉口，彼时汉口市面甚好，同道中人很多，我在那里混了数时，颇还可以过得日子。不料上海三次革命，长江一带市面牵动，我才站不住脚。上海又不敢便回，因此到宜昌暂住。谁知八十岁老娘倒绷婴儿，在场上偶然大意，被人看出破绽，扭住了定要送官。后由旁人做好做歹，除把赢过的钱一齐呕吧之外，还罚了三百洋钱。显见宜昌不能再留，打听得上海已略太平，大着胆潜回上海，乃是前一星期到的。路上边盘费全无，衣服等当卖已尽，指望着一到上海，家中究还有些余蓄，可以勉强过活。不料一到家，吓得我魂灵儿飞上半天，再也瞧不见些什么。"怀策诧道，"这是何故？难道尊嫂已搬了家，没有写信知照不成？"肖湘道："若是搬了个家，可以找得到的，何至这样着慌？只因前天半夜里头，家中遭了场火，尽付一炬！也湘妹子双目不明，从火中奔逃出外，幸由邻居相救；小翠从梦中惊醒……"怀策道："哪个小翠？"肖湘道："小翠便是胡少太太，因我从来没提她的名字，怪不得你听了耳生。她从睡梦中惊醒转来，因这场火乃临睡时天气甚冷，把脚炉放在被内取暖，不知如何脚炉翻了，火从床上烧起，扑灭不来，故此只空身跑了个人，东西一些不拿。后来遇见也湘，两个女子手足无措，在火场上守着。天明雇了两个小工，由小翠监着他们翻检些焚剩的银钱物件，又被许多瘪三党到来，欺小翠是个女流，也湘又是瞽目，先动手把银洋等翻去。也湘与他争论，那班小瘪三最是凶恶，睬也并不睬她。及叫巡捕到时，他们俱一哄而散；巡捕去得不多几步，依旧又跑了回来，真是一些没奈何他。以致只检到了几十块火烧洋钱，其余尽被瘪三抢去。小翠向东新桥一个叫名表姊妹家中借了半间房子暂住，并央人写信到宜昌报告，谅我已经动身，故而并没接到。又谁料祸不单行，

也湘虽然在火中逃了性命，次日起呕血不止，只有一个星期不到，竟便呜呼哀哉。可怜小翠四处张罗，始把她草草棺殓。此刻我到了上海，两口子真是一筹莫展，故此特来与你商议，可有什么生财法儿，替我们筹划一下才好。”

怀策听罢，叹道：“怎么说，你近来竟是这样失意；也湘又已死了，实是可怜得很。但你要想谋些活计，本行近日时势不好，虽有些避难到租界上来的富商巨贾，究竟心思不定，他们没有兴致赌钱。除了这赌字之外，你又没有什么能耐，叫我怎样设法？”肖湘道：“别事我干它不来，你现在当着侦探，譬如我替你做个探伙，随意混一口饭，你瞧可帮忙得来？”怀策道：“你在长江一带下来，可知道有甚革命党的事情？”肖湘道：“这班人串新剧的最多，并有借着新剧敛钱，伪称筹助军费的人。官府现在随处禁演，四下搜捕。我回来时经过汉口，从前在戚祖诒处的小陈，不知如何冒着革命党的名目，在新剧团假座敛饷，被官厅拿住枪毙。”

怀策脑筋一动，接着问道：“你到了上海之后，可曾见过卫氏弟兄？不知旦桥可已回来？玠如的病体怎样？”肖湘道：“旦桥昨天见过，他也是新近回来；玠如的病，据他自己说是湿热，其实恐是毒疮，至今尚没有愈，并闻沾染到丽鸿身上。你问起他们则甚？”怀策道：“玠如向串新剧，他与新剧家个个熟悉，故想问问他各团体的内容，有哪几团是党人组织，我好密报长官拿办。只要旦桥到了上海，便有题目可想，你当真要在我处做个探伙，我也能答应得你。明天可与旦桥同来，我有话说。”肖湘闻言大喜，惟因身上太不好看，向怀策勉强借了五块洋钱，订定明天去找到旦桥大家再见而别。

翌早，肖湘果然把旦桥寻见，同至怀策那边。怀策与他耳语数四，旦桥初时面有难色，后始应允回家与玠如商量。原来

怀策定下一计，把杨枚从前遗下的空白党证填了一纸，交与旦桥，上面写着玠如的名字，叫旦桥和玠如婉议，要他认做党人；由旦桥大义灭亲，出首报告。官厅一定允准。拿案后玠如当堂供认，自愿捉拿新剧中著名党人，效力赎罪。只要官宪一准，玠如便也做了侦探，有无数事情可办。旦桥出首有功，并可禀请将自己的花会缉案注销，再求把飞飞减短刑期，释放完聚。旦桥初恐玠如不允，后想自己注销缉案，又能使飞飞早日出监，始允与玠如商量，不知他可愿这样办法。

玠如自从得病之后，剧场中不能够去，蝶花社的包银早已没有的了。平日几个要好些的妇女，因丽鸿一进了门，大半被她吃断，一个个久没有去，何况患的又是毒症，要去也很是不便。正虑坐吃山空，每日没钱使用，一听怀策这条计策，暗想真是绝好一个机会：做侦探不比做戏，面孔上有了斑点化不得装，嗓子又甚低哑，没有法想。侦探只要每个月有公事报告，便可安稳拿钱，并好着实弄些外快。毒疮乃是硬病，每天可以起床出门。要访新剧界上私通革党的人，此种人随处皆有，更是不费吹灰之力。这种现成事情不干，还想干些什么？故此当下一口允许。

旦桥喜出望外，忙去通知怀策。怀策遂带他去见队长，由队长禀知军法科，出了一张牌票，立拿卫玠如澈讯。怀策禀队长道："玠如现住租界，拿他甚是费事。我有一个至友，姓白名唤肖湘，与玠如很有交情，何不将他诓至华界，免了引渡等许多周折？"队长赞他善于办事，遂叫怀策去找肖湘，可令他见机而作，获案后必有重赏。怀策说肖湘当初也因花会案发，有过通缉公事；如把此事办成，大约不敢领赏，只求禀请检查厅将缉案销去，恢复他的自由；往后或恐尚有别案効力，情愿保他充个散探，以观后效。队长只要党案破得越多，考成越是好看，因

说但望事情办得妥速，一切要求可以准他，当向检查厅代为详恳。怀策始暗暗通知肖湘，约着玠如往南，一面与队长等在半途守候。

少顷，果见二人到来。怀策假意动手，将玠如一把拘住，说他大胆干得好事，现在有人在军署告发，当向身畔取出牌票，给与他瞧。玠如问："原告可曾到案？"队长说："原告到不到不必你问，且到军署听候发落！"便在当街上了手铐，恍如拿到了一个大盗，押着同到军署。军法科闻卫玠如已经拿获，立时升座提讯。其时卫旦桥也已到案，呈出玠如那张党证说："因兄弟交通党人，不服劝阻，日后恐有灭门之祸，故此不得已投案具控。"质之玠如，俯首无词。问官判照军法枪毙，玠如始伏地求恩，声称自愿痛改前非，竭力缉拿党人赎罪。承审官不肯遽准，判候请示镇守使核夺。当堂将卫旦桥、白肖湘奖励数语，因队长已曾禀明请注销二人花会缉案，乃减轻飞飞刑期各节，准予移知检察厅照办，并准肖湘充为散探。二人唯唯退下，玠如暂行收押。怀策恐镇守使有甚阻驳，非同儿戏，急求队长向副官处竭力运动，说侦探队正虑人才缺乏，卫玠如在新剧团日久，深知各剧社依附党人的细情，倘留此人在队办事，日后定有巨案可破。副官始卖个人情，向镇守使前说项，饬觅的实妥保，姑准暂充散探，留队効力，俟一个月之后，察看有无党案破获再夺。

玠如才奉开释，已吓得死去活来，魂魄俱丧。怀策替他备了席酒压惊，并带至队长前谢他栽培。队长照例说了几句门面话儿，叫他缉捕认真，长官定有重赏。肖湘也去见过队长。怀策邀他和玠如一同饮酒，连旦桥也在席上。面子上是替各人消释前嫌，也好算做和气酒儿，暗里头实是借此盘问各剧社入党内容，趁着外头不知道玠如已充侦探，可以密地下手，迅雷不及掩耳的一一拿办。席间，怀策因问："在上海的新剧社

共有几处？社员中著名曾入革命党的共有几人？可是人人住在租界，或在华界地面？"玠如滔滔汩汩，答出一片话来。正是：

只为梦蕉难得鹿，遂教拨草去寻蛇。

要知玠如说出何话，要想搜捕的是哪几个剧社中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开天窗登徒殒命　构党狱学子遭诬

话说萧怀策设计使卫玠如投入侦探队内，欲图竭力倾陷党人，故又假压惊及调和弟兄等意见为名，请众人喝酒。半酣后谈及新剧社中的党人踪迹，玠如眉飞色舞的答道："要拿别部分的党人，我卫玠如不很清楚，并恐也探访不来；若是新剧社内的人，老实说个个尽知，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个便是从前迪化社社长奚封。他自从迪化社失败，集合了几个同志到长江一带演剧，排的戏俱含着革命思想，所以到一处被地方官驱逐一处。现闻已经回到上海，住在南市十六铺地方，最易下手。其余凡在剧社内串激烈戏的，大半拾着党人的唾余，可见大半与党人俱有来往；若要调查他们证据，别人去调查不来，我一定有七八分把握；但住处俱在租界，不免觉得碍手些些。"怀策听了喜道："奚封既然住在华界，又经各埠驱逐有案，这人尽可先拿，其余再行设法。只要你我留在心上，怕他们飞上天去？"肖湘道："奚封在长江一带演剧，提倡革命，致被地方官查办，这事一些不错。记得我在汉口的时候，奚封也在汉口。因做了一出嫚骂政府的新剧，官厅定要拿他重办，幸而剧场开在租界，故得星夜逃遁；后来又闻在沙市演剧，那结果也是一样。这人的真是个党人，拿到了不论有无党证，只要请官厅行文到汉口、沙市，调查他当日演剧情形，谅来决定重办无疑。玠如尽可建个首功！"怀策微想一想道："我们三个人现在一处，往后遇到什么公事，不必分甚你我，只管同心合办，得了功各

人有分，那才像个团体，切不可自私自利，有什么嫉妒之心。你们二人初进队内，不知道队中的办事规则，必须听我指挥为是。”玠如连称：“那个自然！万事须要仗你做主，断不敢私下胡闹，或恐闹出事来。”肖湘自知失言，忙转口道：“我说玠如可以建个首功，乃是你提拔了他，在你面前建功报効，并不是到官厅请功，休要错疑。”怀策道：“有了功他请我请，或者竟是你请，俱是一样。不过大家既已做了侦探，大家须要放些本领出来才兴。你们想去拿奚封，该用什么手段拿他？”玠如道：“自然先应报告官厅，派捕同去。”怀策摇头道：“若照这么样办，奚封倘然得了消息，先自逃遁，再到哪里拿去？我瞧你近来久不演剧，蝶花社显已断绝关系。奚封是迪化社发起人，明天你可前去拜他，说些蝶花社的坏话，他耳内一定喜听。说完了问他从前迪化社内的同志，可还有意再办新剧？如有，你愿出力帮助，并有二三千银根的股东可以介绍入社。他若当真有这意思，你便约他出外，我与肖湘在半途动手拿他；倘然没有这个意思，你可把顶高帽子去罩他，说自己现要办个剧社，缺少社长，求他担任；无论如何总须把他诓出了门，我们仍在半途行事，如此方能万无一失。至于官厅方面，先拿人与先请牌票，办法虽然两样，但只要说先请了牌，恐他闻风逃避，故此预先下手，官厅断无不准之理，这事可以在我身上，不必虑它。”玠如听一句答应一句，旦桥更口口声声的称赞着他。肖湘听捉拿时派他动手，自己也可得功，并不因说错了话有甚芥蒂，自然也答应不迭，端整一准照办。这一席酒直吃到夜半方散。临散时，怀策谆嘱事不宜迟，明天午刻叫玠如便要进行，肖湘仍到他家内等候，旦桥预备至女押所探望飞飞，报告她减期事情，只要审判厅公事回转，便可提案开释，使她心上欢喜。玠如等唯唯而别。

一宵易过。次早旦桥起身，等候玠如一同出门，再也不听

见他起来。看看太阳已将过午，忍不住在隔房高声叫唤。丽鸿出房答道："他已醒了好一刻了，无奈今天身子不好，几次在床上坐起，重又睡了下去；骨节里觉得异常焦热，眼中更如火出一般，口内非常作渴；说他有甚感冒，却又并无寒热，与寻常感冒不同，故请大伯进房瞧瞧，他究竟害着什么病症。怀策处今天万万不能前去，他还有说话交代。"旦桥讶道："玠如这几天才得好些，怎又发起病来？"遂急一同进房看视。但见他面红耳赤，力竭神疲，最奇的是讲话时声音发哑，忽与昨天大不相同，竟似换了个人，因问："昨晚回来时觉得怎样？怎么今天忽然病得如此？"玠如道："昨儿回来时有些醉了，即便睡觉，一些没有什么。谁知今早醒来，便觉骨节蒸热，肤孔焦痛，喉枯舌燥，头晕眼昏，真是奇事。"旦桥道："你旧病害得久了，向来发病时可是这样？"玠如道："算他仍是旧病，发时从没有这等厉害，所以我觉得有些可怕，停刻必须去请医生。但怀策处不能前去，只好托你致意，央他向队长前请假数天，只要略略好些，便当销假办事。队长倘有什么说话，须要怀策代为设法。"旦桥道："第一天上差便要请假，这话只恐说不过去；但既出于无奈，谅来队长也不能不准。你且安心请医诊治，我到怀策处去去便回，休要使他在家久候，心上躁急。"玠如点头称是。

旦桥遂独自前去。怀策已与肖湘等得发慌，见旦桥一人进门，忽问玠如怎的不来。旦桥把因病请假的话述了一遍，怀策皱眉道："一天公事没有办过，便请病假，恐怕队长起疑；但他这病乃是真的，我只能替他报去。你可在此略坐，顺便更替你打听一下，飞飞在厅里头可有什么消息。"旦桥称谢不置。

怀策便乘包车出外。不移时回来，说道："我替玠如请假，队长果疑他有甚别意因此不愿上差；经我再三详辩，说他本来有些怯症，昨天被拿时受了惊恐，以致旧疾复发，大约养息数

天便愈，断没有别的意见，队长始准了七天假期，叫他期满时定要上差，不准再有延缓。”旦桥道：“七天后只要他能够起床，一定便来销假办公。你说他昨天受了惊恐，以致旧病复发，这话有些意思；现已延医诊治，且看医生说他怎样。”怀策道：“玠如忽然起病，真是不巧，谁知更有件不巧的事，你听了定要懊恼。”旦桥慌问何事，怀策道：“我即刻到厅里头去，这里请减飞飞刑期的公事，早闻已经送达的了，大约厅长没有不准，明后天便可发表。但等嫂子一出了监，尚有在厅内暂押候质、至今没有定断的卫良新、龙伯清，我也想要设法他们出来，庶几这件花会案子，死的死了，开除的开除了，释放的释放了，以后半点没甚事情。不料嫂子大前天起害了个心疼病儿，疼得在床上乱滚，三两天水米不能下咽。管监女禁慌了，今天禀明官厅，向善堂里请了一个医生进监医治。那医生诊过了脉，说这病势甚是凶险，明后天恐怕尚有变动。若照这个样儿，官厅虽然放她，必须要用病床抬她出外，可不是很费事么？并且这两天倘然有甚不测，说不定不及出监，如何是好？故此我很替你担着心事。”旦桥听罢大惊，立时要进监探望。怀策在身畔拿出时辰表一看，见已五点过了，说：“今天时候不及，只能明天一早进去。但愿释放的公事早些发表，能够接她出监最妙，否则另外进张禀帖，催上一催，且看官厅怎样。”

旦桥急了一会，没有别法，只好且自回去，先看玠如的病情若何。但见玠如依旧睡在床上，身子一些动弹不来。旦桥与他讲话，回答时吃力万分，那声音几乎听不出来，比了早上更是不对。丽鸿说：“医生时韵籁刻已来过，据称是梅毒复发，因从前误吃了药，致有此祸；连方子也不肯开，只叫去请教西医。”旦桥道：“梅毒一些不错，说他误吃了药，从前吃过的是些什么药方，可能检得出来？”丽鸿道：“吃的若是煎药，自然俱有

药方。无奈他因病得久了，吃煎药没有功效，曾向一个什么医局吃过几天丸药，这丸药果有奇验，吃下后便一天好似一天，所以这几天已能勉强出外。不料方才时医生说起，这丸便叫做'倒提丸'，药中重用硫磺、轻粉，吃了虽似立时奏效，其实把疮毒一齐伏在一处，不发动不觉什么，一发必至不可收拾；故服倒提丸压住疮毒的人，断没有不发之理，不过日子迟早些些。时医生又说这种药服过之后，平时能戒服鸡汤等发物还好，此次忽然暴发，大约一定吃了发物所致。譬如一大团火，本用灰来盖着，觉得没有火焰；如今起了阵风，把灰吹开来了，休想再扑灭得来。所以这一个病有个俗名，叫'煨烟囱'，犯了最是无救。只西医有一种药，名唤'六百零六'，治梅毒最灵最速，或者尚能有救，故叫我赶紧去请。你听时医生说得险也不险？"旦桥道："时医生既是这样的说，明天自然只有请西医一法。我因他嫂子在监有病，方才得了信息，心绪很是不定，明儿一早便要进城，西医只恐不能陪他。"丽鸿问飞飞得的何病，旦桥说："据闻乃是心疼，她向来并无此疾，谅必因在监中愁闷而起。"丽鸿又斟酌去请哪个西医，旦桥叫他去问玠如，惟必须拣本领好些的请，不可吝惜医金，再致误事。说罢移步出外，走至自己房中，连夜饭也没有吃，闷昏昏的和衣便睡。

次早，肖湘忽来叩门，旦桥从梦中惊醒，下楼问他何事。肖湘说："飞飞已于昨晚在监内病毙，官厅定于午后相验，叫家属速去领尸。"旦桥一听大惊，问："这消息哪里来的？"肖湘说："昨夜十二点钟，厅里有人出城，和怀策说起此事。我因商量一件公事，尚没回去，怀策故叫我一早到此；他饭后一两点钟在厅署前一个小茶馆内候你。倘有什么事情商议，一定可以帮你的忙，这时候我也在那里。"

旦桥闻飞飞竟然死在监内，等不及设法出外，并且死后尚

要相验，翻尸露体的甚是可惨，不免心上悲感。肖湘在旁相劝，说人死不能复生，替她整备后事要紧，并愿去代办衣衾等物。旦桥这几时连连破耗，日用开支又大，所有飞飞在祖诒处卷来的钱，也已花得差不多了，只取了一百洋钱出来，把五十交与肖湘，置办衣物；五十留在自己身边，防有衙门费用，须托怀策开销。又拼凑了百把块钱，亲自去购买棺木。从早晨奔至午后，走了五六家没有购成，不是嫌东西太坏，便是嫌价目太昂，觉得自己购它不来，索性想托怀策去办，这种事他最是精细。急匆匆奔至厅署，怀策已不在茶馆，只肖湘一人坐在那里，桌子上放着衣衾一切。一见面便跺足埋怨，说他来得因何这样好迟，怀策等候不及，先已至监探问，不知究竟何时莅验，休要验过了尸，家属不到，来不及自己收殓。旦桥始恨自己误事，只得在茶馆略等。

但见怀策已气急败坏的跑了回来，口中连呼："岂有此理！"旦桥问："监中怎么样了？哪个官来相验？"怀策将手向他的脸上一指，道："你怎么此刻时候才来？检验吏已将尸首验过，的确乃是病死，把同仁堂棺木成殓的了，棺上边还照例加着两张封条，亏你这样慢腾腾的，怎能对得起死鬼？"旦桥跳起来道："怎么说已棺殓了么？我因四处购买棺木，俱不合式，以致来得略迟了些，如今怎样才好？"怀策道："棺木扛来没有？"旦桥道："只因尚未购成，要想托你买去。"怀策忍不住冷笑道："还要去买棺木做甚？我说幸而你并没买成，否则这时候扛到此地没有用处，退又退不回去，岂非真是笑话！但肖湘买来的衾枕衣服也俱用不着了，只好当到典铺里去，或者仍托店家卖掉，缓天拿回钱来。"旦桥急得两手乱搓道："如此说来，那尸棺现在怎么样呢？"怀策说："尸棺本要发坛召认，幸我说你马上来领，所以暂时尚在监内。"旦桥道："这种事我实干它不来，托

你仍旧同去可好？”怀策因跑乏了，不甚愿意，旦桥再三相恳，始领着他一同进内，具了张结，花掉了些小费，找扛夫扛抬出来。哪里说是甚棺木！分明薄薄的只有四块松板，除是马上入土，断乎寄顿不来。一时间又没有坟地可葬，只好在路口隙地上暂时停着，与怀策商量办法。怀策叫他到棺材店做个外罩，勉强将这材罩在里头，说起来叫做“官上加官”，名目甚是好听。其实因飞飞这样的人，死后若得从丰棺殓，天理何在？故而闹出这种事来。旦桥既把棺罩罩好，央怀策寄到栖幽公所，这一寄永无收葬之日，将来依然葬入义冢，此是后话，表过不提。

再说旦桥因飞飞已死，没了家眷，心中甚是纳闷。玠如患的毒疮又一天不如一天，丽鸿请了个中国西医，要他用“六零六”。那医生说“六零六”是注射药，用针射在皮肤里头，可以把浑身的梅毒消灭，果然最有奇验。但玠如日子久了，又服了倒提丸，此刻毒气上攻，害及脑部，鼻梁已将不保，囟门日内将穿，还有什么药救治得来？况且此药来自外洋，近因欧洲发生战事，上海久无到货，以致药价奇昂。这种钱尽可不必再花，还是替他预备后事。

丽鸿听玠如这病竟已不起，初时颇甚伤感，后想到自己年纪很轻，花枝般的一个人儿，岂可自己耽误自己？见旦桥断弦未娶，他与玠如弟兄，面貌有些相似，玠如果有不测，何不改嫁了他，一个不必另娶，一个不必另醮，也可算得是天然一对，因暗中存下了心，向旦桥目挑眉语的无所不至。玠如虽在病中，心上甚是清楚，岂有看不出来？暗暗十分恼怒，无如喉间已经腐烂，半句话也说不出声。再隔到四五天后，鼻子成了窟窿，顶心开了天窗，浑身臭秽不堪，没人肯侍奉着他，连丽鸿也不肯走进房去。玠如绝食两日，活活烂死。旦桥将他也草草棺殓，也寄厝在栖幽公所。丽鸿面子上替他披麻守七，暗里头已与旦桥

调得火一般热，渐渐毫无顾忌，公然成了一对夫妻，全不想灭绝伦常，更不想自己也已染了梅毒，日后大是可怕。

旦桥于玠如死后，到侦探队去呈报。怀策知道玠如已死，绝了捉拿奚封与各新剧团内党人的念头，白白的用了番心，甚是懊恼。幸亏卫良新、龙伯清二人因花会案已经消灭，官厅将他们开释出外，现在怀策处充当探伙；良新诡计多端，伯清牵枝带叶的很会根究党部内容，不时罗织出几个人来，暗地报知怀策，密向官厅举发；有证据的不必说定是严办，没有证据的，由各人把良心歪着，栽赃诬陷，无恶不作。官厅只凭着侦探一面之词，哪里能替百姓伸冤洗枉？因此闹得这一个侦探队不但党人衔之刺骨，就是地方上被扰过的百姓，也无不冤气冲天。尽有几个小康之家，与党人本来一无关系，只因怀策等无端倾陷，遂致倾家荡产、有口难言的人；内中更有些并不到官，私下诈赃了结之事。这罪恶真是擢发难数，书中怎能写得尽它！

谁知道地方上办得党案越多，党人越是潜滋暗长；党人越是潜滋暗长，政府里越想竭泽而渔作一网打尽之举，严饬各处秘密搜缉，并定下许多赏罚章程。各侦探贪赏怕罚，自然钻头觅缝的搜捕得更是厉害。这时候，滇、黔两省已由许多真正热心救国、竭力推翻专制、一心拥护共和的人纷纷起了义师，桂、粤两省相继响应。政府老羞成怒，除派官军征伐之外，如遇有党案发觉，密饬一律严办，不是立时枪毙，便是十年、二十年监禁罪名；破获党案出力人员，准作异常劳绩开保，俱有优赏。各侦探知道了这个密令，愈觉得兴高采烈，这个报告某甲是某党魁的部下，那个又报某乙是某案内的要人，直搅得华界地面几几乎鸡犬不宁。

惟怀策因十案中有九案私和，反一连十数天无案投报，心头不免焦急，与白肖湘、卫良新、龙伯清密议，最好特别发生一

件新案，惊天动地的干他一下。肖湘操着赌徒切口说："恐没有空子遇到。"怀策说："要拿真正党人很难，若要觅个空子，只要大家留心，怎说觅不到他？我们今天可同到大马路、四马路闲走，看马路上可有什么迹近嫌疑的人，若能撞到一个，倘使此人可以下手，我们便有法想。"肖湘等同声称善。

四个人遂从法界步至英界，溜打鬼一般的东张西望，一条四马路倏已溜完。虽然很遇到几个熟人，没势力的手头没钱，陷了他没有益处；有钱的便有些势力，觉得不敢动他。因从跑马厅绕至大马路上。真个事有凑巧，迎面忽来了一个西装少年。怀策眼光最锐，远远已瞧出他是温玉如，向在外洋留学，不知是几时到的，顿时触动脑筋，暗暗指着他与众人说道："你们缓走一步，我和他讲一句话。"说罢，迎上前鞠了一躬。玉如见是怀策，虽然此种人久已羞与为伍，但俗语说"礼无不答"，只得把帽子一掀，也答还了一个礼儿。怀策又走近一步，站住了脚，问他几时从外洋回来，现在欲往何处。玉如答称："昨日才回，现欲往新世界，有人相请晚膳。"怀策问："令尊可也在彼？"玉如说："大约已经先到，我因另有些事，又是步行到此，故此略迟了些。"怀策道："出洋回来的人，怎么这样做人家？莫说摩托卡与马车，连包车也不坐一部？请问府上是否仍在城内，因此车辆不便？"玉如道："舍间仍在城中，跑几步觉得爽快，所以不想坐车。"怀策道："府上仍在城内，我们是多年好友，阔别已久，明后天当到府奉访，此刻你有人请宴，不敢耽搁工夫，请自便罢。"玉如巴不得他少说几句，答称："舍间断断不敢劳驾，还是我来恭候。"却并不问怀策近住何处，便把右手抬了一抬，匆匆而去。

怀策一口气赶上肖湘等众人，邀他们一同回家，低低说道："方才遇见的那一个人名温玉如，他的父亲名温生甫，肖湘

谅来知道。"肖湘道："温生甫是城里头人，有人说发堂的花娜娜后来嫁的是他，不知可有此事？"怀策道："我也听见有过这话。这人很有些些家计，却心地甚是老实，只有玉如一子，一向留学外洋，新近不知从哪国回来，仍在城内。我想目今官厅拿办革党，于留学生一方面最是注意，说革命这两个字俱是那一班人搅起，因此恨如切齿。玉如既从外洋回来，又恰好住在华界，生甫更是一个好人，我们何不去报他一报？竟说他与杨枚同党，近又潜来上海，密谋再与党人起事，官厅一定相信。我们要到了捉拿的公事，尽可分头下手，结实的干他一下，大家看来可好？"肖湘问："怎样分头去干？"怀策附耳说了好一会话，惟末几句声音略高，乃是"我与他向有交情，不便露面，此案只能你们承办，我在暗中设法"。肖湘连连点首说："这样办真是大妙，包管能名利双收。"又附着良新、伯清的耳朵，略把大意述了一遍，二人也俱同声道好。

怀策遂当晚报告队长，次早一同密禀官厅，派了十二个宪兵；并移知警察厅，又派了十二个警察；由白肖湘充做线人，卫良新、龙伯清为把风，怀策杂在人丛之中指挥一切。到得温家相近，怀策叫警察散伏街头，宪兵在前后门分队把守，一个不必入内；卫良新、龙伯清也只在前后门远远站着，无须进去。因温生甫世居城中，人缘素好，休要人多了闹出祸来。诸事部署已妥，始令肖湘向前门叩门，有个女佣来开，肖湘不动声色，问："温玉如先生可在里面？有事要见。"女佣把他瞧了一瞧，见身上衣服尚还整洁，又看只有他一个人，因说："少爷现在书房，我去关照，请问可有名片？给我一个。"肖湘假意在身畔一摸，道："匆忙没带卡片，也不必请他出来，我可跟你书房内去。"女佣不知有诈，领着他径到书房。

玉如恰在那里料理行箧，把外洋带回来的书籍等物堆了

一台。女佣说了声少爷有客，回身自去。肖湘踏进门，向他把头一点，说："足下可便是温玉如先生？"玉如回称："正是。"因见来人甚是眼生，招呼他在写字台半边的一张洋椅之上坐下，动问里居姓氏。肖湘顺手翻阅台上书籍，随口答称："姓黄，现在军署办事。今天因有一事不明，特地到此。"玉如忙问何事，肖湘在身畔取出一件东西，给与玉如，顿时玉如大惊失色。正是：

漫言安分家中坐，竟有飞灾天外来。

毕竟不知肖湘给玉如看的是甚东西，怎样陷害玉如，快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伸公愤披星救玉如
奋侠肠渡浦杀怀策

话说温玉如在书房收拾行箧，肖湘进内，玉如问他姓氏，伪称姓黄，即在身畔取出一件东西，交与玉如阅看。玉如接在手中，见是一张牌票，不知为了何事，心下大惊，急忙展开一看，乃把他当做党人，故此指名缉拿，才晓得来人是个侦探。但想自己心头无事，俗语说"钢刀虽快，不能斩无罪之人"，因略略定了定神，开口答道："原来足下是奉公差遣来的，但我甫从外洋回华，牌上说我是个党人，不知有何证据，致烦足下到此？"肖湘向写字台上一指，冷笑说道："书堆里这张党证难道不是铁据？还要狡辩什么！"玉如见乱书堆中忽然果有此物，明知他方才进门之时，故意翻阅书籍，实为栽赃地步；后乘自己阅看牌票，眼光不及兼顾别处，遂被暗暗纳入书中。但天下事虚者自虚，若照侦探这样害人，法纪何在？正想当场说破，并恐他有冒探图诈情弊，拟唤警察进内盘诘，肖湘已不由分说，逼着往外便行。玉如怎肯依他？肖湘把面皮一翻道："我劝你还是好好跟着我走，有话可向官厅说去，决不有甚难为，否则休怪卤莽。"玉如看他声势汹汹，暗恐休要吃了现亏，又想管他这侦探是真是假，何妨同至街上，找个岗巡质问，假的决不使他遁去，叫岗巡扭送当官惩办；万一竟是真的，不妨一同到官，侦探虽想栽赃嫁祸，官长不见得听信他一面之词，自当实究虚坐，那时这侦探定须革办，使地方上少一莠民。主意已定，因生甫适有事出外，立起身要进内去禀知言氏，然后出门。肖湘

哪里答应，逼着他步出书房。恰好生甫的车夫阿义回来，说生甫在华丰号内用饭，此刻不回来了。玉如站定身子，附着他的耳朵说道："你来得正好。现有一个侦探把我诬做党人，并敢栽赃图害，恐怕乃是假的，我与他去去便来，你可和老爷、太太说知。"阿义问到哪里头去，肖湘已催着出外，不许再说。阿义只得跟了出来，见门外有四、五个宪兵，本在街上跑动，一看玉如出门，即便会在一处，并又跑上个形似侦探的人来。玉如因宪兵俱是北人，言语隔阂，没有开口。又走了十数步路，跑出五六个持枪巡警，俱和侦探与宪兵招呼，随在后面同行。玉如见大势不好，这侦探并非假冒，与巡警等辩也无益，反在当街失了体面，只好等见了长官再说，遂索性跟着同去，刚巧转了个弯，又来了一个侦探、五六个巡警、五六个宪兵，此时把玉如围在中间，宛似押解着大盗一般，蜂拥而去。急得阿义七跌八磕的奔回家中，告知言氏太太。

言氏是个好人，只吓得手足如冰，心中一阵酸楚，禁不住流下泪来，却一些没有主意。凤儿听见了这个凶耗，忙说："这不是哭泣的事，听说目今拿到党人，归入军事范围，并不由地方厅审判。少爷既被侦探诬陷，此事凶多吉少，应赶紧出城去请老爷回来。"阿义听说得不错，不必再候言氏分付，即便飞也似的奔至华丰。

其时生甫正在用膳，与鸣岐、幼安、少甫、少牧、戟三、冶之、志和等团团一桌。阿义见俱是主人的至友，不必隐讳，一口气将上项事述了一遍，请生甫快快回去。生甫闻报大惊说："世界上哪有这样暗无天日之事！我须亲自到地方厅辩诉。"说着，起身要行，被幼安、鸣岐一把扯住，同声说："此事岂可这样造次！你一个人到地方厅有甚用处？"生甫道："这便怎样才好？"幼安道："玉如甫从外洋回来，便被侦探诬做党人，此中大有研

究。我瞧这侦探必与玉如相熟，或者竟有些些嫌隙；但玉如平日最是和蔼，且又出外日久，哪有开罪于人之事？凡事必须从根本上着想，先把被诬的理由研究明了，方可到官禀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你说侦探栽赃，有甚凭据，堂上怎能信得你呢？”生甫慌又问阿义道：“你可知道来的侦探是谁，面貌能否认得出他？”阿义道：“匆忙间少爷没有说他姓名，那面貌甚是瘦弱，有些本地口音。”生甫皱眉道：“不知道这侦探的名字，你必须速去访问才好。”鸣岐道：“侦探姓名访它也是无益，第一是时局不好，此案归入军事范围，一到案便用军法从事，性命甚是危险；最好有认识军法处的，马上去探个消息，便知道由何科讯办，并由何人报告，我们方好设法挽救。”少牧道：“可惜甄敏士、刘药荪俱到滇中起义去了，他二人现若在沪，和政界上俱很熟悉，定能立刻进去。”平戟三道：“军法处我因有人请去治疾，到过数次，如要查问此案始末，大约尚能查得出来。不过挽救一层，查明了必须大家想法。”志和道：“那个自然。只要把此案的真相查明，我想案情大了，生甫一个人前去剖诉，断没效力，我等必要动张公禀才行，并且事不宜迟，真是愈速愈妙。”少甫、冶之等闻言一齐赞成。

戟三便令众人在号中暂候，自己与生甫各坐包车往南。找到了一个熟人，探听出此案由萧怀策投报、白肖湘经办。非但在书房检获党证，到了军署之后，更在玉如大衣袋内搜出炸弹一枚，大约于途中栽入，所以此刻又派宪兵到家，查抄军火去了。查抄后即须由军法科审讯，当晚必要定断。戟三听萧、白二人这等荒谬，气得个怒发冲冠，生甫闻又派宪兵抄家，只吓得浑身抖战。戟三究竟遇事老练，与生甫暂且不回华丰，先到西门家内查看。宪兵已抄了一回，一些没有什么禁物，回去的了。

萧怀策却在那里寻找生甫，因生甫不在家内，指名请言氏讲话。说与玉如至好，因闻遭了诬害，一则特来探望，二则此案现归军法处讯问，军署中熟人甚多，尽可出力运动，叫言氏拿二、三千块洋钱出来，包可从轻发落，至多监禁一月半月便能没事，否则只恐性命难保。言氏听了毫无主见，进内与凤儿商量。凤儿素知怀策万恶，这人的话决不可信，叫等生甫回来共议。恰好生甫奔回。进的乃是后门，怀策坐在书房，没有知道。凤儿闻生甫已回，急与言氏迎住细谈。戟三与生甫通家，向不回避，在旁仔细听着，知道怀策前来诈赃，心上大喜，叫生甫马上出去，允他先送五百块钱钞票，托他竭力设法；晚间讯过一堂，如果从轻发落，明天准找二千五百，再多些也是不妨。生甫不知戟三用意，回说："此案是他报告，此刻又来诈赃，怎好堕入他的圈套？若说解铃须问系铃，只恐不是这样的人。"戟三笑道："你尽管依我办去，包你玉如便可昭雪。但这五百块钱钞票，府上一时可有？或是叫阿义到华丰去取？"言氏道："五百块钱还有。"戟三问生甫要个篆字闲章，生甫问他何用，凤儿已猜到大意，连说："闲章楼上现有。"急去取了一方寿山石的小圆图章下来，刊的是"一片冰心"四字，并随手带上壹缸印泥。戟三接了，一面催生甫出外接洽，一面令言氏与凤儿快把钞票叠齐，一张张的在票角上盖了一方图章。

五百块钱钞票盖完，生甫已由外面进内，说怀策满口应允，立等取洋便走。戟三把钞票交给，指明着角上图章，说："点付时须把有图章的角上揿住，只揭下半没图章的地方，并且点明一百，卷起一百，不可被他瞧破起疑。"生甫始也悟出妙处，却要戟三一同出外，以便发觉时做个证人。戟三摇头道："怀策何等狡猾，他见旁边有了个人，这钱怎肯再取？你一个人他才决不防备，况且平时又忠厚出名，更不疑你机心用事。"生甫佩

服戟三,拿着钞票往外。少顷进来说:“人已去了,约定明日早上再来。晚间临去的时候,叫我去动张诉禀,当堂求请交保,求得下来最妙,求不下,明天再行想法。”戟三道:“如今该到华丰商议公禀去了。他说得临讯时这样扯谈,分明拿到了五百块钱钞票,暖着你心。我瞧临讯时既有证书,又有炸弹,大是可虑。这公禀必得连晚要进,迟了便恐不及。军法处近来枪毙的人每日很多,没甚稀罕,虽然俱有罪状宣布,难道个个俱没冤枉?”生甫连称不错,便与戟三同至华丰。

鸣岐等已盼望得十分焦灼,生甫受了惊恐,又带着一肚子忧急,说话说不甚清,由戟三当众陈述。鸣岐等听了大动公愤,说萧、白二人这样恶毒,若令再在侦探队内办事,社会上安有宁日?故此不但要挽救玉如,并须请官长严办二人,公推幼安起草,做了一张结实公禀,在座诸人一齐列名,由少牧誊真好了,并替生甫做张诉禀,详叙肖湘栽害,怀策诈赃,并指钞票图章为证,此禀由少甫誊写。其时天已断黑,商议怎样投递,幼安令雇三辆马车,一同前往南市。因在戒严期内,路上边逐处盘诘,严密异常。

及至军署之时,不觉黄昏已过。玉如一案正在提讯,堂上因他证据确凿,将要定断;幼安等呈上公禀,环请昭雪。堂上见来得人多,逐一传问,并言:“此系党案,关系甚重,安见玉如果非党人星夜到此?”众人答称:“玉如自幼谨饬,年来留学外洋,不预外事。近由英国毕业,甫于前日回华,不但决非党人,且与党人不通声气,故知实系被诬;有学校毕业文凭及公司轮船抵沪日期,可请查察。”堂上指着起案的证书、炸弹对众人道:“你们说玉如并非党人,此二物哪里来的?”鸣岐道:“二物乃由侦探栽害。”堂上道:“党证由写字台上搜出,炸弹在他大衣袋中,怎说栽赃?”幼安道:“玉如若使真系党人,党证何等重要,

自当什袭而藏，安有放在写字台中，任人随手翻检之理？炸弹何等危险，侦探捕获玉如，在他家内，既不图谋行炸，如何带在身旁？即此可见栽害无疑，应请堂上明察。”

白肖湘站在堂口，听幼安措词利害，像要开口强辩什么，温生甫已极口呼冤，双手呈上禀词。堂上接来一看，见生甫是玉如之父，告的是侦探诈赃。问生甫与萧怀策是否素来认识，生甫供："玉如未经出洋之前，曾误与怀策为友，后因此人行止不端，久未来往，今日于出事后，忽然到家谋诈巨赃。公民因恐此案或即由彼具报，故有起灭自由之权，胆敢诈此巨款，故允姑先给洋五百，俱系钞票，每张票角之上皆有'一片冰心'图章为凭，此章现由公民带来，求请将钞票抄出对验，便能水落石出。此案倘然果由怀策具报，更见意在诈赃，务请重办，并将玉如恩释，以免冤累。”堂上得供，检查原案原卷，果由怀策报告，不觉勃然大怒，立饬提案研诘。

怀策本杂在各侦探中，闻生甫出首控他，早已暗暗着惊，尚幸过付时并无旁人作证，钞票又系混赃，可以随口抵赖；后听票角皆有图章，实出意料之外，惊得目定口呆。及闻堂上提讯，没奈何把心胆一横，挺身至案。供称："原告所控，尽系子虚，谅因举发其子党案，挟嫌而起，请堂上勿为所蒙。”生甫供："诈赃虚实，只请另派公正侦探，抄查被告家中，有无此项钞票，如无愿甘反坐。”堂上点首，立派队长往查。队长虽与怀策有交，无如案情过大，不敢徇庇，当下抄出原赃，果然皆有图章，与生甫呈案石章字迹吻合。怀策无可狡辩，只言："实与原告有交，案发后托代秘密运动有之，不敢敲诈犯法。”堂上哪里肯信，当堂把他的侦探革除，暂行收禁，听候详办。玉如因已夜深，不及再究，押候覆讯核夺。鸣岐等坚求交保，并请将肖湘斥革。堂上不准，宣告退庭。众人只得纷纷退出。

时已三鼓有余，大家回至华丰。幼安因玉如尚未释出，愤愤不已，提议明日公请律师，续行起诉。肖湘见怀策被革，玉如此案已占上风，恐防下堂覆讯之时，一经审出实情，万万吃罪不起，与卫良新、龙伯清商量，要想抛差图遁。良新说："抛差显见情虚，不如动张病呈，暂不办公。怀策虽已被革，现正托人四处关说，且看有无生路，再定行止，最为上策。"肖湘因当真请了十天病假。幼安等请律师一再催讯，俱因肖湘不能到堂，未奉集讯。众人十分焦急，生甫更悲愤异常。

天幸各省义旗蜂举，帝制推翻，八十三天的大皇帝一场尿毒症死了。依据约法，公推仁慈长厚的副总统做了总统，恢复共和，刷新政治。滇、黔、粤、桂、川、湘等独立各省，预备北伐各军，得了这个消息，彼此按兵不进；其余未独立各省，处处服从中央命令。好一个开诚布公的新总统，接任后调和南北感情，下令开除党禁，所有从前拘获的政治犯，谕饬一律开释。幼安等因又动了一个公呈，玉如始获释出。生甫又请律师进禀严办萧、白二人，以为诈财罔法、诬害良民者儆。

肖湘见大势不好，趁着病假尚没有销，捏报病故，私与胡少太太逃到扬州。资用乏绝，仍靠骗赌度日。后来被人窥破告官，两罪并发，判处无期徒刑，毙于监内；胡少太太流为乞丐，死于平山堂巷口。

怀策枪花最大，在监内闻肖湘报了病故，把诬枉玉如之事一齐推在他的身上，只认当初不合误听，贸然具报，身为探目，失于确查；所有诈赃一层，自知百喙莫辩，惟求格外开恩。堂上因判探目斥革，追出赃洋，交还原告具领，再援诈赃未成例，断押三个月了案。

生甫天性长厚，玉如也不为已甚，没有什么。却恼了党人中几个血性男子，因怀策自充侦探之后，摧陷党人甚多，又打

听他平日行为无恶不作，此种人留在世上，真是社会之蠹，起了个替民除害之心，并与被害诸人复仇。等他押期届满，集议处置方法，内中俱是些激烈分子，也有说用炸弹的，也有说用手枪的，也有说炸弹应孝敬龌龊官长，怀策那般的人，断够不上，若用手枪打他，也亵渎了我的手枪，只须俟他出外之时，诱至黄浦江边，将他推入波心溺死，把那奸恶险刁的心肺，喂饲鱼鳖的。最后有一个人，取决先用手枪打死，然后弃死浦中。因怀策既曾充过侦探，自己身畔恐有手枪，徒手与搏甚是危险。至于把他打死之后，荒郊杀人，岂无地主？我辈作事，光明磊落，安可累及无辜？故须抛尸水内，由他永葬江流，办理最为干净。各人计议已决，公举一个姓任的主任此事，务达目的。

这姓任的别号侠民，与怀策平日并无嫌怨，只因迫于公愤，且又天性嫉恶，敢作敢为，故自担任了这一件事，候着怀策押满出狱，乘机下手。偏偏怀策自释出后，日与惺惺在家，足不出户，一因做了几时侦探，自知作恶太多，深恐有人报复；二则近来多了些钱，不必谋甚事情，大可在家享福。任侠民候了半个多月，影也没见，没有法想。有一天的午后，在他门口经过，正是事有凑巧，怀策和卫良新、龙伯清一同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人。任侠民与卫、龙二人有些认识，那年轻的却并没见过。怀策一出了门，便呼黄包车往南，龙伯清与那个年轻人在前，怀策居中，良新最后。任侠民看他虽是人多不易下手，但连日守得久了，很不容易撞到机会，哪肯轻轻放他过去？因也叫了部黄包车，远远跟在后面，看他们到哪里停车，以便见机而作。谁知直奔至十六铺，方才歇下。侠民不知道他何往，只得也歇了下来，给过车资，站在马路旁边，有意无意的闲望。怀策不知有人尾着，下车后便与良新唤渡，向浦

东方面而去。侠民急叫了一只洋划子，依旧暗地尾着，及至怀策等舍舟登陆，他也跳上岸去。后见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叩门，里边有人来开。

侠民不敢冒昧，疾忙回避开去，向一个邻舍家访问。那邻舍是个老妪，年已六十向外，腰背伛偻，领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在门口闲眺，听有人与她讲话，把眼睛挤了一挤，头摇身颤的答道："你问隔壁这所屋子是哪一家么？这屋子从前开过花会，现已收掉的了，一向没有人租，乃是一所空屋，只有个看房人住在里面。问他则甚？"侠民道："从前花会是哪个开的？"老妪道："哪个开不很清楚，里头办事的人听说姓萧，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滑头儿。自从这花会开设之后，近方一带的人真是受害不浅。"说着指了那小孩子道："别的不要说他，就是这孩子的娘，便是我的媳妇，她买掉了一百多块洋钱，一次没有中到，夫妻闹了好几场口舌，得肝郁病死的。撇下这个孩子，没人抚领，天天我受着大累，说起来实是可叹。"

侠民听花会内办事人姓萧，年纪很轻，便估量是怀策的本家，必是方才看见的那个少年。又闻花会如此害人，心中暗暗大怒，但想不出他们今天到此何事。本要再向老妪诘问，因闻一阵人声，怀策等已由屋内出外，不便再说。别了老妪，走过一旁，等他们走得远了，始又跟将上去。

只见四人到一个茶馆内去吃茶。任侠民也步将进去，隔开两张桌子，也叫堂倌泡了碗茶，听他们讲些什么。卫良新第一个开口说："这回不比上次，浦西没有地方，只有浦东一处，我与伯清二人也须住在浦东。"怀策道："你们住在浦东很好。我不能够天天到此，大约每星期只好一次，诸事须费二位的心，帮同碧潭办理。"碧潭道："我自从在侦探队混了几时，公事场中的人比前熟了许多，卫先生、龙先生比我更是广阔，这回

开办之后，谅可没甚风潮，你在浦西放心。最难得的是这所房屋，我们退租之后，好几时没人租赁，今天仍旧一说一成，否则另外找个地点，不免很是费事。”龙伯清道：“浦东究竟不比上海，一来借屋的人不多，二则只有三间房屋，我们出他十块洋钱一月房钱，别人怎出得到？自然我们借过之后，别人万借不成。”

侠民听各人口风，仍要在浦东重开花会，故此一同赁屋来的，万一竟被开成，岂不又要贻害社会？但茶馆内断非下手之处，况且怀策说话之时，眼光四射，不时溜到自己身上，恐被察破什么，立起身惠过茶钞，扬扬出外，只离着茶馆七八间门面，守着他们出来再说。

哪知直候到日色斜西，照在浦滨的树阴里头，如万道金光耀得人眼也睁不开来，树头上无数归鸦俱从天半飞回，呀呀不绝，路上边的行人也觉渐次稀少，怀策等仍不见出外；心上甚是不解，姑再跑至门口探望，始知那茶馆有个后门，各人已由后门出去。茶桌上的茶具早已收拾干净，分明竟守了个空，不觉懊恼万分。又未便向茶馆询问，方才吃茶的那几个人可知是到哪里去的？从这后门出去，乃是哪一条街，通着哪里？只得暗暗看明白了出路，懒懒的绕道过去。

走过一家饭铺，见里边带卖点心，腹中有些饥了，想进去吃一碗面，一脚已经踏上阶沿，忽见店内跑出一群人来。第一个是良新，后边是伯清、碧潭，只有怀策没见。急将身子略略一闪，让三人走下阶去，自己也退了出来。留心再看店内的人，见怀策在帐台惠帐，大约付的是一块大洋，所以收了几角小洋，摊在手中估看，没留心门外有人。

任侠民暗暗大喜，因看天色已晚，料他们一定便要回去，必至渡口摆渡，疾忙抢行几步，奔至一棵大树之下藏伏。这树

离渡口已只一箭之遥，若在四五点钟以前，行人甚是杂遝；此时天将断黑，四下里阒寂无人。他身畔携有手枪，急即握在手中，把身子靠定树根，等他们走到离树不远，轰的便是一枪。萧碧潭跑在最先，打在他的腿上，顿时应声倒地。后边良新等知有人狭路寻仇，因各人俱有手枪在身，大家摸将出来想放，无奈只闻枪声，不见人影，没有放处。手中慢得一慢，侠民已接连两枪，一枪正中良新心窝，显见得不能再活；一枪却开了个空，枪子落在田内。怀策此时不敢向前再进，回转身拼命奔逃，口中高呼："快拿强盗！"伯清也跟着他跑。侠民怎肯相容，在树阴中闪将出来，瞄准了又是一枪。怀策这才看见有人，也急开枪还击，只闻两下里不先不后的轰然一响，一人把脑壳打破，顿又倒下地来。此时枪声乱震，惊动了当地居民并岗位上站岗巡警，不知为了何事，乱纷纷闹做一团。正是：

天网虽疏终不漏，死期已至万难逃。

要知任侠民、萧怀策彼此开枪，死的可便是萧怀策，巡警与居民等追捕侠民与否，请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回　小瀛洲畅游谈往事　新世界片语结全书

话说任侠民开枪追击怀策，怀策也发枪相还，惊动了岗警、居民，有出门奔视的，有闭门躲避的。岗警却不敢怠慢，依着枪声所在，冒险追去。昏黑中绊了一个死尸，几乎扑地，星光下定睛一看，见是个三十多岁的人，脑壳上中了一枪，倒卧在血泊之内；道旁弃着一枝勃郎宁手枪，谅是此人之物，察视枪子完全，并没放过，大约扳机不及所致。再听前途枪声又起，轰轰的更甚猛烈，明知尚有人在那里剧斗，自己一个人不敢轻进，因在身畔摸出一枝警笛，吁溜溜吹个不住。无奈浦东地广警稀，岗亭甚远，一时怎能聚得来人？那巡警且吹且走，已奔完了沿浦滩那条大路，渐渐落乡，枪声愈听愈远，隐隐在西北面荒田之内，万赶不上，只望西北一面的岗警闻了警笛围抄上来，或能阻获得住。

任侠民一路开枪，一路追逐怀策，已把怀策逐出离浦滩有一里之遥。因怀策不知路径，只顾落荒而遁，所过之处并无警亭，亦无行人来往，尽是些田畴墟墓，草莽荆榛；怀策越是发慌，脚下奔得越慢。任侠民勇气百倍，占了上风。看看追至一个大竹园相近，其时起了一阵晚风，把竹枝吹得飕飕怪响，百步外早已听见，令人有些毛骨悚然。遥见怀策跑到那里，忽然站住了脚，想要取道转弯，分明前途有了障碍，跑不过去，疾忙抢上数步，在星光下瞄定分际，连发两枪。似看他身子一蹲，忽然不见踪影；恐防有甚变诈，倒觉吃了一惊。急向地上一

伏，又发了一响伏枪，听前面声息全无，始立起身重又奔将过去，仔细向四面一看，哪里有怀策的踪迹？只地上边竹影乱摇，黑沉沉别无所睹。

侠民甚是不解，因手枪内枪子已罄，暗暗捏着把汗，万一怀策未死，躲在什么地方，遇见时惟有以死力相拚，并无他法。后听耳边水声潺潺，更又十分诧异起来，定睛再向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条小河，那竹园尚在此河对面，方才见的竹影乃从水中映出，并不在平地之上，自己幸亏没有卤莽，不跑过去，恰恰立在岸边。遂估量着怀策一定是逃避不及，堕入河内，深喜身旁带有电筒，急即取将出来，揿动电机照看。果见中流有个尸身，仰面朝天，向外流去，面貌虽然瞧不清楚，服装竟是怀策无疑。又看岸滩边的草上粘着许多血迹，便知是先中了枪，然后落河，万无生理。这一下为社会上除了一群恶棍，心中大是欣慰！惟想这竹园不知是哪一家的，明日河中发现尸身，必致被累，不比大树下打死的萧碧潭、卫良新与转弯路口的龙伯清，必有巡警当场觉察，知道有凶手开枪，无奈拿不住人，不见得冤及地主。

正在没有法想，看那死尸渐流渐远，在河中顺着水性直往外去，因也一步步沿着河边向外，看他究竟流到哪里。不知不觉的走有半里之遥，这河面愈走愈阔，河尽处竟然便是黄浦，尸身即流入浦中，一连几个浪花，卷得不知下落。自己跑至浦滩大路之上，不必再由原路回转，仿佛神差鬼使，叫他脱离祸地一般！故把手枪掷入浦心，电筒依旧藏在衣袋之内，等候有船只经过，只说夜晚迷失路途，央他渡过浦去。船夫见是个衣冠中人，问他如何失路，侠民说："午间到此访友，正因天晚欲回，途中忽闻枪声乱鸣，不知为了何事，一时心急足违，奔避至此。刻下枪声虽止，无如码头在于何处，黑暗中找不到它，故烦

渡我过去,不妨多给渡资。”那船乃是乡间孵鸭坊中的看鸭船,向不渡人,因指点他:“码头北首便是,离此并不多远，一到那边便有渡船,我这船不能渡人。”又说:“方才岸上开枪,我赶了鸭在坊内出来,也曾听见,此刻枪声久已歇绝，谅来路上没甚事情,尽管大胆前去。”侠民道:“宝舟既难渡客,相烦送至码头何如?实因方才受了惊恐,此时竟有些寸步难行，务望方便一下。”船夫见他说得近情，始将船摆到岸边,并亲自挽他下船,“格支支”摇至码头,雇了一只渡船送他过浦。侠民谢了船夫四角小洋,船夫甚是欢喜,摇着船独自回去。其时码头上与浦面上虽俱有巡警,因孵鸭坊不时有人进出,并不疑心，所以绝不查问,侠民得安然脱险。这是天假侠民除暴,与寻常暗杀不同,故得如此结果。

侠民到了上海,因目的已达,当晚告知党人，并不私自图逃,听候侦探查缉,万一发生什么冤累好人之事，端整自己投案,虽死不辞。直至一两个月以后,这案并不上紧，也没波及旁人，始安心集合同志，赴贵州义师投效而去。

怀策的那个尸首，随潮浮至吴淞相近，次日始由水警捞获,报告官厅相验。脑门及心口两处受有枪伤,显系生前被击落水致死。最奇的是心口被弹洞穿之处，细验得心、肺、肝物不全，已被海鱼啮得七零八落，肠垂创口外数寸，也已被海鱼啮残，此种尸身甚是鲜见。卫良新、龙伯清、萧碧潭的尸首也由巡警一一报验，并禀知隔夜枪击及枪声一路开往西北情形，估量浦中所获之尸，彼时正值落潮，必系被击后随潮而下，乃是一案。各各填明尸格，照例标封发坛，出示召认,一面饬探缉凶。官场虎头蛇尾，初凡天雷厉风行,颇甚利害。

消息传入惺惺耳中,正因怀策与良新等一去不回,心中着

急;今闻浦东枪毙的恰正四人,急至官厅访问。尸格上开的年貌服饰果是怀策等,一些不错。本想禀明情节,领棺安葬;后思怀策并无葬地,且与他本非正式夫妻,人死情亡,何必多此一举?况怀策显系仇杀,莫要领了棺木,牵连到自己身上;近来的手枪、炸弹不足为奇,更是可虑。因此不动声色,只算打死的并非怀策,依旧安然过着她的日子。好在手头有的是钱,怀策又除了碧潭之外,并无亲族,没有人诘问什么,落得坐拥家资,逍遥自在,缓几天再作区处。

有一天,坐了一辆汽车独自到张园游玩,意在粘花惹草,实行躺牌主义,觅一个年轻貌美之人,倘使他有福消受,不妨姘他数时;若是不甚合意,可以再换一个。因在安垲地泡了碗茶,口中衔着一支香烟,留心观看园内的往来人物。见进来了一群游客,内中有一个西装少年,出落得容光照人,品貌甚是出众,同来的共有四人,好似有些面熟,却俱想不出他是谁。那少年适坐在惺惺对面的桌上,惺惺因一连递了三个眼风,并浓浓的含了口烟喷过桌去。少年觉察,与人掉了一个坐位,背对惺惺,并不曾还视半眼。

惺惺暗诧世界上哪有这种男子,正要借观看窗前花木为名,跑过去看个清楚,忽门口又进来一人,座上少年等一齐起身迎迓。惺惺向那人不看犹可,一看时吃惊不小,不觉倒转身退了过去。只因进来的并非别个,乃是山西送女到沪的曲环之。西装美少年正是玉如。同来四人乃幼安、少牧、鸣岐、生甫。

惺惺不防曲环之如天外飞来,想起从前逃走事情,怎得不急图回避?环之素甚眼钝,今日冤家觌面,忽然分外眼明;与众人招呼过后,并不入座,一把手将幼安拽至外面草地,气愤愤的告诉着他。惺惺看风色不好,只得一溜烟溜出园去,却临行

时心还不死，向玉如着实溜了一个眼波，想把他勾出园去。玉如怎为所动？仍当做并没瞧见一般。惺惺讨了一个没趣，始懒洋洋款步向外。

玙之已与幼安讲了回话，由幼安陪至里面坐下，瞥见惺惺已经出去，劝着他道："目今世风不古，社会上的男女实是秽恶多端，但到恶贯满盈，结果无不很酷。你到山西去后，上海出了无数事情，此时不及缕谈，且等明天在爱俪园细叙。惺惺现已遁去，且待她狂花自谢，心中不必悻悻。"生甫也说明天在爱俪园有许多话要告诉玙之，并商定玉如的结婚日期。玉如听那女子便是惺惺，暗喜自从受了幼安等陶镕，遇到此等非礼之事，有些把握，没有闹甚笑柄出来，可知"见色不乱"四字，此中很有好处，虽然少年人不易办到，但只要定心做去，也并不是断办不到之事；否则自己幼时荡检，此时何以操守得住？玙之闻幼安婉劝，又听生甫要商定两家婚事，正想略说几句，平载三、郑志和、游冶之等到园，公请玙之在共和春接风，邀着一同出外。这席酒觥筹交错，宾主尽欢，不必絮述。

次日是幼安约玙之等共至爱俪园游玩，那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园主虽是西人，园景却尽是华式，有外园、内园之分。外园如海棠艇、看竹笼鹅、茝兰室、红蘘山房、接叶亭、听风亭、柳湾、絮舞桥、观鱼亭、扪碧亭、岁寒亭、绿天澄抱、冬桂轩、诗瓢、昆仑源、蝶隐廊、串月廊、引泉桥、九思庼、延秋小榭、飞流界、挹翠亭、水芝洞、方壶、小瀛洲、北洞天、慢舸、太华仙掌、云林画本、迎仙桥、饮蕙崖、铃语阁、涵虚楼、六鳌远驾、平波廊、大好湖山、藏机洞、石坪台、山外山、逃秦处、万生囿、赊月亭、横云桥、笋蕨乡、千花结顶、石笏嶙峋、卍字亭、松筠绿荫、梅壑、水心草庐、九曲桥兰亭修禊、柳堤试马、阿耨池、曼陀罗华室、淡圃、万花坞、渡月桥、烟水湾、绛雪海、望云楼、玉蝀桥、频

伽精舍、养生池、鉴泓亭、春晖楼等诸胜，共六十五景。或倚花作幛，或叠石成山，或疏水引泉，或开轩面月；其结构之精雅，花木之蔚翳，基址之宽拓，房廊之幽邃，不特为沪上诸园冠，即别处名园，亦有相形见绌之致。内园有欧风东渐阁、黄海涛声、红叶村、俟秋吟馆、待雨楼、椒亭、风来啸、月在亭、仙药阿、戳筹堂、巢云楼、选胜楼、西爽斋、天演界、剧场、驾鹤亭、环翠亭、涌泉小筑等，凡三十三景。真个是观之不尽，玩之有余。惟平时谢绝游人，非与主人有半面缘者，不易入内。

幼安前次莅沪，园中正开同济慈善大会，曾与少牧游过一次，恍疑身入洞天，徘徊不忍言去。此次玠之到申，因托友向园主人乞取游券，约玠之和杜氏弟兄、温氏父子、戟三、鸣岐、志和、冶之等一同往游。由海棠艇迤逦而入，至一处各人赞赏一处，后在小瀛洲略憩。

少牧说前星期与少甫又到焦山游玩，在松寥阁住了两夜，江声山色，不改曩游，惟在镇江时目睹一件因赌酿命的新闻，说来真足发人猛省。幼安问："死的是什么人？"少牧道："戚祖诒娶过的醉月楼。原籍镇江人氏，母族姓萧，在戚公馆卷逃之后，与兄弟萧和贵一同至镇江居住，上海没人知道。醉月楼恃着手头有钱，近来与人狂赌，竟输了一万有余，前天假称动身措资，上轮时投江自尽。轮船上瞥见捞救，无如江深水急，眼看她冒了两冒，以后便杳无踪影。直至我们开船，那尸身仍没捞到，大约已葬江鱼之腹。虽然此种人死不足惜，但妇女竟至因赌殒命，可知赌字不但是男子当戒，女子亦然，那为害真是甚烈哩！"

玠之听了叹道："赌字本来真是可怕！即如我从前在总会大负，若没有鸣翁、冶翁等相救，怕不与醉月楼一般，焉有今日？但不知我动身之后，那个留春总会到底若何结局，柳飞飞

等近来怎样?谢幼翁昨天说有许多话要与我说,未识可是这别后事情?"幼安点头称是,遂把柳飞飞如何将花娜娜李代桃僵,悬牌应客,生甫如何向娜娜探出总会隐情,鸣岐等如何设计报告,捕房如何拿办,飞飞如何三逮公堂,如何花会案发,竟致毕命囹圄的话仔细述了一遍。

珎之向生甫等道谢,并说为自己泄愤事小,为社会除害事大。只可惜花娜娜为了婉儿已去,竟累她堕入火坑,此案又亏她暗中举发,难以图报,实是抱歉。鸣岐笑道:"花娜娜如今你不能够直呼其名,该要呼她丘嫂,不必图报了。"遂将娜娜已嫁生甫之事告知,并言今岁已生一子,名唤霭如,品貌出众,将来和玉如真是双璧。珎之忙向生甫道贺,并索补宴汤饼。后又问白肖湘兄妹二人现在可还在沪,幼安又将也湘被窃,双目失明,后遭回禄致死;肖湘投充侦探,诬害玉如,案发逃遁,不知下落;及玉如此次被诬,实由怀策起意,贾惺惺闻说已嫁怀策,近缘怀策被杀,昨日故在张园勾引玉如,原原本本的说了一番。

珎之闻提起惺惺,脸上又觉有些怒色。幼安正想用别话岔开,志和在衣袋内取出一张新闻纸来道:"说起惺惺,真是奇事,昨天我们亲见她尚在张园,不料黄昏时竟已横死,安哥等难道俱还没有知晓?"幼安讶道:"惺惺怎样死的,可是新闻纸上有么?"志和道:"新闻纸果然载着此事,外间也颇有人说起。因惺惺住在法租界上,乃党人麇聚之处,她隔壁的那所房屋,外面看了是个公馆,暗里头谁知是党人的炼药部机关。昨天黄昏相近,不知如何炸药爆裂,竟把屋子轰坍。惺惺的那间卧房,也顷刻化为灰烬。惺惺轰伤胸腹等处,立时毙命。今日已报官殓验。因无尸属,发坛掩埋。验尸是当日事情,报上还不及登录,其余载得甚是详细,大家一看便知。"

玠之听罢，心中大快，急与众人把新闻纸细看一过，含笑说："惺惺这个毒妇，竟是这样下场，可还算得有些天理。如今害人的一班人，只有卫氏弟兄，且看他往后怎么样了。"戟三道："卫玠如已因疮毒殒命。他娶了个躺牌女子，名薛丽鸿，改姘旦桥。谁知丽鸿先已沾染疮患，姘了旦桥之后，旦桥也沾到了一身恶疮，两口子一般的甚是厉害，见不得人。前天曾央人请我看治，旦桥已毒入心胞，大约不出半月必死；薛丽鸿年轻体壮，虽重或可有救，但恐眼鼻损坏，日后五官不全，下半生尽够受苦，反不如早死为妙哩。"

玠之闻卫氏弟兄也已人人有了现报，心中愈形畅快，当时把新闻纸折叠好了，交还志和。看花阴内已日影西移，知道这席话谈得时候久了，尚要到别处游玩，不便耽延，遂与幼安等起身出外，绕道平波廊、山外山、绛雪海等处，由欧风东渐阁畅游内园。一路谈谈讲讲，甚是有兴。

生甫说起玉如姻事，已经择定吉期，乃在阴历双星渡河那天，惟地点尚还未定。玠之问："可是行文明婚礼？"生甫说："小儿力辟旧俗，颇有此意。"玠之喜道："如此正合小女之志。地点一层，便在府上举行也好。"生甫道："敝居僻在城中，车马不便，本想借张园举行，又觉出路太远，最好在南京路一带有甚地方。"幼安道："泥城桥畔的新世界，前天我们去过，二层楼可假它文明结婚。中间的那一只文虎台，白天本无文虎，结婚时便在台上行礼，真是再好没有。"少牧等也竭力赞成。生甫满怀得意，遂与玠之当下议定，各备邀请宾客观礼。正说时，恰已走到了戬寿堂。众人入内小坐，见阶下芝兰欣欣挺秀，似知人今天说着喜事，特地献瑞一般。生甫顾而大乐，直游至日堕崦嵫，始俱尽兴而返。

越日，生甫向新世界定了礼堂，并托杜氏弟兄届期帮同布

置一切，请谢幼安为证婚人，平戟三为司仪员，郑志和为纠仪员，凤鸣岐为乾宅介绍人，游冶之为坤宅介绍人。恰好甄敏士与刘药荪不先不后同时回沪，敏士担任了个来宾代表，致读颂词，药荪担任代表佩花。诸事部署已定，只少个奏琴之人。药荪此次赴滇，已娶了个望族之女端氏为室，此女闺名丽姑，在高等女学毕业，奏得好一手风琴。今与药荪到沪，因要随夫回籍省亲，暂住孟渊旅社。曲婉儿父女也住孟渊，彼此在客中结了一个闺友，遂把奏琴之事满口担承，并愿为女宾代表，替新娘佩花，与药荪恰巧一对。

逮至吉期已届，少甫、少牧弟兄一早便至新世界招待宾客。生甫的戚友甚多，这天除至亲及谢幼安等不计外，荣锦衣、毓秀夫等没个不来；凤儿之母与叔父寄柯也特地到申致贺。珏之因在客地，没甚亲友，只上次向他借银的周吉，这回珏之已把原银加利奉还，周吉也送了一分厚礼，亲至道贺。其余乃是些前次商业上往来之人。钟鸣一点二刻，马车与军乐队迎接新人，二点钟行结婚礼，台上威仪跄济，堂前秩序整齐。谢幼安的箴词，甄敏士的颂词，新郎自己读的答词，一篇篇骈四俪六，戛玉锵金；端丽姑的洋琴，奏到沨沨移人，洋洋盈耳。这种结婚才不致辱没“文明”二字。与礼场上叫嚣嘈杂、举止错乱者判若天渊。嘉礼告成之后，生甫即开筵款宾，觥筹交错，肴馔迭陈，饮至新月已升始散。新人由马车与军乐队送归府第，各亲朋凡当晚有公分致贺的，大家乘着酒兴入城。

幼安、敏士等的公分，乃在次日晚上，是百代公司的影戏，并请一位学界中精研魔术，著有《魔术讲义》、《游戏科学》等书行世的钱香如试演大套魔术，是以当晚并不进城，由生甫陪着，同至动物院看了一会动物。影戏场其时正演女戏，看了一出继小芬的《探母》，商场内买了几部新书，文明女剧场看了一

幕《明珠宝剑》，复至三层楼上，听了一刻女大鼓书。由月台绕回至二层楼，见文虎台电灯灿亮，遍贴谜条，值社人与猜谜人俱甚兴高采烈，社中每晚并有征联，及诗龙点睛等种种玩艺，颇极文人之乐。

幼安等于此道甚是有兴，各人射了两三条谜，对了一条联语，点了一个字诗龙。访问社中主任，乃海上漱石生与松隐庐主。幼安和漱石生素识，问同社共有几人，漱石生答称社中共有三十余人，每夜七时半起，十时半止，轮流值社，寒暑无间。并于案间取出一纸同名录来，递与幼安等观看。乃是：

> 劲秋小筑主人姚、城北草堂主人徐、闲闲居士汪，陆律西、朱觉盦、环绿轩主贾、许东雷、况蕙风、陈逸石、查醉龎、新旧废物、谢不敏、半夏生胡、守拙庐主王、张莲圃、穹窿醉汉曹、绮琴轩主徐、红杏轩主徐、蒋山佣、张辛木、拜石轩主殷、徐行素、倚楼词人赵、杨枝巢、徐抱一、曹绣君、徐稼轩、孙雪泥、陈吟夫、赵般若、天台山农、海上漱石生、松隐庐主。

共凡三十二人。幼安等各阅一过，递还漱石道："不图海上繁华，乃有这斯文渊薮，为我侪消遣之地，真是难得！所有每夜谜语，一定杰作甚多，暇时可否借观？"漱石生道："各谜已由进步书局刊入《谜语大观》之内，俟出版后，定当呈请教正。"幼安闻谜语已有刊稿，想起漱石生便是著《海上繁华梦》的警梦痴仙，因问新著的续集百回已否脱稿？何日刊行？漱石生欣然道："实告君等，此书刻已告成，所记皆系近十余年社会影事，间有关系君等之处，虽非正史，可作丛谈。惟结尾数言，尚未就绪，因书中谢幼翁是个主人，甄敏士、刘药荪、温玉如诸君也是重要人物，以后各人所造如何，无从逆忆，因此未便造次下笔。"

幼安笑道："这有何难？敏士和药荪二君，既由滇、黔助义，

现值共和复光，自当为国宣猷；玉如求学重洋，毕业回国，日后定当出其所学，福国利民；若我则已年逾知命，世事厌闻；近与少甫、少牧弟兄买山穹窿，只等明晚玉如处的公分一过，便要动身。以后如野鹤闲云，上海来否未定；即使兴之所至，或者偶尔重来，也无非是诗酒陶情，与社会上绝无关系，书中决定无事堪记。一部《续繁华梦》正可就此结束，不必画蛇添足，再写什么日后之事。质之足下，以为何如？”

生甫诧道：“安哥何出此言？方今时局渐定，自治需材，你与甫哥、牧哥即或无志仕途，何不尽力乡党？怎要买山偕隐，忽萌愤世嫉俗之心？依我想来，还是不到穹窿为是。”幼安道：“人各有志，乌可强同？你说我愤世嫉俗，故要遁迹空山，岂知人生百岁，为欢几何！即使与世无忤，若欲颐养天年，亦以山林最为得趣。苏子瞻有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作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即此之谓。是以我志已决，不必阻止。”

生甫再欲有言，幼安但笑而不答。时文虎社已经人散，夜分已深，幼安等遂与漱石生握手言别，并谆嘱赶紧出书。漱石于幼安去后，归至退醒庐中，即将此《续繁华梦》第一百回依着幼安所言，把全书一笔结住，并缀以七律一章道：

先后书成二百回，频年耗尽苦心来。
漫言随笔供挥洒，每觉临文费剪裁。
灰线草蛇穷处现，疑云障雾者番开。
个中真假何须问，说与旁人莫浪猜。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2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 7—5325—1007—7/I·498 定价：21.00元（全四册）